

亂

譯華東傳 著士女爾西必國美



GONE
WITH THE
WIND

BY
M. MITCHELL

行發局書合聯門龍



美國艾西爾女士著
傅東華譯

亂

上冊

上海國華編譯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八版

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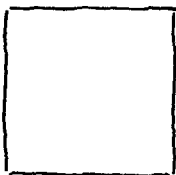
上冊

每冊定價金圓

圓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 傅東華

發行人 嚴幼芝

出版者 龍門聯合書局
上海茂名北路三百弄三號
電話三〇二七七

總經理處 龍門聯合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〇號
電話一七六七四

分售處 龍門聯合書局各地分局

譯序

前年我將吉訶德先生傳續譯完書之後，便頗倦於譯事，以為這種工作究屬太機械，於人於己都沒有多大好處，不如趁我這無幾的餘年，多做一點不為他人作嫁的筆墨，或許可以比較的心安理得。所以當時我曾對朋友們宣說：吉訶德先生傳是我最後一部譯稿了。

今年夏初，由本書製成的電影亂世佳人（前曾譯作隨風而去）在上海映演四十餘日，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開了外國影片映演以來未有的紀錄，同時本書的翻印本也成了哄動一時的讀物，甚至有人採它做英文教科書了，我却還像一個初到上海的鄉下人，全不曉得這回事。當電影開映的前幾日，有些朋友慫恿我譯這本書，意思甚是殷切，彷彿這書的翻譯非我莫屬似的。其時我厭倦譯書工作的心理並未改變，又以為一部時髦書未必一定

就是一部好書，所以遲疑不決着，停頓了幾近一月，及至書的內容涉獵過了電影也領教過了，才覺得它雖不能和古代名家的傑作等量齊觀，却也斷不是那種低級趣味的時髦小說可比——它的風行不是沒有理由的，它確實還值得一譯。同時那位慫恿我譯的朋友又告訴我，這書日本已經有兩個譯本，都銷得很好。於是我就發了一股傻勁，把事情決定下來——他們有，我們怎麼能沒有？

但是這麼一部百餘萬言的巨著，碰在這麼一個紙昂墨貴的時期，即使我自己不怕精力的中折，又哪裏有這出版家是不怕資本虧折的呢？真是事有湊巧，那時節國華編譯社剛剛組織起來，聽到我有意思要譯這部書，立即派代表跟我接洽。我們彼此以至誠相見，三言兩語就把事情商妥了。於是從六月二十五日動起筆來，現在邀天之幸，總算可以如期出版上册了，下册的時期比較從容，而且已經駕輕就熟，大約可以不成問題的。

以上就是我翻譯這書的緣起。讀者諸君如果讀了之後覺得還不大失望，那我可以代替諸君謝謝那幾位從恩我譯的朋友，以及國華編譯社的諸君，因為沒有他們的從恩和幫忙，這一個譯本是無從產生出來的。

照理，譯者已將一部譯本奉獻在讀者面前，他的職務就已算盡了，無須再說什麼了。但是為對讀者諸君特別表示慇懃起見，有幾句話似乎不能不說一說。

從前我們的詩人李義山指出「殺風景」的事情一共十二件，是「花間喝道」「月下把火」之類（見雜纂）我現在要給他補上一件，就是「給藝術品戴帽子」。譬如我們從前的老先生們不許年青人看紅樓水滸（雖然他們自己都是看過的，並且也喜歡看的，不然的話，他們怎麼知道應該不許人看呢？）說它們是「誨淫誨盜之書」便是「給藝術品戴帽子」的一種方式。現在這種方式的帽子已經沒有人戴了，但是紅紅綠綠的新式帽

子仍舊是層出不窮。雖則凡是好的藝術品一定真金不怕火，決不是你一頂帽子掩沒得了，但是譬如一塊純淨無瑕的白璧，憑空給它塗上了一筆顏色，那不是大殺風景嗎？

凡是真正的藝術品，它的機構必定都是極複雜極精微的，儘可由鑑賞者自己去見仁見智，但決不容人一眼看穿。單以好的小說而論，你若要从人物方面去看它，你總可以看出裏面有一些是你在那裏見過的人，有一些就是你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就是你自己。但是實際上，那些人物決不會和你只過的人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完全一樣。你在那些人物身上見出的，是你見過的人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都不過是那些人物的一部分，決不是那些人物的全體。因若不然，那部小說就沒有具備創造性，因而也不能成其偉大了。就如本書的女主人公郝思嘉，你有時覺得她很面熟，有時又覺得她很陌生，有時你很能諒解她，有時却要覺得莫明其妙，然而你始終都會覺

得她十分真實始終都會覺得作者的寫法無懈可擊，這一點就是一個人物描寫成功的要素，而唯其具有這一種要素，這一個人物就不容你給它戴帽子了。

再從小說的情節方面看，那就比較容易引起歪曲的解釋。歪曲解釋的一個極普通的方式，就是從情節裏去斷章取義，不加分析地抽取教訓，或抽取批判的標準。即如現在這本書，我已經聽見有人給它加上和平主義四字的考語了。究竟這一個帽子是榮是辱，當然要看那給與者的心理為轉移。客觀上是無從論定的。但是我極不願意這本書戴上了這樣一個帽子，更不願意讀這書的人先有這一句考語橫梗在胸中。因為本書的作者不過要借一段真實的史蹟來烘托幾個特殊的人物，來刻劃一番普遍的人情，此外並無任何的主義，也根本不想宣傳什麼，鼓吹什麼，我們何苦要這樣誣陷她呢？何況她這書裏所描寫的是美國的南北戰爭，和我們現在時隔八十年，地隔數

萬里，又跟我們自己的事情有什麼相干呢？所以我對於這種斷章取義的考語家，唯有名之曰「殺風景」而已。

關於這書的譯法，我得向讀者諸君請求一點自由權。因為譯這樣的書，與譯 Classics 究竟兩樣，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確的譯，恐怕讀起來反要沉悶。即如人名地名，我現在都把它們中國化了，無非要替讀者省一點氣力。對話方面也力求譯得像中國話，有許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語，都用我們自己的成語代替進去，以期閱讀時可獲如聞其聲的效果，還有一些冗長的描寫，心理的分析，覺得它跟情節的發展沒有多大關係，並且要使讀者厭倦的，那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將它整段刪節了。但是這樣的地方並不多。總之，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實於全書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實於一枝一節。倘使批評家們要替我吹毛求疵，說我某字某句譯錯了，那我預先在這裏心領謹謝。

最後關於本書的譯名，也得稍稍解釋一下。原名 "Gone With The Wind"。

取義見於本書的第二十四章原意是說本書主人公的故鄉已經「隨風飄去」了。上海電影院起初譯為「隨風而去」與原名固然切合，但有些不像書名，後來改為「亂世佳人」那是只好讓電影去專用的。現在改為「飄」。「飄」的本義為「回風」就是「暴風」原名 Wind 本屬廣義，這裏分明是指暴風而說的；「飄」又有「飄揚」「飄逝」之義，又把 Gone 的意味也包含在內了。所以我覺得有這一個字已經足夠表達原名的義蘊。

傅東華 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關於本書的作者

譯序排竣後，關於本書作者的事蹟尚無所聞，適同學戴君以文摘第六期一頁見惠，有像有

文，亟爲補入，俾愛讀本書者得以瞻仰作者之丰采，並略知其身世焉。原文爲美國 Erwin Granberry 所作，載 Collier's Magazine 九十九卷十二號，譯文爲馬思君手筆，想是復旦同學。



作者肖像

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了。事實上，她的一舉一動都不是簡單的事情了，除非她願意在世界的注視之下做去。她並不討厭這個世界，這十分活躍的年青女子，但是，她以爲像試穿着衣服之類，最好是不受什麼干擾，因此，在這個時候，她在試衣室的隱逸中，覺得很愉快。當她正忙於穿脫的時候，她突然爲廂廊中女人的聲音打斷。試衣室的遮幕拉了開來，一羣興奮的人在窺探。有一個女人喊道：「她是多麼短小啊！」另外一個人又說：「我不相信那本書是她寫的——她太小了！」馬格麗泰·密西爾戰戰兢兢地說：「我從來沒見過她。」

IX
焚錄 (Gone With The Wind) 的著者，用她的大而蔚藍的眼睛看着他們，面上既不憤怒也不厭

嫌，祇是充滿了得意的了解。

不必責備那般太太，她們正可以表現出在當時使宓小姐大為吃苦的公共興趣的壓力。同時她們不過是崇拜這部偉大的內戰故事的幾百萬人中之一小部分，這部書不僅是打破歷來紀錄的第一流小說，而且是全人民所景仰的大纛。因此，宓西爾小姐在當時所受的公共注意自林白大佐飛越大西洋以來，除了總統以外，任何美國人都趕不上。

宓西爾小姐的祖先都生長在俄狼陀或其附近的地方，她一生都住在那裏。自從遷居美洲以來，她的家人總是住在南方的，他們不是種棉就是做律師、醫生和牧師。所以他們全有泛閱羣書的習慣，極強的記憶力，因此他們常常習慣背誦長詩。

宓西爾的隣居有許多老年人，都是身經內戰以及戰後的建設時期的。每當夏日薄暮，小孩都玩倦了的時候，他們坐在門階上，冬天則圍着火爐，聽老年人講故事。宓西爾聽了無數關於內戰的軼事遺聞，家裏的書架上也有許多內戰時期的書籍，她七歲就開始閱讀它們了。

十歲時，她就讀於俄狼陀的公立學校，後進本城的華盛頓神校，接着在史密士大學讀了一年，因母喪離開學校。從一九二二到二六年，她在俄狼陀報的編輯部做事，然而因了踝傷，使她只好去職，在這靜養的時期，她就着手寫這部十年後震動全美的小說。

戰錄出版後在一天之內就賣出一萬五千本，六個月達到一百萬部。最近每本初版本已賣到五十元，她的盛譽遍及整個文化世界，各國都來要求翻譯權轉眼間，一個無名的女子變成萬眾景仰的英雄了。請她去赴會的講演，要照片簽字的紛至沓來，使她無法應付。最近她作了一次短短的旅行，可是一回家就有一千兩百封信等她回覆，她耐着性子一封封讀過，再親自作答，雖然她僱了兩位書記，可是每封信她都要親自看過。全國著名的團體和學校都要送她學位和獎金，她謝絕在名利的

引誘之下，她還保持着從前的操守。外界的騷動不能擾亂她的生活。她現在還是和她的丈夫馬許，喬治亞電力公司的廣告經理，住在以前那五間頭的公寓中，過着舒適簡單的生活。穿的吃的都和以前一樣。

在友好中，宓小姐是以善於談話著稱的，和她有深交的人會告訴你，宓西爾本身就是「這部書爲什麼會暢銷和感動讀者」的最好的解釋。書中主人翁的栩栩如生的對白，在宓小姐的私人談話中就可以聽出來。

沒有一本美國小說在書中能含蓄了這樣多的感情的。故事中的四位主角嘗遍了人生的滋味——生愛、婚死，這四個偉大基本的人生經驗。在這些主要的經驗中，這四個主角更給讀者以各種靈肉的苦痛——饑餓、嫉妬、仇恨、貪婪、快樂、孤獨等，一直到感情的最後的階段。

有人請宓小姐解釋這本書暢銷的原因時，她總是反過來請他自己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以爲只有「天才」這個字才能解釋這種奇蹟。並且我們覺得她被一種高出於她的智力的衝動所造成，有如聖女貞德。但是她常用一笑來打斷我們，因爲她的深廣的知識決不要聽這一類嚙嚙話的。對於自己的書，她根本就不作如是想。她以爲戰燹錄的意外成功，祇能用郝先生（書中人物）的話來說，「這是上帝的神祕的恩惠。」

第一章

那郝思嘉小姐長得並不美，可是極富於魅力，男人見了她往往要着迷，就像湯家那一對雙胞胎兄弟似的原來這位小姐臉上顯然混雜着兩種特質：一種是母親給她的嬌柔，一種是父親給她的濃重。因為她母親是個法蘭西血統的海濱貴族，父親是個皮色深濃的愛爾蘭人，所以遺傳給她的質地難免不調和。可是質地雖然不調和，她那一張臉蛋兒卻實在迷人得很，下巴頰兒尖尖的，牙床骨兒方方的，她的眼珠子是一味的淡綠色，不雜一絲兒的茶褐，周圍豎着一圈兒粗黑的睫毛，眼角微微有翳翹，上面斜豎着兩撇墨黑的蛾眉，在她那木蘭花一般白的皮膚上劃出兩條異常惹眼的斜線。就是她那一身皮膚，也正是南方女人最叢寶愛的，誰要長着這樣的皮膚，就要拿帽子、面罩、手套之類當心保護着，捨不得讓那大熱的陽光曬黑。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個晴明的下午，思嘉小姐在陶樂墾植場的住宅，陪着湯家那一對雙胞胎兄弟——一個叫湯司徒，一個叫湯伯倫的——坐在一個陰涼的廊子裏。彼時春事正濃，景物如繡，她也顯得特別的標緻。她身上穿着一件新製的綠色花布春衫，從彈簧籠上①撐出波浪紋的長裾十二碼，配着腳上一雙也是綠色的低跟鞋，是她父親新近從俄狠陀買來給她的。她的腰圍不過十七吋，穿着那窄窄的春衫，顯得十分的配身，裏面緊緊繃着一件小馬甲，使得她胸部特別隆起，因為她的年紀雖只十六歲，乳房卻已十分成熟了。可是不管她那披散的長裾顯得多麼端莊，不管她那梳得滴光的後髻顯得多麼老實，也不管她那壘在膝頭上的一雙雪白的小手顯得多麼安靜，總都掩飾不了她的真

①舊時婦女襖褂子用的一種彈性圍子。

性情，她那雙綠色的眼睛雖然嵌在一張矜持的面孔上，卻是騷動不甯的，慧黠多端的，洋溢着生命的，跟她那一副裝飾起來的儀態截然不能相稱，原來她平日受了母親的溫和訓誨，和嬌嬈的嚴厲管教，這纔把這副姿態勉強造成，至於那一雙眼睛，那是天生給她的，決不是人工改造得了。

當時他們哥兒倆，一邊一個，懶洋洋的躺在思嘉小姐兩旁的兩把椅子上，眼睛瞞着由高玻璃窗照進的陽光，把四條穿着曼統靴兒腿，胖兒粗粗的長腿沒精打采地交互擱着，沒精打采地談笑着，他們的年紀是十九歲，身材六呎二吋高，長大的骨格，堅硬的肌肉，太陽曬黑的面皮，深金褐色的頭髮，眼光和樂之中帶幾分傲慢，身上穿着一模一樣的藍色褂兒，芥末色褲子，相貌也一模一樣，像似兩個難分彼此的棉花莢。

外邊，傍晚的斜陽正照在場子上，使得那一簇簇山茱萸的白花，在一片嬌綠的背景上烘托得分外鮮明，那哥兒倆騎來的兩匹紅毛馬兒，現在夾道裏弔着，馬腳跟頭有一羣到處隨行的獵犬在那裏吵架，一段路外，還有一頭黑斑點的隨車大狗，耐着性兒在那裏等候主人回去吃晚飯。

這些狗馬和他哥兒倆之間，彷彿存在着一種血統關係，比他們的交情還要來得深，他們同樣是身體健康無思無慮的年輕動物，也同樣的飛龍活跳，興高采烈，他哥兒倆是跟他們所騎的馬同樣的頑皮，不但頑皮而且惡作劇，可是誰要摸著他們的順毛，他們卻又脾氣好得很。

這兩位哥兒和一位小姐，都生長在殷富舒適的大戶人家，打出娘胎就有人從頭到腳的服侍着，可是他們的面孔都不像嬌生慣養，倒像是鄉下的粗人，因過慣室外生活，不會在書本裏耗費過腦筋，所以身體都很剛強，態度都很活潑，原來同是肇嘉州一州裏面，南部和北部的風氣大不相同，南部開化較早，居民都講究讀書，崇尚風雅，北部則如這裏的葛蘆墩區，還是草萊初闢，居民未脫粗獷氣，並不懂得怎樣叫文雅子弟，不會讀書，也不以為可恥，他們所關心的，只是棉花要種得旺，騎馬要騎得好，開

鉛要開得準，跳舞要跳得輕鬆，追女人要追得得體，喝酒要喝得不至於掛臺。除了這幾樁事兒，他們就一概置之度外，也不管那些喉部人怎樣瞧不起他們。

現在講的這兩位雙胞胎對於這幾樁事兒，正是無一不在行，無一不諳練。早已是遠近聞名的，就只對於書本裏的東西，他們卻老是一竅不通，也已同樣的聞名遠近。他們家裏錢比人家多，馬比人家多，奴隸比人家多，都要算全區第一。所缺少的只是他哥兒倆肚裏的墨水，少得也是處處方方首屈一指的。

今天他們有工夫坐在郝小姐家裏瞎聊天，也就爲肚裏缺少墨水而起。因爲這兩年之中，他們已經連續給三個大學開除出來，這回是第四次，又給肇嘉大學開除了。他們出了學校門，覺得沒事做，這纔跑到這兒來混混兒的。他們有兩個哥哥，一個叫譚譚，一個叫保義，本來也都在肇大，現在看見兩個弟弟不受那邊的歡迎，便不願再在那邊耽下去，也陪着他們一同退學。其實在司徒伯倫自己，這回之再被開除，心裏倒並不難過，只覺得有些好玩罷了。這位思嘉小姐呢，她是從去年離開萬葉女子中學以來，就一逕不曾情情願願的翻過書本，所以對他們哥兒倆頗有同情，也只覺得這事兒好玩得很。

「我知道你們倆對於這事兒是不在意的，想來讓讓也不會難過。」她說：「只是保義怎麼辦呢？他是向來看教育看得很認真的，以前在佛大、亞大、南大，他都給你們拖了出來，現在肇大，又給你們連累得讀不成，要像這樣子，他是永遠沒有畢業的日子了。」

「哦，那不要緊，他可以到萬葉去跟巴萬里推事讀法律的。」伯倫毫不在意的回答：「而且，這學期我們反正讀不到頭，反正是得回家的。」

「爲什麼？」

「就爲戰爭啊，傻子！戰爭是說不定哪天起來的，你想想戰爭起來之後，我們還會在學校裏耽下去。」

嗎？」

「哪來的什麼戰爭！」思嘉不耐煩地說。「不過是大家這麼說罷了。上禮拜衛希禮跟他的父親還對爸爸說說聯盟州的事兒，咱們派在華盛頓的委員已然跟林肯先生說——說妥了，無論如何，他們北佬兒害怕咱們，不敢打的。哪來的什麼戰爭？我就頂不愛聽這句話。」

「哪來的什麼戰爭？」那兩位雙胞胎憤怒地嚷了起來，彷彿是受了人家欺騙似的。

「怎麼，親愛的，戰爭是當然要起來的呢？」司徒說。「北佬兒也許害怕咱們，可是前天包利革將軍大破將他們轟出了嵩塔兒要塞，他們這就不能不打了，不然的話，這臉丟到哪兒去呢？講到聯盟州——」

思嘉鼓起腮幫子，顯出非常不耐煩的樣子。

「你要是再講一聲『戰爭』，我就馬上跑進屋子去，把門關上。我一生一世就只不愛聽『戰爭』兩個字，還有兩個字就是『離盟』。爸是一天到晚的戰爭戰爭，到我家來看他的那些朋友，也是。還嚷着什麼嵩塔兒要塞，什麼『州權』什麼亞伯林肯，把我厭煩得簡直要嚷起來。還有現在一班男孩子，也都是滿口的戰爭，所以今年春天什麼宴會都一點兒沒有意味，因為大家什麼都不談，專談這個了。幸虧肇嘉州是過了聖誕節纔離盟的，不然的話，怕連聖誕的宴會也給毀了。你要是再講一聲戰爭，我就馬上跑進屋子去。」

她這話是認真講的，因為人家談話要是不拿她自己當做主要的題目，她都不能耐煩得很久。可是她說這話的時候，臉上卻是笑嘻嘻，故意把一對酒窩兒裝得深些，並且將一圓粗黑的眼睫毛飛舞得跟蝴蝶兒的翅膀一般。她這種姿態，原是存心要那兩個男孩子着她的迷，而他們果然都着了迷了。

Confederacy, 南北戰爭時南軍轄區之後自相轄區以與北軍對抗之十一州。

便連忙向她道歉，說他們不應該使她感覺到厭倦，他們並不因她對戰爭沒有興味便看不起她，反而因此特別把她看得重，他們以為戰爭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事，因此他們就把她的這種態度看做她富有女性的的一個證據。

她既施展了戰略，將戰爭這個厭人的題目擋了開去，便把興味重新灌注到目前的問題上來。

「你們這回又被開除，你們的母親怎麼說呢？」

那哥兒倆聽見這句話，便回想起三個月之前，他們從佛金泥大學被請回家的時候，他們的母親是怎樣一種舉動，登時臉上顯出一點不舒服的色氣來。

「噢，」司徒說，「她還不會有機會說什麼呢。今天早晨她還沒有起來，讓讓跟我們就都出門來了，讓讓是到方家去的，我們就到這兒來。」

「昨天晚上你們回家的時候，她也沒有說什麼嗎？」

「昨天晚上我們運氣好得很，我們剛要到家的時候，媽上個月在聖德基買定的那匹雄馬送到了，家裏正被他鬧得天翻地覆，那馬是個大個兒——真的威武得很，思嘉，你憑叫你爸爸馬上過去看一看纔好——路上已然把那馬夫咬了一個大疙瘩，又把鍾氏坡車站上的兩個黑小子也踩壞了。我們還沒到家，他已然把咱們的馬房差點兒踢翻了，馬房裏原放著的一匹草莓兒，也給他弄得半死了。我們跑進門，媽正在馬房裏，拿着一口袋的糖在那裏喂他，已然把他的火性兒慢慢平下去了。幾個黑人兒都躲得遠遠的，巴着眼，嚇壞了，可是媽正跟那馬在說話，彷彿他是老朋友似的，那馬也乖乖的向她手裏吃東西，真是弄馬的事兒誰也弄不過媽的。她一看見我們，便說：『我的天，你們四個怎麼又回來啦？你們簡直比埃及的瘟疫還厲害呢！』在這當兒，那馬重新又噴起鼻孔，豎起牌樓來，她便說：『給我滾開去罷，不看見他在發脾氣嗎？我那寶貝兒等，我明兒早晨來打發你們四個罷！』以後她就

去睡了，今天我們一早就出來，只留保義一個在家裏跟她對付。」
 「你想她會打保義嗎？」原來思嘉早已聽見人家說，湯太太對於這麼大的兒子還是要打的，有時事情鬧大了，竟會拿馬鞭子抽他們，她心裏總有些莫明其妙。

這位湯太太小名叫茈莉，是個勤忙苦作的女人，她手裏賤着一大片棉花地，一百個黑奴，八個兒女，還有一大片牧馬場，在全州裏要算首屈一指，她的脾氣本來很暴躁，再經不得這四位少爺常常出岔子，所以動不動就大發雷霆，她平日對於自己的馬和自己的奴隸，是決不容人家打一下的，至於這四位少爺，她覺得偶爾給他們吃一頓鞭子，並不算是害他們。

「當然她不會打保義的，她從來沒有打過他，一來因為他是大兒子，二來因為他是個矮腳鬼。」
司徒說這話時，對於他自己那副六呎二吋高的身材頗有些得意。「今天我們把他留在家裏跟媽解釋，也就是這個緣故。不過天老爺知道，媽像這樣打我們，總不像句話，總望她改了這脾氣纔好，我們是十九歲了，讜謨二十一歲了，她還是當我們六歲的孩子看待呢。」

「明兒衛家請的大野宴，你母親會得騎那新買來的馬去嗎？」

「她本來要騎他去的，可是爸爸說那馬太危險了，無論怎樣，咱們家的那幾個女孩子是不會讓她騎去的，她們說過，她總至少得有一次宴會要裝得像個太太，坐着車去，不能老是騎馬的。」

「我希望明兒不下雨纔好。」思嘉說。「這一個禮拜差不多天天下雨，要是把一個野宴變成了室宴，天下比這再掃興的事兒沒有了。」

「哦，明兒天會好的，而且一定熱得像六月裏一般，」司徒說。「你就看這落日罷，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再紅的落日，天氣是常常可憑落日測定的。」

說着，他們都把眼睛朝向郝家那片一望無際的新墾棉花地，一直望到那條紅色的地平線為止。

這時候太陽變做了一團血紅的波動物質，正向燈石河對岸的山背後落了下去，於是那四月白天的溫熱就漸漸減退而成一種微弱而芬芳的清冷了。

那一年的春來得很早，只不過經過幾番急驟溫和的春雨，便見那粉紅的桃花，和雪白的山茱萸花，把遠處的山巔和近處的河畔霎時都渲染成一片錦繡了。耕地的工作差不多已經完畢，那些新翻起來的泥土本來帶紅色，現在經這血紅的落日一照映，便顯得紅上加紅。可是那紅色又有分等，在畦頂凸處的是淺紅粉紅，在畦溝凹處的是銀紅猩紅和赭紅。那些白粉磚牆的莊屋，恰像是一片紅海裏點綴着一座座的島嶼，而那片紅海則像似一逕的波濤洶湧起伏無定，惟有那溝畦折斷的處所，纔像是潮頭忽落而變爲伏波。原來肇嘉州北部的墾地和別處有些不同，這裏並沒有很長很直的畦，不像中部平坦的黃土地，也不像海濱滋潤的黑土地，這裏是山麓區域，地勢迤邐而下，所以被開做無數的曲線，以免那肥饒的泥土被沖進河底裏去。

論土質，這裏是一色緋紅的紅土，雨後紅得同鮮血一般，旱天便是滿地紅磚的粉末，所以是全世界最好的棉花地。這裏有白色的莊屋，有安逸的田疇，有懶洋洋蜿蜒而流的黃泥河水，可以算得是一片安樂土。但是同時也是一片差異極顯著的地土，因為這裏既有天底下最光耀的陽光，也有天底下最最幽暗的陰影。那一片片已經清出的墾地和綿延數里的棉花田，都對着一個溫暖的太陽微笑，現出了和平甯靜的神情。在這些田地的邊緣上，都有許多處女森林豎立着，雖在最最熱的中午時分，也是幽暗而陰涼的，看起來有些神祕，並且帶幾分兇惡，彷彿那些呼嘯的長松是在那裏忍耐地等待，是在那裏感慨地威脅，說道：「當心！當心！你們本來是我們的，我們還是要把你們拿回來。」

當時廊子上那三個人的耳朵裏，傳來了得得的蹄聲，韁轡相觸的琮瑤聲，以及黑奴們尖利的浪笑聲，因為那些在外作活的人手和騾子都從田裏回來了。同時從屋子裏飄出了思嘉的母親的柔和

聲浪，在那裏呼喚那個管鑰匙羅兒的小黑女，便聽見一個尖銳的女孩子聲音應了一聲「來啦，太」接着就是一陣腳步聲從背後的過道裏向燻臘貯藏室那邊響了過去，原來郝太太到那裏去分配食物，預備給作活的人們吃飯了。再後便是一陣磁器和銀器玲瓏喀噠的聲音，那是那兼充食事總管的管家阿寶在那裏鋪排食桌。

那哥兒倆聽見最後這一種聲音，知道是該動身回家的時候了。可是他們很怕回去見母親的面，因而遲遲疑疑的捨不得走開，一心盼望思嘉留住他們吃晚飯。

「你聽我說，思嘉，我們談一談明兒的事罷，」伯倫說。「明兒的大野宴和跳舞會我們事先不知道，可是明兒晚上你跟我們的跳舞還是要多來幾回的，你沒有答應他們大家罷？」

「怎麼，我答應了的我怎麼知道你們要回來的呢？我不能專爲服侍你們兩位，便去冒着做壁花的險呀。」

「你會做壁花！」哥兒倆開然的笑了起來。

「聽我說，親愛的，你得給我第一個華爾姿，給司徒末了一個華爾姿，你得跟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也像上次一樣，到那臺階的平臺上去坐着，又去找那金嬾嬾來替我們算命。」

「我可不愛聽那金嬾嬾算命，你聽還記得，她說我將來要嫁一個男人，頭髮漆黑的，黑鬍子長長的，我可不喜歡黑頭髮的男人。」

「那末你是喜歡紅頭髮的了，是不是？」伯倫傻笑道。「現在不要管他，你且答應我們的華爾姿跟晚飯罷。」

「你要是答應我們，我們告訴你一個祕密，」司徒說。

「壁花」(Wallflower)是指跳舞會裏靠牆壁坐着而不參加跳舞的人，就是「旁觀者」的意思。

「什麼？」思嘉嚷了起來，因為她聽見秘密兩字，馬上跟小孩子一般活躍起來了。
「你說的是咱們昨天從餓狼陀聽來的消息嗎？司徒，如果是那個的話，咱們答應人家不告訴人的。」

「唔，那是白蝶小姐告訴我們的。」

「什麼小姐？」

「唔，就是衛希禮的姨媽，住在餓狼陀的，韓白蝶小姐，她就是韓察理跟韓媚蘭他姊兒倆的姑媽。」

「這個我知道，她是一個傻老太婆，我一輩子也沒見過第二個的。」

「是這樣的，昨天我們在餓狼陀，等回家的火車，她坐着馬車打車站經過，看見我們，就停下來跟我們談天，說是明天晚上衛家的跳舞會裏，有一樁訂婚的事件要宣布了。」

「這個我也知道的，」思嘉失望地說，「就是她的那個傻娃子韓察理跟衛蜜兒訂婚呀，這事人家已經談了幾年了，總說他們兩個不久要結婚，可是察理的態度老是那麼溫燉燉，並不怎麼熱心似的。」

「你當他傻嗎？」伯倫問，「上個聖誕節你還讓他跟你儘儘纏纏呢。」

「他要纏我也沒有法兒呀，」思嘉毫不在意的聳聳肩頭，「我看他是婆婆媽媽得厲害。」

「可是明兒要宣布的並不是他的訂婚，」司徒勝利似地說，「卻是衛希禮跟察理的姊姊媚蘭小姐的訂婚。」

思嘉的臉色並不變，可是嘴唇皮白了，像似一個人受了一下突然的打擊，並且因這第一下的振動過於猛烈，以致不知道到底什麼事發生似的，她瞪視着司徒，臉上非常之平靜，司徒是向來沒有分析腦筋的，總以為思嘉因這消息來得突然，不免驚異，並且很覺有興趣罷了。

「白蝶小姐告訴我們，這樁事情本來是要等明年宣布的，因為媚蘭小姐的身體不大好，可是近來戰爭的謠言很盛，兩家人家都主張讓他們早些結婚，所以決定明兒晚上在宴會上宣布了。現在思嘉，我們已經把這秘密告訴你，你也得答應跟我們吃晚飯了。」

「當然我願意的，」思嘉機械地說。

「還有華爾姿，也全答應了？」

「全答應了。」

「你真好！我可以賭咒，明兒那些男孩子一個個都要發瘋呢。」

「讓他們發瘋好了，」伯倫說，「咱們有兩個，可以對付他們的。你聽我說，思嘉，明兒早晨的野宴

你要跟我們坐在一起。」

「什麼？」

司徒把這請求重復說一遍。

「當然。」

哥兒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心裏樂不可支。可是不免帶幾分驚異。他們在思嘉的追求人當中，雖然自問還算受歡迎，可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百依百順的。平常的時候，她總儘管讓他們哀求懇乞，決不肯痛痛快快的回答一聲『是』或『否』。他們發脾氣了，她只是笑，他們光火了，她裝得越發冷淡。現在呢，她已把明兒這一天簡直全部答應給他們了，野宴跟他們坐在一起，全部的華爾姿都跟他們跳，（其實他們料到明兒的跳舞就只有華爾姿一樣的）宴會的休息期間也答應給他們，照這麼看起來，他倆此番從大學裏開除出來，不是大大的上算嗎？

他們既裝滿了一肚子成功的熱望，便越發賴在那裏不走了。哥兒倆越談越起勁，談着大野宴，談

着跳舞會，談着衛希禮，談着韓媚蘭，談着明兒晚飯請幾個什麼客，彼此鬧着，笑着，搶着說話。像這樣過了好一會兒，他們方纔發覺思嘉的話已越來越少，那種熱鬧的氛圍有些兒變了。怎樣變的呢？他們並不知道，只覺得方纔那一種興高采烈的氣象已經忽然的消失。思嘉對於他們的話已經不大注意聽了，雖然她回答他們的話並沒有說錯一句，這種驟然變化的情形，他們雖然說不出所以然來，卻也已經感覺到，他們還想在那裏再賴一回，後來看看再也賴不下去了，這纔垂頭喪氣的站了起來，看了一眼錶。

這時太陽已經沈下那一片新墾的原田，對岸的森林已經拋下長長的黑影，燕子像穿梭似的飛過了院場，小雞、鴨子、吐綬雞，有的扭扭捏捏，有的搖搖擺擺，有的昂頭闊步，都從田裏回家來了。

司徒吠喝了一聲「阿金」，便見一個高個兒的黑孩子，同他們自己年紀相仿的，氣喘吁吁的從廊子角裏閃出來，向那兩匹吊着的馬兒那邊跑去。阿金是他們哥兒倆的跟班，也同那些狗一樣，到處都跟隨着他們的。他是他們從小的戲伴，是他十歲過生日那一天賞給他哥兒倆的，那一羣狗一見他去，便都從紅泥土上爬了起來，靜候着兩位主人駕到。於是哥兒倆跟思嘉鞠了一躬，握過了手，告訴她說，明兒一早他們先到衛家去恭候，說罷，就匆匆跑下了石徑，騎上馬，阿金在後面跟着，用小跑步跑上那柏樹的夾道，回轉頭揮着帽子，對她呼喊着。

他們一轉過了那條泥路的拐角，陶樂墾植場的莊屋就被遮掉了，於是伯倫在一簇山茶莖底下停住馬。司徒見他停住，也停住了，那個黑小子便也在他們後面幾步煞住馬。那幾匹馬覺得韁繩放鬆了，便都彎下頭去嚼那柔嫩的春草。那一羣獵犬也就在那軟紅土上坐了下來，饑涎欲滴地望着。一羣在暮色蒼茫中盤旋的燕子，伯倫臉上露着一種迷惑不解的神情，並且帶着一點溫和的憤激。

「你聽我說，」他說，「照你看起來，今天思嘉有沒有要留咱們吃晚飯的意思？」

「我當是她會留的。」司徒說。「我一逕的等着她，可是她不留。你想是什麼道理？」

「我想不出什麼道理來。不過我看樣子，她是應該留咱們的。今天是咱們回家的第一天，咱們又跟她好久不見了，而且咱們還有很多話沒有跟她說呢。」

「我看咱們剛來的時候，她是頂高興見咱們的。」

「我也是這麼想。」

「可是剛纔半點鐘以前，她忽然不響了，好像她頭痛似的。」

「我也看出來了，可是當時並沒有注意。你想她是什麼毛病？」

「不知道呀。你想咱們的說話裏邊有沒有使她動氣的地方？」

他們倆都想了一會兒。

「我想不出什麼來。而且，思嘉要是動了氣，人家都會看出來。她不像別的女孩子，她心裏是藏不住東西的。」

「是啊，我就喜歡她這一點兒。她不像有些女孩子那麼冷冰冰，有氣只放在心裏，她是什麼話都會說出來的。可是今天的事情，一定是咱們的說話裏邊有什麼東西叫她不響的。我可以賭咒，咱們剛來的時候她本來頂高興，本來要留咱們吃晚飯的。」

「你想不會是爲咱們開除的事兒嗎？」

「唉，不會的。別做傻子罷。咱們跟她講這事兒的時候，她是笑得什麼似的。而且思嘉對於念書的事兒，也不見得比咱們看得多麼重啊。」

伯倫在馬鞍上車轉身子叫喚那個黑跟班。

「阿金。」

「唔？」

「你聽見我跟郝小姐講的話嗎？」

「不，少爺，咱黑小子，敢偷聽您白少爺的話呢？」

「偷聽我的天！你們這些小黑炭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你這就撒謊。我當時親眼看見你躲在廊子角裏，蹲在靠牆一株茉莉花旁邊的。現在我問你，你聽見我跟郝小姐說的話，有沒有什麼可以使她動氣的，或是傷她感情的？」

阿金聽見這麼說，纔曉得不是扳他的錯頭，便不再裝沒有聽見他們的話，立刻把他的黑額角頭聳起來。

「不，少爺，俺沒見甚話叫她動氣。她像挺高興見您，像惦记您，像小雀兒那麼快活，可是後來講到衛少爺跟韓小姐結親的事，她就像小雀兒見到頭頂有鴿子，勒住嘴啦。」

哥兒倆彼此看了看，點點頭，可是還不十分了解。

「阿金的話對的，可是我還不懂爲什麼。」司徒說。「我的天！希禮對她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不過是個朋友罷了。她對希禮並沒有什麼熱心。她熱心的是咱們呀。」

伯倫點點頭，表示同意。

「不過」他說，「也許因爲明兒要宣布訂婚的事，希禮還沒有告訴她，她呢，以爲希禮是她老朋友，就不應該不儘先告訴她，因此動氣了。你說對不對？女孩子們對於這種事兒，總是看得很重的。」

「唔，也許，不過，倘使他沒有把宣布訂婚的日子告訴她，其實也算不了什麼。這事本來是守秘密的，本預備突然的宣布出來，好讓大家驚異的，而且男人對於訂婚的事兒，應該有權利保守秘密，不是假如媚蘭的姑媽不告訴咱們，咱們也到現在還不知道呀。至於他要跟媚蘭結婚，思嘉應該早已知

道的。你想，咱們幾年以前就已知道了。他們衛家跟韓家向來是表姊妹做親的，就像衛家的蜜兒要跟韓家的察理結婚，也是大家都知道了。」

「好罷，這個意思我放棄不過她不留咱們吃晚飯，我總有遺憾。老實說罷，我實在不願意回去聽媽的訓。這回咱們的開除，已經不能算是初次了。」

「也許保義在家裏，現在已經把媽的氣說平下去了。你知道這小鬼的一張嘴是頂厲害的，媽要有氣，他老是可以把她說平下去的。」

「是的，這他辦得到，可得費一點兒時間。他得兜着圈子說話，等到把媽說糊塗了，媽纔肯讓步，纔會叫他留一點燻子等做律師用。可是這回，他怕還沒有時間打開場鑼呢。因為我可以賭咒，媽對於那匹新買的馬一定還是很興奮，一定要等坐下吃晚飯，看見保義了，纔會把我們回家的事情想起來。那一頓飯，她一定愈吃愈有氣，一定要等今晚十點鐘，保義纔會有機會跟她說話，跟她說明咱們的監督怎樣侮辱咱們，以至咱們不能不走的情形。一定要等到半夜，他纔能把她說轉來，使她對於那監督也動了氣，以至於問保義幹嗎不拿鎗開死他。總之，我們不等到半夜是不能回家的。」

哥兒倆滿肚憂鬱地，面面相覷起來。他們全不怕野馬奔馳，也不怕拿鎗決鬪，也不怕隣舍家火光，惟有他們那位紅頭髮的母親唱起訓子來，以至於拿馬鞭子毫不留情地抽他們的屁股，那是他們着實害怕的。

「那末，這麼罷，」伯倫說，「咱們到衛家去罷。希禮他們一定高興留咱們吃飯的。」

司徒現出一點不舒服的樣子。

「我想不好，他們要預備明兒的大野宴，今晚上一定是很忙亂的而且——」

「哦，我忘記了，」伯倫連忙說，「是的，不要去罷。」

他們略略了一聲馬，默默的騎了一會兒，司徒的棕色臉上泛起一陣羞慚的紅暈。原來去年夏天以前，司徒一選都在追求衛家的英弟，這是兩家人家以及全區的人都贊成的。大家以為英弟的性情很冷靜而深沈，也許對於浮躁的司徒可以發生一點影響。至少這是大家都熱烈希望着的。可是司徒正在進行的時候，伯倫卻覺得不能滿意。伯倫也喜歡英弟，但是覺得她過於平淡，過於柔順了。他總覺得自己對於她不能發生愛情，因而不能常常陪伴司徒同去。這是他哥兒倆第一次趣味的分歧，而伯倫對於自己覺得無甚出色的女孩子，是不願他兄弟去注意她的。

及至去年夏天，在鍾氏坡橡樹林裏的一個政治演說會上，他們突然發見了郝思嘉。她是他們幾年前就認識的，而且自從他們做孩子的時候起，她就是他們頂頂喜歡的一個戲伴，因為她會得騎馬，會得爬樹，跟他們自己一樣。但是此番見了她，想不到她已長成了一個大姑娘，而且標緻得全世界要算第一，於是他們不勝其驚異。

當時他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那雙綠色眼睛，多麼會跳舞，她的那對酒窩長得多麼深，她的那雙手是多麼的輕靈，她的那個身腰是多麼的纖細，他們試用巧妙的言詞恭維了她幾句，便引起她轟雷一般一陣快樂的笑聲。他們以為她對他哥兒倆未免有情，於是不得神魂顛倒了。

這是那雙胞胎一生之中最可紀念的一日。以後他們談起了此事，自己總覺得奇怪，為什麼思嘉的美他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呢？對於這個問題，他們始終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正確的答案應該是：那一天是思嘉存心要他們注意她的。原來思嘉生就了一副脾氣，決不能容忍人家愛別的女人而不愛她。彼時她在演說會上看見衛英弟跟湯司徒在一起，那是她那好勝的脾氣怎麼也受不了的。她於是略施一點一箭雙雕的伎倆，不但要把司徒搶過來，就連伯倫也要順手牽羊的牽過，因此他哥兒倆居然都入她彀中。

當司徒追求英弟的時候，伯倫也在有意無意地追求一個女孩子，姓孟，叫嫻，弟，落迦，畹人。現在他哥兒倆同時愛上了思嘉，那二弟當然都被丟在腦後了。但這是兩雄不並立的事，終究要造成一成一敗的局勢的，將來郝思嘉挑定了一個，那個失敗者怎麼辦呢？這是他哥兒倆從來不問的，彷彿將來遇到這個問題時，自然而熱會解決。至於目前，他們既已同心同德的對付同一個女子，便覺得心滿意足，因為他們彼此之間是從來不嫉妬的。這一種局面，隣舍人家都感覺到很有趣，卻叫他們的母親擔着一大把心思，因為她是不歡喜思嘉的。

「倘使那個小鬼挑上了你們哪一個，那就算哪一個該受活報應，」她說。「或者也許她兩個都要，那末你們就得搬到烏塔去做摩門教徒。」可還不知道他們肯收留你們不肯……我所擔心的，就怕有一天你們兩個都着那綠眼睛的小妖精迷住了，那就免不了自相嫉妬，大家拿起鎗來相殺。可是弄到這步田地，我倒也是巴不得。」

自從演說那一天，司徒一見英弟的面就覺心裏不舒服，並不是因為英弟責備過他的突然變心，或在態度神色之間流露過責備的意思。不的，他並不是這樣的人。可是司徒一見她的面，就自己覺得負疚，覺得心裏不能甯帖。他知道自己曾經使英弟愛他，也知道她到現在還是愛他的，因此他在心的深處，感覺到自己太不像個正經人了。其實他直到現在還是非常歡喜她的，對於她的冷靜的教養，書本的學問，以及所有純正的品性，他都非常的尊敬。可是一經跟思嘉那種漂亮而善變的風度相形起來，就只覺得她十分暗淡，十分沒趣，十分呆板了。你跟英弟往來的時候，總一逕可以摸着她意向在那裏，至於跟思嘉往來，那你就永遠得不到絲毫的觀念，這就足夠使男人感覺到愉快迷離，然而她的魅力也就在這裏。

「那末，咱們到高愷懌家去吃晚飯罷。思嘉說嘉菱從曹氏屯回來了，也許咱們還可以聽到一點窩塔兒要塞的消息。」

「嘉菱怎麼會有消息！我可以像你兩個賭一個，她是連那海港裏有沒有要塞還不知道呢，當然更不知道那裏本來住滿北佬兒的事了。她知道什麼？知道跳舞會，知道找小白臉兒罷了。」

「那末去聽聽她那一套胡說八道也是好玩的，反正咱們得找一個地方躲一躲，躲到媽睡覺了纔好回去呀。」

「噯，嘉菱我倒也歡喜，她倒真是好玩的，而且可以打聽打聽瑞珈羅的消息，還有曹氏屯旁的許多人；可是，唉，要我再跟她那個北佬兒的繼母坐在一起吃一頓飯，那我就不是人了。」

「你別這麼恨她罷，司徒，她的心是好的。」

「我並不是恨她，我倒覺得她可憐。可是我對於我覺得可憐的人都不歡喜，有客人去，她老是那麼巴巴地結結，想叫你適意，可是話太說多了，巴結過度了，反而覺得處處都叫人難受。我在那裏總覺得蹣跚不安，她並且把咱們兩邊人當做蠻子。她跟媽都這麼說過，她怕兩邊人，咱們每回在那裏的時候，她老像嚇得要死似的。我想起她來，好像是一隻瘦骨嶙嶙的母雞，蹲在一張椅子上，一雙眼睛骨碌碌，嚇得什麼似的，好像誰要有一點兒動靜，她就預備拍起翅膀來，預備叫起來似的。」

「不過呢，你也不能怪她，你是鎗傷過愷懌的腿的。」

「不過那一次是我喝醉了，不然的話我也不會那麼。」司徒說，「而且愷懌自己倒並不怎麼恨我。嘉菱跟累福跟高先生也都不怎樣，唯獨那個北佬兒繼母那麼嘩啦啦的，說我是個野蠻人，說上等人跟野蠻的兩邊人在一起是很危險的。」

「不過，你還是不能怪她，她是北佬兒，不懂禮貌的，而且你鎗傷過她家愷懌，到底是她的繼兒子。」

呀」

「不過，嗨！那也不能就算是她應該侮辱我的理由啊！你是媽自己親嫡血的兒子，可是那一次方東義打傷你的腿，她發過極嗎？一點兒都沒有，她只請老方醫生來把你包紮起來，並且問那醫生說，東義的鎗法向來很準，這回爲什麼會誤傷人的？又說大概東義喝醉了，所以瞄得不準了，你總還記得她這句話使得東義多麼難受罷！」

哥兒倆都哈哈大笑起來。

「媽是了不起的腳色呢！」伯倫帶着誇獎的語氣說。「她在大庭廣衆之間，總能措置得很適當，不會叫你失面子。」

「是的，可是今晚上咱們家去，怕是要在爸爸跟妹妹們面前叫咱們大大失面子了呢！」司徒曼鬱地說。「你看罷，伯倫，我猜這事兒的結果是叫咱們去不成歐洲，你記得媽說過的，要是咱們再從哪一個學校開除出來，咱們就不能參加大旅行了。」

「嗨！那是咱們不管的，是不是歐洲有什麼好看的？我可以賭咒，他們外國人拿得出來的東西，都是咱們肇嘉州自己有的，我可以賭咒，他們的馬沒有咱們的快，他們的女孩子沒有咱們的標緻，我又知道他們的大麥燒酒，也是沒有那一樣能叫咱們爸爸喝得過癮的。」

「衛希禮說過那邊有不少的風景跟音樂，他是喜歡歐洲的，他老是談起它。」

「唔，衛家人的脾氣，是咱們知道的，他們對於音樂、書本、風景這類東西都非常之歡喜，媽說這是因爲他們的祖父是從佛金泥來的，媽說佛金泥人對於這一類東西都看得很重。」

「讓他們去歡喜好了，我就只要有好馬可騎，有好酒可喝，有一個好女孩子可以追求追求，還有一個壞女孩子可以玩笑玩笑，就讓歐洲給誰拿去罷！……咱們幹嗎要可惜什麼大旅行，假如現

在咱們是在歐洲，家裏戰爭已經起來了，那怎麼辦？那是咱們一時回不得家了。我可寧可去戰爭，不情願到歐洲去。」

「我也是的，隨時都可以去參戰……嘿，伯倫！我想起一個吃晚飯的地方來了。咱們騎過爛泥場去，去找溫艾伯，告訴他咱們四弟兄都回家了，又預備去操練了。」

「這主意倒好。」伯倫熱情地嚷了起來，「而且還可以聽聽營裏的消息，打聽打聽他們的制服，到底決定用什麼顏色。」

「倘如是用法國步兵服，那我王八蛋纔去入伍，穿起那種風騷一般的紅褲子來，我就像個娘兒們了。那種褲子真是娘兒們穿的。」

「您少爺去找溫少爺嗎？」阿金插嘴說。「要那麼，少爺們會吃不到好晚飯。他家廚子死啦，新廚子還沒買到。現在他們隨便找人弄吃的，他家黑小子說，弄得再壞也沒有。」

「我的天！那末怎麼不去新買一個來的呀？」

「窮白人下流坯買得起黑人。他家裏的黑人頂多也沒多過四個。」

阿金的聲調裏邊顯然含着瞧他不起的意思。這是因為湯家的黑奴有幾百，所以他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已經很穩固，對於那些蓄奴不多的小農家都瞧不起了。

「我要剝你的皮。」司徒兇狠狠的嚷道。「你怎麼叫溫先生窮白人！他原是窮，可並不是下流坯，誰要瞧他不起的，我都不答應。不問他是黑人是白人，我覺得他這人是再好也沒有了，不然的話，營裏怎麼會舉他做尉官呢？」

「這個連俺也不懂。」阿金不顧主人的斥罵，還是要應口。「俺知道他們營裏的軍官是從有錢人裏邊挑的，不是從下流坯裏邊挑的。」

「我說過他不是下流坯呀！你拿他跟施家那樣真正的下流坯比嗎？溫少爺不過是沒有錢，他雖不是大地主，到底也是個小農民，現在營裏已然把他舉出做尉官，你們這些黑小子說話就得當心了，他們營裏的人是沒有錯兒的。」

這所謂營，就是一個騎兵隊，三個月之前組織成功的。那天就是肇嘉州脫離北方的一天，自從那一天起，那些新募入伍的人們就一逕的嚷着戰爭，關於這個組織的名稱，大家意見紛紜，莫衷一是，猶之關於制服的顏色和式樣，也始終得不到一個決定，後來因為營裏營裏的叫慣了，大家就拿一個「營」字來當它的定名了。

營裏的軍官是由營員選舉的，因為全區人裏面，除了少數幾個曾經參加墨西哥戰爭和散米諾戰爭的老兵外，沒有一個人具有軍事經驗，但是營裏人對於那幾個老兵，要是平日感情不好的，或是不得信任的，就都不願他來做領袖。至於湯家的四弟兄和方家的三弟兄，那是人人歡喜的，可是大家都便選舉他們，因為湯家那四個太容易喝醉酒，並且像似雲雀兒，方家那三個又非常之性急而暴躁，衛希禮是被舉做隊長了，因為他的騎馬是全區第一，而且頭腦很冷靜，像是可以維持秩序的，高累福是上尉，因為他是人人喜愛的，溫艾伯是中尉，他的父親本來在爛泥場上捕獸為生，現在他做了小農民了。

艾伯是個精明嚴肅的大個兒，不識字的，心腸卻很好，比同營的那些青年年紀都大幾歲，見到女人的時候也比較有禮貌，他們營裏很少官場虛偽的習氣，因為他們的祖父和父親一輩，都從小農民的階級致富的，所以不容這種習氣的存在。至於艾伯，他是全營裏第一把鎗手，能够在七十五碼路外瞄準一隻松鼠的眼睛，同時他又懂得一切野外生活的方法，如怎樣在雨裏生火，怎樣去追尋野獸，怎樣找到水喝等等，凡是貨真價實腳色，營裏人都願意對他低頭，而且人人本來也都歡喜他。

因而把他舉出來做軍官了。他對於這種榮譽，只是嚴肅地承受着，並不現出一點自負的神色。然而那些大地主家裏的女人們和奴隸們，總都忘記不了他出身微賤，無論男人們是怎樣的推重他。

起初的時候，這營的營丁是絕對從大地主的子弟裏面招募的，因而可以算是一個上層階級的武裝，而且凡來入伍的人，都得自備馬匹、軍器、配備、制服，以及私人的勤務兵。但是葛藹墩地屬初闢，有錢的大地主很少，所以後來爲充實兵力起見，不得不把招募的範圍擴張到小農民的子弟，邊境森林裏的獵戶，爛泥場上的捕獸戶，山民，甚至於一般貧窮的白人。

如果戰爭發生了，這些貧窮的白人也都願意跟北佬去打，其熱心並不減於他們的富有隣人。可是這時候一個微妙的問題起來了，就是錢。那些小農民是沒有幾個賤馬的，平時農地的工作都用騾子，而且就是騾子也沒有得多餘，難得有幾家人家賤過四匹。營裏並不收騾子，就是收，也捨不得拿去打仗的。至於貧窮的白人，一家人家賤了一匹騾子，就要算是闊的了。森林裏和爛泥場裏的居民，是馬跟騾子都沒有的，他們全靠地上的出產或是捕獲的禽獸過活，平日總是拿貨去換貨，一年到頭也見不到五塊錢，當然馬匹跟制服是他們的力量辦不到的。但是這一班人非常自傲他們的貧窮，並不亞於大地主們自傲他們的財富，富有的隣人們無論給他們什麼，要是帶着一點施捨的意味，他們是無論如何不肯收受的。在這局勢之下，區裏的一班大地主們出頭了，他們一面要博大衆的歡心，一面也要充實這個武裝組織，以備將來防衛自己的利益，所以都自願捐出錢來。當時參加的計有郝思嘉的父親衛約翰、孟伯克、湯勒、高恕，其實除了麥安古一個例外，全區的大地主都已在了。起初的辦法本不過由各大地主擔任他本家子弟及一部分親友的費用，但經這麼一來，那些資財較小的營丁就可

以公然收受別人捐助的馬匹和制服而不覺得有傷體面了。

那些營丁規定每星期聚會二次，地點是在鍾氏坡，聚會時除操練之外，還要祈禱戰爭速速的開

始，這時候馬匹還沒有備齊，只有那些已經備馬的參加操練，操場是法院背後的一片原野，操的是他們自以為騎兵戰術，每次都要揚起漫天的灰土，都要喊嘎他們的喉嚨，並且揮舞着他們從客廳牆壁上解下的革命戰爭指揮刀，直至揮瘦了他們的臂膀為止。那些還沒有備馬的呢，就只能坐在牆腳石上，一面嚼着烟草，瞎聊着天，一面看着他們的同伴演操。不然就是找幾個同伴比賽打靶子，因為射擊這件事，這些人是誰都用不着教的。大部分的前邊人都從母親肚子裏帶了鎗來，而且自小就從事打獵，因而人人都成鎗手了。

至於他們所用的鎗械，那是從各家人家雜湊起來的。內中也有打松鼠用的長桿鎗，也有舊式的毛瑟鎗，也有馬上用的手鎗，也有決鬪用的鑲銀手鎗，也有短筒的衣袋手鎗，也有雙管的獵鎗，也有英國製的新式美麗來福鎗。

操練的最後一幕，照例是在鍾氏坡的各家酒館裏，及等傍晚時分，又照例要起幾場的爭鬪，以致軍官們處置傷兵的問題，不等北佬兒打來就已非常棘手了。方纔講的湯司徒打傷高愷梯的事，以及方東義打傷湯伯倫的事，也就是在這種爭鬪的時候發生的。那時他哥兒倆剛剛從佛金泥大學開除出來，所以都很熱心去加入做營丁，及至兩個月之前，他們的母親又把他們送進了州立大學，命令他們定心讀下去，不許出來。但是他們經過了營裏的興奮生活，頗感到學校生活的寂寞，心裏以為能夠天天過那騎馬、呼喊、射擊的生活，就是犧牲了教育也是值得的。

「好罷，咱們就過去找艾伯罷，」伯倫提議說。「咱們可以跨過郝家的河林，和方家的牧地，不用多少時候的。」

「咱一定吃不到好東西，就只有黑葡萄跟葷子，」阿金辯論道。

「本來就不請你去吃呀，」司徒傻笑道。「你替我回去告訴媽說咱們不回去吃飯了。」

「哦，那俺不去！」阿金大吃其驚道。「那俺不去俺回去吃太太的生活，不是好玩的。俺回去啦，太太一定先要問俺，問您是怎麼開除出來的？第二樣又要問俺，今晚上幹嗎不帶您家去吃晚飯，好讓太太讓您吃生活？她一定要把一切罪名都推在俺身上，便像鴨子撲蟲兒似的，向俺撲了來，那俺可就吃不消啦！您要帶俺去呢，俺得整夜登在樹林裏，也許會給巡邏隊逮了去，可是俺寧使給巡邏隊逮了去，不願回去吃太太的生活。」

那哥兒倆看見這小黑炭態度如此的堅決，心裏又好笑，又好氣，朝他看了看。

「你瞧，他竟情願讓巡邏隊逮了去，讓媽又好有兩個禮拜罵人的資料。可見這班黑炭簡直不是好東西。有時我也曾想起那班廢奴主義者的意見，竟是不錯的。」

「不過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咱們自家兒受不了的事，也不該叫阿金去受。咱們還是帶他同走罷。不過，你聽我說，你這黑小鬼，要是你跟溫家那些黑小鬼去擺架子，說咱們家見天吃烤雞，吃火腿，他們可只有兔兒肉，黑葡萄，那我就罷——就要回去告訴媽去，而且我們去打仗也不帶你去。」

「擺架子，俺跟那些不值錢的黑小子擺架子，不少爺，俺是有禮貌的，不是太太教俺禮貌跟教您一樣教嗎？」

「她教到咱們仁，也算倒了霉了。」司徒說。「來罷，咱們走罷。」

他把胯下的紅毛大馬兩腿夾緊了，拿馬刺在他屁股上刺了一下，便輕而鬆之的跳過郝家墾地邊上的那道籬笆去了。伯倫的馬跟着跳過去，再後就是阿金的，阿金跳時緊緊抓住馬鞍和馬鬃。阿金本不喜歡跳籬笆，可是他要追上他主兒，比這再高些的籬笆也跳過。

然後他們在暮色蒼茫之中，岔過一片紅土的畦塍，跑下了山麓，及至跑進河牀的時候，伯倫忽然對他兄弟高聲呼喊道：

「喂，司徒，你想嘉是豈留咱們吃晚飯的嗎？」
「我到現在還是這麼想。」司徒也呼喊道。「爲什麼你要疑心……」

第二章

那雙胞胎兄弟走時，思嘉站在廊子上送他們，及至最後一聲急速的馬蹄聲已經消失她方纔像夢遊人一般回到她的椅子上。她的臉覺得木僵，彷彿有什麼痛楚似的，她的嘴巴確實在發痠，這是因為她方纔怕那哥兒倆靦破她的祕密，硬裝着笑容裝得時候太久的緣故。她疲乏地坐了下去，將一條腿盤了起來，只覺得一個心悽楚得儘管發脹，脹得幾乎把胸膛也裂破了，同時又在那裏斷斷續續的跳着。她的手是冰冷的，有一種大禍臨頭的情感壓迫着她。她臉上顯出苦痛和惶惑，彷彿是一個縱容慣了的孩子，平時有求必得，而今破題兒第一遭嘗到不如意事的滋味似的。

希禮要跟韓媚蘭結婚了！

啊，這不能是真實的是他哥兒倆弄錯了。是他們跟她開的一個頑笑罷。希禮是不能愛她的，像媚蘭那樣一個小耗子一般的小個兒，沒有人會愛上她的。思嘉想起媚蘭那樣一個小孩子般的瘦削身材，那樣雞心一般的一副臉蛋，老是那麼一本正經，平淡得一點兒沒有生趣，她就懷着一肚子的瞧她不起了。而且希禮總有好幾個月沒有見她了。自從去年他在十二根橡樹開過那次宴會，他到俄狼陀去的回數不會多過兩次的。總之，希禮決不會愛上媚蘭，因為——思嘉自以為決不會錯的——因為他是愛她自己的。她，思嘉，纔是他所愛的一個人——這是她知道的！

這時思嘉聽見嬾嬾的沈重腳步在穿堂裏踩得格格響，便把那條盤着的腿急忙伸下來，並且勉強把面容裝得不靜些，因為嬾嬾倘使疑心有什麼事兒，那就糟糕了。嬾嬾對於郝家的孩子，覺得是連肉體連靈魂都屬於她的，他們的祕密就是她的祕密，那怕她看見一絲鬼鬼祟祟的形跡，她就要像一

頭獵犬毫不留情地去追尋踪跡。思嘉根據平日的經驗，知道嬖嬖的好奇心倘如不能立刻使它滿足，她就要去告訴媽，那末自己就不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對媽和盤托出，不然就得編造出一篇可以目圓其說的謊話來。

嬖嬖從穿堂裏出來了。她是一個魁梧其偉的老太婆，一雙眼睛卻是細小而乖巧，很像是象眼。她是純粹的非洲人，長着一身閃亮的黑肉。她在郝家裏，是把全副心血都用在裏面的，一向是郝太太的左右手，卻是三個女孩子的眼中釘，全家奴才的雌老虎。因為她的皮色雖然黑，她的規矩卻是嚴得很，並且具有一種自尊心，或許比她的主人們還要高些。原來她小時候是郝太太的母親羅爾老太太的房侍，那位老太太是個精明冷酷的高鼻子法蘭西人，平日家教極好，對於兒女奴僕都非常嚴厲。後來養了郝太太，小名叫愛蘭，這位嬖嬖就做了她的乳母，郝太太從少番嫁過來，她就做陪嫁跟了來了。這位嬖嬖對於她寵愛的人，她就要管教。如今思嘉是她頂頂寵愛頂頂得意的，所以就時刻不懈的管教着她。

「剛纔兩位少爺走啦，你怎不留他們吃晚飯的，嘉姑娘，已然告訴阿寶替他們添兩客飯啦。你的禮貌哪裏去了呢？」

「哦，他們一逕在談戰爭，我聽厭了，再也不耐煩熬過一頓晚飯去，過一會兒爸爸也來加入，大嚷起什麼林肯先生來，那就更受不了了。」

「你是越來越不知禮啦，你媽跟俺怎麼教你也不聽。你的圍巾呢？讓夜風這麼吹着俺，早就告訴你啦，光着脖子坐在夜風裏是會發燒的。進屋裏去罷，嘉姑娘。」

思嘉裝做毫不在意的樣子，把臉朝了過去，幸喜嬖嬖一心在她圍巾上，並沒有注意到她的面色。「不，我要坐在這兒看落日，你看它多美啊。你去把我的圍巾拿了來謝謝你，嬖嬖，我要坐在這兒

等爸爸回來。」

「怎麼，你的聲音變啦，像是傷風啦，」嫵嫵懷疑地說。

「不的，我不傷風，」思嘉不耐煩地說。「你去拿圍巾去罷。」

嫵嫵蹣跚着回到穿堂裏，隨即聽見她在樓梯口輕聲叫着樓上的女僕。

「喂，露莎！你把思嘉姑娘的圍巾扔下來。」然後比較大聲的：「嗨，這不中用的黑鬼！她是什麼事兒都幹不了的，又得俺自己上樓去。」

思嘉聽見樓梯格格的作響，她就輕輕的站了起來。她想嫵嫵回來的時候，一定又要把她不善待客的一番演講重新開頭的。她覺得正當自己心碎的時候，卻要把這麼一點小事情儘管囉啤，可實在有些不煩耐。她站了起來，心裏躊躇着，不知該到哪裏去藏躲一下，好讓胸口的疼痛平伏一點下去。隨即想起一件事來，覺得還有一線的希望。原來她父親那天下午爲了商量買蝶姐的事，騎馬到衛家的壘植場十二根橡樹去了。蝶姐就是他管家阿寶的外家妻子。●現在十二根橡樹做女管家跟收生。她跟阿寶成親六個月了。自從他們成了親之後，阿寶就一逕逼着主人去把蝶姐買過來，好讓他兩口子住在一處。郝先生吃逼不過，那天下午竟到那邊去商量去了。思嘉心想父親到那邊，一定會得知這樁事情的真相，即使他沒有聽到什麼確實的消息，也總可從衛家那天的情景上看出一些意思來。若是我在未吃晚飯之前能够跟父親私自談一番話，或許可以探出事情的真相，因而證明他哥兒倆方纔的話原不過是跟她開頑笑的。

現在是她父親快回來的時候了，她若是要跟他獨個人談話，就惟有跑到大路跟夾道的交點上去接他去。於是她悄悄地下下臺階，這纔小心翼翼地旋過頭去看看樓窗口，看嫵嫵是不是在那裏窺

探自己，一看樓窗的帘幕縫裏並沒有一張嵌着雪白牙齒的黑臉兒，於是她放大了膽，用手撩起綠色的長裾，急忙從石徑上跑上了夾道。

那夾道兩旁茂密的柏樹在頭頂相交成穹形，使得那長長的車路成了一條陰暗的地道。她一經跑進了柏樹蔭中，知道家裏人已經看她不見，便放下心，把腳步兒放慢了。這時她已經氣喘吁吁，因為她的小馬甲紮得太緊，是不容她跑急路的，可是她仍舊用儘快的步子向前走去。一會兒她就走到夾道的盡頭，跨上了大路，但是她仍不止步，及至再向前去拐過一個灣，見有一大叢樹替她擋住家裏人的視線，她方纔停住。

她紅着臉，喘着氣，在一根樹樁上坐下來等她的父親。平常這時候他應該回來了，現在怎麼還不來？可是她巴不得他來得晚些，她在那裏多耽一會兒，也好使喘息平一平，面色靜一靜，免得引起父親的疑心。她刻刻等着聽見一陣馬蹄聲，等着看見父親照常的飛跑上山頂。可是時光一分分的逝去，而父親還是不來。她張着眼向那條路上遠遠的探望，心中的痛楚重又膨脹起來。

「啊，這不能真實的！」她想，「他爲什麼還不來的呢？」

她的眼睛跟隨着那條大路，那路經過早晨的一陣雨，現在是鮮血一般紅的。她在想像裏踪跡着那路的行程，它從這裏下山去，達到那懶洋洋的燧石河，然後通過那荒莽泥濘的河牀，又爬上一座山，便是希禮所住的十二根橡樹了。這就是那條路的唯一的意義——那是通到希禮去的路，通到那山頂上那座希臘神廟一般美麗的白柱子房屋去的路。

「啊，希臘神廟！」她這麼想着，心就跳得快起來了。

自從那雙胞胎告訴她這個消息，她就一逕被一種惶惑和災禍的冷酷意識壓伏着，現在這種意識已被推到她的心後壁去，代它而起的是一種熱憤，原來這種熱憤已經在她心裏騷擾兩年了。

她心裏覺得奇怪，爲什麼以前希禮對於她並不覺得怎樣動人的呢？她小的時候，一選看見他來，來去，卻從來不曾去想過他一下。可是兩年前的那一天，希禮從歐洲遊歷了三年回來，到她家來拜望，她就愛上他了。事情竟是這麼簡單的。

那時她站在前面的廊子上，看見希禮從那條長夾道上騎馬而來，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絨布的褂子，領頭打着一個闊黑蝴蝶結，跟一件綉領的襯衫配合得非常妥帖。一直到現在，她對於他當時的服飾，還是一件件都想得起來。她腳上穿着一雙雪亮的長靴，蝴蝶結上插着一枚浮雕着魔女頭的別針，頭上戴着一頂闊簷的巴拿馬帽子，一見了她就馬上脫下來拿在手裏。這纔他跳下馬來，將馬韁繩扔給一個黑小子，站在地上朝她看了看，一雙矍矍的灰色眼睛張得大大的，充滿着笑容，一頭金絲的頭髮給太陽照着，像是戴着一頂銀光燦爛的便帽一般。然後他說道：「思嘉，你長得這麼高了。」然後他輕輕的跨上臺階，握住她的手吻了吻。那時他的聲音是——她一聽見了就不禁心裏砰砰的跳着，彷彿是初次聽見一般——是那麼的曼長響亮，而像音樂的。

自從那一刻兒起，她就愛上他了，就像她要東西吃，要馬騎，要溫暖的牀睡覺那麼，很簡單而無理由地愛上他了。

兩年以來，他也曾經帶她到區裏各處去走走，去參加跳舞會，捕魚宴會，野宴會，乃至到法院去觀審等等。他雖不像湯家兩弟兄跟高愷悌那麼來得勤密，也不像方家幾個孩子那麼追求得認真，可是他到陶樂來的足跡，卻不曾有過一個禮拜的間斷。

的確，他從不會對她講過愛，他的眼睛也從不會流露過那種熱烈的光，像思嘉在旁的男人身上看見的。然而，然而，她知道他是愛她的，她從經驗裏獲得一種比理性和知識還要強有力的本能，這種

本能告訴她，他確實是愛她的。有時他的眼睛並不矚目也並不疎遠，有時他對着她看看，分明流露着一種熱望和悽苦的神情，在這樣的時候，她往往要使他吃驚。總之，她確實知道他是愛她的。那末他為什麼不對她明說呢？這個她就不懂了。但是他身上原有許多事情是她不懂的。

他一逕都很客氣，可又老是那麼淡淡的，跟你不即不離的，誰也不能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尤其是思嘉那一帶的人，大都是有話便說，心口如一的，所以像希禮這樣深沈的性格，愈加覺得與衆不同了。對於一切娛樂消遣的事情，如打獵、賭博、跳舞、談政治之類，他跟其他任何青年都一樣的出色，騎馬尤其是誰都不如他，可是他跟其餘的人有一點差別，就是他不把這些娛樂當做人生的目的。至於讀書、音樂、做詩三椿事，他尤其具有獨得的樂趣。

啊，他為什麼要長得這麼美？可又為什麼老是這麼客氣，這麼難親近？為什麼儘管談歐洲，談書本，談音樂，談詩歌，而這些談話又為什麼既使她厭煩，又使她愛聽？思嘉每次跟他坐在前廊的暮色蒼茫裏談過一番話，晚上上牀總要有幾個鐘頭翻來覆去睡不着，總得自己安慰着自己，以為他下次再來一定要向她求婚的，然而下次來了又去了，而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唯有使她自己心中的熱情一天高似一天，一天熱似一天罷了。

她愛他，她愛他，可是她始終不了解他。她是一條肚腸通到底的，頭腦非常簡單的，簡單到像陶樂場上吹過的風，陶樂場邊環流的水，因而直到她的末日，她也不會懂得一件機構複雜的東西。現在呢，她是生平第一遭兒遇到一個複雜的性格。

因為衛希禮累代相傳，生就一種特殊的性格，凡遇閒暇的時間，都不用來做事，只是用來思想，用來製造種種顏色鮮明的夢，都與現實絲毫無干涉。他一向都活動在一個內在的世界裏，覺得那裏比肇嘉州美麗得多，有時要他回到現實來，他總是老不願意。他對於人們只作冷眼觀，也無所謂愛，也

無所謂憎。他對於人生也作冷眼觀，不樂觀也不悲觀。他看破了整個宇宙，和他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以爲本來就是如此的。時或感到不耐煩，便聳聳肩頭，向他的音樂書本和較好的世界裏去躲避。

他的思想思嘉，既然不了解，他又怎麼能够擒住她的呢？這是思嘉不懂的。正惟他具有神祕性，這纔引起她的好奇心來，猶之一重沒有鎖也沒有鑰匙的門，可以引起人的好奇心一般。他身上那種不能了解的東西，適足以使她對他的愛更加深切，而他那種深沈不露的特異追求法，也適足以增加她要據他爲己有的決心。她始終不曾懷疑他有一天要向她開口求婚，因爲她年紀太輕，縱容太慣，從來不曉得怎樣叫失敗。然而現在，猶之乎青天起了一個霹靂，來了這個駭人聽聞的消息了。希禮要跟蘭結婚了！這不能是真實的。

還不過是上禮拜的事，他們在暮色蒼茫中從妙峯山騎馬回家，他還對她說：「思嘉，我有一樁非常要緊的事告訴你，我正不知道怎麼說法纔好呢。」

當時她假作端莊的，低下了頭，心裏喜得不住地狂跳，以爲那個快樂的頃刻終於是到了。然後他又說：「現在不講罷！咱們已快到家了，來不及講了。啊，思嘉，你看我是多麼膽怯啊！」於是將馬加上了一刺，他就送了思嘉過山回家了。

現在思嘉坐在樹樁上，回味着這幾句曾經使她狂喜的話，突然想出另外一種意義來，覺得那意義非常險惡。也許他當時要對她講的就是這個訂婚的消息呢！

啊，爸爸怎麼還不來的呢？這個悶葫蘆她再也熬忍不下去了。她再向那條路上看了看，仍舊還是失望。

這時太陽已經落到地平線底下，那一團紅暈已經褪而爲淡紅，上面的天空已經從青蒼色漸漸變成鴿蛋一般的湖綠色，並有一種幽靜的暮色暗暗向她四面圍攏來。朦朧的陰影爬過了村沿，那些

大紅的畦膝和那條閃紅的大路都已失去了它們的奇幻的血色，而變成平庸的褐色土了大路的那一邊，在那牧場上，有一些馬兒驢子和牛，都靜靜地把它們的頭伸過那道籬笆，等着人來趕它們回去吃晚飯，它們並不歡喜那種黑暗的陰影，所以看見思嘉就把耳朵抖了抖，彷彿很重視人類的伴侶似的。

在這奇異的暮色裏，河旁那些本來蔥翠的高松都變成了一叢叢的黑影，映在那湖綠的天空上，彷彿是一行黑色的巨人，將腳下那條懶洋洋的黃泥河水也掩沒了。過河的山頂上，本來可以看見衛家那些白色的高烟窗，現在卻在卻在四周的橡樹影裏隱沒了，只看見遠遠有幾點針尖一般的燈光，知道那裏是有人家的。一陣潮溼的土香向她的四面襲來，而滿眼的嫩綠正在蓬蓬勃勃地向空中衝發。

這暮景，這春天，這新綠，對於思嘉都並沒有什麼神異，它們的美絲毫不在她意中，正如她所呼吸的空氣和她所喝的水一般，因為她除了女人的臉，除了馬，除了綢緞的衣服，以及諸如此類有形有體的東西，就不知道還有別的東西是有美的了。可是如今這一番甯靜的暮景，對於她那紛亂的心卻也確能給它一點的安靜。這一片土地她原是極愛的，卻又並不知道自己已是愛它，猶之她愛晚禱時燈光底下的母親的臉。

那條彎曲的路上仍舊不見父親的踪跡。若果她在那裏再多耽一會，嬷嬷一定要找她來，並且將她一頓罵回家裏去。可是正當她眯着眼睛探望的時候，她就聽見一陣馬蹄聲從山坡下響了來，同時看見那些牛兒馬兒驚惶地跑散開去，父親終於騎着馬飛奔着回來了。

父親騎的是一匹粗腰身長腿兒的大獵馬，當他騎上山頂的時候，遠遠看去就像一個小孩子騎在一匹大馬上一般。他的長白頭髮向腦後飛揚着，手裏拿鞭子抽着，口裏高聲的喊着。

這時思嘉心裏雖然十分的焦灼，看見她父親騎馬如此的英勇，卻也覺得非常之得意。

「我總不懂，爲什麼他喝了幾滴酒下去，老是喜歡跳籬笆。」她心裏想。「去罷，也就在這裏，他還跌過了一交，跌碎了膝蓋頭。你總當他以後不會再跳了。他還跟媽賭過咒，答應以後再也不跳的。」

思嘉並不怕父親，反而比對她的幾個妹妹還要隨便些。因爲她知道父親歡歡着以親跳籬笆，很有點小孩子脾氣，也跟她自己做壞事情要瞞牢嬖嬖一樣。當時她從樹梢上站起來看他。

那馬跑近了籬笆，便將身子一聳，像一隻雀兒一般毫不費力地飛了過去。同時她父親在馬背上熱心地喊着，將鞭子在空中揮舞着，腦後的白頭髮顛簸着。他並沒有看見女兒躲在樹影裏，因而將繩收了一收，拍拍那馬的頸項，以示誇獎的意思。

「你是區裏無雙的了，怕也是州裏無雙的了。」他得意洋洋的這樣評定他的馬。然後，他急忙理了理頭髮，將那已經打皺的襯衫和被扭到耳後去的領結也都整了整。思嘉知道父親做這套手腳，是爲要對母親裝得規矩些，因而想起現在正是跟他開始談話的機會了。

於是她大聲笑了起來。果然不出她所料，那老頭兒聽見笑聲就不由得吃了一驚，及至看出了是她，他那紅潤的臉上就現出了一種兼有羞慚和蔑視的神色。他費了很大勁兒纔得下了馬，因爲他的雙膝已經木僵了。然後他將韁繩套上了臂膀，向女兒這邊蹣跚走過來。

「好啊，姑娘。」他說着，在她面頰上擰了一把。「你也學蘇綸，在這兒偵探我，等回去告訴媽哪？」他那嘎喉喘的聲音裏含着忿怒，可是仍帶一點想哄騙她的意思。思嘉一面伸手去替他整領帶，一面頑皮地捲着舌頭喀喇了一聲。她接觸着父親的口氣，覺得裏面含着濃烈的威士忌酒味，又微微有點薄荷氣，此外還有嚼過的煙草味，以及塗過油的皮革氣味，馬氣味。這一些氣味的結合，常要使人聯想到父親，若是發生在別的男人身上，她也本能地覺得歡喜的。

「不會的，爸，我不會像蘇綸那樣專做耳報神。」她說這話，是要使父親好放心。說着，她倒退了幾

步，仔細看看父親身上是否已經弄齊整。

思嘉的父親郝嘉樂先生是個矮個子，身材只有五呎零一點，可是腰身極粗，頸梗極胖，假使只看他的坐相，人家一定以為他是魁梧其偉的。他那最肥部分的軀幹，底下有兩條結實的矮腿兒支持着，那兩條腿兒一逕套着天下頭等的皮靴，並且一逕撐得開開的站着，像是一個睥睨一切的小孩子。大凡個兒小的人，要是把他自己看得像煞有介事，那是人家一定覺得好笑的，可是倉場上的矮腳鬮雞，要受雞羣的尊重，如今郝嘉樂也正是這般。人家對於他，誰都沒有這膽量敢於笑他個兒小。

他今年六十歲了，一頭脆硬的鬚髮已像銀絲一般白，但是他臉上還沒有一絲皺紋，一雙藍色的眼睛也還很年青，因為他從來不會在抽象的問題上耗費過腦筋，最多不過是像打撲克該拿幾張牌之類的問題罷了。他雖然早已離開了祖國，他那張臉兒卻是道道地地的愛爾蘭型，圓圓的，紅紅的，矮鼻子，闊嘴巴，一臉的兇相。

他的外相雖然兇狠狠，心裏卻是再和氣沒有。他不忍看見奴隸們挨打，無論他們是怎樣的該打；他不忍聽見小貓兒的叫，或是小孩子的哭，可是他這種弱點，決不肯讓別人發見。說是誰要跟他談了五分鐘的話，就能發見他心裏的慈悲，那是他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的，但是假如真有這種事，那他就要認為大失面子了。因為他雖然心軟，面子上卻硬要裝得那麼吆五喝六，要人聽見他的聲音就不能不服從，不能不發抖。他從來不曾想到，唯有一個聲音是整個聖植場上真正人人服從的，就是他夫人愛蘭的柔和的聲音。可是上自愛蘭，下至田裏做活的人手，大家暗底下通同一氣，個個裏面裝做把他的話當做法律，這個祕密他就始終無法知道了。

至於思嘉，對於他平時發脾氣，直喉嚨，尤其是一點不害怕。她是最大的女兒，三個兄弟都已死掉了，老頭兒知道再養不出兒子來，所以竟把她當做朋友。因此，思嘉也特別歡喜她父親，比

對她的兩個妹妹還要歡喜些，因為愷玲是生就一個多愁多病身，蘇綸又是硬要學典雅，都跟她自己的脾氣不能融洽。

而且，思嘉和她父親無形之中訂下了一種互相監督的協約。思嘉有時不肯讓路，要去跳籬笆，或是跟男孩子，在門前臺塔上坐得太久，一經被父親發覺，便要把她叫去狠狠的訓斥一番。可是替她瞞過了母親跟嬈嬈。思嘉呢，有時看見父親還是騎馬跳籬笆，或是打聽出他打撲輸了多少錢，也會得替他設法瞞過了母親，因為他父女心心相印，以為這樣的事情要是讓母親知道，只足以使她傷心罷了，那是他們都認為犯不着的。

當時思嘉趁那垂盡的餘光對她父親看了看，也不知為什麼，只覺得在父親面前心裏便舒服。她覺得父親身上有一種勃勃的生氣，有一種現世的粗俗，都是她所歡喜的。她的腦筋最缺少分析的能力，所以還不明白父親的這些品性，就是她自己所具有的品性，這纔能够彼此相融洽的呢。

「行了，現在很可以去見人了，」她說。「只要你自家兒不說出來，誰都不會疑心你幹過什麼把戲了。可是我不懂，去年你也在這兒跌碎膝蓋頭的，現在可又——」

「嗨，女兒教訓起老子來了！」他嚷着，又在她面頰上擰了一把。「我跌碎我的，你管他哪？還有，姑娘，怎麼你這會兒跑到外邊來連圍巾都不帶的？」

思嘉知道他是在運用慣用的戰略，要把這不愉快的問題岔開去，便拿自己的臂膀插進了他的臂膀，對他說道：「我在這兒等你哪。想不到你來得這麼晚的。我在掛念你有沒有買成蝶姐兒。」

「買是買成了，錢可化得我不少。是連她那小妞兒百利子一齊買的。衛約翰幾乎打算白送給咱，可是我郝嘉樂跟人做買賣，從來不作與連交情也算在內的。我給了他們三千，兩個都在內。」

「哎，咱我的天，三千哪？你本來用不着連百利子也買的呀！」

「好了好了自己女兒坐着審判我的時候到了」老頭兒用絕妙的辭令嚷道。「百利子這小妮兒可愛哪，所以就——」

「我知道她的，她是一個頂怕羞的蠢東西，」思嘉並不管她父親的喊嚷，仍舊很平靜的回答說。「你買她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蝶姐兒要你買她罷。」

這話抓住了他的弱點，他登時就倒了威，不知所措，於是思嘉呵呵大笑了起來。

「不過，這也算不了什麼呀，倘使蝶姐兒買過來，仍然是一天到晚惦記那孩子，那不是白買了嗎？好罷，以後我再也不讓這兒的黑小子跟別處的女人結婚了，實在化錢太多了，好罷，來罷，姐兒，咱們家去吃飯罷。」

這時候夜色已經加濃，最後一片湖綠的顏色已經從天空消逝，一種微微的寒冷漸漸代替了春日的溫和，可是思嘉心裏頗覺躊躇，不知該用怎樣的方講到希禮的題目上去，纔不至於使父親疑心自己的用意，她覺得這方法是困難，因為她是全身都找不出一根善於機變的骨頭的，她的父親雖然也像她，可是她每次用了一點詭巧的手段，沒有不被他一下就戳破的，正如他自己很容易戳破父親的詭巧一般。

「十二根橡樹那邊怎麼樣？」

「差不多還是照常罷，高愷悌也在那裏，我辦完了蝶姐的事，我們就在廊子上喝了幾口棕櫚酒，愷悌剛剛從餓狼陀來，那邊大家很興奮，都在談戰爭，以及——」

思嘉嘆了一口氣，她知道父親一經談到戰爭跟離盟的題目上去，就要一連幾個鐘頭不會丟開的，她趕快拿另外一個題目插了進去。

「他們說起過明兒的大野宴嗎？」

「我記得是說起過的還有嚶，她——她叫什麼名字的——唔，就是去年到這兒來過的那個討人歡喜的小妮子，希禮的表妹——哦，是了，她叫韓媚蘭，不錯的——她跟她的兄弟察理也打餓狼陀來了，並且——」

「哦，她是來了嗎？」

「是來了，這小妮子真文靜，從來不開口說句話的，頂守女人的本分兒。走罷，孩子，別這麼慢吞吞的，你媽要找咱們了。」

思嘉聽見這消息，心就已經沈下去。她本來希望媚蘭留在餓狼陀不能來的。現在卻居然來了，而且連她自己的父親也在這裏贊許她那文靜的性格，於是她覺得這悶葫蘆兒不能不打開了。

「希禮也在那裏嗎？」

「是的，在那裏。」說着他放開了女兒的臂膀，旋轉身，拿鋒利的眼光看着她的臉。「要是你在我兒等我的目的就是爲此，那你爲什麼不早說，偏要兜這麼大的圈子？」

思嘉一時回不出話來，只覺得心中一陣紛亂，臉上便漲得緋紅。

「怎麼，你說罷。」

她仍舊沒有話說，只恨不得將父親搖了一陣，立刻禁止他開口。

「他是在那裏，並且同他的幾個妹妹都很關切的問起你，又說明天的大野宴希望你不會不去。我就說你不會不去的。」老頭兒這幾句話算是說得很乖巧。「現在，孩子，你說罷，你跟希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什麼事，」她簡截地說，一面挽住了他的臂膀。「咱們進去罷，爸。」

「現在是你要進去了，」他說。「我可要在這兒多站一會了，等我來問你個明白。我現在已經看

出來，你近來確實有些兒異樣。你曾經麻煩過你嗎？曾經向你求過婚嗎？」

「沒有，」她簡截地說。

「當然他是不會的，」嘉樂說。

忿怒的火在她心裏燃燒起來，可是嘉樂將手搖了搖，叫她平靜些。

「你不要鬧，姑娘！我是今天下午從衛約翰那裏聽來的，他叫我千萬守秘密，說希禮要跟媚蘭姑娘結婚了，等明兒晚上就要宣布。」

思嘉的手從他臂膀上落了下來。「那末這是真的了！」

當即有一種痛楚向她心上刺進來，像似一頭野獸的毒牙在那裏猛齧。在這當兒，她覺得父親的眼睛一逕都在她身上，那眼光裏含着一點兒憐惜，也有一點兒煩惱，因為這樣一個問題是他不曉得怎樣回答的。他本來很愛思嘉，但是要強迫他替她解決那些孩子的問題，他就會覺得不舒服。像這樣的問題只有她母親能夠解決。思嘉是該向母親去訴苦的。

「這不是你替你自己丟臉，也替咱們大家丟臉嗎？」他喊嚷着說，聲音也提高了，因為他碰到使他激動的事情，老是這個樣兒的。「現在全區裏的男孩子誰都由你挑，既是不愛你，你偏要去追他做什麼？」

思嘉聽見了這話，心裏的苦痛就被忿怒和羞憤逐去一部分。

「我並沒有追他呀，你這話真叫人——叫人詫異。」

「你撒謊！」嘉樂說着，隨即朝她臉上看了看，改做一種緩和的聲調。「我也覺得難過的，姐兒。可是你到底還是個小孩子，不必忙，旁的男孩子又多得很。」

「媽跟你結婚的時候只有十五歲，我現在十六歲了，」思嘉說，她的聲音有點模糊。

「你媽是不同的，」嘉樂說。「她從來不像你這樣心高來罷，孩子，你不要惱，下禮拜我帶你到曹氏屯去看你的幽籟姨母去，他們那邊一徑都在鬧着嵩塔兒要塞的事兒，包你不到一個禮拜就把希禮忘掉了。」

「他把我當做一個孩子呢，」思嘉想着，覺得又氣又惱，連話也說不出說。「他當是拿一件新玩具在我面前幌一幌，我就會忘掉腫痛似的。」

「你不要專跟我作對罷，」嘉樂警告說。「你如果是個乖孩子，早就應該跟湯家的司徒或是伯倫結了婚了，你得再仔細想一想，孩子，他們兩個隨便你挑上一個，以後咱們兩家的墾地就可併在一起經營了，並且他們的爸跟我，又會替你特造一所好房子，就在兩家接界的地方，那一片大松林裏，並且——」

「你可不可以別當我一個孩子看待呢！」思嘉嚷道。「我不要去曹氏屯去，也不要房子，也不要跟那雙胞胎結婚，我只要——」她想竭力抑制住自己，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嘉樂的聲音忽然變得非常之平靜，說話也慢下去了，彷彿是從他難得運用的一堆思想裏一字字抽出一般。

「你所要的就只是希禮，可是你要他不到了，而且即使他願意同你結婚，我也未必就答應，無論我同衛約翰的交情怎麼好。」說到這裏，他發覺了女兒臉上現出吃驚的神情，便繼續道：「我是我自己的女兒快樂的，你同他一起可不能快樂。」

「哦，我會快樂的，我會快樂的。」

「不會的呢，女兒啊，唯有同類跟同類結婚纔能快樂。」

思嘉忽然起了一種惡意，很想大聲叫出來，「可是你跟媽並不是同類，爲什麼一徑都快樂的呢？」

可是她馬上把這念頭壓下了，怕的是這話太放肆，父親要給她一個耳摑。

「咱們的人是跟衛家人不同的，」他字斟句酌的慢慢說下去。「他們衛家人不但跟咱們不同，跟咱們的鄰舍家誰都不同，沒有哪一家人家跟他們相同，他們是一種怪人，所以最好是永遠讓他們自己中表爲婚，免得把這種怪氣傳到別人家裏去。」

「怎麼，爸爸，希禮是——」

「你不要急啊，妞兒！我並不是說那孩子不好呀，他是我也歡喜的。我說他怪氣，並不就是說他瘋狂，他的怪氣是另外一種，不像高家那些孩子會得爲着一匹馬兒把什麼東西都賭掉，也不像湯家那些孩子每回都要喝得爛醉，也不像方家那些孩子那麼野獸一般殺人不自覺。倘如是這樣的怪法，那是很容易懂得的，就是我郝嘉樂，要是沒有上帝的保佑，也很作興把這些過失色色具備的！我也不說你嫁了希禮之後，他會跟別的女人逃走，或是打你，他要是這麼幹法，你倒是可以快樂的，因爲像這樣的行爲，你至少可以懂得。可是他並不像這麼怪法，他那種怪法是誰都不能懂得的。我很歡喜他，可是他所說的話兒我十中有九摸不着頭腦。現在我問你，妞兒，你老實對我說，他要是嚙嚙起書本、詩歌、音樂、油畫，以及諸如此類的傻事情來，你到底懂得不懂得？」

「哦，爸爸，」她不耐煩地嚷道，「要是我嫁了他，我會得把他這一切都改變過來的！」

「哦，你會改？」老頭兒也有點不耐煩起來，對女兒狠狠的盯了一眼說：「那你就算簡直不懂天底下的男人了，更不要說希禮。天底下做妻子的人誰也不能改變她的丈夫一絲兒，這話你千萬不要忘記。至於要改變一個衛家人，那是尤其做夢了，孩子！他們全家的人都是那樣的，而且向來都是那樣的，而且從今以後怕也永遠都是那樣的。我已經告訴你，他們是天生的怪人，只要看他們今兒跑紐約，明兒跑波氏屯，爲的只是聽歌劇，看油畫，也就可見他們怎麼變法了。他們又會從北佬兒那邊整大箱

整大箱的定買法國書、德國書。這纔坐着讀起來，做起夢來，連打獵也可以不去，撲克也可以不打，簡直不像個男人。」

「希禮騎馬是誰也騎不過他的，」思嘉見她父親把希禮形容得這麼多女性，不覺憤怒起來說，「怕只除了爸爸你一個人講到打撲克，不是剛剛上禮拜他還在鍾氏坡贏了你二百塊錢去嗎？」

「又是高家那些孩子做耳報神了，」嘉樂無可置辯的說，「要不你怎麼知道數目呢？是希禮能夠跟頭等的腳色騎馬，也能够跟頭等的腳色打撲克——頭等的腳色就是我哪，妮兒！我也不否認，他要是喝起酒來，也能把湯家那幾個孩子喝到檯子底下去。這一套事兒他都來得，可總是心不在焉的。我說他怪就是爲此。」

思嘉不響了，她的心沈落下去。最後這幾句話，她沒有法兒替自己防衛，因爲她也知道父親是對的。希禮對於這套事兒雖都優爲之，可實在是心不在焉的。別人對於這套事兒都具有真正的興趣，唯獨希禮至多不過面子上裝做有興趣而已。

他父親見她不響，便拍拍她的肩膀，勝利似地說道：「那末，思嘉，你也承認我的話對了！那末你想嫁了這樣一個丈夫還有什麼意味呢？他們衛家的人都是瘋瘋癲癲的。」然後改做一種奉承的口氣道：「我剛纔提起湯家兩弟兄，意思也並不堅執，他們固然是好孩子，可是你要是挑上高愷悌，那對於我也是一樣的。他們高家全家都是好人，上一輩兒都是跟北佬兒結婚的。等到我過世之後——嘿，妮兒，你聽我說罷！我把這陶樂墾植場給你愷悌。」

「我決不要愷悌，」思嘉憤怒地說，「請你別拿他硬推給我罷！我也不要陶樂，或是任何墾植場。墾植場是值得一個錢的，要是——」

她本來要說「要是你得不到你所要的男人，」可是嘉樂見她把陶樂看得一錢不值，早已氣得

大吼起來了。

「怎麼，郝思嘉，你居然敢對我說陶樂這一片土地一錢不值嗎？」

思嘉固執地點了點頭，她的心非常痛楚，已經顧不得父親光火不光火了。

「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錢的東西哪。」他一面嚷着，一面氣得把兩條肥短的臂膀大大的撐開。「世界上唯有土地這東西是天長地久的，這你要記得！唯有土地這東西是值得忙碌的，值得戰鬥的，值得拼死的。」

「哦，爸爸，」思嘉厭惡地說，「你的說話像個愛爾蘭人哪！」

「我是愛爾蘭人啊，我並不以做愛爾蘭人爲可恥，我還以此自豪呢。而且你不要忘記，姑娘，你自己也是半個愛爾蘭人哪。凡是身上含有一滴愛爾蘭血的人，總是把他們所居住的土地當做自己母親一般看待的。你這刻兒拿我當做恥辱了。我拿世界上最最美麗的一片土地給了你，你怎麼樣啊？嗤之以鼻呢！」

嘉樂正預備大呼小叫的發作起來，一看思嘉臉上有一番說不出的悲苦，便又止住了。

「不過呢，你到年底年紀還輕，將來自然會知道愛土地的。至於你做了愛爾蘭人，那是沒有法兒的了。現在你還是個孩子，除了男孩子之外沒有旁的心事的。等你年紀大幾歲起來，你就會懂得……現在你自己再想一想，或是愷悌，或是湯家的弟兄，或是孟億萬家的孩子，隨你挑定那一個，你就會知道將來的日子過得多麼舒服！」

「啊，爸爸！」

這時候，嘉樂已經覺得這番談話非常之厭倦，並因這個問題弄到自己身上來，也覺得非常煩惱。而且，他看見女兒對於區裏最好的男孩子和陶樂的土地都完全瞧不在眼裏，心裏頗覺得可惱在

他，他以為女兒對於這樣好的贈品是應該拍着掌親着吻接受去的。

「你也不必懊惱了，姑娘，你是跟誰結婚都可以的，只要他跟你性情相投，是個上等人，是個南邊人，而且是有體面的，因為凡是做女人的人，愛情是要等結婚之後纔來的。」

「啊，爸爸，這是一個多麼舊時代的觀念哪！」

「可是這個觀念並不壞，現在人東奔西跑的，說是為戀愛而結婚，像奴僕似的，像北佬似的，那都是美國人幹的把戲啊！最好的結婚是父母給選擇的，因為就像你這樣子，你怎麼能够辨別好人壞人呢？就看他們衛家罷，他們怎麼能够數代維持這種門第的？就因他們一徑是中表為婚，門當戶對，方纔能够如此的。」

「啊！」思嘉聽見父親的話觸着了事情的癥結，重新又覺得萬箭攢心一般，這纔不由得喊出這一聲來。嘉樂看了看女兒低着的頭，很不自在的拖着他的步子。

「你不是在哭罷？」他問着，一面拿粗笨的手指摸着她的面頰，要想把她的臉擡起來，而他自己臉上也劃上了憐憫的神色。

「不，」她把頭突的扭了開去，憤然的叫起來。

「你撒謊，可是這謊我可頂歡喜，我願意你不要太軟弱，要裝得傲慢些，明兒在野宴席上，我尤其要你裝得很傲慢，我不願意人家談論你，笑話你，說你為了一個本來無意於你的人就會這麼癡心。」

「他是對我有意的，」思嘉心裏想着，覺得非常悲苦。「啊，意思本來很深的！這個我知道，我要能够多有一點時間，我一定能够使他說出口來的——」

「唉，只要他們沒有這種中表為婚的習慣就好了！」

嘉樂抓住她的臂膀，將它套進自己臂膀裏。

「現在咱們可以進去吃晚飯了，這樁事情你不要告訴別人，我不願意你媽聽見焦心，你的意思總也一樣的，搵一搵鼻涕罷，孩子。」

思嘉在她的破手帕上搵了搵鼻涕，他們就套着臂膀兒走上了夾道，那馬在後面緩緩的跟着。走近屋子的時候，思嘉正想要開口說什麼，卻見母親站在廊子的陰影裏，她戴着帽子，披著圍巾，帶着手套，嬷嬷跟在她後面，臉上像一陣雷雲一般，手裏拿着一隻黑皮袋，是郝太太出去給黑奴們看病時裝的，下脣又這麼長出來了，思嘉就曉得她又有什麼事情覺得不痛快了。

「郝先生，」愛蘭一見他父女兩個從夾道上走來，就這麼喊道。愛蘭所屬的時代是很講究禮貌的，現在雖已經過了十七年的結婚生活，並且養過了六個孩子，這禮貌還是不改。「郝先生，施家那邊有人害病呢，阿彌的孩子是養出來了，現在快要死，並且還得給他施洗禮，我跟嬷嬷到那邊去看一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她這話裏帶着一點詢問的語氣，彷彿是要嘉樂允許她一聲，這也不過是一種禮貌，可是嘉樂覺得很稱心。

「真是天曉得！」嘉樂喧嚷道。「爲什麼這些下流人家偏要揀你吃晚飯的時候來找你的，我還有許多關於打仗的消息要跟你說呢？可是去罷，郝太太，反正你不去一趟，今晚上是睡不着覺的。」

「那裏還睡得着覺呀，黑人白人都要她去看病哪，半夜三更的！」嬷嬷嘴裏單調地嘟囔着，一面跨下了臺階，向左側徑裏等着的一輛馬車走去。

「等一會兒吃晚飯，你代替我的地位罷，」愛蘭說着，拿一隻套着手套的手輕輕地摸摸思嘉的面頰。

思嘉雖然有一泡眼淚，只能直往自己肚裏咽，可是一經接觸到母親的撫摸，一經聞到母親身上那種枸櫞香囊的香氣，便不由得渾身震顫起來。她總覺得母親是一種神異的存在，可以使她敬畏，使她迷惑，使她安慰的。

嘉樂將太太攙上了馬車，這纔對那趕車的吩咐了幾句，叫他當心些。那趕車的阿道，在他家裏弄了二十年馬了，現在聽見主人的吩咐，就長長的伸出嘴唇，心裏老大不高興——怎麼他自己本行的事情還要你來吩咐呢！於是嬖嬖也爬上車，跟他並坐着，都放着一張滿不高興的黑臉兒，將車子趕了開去。

「施家那些下流坯子可也真太煩麻，」嘉樂氣憤憤的說。「我要是不幫他們的忙，讓他們省化好些錢，他們早就得把那幾畝地賣給咱們了。」然後，他忽然想起一個頑笑來，便說：「來罷，孩子，咱們進去騙阿寶一騙，只說我沒有買成蝶姐兒，倒把他也賣給衛家了。」

他把手裏的韁繩一扔，扔給旁邊站着的一個小黑炭，便一步步跨上臺階。這時他早已忘記了女兒的心碎，一心只想去捉弄那管家。思嘉跟在她父親後面步上臺階，一雙腳非常沉重。她心裏在想，要是她跟希禮做成了配耦，未必就比她自己的父母這一對配耦還要不配的。她平日也一徑都在疑惑，像她父親這樣一個心直口快的人物，爲什麼竟會跟她母親這樣的女人結起婚來，因爲他二人之間，無論是門第、教養、性格，沒有一樣相像的呢。

第三章

郝太太愛蘭今年三十二歲，若照當時的標準，已算是一個中年婦人，因為她養過六個孩子，却有三個死掉了。她是一個高個兒，比她那火烈性的丈夫要高出一個頭，可是她的舉動很文雅，加之披着那樣的長裙，所以只見其行步珊珊，並不覺得高到怎樣觸目。她的頸脖子是圓圓的，細細的，像牛奶一般白，加之底下圍着一圈黑緞上衣的領口，就越發顯得白了，而且這頸脖子一徑像似略略往後仰，因為她的頭髮很豐富，在腦後挽着一個大大的網髻兒，所以使她的頭一徑向後略墜着。她的母親是法蘭西人——她的外祖父母是因一七九一年的革命逃到海地來的——所以她承襲來了一雙微微傾斜的黝黑眼睛，上面蓋着黑黑的睫毛，和一頭烏黑的頭髮。父親是拿破崙部下的一個兵士，遺傳給她一個筆直的長鼻子，一個端端正正的方頤，却得面頰上的柔和曲線調劑着。至於她臉上那種莊重而不流於傲慢的態度，優雅而不流於妖冶的姿容，乃至於那種憂鬱到了全沒一絲兒幽默的神色，便都無關乎遺傳，而是由她自己的生活經驗造成的。

她所缺少的是眼睛裏的熱情，笑容裏的溫煦，以及說話的自然性，不然的話，她竟可以算是一個絕世的美人。她的口音是寧嘉州濱海居民的那種柔軟模糊的腔調，元音都是清音，輔音並不咬準，而且帶着一絲極輕微的法語的腔子。這種聲音原是不配用來吆喝奴隸和訓斥兒女的，可是陶樂的人誰聽見了都會得馬上服從，至於她丈夫那樣的吆五喝六，倒是大家置之不理的。

照思嘉所能記憶的日子而說，她的母親是始終如一的：她的聲音無論在誇獎人的時候，在責罵人的時候，老是那麼柔和而甜蜜，她的態度無論家裏怎樣常常出亂子，老是那麼的行所無事；她的精

神老是那麽平靜，她的脊背老是那麽筆直，就連她死了三個兒子的時候也是這樣。思嘉從來不曾看見她母親的脊背靠着過椅背，她也從來不曾看見她手裏不拿針線閒坐着，只有吃飯的時候，給病人看護的時候，或是給農場上記賬的時候，她才放下手裏的活計。在人面前，她做的是精巧的刺繡，但也有時替丈夫做襯衫，替女兒縫衣服，甚至替奴隸們縫衣服。她手指上一輩子帶着那個金抵針，一輩子有一個黑女孩子跟着她跑來跑去，這女孩子的職務就是替她拆線條兒，替她把針線盒子拿來拿去，因為做飯、洗衣服、給做活的人大批做裁縫，事事都得太太親自在監督，所以她不能坐定在哪一個地方做針線的。

思嘉從來不曾看見母親現出忙亂的樣子，她身上的裝扮總是弄得齊齊整整的，不管是白天，是晚上，她每次去上跳舞會，或是去會客，或雖到鍾氏坡法庭去看審，總要化上兩個鐘頭的裝扮，並且還得兩個女僕跟嬖嬖替她幫忙，方才會弄得滿意，但是碰到有什麼要緊事兒，她可又一眨眼功夫就會打扮出來了。

思嘉的房間跟母親的房間對面，就在穿堂的兩側。思嘉從小就常常聽見半夜三更穿堂裏有黑人赤腳的聲音輕輕跑過，到母親的房門上輕輕敲了幾聲，隨即聽見噦噦喳喳的低語，報告那些窮苦人家有人在害病，或是養孩子，或是死了人。於是思嘉要從牀上偷偷爬起來，在門縫裏窺探着，就會看見母親在父親的大鼾聲中輕輕從房間裏跑出來，臂膀底下挾着藥包，點脚尖兒隨那黑人手裏擎着的蠟燭匆匆出去，那時她的頭髮便已掠得一絲兒不亂，胸口的鈕釦也不會漏掉一個不扣的。

這一去住住就要鬧到大天光，可是第二天早晨母親仍會照常坐着吃早餐，只不過眼圓兒上略略微露一點疲倦，音聲和態度都像沒有熬過夜一般。母親的精力是同鋼鐵一般的，雖然外表上看似十分柔弱。

有時思嘉輕輕跑進母親房間去，去親她的面頰，因而注意到她那上脣皮短短的嬌嫩嘴兒，而起一種非非想，不知母親年輕的時候，可曾用過這張嘴兒跟女朋友們通宵達旦的談秘密，照思嘉猜想起來，似乎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思嘉以為母親一向都跟現在一樣，是力量的支柱，是智慧的源泉，是對於任何問題都有法兒解決的。

但是思嘉猜錯了，因為她母親十五歲在沙番做羅愛蘭小姐的時候，確實曾和女朋友們交談過許多秘密的。就在這一年裏，這位比她大了二十八歲的郝嘉樂先生初次闖進了她的生活，也就在這一年裏，她那黑眼珠子的年青堂兄弟羅斐理離開了她的生活，而當羅斐理永遠離開沙番的時候，他會把她心中的熱情一齊帶了去，所以留下來給郝嘉樂的，只是她的一個柔軟的空殼罷了。

可是郝嘉樂得到了她的空殼，也就已十分滿足了，因為他居然能够跟她結婚，已經受寵若驚之不暇，還哪裏去計較這些呢？他雖不是個傻子，可是知道自己是個愛爾蘭人，既無門第，又無財產，沒有哪一樣可以憑藉，然而現在竟跟海濱一家最富有最最高貴人家的小姐結了婚，他還有不認為天幸的嗎？

郝嘉樂是二十一歲上從愛爾蘭亡命到美洲來的，來時不過是身上一套衣服，口袋裏幾個先令的餘錢，此外一無長物。原來他在祖國因開罪了奧倫基黨人，政府懸賞捉拿他，這才別了父母晝夜逃出的，他有兩個哥哥，一叫查謀，一叫安魯，也因被政府羅織，先幾年就逃到沙番來做生意，所以他此番亡命，自然先到沙番來找他兩個哥哥。

他的兩個哥哥都是高個兒，不像他那麼矮胖，而且性情也跟他不同，都是沉默寡言，只把他家累

● Orangemen 愛爾蘭之一種秘密結社，其宗旨為發動叛亂，維持法律，以尊奉奧倫基之王威廉，故名。自一六九〇年波印戰事後，愛爾蘭之士者每遭政府壓迫，此黨則與政府暗中勾結，以壓迫愛爾蘭人。

世的深仇牢牢記在心裏，輕易不肯對人談論的。嘉樂却是心直而口快，脾氣像烈火一般，動不動就要舉起拳頭，所以在家裏的時候，沒有人要他參加那種祕密的工作，反而都要捉弄他，故意激得他暴跳如雷，以爲笑樂。

他到美洲來的時候，並沒有多大教育上的準備，他自己却不知道，而且即使知道了，他也不以爲意的。他的母親曾經教過他讀書寫字，字還寫得清楚，又特長於算術，但是他的書本知識如是而已了。他的拉丁文只够做禮拜時回答問語之用，他的歷史知識就只有愛爾蘭人受壓迫的故事。他除了穆爾^①不知有詩歌，除了愛爾蘭的古代民歌不知有音樂，他對於學問淵博的人也十分尊重，却不以自已沒有學問爲憾事，而且在這個新國度裏，只要人有力量，不怕工作，就是一字不識的蠢夫也可以發財，那麼還要這勞什子的學問做什麼？

他逃到沙番，兩個哥哥就把他收留在店裏，並不以他缺乏教育爲憾事。他寫字寫得還清楚，算帳算得還明白，而且生意經頗好，兩個哥哥就己很看得起他，至於文學的知識，音樂的才能，即使嘉樂是具備的話，也只能博得哥哥們嗤鼻罷了。在那個時代，美國人對於愛爾蘭人的感情很好，他兩個哥哥初來的時候，只不過從沙番到肇嘉州內地做販運生意，後來弄了幾個錢，便自己開起店來，嘉樂在他們店裏幫了幾年，手頭也漸漸充裕。

他喜歡南邊的生活，不久就自命爲南邊人了。他對於南邊跟南邊人，是有很多地方不能了解的，但是有些思想習慣一經他了解之後，他就馬上取而爲己有，例如打撲克，賽馬，談政治，談決鬪，爭取州權，罵北佬兒，蓄奴隸，種棉花，賤視下流的白人，對女人過分巴結等等，他甚至學會了嚼烟草了。至於喝威士忌酒，那是他用不着學的，他從娘肚皮裏就帶了酒量來。

① Thomas Moore (1779—1862) 愛爾蘭詩人。

然而郝嘉樂終於還是郝嘉樂。他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改變了，他的態度却不願改變。他看見那些種稻子種棉花的大地主們態度都非常溫文爾雅，心裏也很羨慕，自己却無論如何辦不到這種態度。他聽見那些大地主們說話，覺得聲音非常之悅耳，自己却始終脫不了一口土音。他又看見他們處理極重大的事情也是那麼從容不迫，可以在一張撲克牌上輸掉一份產業，一片農場，或是一個奴隸，而簽出輸據的時候竟可以談笑出之，絲毫不覺痛惜，像似扔一個銅子給小黑人一般。他呢，他是從窮苦出身，輸了錢決不能像這樣行所無事。總之，那些海濱地主的一切他都很歡喜，只是他自己那種愛爾蘭人的氣質，他是無論如何脫不乾淨的。

他自己覺得有用的，儘從他們學了來，其餘的他一概捨棄。他覺得打撲克是南邊人習慣中最最有用的，其次就是喝威士忌。這兩樁事，他都具有天賦的才能，也就爲這兩件事，他方才贏得生平最最寶貴的三種財產：其一是他的管家，其二是他的墾地，又其一就是他的老婆，尤其是最後一種，他自己認爲是非出於天賜不可的。

他的管家阿寶，一個多才多藝的黑人，乃是他打了一通宵的撲克贏過來的。跟他對賭的是一個西門島上的地主，他打撲克投機的勇氣不亞於嘉樂，可是喝葡萄酒的酒量大大不如他。後來阿寶的原主願出加倍的身價把他贖回去，可是嘉樂堅執不肯，因爲他早就存着買奴置產的大志願，如今阿寶是這志願實現的第一步，所以他決不肯放手了。

這時他就下了個決心，決不學他兩個哥哥一天到晚講買賣，每天晚上打算盤。他已經覺得那邊的社會是瞧不起生意人的，因而他就決心要做地主了。他家從前在愛爾蘭，也曾佃種過別人的田地，吃過那些地主們的苦，所以這時他決心要見一見自置的田地了。從前在愛爾蘭，賤田地的人要冒着兩重危險：一來是租稅太重；二來是隨時都可以被政府沒收。現在在這裏，這兩重危險都可以沒有，還

不是他做地主的絕好機會嗎？但是懷抱志願和實現志願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這一點他當時並沒有知道。當時肇嘉州的濱海地面已被一個貴族階級牢牢霸據在那裏，四面劃着一道深固的壕溝，外邊人休想越雷池一步。

及後一面靠着命運的幫助，一面靠着撲克的才能，他方才獲得了那一片日後定名為陶樂的墾地，從此他就離開了海濱地域，遷往肇嘉州北部的高原。

那一年春天有個很熱的晚上，嘉樂在沙番的一家酒館裏，偶爾聽見隣座一個人在那裏談論，他就側着耳朵留神的聽着。那人是沙番本地人，曾經在內地經營了十二年墾植事業，新近才回故鄉來的。原來嘉樂到美洲來的前一年，印第安人曾將肇嘉中部的一大片地面割讓給美國政府，政府招人標領種，那人投標合格，領到了一片地，在那裏經營起一個墾植場，現在墾植場上的房子失火燒掉了。那人對於這塊地面已覺得非常厭倦，急急乎要想將它脫手。

嘉樂對於置產的念頭是始終未斷的，當時聽到那人一番話，不免心動起來，連忙找人介紹，跟那人直接詳談。這番詳談的結果，他才知道那人的地面是在沙番西北二百多哩，並且知道那邊也很平靖，並沒有印第安人常常出來騷擾，像沙番人所宣傳。於是他要獲得這片地面的心念加堅了。

一點鐘之後，嘉樂提議打撲克，那人也來參加。及至打到夜深，一個個陸續歇手了，只剩嘉樂跟那人對賭。後來拿到一副牌，那人把所有的籌碼一齊放上去，又加上他那墾地的文契。嘉樂也把所有的籌碼都放上去，又加上一個荷包。那荷包裏的錢並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他的兩位哥哥商店裏的，但是他不管他的良心並不因此而激動。他只知道現在需要這筆錢，而他對於所需要的東西，向來都用最直截痛快的手段取得的。他又極相信命運，只覺得這一下注就非贏不可。輸了怎麼辦呢？他連想也沒有去想過。

結果是果然他贏了，那人就拿起筆來，一面簽字一面說：「好罷，你也可以省一筆租稅開支了。可是那房子是去年燒掉了的，現在滿地都長着野樹，我早就不耐煩要它了，你拿了去罷。」

那天晚上阿寶服待他上牀睡覺的時候，他對阿寶一本正經的說：「你要記得，要是你還沒有戒酒的時候，撲克牌跟威士忌是千萬不可混在一起兒玩的。」

隨後他就親到這片新贏得的墾地上去巡視一番。他站在那房子廢基的一塊圓石上，看見那條泥濘的燈石河緩緩流過一帶松樹的夾壁，彷彿一條彎曲的臂膀，向他這片新地的兩側擁抱而來。而那一帶葱翠的高松便是這片土地天造地設的屏障。如今這屏障以內的一切，想不到都是他的了。邊上那些陰森的樹木是他種的，腹內那一片荒廢的草地是他的了，還有那許多未經開墾的紅土也是他的了，都是他郝嘉樂的了。這都是靠什麼來的呢？全靠他那一副永不會醉的愛爾蘭人的腦筋，全靠他那一股敢於孤注一擲的傻勁。

嘉樂得意之餘，不由得對着這片寂靜的荒土閉着眼睛出了一會兒神。他覺得站在這裏，就彷彿已經回到自己家裏了。他想像着現在站腳的這塊地面，不久就要豎起一座白粉磚牆的房子來。他想像着大路的那一邊，不久就要出現許多柵欄圈子，裏面圍着無數肥胖的牛，血紅的馬，他又想像着如今這一片紅土的山麓，將來都要閃耀着一望無際的棉花，像是日光底下鋪着一條雪白的羊毛氈子。總之，他郝家的財產從此是要復興了。

當時他拿自己手裏的一點錢，再問他兩個哥哥借了一點，又拿那墾地押了一點，先買起一批農奴來，便到陶麥去開始墾植的生活。彼時他還是一個光身漢，所以先只造了四間監工的房屋。

他把田裏出清了，先種下了一批棉花，然後再問兩位哥哥借了一筆錢，添買了一批奴隸。原來他們郝家人最富於家族觀念，不但能够共安樂，並且能够共患難，這也並不是單單出於手足的感情，却

是因為他們受過多年苦痛的教訓，知道一個家族要能够生存，就非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對外不可的。因此嘉樂向哥哥們借錢，自然不會被拒絕，而且不上幾年，借款就都加利還清了。從此那墾植場不住的推廣，鄰近的地畝陸續的被牠收買了去，而那白粉磚牆的房屋，也終於從夢想成爲現實。

這座房屋是他家的農奴自己造的，造在一塊高坡上，下臨一片碧綠的牧場，質地非常結實，雖在新造起來的時候，便已有古蒼古色，因此嘉樂覺得非常之得意。房屋四周都是鬱鬱蒼蒼的古橡，將它穩穩裹匝在裏邊，拿樹身做它的圍屏，枝葉做它的蔭蓋。前面那一片草地，本來長滿蒙茸的亂草，現在是嬌綠芊綿，同茵席一般齊整了。屋前有一條柏樹的夾道，屋後有一帶白木的僕房，看起來無處不堅實，無處不耐久，所以嘉樂每次從外邊騎馬回家，總要站在一段路外自己欣賞一番，真是越看越得意。嘉樂對於所有的隣人都極其友善，例外的只有兩家，一是左邊和他接壤的麥家，一是右邊佔着區區三畝地面的施家。

麥家是蘇愛雜種的奧倫基黨人，因而郝家自然要把他們當世仇看待。他們住在肇嘉洲已有七十年，而且以前又曾在嘉羅陵住過一代，但他們最初是從鄂斯多遷來的，這就使嘉樂無論如何不能釋然了。

他們是個沉默寡言性情倔強的家族，跟隣舍家絕少往來，又只跟他們自己在嘉羅陵的親戚通婚，因此州裏那些喜歡交際的大戶都不高興他們，不僅是嘉樂一家了。當時會起一種謠言，說他們是廢奴主義者，他們却並不因此而改變態度。其實他家的老安古從來不曾解放過一個農奴，甚至還會把他家的奴隸賣給過往的奴販，然而那種謠言仍舊很盛傳。

「他是一個廢奴主義者，無疑的，」嘉樂有一次跟衛約翰議論道，「但他又是個奧倫基黨人，怎

麼能够跟廢奴主義相容呢！」

至於施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們是貧苦的白人，因此不但得不到人家的親近，並且得不受人家的尊重。那個施譚，老頭兒已經是老邁無能，苟延殘喘，却耍牢牢的捧住那幾畝薄地，無論郝家、衛家怎樣跟他商量，他死也不肯放手。他的老婆也已經憔悴不堪，卻偏養了一大羣兒女，到現在還是源源不絕。他家並沒有奴隸，兩個大兒子幫着老頭兒種幾畝棉花，幾個小兒子幫着老太婆種一片菜園。可是不知怎麼的，他家的棉花老是種不好，菜園呢，又因老太婆生養太密，也出息不出一羣兒女的伙食。

施老頭子常常蹣跚到人家廊子上，向人家討幾顆棉花子去種，或是討一片鹹肉去混過一頓。他憎恨他的隣人，感覺着他們的客氣底下暗藏着輕蔑。他尤其憎恨那些大戶人家養的昂頭闊步的黑奴，因為那些黑奴一經做到大戶人家的家人，便都覺得他們的地位在貧苦的白人之上，不免暗暗的輕視他們，這就使他非常難受了，而其實呢，那些黑奴的生活也的確比他的穩固，因又使他不免要嫉妬。他看見那些黑奴吃得好，穿得好，病了有人醫，老了有人養，相形之下，便覺得自己的生活實在寒賤了。那些黑奴的主人要是有名譽，有地位的，他們便都自傲得了不得，而他呢，他是人人都瞧不起的。

他們那幾畝薄地，本來早就可以三倍的地價賣給那些大地主的，並不是那些大地主貪圖這區區之地，是因他們借此可把他家清出去，免得他們在那裏討人嫌憎。然而他們死也不肯賣，寧可在那裏硬撐下去。

除了這兩家之外，嘉樂對於區裏的幾家大戶都非常之友善，或竟至於親密。內中如衛家、高家、湯家、方家，每見這個矮個兒騎着一匹高白馬跑進他們的車道，便都要滿臉堆着笑迎了出來，迎他進去喝一杯。這是因為他在那裏住了不多時之後，人家就都知道他那外硬裏柔的性格，所以都願和他結

交了

不但大人願和他結交，就連小孩子、黑人、狗，也都歡喜他。他每到一處，總有一羣狗和一羣小黑炭，叫着嚷着，跑出來歡迎他，搶着替他接馬，替他領路。白人的孩子呢，誰都願意爬到他的膝頭上，聽他講北佬兒的故事。朋友的女兒們都願意把自己的戀愛事件秘密告訴他。青年們欠人家的錢，不敢對自己的老子講，都要來求他設法。

「那末你這錢是欠了一個月的了，你這小鬼頭！」他會得對他嚷起來。「那末，我的天，你幹嗎不
早來跟我講的呢？」

他這種粗魯的說話是人家都曉得的，不會得罪人，於是那借錢的青年就會嬉皮笑臉的回答他：「我不敢來麻煩您呀，可是我父親——」

「你父親是好人，不用說的，只是嚴一點，那末你拿這個去罷，以後不必再提起了。」

最後對他表示降伏的就是那些地主們的太太。但是有一天，雖是那著名沈默寡言的衛太太也會在送了他出門之後對她丈夫說：「這人一張嘴雖然粗魯，人倒真是上等人。」到了這一步，嘉樂才算完全收伏了人心，才算真正做了本地人。

他這做本地人的一步工作，是差不多做了十年才完工的，他自己卻並不知道，因為他初來的時候，那些隣舍家都對他側目而視，這情形是他始終不曾想起過的。照他自己想起來，他一經踏上了陶樂的泥土，就已做了本地人的了。

及至嘉樂四十三歲那一年，腰身還是那麼粗肥，面孔還是那麼紅潤，活像打獵圖上畫的一個打獵的侍從，他忽然想起了陶樂雖然可愛，隣舍雖然可親，卻總還美中不足。他還缺少一個老婆。

如今陶樂是需要一個主婦了。現在用的一個胖廚子是由一個管院子的黑人權時升任的，以至

沒有一頓飯不悞時刻那個收拾房間的女子本來是在田裏做活的以至房裏的器具都把灰塵積得寸把高也從來不見一條潔淨的褥墊等到客人要來了總得有一陣臨時的忙亂阿寶是家人裏面唯一受過訓練的現在當着奴僕總管的職務可是因這幾年來過慣安逸舒適的生活從沒有人管束他因而也把骨頭懶掉了他一面做嘉樂的貼身用人一間臥房總算還弄得齊整一面管飯廳的事幾頓飯菜也還鋪排得像個樣兒可是除此以外他就什麼都不管了。

那些非洲黑炭都具有一種特別本能大家早已發見主人是響狗不咬人的因而都天不怕地不怕主人也常常大發雷霆說要將某人某人賣到南邊去或要叫某人某人吃鞭子可是賣到南邊去的事情是始終不會有過吃鞭子的事也共總只有過一次那是因他騎了一整日的馬回來那人不給那馬好好洗刷而起的。

他常常羨慕隣舍家的屋子弄得整齊奴僕管得得法又看見人家的主婦老是那麼頭髮梳得滴光長裾曳得粹繚響總以為這種事兒是容易不過的他可那裏知道那些主婦們一天從黑早忙到半夜做飯喂孩子縫衣洗衣色色都得自己去監督的呢他只看見外表的結果而這種結果卻已給他很深的印象了。

有一天早晨起來他預備到法庭去看審阿寶將他平日最愛穿的一件縐領襯衫拿給他一看已被那做房間的女人弄得不成個樣子於是他深切感到太太的必要了。

「俺說老爺」阿寶看見主人光火一面替他按平那襯衫一面結結巴巴的對他說「俺說您得有一位太太得有一位太太多帶幾個奴才來。」

嘉樂嘴裏罵他沒規矩心裏卻頗以為然他的確需要一位太太並且也需要孩子如果現在還不馬上娶恐怕是要太晚了可是他決計不馬馬虎虎的娶決計不像那位高先生竟把母親的北佬管家

拿來做妻子，他的太太必須是個上等人，要有門第的，必須要像衛太太那樣的文雅端莊，也必須像衛太太那樣能夠治家的。

可是他要同本區裏大戶人家的小姐結婚，便要有兩重困難：第一重是，本區裏面已達結婚年齡的女子太稀少了；第二重尤其嚴重，他就因在這裏雖已住了近十年，究竟還是個新來的客戶，並且又是外國人，再加他的家世是本地人誰都不知道的。雖說這裏肇嘉州高地的社會並不像濱濱貴族那樣的深拒固絕，可是人家連他祖父的來歷還不知道，不見得就有人肯把女兒嫁給他的。

他曾經把當地的大戶逐一盤算過一下，知道平時跟他在一起打獵喝酒的那些朋友，都沒有女兒可以嫁給他，他又不願意去碰釘子，免得日後在宴會席上永遠給別人談論，說是某人某人曾經拒絕嘉樂去追求他的女兒，但是他之所以不敢去嘗試，並不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身分比別人低，不是的，這種觀念是他向來沒有的，卻因這裏向有一種怪習慣，誰家要娶大戶人家的女兒，必須會在本地居住二十年以上，並且須有土地，有奴隸，而僅染過當時當地流行的幾種惡習的，照此看起來，他的資格固然是不符的了。

「趕快收拾行李罷，咱們要到沙番去，」他對阿寶說，「如果我聽見你說一聲『恩！』我就立刻賣掉你，因為這套字眼是我自己向來不用的。」

他到沙番去的目的，就是要去跟兩位哥哥商量這樁事，又或許他們的老朋友裏面，有的有女兒可以跟他相配的，誰知他把這樁事告訴了兩個哥哥之後，他們並沒有給他多大的鼓勵，他們自己都是在來美洲之先結了婚的，因而在沙番並無親戚，至於那些老朋友的女兒，早都已經出了嫁，養了孩子了。

「你又沒有錢，又沒有門第，」哲謀說。

「錢是我已經弄起來了，門第我自己可以造起。可是我也不願意馬馬虎虎的結婚。」

「你也忒心高了，」安魯毫不感興味的說。

可是兩位哥哥確是替嘉樂盡過大力。他們現在都老了，在沙番的聲望也還不錯。他們確實有許多朋友，所以足足化了一個月的功夫，將嘉樂帶到這家，帶到那家，去參加宴會、跳舞會、野宴會等等。

「只有一個算是看得上眼的，」末了嘉樂報告兩個哥哥說。「可是我在這裏登陸的時候，她恐怕還沒有生呢。」

「誰是你看得上眼的呢？」

「就是羅愛蘭小姐，」嘉樂說時故意裝做不在意的樣子，實則他一經見了羅小姐那雙微微斜豎的黑眼，早已是神魂顛倒了。彼時羅小姐只得十五的芳齡，可是神色之間頗有些沒精打彩，他心裏雖覺奇怪，卻不由得被她深深魅惑了。他又見她眉梢眼角含有一種失望的神情，益發覺得自己整個心都被她軟化。

「你做得她的父親呢！」

「我也還在盛年啊！」嘉樂憤然的嚷道。

哲謀於是低聲下氣的說。

「你要知道，嘉樂，你要跟沙番的女孩子結婚，沒有哪一個比她的機會再少的。她的父親是法蘭西的羅氏大族，向來傲慢得目中無人。她的母親門第也很高。」

「這我不管它，嘉樂很熱情地說。「而況她母親已經不在了，那個羅老頭子是喜歡我的。」

「當你一個客人，他可以喜歡你，若當你一個女婿，他就未必喜歡了。」

「無論如何，女孩子本人也不會要你，」安魯插入說。「她跟一個堂兄弟叫羅斐理的戀愛，現在

已有一年了，她家裏人日夜勸她，她總是不聽。」

「那人前幾天已經到魯意西拿去了，」嘉樂說。

「你怎麼知道呢？」

「我知道的，」嘉樂說。其實這可寶貴的消息是阿寶供給他的，而且他也明知斐理之走是出於他自己家庭的意思，但這兩點他都不肯說出來。「我不相信她對他會有多大的愛，以至於忘記不了他十五歲的人是不大懂得愛的。」

「總之他們是寧願要他不會要你的。」

因此，這兩位哥哥一聽到羅家女兒要跟自己弟弟結婚的消息，都不免大吃一驚，並且整個沙番都在暗中議論這件事，都在猜度斐理突然到西邊去的原因，可是都得不到解決。總之，羅家那麼一個嬌嬌滴滴的女兒，竟會嫁給這麼一個粗聲紅臉的矮鬼，當然要使大家都覺莫明其妙的。

就是嘉樂自己，也始終不明白這樁事情到底怎樣弄成功。他只曉得這是一個異蹟，所以那天當愛蘭雪白着臉把一隻手輕輕放在他臂膀上而說「郝先生，我願意跟你結婚」的時候，他簡直是五體投地了。

這個神祕的問題連他們羅家自己人也只能解決一部分，只有愛蘭的嬖嬖是知道內情的。她知道愛蘭頭一天晚上曾像一個心碎的孩子一般一直哭到大天亮，第二天早晨起來就像一個大人一般下了決心了。

原來那天白天，嬖嬖曾把一個從新奧倫寄來的小包裹送給小姐，上面寫的筆跡是陌生的，愛蘭當即打開來，首先看見的是她自己的一个小照，她便眼淚湧出來，將它扔到地板上，此外便是她寫給斐理的四封親筆信，還有一封短信，是新奧倫一個牧師寫來的，報告她的堂兄弟在一家酒館裏跟人

吵架而死了

「是他們把他趕跑的，父親，寶玲，幽籟他們。他們把他趕跑的。我恨他們。我恨他們大家。我永遠不要再見他們。我要走了。我要走到永遠見不到他們的地方去。我也永遠不再見這個市鎮，永遠不再見一個可以使我想起他的人。」

那夜快到天亮的時候，嬖嬖已經伏在小姐枕頭邊陪着她哭乾了眼淚，這才勸阻她說：「可是，寶貝兒，這樁事兒是做不得的！」

「我要這麼做。他是好人。要不這麼我就到曹氏屯做尼姑去。」

就因有這要去做尼姑的恫嚇，羅老頭子這才不能不答應了。因為他家雖然信奉天主教，他自己卻是一個忠實的長老會教徒，他想起女兒去做尼姑，就不如讓她嫁給郝嘉樂，這人到底沒有什麼的，就不過缺少門第。

於是愛蘭脫離了羅姓，永別了沙番，便跟她那中年的丈夫，一個嬖嬖和二十個家奴，動身到陶樂去了。

第二年，她就養出了第一個孩子，取名為思嘉，小名叫加弟，是照嘉樂的母親取的。嘉樂本來想一個兒子，現在養的是女兒，先不免有點失望，後來看看這個女兒一頭烏黑的頭髮，也着實可愛，便高興起來，把全家奴農都叫來喝酒，自己也大醉一場。

愛蘭對於這麼匆促的結婚，心裏也不免懊悔，可是沒有人知道她懊悔。嘉樂自然尤其不知道。他對於這麼一位年青美貌的夫人，只覺得越看越得意。但是愛蘭一經離開了沙番，便把那邊的事情一忘記，一經踩上了肇嘉的土地，便當這裏是自己的家了。

其實愛蘭這一下生活的改變，是變得非常厲害的。在沙番，她本來有一個美麗的家庭，和一個優

雅的社會，到這裏，她覺得地方既荒涼，人情又粗獷，簡直是換了一個世界了。

這裏是個草萊初闢的世界，同時也是個日臻興旺的世界。因為這裏是出產棉花的沃野，它的產量可以取之而無窮，用之而不竭。這裏的財富隨着那日見擴充的棉花地而源源不絕，這裏人的傲慢也隨着那日益雄厚的財富而滋長增高。他們以為棉花既能在一代的時間造成他們的巨富，那末在下一代的時間豈不使他們更富嗎？就因這種對於明日的把握，所以人人都洋溢興致，充滿着熱情，盡情的享受生活，以致愛蘭始終都不能了解他們有的是錢，有的是奴隸，儘有餘暇的時間可供他們遊戲，因而打獵賽馬，以至於野宴會、捕魚宴會、跳舞會之類，差不多是沒有一個禮拜沒有的。

愛蘭在沙番向來過慣孤獨的生活，現在看見這邊人這麼愛熱鬧，總覺難不進他們的陣裏去，但是她很尊重他們，及至混熟了，又知道他們的性情坦白而直爽，因而跟大家相處得融洽無間。

不久之後，她就成了全區裏最受人愛重的一個隣人。在家庭裏，她是儉樸和善的主婦，慈愛的母親，忠實的妻子。她本來要把自己整個去獻給教堂，如今卻是整個獻給孩子，獻給家庭，獻給那個使她脫離沙番的男人了。

思嘉過歲的時候，愛蘭又養了一個女孩子，取名蘇繖綸娜，但是人家叫順了口，都叫她蘇綸。又過了一年，又是一個女孩子，取名為愷玲。此後是一連三個男孩子，可都等不到學步的年齡就夭折了。現在離家一百碼路外的柏樹叢中有三個墳墓，墓前都豎着石碣，刻着「郝氏之墓」幾個字。

自從愛蘭不到陶樂的一天起，那個地方就逐漸的起了變化。她雖不過是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卻已預備把一個墾植場主婦的責任擔在身上了。大凡南邊的大戶人家，總都蓄有男男女女白的小黑的，幾百個奴僕，所以主婦治家的責任非常重大，非得從小訓練不可的。愛蘭未嫁時，當然也受過這種訓練，況且有嬷嬷做她的幫手，那老太婆是連最最偷懶的懶骨頭也能叫他振作起來的。因此她做了主

婦之移，那家人家就馬上有了秩序，有了尊嚴，有了意趣，而整個陶樂琴植場都呈現出向所未有的美了。

那所房子本來沒有經過任何建築的設計，房間不够用，便隨時添造，這裏兩間，那裏三間，只取便利，並無計劃，現在經過愛蘭一番佈置，便覺得停停妥妥，絲毫看不出它本來未經意匠了。屋前那一條直通大路的柏樹夾道，原是南邊的地主人家要有的，現在經過她一番修整，便覺得蔥翠陰涼，並使其其他的雜樹也因而生色。她又在遊廊邊栽了幾株紫藤，讓它爬上那白粉磚牆去，大門口栽了幾棵粉紅番石榴，院子裏栽了一片白花的山茱萸，將那所房子的前景點綴得五光十色，而原來那些醜惡的屋角屋縫都被掩飾了。

到了春天和夏天，前面那一片草地便顯得翡翠一般綠，以致養在後院裏的吐綫鷄和鵝子，都不勝其誘惑，往往要成羣結隊的遊歷到前面來，啄食那些茉莉花的蕾兒，和百日草的芽子。因而愛蘭不得不派一批黑色的小哨兵，常川駐守在前面的廊子上，以防它們的侵略。他們的軍械就只一條破手巾，那些侵略者來的時候，只許他們揮起手巾嚇回它們去，不許拿石子投擲它們，所以這項差使兒是並不怎麼有趣的。

這樣的哨兵，愛蘭派到好幾打之多，因為這已成了他家男性奴隸的第一種職務了。他家的規矩，凡男性的奴隸滿了十歲時，就要派他去跟老爹學皮匠，或跟阿毛學打車輪，做木作，或跟肥兒學看牛，或跟克飛學趕驢子。如果對於這一些行業都沒有才能，那就只有放到田裏去做作手，而一經做了田裏的作手之後，他們黑奴自己就認為永遠失了社會地位了。

愛蘭的生活並不舒適，也並不快樂，但她本不會期望生活的舒適，至於不快樂，她也認為女人命該如此的。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她早就已經承認了，財產是男人所有的，女人不過替他們管理管理。

管理得好名譽是男人得的，女人還得從旁稱贊他能幹，男人劃破了一個指頭，便要像雄牛一般大吼，女人養孩子，卻只能悶聲的呻吟，爲的是怕男人聽見不舒適。男人可以粗聲粗氣的說話，可以喝得大醉，醉醺醺，女人便須處處都原諒男人，還得低聲下氣服侍醉漢去睡覺。男人可以毫無忌憚，無話不談，女人便須一逕的柔順斯文，吞聲飲泣。

這一切，便是所謂大家閨秀的傳統信條，愛蘭自己就是拿這傳統信條教養起來的，如今她又拿這傳統信條去教養三個女兒了。這種工作，她在兩個小女兒身上是算成功的，因爲蘇綸天生要學大家的閨秀，對於母親的教訓無一不順受，愷玲生來就怕羞，也很容易領她上正道。獨有思嘉，那是她老子的孩子，要把她教養成一個閨秀，就覺難如登天了。

思嘉小時不喜歡跟自己的妹妹玩，不喜歡跟衛家那些小姐玩，偏偏喜歡跟田販裏的小黑炭和隣舍家的男孩子玩，而且她會得爬樹，會得扔石頭，跟那些野孩子一模一樣，這就使得嬷嬷大不以爲然了。嬷嬷看見愛蘭的女兒會生成這副性格，心裏着實的擔憂，常常教訓她「要學得像個小姐。」愛蘭自己倒還能容忍，並且把眼光放得比較長，她知道女孩兒小時的戲伴裏會得產出她日後的情人來，而女孩子家應盡的職務，當然要算結婚爲第一，她覺得思嘉這時不過生氣特別盛旺些，至於那種幽閒真靜的婦容婦德，日後總可以教得起來。

於是她和嬷嬷同心協力，以從事於思嘉這一方面的教育，而思嘉對於這一方面的學習，也確實是很聰明的，但是除此以外，她就什麼都學不成了，她家會替她請過幾次保姆，又曾送她到附近的萬葉女子中學讀過兩年，但是她的教育仍舊很粗淺，至於跳舞，那是全區裏面沒有哪一個女孩子能够像她那麼風度翩翩的，她知道要怎樣的笑法，才能使那兩個酒窩兒蹦蹦跳跳，要用怎樣的鴿子步，才能使那撐出的長裾旋轉如風，看着男人的臉時要怎樣的趕快低下頭，垂下眼，才顯得出自己動情而

顫抖的神氣，而她特別擅長的，就是能够故意裝出一副天真爛漫的面孔，藉以掩飾一種精明銳利的目光。

愛蘭和嬈嬈的教育目標雖然一致，她們的養育方法卻各有巧妙不同；愛蘭用的是一種溫言軟語的開導，嬈嬈用的是一種滔滔不絕的嘮叨。

「你必須學得斯文些，莊重些，我的好孩子，」愛蘭教她女兒說。「男人家在說話的時候，即使你的見識比他高，也萬不可去插口，女孩子太個儂了，男人家不喜歡的。」

「你們小姑娘家，要是儘皺着眉頭，儘鼓着嘴，儘說『俺要什麼』，『俺不要什麼』，你準會嫁不到男人，」嬈嬈憂鬱地對她預言。「你們小姑娘家，應該低着頭，對人家說，『好罷，您哪知道啦！』或是說，『是啦，您哪聽您吩咐啦！』」

凡是大家閨秀應該知道的事情，她們已經沒有一樣不教她的了，可是她所學得的，只是一種表面的禮貌。至於這種禮貌所自發的內在溫情，她是始終不會學，也始終沒有見到該學的理由。她以為做女人的有了這點表面就夠了，有了這點表面就已可以引得男人的趨奉，所以除了這一點表面之外，別的她就不要了。她的老子呢，一逕都在外面得意洋洋的誇口，說她女兒是五個區裏的第一個美人，這話倒也有幾分真實，因為隣近一帶的青年，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會向她求過婚，甚至還有許多是從餓狼陀和沙番那麼遠道而來的。

到了十六歲，她就長得十分嬌媚而玲瓏，這不能不歸功於母親跟嬈嬈平日的教養，但在骨子裏，她卻是剛愎執拗而愛虛榮的。她像她那愛蘭的父親，感情極易於激動，至於她母親那種犧牲忍耐的性情，她是一點兒沒有傳得，有也不過是一層極其稀薄的矯飾罷了。但是思嘉知道母親只消拿一種責備的眼光向她橫了一眼，就可以使她羞得要哭出來，所以她平時在母親面前，總都擺出她的最

好的嘴臉，行動也規矩了，脾氣也不發了，性情也像和婉了，因而母親始終不能相信她完全出於矯飾。至於嬖嬖，思嘉就瞞她不過了。無論思嘉矯飾到多麼巧妙，嬖嬖一眼就能夠看穿。嬖嬖的眼睛比愛蘭的鋒利得多。思嘉想不起哪一件事情是曾把嬖嬖蒙蔽到底的。

這兩位教師對於思嘉那種高傲、活潑而嬌媚的特質，都並不認為可憂，因為這種特質正是南邊女人所以自豪的。她們所擔心的，是思嘉的性情裏面具有她父親的那種倔強性和猛烈性。她們唯恐她對於追求她的男人掩飾不了這種性情，以致得不到如意的配耦。誰知這是她們過慮了。思嘉自己早就想結婚，並且想跟希禮結婚，所以如果端莊柔順不作主張等等的品性真可以吸引男人的話，她是很願意裝出這樣來的。至於男人為什麼喜歡這樣，她卻又並不知道。她只知道這種方法可以行得通，就不去問它所以行得通的道理了。因為她對於人類的心理到底怎樣在裏面活動，是一點兒也不明白的，便是對於她自己的心也同樣的不明白。她只知道自己要麼是這麼這麼的做，這麼這麼的說，男人一定就會這麼這麼的恭維她。她以為這種算法可以同數學的公式一般準確，也並不比數學的公式難，因為她在學校裏的時候，覺得數學這門科目還算容易的。

她對於男人的心理既然知道得很少，對於女人的心理知道得尤少，因為這個對她更沒有興味了。她從來不會有過一個女朋友，也從來不以沒有女朋友為遺憾。照她看起來，一切女人都在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男人，因而彼此成了自然的仇敵，連自己的兩個妹妹也在內。

唯一的例外就是自己的母親。

她覺得自己的母親是不同的，她把她看做一種神聖的東西，跟人類的其餘部分各別。她做孩子時候，曾經把母親跟聖母混而為一，如今她年紀大些了，仍覺得沒有理由改變她這種意見。她覺得母親代表一種絕對可靠的保證，這種保證是唯有天和母親才能供給的。她又知道母親體現着公道，

真理，親愛的慈和，和深澈的智慧——直是一個偉大的女人。

她也很想學她的母親，難，難，難在一個人做到了公正真誠、慈和而無私之後，便要失去大部分人
生的享樂，失去許多美好的男人。人生百年猶苦，難，難，難容它失去這許多好東西呢！等着能，等她跟希
體結過了婚，等她已經衰老了，到那時儘有餘閒，再，再，再尋覓的樣也還不遲呢！至於目前……

第四章

那天晚上吃晚飯，思嘉代替母親做主席，將應有的職務一一都盡了，只是心裏爲着那可怕的消息，不住在那裏翻騰。她眼巴巴望着母親早些回來，因爲沒有母親在旁邊，她總覺得迷惘而孤獨。她自己正在急切需要母親的時候，施家那些人有什麼權利該把母親叫出去呢？

這一頓飯吃得黯淡非常，而嘉樂的一張嘴偏是那麼的滔滔不絕。他已經完全忘記剛才對女兒說的話了，現在他又自言自語的在那裏高談崑塔兒要塞的消息，時而拿拳頭拍着桌子算點板，時而舉起臂膀在空中揮舞一回。平日吃飯的時候，嘉樂照例要把席上的談話獨個人霸佔了去。思嘉若是肚裏有心事，儘可以一句也不聽進耳朵裏去，但是今晚不同了，她雖然一逕側着耳朵留神聽着門前的車輪聲，父親的話仍舊不住要闖入。

當然，她並不打算把肚裏的心事去告訴母親，因爲母親聽見她去想望一個已經跟別人訂婚的男人，一定是要震駭要懊惱的。但她現在遭遇到這生平第一幕悲劇，急乎需要母親來安慰。她只要母親站在她面前，便覺得非常安穩，因爲無論怎麼壞的事，母親總能够把它弄好的。

過了一會，她聽見喀喀略略的車輪聲在車道上響，便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及至聽見那聲音一直響過屋後去，這才重新坐下。那不能是母親的車，母親的車是要在前面台塔上停的。隨後就聽見院子裏有幾個黑奴在說話，彷彿很興奮似的，還有一輛黑奴發出一種尖利的笑聲。思嘉從窗口探頭一望，只看見阿寶手裏擎着一個松枝火把，照着幾個人從一部大車上爬下來，卻看不清他們是誰。然後那笑語之聲漸漸移到後面去，升上了後廊，穿過了甬道，一直來到飯廳背後的那間穿堂。此後又經過了

一陣耳語，便見阿寶走進飯廳來，不像平常那麼一本正經，卻骨碌着一雙圓眼睛，閃露着一副白牙齒。「老爺」他滿面春風上氣接不着下氣的，「您新買的女人來了。」

「新買的女人，我不會新買什麼女人呀，嘉樂裝做不懂的樣子，睜着眼睛說。」

「是的，您買的老爺是的，現在她來啦，要跟您。」阿寶激動地搓着一雙手，癡笑着說。

「哦，是你的新娘子來了，好罷，叫她進來罷。」嘉樂說了，阿寶便車轉身，向穿堂裏招了一招手，隨見那個黑女人走進飯廳來，後面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躲在她的龐大衣裾裏跟着。

這蝶姐兒是個高大的個兒，跑起路來筆挺的，她的年紀少則三十，多則六十，隨便算她幾歲都很們，一張銅色的臉上還沒有一絲皺紋，她的相貌分明含有印第安人的血統，而調劑着內革羅人的特質，她的皮膚紅銅色，額骨狹而高，額骨突出，鼻梁像鷹嘴，鼻尖卻又扁下去，下連着一副內革羅人的厚嘴唇——這一切都分明顯出她是紅黑二種的混合，她的態度很泰然自若，跑起路來比嬌嬌還要昂然，因為嬌嬌的神氣是學得來的，她的才是天然生成的，她說話的時候，並不像大多數黑人那麼的糊裏糊塗，卻知道字斟句酌，頗有些兒禮貌。

「給您請晚安哪，小姐，對不起您啦，老爺，我不該這會兒來打攪您的，可是我要來謝謝您老爺，我跟我小妞兒一齊買啦，也有些老爺們要買我，可不肯買我家小妞兒，我捨不得她，現在謝謝您啦，我替您盡力幹事兒，不忘記您老爺的恩。」

「嗯——」嘉樂一時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做了一樁好事，被人這麼公然揭穿了，覺得非常難為情。

蝶姐朝轉思嘉這面來，眼角彷彿皺起了一個微笑。「思嘉小姐，阿寶跟我說的，小姐常常勸老爺買我，現在我叫百利子服侍您，替您做丫頭罷。」

說着她將手伸到背後去，把那小姐兒抓到前面來。那小姐兒是一個棕褐色的小動物，兩條腿兒細細的，像一隻鳥兒，頭上梳着一頭小辮子，拿頭繩紮得鐵硬的，一根根朝天豎着。她的眼睛很鋒利，很聰明，像是什麼都懂得，可具臉上硬裝着一副優相。

「謝謝你，蝶姐。」思嘉答道，「不過我怕嬖嬖要說話，她是我生下來就服侍我的。」

「嬖嬖也老啦，」蝶姐說得非常之平靜，要是嬖嬖在旁邊聽見，一定非光火不可的。「她原是個好嬖嬖，可是您現在是大小姐啦，您得要一個小丫頭。我這百利子已然替英弟小姐服侍了一年了，她會縫衣裳，會梳頭，跟大人一樣。」

百利子得到母親的慫恿，突的對着思嘉屈了一下膝，並且朝她傻笑了一笑，這就不由得思嘉不回她一笑。

「好靈活的一個小娼婦，」她心裏想，然後說道：「謝謝你，蝶姐，等太太回來再說罷。」

「謝謝小姐，那末晚安啦，」蝶姐說了，車轉身，帶着她的小姐兒出去了，阿寶一蹦一跳的在後面跟着。

桌子收拾掉了，嘉樂又繼續他的演說，可是不但他的聽衆誰都感到興趣，就是他自己也覺得不大滿意了。他預言着戰爭馬上要到來，質問着南邊人對於北佬兒的侮辱是否還能夠容忍，回答他的卻只有「是的，爸爸」或是「不的，爸爸」而已。彼時她們三姊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愷玲坐在大燈底下，一張墊腳凳上，早已深深沈入一個少女的美夢，並在設想自己帶上護士帽時的姿容。蘇綸一面在刺繡，一面在想明天的野宴會上怎樣去把湯司徒從她姊妹那邊搶過來。她知道她自己具有溫雅的女性，姊妹卻沒有，所以相信這事並非不可能。至於思嘉，那不用說，正爲着希禮的事心裏起着澎湃的波濤。

她聽見父親在那裏講嵩塔兒要塞，講北佬兒，講個不住口，心裏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他竟忘了自己正在傷心呢？因此她感覺到世界上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無論你有怎樣的痛苦，他們都可以不管，無論你是怎樣的傷心，他們還是照舊的過去。

她心裏彷彿剛剛刮過了一陣旋風，可是那飯廳裏的一切依然很平靜，一點兒也沒有變化，這就大可詫異了。那沈重的烏木桌，那碗碟櫥，那笨重的銀器，那鮮明的地毯，都照常的放在原地方，彷彿天下並不會發生什麼事故。在平日，思嘉覺得這一間飯廳是很可愛很舒適的，每天晚飯以後全家團坐，在這裏的一段安靜時間，她向來都很歡喜，今晚卻不同了，她若不是怕父親的責問，早已獨自溜了出去，溜到母親平日辦事的那個小房間，坐在那張老沙發上放聲大哭起來了。

這所謂辦事小房間，是思嘉頂頂歡喜的一間屋子。每天早晨起來，郝太太都要坐在那裏，看着那高個兒的書記記賬，聽着總監工魏忠報告事情。這裏又是全家人遊息的所在，每天總是愛蘭坐在自己位置上寫賬，嘉樂躺在一張舊搖椅上養神，三姊妹在那老沙發上各佔着一個墊子，平安而舒適地混過了時刻。如今思嘉也正想到這間屋子，想去將頭伏在母親的膝蓋上，幽幽咽咽的哭它一場，但是母親爲什麼還不來的呢？

於是，車輪的聲音終於從夾道上嚶嚶響起來了，隨即聽見愛蘭打發馬夫回去的聲音，從外間的黑暗裏飄進屋子，大家都把眼睛朝着門口看，果見愛蘭急忙跨進門來，面上現出疲倦和悲哀的神色。黛黛在她後邊幾步的距離跟着，手裏拿着皮包，嘴唇皮伸得十分長，眉毛往下掛着，幾乎蓋沒了眼睛。她一面蹣跚着走，一面嘴裏不住咕嘟着，那聲音不高也不低，低到要人家聽不出她在說什麼，卻又高到要人家知道她心裏不高興。

「我回來遲了，對不起，」愛蘭說着，一面把肩上的圍巾取下來，遞給思嘉，隨手在她面頰上摸了

一摸。

嘉樂見她進來，臉上登時像受幻術一般浮起了光彩。

「那小東西洗過嗎？」他問。

「洗過了，可是死了，可憐東西。」愛蘭說。「我怕阿彌也要死的，現在大概可以沒事了。」幾個女孩子的臉都朝着她，現出驚異疑問的神色，嘉樂很富哲學意味地搖了搖頭。

「自然不如孩子死的好，這可憐沒有父——」

「時候不早了，咱們馬上就做禱告罷。」她立刻打斷他的話，打斷得絲毫不着痕跡，若不是思嘉深知母親的性格，就怎麼也不能覺察她有存心打斷這話的意思。

施阿彌這個孩子到底同誰養的呢？這當然是個有趣的問題，但是思嘉知道母親是無論如何不會對她講明的，她疑心是自己家裏做監工的魏忠，因為她常常看見晚快邊的時候魏忠跟阿彌在一起散步。魏忠是北佬兒，並且光桿子，而且他既做了監工，就一輩子沒有機會跟區裏的交際社會接觸。他如果要結婚，除了施家那樣人家之外，是沒處去找對象的，但是以教育而論，他又比施家人高出幾籌，自然不願意跟阿彌公然的結婚。

思嘉歎了一口氣，為的是她的好奇心非常深切，卻又無法可以滿足它。她知道母親眼裏見過的事情很多，卻都並不去注意，直同那些事情不會發生過一般。母親對於一切非禮的事情都置之不聞不問，並且教思嘉也要如此，而無如這種教育並沒有多大成功。

愛蘭走近壁爐架，伸手到一個匣子裏去取唸珠，預備做禱告，嬈嬈卻在旁邊堅執的說道：

「愛蘭姑娘，你得吃一點晚飯再做禱告呢。」

「謝謝你，嬈嬈，可是不餓。」

「俺去替你弄去，你得吃。」嬖嬖一面說，一面聳起了額頭，動身跑到廚房去。「阿寶」她叫道，「叫阿媽把火通一通，太太回來啦。」

她走到前邊穿堂裏，一面把地板踩得吱格響，一面讓她的獨白傳進飯廳來，使全家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俺說過多回啦，這些下流白人是跟他們沒有弄頭的。他們都是懶蟲，不識好歹的。咱們這位姑娘可真太好心，偏要去開自己的事兒去伺候他們！他們要是值得人伺候，怎不也買幾個黑人服侍侍的呢？俺說過多回啦——」

她的聲音消失在那條通廚房去的長甬道裏了。原來嬖嬖有一種特別的方法，可以使主人知道自己對於事情的意見，而又決不至於挨主人的罵。她知道白人要維持自己的尊嚴，對於黑人的自言自語決不會去注意竊聽，即使在無意之中聽見了，也必定要裝做不會聽見的樣子。她就利用這一個弱點，凡有什麼事要發牢騷，便在靠近主人所在的地方找一個適宜地點，放着膽做一番大聲的獨白，使它一句句都傳到主人耳朵裏去。這樣，既可以防衛自己，不致受主人的責備，而一肚子的牢騷卻都發洩了。

一會兒阿寶進來了，手裏拿着一隻盆子，一副刀叉，和一條食巾。他後面緊緊跟着一個十歲的小黑炭，名叫阿吉的，一隻手匆匆扣着一件白短緊身胸前的釦子，另一隻手拿着一個繩拂子，那是拿報紙條子紮在一根比他的人還要長的蘆桿上做成的。愛蘭本有一個很美麗的孔雀毛蠅拂子，可是要非常特別的排場才拿出來用，而且據阿寶阿媽嬖嬖他們三個人的意見，孔雀毛是不吉利的，因此每次用到這個蠅拂子的時候，必定家庭裏有過了什麼吵鬧了。

嘉樂替愛蘭拖來了一把椅子，她便坐下來，隨即有四個聲音向她圍攻着。

「媽，我那新跳舞衣的花邊掉了，明天晚上到十二根橡樹要穿的，你給我釘一釘好嗎？」

「媽，思嘉的新衣服比我的好看，我穿起那件衣服來，滿身是紅，怪嚇人的，她不好穿我那件紅的，讓我穿她那件綠的嗎？她穿起紅的來倒相配的。」

「媽，明兒我也等過晚上的跳舞會才回來好嗎？我已有十三——」

「嘩，郝太太，事情真詫異——嗨，你們不要鬧好嗎？我要去拿鞭子了——今天早上高愷悌在餓狼陀，他說——你們靜一點好嗎？連我自己的話都聽不出了——他說那邊熱鬧得了不得，都在談論戰爭，軍操，組織軍隊的事情，他又說曹氏屯那邊也有消息，他們已經預備要動手，再不能容忍北佬兒的侮辱了。」

愛蘭拿她那疲倦的嘴，對這一片喧嘩微笑了一笑，這才按照着禮節，儘先對丈夫發言。

「要是曹氏屯那邊都已經這樣，那末咱們這兒一定不久也要這麼的。」她說，因為她具有一種根深柢固的信念，以為除了沙番之外，全州之中惟有曹氏屯人的血統最高貴。這個信念是曹士屯人自己也有。

「不，愷玲，你得等明年。等明年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跳舞，可以穿大人的衣服了。你想到那時候，你媽臉上多麼光彩呀！你別堵嘴罷，孩子，野宴你是可以去的，野宴完了你可以等着吃晚飯，跳舞可要等到十四歲。」

「把你的舞衣拿來罷，思嘉，做完禱告我來替你釘花邊。」

「蘇綸，我不喜歡你這種腔調，孩子，你那件紅的頂好看，跟你的皮色也相配，思嘉本來是配穿綠的。可是明兒晚上你可以帶我那副柘榴石的頂圈去。」

蘇綸在母親背後，對思嘉聳了聳鼻子，以示勝利，因為她知道思嘉本要問母親討這頂圈去自己

帶的嘉思也對她吐了吐舌頭。思嘉覺得蘇輪卑鄙而自私，向來討厭她。若不是母親在旁邊阻止，蘇輪已不知吃過思嘉多少耳摑了。

「郝先生，曹士屯那邊的事，那位高先生還有什麼說的嗎？」愛蘭說。

思嘉知道母親對於戰爭政治一類的事情本來也不大注意，並且以為這是男人家的事，女人家反正不懂的。可是父親一徑喜歡別人去湊他的趣，現在母親裝作對這些事很有興味的樣子，也不過替父親湊趣湊罷了。

於是嘉樂又把日間所得的消息一樁樁報告起來。他一面在談，嬷嬷一面端上幾個盆子來，在主母面前鋪放。一盆是焦皮熱餅乾，一盆是油炸鷄白肉，一盆是熱氣騰騰的切開黃山薯，上面塗着一層已化的牛油。然後她將小阿吉擰了一把，那小黑炭便行使起他的職務來，將那一束報紙條兒在太太背後一來一往慢慢的搖擺。嬷嬷站在桌子旁邊，眼睛跟着每一叉食物從盆子裏送進主母嘴裏去，彷彿經她這眼光的督促，那些食物才會落下主母喉嚨去似的。愛蘭雖然結結巴巴的吃着，但是思嘉看得出她已經十分疲倦，實在是食而不知其味的。

等到盆子吃空了，嘉樂對於北佬兒的一篇謾罵還不過發表到一半，他正說到「北佬兒個個是賊，他們要解放黑奴，卻又捨不得拿出一個大來。」愛蘭使站起來了。

「現在就做禱告嗎？」他懷喪地問。

「是的，時候不早了，你看，不是十點了嗎？」的確，那個像咳嗽的鐘正在啞啞的敲了十下。「噫！玲早就該睡了，請你放燈罷，阿寶，還有我的禱告書，嬷嬷。」

嬷嬷用她的嘎喉嚨低聲吩咐了一句，阿吉便把繩拂子放在屋隅，動手檢開桌上的盆子。嬷嬷使到碗碟櫃的抽斗裏去摸那本破爛的禱告書，阿寶點着燭尖兒，伸手去抓櫃上的環子，將那盞燈使

慢放下來，及至桌面整個浴在燈光裏，而上面的天花板退入陰影裏爲止。愛蘭整了整衣裙，跪在椅子上，將一本禱告書攤在桌邊，然後合着雙手，放在書上。嘉樂跪在她旁邊，思嘉同蘇綸照舊跪在桌子的對面，將裏面的裙子疊起來墊着膝蓋，免得跟地板去硬碰硬。愷玲年紀輕輕，跪着够不上桌子，所以獨個人對一張椅子跪着，將兩個胳膊肘兒擱在椅面上。這一個地位於她很便利，因爲禱告的時候她難得會不打瞌睡，現在做着這樣的姿勢，就不會被母親看出來了。

全家奴僕挨擠擠跪在穿堂的門口。嬖嬖跪落的時候，地板總要吱吱叫起來。阿寶跪得槍桿一般挺，露莎跟丁娜，那兩個女僕，都披着花布的衣裾，跪得姿勢特別好。阿媽既瘦而且黃，白頭髮上壓着一頂破帽子，阿吉帶着一臉瞌睡希希的傻相，他們兩個都怕嬖嬖伸手擰他們，跟她離開遠遠的跪着。大家跪齊了，便都睜着眼睛等待着，因爲黑人能跟白人一起做禱告，也要算是一天中的一樁大事呢。他們對於那種古奧的祈禱文，對於祈禱文中提及的種種譬喻，原不會懂得什麼意義，但是不知怎麼的，這種祈禱確實能使他們的心感到一種滿足，所以當他們念到「主啊，憐憫我們！」「基督啊，憐憫我們！」的時候，總覺得渾身都動盪起來。

愛蘭閉上眼睛開始祈禱了，她的聲浪不住的一起一伏，像在催眠，像在撫慰。當她爲着一家的健康和快樂，爲着家人和黑人，竭誠感謝着上帝的時候，那一圈黃光裏面，人人的頭都是低着的。

祈禱完了，她就拿起唸珠來開始循誦，於是便如一陣微風的波蕩，立即從黑人的喉嚨裏和白人的喉嚨裏響出一陣嚙嚙的聲浪來。

「聖馬利，上帝的母親，替我們罪人祈禱罷，現在，及在我們死去的時間。」

在這當兒，思嘉竟忘記了心裏的疼痛，忘記了強忍的淚兒，只覺同往日此時一樣，深深領略到一種甯靜與和平了。霎時之間，方才所感受的失望飛散了，明日就要來的恐懼消失了，賸下來的就只有

一種希望，但是這種安慰的到來，並非由於她的心已經飛越到上帝那裏去，卻是由於她看見母親那副甯靜肅穆的嘴唇，嘉嘉每次看見這副嘴唇對天說話的時候，心裏確信天是在那裏聽她。

愛蘭念完了，其次就輪到嘉樂，嘉樂每次做禱告，總是找不到珍珠，因而他只拿手指頭兒掐着記遍數。說也奇怪，他那嚙嚙的聲音一經開始，思嘉的思想就立刻分散開去，再也收它不起來。這個時候，她知道是應該檢查良心的時候了，因為母親曾經教過她，她在每天終了的時候，必須要把自己的良心澈底檢查一番，如有過失，便當承認，並且求上帝給她饒恕，給她力量，以期能夠永遠不再犯。然而現在思嘉並不能檢查自己的良心，卻要開始檢查自己的欲心了。

她把一雙手攤了開來，將頭埋在裏面，好使母親看不見她的臉，然後，她的思想重新回到希禮身上去了。她想他既然真正的愛她，怎麼又打算要跟媚蘭結婚呢？而況他是知道她多麼愛他的，他怎麼能够忍心叫她傷心呢？

然後，突然的，一個明亮的新觀念像彗星一般掠過她的腦子。

「怎麼，希禮並不會知道我是愛他呀！」

這一個觀念來得如此的出人意料，竟把她嚇得幾乎大聲喊出來。她的心思寂然不動的麻木了一個長長的頃刻，然後重新向前奔放起來。

「是呀，他怎麼會知道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向來都裝得那麼正經，那麼端重，那麼『不要碰我』的神氣，所以他總以為我要跟他做朋友之外別的沒有什麼意思了。是的，這就是他所以始終不開口的道理了！他總以為他的愛是無望的，所以他一向都像那麼——」

她的思想立刻飛回當初的一段期間，那時她常常看見他做出那種怪模怪樣，常常看見他那雙碧綠的眼睛張得那麼大大的，赤裸裸的，像似含着一眶子愁怨憂鬱的淚。

「他當我是愛伯倫，愛司徒，或是愛愷悌，所以感覺到傷心了，他總以為他是得不到我了，這之有和媚蘭結婚，以博家庭歡心的，但是倘使他知道我愛他呢——」

她那瞬息萬變的心緒立刻超脫了一個山窮水盡的絕境，而飛入了一個萬花怒放的前途。是了，希禮之所以始終不響，所以有那麼出乎意外的行爲，如今都得到了解釋了，都只爲他還不知道自己愛他呀！這信念一經發生，當即就有她的虛榮心出來做後盾，以助成它的確立。他如果知道她愛他，一定是會趕快跑到她這邊來的，所以她現在只消——

「啊！」她一面將指頭掐着額頭，一面狂歡的想着。「我爲什麼這麼愚蠢，直要到現在才想到這一層呢？我必須要想個法兒去讓他知道，他如果知道我愛他，就不會和她結婚了，是的是的，他怎麼會呢？」

這當兒，她突的覺到父親的念誦已經完畢，母親正把眼睛注在她身上。她於是急忙開始她的十遍誦，機械地一顆顆掐起唸珠來，但是她的聲音裏面不期流露着一種非常濃烈的情感，以致嬾嬾不由得睜開眼睛，向她拋來一個搜索的注視。她唸完了，接着是蘇綸唸，愷玲唸，而她的心一逕都帶着那個迷人的新思想在那裏馳驟。

就是現在，事情也還不太遲哩！人家竟有臨到結婚的時候才帶了另外一個愛人從禮堂上逃走的，這樣的事本區裏已屢見不鮮。如今希禮是連訂婚還沒有宣布哩，是的時間還多得很哩！

如果希禮和媚蘭之間本來沒有愛，而只有一種隨便的諾言，那麼他爲什麼不可以破壞那個諾言而來跟她結婚呢？一定的，他一定會得這麼做，只要他知道她思嘉是愛他的話。那末她必須要找出方法來使他知道，而這方法她也一定會得找出來！然後她就——

思嘉突然從快樂的夢中驚醒轉來，因爲她忘記了接腔，她的母親已拿責備的眼光在那裏看她

了。她驚醒之後，就暫時睜開眼睛，向房間的四周掠了一轉。她看見那些跪着的人形，那盞燈的柔和的光亮，那些黑奴的搖幌的黑影，甚至剛剛一點鐘之前還使她覺得十分憎恨的那些熟見的物件，霎時之間都已染上了她自己的情緒的色彩，而且整個房間都重新成爲一個可愛的地方了。她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個頃刻，永遠不會忘記這一番景象。

「最最忠實的處女，」她的母親發腔道。這時聖處女 禱文已經開始，她母親領導了這麼一句關於聖母的讚語，思嘉便隨聲接腔道：「替我們祈禱罷。」

自從思嘉做孩子的時候起，每天這一個頃刻，就是她心中崇拜母親的時候，可是她只崇拜自己的母親，並不是崇拜天上的聖母，所以每次唸到了「疾病的康健，」「智慧的座位，」「罪人的托庇，」「神秘的薔薇」等等美麗詞句時，思嘉總覺這是給她母親的贊語，而她閉上了眼睛，也只看見母親仰着的面孔，並不看見聖母的面孔。但是今天晚上，因爲她自己的神魂也已超昇的緣故，她就覺得那全部的儀注，那溫和的言詞，那含糊的接腔，沒有一樣不具有她所向未經驗的超越的美。原來她的心已經抱着一種誠摯的感謝飛昇到上帝那裏去，感謝的是上帝已替她的脚砌起了一條道兒，由此她可以脫離苦海，一直奔到希禮的懷裏去了。

及至叫過了最後一聲「亞門」，大家就都站起來，都覺得有些木僵了，尤其是嬈嬈，她是經過露莎和丁娜合力攙扶才站起來的。阿寶從火爐檯上取了一個長紙捏，就燈火上點着了，走到外間穿堂裏，那螺旋形的扶梯對面放着一口胡桃木的大碗櫥，大到飯廳裏放不下的，櫥上放着好幾盞油燈，和一排的蠟燭台，上面都插着蠟燭。阿寶拿紙捏上的火點起了一盞油燈和三根蠟燭，然後拿起那燈，高高擎着，儼然是皇帝寢宮中頭等的太監一般，引着皇帝皇后上樓去。他走在最前頭，愛倫靠在嘉樂臂膀上，跟在他後面，再後面是三個女孩子，各人拿着自己的蠟燭。

思嘉進了自己的房間，將蠟燭台放在一口抽斗櫃上，然後走進了壁櫥，摸黑摸着那件需要修釘的舞衣，將它披在臂膀上，輕輕走過了穿堂。她父母的臥室門一半開着，她正要去敲，忽聽見母親在那裏說話，聲音很低，卻很嚴肅。

「郝先生，魏忠是非開除不可的。」

嘉樂粗起喉嚨來，「可是叫我再到哪裏去找這麼一個老實的監工呢？」

「他非立刻開除不可，明天早上就開除。大老三做了這多年工頭，還算不錯的，可以叫他暫時代一代，等你慢慢的找監工。」

「哦，哦，哈哈我明白了！」父親的聲音說。「那末那孩子是忠——」

「他非開除不可。」

「那末施阿彌的孩子果然是他養的了，」思嘉想。「嗨，好罷。一個北佬兒跟一個下流白人的女孩子還會做出什麼好事來呢？」

然後，她故意呆了一會兒，讓父親的唾沫星子乾一乾，這才敲了敲門，將舞衣交給母親。

及至思嘉脫了衣服吹了蠟燭的時候，她對於明天所要實施的計劃，就已有成了成竹在胸了。這個計劃很簡單，因為她也像她的父親，是一條肚腸通到底的，所以她的眼光完全集中在她的目標上，只把達成這個目標的最直接步驟想過一想。

第一，她要裝出一副「傲慢」的神氣，這是她父親吩咐過她的。她從到達十二根橡樹的一刻兒起，就一逕要裝得十分個儻，十分興頭，這樣人家才不會疑心她因希禮和媚蘭的事會經感覺過灰心。她在那邊，對於那邊的男人一個個都要賣弄一番。這會使得希禮看見要十分難受，要越發捨不得自己。凡在結婚年齡的男子，她要一個個都跟他敷衍，老到如蘇綸的情人，那個黃鬍子的甘扶瀾，小到如

媚蘭的弟弟，那個一下就會臉紅的韓察理，她都要一網打盡他們，一個不讓他漏網，那一些人一定會得同蜜蜂圍繞蜂房一般，大家向她圍攆來，因而希禮也會得丟開媚蘭來加入他們的團體。然後她就要運用一點兒戰略，使得希禮將她帶開去，和她單獨談話幾分鐘。她想這一着一定會萬無一失，若使不然，事情就比較棘手了。但是萬一希禮那邊果真不肯先發動，那末由她自己這邊首先發動也無不可的。

等到她跟希禮終於單獨在一起了，那時希禮必定會想起方才那許多人圍繞着她的情景來，因而重新認識她是確實人人都要的，於是那種悲哀和絕望的神色又要從他眼睛裏流露出來了。到這時候，她就要讓他知道，雖則現在人人都要她，她卻只喜歡他一個，這樣就會使他立刻消除愁悶，重新快樂起來。而且她經這一番供認之後，他必定會得加一千倍的看重她。不過她對他說這話的時候，當然要裝得十分端莊，決不現出一點輕賤的樣子。她決然不會公然對他說出「我愛你」三個字來，因為這是斷斷乎說不得的。那末到底應該怎樣說法呢？那她就不去想它了。因為像這樣的局面，她從前曾經應付過多回，以為到那時候也自然會應付過去，用不着預先籌劃的。

那時月光朦朧撒滿她一身，她躺在牀上把全部的情景都設想一過。她設想着自己對他承認確實愛他的時候，他的臉上會得現出怎樣一種驚惶和快樂的神色來。此後他當然立刻就要開口求她做他的妻子，那幾句話語，她也彷彿已經聽見了。

等他說出這話來，她自然先要回答他，說他既然跟別的女子訂了婚，這事簡直叫她無從考慮起，但是他自然決不會就此放手，自然還要向她堅執哀求，然後到末了，她就讓他說服了。然後他們立刻商量好，當天下午就一同逃到鍾士坡去，然後——

然後什麼呢！到了明天晚上這時候，她已經是衛希禮夫人了哩！

想到這裏，她突的坐了起來，捧住了一雙膝蓋，經過了長長一段快樂的時間，在這時間內，她居然是衛希禮夫人了，居然是衛希禮的新娘了！然後，一個輕微的寒噤掠過了她的心，假如事情不照這個樣兒實現呢？假如希禮並不要求她一同逃走呢？她不願去想它，她堅決地把這思想從她心裏推開去。

「現在我不去想它，」她堅執地說，「現在我要想到這一層，我就再也沒有辦法了，可是事情爲什麼會得不照這個樣兒實現呢？那是沒有理由的，如果他愛我的話，而我知道他確實是愛我的。」

她抬起頭，一雙眼珠子在月光裏閃動着，若說欲願和欲願的達成是兩件不同的事，何以母親平日從來不曾教過她？若說捷足者竟會不能先得，又何以她自己的生活經驗從來不曾教過她？於是她的勇氣上來了，她的計劃完成了，這是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的計劃，因爲在這樣年齡的女孩子，生活是快樂的，失敗是不可能的，美麗的衣服和清秀的面孔是可以用作征服命運的武器的，於是她就抱着了這樣的勇氣和計劃在那銀色的月影之中重新躺下了。

第五章

是早晨的十點鐘。那天雖還是四月，天氣卻已很熱。金色的日光從廣大窗口的藍色窗簾裏燦爛地流進思嘉房裏來。乳色的牆壁上瀟灑着光輝，桃心木的器具上泛出一種酒一般的深紅色。地板閃耀得同玻璃一般，唯有那鋪着地毯的部分，是點綴着五光十色。

空中已經頗有夏意了，這是蘇嘉州初夏的消息，這是藍陽春日遲遲未忍遽去的時間。一種芬芳和軟的熱氣傾洩到房間裏來，裏面重載着種種柔和的香味，有各種的花香，有新抽的樹香，有潮潤的新翻紅土香。從窗口裏，思嘉可以看見兩種花卉在那裏鬪麗爭妍，一種是鑲在石子車道兩旁的蒲公英，一種是像花裙子一般紛披滿地的黃茉莉。反舌鳥和櫻鳥本是不解的世仇，那時止在思嘉窗下爭佔一顆山茶，因而不住的鬪着嘴，櫻鳥之聲剛勁而粗豪，反舌之聲委婉而淒楚。

平常，這樣一個富麗的早晨照例要把思嘉叫到窗口去，將一雙臂膀倚在廣闊的窗檯上，而狂飲着陶樂的香味和聲音。但是今天，她沒有閒暇的眼睛去看太陽和天空，就只心裏匆匆掠過了一門心想，「謝謝上帝，天沒有下雨。」她的牀上放着一件蘋果綠的鑲着本色花邊的水綢舞衣，整整齊齊的摺疊在一個馬糞紙的大盒子裏。這預備要帶到十二根橡樹去等跳舞開場的時候穿的，但是羅羅一眼瞥見它，不由得聳一聳肩頭。要是她的計劃成功了，今天晚上她就不會穿這件衣裳了。等不到跳舞開場，她跟希禮早已動身到鍾氏坡去結婚了。現在的麻煩問題是，羅羅穿上什麼衣裳好呢？

什麼衣裳最能夠使她覺得動人？什麼衣裳最能夠吸引希禮？羅羅一確從八點鐘起，她就把所有的衣服試穿起來，穿一件，丟一件，覺得沒有一件能滿意，現在她已覺心灰意懶，只穿着一件布緊身和一條

鑲花邊的小裙子，呆呆的站在那裏發惱，那些被棄的衣服丟滿在地板上，牀上，椅子上，五光十色的亂作許多堆。

那一件玫瑰色的薄棉紗布衫，配着一條粉紅長帶的，穿起來還合式，可是去年夏天媚蘭到十二根橡樹來的一回，她已經穿過，媚蘭一定還記得，也許她不知輕重，竟會提起這事來，還有一件黑色羽緞的，膨袖子，花邊領，跟她那種白皮膚倒非常相稱，可是穿起來要覺得老成一點兒，一想到老成，她就急忙跑到鏡子面前將臉仔細照了照，生怕已經有皺紋和懈肉似的，她想起了媚蘭那樣的嬌嫩，就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不能裝得太老成，還有一件條紋紗布的，四角都有闊花邊，穿起來倒也美麗，卻又跟她的身段怎麼也不能相配，她覺得這件衣裳，只有像愷玲那種纖細的身軀和冷漠的神氣，穿起來纔能相配，若叫她自己穿，那就像一個女學生了，她想自己要跟媚蘭那樣嬌嫩婷婷的體態，去比，裝做一個女學生是無論如何不行的，還有一件綠色方格平緞的，四面都鼓起皺邊，皺邊外面又圈着一道綠天鵝絨帶子的，那是他平日最中意的一件衣服，卻又可惜胸口上染着一塊非常顯明的油漬，她原可以把別針插在那裏，把它遮掉，但是媚蘭眼睛尖得很，怕她要看出，除此以外，就只有幾件雜色棉布的，當然不配在宴會上穿，還有一件就是昨天穿過的那件綠色花布衫，但那是一件午後穿的衣服，不宜於上午的大野宴，因為它只有極小的短膨袖子，而且領口低得很，竟可以當舞衣用的，可是再沒有別的可穿，只有穿它了，雖然大清早起就穿露臂露胸的衣服，實在有些不合式，不過她的頸脖，臂膀和胸口，到底都還可以不怕露出來。

她對着鏡看了一回，又扭轉身子看了看自己的側影，便覺渾身上下已經可以毫無遺憾，她的頸脖是短而圓的，她的臂膀是胖而動人的，她的胸口在小馬甲上邊隆然的膨起，也是頗有可觀的，大多數十六歲的姑娘爲了乳房未成熟，都得把絲綿墊進了衣緞，藉以增加胸部的曲線，她卻用不着做

這套把戲，她很高興自己已經承襲了母親的纖細的白手，和瘦小的腳兒，她又巴不得能有母親那麼苗條的身段，但是她看了看自己，覺得也可心滿意足了。她又掀開了裙子，看了看一雙渾圓白淨的腿，胖兒，心想這麼美的腿，胖兒可惜是不能露出。從前萬葉的女同學們都贊美過它呢。至於她的腰，那是無論在萬葉，在鐘氏坡，在鄰近的三個區裏，再也找不出第二條這樣的細腰來的。

一想起了腰，她又回到實際問題上來了。那件綠花布衫的腰身只有十七吋，嬖嬖卻把她的腰束成十八吋了。她爲什麼不把它束得再細些呢？她推開門，一聽嬖嬖的沉重脚步是在樓下穿堂裏，便迫不及待的放開喉嚨來喊她。她知道這個時候就是再喊響些也不妨，因爲母親正在煙囪間裏給阿媽量食物。

「人家當我兩腿會飛呢，」嬖嬖嘴裏咕嚕着爬上樓梯。她進房時，將一張嘴堵得長長的，像一個人期待着戰鬥而又很歡迎它來的神氣。她的一雙大黑手裏捧着一個托盤，盤裏幾樣食物冒着騰騰的熱汽，一樣是兩枚大山薯，上面都塗着牛油，一樣是蕎麥餅，把糖漿塗得滴零滴落，還有一樣是一片火腿，在油裏漾着。思嘉一看嬖嬖手裏拿着的東西，她的面容就從小小的懊惱變成堅執的抗拒。她當時一心都在衣服上，卻忘記了嬖嬖有一條鐵一般的規律，凡是她們郝家女孩子要去赴宴會，必須先在家裏把肚子裝得十足，以便在宴會上可以吃不下東西。

「你拿來也沒有用，我不要吃，你儘管拿回廚房裏去罷。」

嬖嬖將托盤放在桌上，然後雙手捧住屁股，擺出了一個架式。

「你得吃上次野宴會的事兒不能再幹啦。那一次你是病啦，東爾拿東爾給你吃，人家可都怪俺來啦。這回你得一點兒都吃光。」

「我說不吃囉。現在你來把我紮得再緊一點兒。時候已經太晚了，我聽見馬車都到門口了。」

嬖嬖用出了哄孩子的語氣。

「乖的，嘉姑娘來罷，一點兒也吃一點兒，玲姑娘跟綸姑娘都吃光的了。」

「她們吃她們的，」思嘉不屑似的說。「她們是沒有靈魂的，好像是兔子，可不吃！我是出門之前再不吃東西的了。我還記得那一回到高家去，我是吃光了一托盤走的，哪曉得他們有冰淇淋，拿沙番帶來的冰做的，我就只吃得一瓢。今天我打算去樂它一天，要吃它一個痛快。」

嬖嬖聽見這一番倔強的邪說，登時氣得皺起眉頭來。在嬖嬖心目中，一個小姑家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是跟黑和白一般分得清清楚楚的，這兩者之間決不容有折衷的餘地。蘇綸和愷玲都很恭順地聽她的警戒，就如她手裏的一團爛泥，可以由她怎樣的搓搓捏捏。到了思嘉身上，她就一徑得跟她奮鬥，而且這種奮鬥往往要費卻很多的辛苦和心機纔能成功的。

「人家談論起咱們這家人家來，你可以不管，俺是要管的，」她滔滔的講起來了。「要是大宴會上人人都說你家沒有好教導，那俺可受不了。俺說過多回啦，女人家吃東西要像一隻小雀兒，你可以斷定她，一準是個上等人。你這回到衛家去，俺一定不讓你吃得像田裏做活的人，饒得像老鷹似的。」

「媽也是上等人，可是她也吃東西，」思嘉反攻道。

「等你嫁了人，那你也可以吃了，」嬖嬖回駁道。「你媽在你這年紀的時候，出門去一點兒東西都不吃，還有你的寶玲姨媽跟幽籟姨媽，也是這樣的。現在她們都嫁了人了，小姑家要是拼命只管吃，包會嫁不到男人。」

「我不相信，那一次野宴會你病啦，我在家沒有吃東西，衛希禮還對我說，他頂喜歡看見女孩子有健康的食慾呢。」

嬖嬖預示不祥地搖搖她的頭。

「男人家嘴裏說的，跟心裏想的，是兩件事情。而且俺看希禮少爺也沒有多大的意思要跟你結婚。」

思嘉聽見這話，登時冒起一把無明火，本待立刻要發作，旋即忍住了。原來嬖嬖一下打着她痛處，再也無可辯論了。嬖嬖見她那副執拗的面容，便拿起了托盤，另裝起一張圓滑的面孔，變更了她的策略。當她開步向門口去時，她深深歎了一口氣。

「你不吃，好能好罷。剛纔阿媽在裝這盤子，俺纔跟她說，俺說一個女孩子是好是歹，看她吃東西就看出來啦。俺又說，俺看白人女孩子也看得多啦，可沒看見第二個像韓媚蘭小姐那麼吃得少的。像那一次，她去看希禮少爺——哦，我說是去看英弟小姐——那一次，俺看見她的。」

思嘉對她射了一道深刻懷疑的眼光，可是嬖嬖那張闊臉上只現着一團誠實，以及十分痛惜思嘉不如媚蘭的神情。

「你放下托盤，先替我束得緊一點兒。」思嘉無可奈何地說。「束好了我來試試吃吃看。要是現在就吃，怕是要束不緊的。」

嬖嬖知已勝利，卻不現出來，便把托盤重新又放下。

「你打算穿哪一件？」

「那一件。」思嘉指着毛氈氈的一團綠色花布說。嬖嬖便又立刻反抗了。

「哦，那不行。那不是早晨穿的。你不到下午三點鐘不能露胸口，況且那件衣裳又沒有領子，又沒有袖子，你要穿它，又會長起痱子來的。去年你在沙番海灘上坐坐，長了那麼一身痱子，俺化了一冬天的功夫，拿奶油擦着，好容易擦掉了，又讓它再長出來嗎？你要穿，俺去告訴你媽去。」

「你要去告訴媽，我就一口都不吃。」思嘉冷然的說。「等我穿上了，媽看見了也來不及叫我回

來換了。」

嬖嬖知道思嘉有可挾制自己的武器，只得歎口氣對她讓步。她懂得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與其叫她跑到人家席上做老鸞，寧可由她上午穿着下午的衣服。

「你抓住點什麼東西，把氣吸進去，」她命令道。

思嘉依着她的話，將身子聳了聳，就去牢牢抓住一根牀柱子。嬖嬖使使出勁來，替她抽拔了一陣，及至那鯨魚骨圍着的腰部圓周漸漸縮小了，她眼睛裏便露出一種得意喜愛的神色。

「現在誰也沒有像你的腰了，」她稱贊說。「每回俺給蘇綸姑娘束，一到二十吋裏邊一點兒，她就快暈過去了。」

「嚟，」她感覺困難地喘着說。「我是一輩子也沒有暈過的。」

「好罷，可是偶然暈這麼一回兩回也不要緊的，」嬖嬖教她說。「你有時候像是太粗一點，嘉姑娘，俺早要跟你說的，有時候看見蛇呀，小耗子呀，什麼呀，你要能够暈一暈，倒是頂好看的呢。這當然不是說在家裏的時候，是說出去做客人的時候。而且，我本來要告訴你的，而且——」

「哦，快一點兒，別說這多廢話了。你放心好啦，我會找着男人的。我就是不喊，不暈，你看我找不到到啫阿哨我的天，我的小馬甲緊殺了快把衣裳穿上罷。」

嬖嬖將那十二碼的花布小小心心地披上那高聳如山的襯裙，然後把那低領胸衣的後襟鉤上。「太陽底下你得把圍巾圍着頸脖子，不管怎麼熱也別把帽子去掉，」她命令道。「要不然，你回來的時候就像施家的老太太了。現在，你來吃罷，親愛的，可別吃的太快。要重新打扮起來可就麻煩啦。」

思嘉順從地在那托盤面前坐下來，只是心裏疑惑着，如果她把食物裝進胃裏去，不知是否還有

餘地可以呼吸了，嬾嬾從洗臉櫃上摘下一條大手巾，小小心的將它一頭圍上恩嘉的頸脖，一頭攤在她的膝頭上。恩嘉喜歡火腿，就把它先吃起來，居然被她勉強嚥下了。

她又去進攻那山薯，可是實在有些厭惡它，於是她憤然的說道：「我真恨不得早些結婚了！誰想得到沒有結婚的人要受這麼多拘束的模樣都是這麼不自然，我要做的事情偏是一樣不能做，我真大不耐煩了。我要吃罷，偏不許你吃過一隻小雀兒的薑，我要跑罷，偏只許你慢慢兒的走，我纔跳完一個華爾姿，偏要你說我快暈過去了，其實我再跳兩天也不會累的。見到男人的見識不及我自己一半，偏要你對他說：『你這人真正令人佩服啊！』有些事情我本來知道，偏要你故意裝做不知道，好讓男人來告訴你，因而覺得他們自己非常重要的樣子。呸……我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嘗嘗一塊熱餅罷，」嬾嬾堅決地說。

「我總不懂，一個女孩子要找男人，幹嗎就該裝得這麼傻？」

「俺想這是他們男人家自己都有主張的緣故。他們男人家都曉得自己要什麼，他們要什麼，你給他們，你就省得苦惱，省得做一輩子的老姑娘。他們要的是小耗子一般的女孩子，胃口要像小雀兒的，要沒有一點兒見識的。若使他們疑心你的見識比他高，他們就包不跟你結婚了。」

「可是結婚之後纔發見妻子的見識比他們高，那他們怎麼辦呢？」

「那是沒有辦法啦，來不及啦，已然結了婚啦。不過男人見到妻子有見識，總歸是不大高興的。」

「將來我可偏要照我要做的做，照我要說的說，隨便人家怎樣不喜歡，我都不管。」

「不，那可不行，」嬾嬾倔強地說。「俺活在這裏一天，你一天不許這樣。你吃餅罷，泡在油裏吃罷，親愛的。」

「我想他們北佬兒的女孩子是不像這麼傻的。去年我在薩刺拓加，見過很多北邊女孩子，都像

很有見識，就是在男人面前也是那麼的。」

嫵嫵嗤之以鼻。

「北佬女孩子是的，俺看她們是有話便說的，可是俺在薩刺拓加看見，就有許多女孩子簡直沒有人理她們。」

「可是他們北佬一定也得結婚的，」思嘉辯論道。「不見得他們就會自己長出來，他們也必須結了婚纔會養孩子，可是他們的孩子並不少。」

「那是男人家貪她們的錢，纔跟她們結婚的，」嫵嫵堅執地說。

思嘉把麥餅在滷裏浸了浸，然後放進口裏去。她想嫵嫵剛纔的話也許有一點兒意思。母親也說過這樣的話，不過說法不同，說得委婉些，就是她那些女同學們的母親，也都這樣教她們的女兒的，都要她們去做那種嬌弱、依人膽小如兔的動物。其實要養成這樣一種姿態，要維持這樣一種姿態，卻也需要不止一點兒見識。也許她自己的舉止的確是太粗一點，她往往要去跟希禮辯論，要把自己的意見坦坦白白講出來，也許就因為這個，又加上她身體太好，喜歡散步和騎馬的緣故，這纔把希禮趕到那脆弱的媚蘭那邊去的。也許她變更了策略以後——但是她想希禮如果甘心屈服於這種女性的把戲，她就不能像現在這麼尊敬他了一個做男人的要是見了一個癡笑，一陣昏暈，或是一句「啊，你真令人佩服」之類，就會得對她降伏，這種男人就是不值得的了。然而他們似乎都喜歡這一套。

若果她過去對於希禮是用錯了策略——好罷，過去是過去了，既往不咎了。今天，她要用另外一種策略，正確的策略。她要他，她只消幾個鐘頭就可以得到他。如果昏暈或假裝昏暈是可以有效的，那她就昏暈好了。如果癡笑、風情裝傻等等是可以吸引他的，那她也很樂意一樣樣都照做，並且可以裝得比高嘉菱還要傻。如果必須採取比較冒險的手段，那她也決不恤去採取。總之，成敗在此一舉了。

其實思嘉自己的人格雖則活躍到有些驚人，卻是比她所能採取的任何假面都容易吸引人。這一個事實，當時並沒有人告訴她，即使有人告訴她，她也必定只覺得高興，不會得相信。不但她不會相信，就是她在裏面佔有一部分的那種文化，也不會相信，因為那種文化對於女性自然性評價之低，竟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思嘉坐在馬車裏，從那紅色大路上向衛家的墾植場馳驟而去，彼時她心中暗暗的欣喜，喜的是母親和蝶嬈都沒有加入他們的團體，野宴會上沒有她兩個，就不會有人聳着眉毛或長着嘴唇來干涉她要實行的計劃了。當然，明天蘇倫是要報告一切的，可是事情如果能照她所希望的實現，那末她家裏人因聽到她跟希禮訂婚或同逃而感到的那種興奮，必定能够跟他們所感到的不快相消而有餘。總之，此番她母親因事不能同去的確使她非常高興的。

原來那天早晨父親起來喝了幾杯白蘭地，竟把魏忠行實開除了，因此母親不得不留在家裏看魏忠交代墾植場上的賬目。思嘉臨動身的時候，曾經到那間小小的辦事房裏跟母親親吻告別。她看見母親照常坐在那個高個兒書記面前，魏忠手裏拿着帽，站在她旁邊，他那蒼白瘦削的臉上，分明露着一種怒不可遏的神色，因為他那監工的位置，全區裏要算第一，現在竟被這般無禮貌地開除了，爲的只是區區一件風流案。其實他也曾對嘉樂屢次申辯，說施阿彌這個孩子，犯嫌疑的人可以有一打之多，何以偏要一口咬定他？嘉樂聽了他的話，倒也有些首肯了，而無奈有愛蘭牽涉在裏面，事情仍舊挽回不過來。因此他憎恨一切南方人，他憎恨他們外邊裝着冷漠的禮貌，心裏實在非常看不起他的社會地位。至於愛蘭，他當然尤其恨之切骨了。

蝶嬈是全家的女僕總管，不得不也留在家裏替愛蘭幫忙，所以現在只有蝶嬈跟出來，她坐在阿

道旁邊趕車的座位上，女孩子們裝舞衣的一個長匣子在她膝頭上擱着。嘉樂跨着那匹大獵馬，在車旁騎着，那時他的白蘭地還未消散，而且爲了魏忠的不愉快事件解決得這般迅速，心裏正覺非常的舒暢。他把這件事的一切責任都推到愛蘭身上，至於愛蘭之不能參加宴會，到底是否會感到失望，他就不去想它了，因爲那天是晴朗的春天，他的田地顯得非常美麗，鳥兒正在歌唱，所以他只感覺到自已很年青，很高興，再沒有功夫去替別人着想了。不時的，他要哼出一支矮背車上的小斷，或其他愛蘭的小曲子，或是那比較陰鬱的艾魯伯哀歌，「她遠遠離開她那年青英雄睡眠的國土。」

他想起了今天一整天，都得高談闊論北佬和戰爭，心裏覺得非常興奮，回頭看看自己三個女兒，穿着那樣漂亮的膨裙，頂着那樣好玩的陽傘，又覺得得意非凡。他沒有去想昨天跟思嘉的一番談話，因爲那是他早已忘記的了。他只想到她很美，是他大大可以自豪的，又想到今天她的眼睛直同愛爾蘭的山頭一般綠，想到這一點，他覺得自己很聰明，因爲這個譬喻是頗有詩意的，於是他給女兒唱了一闕稍微有點出調的綠色之憔悴。

思嘉對他看了看，心裏感到的是一個母親對於一個剛會跑路的孩子的那種親愛的輕蔑。她想他今天晚快邊回家的時候，一定又要喝得大醉，一定又要從十二根橡樹一路跳籬笆跳歸陶樂，所以但願天保佑，但願那馬不糊塗，能免跌斷他的頭頸纔好呢。

「爸爸是個可愛的，自私的，不負責任的寶貝兒呢，」思嘉想着，不由得對他湧起一股熱烈的親愛。因爲今天早上她覺得非常興奮，非常快樂，不但對自己的父親覺得親愛，竟把整個世界都擁抱進她的親愛感情裏面了。她知道她自己很美，等不到今天晚上，她就要把希禮取爲己有了；太陽溫暖而柔和，肇嘉州的春的光榮在她面前展布着，黑莓子藏在那些冬雨沖成的淺谷裏，纔吐出了一絲的嫩

綠，紅土裏面突出的花崗石塊上，正要披上點點的吉落磯薔薇。它們四周圍繞着的野蘿蘭，業已透出極淡的紫色。過河的那些小山上，山茶萸盛開着晶瑩的白花，彷彿萬綠叢中尚有未融的殘雪。山查子的花兒正欲衝破花苞而開放，競相從嬌白轉成粉紅，樹下則有一片野忍冬，造成了一條兼有猩紅、橙黃，和玫瑰紅三色的地毯。微風裏載着各種野花的香氣，使得整個世界香到可以吃下去。

「我到死也忘記不了今天這麼的美麗。」思嘉想。「也許今天就是我結婚的好日呢！」

她於是心裏略覺有點震痛的想了起來，也許就在今天下午，或是等晚上趁着月光，她同希禮將要飛馬跑過這些美麗的花草，到鍾氏坡去找牧師了。當然，將來她還是要請俄狼陀的牧師來替他重新結婚的，但這又要叫父親和母親操心了。她想母親聽見了自己女兒跟別的女孩子的未婚夫一同逃走，一定會氣得面孔發白，但是母親一經看見她快樂，也就會饒恕她了。又想父親知道這件事，也一定要大發雷霆，因為他昨天還說過他不願意自己跟希禮結婚的話，不過他能跟衛家做了親戚，也就會高興的了不得了。

「總而言之，這些都可以等我結婚以後再想法兒的。」她這麼一想，就把一肚子的心事完全拋到九霄雲外了。

是啊，在這樣和暖的太陽中，在這樣富麗的春天裏，而且十二根橡樹的那些烟囱已經從過河的山頂上漸漸出現了，這叫她除了盡情享樂之外，還能發生別的什麼情感呢？

「我這一輩子都要住在這邊了，我將看見五十個像這樣的春天，或者不止五十個，我將告訴我兒女和孫兒女，說今年這個春天是特別的美麗，比他們所會看見的哪一個春天都更美麗。」想到這裏，她便快樂到了極點，不由得也加入了那綠色的懶悻，最後一段合唱，而博得了父親大聲的喝采。「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爲什麼這麼快樂。」蘇翰一肚子不高興的說，因為她到現在還是念念

不忘，總覺自己穿着思嘉那件綠色綢子的舞衣要好看得多。她想思嘉對於衣服和帽子爲什麼總是那麼小氣呢？爲什麼母親老是幫思嘉的忙，說她不配穿綠呢？「你自己也知道的，希禮的訂婚今天晚上就要宣布了，爸爸早上纔講的，我想你是對他癡了幾個月了呢。」

「你只曉得這點兒罷了。」思嘉說着，對她吐了吐舌頭，並沒有光火。她想到明天這個時候，蘇綸不知要驚駭到怎麼樣了呢！

「蘇姊，你弄錯了。」愷玲吃驚地抗議道。「嘉姊想的是伯倫呢。」

思嘉將一雙微笑的綠眼睛朝着她的小妹妹，心想無論什麼人都會這麼癡心，覺得很奇怪。原來愷玲雖只十三歲，卻已傾心在湯伯倫身上，而伯倫不過當她是思嘉的小妹妹看待罷了。這事全家人都已知道，往往母親不在那裏的時候，大家都要拿伯倫和她開玩笑，直要鬧到她哭出來爲止。

「小妹妹，我一點兒也不想伯倫。」思嘉聲明道，因爲這時她是樂得慷慨了。「伯倫也一點兒不想我。他在等着你大起來呢！」

愷玲的圓臉兒漲得緋紅，爲的是心裏快樂和懷疑在那裏奮鬪。

「哦，嘉姊，是真的嗎？」

「嘉姊，媽說過的，愷玲還年輕，不能想男孩子的，你偏要去逗她。」

「別說廢話罷，誰來理你的？」思嘉答道。「你是不要妹妹露臉罷，知道她過一年就要比你漂亮了。」

「你們今天說話客氣點兒罷，要不看我回去抽你們。」嘉樂警告道。「不要響是車聲罷，大概是湯家的或是方家的。」

將近一片密林底下一個交叉路口的時候，便聽見那樹林背後的馬蹄聲，車輪聲，和噦噦喳喳的女人嬉笑吵鬧聲，愈來愈清晰了。嘉樂向前先跑了一段路，煞住馬，回頭招呼阿道，將車停在交叉處。

「是湯家的女眷。」他對女兒們報告着，那紅潤的臉上登時泛起光彩來，因為他除了自己的愛蘭之外，全區裏面就最喜歡那個紅頭髮的湯夫人。「是她親自把韁的啊，女人會弄馬的沒有像她的了，輕鬆得像羽毛似的，強壯得像生皮似的，可是仍舊還是那麼的美麗，可惜你們都沒有她那麼的本事呢。」他又補上一句說，一面帶着喜愛而又責備的神氣對女兒們瞥了一眼。「愷玲是害怕的什麼似的，蘇綸拿到了韁繩，一雙手就像烙鐵一般了，至於你，小妞兒——」

「我嗎，我到底從來沒有栽過勛斗啊，」思嘉忿然地嚷道。「湯太太是每次打獵都要擰交的。」
「而且她還會像男人一樣跌碎頸梗呢，」嘉樂道。「也不會發暈，也不會發慌，可是不要再說了，她快到面前了。」

正說着，湯家的馬車果然快到面前了，嘉樂便在馬蹬上站了起來，刷的一下脫下了帽子。那車上瀟瀟裝着女孩子，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漂亮的陽傘，飄着漂亮的面幕。湯太太親自坐在車箱裏把韁，正如嘉樂之所料，因為單算女孩子已經有四個，再加上她們的嬈嬈，還有幾隻長長的裝舞衣的馬糞紙匣子，馬車上已經塞得實實，再沒有餘地可容馬夫了。而且這位湯芑莉太太有一種脾氣，只要她自己一雙手閒着，她就無論黑人白人都不肯讓他把韁的。她的骨格生得很纖巧，皮膚非常白，彷彿臉上的血色都已給那一大堆火焰一般的頭髮吸收了去似的，她卻具有十分充旺的健康，和永不疲勞的精力。她養過八個孩子，都跟她自己一樣紅頭髮，一樣富於活力，而且個個都教養得十分成功，因此全區人都說，她養孩子同養馬一般，一面是溺愛而縱容，一面卻又施以嚴厲的紀律。「你得懲治他們，卻不要使他們精神頹喪。」便是湯太太所信奉的金科玉律。

她愛馬，一徑都在談馬。她摸得着馬的脾氣，駕馭得比全區裏誰個男人都好些。她的小馬滿出了馬房，滿到屋前一片草地上，猶之乎她的八個孩子滿出了山上那間遊玩廳一般。她在自己壟植場上

行走的時候，總有兒兒女女狗狗馬馬一大羣跟在後面。她相信她的馬都具有人性，尤其是她最愛的一匹紅雌馬，乃驪。她每天要騎着她出去跑一趟，有時家裏事情忙，要遲一刻兒出去，她總要把一隻糖碗交給一個小黑炭，對他說：「去給乃驪吃一把，告訴她，我這就要出去了。」

除開最難得的幾次例外，她一逕都穿着騎馬裝，因為無論事實上騎與不騎，她總是準備着要騎的，所以索性一起身就穿起騎馬裝來。每天早晨，無論天晴天雨，乃驪照例要搭配好鞍轡，在屋前一來一往的牽着走，預備太太一有空，就可以抽身出去騎一個鐘頭。不過她家那妙峯山墾植場是不容易管理的，她往往要抽不出空來，以致乃驪白白在那裏一程程的走。但是湯太太即使整天在家裏做事，也要不期然而然把衣裾鉤在臂膀上，而露出底下六吋來長一段閃亮的長靴桶來。

今天，她穿着一件下擺不很大的深黑綢衫，看起來也還是像穿騎馬裝似的，因為那件衣服完全照着騎馬裝的樣式做，頭上戴的是一頂小小的黑帽，旁邊一枝長長的黑羽，恰巧在她一隻溫熱而閃爍的棕色眼睛上覆着，看去也同她打獵時戴的那頂破爛舊帽子一模一樣。

她看見了嘉樂，就把鞭子一揮，將兩匹如舞的紅馬突的勒住，車肚裏那四個女孩子便都探頭到前面來，放開喉嚨唏哩嘩啦亂喊着招呼了一陣，直把前面那兩匹馬也嚇得蹦蹦跳起來。像這般的情景，若有陌生人在旁觀察，總以為她們兩家人是多年不見了，其實她們分手了纔只兩天。但是她們一家人向來喜歡隣舍家，尤其是喜歡郝家幾個女孩子。不過郝家女孩子之中卻只有蘇綸和愷玲是她們喜歡的。至於思嘉，那是除了那個沒有頭腦的高嘉菱之外，沒有一個人真正喜歡她。

每年夏天這一區裏差不多平均每個禮拜要有一次大野宴會和跳舞會，但是那些紅頭髮的湯家人對於享樂的能耐極大，無論哪一次野宴會和跳舞會，都使得她們很興奮，彷彿從來沒有見過過似的。那四個女孩子都長得嬌媚玲瓏，現在擠在一部馬車裏，衣裾壓着了衣裾，陽傘傾刺着陽傘，已覺

得熱鬧非常，又加各人頭上都戴着一頂闊簷的草帽，草帽上堆着那麼些蓄札，飄着那麼些黑絨頸帶，看起來更覺琳瑯滿目了。而且那四頂草帽底下露出的紅頭髮，也是各人代表一樣的，海弟的是正紅，珈妹的是草莓金紅，蘭弟的是銅緒紅，小貝子的是胡蘿蔔紅。

「好一羣漂亮的小雀兒哪，太太。」嘉樂將馬勒到她們的馬車旁邊去獻媚說。「可是要趕上她們的母親那可還差得遠。」

湯太太將她的紅褐色眼睛轉了轉，下邊嘴唇吸了吸，以表示領情的意思，立即那些女孩子裏了起來，「媽，你瞟眼睛哪，回去告訴爸爸去。」「老實告訴你罷，湯先生，媽要是有你這麼一個好看的男人站在旁邊，她就沒有咱們的分兒了。」

思嘉聽見了這番打趣，跟其餘的人都笑了起來，但是嘴裏雖然笑，心裏卻很覺得駭異，爲什麼她們湯家女孩子可以跟自己的母親這樣開頑笑的？她們彷彿把母親當做自己同輩人看待，彷彿母親的年紀還沒有過十六歲似的。在思嘉看起來，要是她對自己的母親去說這種話，那就要算是褻瀆了。然而她又覺得她家母女的這種關係倒也十分有趣，而且她們對於母親雖然這樣批評，責罵，和打趣，卻仍是崇拜母親的。思嘉並不希望湯太太來代替自己的母親，但是能够跟母親這麼打趣，倒也是有趣的。不過在她自己，那是連這樣的思想也要算不敬母親，而應該覺得羞恥的。至於他們車裏那四個紅頭髮的女孩子，她知道她們腦子裏並沒有這種爲難的思想在那裏煩擾，於是她又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同而嘗到了一種迷惑不解的苦悶了。

她的腦子雖然很敏捷，卻沒有分析的能力，但是她也半意識地認識着，湯家那些女孩子雖然像小馬一般頑，野兔一般野，卻都具有一種地心的純一。這種純一性就是她們一部分的遺傳，因爲她們的父親和母親同是肇嘉州人，並且同是肇嘉州北部人，離開最初的開拓者遠不過一個世代，他們對

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環境都有一種確定的觀念。他們本能地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正如衛家人一般，只是衛家人的趨向跟他們完全不同罷了。他們心裏不會常常起衝突，思嘉卻常常要被種種衝突所煩苦，這就由於她的父親和母親那兩個血統太不能調和的緣故。她一方面要尊敬她的母親，崇拜她的母親像一個偶像，而同時又想抓母親的頭髮，想同母親打趣。因此，她就感到衝突之苦了。同樣，她既想在男孩子面前裝做一個溫文爾雅的閨秀，同時又想做那種有求必應的浮浪女人，因此，她心中的衝突無時或已了。

「愛倫怎麼不見啊？」湯太太問。

「今天我們家裏開除了一個監工，她要在家裏查賬。湯先生跟孩子們呢？」

「噢，他們幾點鐘之前就騎馬到十二根橡樹去了，去嘗他們的糖拌酒去了。我可以包的，他們一定要從現在喝起一直喝到明兒早晨纔完呢！等會兒我要拜託拜託衛先生，託他留他們在那裏過夜，那怕是馬房裏過一夜也行的。要是他們爺兒五個一齊灌醉了，那我可真受不了了。有三個，我還可以對付的，可是——」

嘉樂趕快打斷她，換過了一個題目，因為他自己的三個女兒想起了去年秋天那次野宴會他從衛家回去的情形，已經在她背後吃吃地笑了。

「今天你爲什麼不騎馬，湯太太？你要不跟乃驪在一起，就簡直不像你了。你是一個司騰駝呢？」
「一個司騰駝嗎，我的好娃子！」湯太太學着他的愛爾蘭土腔說。「你是說生駝兒罷，司騰駝是一種喉嚨像銅鑼的人哪。」

① Cantor 爲 Contair 音近之詞，前者本義傳令官，引申爲大喚喚者，後者爲神獸中一種半人半馬之怪獸，嘉樂意謂湯太太與其馬永不相離，故以此喻之。

「是司騰駝，是生駝兒，不去管它罷。」嘉樂答道，他並不因自己的錯誤覺得難爲情。「不過你趕起獵狗來的時候，喉嚨也像銅鑼的，太太。」

「這話對了，媽。」海弟說。「我也說過，你每次看見一隻狐狸，就喊得像個高蠻雞。」●

「總不像嬾嬾替你洗耳朵的時候你喊得響呢。」湯太太回道。「而且你還只得十六歲，哪講到我今天爲什麼不騎馬，乃驢一大早就養了。」

「真的嗎？」嘉樂真覺有興味的嚷道，當即眼中露出愛爾蘭人愛馬的熱情來。但是思嘉心裏又吃了「震，這又是湯太太跟她母親不同的地方了。在她母親手下，雌馬從來不養小馬，母牛從來不養小牛，甚至於連母雞也幾乎不會下蛋。母親把這些事情都當做忌諱，絕口不會講起它。湯太太卻沒有這種忌諱。」

「是一頭小雌馬嗎？」

「不，不是一頭怪漂亮的小雄馬，腿兒足有兩碼長。郝先生，你幾時請過去看看去罷。他真是我們湯家的馬，一身毛紅得跟海弟的頭髮一樣。」

「他的樣兒也怪像海弟的。」珈打說了，那長臉兒的海弟就要去搽她，使得他雞貓子喊叫的直往那些衣裳堆裏鑽。

「我們這幾匹小雌馬兒今早晨樂得不得了，」湯太太說。「她們今早晨一聽見雷聲，聽跟他那個小表妹的消息，就像發瘋似的了。她叫什麼名字兒的？哦，是媚蘭。不，那孩子怪可疼的，可是和連她名字兒臉蛋兒都不記得了。我們家的廚子是衛家食事總管的外家妻子，昨兒晚上她男人來了，說他們的訂婚今晚上要宣布的。今早晨她告訴我們，這世個女孩子就樂得這麼發瘋似的，我也不懂爲什

麼其實希禮要跟她結婚人家幾年前就知道的，如果他不跟馬崗柏家表妹結婚的話，這也跟衛蜜要跟媚蘭的兄弟察理結婚一樣，並沒有什麼奇怪的。不過，我倒要請教郝先生，他們衛家人如果不跟自己的表姊妹結婚是不是就算犯罪呢？因為若果——

末了這幾句笑話，思嘉並沒有聽見。霎時之間，彷彿太陽被一片陰雲遮掉，世界頓成陰暗，萬物都失光彩了。那新綠的樹葉變憔悴了，山茱萸變蒼白了，一刻兒之前還是那麼粉紅嬌媚的山查子，驟然枯萎而衰殘了。思嘉將手插進車帷裏，她的陽傘有些兒顫抖。原來聽見希禮訂婚不算奇，聽見人家談起這事會得這麼隨隨便便的那就使她難受了。但是過了一刻兒，她的勇氣重新又奔湧回來，於是太陽又出來了，萬物又光彩了。她知道希禮愛她，那是確定不移的事實。她暗笑着心裏想，今天晚上要是沒有訂婚的宣布，不知湯太太該有多麼的驚異，再如果有一件同逃的事件發生，又不知她該有多麼的驚異。從此以後，她必定對隣舍家人便說，思嘉這小鬼頭可真看她不出，她聽她談起媚蘭，竟會坐在那裏一點兒不響，誰知她跟希禮早已是——想到這裏，她不覺樂得顯出兩個酒窩來。海弟聽見自己母親提起這件事，便十分留心看着思嘉臉上的表情。現在看見她這樣，不由得皺了皺眉頭，莫明其妙了。

「我不管你們的意見怎麼樣，郝先生，」湯太太加重語氣說。「我總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這種中表結婚的辦法，希禮要跟韓家的姑娘結婚，那是糟透了，至於蜜兒要跟那蒼白臉兒的察理結婚

「蜜兒要不跟察理結婚，她就再找不着別個了，」蘭弟說，她覺得自己有人捧，很有把握，便把人家說得一錢不值了。而且他們雖然訂了婚，他對她是並不怎樣親暱的。思嘉你總記得，去年聖誕節，他是怎樣追求你來的——

「你別傻罷，姑娘。」湯太太說。「表兄妹是不應該結婚的，就是表表兄妹也不應該。這要流弱血統。這跟馬不一樣的，你可以讓一匹雌馬跟她的兄弟配，或甚至讓老子跟女兒配，結果還是可以很好的，只要你知道血統的話，但是我們人，這就不行了。生育或許可以好，可是精力沒有了你——」

「不過，太太，這一點我可要跟你辯了！你能指出一家人家比衛家再好的嗎？可是他們自從白蓮包魯做孩子的時代起，一逕都是中表結婚的。」

「你看罷，到了時候總要中斷的，現在就已有形跡了。可是希禮身上還不大看得出來，他還是長得那麼好看，雖則也已經是——可是你看他們衛家那兩個一把渣兒似的女孩子罷。人呢，固然不錯的，可都只剩一把渣兒了。再看媚蘭那個小妮子，真怪可憐的，瘦得像一根桿子，弱得連風都吹得倒，而且一點精神也沒有的，自己從來沒有一點兒主見，一逕只會說「是的，太太，」「不的，太太，」你懂得我這話的意思嗎？我是說他家需要一點新血液，需要一點強有力的新血液，像是我們家的這幾個紅頭毛，跟你們家的思嘉似的。可是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要是照他們自己那種做人的方法說，他們衛家實在都是好人，我也都很喜歡的，不過我得說直話，他們是墮育過度了，也是生育過熱了，是不是在乾燥的路上，穩固的路上，他們是走得很好的，可是一碰到泥濘的路，他們怕就是跑不動了。我相信他們那個種性的精力已經被他們生育完了，一時碰到了意外的事，我不相信他們能夠經得起風險。他們是好天氣裏的種族。至於我，我可要一匹不論什麼天氣都能跑的大馬呢，而且他們因為一逕是自相通婚，脾氣也跟人家不同了。一逕都在摸鋼琴，一逕都把頭埋在書本裏，所以像希禮那樣，你叫他打獵，他寧可讀書！我這話是一點都不錯的，郝先生！你再看看他們的骨格，太纖細了。他家正是需要有力量的男女來生育——」

「啊——啊——」嘉樂說，因為他突然想到這一番談話雖然對他自己極有趣也極正當，愛蘭卻一定大不以為然，因此他心裏覺得很抱歉。他知道愛蘭如果知道他容女兒聽到這麼毫無顧忌的一番談話，一定要有一連幾天不舒服。至於湯太太，這個無論關於馬或人的種性問題，正是她生平最最喜愛的題目，她一經談上了這個，就一切別的意见都不去管了。

「剛纔我說的話，我是完全相信的，因為我自己也有幾個表兄弟自相結婚，後來養出孩子來就都暴着眼睛，像出雞一般，真可憐呢。當初我自己家裏要我跟一個表表兄結婚，我就拗得像一匹小馬似的。我說『不媽，那不行』。將來我的孩子都要害腿腫病跟跛腿病的。媽聽見我說起腿腫病，她就暈過去了，可是我很堅決，而且祖母是幫忙我的，我的祖母也懂得養馬，所以說我的話很對。後來也是她幫助我，纔得跟湯先生逃走的。現在你看我這些孩子都是大手大腳的，健昂昂的，沒有一個有病態，也沒有一個是矮子，雖則我們的保義只有五呎零十吋，可是他們衛家——」

「你打算換一個題目談談嗎，太太？」嘉樂急忙的打斷了她，因為他已注意到愷玲臉上現出一種惶惑的神氣，蘇綸臉上現出一種深刻的好奇心，生怕她們回去要把這些問題去問愛蘭，因而證明自己不做女兒出門的監護。至於思嘉，卻像規規矩矩的在想別的事情，他倒覺得放心了。

正在為難，湯海弟出來替他救急。

「怎麼的媽，咱們走啊！」她不耐煩地嚷道。「太陽快要把我烤熟了，我已聽見頸脖子上痲子爆出來了！」

「再等一會兒功夫罷，太太。」嘉樂說。「營裏向你們買馬的事情，你們到底怎麼決定的？戰爭說不定哪天起來，那些孩子們都急乎要把事情決定呢。這是葛葛區軍隊的軍隊，他們要的也是葛葛區的馬匹。可是你這位太太也太固執了，直到現在還是不肯賣！」

「也許戰爭不會起來的。」湯太太隨風轉舵的說，那時她心裏已把衛家的奇怪婚姻習慣全然撇開了。

「怎麼，太太，你不能——」

「媽，」海弟又插進來，「你不好跟郝先生等到十二根橡樹再談嗎？」

「對了，對了，海弟姑娘，」嘉樂說，「我真真一分鐘都不敢攔你們了，咱們再一會兒功夫就到十二根橡樹了，那邊無論老的小的，都要問起馬的事情來，可是，唉，想不到像你母親這麼一位漂亮的太太，會得對於幾匹馬這麼吝嗇，真使我傷心！我請問你，你的愛國心那裏去了，湯太太？聯盟州對於你難道一點兒沒有意義嗎？」

「媽，」小貝子叫道，「蘭弟坐在我身上，我全給弄纏了。」

「那你推開她好了，不要鬧罷，郝先生你聽我說，」她一面反駁，一面含怒地眨起眼睛來，「請你別拿聯盟州的大帽來壓我罷！照我算起來，聯盟州對於我的意義跟對於你的並沒有兩樣，我有四個孩子在營裏服務，你可一個也沒有，可是我的孩子會得照管他們自己，我的馬可不會，我要是能夠知道，我的馬是讓我認識的那些孩子拿去騎的，是好種性的，上等人拿去騎的，那我情願一個錢都不要，白送給他們，可是拿我這些好馬讓那種慣騎驃子的獵戶山民去糟蹋嗎？那可不行啊，先生！我晚上做夢也在害怕，彷彿我的那些寶貝東西都給他們騎傷了，糟蹋了，你想我捨得讓他們那班蠢貨去糟蹋嗎？那當然不行的，郝先生，你要問我買馬，意思很好，可是我勸你不如到餓狼陀去買些老廢物來給他們罷，他們反正分不出好歹來的。」

「咱們可不可以去了呢？」珈妹也加入那個不耐煩的合唱隊來實問了，「你這些寶貝馬兒到底還是要給他們的呢？等到爸爸哥哥們回來跟你商量，說聯盟州怎麼怎麼的需要它，那你就擦擦眼

淚給了一

湯太太咧了一咧嘴，將馬韁繩一抖。

「我決不做這樣的事兒，」她說着，將馬輕輕的抽了一鞭。那馬車就飛也似的去了。

「真是好人兒，」嘉樂一面說，一面戴上了帽子，將馬帶到自家馬車旁邊來。「走罷，阿道將來再去跟她說，總要說得她拿出馬來。當然，她是對的，她是對的，誰要不是一个上等的人，他就沒有弄馬的分兒。他只好去當步兵，可惜的是，咱們這區裏地主的兒子不多，不够組織一個營呢。你的意思怎麼樣，小奴兒？」

「爸爸，請你騎在我們後邊，或是騎在我們前邊罷。你掀起了這麼些個土，快把我們嗆死了。」嘉說，因為她這時候再也不耐煩談話了。她正在那裏整理她的思想和她的面容，以備到十二根橡樹的時候可以顯得自然些。嘉樂也就依從他的話，將馬刺了一下，便一陣紅塵的追着前面湯家的馬車而去了。

第六章

他們渡過了河，馬車就上山去了。十二根橡樹還沒有看見，思嘉先就看見一蓬煙，懶洋洋的掛在那些高樹的頂上，並且聞到了一陣香氣，乃是燒胡桃木柴的柴香和烤豬肉羊肉的肉香混合而成的。那些烤野味的火坑從昨天晚上起就已慢慢燒起來，這時一定已經成了一個個玫瑰紅火的長槽子，各種的肉正插着籤子在上面轉滾着，肉汁滴落炭火裏，發出嗤嗤之聲來。思嘉知道這由微風載來的香氣是從那所大房子背後的大橡樹林裏出來的。衛家的大野宴會總在這裏開，這裏是一片通到下面薔薇園去的略微傾側的斜坡，因有許多橡樹蔭蓋着，所以很陰涼，比之高家向常開野宴的地方要好得多。原來那位高太太不喜歡大野宴的烤肉，常說那股氣味要留在家裏幾天散不掉，因此她家舉行野宴總在一個離家四分之一哩的平坦地面上，上面一點兒蔭蓋都沒有，讓客人在太陽裏淌大汗。至於衛家待客之好，那是全州都聞名的，惟有他家開的大野宴才真有講究。

那些蓋着上等桌布的抽桌，總檢最陰涼的地方鋪放，兩邊擺的是沒有靠背的條凳，此外又從家裏搬出些椅子，有墊杌子，以及靠墊之類來，在草地裏隨便散放着，讓那些不喜歡條凳的客人隨意取坐。烤肉的火坑子和煮滷的大鍋子，都跟客人坐的地方離開很遠，免得煙氣要燻到客人。開宴的時候，至少要有打的黑奴，手裏拿着托盤奔來奔去，服侍着客人。又在倉房背後另外設一個火坑，專給客人帶來的家奴們、馬夫們、侍女們用的，他們吃的是玉蜀黍餅、山薯，以及黑人最心愛的豬肚裏，又如果碰得巧，那末還有西瓜，可以儘他們吃一個飽。

思嘉聞到一陣鮮豬肉的焦香，便發起鼻子欣賞了一會，希望那肉烤好的時候，她的肚子總也可

以空些了，其實那時她肚裏塞得實實，又加腰上繫得那麼緊，生怕隨時都要嘔出來，那就大糟其糕了。因爲在大宴會上嘔吐，只有老頭子跟老太婆才可以不怕人家議論呢。

他們一上了山頂，那所白色房子就整整齊齊在她面前出現了，高高的柱子，闊闊的遊廊，平平的屋頂，那樣的美，就譬如一個美人知道自已毫無缺憾，因而對於一切人都大大方方和和氣氣的一般。思嘉之愛十二根橡樹，甚至於過於自己的陶樂，因爲十二根橡樹的房子具有一種皇室的壯美，一種和樂的尊嚴，陶樂的房子便沒有這種氣象。

那條彎曲寬闊的車道上已經充滿着馬匹和馬車，有些客人正從車馬上下來，跟朋友們招呼着。咧着嘴的黑奴們，每次宴會照例覺得興奮的，正把客人們的牲口牽到倉場上去解轡卸鞍，預備作一整天的休息。一羣羣黑色和白色的孩子們，在那新綠的草地上呼喊，跑來跑去，頑着造房子和捉迷藏，誇說着自己過一會兒能够吃得多麼多。那間從前面一直通到屋後去的寬闊穿堂裏，已經是擠滿了人。當郝家的馬車在前面台塔上停落的時候，思嘉看見許多穿着膨裾漂亮得像蝴蝶一般的女孩子，在通二樓去的扶梯上上上落落，互相拿臂膀攬抱着腰，時或伏在那精緻的欄杆上，笑着叫着底下穿堂裏的青年們。

從那開着的法蘭西式的窗口裏，她瞥見那些年紀較大的女人在客廳裏坐着，端端正正的，身上穿着黑綢衣，手裏搖着扇子，談論着養孩子，害病，誰跟誰結婚，以及爲什麼結婚之類的事情。衛家的食事總管阿唐，在穿堂裏奔忙着，手裏拿着一個銀托盤，鞠着躬，咧着嘴，將一些高杯子獻給那些穿淡黃褲、灰色褲、和縐領襯衫的青年人。

那太陽照耀的走廊上，也擠滿了人，是的，全區裏的人都在這裏了，思嘉心裏想，湯家的弟兄四個

① Hopsooth 是一種獨腳跳着踢石子的遊戲，我們普通叫做「造房子」。

和他們的父親，是靠在一根高柱子上，司徒和伯倫照舊寸步不離的站在一堆，保義和謙謨跟他們的父親湯勤站在一堆，高先生緊貼着他那北佬兒夫人站在那裏，那位夫人雖在肇嘉州已經耽了十五年，仍舊到處都是那麼陌陌生生的，其實人家都很可憐她，因而對她都很客氣，很和好，不過總都忘記不了她投錯娘胎不該替高家孩子當過保姆，高家的兩個孩子，累福跟愷，是跟他們的那白胖妹妹嘉菱在一起，正跟那黑臉兒的方約瑟和他的美麗未婚妻孟賽莉在開頑笑，方樂西和方東義正跟孟提蘼在咬耳朵，引得孟提蘼不住發出吃吃的笑聲，此外有幾家客人，竟是從十里外的落迦哇來的，也有從萬葉來的，也有從鍾氏坡來的，還有少數是從俄狼陀和馬崗來的，那座房子彷彿要被客人擠開了，談話聲，嬉笑聲，女人尖利的呼叫聲，不住的在那裏奔騰起伏。

主人衛約翰站在廊子的台塔上，一頭銀絲般的頭髮，身子筆挺的，滿面是春風，永遠像肇嘉州夏日的太陽那般溫熱，他旁邊站着衛蜜兒，像似一逕偏促不安的在那裏迎候來客，她之所以叫做蜜兒，就因她對於上自父親，下至田裏做活的，都叫得那麼蜜蜜甜甜的緣故。

蜜兒的一舉一動顯然都想討人的歡喜，跟她父親那種夷然的風度恰成了一個對照，因使思想起剛才湯太太所說的話也許有些兒對了，他們衛家男人的相貌確乎具有一種家族特色的，衛約翰和衛希禮的灰色眼睛上都有濃濃的一圈赤金色的睫毛，到了蜜兒跟英弟的臉上，睫毛就稀疎而淺淡了，蜜兒是一根睫毛沒有的，樣子怪得像兔子，英弟則除「平淡」兩字而外再沒有別的字面可以形容。

那時看不見英弟，不知她在哪裏，可是思想她大概還在廚房裏指揮用人，可憐的英弟，思想自從她母親死後，就得她管家，一天忙到晚，並且除了湯司徒，始終找不到第二個愛人，誰知湯司徒偏說我比她美，那是當然怪不得我的。

衛約翰走下台階，伸出臂膀去攙扶思嘉。思嘉從馬車上下來的時候，看見蘇倫在那裏凝笑，知她已從人羣中找出甘扶瀾來了。

我一輩子沒有愛人，也不要這麼一個穿褲子的老太婆！思嘉落地時，一面向衛約翰微笑道謝，一面這麼鄙夷不屑的想。

甘扶瀾急忙跑過車邊來攙扶蘇倫，蘇倫便現出那麼手足無措的樣子，思嘉在旁看見了，恨不得打她一個耳摑。不管甘扶瀾家裏田地怎麼多，也不管她心腸怎麼好，在思嘉看起來都覺得一錢不值。因為他年紀四十了，長着幾根耗子毛似的黃鬍子，樣子是那樣的委瑣，看起來活像一個老太婆。但是她想起了自己的計劃，當即忍耐住了，對甘扶瀾拋了一個閃爍的微笑，甘扶瀾不由得一怔，一面伸手去攙蘇倫，一面對思嘉眼睛骨碌碌轉着。

思嘉一面跟衛約翰匆匆談着話，一面拿眼睛向人羣中搜索希禮，可是希禮不在廊子上。隨即有十幾個聲音向她招呼，司徒伯倫兩兄弟也就迎上來，孟家的一班女孩子都跑過來喝采她的衣服，霎時之間她就成了一個聲音圈子的中心，大家都直着喉嚨喊，以至那聲浪越來越高，可是希禮在哪裏呢？還有媚蘭呢？察理呢？她裝做不以爲意的樣子四面看了看，然後又向那個笑語喧嘩的穿堂一直看過去。

當她這麼談笑着並在屋子裏院子裏四處搜索着的時候，她的眼睛忽然落在一個陌生人身。那人獨自站在穿堂裏，帶着一種冷漠輕慢的神情不轉眼的看着她，使她心裏突的起了一種交混的情感，一部分是自己因能吸引男人而感到得意，一部分又怕是自己領口太低才惹人這麼注目。那人的樣子看起來已經很老，至少有三十五了，但他個兒很高，體魄很強壯，思嘉覺得自己生平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闊大的肩膀，這麼厚實的肌肉，幾乎厚實得不像一個上流人。當她的眼睛跟他的接觸

的時候，他微笑了一笑，從兩撇修得短短的黑鬚鬚底下露出一副野獸一般白的牙齒來。他的臉是黑的，黑得像一個海盜，他的眼睛英勇而黑色，跟海盜主張擊破海艙或搶劫處女時的眼睛一般。他的神情之中現出一種冷漠的輕慢，笑時嘴角帶着一種懷疑的幽默，竟把思嘉一怔怔得連氣都轉不過來。她覺得那人這樣的看她，簡直是對她侮辱，但又並不覺得自己受侮辱，於是她對自己懊惱了。她並不知道那人是誰，但他那黑臉上無可否認地現着良好的血統。他那全紅嘴唇上面的瘦削的鷹鼻，他那高高的額骨，他那睜得很開的眼睛，都顯示着良好血統的形跡。

她把眼睛收回來，並沒有回他的微笑，他也就把頭轉過去了，因為有一個人正在喊他：「瑞德！瑞德！白瑞德！這兒來！我要你來會一會肇嘉州一個頂頂硬心腸的女孩子。」

白瑞德這名字好生耳熟，彷彿跟哪一件不名譽的新聞有關的，但是思嘉一心在希禮身上，也就不去想它了。

「我得上去樓去掠一掠頭髮，」當司徒伯倫想把她引到一個清靜地方去的時候，她對他們這麼說。「你們要在這裏等我呢，別跟人家的女孩子跑開去，那是我要光火的。」

她看出司徒今天有些不大好對付，決不能讓他看見自己跟別人勾勾搭搭。因為他已經喝下酒去了，臉上一臉要找碴兒的神氣，思嘉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那是會得闖禍的。她在穿堂裏碰到一些朋友，站住談了幾句，又碰見英弟剛從屋背後轉出來，頭髮蓬蓬的，額上停着小顆的汗珠，可憐的英弟，她長着那樣稀疎的頭髮和睫毛，那樣表示脾氣執拗的鬮顛骨，年紀不到二十歲，就已像個老處女一般了。思嘉心裏疑惑，不知英弟是否因她搶走她的司徒而恨她。許多人都說，她仍舊是愛司徒的，可是他們衛家人的心思誰都摸它不着。即使英弟果真恨思嘉，也決不會露出來，仍舊還會那麼不即不離的對她十分客氣的。

思嘉跟她談了幾句，就動身上那寬闊樓梯去。正走時，背後有一個羞澀的聲音在喊她的名字，回頭一看，原來是韓察理。他是一個美貌的青年，雪白的額頭蓬着一堆柔軟的褐色髮鬚，眼睛也是深褐色，同一頭看羊犬一般皎潔而溫和。他穿着芥末色的褲子，黑色的短褂，縐褶的汗衫，上面打着一枚極闊極時髦的黑色蝴蝶結。當思嘉回轉頭來的時候，他臉上泛過一陣薄薄的紅暈，因為他看見女孩子是要害羞的，也跟大多數害羞的男人一樣，他最喜歡思嘉那樣飄逸活潑而隨便的女孩子。從前她對於他總不過是禮貌上的敷衍，今天她卻給他一個十分春風的微笑，並且伸出兩隻手給他，這就使他幾乎氣都轉不過來了。

「怎麼，韓察理，是你這小鬼哪！我看你是存心從餓狼陀跑來逗我的哪！」

察理興奮得連話都說不出口，只會將她那雙熱手緊緊的抓着，直望着她那飛舞的綠眼睛。這是女孩子們對別的男孩子說的話，從來不會有人對他說過的。他老是不懂，女孩子們為什麼總把他當做一個小弟弟看待，好雖是很好，卻從來不肯跟他開一下頑笑。他看見別的男孩子比他難看的，比他蠢笨的，都有女孩子跟他們鬧着頑兒，因而早就不能夠也有人跟自己那麼頑兒。然而偶然有幾次真有人跟他這麼頑兒的時候，他又想不出話來說了，只會跟啞吧子似的紅紅臉兒了。事後他才晚上躺在牀上想，下次碰到這種機會的時候，他要怎麼怎麼的施用他的獻媚的手段，而無奈下次的機會再也不來，那些女孩子試了他一回兩回，就都不去理他了。

就是對於蜜兒，自從他去年秋天承繼了遺產之後，早已在不言之中訂好了婚約，他也是那麼冷淡，那麼不響的。有時候，他要發生一種孤獨的感想，覺得蜜兒如果會做媚人的把戲，對於他自己是不利的，因為她也可以拿這套把戲去媚別人。他對於要跟蜜兒結婚的希望，並不感覺到怎樣興奮，因為他平日在書本裏曾經讀到種種瘋狂的羅曼司，而蜜兒並不能激起他這種羅曼司的情緒。他一逕都

在渴望一個美麗個儻而充滿着熱情和戲謔的女人來愛他。

而此刻現在，這位郝思嘉小姐竟跟他開着頑笑，說他是存心來逗她的了！

他想要想出幾句話來說，可是想不出，只是默默地在替她祝福，因為她已經把話都說了去了，解了他的無話可說之窘了。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

「現在，你在這兒等我，一會兒野宴，我要跟你在一塊兒吃。你千萬別跑開去跟那些女孩子七搭八搭，我是要姑媳的哪。」真想不到這話會從那旁邊兩個酒窩兒的一副紅嘴唇裏發出來，而且說得那一圈濃眼睫毛不住飛舞着。

「我不走。」他終於轉過氣來了，卻哪裏知道思嘉心裏正當他是一頭小牛等着屠人宰割呢！

她拿一柄摺扇在他肩上輕輕拍了拍，便掉轉頭走上樓梯去。在這當兒，她又看見那個白瑞德，在離開察理不過數呎的地方，獨自個人站着。剛才的一番談話，他分明是全聽到了，因為他對她咧着嘴，陰險得跟一隻野貓一般，同時又將她渾身上下的掠了一眼，眼光之中全然沒有她向常經慣的那種敬意。

「見了鬼了呢！」她學着父親常用的一句咒語忿然的對她自己說。「看他那副神氣，彷彿我光身子的時候他都看見過似的！」於是將頭一翹，管自上樓去了。

在那間放包裹的臥房裏，她見高嘉菱在那裏對鏡梳粧，正把自己的嘴唇拚命咬着，要它顯得再紅些。她的胸帶上插着新鮮的薔薇，跟她的面頰互相輝映，他那矢車菊一般藍的眼睛興奮地跳舞着。

「嘉菱，」思嘉一面試想把她的胸衣拉得高些，一面說。「樓下那個姓白的討厭傢伙是誰？」

「哦，親愛的，你不知道嗎？」嘉菱很興奮地低聲說，因為她知道蝶姐跟衛家的奶媽在隔壁房間裏談天，防恐她們聽見。「他在這裏，我真想像不出衛先生心裏覺得怎麼樣。他本來是到鍾氏坡去看

甘先生的——說是爲買棉花的事兒——甘先生這兒來了，當然把他也帶來了，他不能把他扔掉，自己跑啊。」

「他是怎麼一回事呢？」

「親愛的，人家都不招待他呀！」

「真的嗎？」

「真的。」

思嘉把這話默默咀嚼了一回，因爲她從來不曾跟一個不受人家招待的人同在一所房子裏過，她覺得這事很使人興奮。

「他做過什麼事呢？」

「哦，思嘉，他的名譽壞得可怕呢。他的名字叫做白瑞德，是曹氏屯人，他的朋友本是那邊的上等人物，可是現在他們連話都不跟他說了。這是去年夏天瑞珈羅告訴我的，他跟她們家裏並沒有親屬關係，可是他的事情她統統知道，誰都知道。他是從西尖開除出來的，你就想好了！還有些事情珈羅不便知道，還有一件是他丟棄了一個女孩子。」

「你講罷！」

「怎麼的，你什麼都不知道嗎？去年夏天珈羅詳細跟我說的，她媽聽見她知道這種事，還氣得要死呢，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個姓白的跟曹氏屯一個女子出去坐馬車，我從來沒有聽見說這女子叫什麼，可是我有點疑心，她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不然的話，也不會在晚快邊的時候獨個人跟他出去了。後來你知道怎麼樣，他們竟在外面耽了差不多一個通宵，才跑着路回來，說是馬跑掉了，車摔壞

了，他們迷失在樹林子裏了，後來你猜怎麼樣——」

「我猜不着，你講罷，」思嘉很熱心地說，心裏巴不得事情愈鬧大愈好。

「第二天他不肯跟她結婚呢！」

「哦，」思嘉說着，覺得一肚子的希望完全破碎了。

「他說他不曾——」——「不會跟她有過什麼事，他不知道爲什麼應該跟她結婚。後來她的哥哥當然去跟他交涉，這個姓白的卻說他寧可給鎗打死，也不願跟一個傻子結婚。後來他們決鬪了，這個姓白的打中那女子的哥哥，他死了，姓白的逃出曹氏屯，從此人家都不招待他。」嘉菱結束得正是時候，因爲蝶姐又進房來料理化粧品來了。

「她有過孩子嗎？」思嘉跟嘉菱咬耳朵說。

嘉菱拚命搖着頭，「可是她也一樣的毀了，」她低聲的回答她。

這時思嘉突然的想起，但願希禮能對我妥協，他是上等人，不至於不肯跟我結婚的。但是她聽見說白瑞德不肯跟一個傻女子結婚，不期然的對他起了一種尊敬的情感。

思嘉坐在一張花梨木的高檯榻上，在屋後一棵大橡樹的樹蔭底下，她那衣裙上的綉髮在四周圍蕩漾着，底下露出二吋綠羊皮的鞋頭來，這是大家閨秀坐時露腳的最大限度了。她手裏拿着一隻盆子，裏面的東西差不多沒有動過，身旁有七個騎士替她做侍衛。這時野宴已經達到它的最高峯，溫熱的空氣裏充滿着笑聲和語聲，銀器磁器相觸聲，以及烤肉和香油的濃烈氣味。有時微風乍起，便有一陣陣的煙從長火坑那邊飄過來，於是那些小姐太太們都要假作驚慌的尖叫起來，並把棕櫚葉狀的扇子狂揮一陣。

年青的小姐們多數同她們的男性兒坐在桌子兩旁的條凳上，但是思嘉覺得條凳上的位置只有兩邊兩個空位，一邊只坐得一個男人，所以她獨自坐開去，以便四周圍可以儘量容納男人的座位。

結過婚的太太們都在亭子裏面坐，她們那些暗黑的衣服恰好替周圍的五顏六色做了一種調劑。因為南方的風俗，女人一經結了婚，就無論如何不能算是美人了，所以太太們不論年齡大小，總都是自己做一道，不肯混進小姐哥兒們的陣裏去。彼時上自那倚老賣老不住嘮叨的方太太，下至那正在懷孕作嘔才十七歲的孟愛儷少奶奶，都在交頭接耳，談論着世系學和產科學上的問題，因為像這樣的聚會，就全靠這樣的談論，才會覺得有趣而有益。

思嘉向那些太太們坐的地方很輕蔑地瞥了一眼，心想她們活像一羣的肥牛，她以為結了婚的女人再也沒有什麼好頑了。她可不會想到自己一經跟希禮結了婚之後，便也要自動地退入那些亭子裏，那些前廊上，同那些穿着暗黑綢衣服的端莊太太們去坐在一起，也要同她們一樣端莊，一樣暗澹，而不再能加入那歡欣鼓舞的陣裏去。原來她跟大多數女孩子一樣，她的想像力只把她送到結婚的禮壇為止，而且她現在正覺得不幸之至，再也沒有心思去從事這種推理了。

於是她把眼睛垂落在手裏的盆子上，輕輕拈起一片薄餅乾，放在嘴裏慢慢的抿着，那種溫文爾雅的態度，那種全無食慾的神情，若使嫵嫵在旁邊看見，也必定大加稱許。其實她這回倒並不是矯揉造作，因為那時她四周圍雖然有那麼許多男人去捧她，她卻覺得生平從來不曾有現在這麼難受。她不自知其所以然的感覺着，她昨晚所想出來的計劃，現在是全部失敗了，至少跟希禮有關的一部分是失敗了。她對於別的男孩子，已經論打的吸引了來，偏只吸引不到希禮。於是昨天下午感到的那種恐懼，重新又衝了回來，以致她的心跳得一陣快，一陣慢，她的面頰變得一陣紅，一陣白。

希禮並不會有過意圖要來加入她周圍那個圈子，事實上，她從到這裏之後，並不會單獨跟希禮

說過一句話，只不過初見面時一下招呼，以後就沒有開口了。那時思嘉尋到後園裏，希禮上前來歡迎她，卻有媚蘭掛在他的臂膀上——那個還够不到他的肩膀的媚蘭。

媚蘭是個纖小脆弱的女子，神氣跟一個藏在母親衣裾底下頑兒的孩子一般，再加上那一雙大大的褐色眼睛，一逕都含着羞澀和驚怕，尤其要使人家看做那樣一個孩子了。她長着一頭烏黑的髮，拿髮網罩着，一絲兒都不亂，前面梳着一個長長的寡婦嘴，尤其使她的臉蛋兒像個雞心。兩額骨生得太開，下巴頰未免尖了些，以致那張臉雖然嬌怯可憐，卻很平淡，而且她不會裝模作樣，所以這種平淡性一逕都存在。她的相貌同泥土一般簡單，麵包一般可寶，春水一般透明，這就是所謂平淡性。但是她的舉止行動卻具有一種莊嚴，看起來老成持重，遠不止是十七歲。

當時她穿着一件灰色薄紗布的上衣，配着一條櫻桃色的緞帶，全部都打着縐襞，以期掩飾過她那全不發達的體軀。頭上戴着一頂黃色的涼帽，垂着櫻桃色的長長的飄帶，映得她那乳色的皮膚光瑩奪目。兩鬢垂着兩條長長的金鍊子，金鍊子上掛着兩枚沈重的耳墜子，在一雙褐色眼睛旁邊不住的擺盪，而那雙眼睛則譬如冬日樹林中兩池皎潔的靜水，上面有兩片褐色的葉子在那裏飄蕩一般。她一見思嘉，就裝起一副羞怯的笑容，跟她招呼，並對她說那套綠色的衣服非常美麗，思嘉卻恨不得她馬上離開希禮，只是萬分勉強的和她敷衍一番。此後他們兩個就離開衆人，獨自去坐在一角。媚蘭坐在一張椅子上，希禮找了一張矮杌子在她腳下坐着，靜靜的跟她談着，對她笑着那種緩慢催眠的笑容，正是思嘉所最心愛的。尤其難堪的，希禮每次對媚蘭一笑，媚蘭眼裏就要現出一星光彩來，以致思嘉也不能不承認她幾乎美麗。而當媚蘭看着希禮的時候，她那平淡的臉上也燃起一種內在的火來，如果說一個愛的心是可以顯現在臉上的話，那末現在是顯現在媚蘭臉上了。

思嘉想要把眼睛朝開，不去看他們兩個，可是不能，而她每次對他們瞥了一眼之後，就要對自己

身邊的騎士們加倍賣力，對他們笑，對他們挑逗，對他們戲謔，對他們翹頭，直至翹得兩隻耳環不住地跳舞。她說過了許多次「胡說八道」說他們的話沒有一句老實，說她再不相信男人的話語，然而希禮好像毫不注意她。他管自抬着頭跟媚蘭說話，媚蘭也一逕低着頭看他，那臉上的神情分明表示着她是屬於他的。

於是乎思嘉嘗不堪言了。

在局外人看起來，她是無論如何不會受窘的。她在大宴會上分明要算個紅人，要算衆人注意的集中點。她在男人裏面造成的狂熱，女人裏面造成的羨妬，若在旁的時候，已經大可使她心滿意足了。彼時韓察理因得思嘉的關注，膽子大來起，在她右側牢牢佔據着一個地盤，雖經湯氏雙胞協力的搶奪，他始終不肯讓步。他一隻手拿住思嘉的扇子，一隻手拿住那始終未動的菜盆，堅執不肯去跟蜜兒的眼睛接觸。蜜兒卻已快要淌下眼淚了。左邊呢，是高愷悌懶洋洋的靠在那裏，不時要拉拉她的衣角，暗暗的戒備着司徒。他跟那雙胞之間，空氣已經觸了電，已經交換過一些粗魯話語了。甘扶瀾在那裏不住忙亂着，像一隻只有一隻小雞的母雞，從樹下到桌邊一程程來往跑着，替思嘉搬東西來吃。結果是蘇心裏的憤怒再也抑遏不住，竟至對思嘉怒目而視起來。小愷玲則幾幾乎要哭出，因為路上思嘉雖然對她說過那麼興頭的話，伯倫卻不過對她說了一聲「嚇囉，妹妹」，撥了撥她頭上的結髮帶，便撇開了她，專心一意去對付思嘉了。平常的時候，伯倫對她是很好的而且很客氣，使她自覺已經是個大人，因而一逕夢想着哪天梳起頭髮穿起裙子來，好把他正式接待作自己的知己，而現在呢，他好像也是思嘉所有的了。還有方家的東義和樂西也在這個圈子裏，可是還沒有得到地盤，正在其欲逐逐的候補思嘉身邊的好缺。孟家幾個女孩子看見他們這種情形，又覺得可笑，又覺得可惱。

一會兒之後，孟家的三姊妹推說要到後園去看花，都站了起來，帶着她們的男伴兒走開了。這種

有秩序的戰略退卻，分明又是思嘉勝利的一個象徵，而且是誰都看得出來的。因此思嘉又向希禮那邊拋過一眼去，看他有沒有注意這情形。誰知希禮正是疑神壹志的把一張笑臉對着媚蘭手裏拿住的雪白皮膚，直掐得她鮮血淋漓才痛快。

她的眼睛才離開媚蘭，便又發見白瑞德正對着自己注視，原來白瑞德離得大家遠遠的，獨個人在那裏跟衛約翰談天，眼睛卻是一逕釘在她身上。當她的眼睛跟他接觸時，他對她笑了一笑。思嘉心裏感到非常不舒服，覺得現在在場的人，惟有這個人人都不招待的傢伙是知道她肚裏的心事的，並且正在那裏留心她的一舉一動來當消遣呢。因此，她也恨不得跑去掐他一把了。

但是一轉念之間，她又得到另外一種希望來安慰自己了。「我若是能够熬過這個宴會，一直熬到午後去，」她想，「那時她們都要上樓去打中覺，以備晚上有精神跳舞，我就獨個人登在樓下找希禮談一談。剛才我有那麼許多人捧的情形，他一定已經注意到的。至於媚蘭，他當然應該照顧，因為她到底是他的表妹，而且沒有人捧他，要是他也不去理，她就做壁花了呢。」

這麼一樣，她又勇氣勃發起來，便在身邊的韓察理身上加倍努力，以期引起希禮的眼紅。於是察理墜入了五里霧中，其對思嘉立即發生了愛情，自不待說。既有這種情緒，蜜兒當然早被拋到九霄雲外了。蜜兒便如一隻啾啾唧唧的麻雀，思嘉便如一隻光怪陸離的蜂雀，相形之下，自然見絀。思嘉會得戲弄他，疼愛他，問他問題而自已代他回答，因而他用不着說一句話，就可以顯得非常聰明。但是別的男孩子看見思嘉對察理這麼感到興趣，都不由得詫異，又不由得懊惱。他們都知道察理平日非常羞怯，連兩個字兒一句話也說不連氣的，現在卻得思嘉如此之青睞，因而越想越氣，差點兒連禮貌也不能維持了。這是思嘉的絕大勝利，然而對希禮仍不發生效力。

及至最後一叉豬肉、雞肉、羊肉都吃完了，思嘉心想英弟馬上要起來發言，請諸位小姐太太們進屋裏去暫時休息。這時已經下午兩點鐘，太陽曬得正熱，誰知英弟爲了準備這個大野宴，已經足足忙了三天，忙乏了，現在坐在亭子上懶得起來，正跟一位從萬葉來的髒老頭兒直着喉嚨在說話。

一陣沈沈欲睡的懶意降落在羣衆裏面，黑人們懶洋洋的走着，在收拾那些陳列食品的長桌子。笑語之聲漸漸的不起勁了，這裏那裏的人堆落入沈默了。大家都在等候女主人宣告早晨宴會的終結。棕櫚葉狀的扇子搖得慢了，有好幾位老先生就在太陽底下飽着肚皮打瞌睡。大野宴告終了，大家都要趁這太陽正高的時候休息一下。

在早晨的宴會和晚上的跳舞會之間的一段期間，人們成了一種安靜和平的族類。只有那些青年們還保留着剛才全羣所具的那種不耐安靜的精力。他們從一個集團到一個集團，低聲的談着話，同一羣血性的雄馬一般美麗，也一般危險。他們原也感到中午的懶意，但有一種暴躁的脾氣潛伏在底下，一經觸動就會得暴發起來，並如野火燎原一般的燃起。

過了一會，太陽越發熱了，大家又都向英弟那邊看了看。這時談話的聲音已經漸歸於靜寂，但是突然之間，忽聽得郝嘉樂的聲音怒氣勃勃地響起來。大家一看，原來他在離餐桌一段路外，正跟衛約翰辯論得激烈。

「你見了鬼了，朋友！祈禱跟北佬兒和平解決嗎？咱們在嵩塔兒要塞打過了那些流氓，這還行嗎？可以和平嗎？咱們南方要把顏色他們看，讓他們明白咱們是不能侮辱的，咱們的聯盟並不靠他們的好心，是靠咱們自家兒的力量。」

「阿呀，我的天！」思嘉想道。「他又喝够了！這麼一來，我們要在這兒坐到半夜裏去了。」

霎時之間，瞌睡逃開了那個懶意的羣衆，便有一種似乎電氣的東西掠過空中，人們都從條凳上

椅子上跳了起來，大大的張着臂膀，大家開始賽起喉嚨來。今天一個早晨，誰都沒有談起過政治和戰爭，因為衛先生請求過客人，不要讓小姐太太們感到厭倦。但是現在郝嘉樂忽然喊出一聲嵩塔兒要塞，於是大家都忘記主人的告戒了。

「當然咱們要打——」北佬兒是賊——「咱們只消一個月就收拾了他們——」是嗎？啊，一個南邊人抵得二十個北佬——「給他們一個教訓，叫他們一輩子忘不了——」和平嗎？他們不讓咱們和平——「是啊，你就看林肯先生怎樣侮辱咱們的委員罷——」是啊，他把他們敷衍了幾個禮拜，還發誓過嵩塔兒要塞一定撤兵的，「他們要戰爭，咱們要使得他們厭倦戰爭——」而嘉樂的聲音駕乎這一切之上。思嘉只聽見他「州權」「州權」的喊了又喊。嘉樂是可以興奮一會兒了，他卻不知苦了自己的女兒。

離盟戰爭——這些字眼思嘉早就聽厭了，卻是從來不像現在聽起來這麼可恨，因為他們一談上了不肯歇，她就沒有機會去跟希禮碰頭了。照她想起來，戰爭當然是不會有的，男人們自己也知道。他們就只喜歡談，又喜歡別人聽他們談罷了。

這時韓察理並沒有跟其餘的人一同站起，他看了看身邊已經比較清靜，便向思嘉靠得更近些，憑着由愛而生的勇氣，對她低聲作起一番供狀來。

「郝小姐——我——我已經下了決心，如果我們真打的話，我一定到南嘉羅陵去加入那邊的隊伍。據說塞衛德先生正在那裏組織一個騎兵隊，當然我要到他那邊去。他人極好，又是我父親至好的朋友。」

思嘉想：「他打算叫我怎麼樣呢——喝三聲采嗎？」因為察理的表情似乎是把心裏的祕密都

剝露給她了。她想不出話來說，只不過對他看了看，心想他們做男人的爲什麼會這麼傻，竟當女人會對這樣的事情感興趣。但是察理誤會了她的意思，以爲她在暗暗的稱許，於是放大了膽，急忙接下去說——

「假使我真的去，你會——會傷心嗎，郝小姐？」

「我會每天晚上在枕頭上哭。」這話思嘉本當做一句戲言，誰知察理認了它的票面的價值，樂得臉都紅起來。那時他的手本來藏在她的衣褶裏，因聽見這句話，便慢慢的蠶蝕進去，將她輕輕的捧了一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勇氣是哪裏來的。

「你會替我祈禱嗎？」

「哦，當然的，韓先生，一夜至少要祈禱三串念珠！」

察理急忙四下看了看，摒着氣，硬起胃裏的肌肉，四下都沒有人了，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而且以後即使再有這樣的機會，他的勇氣怕也要不濟。

「郝小姐——我必須跟你說句話。我——我愛你！」

「唔」思嘉有意沒意的說着，一面將眼睛穿過那個辯論的羣衆，看見希禮仍在媚爾腳邊顯說話。

「真的呢！」察理低聲說。照他平日的想像，凡是女孩子碰到這樣的情境，一定總要暈過去，或是喊起來，或是笑起來，現在看看思嘉一樣也沒有，這就把他弄得也不樂乎了。「我愛你！你是最最——最最——」這時他生平從來沒有過的口才也來了。「最最美麗的女子，又是最最可愛的，最最和氣的最最親熱的，我現在拿我全個心愛你，我不能希望你會得愛我這樣一個人，可是我的親愛的郝小姐，如果能給我一點兒的鼓勵，我願意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來使你愛我，我願意——」

他停住了，因為他想不出一樁真正難幹的事情來對思嘉確實證明他的感情的誠摯，因而他簡捷了當的說：「我要跟你結婚。」

思嘉驟然聽得「結婚」兩個字，便從一個虛無縹緲的幻想境界一蹦跳回地上來。她正在夢想結婚，夢想希禮，不想給察理一下驚醒，不由得大大懊惱起來對她狠狠的瞪了一眼。她想這麼一個小牛一般的傻子，爲什麼偏要檢她自己幾乎失魂落魄的今日來對她訴說衷情呢？她看進了他那正在哀求的褐色眼睛，卻並看不出一個羞澀男孩子的初戀的美，也並看不出一個理想實現時的那種崇拜的神情，或是一陣狂歡如火一般掠過他時的那種反映。她對於男人向她求婚的嘴臉，是司空見慣了的，而且都是比察理強得多的男孩子，也不是破天荒第一次求婚的男孩子。所以她現在對於察理的開口，絲毫也不在意中，她只覺得自己面前有一個二十歲的男孩子，紅得像甜菜一般，而且樣子變得很快，她恨不得立刻對他說明他的樣子多麼傻，可是不期然而然的，她母親平日教她應急時用的那幾句話語流到她口邊來了，於是她垂下眼睛，口裏含糊的說道：「韓先生，對於你要我做妻子的意思，我實在覺得榮幸之至，不過事情來得太突然，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這幾句話的措辭非常圓滑，一面既可叫對方失面子，一面又藕斷絲連，不至於馬上決絕，於是察理就做了一個從來不曾見識過香餌的魚兒，竟浮上去將它嚼嚙一口吞下了。

「我會得永遠等着，除非你心裏十分確定，我不會要你回答。現在，郝小姐，只請你說我可以希望罷！」

「唔，」思嘉一面回答着，一面又把眼睛瞟到希禮那邊去，看見希禮仍舊在那裏，仰着頭對媚蘭笑着，要是這個傻子肯靜這麼一刻兒，她或許可以聽出他們是在說什麼。隨即她覺得非聽不可，究竟媚蘭是在說什麼，才使得他的眼睛顯得這麼津津有味？

然而她側着耳朵聽了半天，都被察理的聲音混掉了。

「哦，你不要響罷。」她低聲的說，一面將他的手擰了一下，眼睛並不看着他。

察理聽見這一聲低聲的禁喝，不覺嚇得滿臉通紅，及等看見她的眼睛釘住自己的妹妹看，這才又笑了起來。原來思嘉怕別人聽見他的話呢。是的，的女孩子家自然怕難為情的。於是察理感覺到了一陣男性的威力，是他生平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因為他居然能使女孩子怕起難為情來。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呢。這一下刺激將他麻醉了。他於是將自己的面容重新整頓，整頓成了自以為是一種毫不介意的神情，也把思嘉的手輕輕的回擰了一下，以示自己是個懂世故的男子漢，不但了解並且接受她的斥責了。

思嘉對於他那一擰，連覺也沒有覺得，因為在這當兒，她清清楚楚聽見媚蘭嬌滴滴的在那裏說：「關於戴克理的作品，我怕不能跟你同意。他是一個譏嘲派。我怕他沒有狄更司那麼上流。」

思嘉聽見這話，心裏不覺一鬆，幾幾乎制不住笑出來，暗想她為什麼要對男人家說這種傻話呢？原來她也不過是個書獃子，而男人家對於書獃子怎麼看待，那是人人知道的……你要使男人家感到興趣，並且維持着他的興趣，就得拿他自己做談話的中心，然後繞着圈子，慢慢把話引到你自己身上來，再也不要放開去。倘使那時思嘉聽見媚蘭是在說：「你是多麼令人欽佩啊！」或是說：「你為什麼去想這種事情呢？」我想起這種事情來，我這小腦袋兒就要裂開了！那末她是不免驚慌的。誰知媚蘭是這麼一本正經的在那裏說話，跟在禮拜堂裏一般呢！於是思嘉覺得前途又光明起來，不由得心裏一喜，笑嘻嘻的對察理瞟了一眼。察理經她這一瞟，認為是對他表示愛，便也樂不可支，拿起她的扇子對她狂揮起來，直揮得她的頭髮蓬蓬亂。

「希禮，你還沒有發表意見呢。」湯勃從那喧嚷的人堆裏走過來對他說，於是希禮道了一個歉，便站起身來。思嘉見他那時的態度那麼從容不迫，他那金色的頭髮和斑鬚給太陽照得那麼澈亮，晶瑩心以為天下美男子再沒有像他的了。他一發言，就是那老一輩的人都悉心靜聽着。

「諸位先生，我沒有別的意思，如果肇嘉州要打，我就跟着她打。不然的話，我為什麼要加入營裏去呢？」他說。說時他的灰色眼睛睜得大大的，向來那種瞌睡的神氣在一種強烈的表情裏面消失了，這是思嘉從來沒有見過的。「不過，我跟家父的意見一樣，希望他們北佬讓我們和平，不至於發生戰事——」這時方家湯家一班兄弟們的聲音雜亂地起來，他就笑着舉起一隻手。「是的，是的，我也知道我們是受侮辱了，是受騙了，但是假使兩方面易地而處，假使是他們北佬脫離我們的同盟，試問我們會得怎麼辦？多半是一樣的罷。我們也不高興他們這麼的。」

「他又來了。」思嘉想。「他老是要替人家設想的。」在她看起來，天下的辯論總只能偏袒一方。面。她覺得希禮有時候是不能了解的。

「我們不要頭腦太熱，我們不要只盼戰爭。世界上的苦惱大多數是由戰爭造成的。等到戰爭過去了，就沒有知道究竟為什麼而戰了。」

思嘉不由得嗤之以鼻。幸而希禮平日享有頗撲不破的勇名，否則他就不免麻煩了。當她這麼想着的時候，一陣抗議的嘩聲從希禮的周圍包圍來，憤怒的，熱烈的。

亭子裏那個從萬葉來的聾老頭子問英弟：

「是什麼事情啊？他們在說什麼啊？」

「戰爭！」英弟將手做起一個號筒模樣向他耳邊喊着說。「他們要跟北佬兒打仗呢！」

「是講戰爭嗎？」他一面嚷着，一面摸着了他的手杖，便從椅子上——骨碌擡身起來——幾年來

沒有這樣的精力了。「我去跟他們講戰爭去。我是打過仗的。」原來這位莫老先生是難得有機會談戰爭的，他家那些娘兒們一逕都要管住他。

他急忙踉蹌到了人堆裏，揮舞着他的手杖，喊嚷着，因為他自己聽不見別人的聲音，一會兒他就獨霸場子了。

「你們這班會吞火的小哥兒們，聽我說，你們別只想打罷。我打過，我知道。我到過散米諾戰爭，也做過大傻子，參加過墨西哥戰爭。你們都不知戰爭是什麼。你們以為戰爭只是騎好馬，有女孩子扔花給你們，過幾天就回來做英雄好漢了。那可不是，不是的，先生！戰爭就是去挨餓，去睡在潮溼的地方，因而害癲症，害肺炎。不是癲症肺炎就是鬧肚子。是的，先生，戰爭對於肚子怎麼鬧法呢？——就是痢疾之類囉——」

那些娘兒們都漲紅了臉。這位莫老先生是在講開天闢地的時代呢，也跟方家老太太講的一樣，那個時代是人人都願意忘記的了。

「快去把你公公拉過來罷，」老先生的的一個女兒對站在身邊的一個女孩子說。「我說呢，」她又對那些覺得傷促不安的太太們說，「他是一天愈不像話一天了，你能相信嗎？今早上他還對美麗說——她總有十六歲呢。」他說：「你聽我說，姑娘……」這聲音消失做一種耳語。那女孩子就溜了過去嘗試拉她祖父回來了。

這時空氣又緊張起來，女的都在興奮地笑着，男的都在熱烈地談着，其中獨有一個人似乎很平靜——就是白瑞德。思嘉偶把視線移到他那邊，只見他靠在一根樹上，雙手深深插在褲袋裏。他只一個人站在那邊，因為衛約翰離開他之後，他一步都沒有動過，只靜聽着那愈來愈熱烈的談話，也不會開過一句口。他那兩片血紅的嘴唇，在那修得很短的黑鬚底下向下彎着，他那黑色的眼睛裏流

露着一種好頑而又輕蔑的光芒，輕蔑得彷彿聽着一羣兒童在那裏爭吵。思嘉覺得那種微笑是很難受的。他在那裏聽着聽着，直聽到湯司徒抖着紅頭髮，閃着大眼睛，不住嚷着：「只消一個月就會幹了。他們流氓是打不過紳士的。」之類的話。於是，他終於緘默不住了。

「諸位先生，」他並沒有移動他的地位，仍舊靠在那株樹上，雙手插在褲袋裏，用一種帶着曹氏屯口音的拖長聲調說，「可容我說句話嗎？」

他的態度裏和眼睛裏都含着輕蔑，而又學着那些先生們自己的態度，輕蔑之中裝滿着客氣。大家都掉過頭來朝着他，也給他以一個局外人應得的禮貌。

「現在在場的諸位先生，也曾有人想起梅森·狄克森路線以南沒有一個大礮工廠嗎？或曾想起南方的製鐵廠多麼少嗎？羊毛廠、棉紗廠、製革廠多麼少嗎？諸位也曾想起我們並沒有一條戰艦，而他們北佬兒卻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內將我們的港口封鎖起來，以致我們不能把棉花運銷到外面去嗎？不過——當然——這些事情是你們諸位都想過了。」

「怎麼，他把這些青年當做一票傻子呢！」思嘉忿忿的想着，就有一陣熱血衝上她的面頰來。

當時心裏發生這種觀念的顯然不止她一個人，因為有好幾個青年都鼓起腮幫了來了。衛約翰趕快回到原地方，在這發言人的身邊站着，彷彿是要示意給大家，說這人是他的客人，而且還有這許多小姐太太們在場呢。

「我們南方大多數人的毛病，」白瑞德繼續說，「就在我們旅行得不够，或即使旅行够了，並不會得到旅行的益處。現在在場的諸位先生，當然都旅行得很多的。可是諸位看見些什麼呢？歐洲、紐約、菲列德非，還有，太太們當然都到過薩刺拓加的溫泉。」（他向亭子裏的一堆人微微鞠一鞠躬。）「你們看見過旅館、博物館、跳舞場、賭博場，於是你們回家來，以為沒有一個地方能像南方了。至於我，我是

生在曹氏屯的，但是過去幾年裏面我都在北方。他咧了一咧嘴，露出他的白牙齒來，彷彿他自己明白在場的人都知道他爲什麼不在曹氏屯住的緣故，而且即使他們知道，他也絲毫不在意似的。我曾經見過許多東西，都是你們大家沒有見過的。我見過那論千論千的外來民族，願意爲着一點食物和幾塊錢兒替他們北佬打仗，我見過工廠、鐵廠、跟船廠、見過鐵礦跟煤礦——這些都是咱們沒有的東西，不是嗎，咱們有的只是棉花、奴隸和傲慢。他們只消一個月就會幹了咱們呢。

沈默統治了一個緊張的頃刻。白瑞德從衣袋裏抽出一條精緻的麻紗手帕好整以暇的擰了擰，袖子上的灰塵，然後，一陣險惡的嚙噬之聲從人羣裏面發出，又有一種訶訶之聲從亭子那邊飄過來，確像一個蜂房的蜜蜂受了驚擾。這時思嘉面上那一陣憤怒的熱血雖然還沒有消散，她的心底卻已不期泛起了一個思想來，以爲這人所說的話是對的，聽起來像是常識，不是嗎，她自己就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工廠，或是知道任何人見過一個工廠，不過，他的話即使是對，他會得說這樣的話總不是一個上流人了——而況是在一個宴會上，人人都是爲快樂而來的。

湯司徒蹙起了眉頭，向前走了幾步，他的兄弟伯倫緊緊在後邊跟着。當然，這湯氏雙胞是講禮貌的，即使真個惹惱了，也不見得就曾在一個大宴會上鬧起架來。可是那些小姐們都覺得非常興奮，因爲她們實際上是難得看見鬧架口角之類的。這樣的事總要再傳三傳纔會傳到她們耳朵裏。

「先生，」司徒兇狠狠的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瑞德用着一副客氣而卻譏諷的眼睛對他看了看。

「我的意思，」他答道，「就是拿破崙——你大概聽見過他的名字罷？——有一次說的，『上帝是在最強壯的軍隊那一邊。』」然後朝着衛約翰用一種並非假裝的客氣說：「你答應陪我去看你的藏書室的先生，可否現在就費心陪我去看看？我怕今天下午就得回鍾氏坡去，那邊有一點小事要

辦」

他車轉身子，面對着羣衆，腳跟喀嚓的碰了一聲，像個跳舞師似的鞠了一個躬，那一個躬，在他這樣雄赳赳的一個人，總算已經極文雅之能事的，然而同時又顯得十分無禮，不啻是打人一個耳摑，然後他跟衛約翰踱過草場，只見他一路昂頭天外，將一陣陣令人不快的笑聲送回衆人聚集的地方來。接着是一陣驚惶的靜默，然後那嚙嚙嚙之聲重新又起來。英弟從她位置上疲乏地站了起來，走到那個正在憤怒的湯司徒身邊去。思嘉聽不出她對他說些什麼，但是她仰着臉看司徒時的那種眼光，卻使思嘉感到一種似乎是良心刺激那麼的情感。這種眼光是跟媚蘭給子希禮以表示她屬於他的那種眼光一樣的，不過司徒看不出罷了。這麼看起來，英弟的確是愛司徒的。如果思嘉不會在一年前的演說會上用那麼的辣手將司徒搶了過來，也許他跟英弟早已結了婚了。但是她一轉念之間，又想起了別的女孩子不能保有她們的愛人，不能就算是她的過失，於是這點良心的刺激馬上消失了。

末了，司徒低着頭對英弟微笑了笑——一種不願意的微笑，又點了點他的頭。大概英弟是在請求他不要跟隨白瑞德去找渣兒的罷。此後，所有的客人都站起身來，抖了抖膝上的碎屑。太太們招呼了奶媽們，小孩們將自己的族類聚齊了，一夥兒動身走了。小姐們則三三五五笑着說着，都要到樓上臥房中去瞎聊天打中覺去了。

一會兒之後，所有的女客都離開了野宴場，將樹蔭下亭子裏的位置統統讓給男客們了，未走的就只剩湯太太一個。她是被郝嘉樂方先生，以及別的一些人留住了，要她答覆賣馬的事情的。

希禮漫步走過思嘉和察理坐的地方來，一個沈思和悅樂的微笑帶在他臉上。

「這人也太狂妄了，是不是？」他看着白瑞德的背影說。「看他那副神氣，竟像是包爾嘉家的人。」

呢」

思嘉急急尋思了一番，再也想不起本區裏面或是餓狼陀或是沙番有姓這包爾嘉的人家。

「我不知道這人家呀，他跟他們是本家嗎？他們是誰？」

察理臉上泛過一陣怪異的神情，不信和羞恥跟愛做了一場爭鬪，結果是愛勝利了，因為他覺得一個女孩子只要是美麗溫柔可愛也就够了，不必一定等教育來錦上添花，於是他急忙回答道：「包爾嘉是意大利人。」

「哦，」思嘉很掃興的說，「原來是外國人。」

她回希禮一個最美麗的微笑，可是爲着某一種理由，希禮並不在看她。他在看察理，他臉上現着了解的神情和一點兒的憐憫。

思嘉站在樓梯頂，從欄杆上向底下穿堂裏留心探視着。樓上那些臥房裏，不斷送來嚙嘴的低語聲，時而高漲，時而低落，中間節以陣陣的尖笑，以及「你真的沒有嗎！」那末他怎麼說呢？之類。臥房一共是六間，房裏也有牀，也有榻，那些女孩子們正在上面休息着，衣裳脫掉了，小馬甲鬆開了，頭髮飄散在脊背上。打午覺本是南邊人的一種習慣，若逢全日的宴會，要從早晨起，直到晚上的跳舞會爲止，那就尤其不可少。剛上牀的半點鐘，那些女孩子們都要談着笑着，不肯馬上就安靜，然後女僕們替她們拉下了窗帘，然後在那溫暖的幽暗裏，語聲漸漸退而爲耳語，終至於寂然無聲，但聞柔和的呼吸規律地起伏。

思嘉等到媚蘭跟蜜兒海弟確實在一牀上睡下了，這纔溜過了樓上的穿堂，動身跑到樓下去。從

樓梯頂的窗口裏，她可以看見一羣羣的男人坐在亭子裏，拿高杯子喝着酒，知道他們這一喝就要喝到晚快邊去了。她拿眼睛搜索了一番，但是希禮並不在他們裏面。然後她側耳聽了聽，聽見他的聲音了。果然不出她所料，他還在前面車道上，送那些太太孩子們回去。

於是她提心弔膽，急急的跑下樓梯。如果碰見衛先生呢？爲什麼別的女孩子都在睡中覺，她獨個人在屋子裏亂闖呢？然而這一個險非去冒一下不可。

她走到最下一步樓梯的時候，聽見一些僕人在飯廳裏走動，原來食事總管正在指揮他們搬開桌椅，預備晚上的跳舞。穿堂的對面，藏書室的門大大的開着，她便一聲不響的急忙跑過去。她可以在那裏等着，等到希禮送完客人回來，經過這裏，便可以把他叫住了。

藏書室裏是半暗的，因爲所有的窗簾都被拉下來擋太陽了。崇高的四壁之間塞滿了黑魃魃的書本，使她頗感到不快。她自以爲這裏便是她和希禮幽會的處所，因而覺得殊屬不適宜。她平日見到大量的書本，總都要感到不快，猶之見到喜歡讀大量書本的人一般。凡是這樣的人，她都要覺得不快的，只有希禮在例外。那些笨重的器具，對她龐然森豎着，也使她感到了一種威脅。裏面有高靠背、深坐兒、闊扶手的大椅子，是爲衛家高個兒的男子們特製的，又有一些天鵝絨的矮椅子，前面配着天鵝絨的踏腳凳，則是給女孩子們坐的。在裏邊的盡頭處，面對着壁爐，放着一張七呎長的沙發。那是希禮平時最喜愛的座位，從外面看去，只見豎着一個高高的靠背，跟一頭睡着的巨獸一般。

她把門掩上，只賸得一條縫兒，一面極力鎮定着，要使自己的心跳得慢些。她想把昨天晚上計劃好要跟希禮說的話，默默溫習一遍，但是她什麼都記不起來了。到底是她本來計劃過而後忘記掉的呢，還是她本只預備着希禮來對她說話的？她一點兒記不起來了，因而不由得突然打了個寒噤。她想自己的心，如果能够暫時休息一刻兒，不要這麼不斷的在她耳朵裏突突的響着，那她也許可以記起

幾句話來，誰知當她聽見希禮說了最後一個再見而向屋子裏走來的時候，她那個心偏是越跳越起勁。

她所能够記憶的，就只一件事——她愛他，渾身上下從頭到腳的愛他，愛他頭上的黃金頭髮，也愛他腳上的雪亮靴兒，愛他那使她覺得神祕的笑，也愛他那令人不解的沈默。啊，他如果能够直截了當的跑進來，便一把將她摟在懷裏，她就一句話也不消說了。他是一定愛她的，那末「我來禱告一下如何——」想着，她便緊緊的閉上眼睛，喃喃念起「大慈大悲的聖馬利亞」來。

「怎麼，思嘉」希禮的聲音突然打破她耳中的轟響，直把她弄得不知所措。他站在門外，從那留着的縫裏張進來，臉上放着一個疑惑的微笑。

「你在這裏躲誰——察理嗎？還是湯家那兩個？」

她喘着氣，那末他已經注意到男人們怎樣捧她的了。你看他是多麼可愛啊，站在那裏，眼睛那麼閃着，純然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她說不出話來，只伸出了一隻手，將他抓進裏面去。他進去了，很覺莫明其妙，但又覺得很有趣。他看她的神情很是緊張，眼睛裏冒着一種火，是他從來不曾見過的，而且雖在那樣幽暗的光中，他也可以看出她面頰上泛着玫瑰的紅暈。自動地，他把背後的門闔上了，拿住了她的手。

「怎麼一回事？」他說，幾乎是耳語一般。

她一接觸到他的手，馬上就發起抖來。現在事情就要完全照她所夢想的實現了。當時有無數不連貫的思想掠過她的心，但她不能擠住一個來鑄成一句話。她只會得發抖，只會得朝着他看，為什麼他不先開口呢？

「怎麼一回事？」他重複的說，「有什麼祕密要告訴我嗎？」

突然的，她的話來了，同樣突然的，她母親給她這幾年的教訓統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她父親的愛爾蘭的血從她嘴唇上發生作用了。

「是的——一個祕密我愛你。」

霎時之間，來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沈默，彷彿他們兩個的呼吸都停止了。然後，她的顫抖完全消失，而一陣快樂和得意奔湧上來。她爲什麼不早就這麼做呢？這比她平日受教的那種種閨秀的戰略簡單得多。於是，她拿眼睛去搜索他的。

他眼睛裏有一種驚惶的神情，還有一種不信的神情，還有別的一種——那是什麼呢？是的，她記得父親有一天因他那匹珍愛的獵馬折斷了腿而不得不把他鎗殺的時候，也曾有過這種神氣的。但是現在她爲什麼要想起這樁事來呢？這不是傻想嗎？不過希禮爲什麼要做出這一副怪相，一句話都不開口呢？然後，他面上放下一個裝得非常像的面具來，阿諛地笑了笑。

「怎麼你今天在這裏這麼一網打盡的收拾了人心，還以爲不滿足嗎？」他說，聲音之中照舊帶着那種謙而不虛的調子。「難道你非要大家一致擁護不可嗎？那末，你是一向有我的心的。這是你自己早已有的把握的。」

不對了——全盤都錯了！這是不照她的計劃實現了呢。當時她腦子裏有無數雜亂的觀念在那裏打迴旋，卻只有一個觀念漸漸的趨於凝固。她覺得希禮現在的舉動是當她把他挑逗着頑了。其實希禮應該知道她並非如此的。

「希禮——希禮——你老實說——你必須老實說——啊，不要再跟我開頑笑了！我到底有你的心的嗎？親愛的，我——」

希禮急忙悶住她的嘴，那副面具脫下了。

「你決不能說這樣的話，思嘉決不能說你一定是口無心的，你會憎恨你自己說這樣的話，也會憎恨我聽這樣的話。」

思嘉將頭一扭扭開去，一股迅速的熱流通過她全身。

「我永遠不會憎恨你，我告訴你我是愛你的，而且知道你一定會得顧念我，因為——」她停了。她從來不會見過誰的臉上有這麼多的苦惱。「希禮，你是不是顧念我——到底顧念不顧念我？」

「是的，」他遲鈍地說。「顧念的。」

她吃驚了，即使他說他討厭她，也不至於吃驚得這麼厲害的。她抓住他的袖子，一句話都沒有。

「思嘉，」他說，「我們可不可以各自走開，從此忘記了剛纔說的這些話？」

「不，」她低聲說。「我不可以。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難道不要——不要跟我結婚嗎？」

他回答：「我是快要跟媚蘭結婚。」

不知怎麼的，她覺得她自己已經在一張天鵝絨的矮椅上坐着，希禮坐在她腳跟的一張踏腳凳上，緊緊握住她的一隻手。他在那裏說話——說着毫無意義的話，他的心完全是一張空白，一刻兒之前那些勢如潮湧的思想都不知到哪裏去了，因而他的話對她一點兒不留印象，猶之雨點打在玻璃窗上一般。其實那是一番慈祥體惻的話，如同一個父親對一個受傷的孩子說的，但是她一句都聽不進去。

惟有「媚蘭」二字的聲音觸着了她的意識，她就對他那雙晶瑩的灰色眼睛看了看。她看見裏面含有向來使她發窘的那種疎遠，以及一種自恨的神情。

「家父今天晚上就要宣布這個婚約了，我們不久就要結婚。這事我本來應該對你講的，但是我當你已經知道了，我當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幾年前就已經知道的，我做夢也想不到你——你有這

麼許多追求你的人，我當是司徒——」

生命感情和理解漸漸流回她身上來。

「但是你剛纔還說你是顧念我的。」

他的熱手使她感覺到難受。

「親愛的，你難道一定要我說出使你難受的話來嗎？」

她的沈默逼得他再說下去。

「我怎麼能够使你明白這些事情呢，親愛的？你年紀這麼輕，又不肯思想，連結婚的意義還不知道。」

「我知道我愛你。」

「像我們這樣兩個不同的人，單單有愛是不能使結婚成功的。思嘉，像所要的男人必須要他的全部，必須他的身體，他的感情，他的靈魂，他的思想，一概都在內。如果你不能一概都有，你就會覺得苦惱。至於我，我不能把整個的我給與你，我不能把整個的我給與任何人。而我對於你的心思你的靈魂，也不能全部都愛。那時你就要難受了，你就要恨我了，恨我切骨了！你要恨我所讀的書，恨我所愛的音樂，為的這些東西要把我從你身邊拉開去，怕是拉開一刻兒你也難受的。所以我——或許我——」

「你愛她嗎？」

「她是像我的，是我的血統的一部分，我們能互相了解的。思嘉，思嘉！我能不能使你明白，除非兩個人彼此相像，結婚就決不能有平穩的日子呢？」

別的人也曾說過：「結婚必須彼此是同類，否則就不會有幸福。」誰說的呢？這話彷彿她聽見了。已經一百萬年了，但是仍舊一點兒沒有意義。

「但是你說你顧念我的。」

「我不應該這麼說。」

在她腦子裏的什麼地方，一種緩慢的火升騰起來，忿怒開始掃除了其餘的一切。

「好罷，那末這話是王八蛋說的了——」

希禮的臉變得雪白。

「是的，我是王八蛋，我說的，因為我要跟媚蘭結婚了。我對你不起，媚蘭更對你不起。我本不應該說的，因為我知道你不會懂的。可是我怎麼能够不顧念你呢——你有那麼熱烈的生活的熱情，我卻一點兒沒有？而況你能够那麼熱烈的愛，那麼熱烈的恨，我都不可能呢？而且，你是天真得像火，像風，像野生的東西，而我——」

她想起了媚蘭，突然看見她那雙安靜的褐色眼睛，帶着那種飄飄欲仙的神氣，看見她那安靜的小手，套着那麼一雙黑色線織的手套，又看見她那種溫和的靜默。於是她的忿怒起來了，這就是曾經逼得她父親郝嘉樂去殺人的那種忿怒，也就是曾經逼得她的其他愛爾蘭祖宗去做非法行為，以至於斷送頭顱的那種忿怒。至於她母親羅氏累世相傳的那種優良品性，那種無論怎樣天大的事情也可以白着面孔悶着嘴唇忍受的品性，現在在她身上是一絲兒都沒有了。

「那末你爲什麼不說呢，你這懦夫！你是怕跟我結婚呢！你情願跟那傻小丫頭過日子，她是百依百順的，過幾天養出一窠小豬來，也是百依百順的，爲什麼呢——」

「你不應該把媚蘭講得這麼不堪！」

「我偏要這麼講，算我得罪你家媚蘭了！不過你是誰，配來說我應該不應該？你是懦夫，你是王八蛋，你是——你不該哄騙我，使我相信你曾得跟我結婚——」

「你要公道些，」他懇求道，「我何嘗——」

她並不要公道，雖則明知他的話一點不錯。他對於她，其實始終沒有越過友誼的界限，但她一想到這層，便又加上了一重忿怒。女性自傲心和虛榮心受傷的忿怒，她一逕都在他後邊追，他卻一點兒也不肯領情。他情願去要那麼一個蒼白臉的小傻子，不要她。啊，她深深自悔當初不聽父母的訓誨，自悔不會對他拉起一副架子來，而今只落得這麼一番難堪的羞辱！

她從椅子上上癩的站了起來，緊緊捏起了雙手，他也站了起來，對她巍然高聳着，臉上充滿着沈默的苦惱，就是一個人被強迫着要與難堪的現實去對面的那種苦惱。

「我將到死都恨你，你這王八蛋——你這下流坯——下流坯——」她想找一個最最惡毒的名詞來罵他，可是她想不出來。

「思嘉——請你——」

說着，他伸出一隻手來給她，誰知在這當口，她便用盡了全身之力，向他臉上狠狠的打了一個耳摑。在那麼寂靜的房中，這一下的響聲特別覺得清脆，正如一條馬鞭在空中抽了一下一般，而經這一來，她的一肚子忿怒突然都消失，心中只騰一種淒涼之感了。

希禮的白皙面孔上顯然留着五個手指的紅印。他不說什麼，只拿着她一隻疲軟的手，放在嘴唇上吻了一吻，然後，他不等她開口，便掉轉頭走出去，隨手將門輕輕關起來。

她很突然的重新坐了下去，她的忿怒的反應使她的雙膝覺得疲軟無力了。他是走了，但是他那被打的臉的記憶將要蟻據着她直到死為止。

她聽見他的輕輕的脚步聲向那長長的穿堂漸漸的消失而去，然後她想起自己這番舉動的重重大後果來。她是永遠失了他了。從此他一輩子都要恨她，而且每次見到她的時候都要記起她曾經無

緣無故的自己投到他懷裏去過。

「那末我是跟衛蜜兒一樣了，」她突然想了起來，因為她記起了蜜兒平日做品太濫污，是人人都在笑的，她自己尤其笑得厲害。她曾經看見過蜜兒做出那種醜態，曾經聽見過她在男人懷抱裏撒嬌，所以她想道這裏，不由得重新忿怒起來，忿怒她自己，忿怒希禮，忿怒全世界。這種忿怒就是由她的愛受了挫折，受了羞辱而起的。其實她的愛裏面向來就不過混雜着一點兒真正的温情，那是多分由她的虛榮心和她對自己的美的自信心摻合而成的。如今連這一點兒温情都失去了，當然膽下來。就只有忿怒了，而忿怒之上又復有一重恐懼，恐懼她要變成了衆矢之的，難道她真已跟蜜兒一樣了嗎？難道從此以後人人都要笑她了嗎？她想到這裏，不由得渾身戰慄起來。

她的手不期落在身邊一張小桌子上，手指觸着一隻小小的玫瑰花磁瓶，瓶上有兩個磁器的小天使在那裏遊戲。那時房間裏非常寂靜，她被那寂靜壓迫得幾乎要尖叫起來。她覺得非拿一件東西來發洩一下不可，否則簡直要發狂了。於是她隨手抓起那磁瓶，狠狠地向火爐那一端扔了過去。那磁瓶恰恰掠過那張長沙發的高靠背，咄的一下碰在那大理石的爐臺上，粉碎了。

「這是何苦來呢？」一個聲音從那沙發的深處發出來。

她這生這世也沒有吃過這麼大的驚嚇，她的嘴乾得發不出聲了。她牢牢抓住了那張椅子的靠背，兩個膝蓋不住簌簌的打戰。一看那邊那個人已經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卻原來是白瑞德，正在對她過分客氣的鞠躬。

「剛纔我在這裏打中覺，不想你們有那一番話兒，逼得我不能不聽，害得我中覺打不成，那且不去管它，只是爲什麼要危害我的性命呢？」

那麼他是一個畢畢真真的人了，他並不是一個鬼了。可是天哪，他已經什麼話都聽見了！她只得

聚會起全身的力量，裝起一副莊嚴樣子來。

「先生，你在這裏，你應該宣布一聲的。」

「是的嗎？」他閃爍着雪白的牙齒，他的勇敢的黑眼睛對着她笑。「可是我先在這裏，是你後闖進來的啊。我因為要等甘先生，又感覺到後邊宴會場上大家都不歡迎我，所以我很識相。到這裏來躲一躲，總以為人家不會來打擾我的。可是，可惜得很！」他聳了聳肩頭，輕輕的笑了笑。

思嘉一想起這個粗鹵無禮的人已經聽見了一切——她現在覺得寧死也不願再說的一切，她的脾氣就又發起來了。

「你這檐下鬼——」她怒不可遏的說。

「檐下鬼常常會聽到非常有趣而且有益的事情，」他咧着嘴說。「由於久做檐下鬼的經驗，我

「先生，」她說，「你不是上等人！」

「你的眼力很不錯，」他輕飄飄的說。「可是你，小姐，也不是上等女人呢。」他似乎發見她很有趣，因為他又吃吃地笑起來了。「誰要說過做過我剛纔偷聽到的話，就都不能是個上等女人了。不過呢，上等女人對於我，是難得能够使我心醉的。我明明知道她們心裏想什麼，然而她們決沒有這種勇氣——或者可說決沒有這種沒教養——敢於說出她們所想的東西。這種態度，就要使人覺得厭煩了。至於你，我的親愛的郝小姐，你卻具有一種稀有的精神，一種極可欽佩的精神。現在我對你脫帽了。可是我真不懂，像你這麼暴風雨一般的一副性格，那一位文譎諷的衛先生到底有什麼好處能够使你這麼着迷的？他的儀態能够有你這樣具有——他叫做什麼的——『生活的熱情』的一個女子，早

●「檐下鬼」就是偷聽別人說話的人。這也是個不很上流的名詞。

就應該跪下來感謝上帝了，誰知他是一個萎靡不振的可憐蟲——」

「你這替他擦靴子還不配！」她忿忿地嚷道。

「而你是要恨他一輩子了呢！」說着他又在那沙發上坐了下去，她聽見他還是吃吃地笑着。那時她倘使能够殺他，一定是殺了他了，但是不，她只極力裝起莊嚴的樣子，走出藏書室，將那沈重的門砰的一下帶上了。

她很快的一口氣跑上樓梯，及到樓梯頂，她已快厥過去了。她只得站住，抓住了欄杆，她的心因忿怒、侮辱、出力而砰砰大跳着，跳得似乎把小馬甲都要裂開。她嘗試做幾口深呼吸，無奈嬌嬌替她的腰繫得太緊了，倘使她真厥過去，倘使人家發見她倒在這個樓梯頂，他們要有什麼感想呢？他們什麼都會想起來——希禮那個討人嫌的姓白傢伙，以及所有妬嫉她的討厭女孩子。她身邊從來不像別的女孩子那麼一逕帶着通關散，現在想起這東西來了，可是連香醋盒也不會帶一隻。她向來非常自傲，決不會覺得眩暈的，現在也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昏厥過去。

逐漸的，那種作惡的感覺消散開去了一分鐘之後，她已經覺得很好，便悄悄的溜進英弟臥房隔壁的那間小小梳粧室，鬆開小馬甲，爬上一張牀，在那些睡着的女孩子身邊躺下。她嘗試鎮定她的心，並要把面孔裝得平靜些，因為她知道自己一定已經像個瘋女人了。她決不能讓誰看破曾經有什麼事故發生。

從樓梯頂的那個凸窗裏，她可以看見那些男人們仍舊在樹蔭下和亭子裏的椅子上躺着。她多麼的嫉妬他們呀！他們做男人的是多麼快活，從來用不着經過她剛纔經過的那種苦惱的。她正在那

裏看得出神，忽聽見前面的車道上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和碎石子飛散聲，和一個激動的口音向一黑奴問訊聲。隨後又是一陣碎石子飛散聲，便見一個人騎着馬從她視線中掠過，飛奔過那碧綠的草場，向樹蔭下那個懶洋洋的集團奔去。

大概是一個遲到的客人罷，但是他爲什麼這麼莽撞，要騎過英弟所最自豪的那片草場呢？那騎馬的人她不認識，但是當他從馬鞍上一躍下來而抓住了衛約翰的臂膀的時候，她可以看得出他那滿臉都是激動的神氣。當即一羣人都向他擁擠而來，將高玻璃杯和棕櫚扇紛紛委棄在桌子上。地上，雖則她離開那裏頗有一段距離，她卻可以聽得出那些問的叫的紛亂的聲浪，又看得出一種非常緊張的情形。隨後就聽見湯司徒的聲音超過了一切，狂歡地高喊一聲「哈啞哈！」彷彿是在獵場上似的。原來這是叛徒發難時的一種喊聲，她是第一次聽見，不懂的。

隨即看見湯家四弟兄和方家一班弟兄先後離開了羣衆，匆匆向馬房那邊跑去，一邊跑一邊喊着，「阿金！阿金！快備馬！」

「一定是誰家裏起火了，」思嘉想，不過不管他是起火不是起火，她的第一樁工作是得溜回那間房裏去，免得被人家發見。

現在她的心已經平靜了些，她就點腳尖兒踏上幾步樓梯，走進那寂靜的穿堂。一種溫暖的朦朧瀰漫着全屋，彷彿它也睡得正恬適，跟那些女孩子一般，直要等到夜裏，音樂響起來，蠟燭亮起來，方纔放出美的全貌來似的。她小心翼翼地推開梳粧室的門，悄悄的溜了進去。她的手伸在背後還未放開門上的把手，忽聽見衛蜜兒的聲音低到跟耳語似的，從通臥房那重門的門縫裏傳了出來。

「我想思嘉今天的舉動，也算用盡女孩子的腦勁了。」

思嘉聽了這一句，便覺自己的心又開始狂奔起來，立即無意識地將一隻手抓住胸口，彷彿要揪

得那個心屈服爲止。她忽然記起「檐下鬼常常會聽到非常有益的事情」一句話來。她該重新退出來呢？或是索興馬上闖進去，讓蜜兒看見她覺得不好意思？但是第二個聲音立刻使她呆住了，你就拿一隊騾子來拖她也拖她不走了。原來那第二個聲音是媚蘭的。

「啊，蜜兒，不是的！你不要這麼刻薄。她不過是高興罷了，活潑罷了。我總覺得她非常可愛。」

「啊，思嘉，一面想着，一面把指甲掐進自己的胸口：「要這花言巧語的小妖精幫我說話呢！」她聽見媚蘭這幾句話，覺得比蜜兒那種痛痛快快的謾罵還要難受。思嘉從來不信任任何女人，也從來不相信任何女人的動機是能不自私自利的，只有她自己的母親除外。她覺得媚蘭知道自己已經把希禮拿得千穩萬妥，所以樂得講風涼話了。因而她認定這就是媚蘭的勝利示威，同時也就是她的假仁假義。這種把戲兒，思嘉自己跟男人們談論別的女人的時候也常常要用的，用的結果是十拿九穩，總能使得那些傻瓜男人相信她寬宏大量。

「怎麼，姑娘，」蜜兒尖酸地說，她的聲音提高了，「你一定是瞎了眼了。」

「啐，蜜兒，」孟賽莉的聲音嗾聲說：「全屋子都聽見你了呢！」

蜜兒降低聲音，還是說下去。

「怎麼，你總看見的，她不管碰上了那一個男人，總都抓住不肯放手的——甚至於那個甘先生，他是她妹子的情人呢。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人。現在她又在追察理了。」蜜兒自覺地吃吃笑了一聲。「你是知道的，察理跟我——」

「那是當真的嗎？」好幾個聲音興奮地噁了起來。

「呸，你們可別告訴人——還沒有呢！」

又是吃吃的笑聲，以及牀上彈簧吡吡的響聲，原來不知什麼人在那裏擰蜜兒了。隨後聽見媚蘭

含含糊糊的說，蜜兒做了她的嫂子，她該有多麼高興。

「我可不高興，思嘉做我的嫂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騷貨。」這是湯海弟的着惱的聲音。「可是她跟司徒是等於訂了婚的了，伯倫說她並不能迷他，其實伯倫對她也是癡心的。」

「你要問我罷，」蜜兒故意裝着神祕似的說，「我說就只有一個人是她迷不去的，那就是希禮。」於是一陣低語的聲音亂在一堆了，有問的，有答的，有打岔的，這邊思嘉便覺得恐懼與羞憤交侵並襲，一霎時全身都冰冷了。原來蜜兒對於男人雖是一個蠢人，一個傻子，一個呆木頭，但是對於自己同類的女人卻具有一種特別的女性本能，是思嘉平日太小看了她了。剛纔思嘉在藏書室裏受到希禮和白瑞德那種羞辱，比起現在來又不過是針刺一般了。到底男人是可以相信他們不至替你值揚開去的，至於衛蜜兒那一張嘴，要像獵犬一般放它到田野裏去跑一匝，那就等不到下午六點鐘就全區的人都知道的。而且她父親昨天晚上剛剛說過，他不願意人家笑話自己的女兒。現在是全區的人都要笑話了。於是黏溼的冷汗以她腋下為起點，漸漸爬到她肋骨上來。

又是媚蘭的聲音超出衆聲之上，那是和平而有節度的，略帶點兒責備的語氣。

「蜜兒其實沒有這種事情的，你的話真的太刻薄。」

「的確的確有這種事情，媚蘭，只是你自己向來都把別人當做好人看，所以看不出來罷了。不過她這樣的態度，我是巴而不得。她會得自作自受的。你看郝思嘉平日的一舉一動，不是一逕都在搗亂，一逕要搶別人的情人嗎？她把英弟的司徒搶了去了，可是她又不愛他了。今天她不想搶甘先生搶希禮，搶察理——」

「我非馬上回家不可了。」思嘉想，「我非馬上回家不可了。」

她恨不得有一種魔術，立刻把她送到陶樂，送到安全的地方。她恨不得立刻就見到自己的母親。

去抓住她的衣裾，去對她痛哭一場，去伏在她的膝頭上將這全部的故事盡情傾吐。她如果再聽見她們說句什麼，她就要直闖進房間裏去將蜜兒那一頭蓬鬆的淡髮一大手把一大手把的抓它一個痛快，又要去對韓媚蘭的面大吐一陣唾沫以見自己對於她那種假仁假義看得一錢都不值然而她今天一天的事兒已經幹得够平常的了，幹得跟那些下流的白人一樣平常的了——而這就是她的一切煩惱的病根呢。

她將一雙手揪住衣裾，不讓它繃繃作響，然後像一頭動物似的偷偷地從門裏退了出來，回家罷，她一面急急的走過穿堂，經過那些關着的門和寂靜的房間，一面心裏這麼想，我非回家不可了。

她已經走到前面的廊子上，忽有一個新的思想使她突然止了步——她不能回去，她不能逃走，她得在這裏硬着頭皮看到底，無論那些女孩子怎樣的惡毒，無論她自己怎樣的羞辱和心碎，她都得忍受到底，你要一逃，適足以供給她們一些攻擊的軍火。

她捏緊了拳頭，打着身邊那根高高的白柱，她恨不得變做了參孫，把整個十二根橡樹都坍倒了，把裏面的人一個個都毀滅了，她要使他們難過，她要做出來給他們看，她並不清楚到底怎麼個做法，總之要做就是了，她要傷害他們，比他們傷害她還要厲害。

霎時之間，連希禮的本相也被忘記了，他已經不是她所愛的那個瞌睡唏唏的高個兒青年，他已經成了衛家人的一部分，十二根橡樹的一部分，葛葛墩墩的部分，而這一切，因為曾經笑她的緣故，所以她都恨在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虛榮心是強過了愛的，所以現在她那火熱的心裏，除恨之外，再沒有容受任何東西的餘地了。

「我不回去，」她想，「我要就在這裏，我要使他們難過，我也決不告訴媽，不，我決不告訴無論什

麼人」於是她振作起來，要回到屋子裏去，重新爬上樓，另找一間臥房去睡覺。

剛剛掉轉頭，她就看見察理從穿堂的那一頭跑進屋子來。他一看見她，慌忙跑上前。他的頭髮蓬鬆着，他的臉兒激動得幾乎成了一朵紫葵花。

「你知道什麼事嗎？」他還沒有走到跟前就嚷了起來。「你聽見說了嗎？韋保羅剛剛從鍾氏坡騎馬來報信了呢？」

他一邊走，一邊喘着氣，她沒有說什麼，只把眼睛瞪着他。

「林肯已經召集了人，召集了兵士——我是說志願兵——七萬五千人了！」

又是林肯！難道他們男人再也不去想一想真正有關係的事兒的？現在她正在心碎，連名譽都差不多要毀了，而這裏這一位寶貝，偏要拿林肯的把戲兒來跟她嚙嚙，希望她激動起來這不是見鬼嗎？察理瞪視着她，只見她的面孔白得紙一般，她那窄窄的眼睛亮得像翡翠。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女孩子的臉上有這樣的火，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的眼裏有這樣的光輝。

「這是怪我太笨了，」他說。「我應該把話說得溫和一點兒，我忘記了你們小姐們是多麼嬌嫩的。我使你吃驚了，對不起得很，你不覺得要暈罷？我去替你拿一杯水來，好嗎？」

「不，」她說着，裝起了一個勉強的微笑。

「我們到那邊條凳上去坐好嗎？」他挽住了她的臂膀問。

她點點頭，他就小心翼翼的攙扶着她下了前面的臺階，走過草地，走到前院子裏最大一棵橡樹底下的一張鐵條凳。女人是多麼的脆弱嬌嫩啊，他心裏想，她們一經提起了戰爭一類凶險的事情，就馬上要暈過去了。這一個念頭使他感覺到自己非常之男性，因而當他請她坐下的時候，不免對她加倍的溫柔起來，當時他見她的神氣很有些異常，又見她那雪白的臉上顯出一種野性的美，就禁不住

心裏碎碎的跳着，難道是她聽見他要出去打仗，發愁的嗎？不，這是癡心妄想，萬難置信的。但是她爲什麼拿這麼一副奇怪的神氣看他呢？還有她那雙手摸着那條花紗手帕的時候，又爲什麼這麼發抖呢？還有她那濃得墨黑的睫毛，也正含着一種羞怯和愛在那裏飛舞，像他平日讀過的那些羅曼司裏的女子一般。

他清了清喉嚨，想要說出一句話來，可是一連清了三次，也說不出一句話。他垂下他的眼睛，因爲她那雙綠色的眼睛非常鋒利的對着他，彷彿並沒有看見他似的。

「他有很多的錢，」她腦子裏正在迅速的計劃，因而忽的想到這一層。「他又沒有父母會得跟我打麻煩，而且她是住在餓狼陀的，倘使我跟他馬上結了婚，我就可以叫希禮明白白我看他，一錢不值，不過是逗着他頑兒頑兒罷了。這又可以要蜜兒的命。從此她再也找不到一個男人，而且人人都要對她笑破了肚子。這又可以叫媚蘭難受，因爲她是很喜歡察理的，而且又可以叫司徒和伯倫難受——」爲什麼叫他們也要難受呢？這個連她自己也不很了然，大約只因他們家裏也有幾個王八蛋的妹妹罷。「將來我從餓狼陀回到這裏來，坐着一部好馬車，穿着那麼好衣服，又自己賤一所房子，他們看見了一定都要眼熱，都要難受。從此他們就都不會笑我了。」

「戰爭呢，當然是免不了的，」他再嘗試了幾回之後，終於警出話來了。「不過你不必發愁，思嘉小姐，這是一個月就會完結的，而且我們要打得他們叫討饒，是的，非叫討饒不可的，所以我一點兒都不擔心，只是今天晚上的跳舞會怕要開不成，因爲營丁就要在鍾氏坡聚齊了。現在湯家弟兄就要去通知人去了，我想今晚上的女士們都要覺得掃興罷。」

她只回了一聲「哦，」因爲她再也不想出別的話來，但有這一聲也就够了。

她漸漸回復冷靜，她的心思也漸漸集中起來。不過她的一切情緒都被一層霜罩着，她想自己從

此再也不能有熱烈的情感了。那麼爲什麼不就拿這紅着臉兒的美貌孩子遷就遷就呢？總之，現在是誰都可以的了，她一概都不管了。是的，那怕她一直活到九十歲去，她也一概都不管的了。

「我現在還決不定到底去加入塞衛德先生的南嘉羅陵軍呢，或是就加入餓狼陀的要隘守衛隊。」

她又只說了一聲「哦」，於是他們的眼睛接觸着，而她那飛舞的睫毛登時使得他魄散魂銷了。「你肯等我嗎，思嘉小姐？我是要知道你肯等我到我們收拾了他們回來的時候，那我簡直是——簡直是在天堂上了！」說了，他連氣也不轉的靜候着她的回答，一面觀察着她的嘴唇，只見她的兩嘴角微微往上翹起，翹出兩個窩兒來，恨不得立刻就吧嘴唇放上去親它一親。在這當兒，她已把一隻滿是冷汗的手塞進他手中來了。

「我倒不願等。」她說着，低下頭，眼睛全給睫毛遮沒掉。

他緊緊抓着她的手坐在那裏，嘴巴張得大大的。她從睫毛底下看過去，不期覺得他活像一隻被人叉起的田雞。他囁嚅了好幾次，嘴巴閉了又開了，面孔又變得像朵紫葵花。

「那末你真有愛我的可能嗎？」

她不開口，只看着自己的膝蓋，於是察理被授進了一種從未經驗過的心境了，一面是怪覺難爲情，一面是愜悅迷離，猜疑不定。也許是男人家不應該問女孩子這種問題的罷。也許是她怕難爲情，不好回答罷。他從來不會有勇氣造成這樣的局勢。如今這局勢既然造成，他就覺得手足無措了。他想要大聲喊起來，想要唱起來，想要跟她去親吻，想要在草地上翻起筋斗來，想要到處去跑着，不管他黑人白人，逢人便說，說她已經愛他了。但結果是，他只拿住她的手拚命的捏，直捏得她的戒指陷進肉裏去爲止。

「那末你要馬上跟我結婚嗎，思嘉小姐？」

「唔，」她摸着自己身上的一個衣褶說。

「等跟媚蘭的結婚同時舉行——」

「不，」她急忙的說，說時仰起頭，對他凶惡地戳了一眼，察理又知道是自己錯了。女孩子結婚是自己的體面，當然不肯跟人家拚在一起的。幸虧她真是寬宏大量，對他的這許多錯處都寬恕過了。他恨不得那時是黑夜，恨不得自己有勇氣去把她的手拿來親一親，恨不得把他急乎要說的一肚子話和盤托出。

「我幾時可以跟你父親去說呢？」

「愈快愈好，」她說，因為這時候她覺得手上的戒指給他捏得真有些吃不消了，希望他就此放下來，免得等她開口。

果然，他聽了這句話馬上就一躍而起，看他那樣子，彷彿真要先翻一個筋斗再說的，可是到底沒有翻，只是站在她面前，春風滿面的對她看了一會，實在他那純潔簡單的心整個都放到眼睛裏來了。這樣的看法，她是從來不會經驗過的，而且往後也永遠不會再經驗到，但是不知怎麼的，她總跟他親暱不起來，還是覺得他的樣子像一頭小牛。

「我現在就去找你父親去，」他滿面笑容的說。「我不能等了，你能原諒我嗎——親愛的。」這一聲親愛的稱呼，是費了大勁兒纔叫出口來的，但是叫過了一遍之後，他就一遍一遍不厭其煩的叫了。

「是的，」她說，「我在這裏等，這裏很陰涼，很舒服。」

他走過了草地，轉過屋後去了，她獨自坐在那微風簸簸的橡樹底下，一會兒便見不斷的人們從

馬房裏騎着馬出來，黑色的僕人們也騎着馬緊跟在主人後面。孟家的弟兄一路揮着帽子過去了。然後是方家的高家的，都喊嚷着向大路上去了。湯家四弟兄打草場上穿過，經過她面前，伯倫喊道：「母親就要給馬我們了！哈嘍哈！」一陣的嫩草被馬蹄踢了起來，他們霎時就去得無影無踪，又剩她獨個人在那裏。

那座白色的房子將它的高柱子豎在她面前，似乎帶着一種疎遠的莊嚴漸漸的退後而去。如今這座房子是和她永不相干了。希禮決不會把她帶進它的門檻去做新娘了。啊，希禮！希禮！我現在做出什麼事來了！她覺得心的深處有一點東西在那裏刺她，而這點東西外面卻被一層受傷的傲慢和一層冷酷的現實蒙蓋着。這時她正有一種成年人的情緒在那裏產生，比之她的虛榮心和固執的自利心都強壯些。她是愛希禮的，而且分明知道自己是愛他，所以當她看着察理從那碎石道上消失而去的當兒，她那患得患失之心是非常之深切著明了。

第七章

不過兩個禮拜功夫，思嘉便從小一變而爲人妻，但也不過兩個月功夫，她便又從人妻一變而爲寡婦。她那爲人妻的羈絆，是她用着那麼大的匆忙和那麼少的思想自己套了上去的，現在總算很快就被擺脫了，但她未結婚日子的那種無憂無慮的自由，卻是一失而不可復得。在那個時期，寡婦的資格往往緊逼着結婚的脚跟而來，原也不足爲怪，使她吃驚的是母性也就很快的跟着來了。

那一八六一年四月的末了幾天日子，後來思嘉是再也記不十分明白的。時間和事件都像套合在一起，混亂得跟一場非真實亦無理性的夢魘一般。一直到她死的一天，那幾天日子都要在她記憶裏成爲幾個省略號。特別模糊的是從她選定了察理到她結婚那一段期間的記憶。只有兩個禮拜呢。若在太平日子，這麼短的一段訂婚期間是萬萬不可能的，平常從訂婚到結婚，總得要一年，方算成個體統，至少也得六個月。但是這時的南方已經遍地戰爭熱，凡事都進行得風馳電掣一般，舊時那種好整以暇的調子已經失去了。郝太太是不住的搓手躊躇，主張緩一步辦婚事，以便思嘉可以多一點時間把事情細細考慮。但是思嘉對於母親的勸告，總是擺着一張悻悻的面孔，裝做了充耳不聞。她簡直就要結婚，而且要辦得快，就在兩個禮拜以內辦。

後來聽見希禮已將預定在秋季的婚期提早到五月一日，以便營裏召集時隨時可走，於是思嘉就決定比他搶先一日結婚。郝太太提出抗議，可是察理雄辯滔滔的請願，因爲他急乎要到南嘉羅陵去加入塞衛德的軍隊了，而郝老頭子也是幫他們兩小這邊的。他那時已被戰爭熱激動得了不得，又因得着這麼一個好女婿，心裏正得意，怎麼還會阻止他們兩小的事呢？於是郝太太一不拗衆，終於只

得讓步了，其實這樣的事情當時南方正在到處風行着，他們那個悠閒的世界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了，做父母的不管怎樣對兒女勸導，祈求，哀告，總之擋不住那一陣勢如狂瀾的推動力。

整個南方都沈浸在熱情和激動中了，人人都知道這回的戰爭只消一仗就可以結束，因而每個青年都怕戰爭結束了沒有自己的份兒，大家爭先恐後的去入伍，而在去入伍之先，又都急急忙忙跟自己的愛人結了婚，單以本區而論，霎時之間就已有幾十起這樣的戰爭結婚，而且一結了婚就出發，連從容話別的時間都沒有，因為人人都非常匆忙，非常興奮，再沒有功夫去想這些事情，也再沒有功夫淌眼淚了，女子們都在做軍服，縫襪子，捲綁帶，男人們都在操練，射擊，每天都有一列車一列車的軍隊經過鍾氏坡，向北開到俄，狼陀和佛金泥去，有些分隊穿着漂亮的軍服，有的大紅，有的淺藍，有的交際隊所穿的綠色，有些小隊穿着土布的軍服，戴着軟便的帽子，還有的沒有軍服，只穿着寬幅絨布的外衣和細麻紗的襯衣，大家都是教練未熟的，武藝不齊的，卻都發狂似的興奮着，喊嚷着，彷彿去赴野宴一般，本區的青年們因看見這些軍隊天天經過，便大大恐慌起來，生怕等不及自己趕到佛金泥，戰爭便已過去了，於是營裏加緊準備出發的工作。

在這紛擾當中，思嘉結婚的事情也在匆匆準備着，只是一霎時功夫，她就已經披着母親當年結婚的禮服和蒙頭紗，倚在父親臂膀上，從陶樂本宅的廣闊樓梯走下來，而面對着滿滿一屋子的客人了，後來她回憶這時的情景，簡直同做夢一般，只記得牆壁上亮着幾百枝蠟燭，記得她母親的臉非常可愛，卻帶點兒惶惑的神情，嘴唇微微在顫動，默默祈禱着女兒的幸福，又記得父親已給白蘭地和滿肚子的得意醞得臉緋紅，得意的是女兒嫁到這樣好丈夫，錢又多，名譽又好，門第又高——而希禮也在樓梯脚，跟媚蘭挽着臂站在那裏。

思嘉看見當時希禮臉上的神情心裏便想：「這不能是真實的，決不能的，這是夢覺，我不久就會

醒轉來，就會發覺這完全是一場夢魘。我現在決不能想，否則就要在這許多人面前喊起來了。我現在不能想。我要過一會兒才想，等我經當得起的時候才想，等我看見他的眼睛的時候才想。

一切都像在夢中。從她所經過的那些笑容滿面的人的夾道，以至於她自己的緋紅的臉，囁嚅的聲音，她自己那些雖則非常清晰卻是十分冷酷的答話，沒有一樣不像在夢中。還有以後的道喜親吻，酒宴跳舞——一切一切都像在夢中。甚至於當希禮的嘴親在她臉上的時候，甚至於當媚蘭對她輕輕耳語着「現在我們畢畢真真做了姑嫂了」的時候，也是非真實的。甚至於當察理的矮胖姑媽韓白蝶小姐因快樂過度而昏暈過去以致引起一陣紛擾的時候，也像是夢魘中的事。

但是等到酒宴跳舞都已完畢了，天也快亮了，所有餓狼陀來的客人都在牀上、沙發上、藁荐上、地板上橫七豎八的躺下睡着了，所有隣舍家的賀客都已各自回家去休息，以備明日參加十二根像樹的婚禮了。於是這種夢一般的昏睡狀態就在現實面前像水晶一般粉碎了。那現實便是察理——其時他正從思嘉的更衣室裏走出來，身上光穿着一件寢衣，只見思嘉從被頭上露出半身，正帶着一臉驚惶的神色向他拋來一眼，他便羞得紅着臉不敢對她正視。

當然，她也知道結過婚的人是要同牀的，但是她以前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想過一下。她只覺得自己的母親跟父親同牀，似乎是極自然的，卻從來沒有把這觀念應用在她自己身上。自從大宴會那天起，直到現在她方才明白自己怎樣的自作自受了。她想到這麼一個陌陌生生的男子，自己並非真要跟他結婚的，現在卻要來跟自己同牀，便不由得慄慄而慄，況值自己正在痛悔當初行爲之操切，又要痛傷今後希禮之永失，真是萬分無可奈何的時候呢！所以當察理脚踏着將身移近牀去的時候，她就用着一粗嘎的聲音對她低語。

「你如果要近我的身，我就大聲喊叫起來。我一定要喊！一定要——放開喉嚨喊！你替我走開些。」

罷！我碰也不許你碰！」

因此，韓察理就得在房角裏一張圈手椅上過了他的新婚夜，可是他並不怎樣懊惱，因為他明白，或者自以為明白，他的新娘子是多麼怕羞多麼嬌嫩的，他很願意等着她的恐懼慢慢減退下去，只不過——只不過當他在椅子上輾轉反側着想要找一個舒適坐勢的時候，也不免歎了一口氣，因為他不久就要出去打仗了。

她自己的結婚既是這着夢魔一般，希禮的結婚就尤其像是夢魘。那天是她的「二朝」，她穿着一件萃菓綠的二朝服，站在十二根橡樹的大客廳裏，四周也點着幾百枝蠟燭，也照撲着頭一天晚上的那班客人，她看見韓媚蘭當變成了衛媚蘭的時候，那一張平淡的小臉蛋上的確煥發出一種美來。到這時候，希禮是永遠的失去了。本來是她的希禮，現在不是她的了，但是從前果真是她的不是呢？她覺得一切都攪不清了，只感到自己的心非常之疲倦，非常之迷惑，他彷彿曾經說過愛她的，但是什麼東西將他們隔開的呢？她再也想不起來了。她跟察理結了婚，總算已經杜絕了全區人的談論，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有一個時候，這似乎是很重要的，現在卻像並不重要了。有關係的就只希禮一個人，而現在他已失去了，她呢，已經跟一個不但並不愛並且實在很輕視的人結了婚了。

啊，這種種的事情她如今是多麼懊悔了。她常常聽見人說吞了毒藥藥老虎的話，總以為不過是一個譬喻，現在她懂得這話的真正意義了。她恨不得立刻擺脫察理的關係，重新回到陶樂去做她的女孩子，但是不可能了，因此她深深嘗到自作孽的滋味了。她的母親曾經屢次極力勸阻她，她總不肯聽，這還能怪誰呢？

希禮結婚的晚上，她彷彿在迷霧裏似的跳了一晚上的舞，一逕是機械地說着話，機械地笑着。她看見人家都只當她是個快樂的新娘子，一點兒沒有看出她的心是碎的，便覺得非常詫異，爲什麼這

一班人都會這麼蠢，然而，正要謝謝上帝，虧得他們是沒有看出呢！

那天夜裏，嬖嬖幫她卸了裝，走出房去，察理就羞答答的從更衣室裏出來，心裏正在疑惑，這第二個晚上不知是否也得在那馬鬃椅子上過，不想朝她一看，她正在那裏哭，這一哭就哭個不住，於是察理不得不爬上牀去，伏到她枕邊去安慰她，直至她一言不發的哭乾了眼淚，這才將頭靠在他肩膀上靜靜的嗚咽。

假如是沒有戰爭的話，那就要有一個禮拜的功夫，這裏開跳舞會，那裏開野宴會，來請他們這一對新婚夫婦，然後再到薩刺拓加泉或是白硫泉去作新婚旅行。假如是沒有戰爭的話，那末方家、高家、湯家，一定都要替她大開宴會，而她一定要有三朝四朝五朝的新衣服可穿。可是現在宴會也沒有了，新婚旅行也沒有了，她結婚後一個禮拜，察理就動身到塞街德上校那裏去入伍了，再兩個禮拜之後，希禮跟全營的營丁也出發了，全區的人都嘗味到黯然銷魂的別離情緒了。

在這幾個禮拜之內，思嘉從沒有跟希禮單獨見面的機會，自然更沒有機會跟他細細晤談了，就是希禮出發的時候，也不過順便到陶樂來過一過，並不會就擱很久，當時媚蘭戴着帽子，圍着圍巾，儼然是個少奶奶的氣度，一逕挽住他的臂膀，不曾離身過一步，同時陶樂的全體人員，無論黑的白的，都出來給希禮送行，以致思嘉連跟他話別的機會也沒有了。

後來還是媚蘭先開口：「你跟思嘉親一親嘴啊，希禮她現在是我的嫂子了。」於是希禮彎着身子，拿冰冷的嘴唇在她面頰上碰了一碰他的面孔是板着的，繃着的，思嘉對於這一個嘴，覺得一點兒沒有樂趣，這是由媚蘭慫恿出來的，只給了她一肚子的悶氣，及至媚蘭自己跟她分別的時候，卻給了她一個擁抱，抱得她連氣都轉不過來。

「你要常到餓狼陀來看看我，跟白蝶姑媽，好嗎？啊，你來了我們會高興得什麼似的呢！你現在是

我的嫂子了。我們得要多親暱親暱。」

此後五個禮拜之內，察理常常有信從南嘉羅陵寄來，都寫得那麼婆婆媽媽的，講到他的愛，講到他戰後的計劃，講到他要爲她的緣故做一個英雄，又講到他怎樣崇拜他的司令塞衛德。誰知到了第七個禮拜上，卻由塞上校本人發來一個電報，隨後又是一封信，一封措辭非常客氣而莊嚴的信。原來察理病故了。當察理病時，塞上校本來就要打電報來的，可是察理還以爲是小病，不肯讓他驚動家裏人。可憐這不幸的孩子，他懷着那一腔的熱愛，既然不過是畫餅充飢，而今抱着一肚子立功疆場的奢望，也霎時間悉成泡影了。他的足跡不曾越過南嘉羅陵連北佬兒的營幕也沒有見過一眼，便先之以肺炎繼之以痧子，剎那之間就這麼無聲無臭完掉了。

到了相當的時期，察理的遺腹子生下了，彼時正有一種風氣，男孩子都要照父親所隸屬的司令官取名，因此他這兒子就取名爲韓塞衛德。當初思嘉發覺自己懷了孕，心裏頓覺非常之絕望，竟至於痛哭起來，恨不得立時便死。但是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她卻絲毫不感痛苦，不知不覺已經足了月。那天黛黛私底下告訴她，說胎氣十分平穩，叫她儘管放心。於是孩子終於出世了。她對於這孩子並不覺得喜愛，可是她把這不喜愛的感情竭力掩飾過去，她並不會要孩子，她很討厭他，然而孩子現在眼前了，照她看起來，這似乎決不會是她的孩子，決不會是她自己的分身。

產後她的身體復原得非常之快，不過心理上覺得有些昏迷，有些病態。她的精神一天天頹唐下去，雖則全家人都努力着要鼓起她的興致來。因此，她母親是終日的愁眉不展，父親也煩悶得常常要發脾氣。他每次到鍾氏坡去，總要帶點好東西回來哄着她開心，像哄小孩子似的，可是一點兒沒有有效。果方老醫生曾經拿含硫黃之類的補劑給她，希望能夠把她培補起來，而結果也沒有效驗。於是連他也覺莫明其妙了。他暗底下告訴郝太太，說思嘉時而暴躁，時而失神，便是一種傷心過度的症候。其實

思嘉的症候要比這複雜得多，只是她自己不肯說出口來。至於癥結所在，則不外一面因實做了母親而感覺厭煩，一面因思念希禮而神魂顛倒罷了。

她的厭煩是非常深刻的，無時或息的。自從營裏的青年們出去參戰以後，區裏就什麼娛樂什麼交際都沒有了。所有有趣味的青年們都走了——湯家的四個，高家的兩個，還有方家的，孟家的，乃至鍾氏坡，萬葉，落迦哇，所有中意點兒的青年都走了。留下來的只有年紀較大的人，殘廢的，婦女而這些人又一天到晚在那裏替軍隊編結，縫紉，種棉，種稻，養豬，養羊，養牛。真正的男子是一個也看不見了，就只有蘇綸那個中年情人甘扶瀾所帶的差委隊，每月要到這裏來採辦一次軍需品。那個差委隊裏的男子也並不怎麼使人興奮，至於甘扶瀾那種婆婆媽媽式的追求，思嘉一看見就要生氣，幾幾乎連禮貌都不能維持，她只恨不得他跟蘇綸早些兒有個解決。

即使那差委隊裏的人們比較有趣味，對於她也實在無濟於事。她是一個寡婦了，她的心是在墳墓裏，至少人人都要當她的心是在墳墓裏，而且期望她專心一志在墳墓裏的她，雖則嘗試照着人家所期望的做，卻覺得非常懊惱，因為她對於察理是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就只記得當初自己對他表示願意跟他結婚的時候，他臉上那副死牛一般的神氣，而且就是那一個記憶也漸漸的淡了。不過她畢竟是一個寡婦，行為上不能不時時檢點。未結婚女子的快樂於她是沒有份兒了。她必須端莊而貞靜。有一次甘扶瀾隊裏的一個副官陪她在花園裏打鞦韆，把鞦韆架拚命的盪着，使她笑得雞貓子喊叫起來，這事被她母親看見了，將她大大訓飭了一頓。她母親告訴她，一個做寡婦的人最容易招人議論，所以凡百行為都非加倍的謹飭不可。

「天才曉得呢。」思嘉一面謹聽着母親溫和的訓誨，一面想：「做了少奶奶，已經一點兒沒有意味了，那末做了寡婦簡直是等於死了。」

原來南方的風俗，做寡婦的都要穿可怕的全黑衣服，連鑲絨都不能有，不能插花，掛飄帶，鑲花邊，佩首飾，所能佩的只有條紋瑪瑙的喪服胸針，或是拿死者頭髮做成的項圈罷了。而且那從帽子上垂掛下的黑縐紗面罩，必須要掛到膝蓋，必須等做了三年寡婦才可以縮短到平肩。又凡做寡婦的都決不能興高彩烈的談，嘻嘻哈哈的笑，就是微笑，也必須是一種傷心的慘笑。尤其可怕的，就是她們跟男人在一起的時候，決不能露出一點有興趣的意思來。如果男人方面有缺教養的，竟對一個寡婦表示有興趣的意思，那末她就必須對他裝起一副尊嚴的面容，並且設法談到亡夫身上去，以便使那人聽了寒心。然而有些寡婦到老還是終於改嫁的，這就使思嘉莫明其妙了。她想一個寡婦被人這麼衆目睽睽的監視着，又怎麼能辦到改嫁的呢？而況她們所嫁的人，又多半是有田地有兒女的年老鰥夫呢？

結婚已經是不幸透了的事，至於做寡婦——啊，那末一生一世就算完結了！然而人家說都在談論，說察理死了，幸而留下一個小寒衛德，對她是多麼大的一個安慰啊！思嘉卻以為這一班人都是大傻瓜，其實她對於衛德是一點兒不感興趣的，有時她竟完全忘記了他自己的兒子。

每天早晨她從夢中乍醒的時候，總會有那麼一個似夢非夢的頃刻，在那頃刻之中，她覺得自己仍舊是郝思嘉小姐，窗前的山茶萸仍舊浴着燦爛的陽光，反舌鳥兒仍舊在那裏歌唱，仍舊有那一陣陣的燻肉香氣不斷飄進她鼻孔裏來，在這當兒，她又無憂無慮了，又年青了。然後，她會突然聽到一種啼飢的哭聲，因而不得吃了一嚇，心想：「怎麼，屋子裏有一個小孩子嗎？」然後她記起來了，記起這就是她自己的孩子，就像這樣，她覺得一切都在離迷惘恍恍中。

然後就是希禮，是的，希禮是她想得最多的一想到了他，她就憎恨起陶樂來了，她憎恨那條從山上通到河邊的路，憎恨那些密密栽着棉花的紅土田，每一呎土，每一株樹，每一條小溪，每一條狹弄，每一條馬路，都要使她想起希禮來。他現在是屬於別的女人了，並且出去打仗去了，但是他的鬼魂仍舊

要在蒼茫暮色之中出沒在這些道路上，仍舊要在那廊子底下用着那一雙瞋睡唏唏的眼睛對她微笑。她每次聽到十二根橡樹那邊的溪沿上有馬蹄聲響，就無有不悠然神往的想到他——希禮的！

十二根橡樹是她從前很愛的，現在她也恨了。但雖然恨，卻又捨不得不去，去了可以聽到衛約翰跟女孩子們談希禮的事情，聽到他們讀他從佛金泥寄來的信。她聽了不免要傷心，卻又不能不聽。她不喜歡那個硬頸梗的英弟，不喜歡那個一張嘴嘮叨不息的蜜兒，又知道她們也同樣的不喜歡自己，可是不知怎麼的，她總覺離不開她們，而每次從十二根橡樹回家，她總要發脾氣躺在牀上，連晚飯也不肯起來吃。

就因她不肯吃飯，愛蘭跟嬖嬖越發着急起來。嬖嬖總把托盤拿上去，曲意慇懃的勸她，說現在她做了寡婦，可以儘她的量吃了，可是思嘉一點兒不想吃。

方醫生鄭而重之地告訴愛蘭，說傷心之症往往要一點點衰耗下去，終至於無可救藥。愛蘭聽見這話，就面孔嚇得雪白，因為她也早就擔心到這一層。

「難道一點兒沒有辦法了嗎，先生？」

「最好的辦法是換一換環境，」方醫生說，因為他也巴不得早些擺脫這個棘手的病人。

於是思嘉勉強帶着孩子到各處去跑起來，先是到沙番，去看郝家羅家的本家親戚，然後到曹氏屯，去看兩個姨媽，寶玲和幽籟。可是她比預定的日期早一個月就回來了，也不說明所以早回的緣故。在沙番的時候，兩位伯伯娘待她都很好，可是他們年紀都老了一還喜歡靜坐在家裏談過去的事情，思嘉覺得一點兒沒有興趣。羅家那些人也是這樣，而且思嘉覺得曹氏屯那個地方簡直可怕。

寶玲姨媽的姨爹是一個小老頭子，外面裝得很客氣，一還是那麼沒精打彩的。他家住在沿河塊墾植場上，比之陶樂要僻靜的多，就是最近的隣家也離開二十哩地，而且相隔着一個柏樹、橡樹夾

雜的叢林，那些橡樹都是枝葉參天蒼苔滿被的，思嘉一看見它們，就要漲出一身的雞皮疙瘩，立刻會想起父親平日講的那些愛爾蘭森林的鬼故事來。她在那裏，白天就惟有編織，晚上就惟有聽姨爹念書。

幽籟姨媽深深隱藏在曹氏屯僻靜處的一座大房子裏，生活也過得非常乏味。思嘉是看慣了綿延不斷的起伏地面的，覺得這裏簡直是坐監牢了。她家的交際比寶玲姨媽的爲廣一點，但是思嘉很不歡喜她家的那些來客，看不慣他們的態度、習俗，以及專講門第的風氣。他們都知道思嘉的母親是羅家的小姐，可不知爲什麼嫁給一個沒來沒歷的愛爾蘭人，因而把思嘉看做一個墮落女人的孩子。這種態度，不免在詞色之間流露出來，思嘉自己時時感覺到，而她那位姨媽，偏又要背地裏替她掩飾，這就使思嘉發起脾氣來，因爲她跟自己的父親一樣，再也不要你媽的門第不門第，而且她不但看不起父親，反覺父親那麼赤手空拳的掙起一份家業，正是大大足以自豪呢。

而且曹氏屯人一逕都把嵩塔兒要塞的事情津津樂道，認爲這是他們發難的首功，殊不知這事他們不幹，別人也照樣會幹的。還有他們那種拖長的語音，思嘉也很聽不慣——她是聽慣了肇嘉州高地的乾脆語音的。有一天她跟姨媽出去拜客，覺得那種呢呀呀的調子實在太不耐煩了，便故意學起父親的愛爾蘭士腔來，把個姨媽直羞得面紅耳赤。於是她回到陶樂來了，她情願回家來痛念布禮，不願再在那裏聽曹氏屯人的口音。

愛爾見女兒從曹氏屯回來，反而瘦了，白了，口音也變了，不由得大吃一驚。這種傷心的症候，她自己也曾到過的，因而她每夜在嘉樂枕頭邊嚙嚙，要他想法兒減少女兒的愁惱。剛巧察理的姑媽韓白蝶小姐寫過幾次信來，要她讓思嘉到俄狼陀去多住幾日，現在她見女兒這樣，就把這事認真考慮起來。

白蝶小姐信裏說，現在只有她跟媚蘭兩個人住着一所大房子，「察理死了，家裏沒有一個男人保護，當然還有我的哥哥亨利在這裏，但是他不跟我們住在一起的，而且關於亨利的事情，思嘉也許跟你說過了，我信裏不便多寫。如果思嘉跟我們在一起，媚蘭同我會覺得適意得多，放心得多。三個孤單的女人總比兩個多了一個了。媚蘭現在醫院裏看護傷兵，思嘉來了也照她這麼做，或許可以減輕她心裏的愁惱，還有，媚蘭跟我都急乎要看看那個乖乖娃子……」

於是思嘉的行篋裏重新裝滿了她的居喪衣服，便帶着寒衛德跟他的奶媽百利子到俄狼陀去了。此外帶去的就是愛蘭跟嬷嬷給她的一腦袋關於她的行爲的訓誡，以及嘉樂給她的一百元聯盟州的紙幣。她這一去，實在是並不怎麼出於心願的，她覺得那個白蝶姑媽是個再蠢不過的老太婆，而且想起了去跟希禮的妻子同室而居，也使她不寒而慄。但是她在家裏，隨時隨地都要觸起前情，簡直無法再住下去了，所以無論怎樣換一換環境都是好的了。

第八章

一八六二年五月的一個早晨，一輛列車送思嘉往北而去。她坐在車上想，她此去無論對於白蝶、姑媽和媚蘭怎樣的厭惡，那餓狼陀地方總不會像曹氏屯跟沙番那麼討厭的。她自從前年冬天去過那裏一趟，至今已一年有餘，所以也很想看看那邊的情形變到怎樣。

思嘉對於餓狼陀一向都比其他任何城市感到興趣，因為當她做小孩子的時候，她父親曾經告訴她，說她跟餓狼陀剛巧是同年。後來她大了幾歲，才發見父親的話有些兒誇張事實，這原是父親的脾氣，他總要把事實稍稍誇張些，使得人家覺得比較的動聽；但是事實上，餓狼陀也不過比思嘉大了九歲，所以比起其他城市來的確要算最年輕的了。沙番跟曹氏屯都已經年高德劭，其一已經快過完它的第二世紀，其他則已進入它的第三世紀了。照思嘉看起來，這兩個城市一逕都像年老的祖母，坐在太陽裏平靜地搵着扇子。至於餓狼陀，是跟她自己同世代的，粗糙得如同氣盛的青年一般，也像她自己那麼固執而強硬。

但是她父親說她跟餓狼陀同年的話，也不是沒有事實的根據，她跟餓狼陀雖不是同一年誕生，卻實在是同一年取名的。在思嘉出世以前的九年裏面，這個城市曾經改過了幾次名字，先叫做阿冥納斯，後改做馬殺斯尾爾，直至思嘉出世這一年，方才改名餓狼陀。

當嘉樂初次遷到北蘇嘉州來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餓狼陀這個城市，就連一個村落的影子也沒有，那地方不過是一片荒涼罷了。但到第二年一八三六年，因吉落磯族人新近割讓了一塊地面，本州政府便命造起一條直通西北的鐵路來，這條鐵道之須以田納西和大西部為終點，那是得

白而確定的，但是它在肇嘉州的起點應該定在什麼地方，一時卻決不定。直到第二年，有一位工人在紅泥土裏打下一根樁子，定它爲本線南端的起點，於是這個先名脫冥納斯後名餓狼陀的城市從此開始了。

當時北肇嘉州是沒有鐵路的，別處雖有也不多。但在嘉樂跟陶樂結婚前的幾年裏面，陶樂以北二十五哩的一塊小小殖民地慢慢發展成一個村落，於是鐵路就慢慢向北推進了。到了這個時候，才算是鐵路建設時代的真正開始。除了剛才講的這一線之外，第二線是從奧加斯的舊城出發，向西跨過州境，與通田納西的新路銜接。第三線則從沙番的舊城出發，先到肇嘉州的腹地馬崗，然後折而向北，通過嘉樂所居的一區，以達餓狼陀，而與第一第二兩線相銜接，使得沙番的港口有一條大道可以直達於西部。此外還有第四線，從餓狼陀的交會點出發，向西南達於蒙特哥美利和摩比爾。

餓狼陀因一條鐵路的產生而產生，跟許多鐵路的生長而生長。到了這四條線完成之後，它就跟西部有了聯絡，跟南部有了聯絡，並且通過了奧加斯，大，而跟北部東部也有了聯絡。換了話說，這個小村莊已經成了南北東西交通的要衝，霎時之間生氣蓬蓬勃勃了。

到了思嘉十七歲的時候，餓狼陀便已從插進泥土裏的一根木樁發展做一個擁有一萬居民的繁盛小都市，而成爲全州都屬目的中心點了。那些較古舊較安靜的城市都拿一種猜疑嫉忌的眼光來看這個忙碌的新城，正如一隻母雞孵出一窠小鴨子來時的感覺。爲什麼這個地方會跟肇嘉州的其他市鎮這麼不同的呢？爲什麼它會長得這麼快呢？照他們想起來，這個地方到底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只不過它多了幾條鐵路和一幫會得橫衝直撞的人罷了。

的確，這個先後名爲脫冥納斯，馬殺斯，尾爾和餓狼陀的城市裏的居民，都是富於進取性的。他們的來處各各不同，有從本州較舊的區域來的，也有從外州遠道而來的，大都是不耐安靜而精力有餘

的人物，他們都抱着一肚子熱情而來，他們在車站附近五條泥濘紅路交叉的地方開起了舖子，他們在白穿堂、華盛頓街，以及高崗側面那條由無數世代的印第安人光腳踩成的所謂桃樹路上，造起了美麗的住宅。他們對於這個地方頗覺得得意，得意着地方的發達，也得意着使得地方發達的他們自己。讓那些古舊城市隨便把餓狼陀叫做什麼罷，餓狼陀向來都不去管它。

思嘉是一向喜歡餓狼陀的，其所以喜歡它的理由，跟沙番奧加斯大和馬崗等處的人所以看它不起的理由正是一樣。這個城市也像她自己，是肇嘉州新舊兩種元素的混合，而凡新舊兩者起了衝突的時候，結果往往是新的佔優勝，就因新的比較頑強而有力的緣故。又因這個城市跟她自己同一年產生，或至少是同一年取名字，所以她對於它特別具有一種親切興奮的感覺。

頭一天晚上是整夜的狂風暴雨，但當思嘉到達餓狼陀的時候，一個溫熱的太陽正在努力地工作，企圖曬乾那些像似紅泥河水的街道。那車站旁邊的一片空地，已被不斷往來的車輛行人輾滾踐踏成一個巨大的爛泥塘。軍用的車輛絡繹不絕，都到列車上來裝卸軍需品和傷兵，以致地上的爛泥和人的紛擾越發呈出不堪的狀態。趕車的在那裏大聲咒罵，騾子們在那裏直撞橫衝，爛泥飛濺到幾碼外。

思嘉站在列車的下級踏步上，身上穿着黑喪服，呈現着一個蒼白姣好的倩影，她的縹紗面幕幾乎一直飄蕩到腳跟。她怕爛泥污了她的鞋子和衣裙，心裏躊躇着，眼睛向那些大車公用車馬車的喧擾堆裏搜尋着白蝶姑媽。尋了半天，也看不見那個矮胖老太婆的影子，正在着急，忽見一個花白鬍子老成持重的精瘦老黑奴，從爛泥裏向她走過來，對她脫下了帽子。

「這位是思嘉小姐嗎？俺叫彼得，是白蝶小姐的馬夫。您別躲在爛泥裏，」他看見思嘉撩起衣襟

預備跨下踏步的時候，這麼嚴厲的命令着：「您也跟白蝶小姐一樣的脾氣，像個小孩子，不怕弄濕腳的，讓俺駝着您走罷。」

那黑奴看似年老而衰弱，可是毫不費力的一下就把思嘉駝在身上了，及至看見百利子抱着個孩子站在列車平臺上，便停住步，說道：「那孩子是您帶來的奶媽嗎？思嘉小姐，她年紀太小呢。察理少爺就只這一個孩子，哪好叫她帶的，可是咱們再商量罷，你這女孩子，跟俺走罷，當心點兒，別摔了小娃娃。」

思嘉伏伏帖帖的讓他把自己駝到馬車上去，雖是彼得伯伯對她跟百利子下了那麼專斷的批評，她也一聲不響的忍受了。當她被駝着走過爛泥的時候，她忽記起察理生前對她說的關於彼得伯伯的事來。

「從前父親參加墨西哥戰爭，彼得伯伯一逕都跟在身邊，父親受傷了，他替他看護，實在他還救過父親的性命。媚蘭跟我都可說是彼得伯伯養大的，因為父親母親死的時候，我們都還很小呢。剛剛那個時候，白蝶姑媽跟亨利伯伯鬧翻了，她就到我們這邊來住，照管着我們。白蝶姑媽是個頂沒用的人，實在還是個小孩子，因而彼得伯伯也把她當個小孩子看待，她凡事都沒有主張，都得彼得伯伯代她作主張。我到十五歲的時候，是他決定增加我個人的費用的。亨利伯伯要我拿大學的學位，也是他堅執主張我去讀哈佛二年的。媚蘭大了，可以梳頭跳舞了，是他給決定的。哪一天天氣太冷或是下雨，白蝶小姐不能出門，以及她什麼時候應該帶圍巾，也一概要聽他的指導……在我看見過的老黑人當中，彼得伯伯要算最聰明也最忠心的一個了。討厭的只是我們三個人的肉體和靈魂簡直歸他獨個人所有了，這是他自己也知道的。」

察理的這一番話，當彼得伯伯坐上趕車位置而拿起馬鞭的時候就被證實了。

「白蝶小姐身子不舒服，沒有來接您。她怕您怪她，可是俺叫她跟媚蘭小姐別來接的，俺說何苦呢，白讓泥水濺壞了新衣服，俺說俺會跟您講明的，是不是？思嘉小姐，那娃娃還是您抱過來罷，那黑小鬼快把它摔下去了。」

思嘉看了看百利子，歎了一口氣。她也覺得百利子實在不配做奶媽。那黑小姐兒剛剛還是穿着短裙子，翹着小辮子的，如今一躍而升為奶媽，居然穿起那麼拖長的衣服，紮起那麼雪白挺硬的頭帕來，就把她樂得如醉如癡了。倘如是沒有戰爭，沒有那些軍需採辦委員需索得那麼緊急，以致嬌嬌蝶蝶、露莎、丁娜，沒有一個分得身出來，那末百利子是無論如何不能升遷得這麼快的。她從來不會離開過十二根橡樹或陶樂一哩路以上，如今既有奶媽做，又有火車坐，她那黑腦殼裏的小腦子簡直就有些吃不住了。從鍾氏坡到餓狼陀是二十哩的火車路，她在火車上就興奮得那麼發瘋似的，以致思嘉一路都得把孩子自己抱着。現在她在馬車裏，看見了那麼些房子和人，就越發覺得光怪陸離，目不暇給，一忽而扭到這邊，一忽而扭到那邊，不住的手指着，腳躡着，直把那娃娃鬧得不住的啼咿大哭。

思嘉因而想起了嬌嬌，恨不得她馬上來救這個急。嬌嬌只消拿手捶一捶娃娃，娃娃立刻就曾不哭的。可是嬌嬌在陶樂，於是思嘉一點兒沒有辦法了。她想把衛德從百利子手裏接過來，但覺得也沒有用，他還是要哭的，跟在百利子手裏一樣。同時，他還要抓她帽上的帶子，而且無疑的要滾纒她的衣服。於是她沒奈何，只得裝做沒有聽見彼得伯伯的話了。

「也許將來我會摸着小娃娃的脾氣的，」當馬車從車站周圍的爛泥地上顛簸過去的時候，她這麼煩躁地想着，「不過要我哄他，那可辦不了。」及至看見衛德嚷得連臉都發紫了，她才向百利子，橫了一眼，說：「拿你口袋裏那個糖咂咂兒給他呀，百利子，不管拿點什麼哄他呀，我知道他是餓了，可是我現在一點兒沒有辦法的。」

百利子把早晨嬌嬌交給她的一個糖啞兒給他啞了幾口，他果然靜下去了。於是思嘉得有餘閒把眼前的新景象細細賞識，精神稍稍提起一點來。及至彼得伯伯終於將馬車渡過了那些泥塘，而趕上桃樹街的時候，她就感覺到了數月以來第一陣湧上的興趣。不想這個城市發達到這個地步了！她離開這裏不過是一年多點，誰知它會變得這麼快！

在過去一年裏面，她爲她自己禍患頻仍，沒有功夫過問別的事，又因人人都在談戰爭，把她談得厭煩已極了，萬想不到餓狼陀自從戰爭開始的一刻兒起，便一逕在這裏改變的。在平時，這裏因是好幾條鐵路的會合點，早成了一個商業的中樞，現在戰時，同是這幾條鐵路又使它成了戰略上的要害地點了。這地方離開戰線還很遠，但是因有鐵路交通的便利，它便成了聯盟州兩大軍之間的一鏈節，因爲東邊一軍在佛金泥，西邊一軍在田納西跟大西部，都靠這裏做交通的樞紐。同時，聯盟州軍隊的給養都取資於南部，也要由這裏運輸。總之，現在這裏適應着戰爭的需要，已經成了製造的中心，後方醫院的根據地，以及南部一切供給的總兵站了。

思嘉四面搜尋着她自己記憶中的那個小市鎮，誰知它已經不存在了。她現在看見的這個新市鎮，彷彿是一個由小孩子一夜功夫長大而成的橫衝直撞的巨人。

現在的餓狼陀像一個蜂房似的不住噉噉囓囓的響着，驕傲地意識着它自己對於聯盟州的重要，並且日夜不停的工作着，在把一個農業區變成一個工業區。在戰前，馬里蘭以南地面的棉紗廠、羊毛廠、製造廠、機器廠等等是極少極少的，南方人卻正因此這事實而自豪。南方曾經產生政治家、軍人、墾植家、醫生、律師、詩人等等，一定不會產生工程師和機械師。南方人卻以爲工程師、機械師是下等職業，讓他們北佬兒去幹罷。但是現在聯盟州的海口被北佬兒的鐵艦封鎖了，只有少許偷越封鎖線而過的貨品得從歐洲漏進來，於是南方不得不拚命製造自己的戰爭材料了。北方能夠向全世界去找供

給和兵士論千的愛爾蘭人和德國人都因北方的報酬豐富而來加入他們的軍隊。至於南方，一切都得取給於自己。

俄狼陀現在也有幾個機器廠在那裏出產製造戰爭材料所需的機器，但是出產得非常滯緩，所以然者，因為南方可供做模型的機器不多，差不多每一個輪盤，每一個輪齒，都得依仿由英國偷越封鎖線進來的圖案而製造。但有了這些機器廠，俄狼陀街上就多起許多陌生面孔來。一年之前，本地市民連聽見西部人的口音都要側耳朵，現在聽見歐洲人的外國口音，倒都不覺得奇怪了。這些歐洲人就是越過封鎖線來替聯盟州人製造機器和軍火的。他們都是有技能的人，沒有他們，聯盟州人要想製造槍礮彈藥，就大大的爲難了。

現在這個市鎮在這裏日夜工作，我們差不多連它的脈搏都摸得出來，我們可以明白看見它像心臟灌輸血液似的，不斷把戰爭的材料從那些鐵路血管灌輸到兩個戰鬪的前線去。不論那個時間，都有列車開進來，都有列車開出去。煤煙從新建的工廠裏像陣雨似的落到白色的房屋上。夜裏，直到居民早已上牀睡覺之後，工廠裏的火爐還在熊熊的燒着，鐵鎚還在瑯瑯的響着。一年之前本來空曠的地面上，現在都蓋起工廠來，有的是皮革廠，在那裏製造馬具、馬鞍、靴鞋，有的是兵工廠，在那裏製造來福槍和大礮，有的是鑄鐵廠和鑄鐵廠，在那裏製造鐵軌和鋼車，此外還有種種零件工廠出的是馬刺、轡鍊、帶鉤、帳竿、鈕鉤、手槍、刀等等。鑄鐵廠裏已經感覺到鐵的缺乏了，因為越過封鎖線而來的數量極少，或者簡直是沒有，而阿拉巴瑪鐵礦則已差不多停頓，因為那些礦工都在前線了。現在俄狼陀已經看不見鐵欄杆、鐵涼亭和鐵門了，甚至連草場上的鐵像也不見了，都早已跑進鑄鐵廠的大鎔鍋裏去了。

這裏，沿着桃樹街和附近街道的兩側，有軍隊各部分的大本營，如差委部、信號部、郵信部，鐵道連

輸部，憲兵司令部，每處都擁擠着穿軍服的人，邊境上則有軍馬供應站，一逕有一大羣一大羣的馬匹和騾子在那裏徜徉，再隱僻些的街上便是醫院所在了。當馬車經過那些醫院的時候，彼得伯伯一處處都指給思嘉看，思嘉便覺得餓狼院一定成了一個傷兵城了，因為她一路上看見的普通醫院傳染病醫院、療養醫院，簡直連數也數不清的。每天火車開到五尖頭的時候都要添了些害病的和受傷的進來。

思嘉記憶中的那個小市鎮已經不見了，這個迅速生長的城市的面目，正被一種永無休止的精力和忙亂不住鼓舞着。思嘉剛剛從農村的幽靜生活裏出來，突然看見這樣匆忙的景象，一時驚異得幾乎窒息，但是她很喜歡它，她覺得那地方具有一種使人興奮的空氣，使得她自己 also 興奮起來。她彷彿覺得那個城市的加緊的脈搏是跟她自己的脈搏相協調的。

當馬車從大街上經過的時候，她很有興味的看着那些新的房子和新的面孔。兩邊人行道上擁擠着穿軍服的人，帶着各種等級和各種任務的肩章，街心則互相碰撞着各色各樣的車輛；穿着灰色軍服的外勤兵在街上穿梭似的奔走，從這個大本營到那個大本營；送着公文和電信，調養期中的傷兵拄着拐杖蹣跚着腳在那裏行走，身邊往往有一個女人給他攙扶着；吹號聲、打鼓聲、喝口令聲，從遠處的教場上傳過來，在那邊，正有一批批新募來的人被訓練成正式的兵士；然後，她竟看見北佬兒的軍服了，因為彼得伯伯用馬鞭指給她看一小隊垂頭喪氣的穿藍軍服的俘虜，正被一隊提槍上刺的聯盟軍兵士押送上車去進俘虜營。

「啊，」思嘉想，她自從那次大野宴會以來，直到現在方才感到一陣真正的快樂，「這裏住得一定會有意思了！想不到這裏是這麼活潑這麼興奮的！」

其實這裏的有趣還有她所意想不到的呢！這裏有幾十家新開的酒館，有無數隨軍而來的妓女，

無數鶯啼燕語的娼寮，都是思嘉再也不想像不到的。每一家旅館、公寓和私人的住宅，都塞滿了外邊來的客，他們是來探望那些醫院裏的親戚朋友的。每禮拜都有大宴會、跳舞會、賽珍會，而戰爭結婚也多得不計其數。新郎總都在給假期間，穿的是漂亮的灰色軍服，綴的是金色的絲織，新娘戴的是越過封鎖線而來的裝飾，客人喝的是越過封鎖線而來的香檳，而必終之以一場黯然流淚的離別。每天夜裏，那些陰沈沈樹木蔭蓋的街道上，總要不斷響出跳舞的足音，而人家的客廳中，也不斷有清脆的鋼琴彈奏，伴之以最高音部的女子歌唱聲，以及悲哀沈着的兵士和歌聲，唱的是喇叭奏着休戰了以及你的信來得太遲了之類的淒楚民歌，使得人人聽見了都要酸鼻。

他們一路走着的時候，思嘉不住向彼得、伯伯問着這樣那樣，彼得、伯伯一一拿馬鞭指着回答她，覺得自己的智識很豐富，頗有些兒驕傲。

「那邊就是製造廠，是的，小姐，他們在那邊做大礮什麼的，那不是店舖，那裏是封鎖線辦事處。您瞧，您知道封鎖線辦事處是什麼嗎？封鎖線辦事處是給外國人住的外國人來買咱們聯盟州的棉花，打曹氏屯跟衛民屯運出去，然後他們拿火藥裝來給咱們，俺說不準他們是哪一種外國人。白蝶小姐說他們是英國人，可是誰也聽不懂他們一句話。是的，這兒煤煙多得很，白蝶小姐的綢帳子都給弄壞了，這是從鑄鐵廠跟鍛鐵廠裏飛來的。還有晚上聲音鬧呢！誰也睡不着覺的，俺不能停下來讓您看看的。俺答應過白蝶小姐，叫俺一直的送您家去的……思嘉小姐，您行行禮呀。那邊梅太太跟艾太太給您鞠躬哪。」

思嘉隱隱約約記起這兩位太太的名字來，她結婚的時候，她們到陶樂來過的，並且記得她們是白蝶姑媽至好的朋友，於是她急忙順着彼得伯伯指着的方向，鞠了一個躬。她兩位是坐在一家乾貨鋪門前的一部馬車裏，乾貨鋪的老闆跟兩個夥計站在人行道上，正捧着一細細的棉紗布給她們看。

梅太太是個很結實的高個兒女人，胸口的小馬甲紮得非常緊，以致兩個奶子像船頭一般闖出來，她的頭髮本來鐵青色，卻攪進一圈褐色的假髮，弄得兩下顯然不調和。她有一張顏色濃重的圓臉兒，上面混合着城府很深和頤指氣使的神氣。艾太太比她年紀小幾歲，很瘦弱，從前曾有過美人之目，到現在風韻猶存，神氣之間則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

這兩位太太跟還有一位惠太太，是俄狼陀的三根臺柱子。她們辦着三個禮拜堂，自己同時是牧師，是唱詩班，也是教友。她們組織養珍會，主持縫紉團，監護跳舞會和野宴會。她們知道誰跟誰好，做配耦，誰跟誰不好，做配耦，誰秘密喝酒，誰要養孩子，乃至幾時養之類。她們是譜系學的權威，凡是肇嘉南，嘉羅陵，佛金泥三州的人，只要略有點兒身分的，她們無不深知他的來歷，但是在這三州之外的，她們就一概不去管他了，因為照她們想起來，凡不是這三州的人，誰都不能有什麼身分。她們又知道什麼是體面的行爲，什麼不是體面的行爲，而對於某人的行爲有了什麼意見時，她們決不會放在肚裏不發表，不過發表的方式人各不同。梅太太是大聲疾呼的，艾太太是慢條斯理的，惠太太只不過放在嘴裏嘟囔幾句，這是表示她對於這樣的事情實在不耐耐去談論。她們彼此之間一還是互相猜忌，正同羅馬第一任三頭政治一般，但是她們之密切攜手，也大概是爲着同一的理由。

「我已經跟白蝶說好，你要加入我的醫院的，」梅太太笑着對她叫道。「等會兒米太太或是惠太太跟你來說，你千萬不要答應她。」

「我不會的，」思嘉說，其實她對於梅太太說的到底怎麼一回事也還是莫明其妙，不過她看見人家這麼歡迎自己，需要自己，心裏覺得有點熱烘烘罷了。「我希望馬上就能去看你去。」

馬車又向前駛了一段路，忽見兩個手提繡帶籃兒的女子，慌慌張張要橫過馬路去，只得勒住馬，暫時停了一停。就在這個當兒，思嘉瞥見人行道上有一個人，穿的衣服非常之耀眼，又披着一條長圍

巾，流蘇一直掛到腳跟上。她掉轉頭，一看那人是個高個兒的美貌女子，一張塗脂抹粉的臉兒，頭上厚厚一堆紅頭髮，紅得有些叫人難相信。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見一個在頭髮上用過功夫的女人，因而像着迷似的不住看着她。

「彼得伯伯，那人是誰啊？」她低聲問。

「俺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的，她是誰？」

「她叫華貝兒，」彼得伯伯說着，下唇皮就挺了出來了。

思嘉聽見那個名字沒有加上小姐或太太的稱呼，心裏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她是怎麼樣的人？」

「思嘉小姐，」彼得伯伯陰鬱地說，說時不覺將馬狠狠的抽了一鞭，使他大大的吃了一嚇。「跟

您自家兒不相干的事，白蝶小姐是不許您問七問八的。她們是這兒的一些不值錢的人，多說了也沒有用。」

「啊呀，我的天！」思嘉已被他罵得不敢開口，只得暗暗的想着：「那一定是一個不好女人了！」她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不好的女人，現在不由得扭轉頭不住的盯着她看，直等她消失在人叢裏為止。

現在他們已經進入比較清靜的部分，店鋪跟戰時的新建築已經越來越稀了。再過了一會，就走了市區而進入了住宅區。思嘉這才同遇到舊友一般一家家的認識起來。雷家的房子是莊嚴正大的，彭家的房子是有白色的小柱子跟綠色的百葉窗的，魯家的房子是紅磚頭的肇嘉州式，前面圍着一圈矮圍牆的。這時他們的馬車已經跑得慢了，兩邊的廊子裏，園子裏，人行道上，都有女人們在那裏

招呼她有的是她見過幾面的，有的是她模糊影響有點記得的，但是大多數她簡直就不認識。一定是白蝶姑媽替她先做了一番廣播了。有些女人一直跑出門口來看小衛德，以致她不得不時時把小衛德攆得高高的給她們看。大家都向她大聲喊着，要她加入她們的縫紉會和看護會，不要再答應別人。她因而左呀右的應接不暇他應允着。

當她經過一所迂迴曲折的裝着綠色護壁板的房子時，一個坐在前面台階上的黑女孩子叫了一聲「她來了」，便見米醫生、米太太，跟那十三歲的小斐爾從屋子裏跑出來，喊嚷着和她招呼。思嘉記得他們也是自己結婚的時候來過的。米太太只站在停車平台上，挺着頸梗遠遠的看那小孩子，米醫生卻不顧地上的爛泥，一直走到馬車旁邊來。他是一高個兒的瘦子，帶着一部鐵青色的尖鬍子，他的衣服掛在他的方正體段上，像被一陣狂風飄到上面去似的。餓狼陀人都當他是一切力量和一切智慧的根源，所以他也自然吸收了餓狼陀人一部分的信念，但他除了喜歡說預言式的話以及態度之間稍稍有點兒自負之外，做人是再好也沒有的。

他跟她握過了手，在衛德肚子上戳了戳，恭維了幾句，便說白蝶姑媽已經對他賭過咒，說思嘉一定加入米太太的醫院和捲綳帶會，一定不去加入別人的。

「可是我的天，我已經答應了不知多少女人了！」思嘉說。

「那一定是給梅太太拉去了！」米太太憤然的說。「那個該死的女人！我知道她是每班火車都要去接的！」

「我還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就糊裏糊塗答應了，」思嘉自認道。「真的，到底看護會是什麼東西呀！」

米醫生兩夫妻看見她這麼一點都不懂，不由得現出一點兒驚異的神色。

「不過，你是一徑都躲在鄉下的，當然不懂了。」米太太替她辯解說。「我們現在替那些傷兵醫院組織了一些看護會，大家分班去看護。我們在那裏看護傷兵，幫助醫生，做綑帶，做衣服，等到他們傷好的時候，就接到自己家裏來調養，養好了送他們回到軍隊裏去。我們又照管傷兵的老婆家小，如果他們是一個錢沒有的話，現在米醫生是在公立醫院裏，我組織的看護會就在那裏工作，大家都說他的工作做得驚人呢，而且——」

「得了，得了，米太太。」米醫生沾沾自喜的說。「你不要對着人恭維我罷。你不讓我到軍隊裏去，我是做不了多大工作的。」

「不讓你去。」米太太憤然的嚷道，「那是地方上人不讓你去呢，你自己知道的。我告訴你，思嘉人家一聽見他要到佛金泥去做軍醫，全城的太太們就公同上請願書來留他了。當然，這個城市是少他不了的。」

「得了，得了，米太太。」米醫生說，顯然有些被她恭維得陶陶然了。「不過咱們家裏已經有一個孩子在前線，暫時也就够了罷。」

「明年我也要去了。」小斐爾激動地蹦跳着說。「去當鼓手去。我現在在學打鼓了。你要聽聽看嗎？我去拿鼓來。」

「哦，你不要忙，」米太太說着，將他拉近身邊些，臉上浮過一陣緊張的神情。「明年還不去，寶貝兒也許後年罷。」

「可是後年仗要完了！」他暴躁地嚷着，一面將身子拔了開去。「而且你自己答應過的。」
在他的頭頂，他的父母的兩隻眼睛遇會着，思嘉從他們的神氣上看出來，現在他們的大兒子米達西是在佛金泥，所以他們把這留在家裏的小兒子越發抓得緊了。

彼得伯伯清了清他的喉嚨。

「俺來的時候，白蝶小姐本來不舒服，俺要是不早些家去，她一定要暈過去了。」

「那末再見罷，今天下午我就到你那邊去。」米太太嚷道。「你去對白蝶說，要是你不加入我的看護會，她還要不舒服得厲害。」

馬車就起步來，向那泥濘的路上滑溜而去，思嘉回轉頭，伏在墊子上對他們笑了笑。她現在覺得適意些了，幾個月以來沒有這麼適意過。俄狼陀人這樣多，這樣匆忙，這樣緊張，她覺得很有趣，很是興奮，比之曹氏屯那麼的死氣沈沈，番沙那麼空空朗朗，都要有趣的多的。是的，驟然之間甚至覺得比陶樂也要好些，雖則她對陶樂非常之親愛。

這個城市雖然處在萬山之中，街道那麼狹窄而泥濘，但它含有一點生坯的和粗糙的質地，跟她自己身上那種硬給掩飾掉的生坯和粗糙頗能融洽。因此，她突然感覺到這個地方才配她的胃口，那種幽靜古舊的城市是她無論如何住不慣的。

連住宅也漸漸的稀疎了，思嘉將身子伸出一看，便見白蝶姑媽那所紅磚石瓦的房子已在眼前。這是城市北端的差不多末了一所房子了。從此過去，桃樹街就漸漸狹窄，漸漸迂迴，直至沒入了一片靜密的樹林為止。門前的板圍牆新近漆成了白色，圍牆裏邊的小院子被將殘的水仙花綴成了一片黃。台階上站着兩個穿黑的女人，她們背後又有一個大塊頭，兩隻手籠在圍裙裏，臉上咧出一副雪白的牙齒。矮胖的白蝶姑媽拿一雙小腳激動地跺踏着，一隻手揪在她那豐盛的胸膛上，想要揪定那顆蹦蹦跳跳的心。媚蘭站在她旁邊，身上穿着黑色的喪服，一頭黑色的濃髮梳得貼平，一張鷄心臉上放着一個親暱的歡迎的微笑。思嘉一看見了她，就湧上了一肚子的不高興，覺得使俄狼陀美中不足的就是這個人。

如果一個南方人竟肯收拾起行囊，跑到二十哩路外去拜一次客，那就一住起碼一個月，或竟幾個月。南方人之做客，跟做主人一樣的熱心，有些人到親戚家去過聖誕節，往往要過到等二年七月才回來。新婚夫婦到外邊去作蜜月旅行，碰到了人家意氣相投的，留他們久住，甚至要第養了第二個孩子才回去。老年的姑媽姑爺們禮拜日回娘家來吃中飯的，往往竟要吃到壽終於客寢。因為在那時候，一家人家來了幾個客，是絕對不會發生問題的。房子大，奴隸多，多添幾個人的吃飯不算一回事。無論老幼，性無論男女，沒一個不歡喜出門。出門的種類不一，有的是拜客，有的是度蜜月，有的少婦養了孩子要出去獻寶，有的病人調養期中要換換地方，有的爲生離死別，要避免觸景傷情，有的女孩子奉父母之命，要出去躲避追求，也有的爲婚事不成，要到親戚朋友家去訪求佳婿。南方人的生活是滯緩的，單調的，有客來了便可以興奮一下，變一變花樣，因而客人總是受人歡迎的。

思嘉之來俄狠陀，本沒有預計過要耽多久。倘使她在這裏也像在沙番跟曹氏屯那麼乏味，那她一個月就要回去的。但是她一到那裏之後，白蝶姑媽跟媚蘭就開始一種運動，希望她在那裏永久住下去。她們拿出一切的理由來勸誘她。她們所以要留她，一部分是爲她本人，因為她們是很愛她的。她們住在那麼大一所房子裏，覺得很寂寞，夜裏常常要害怕，她呢，是勇敢的，能够使她們膽壯起來。她又很春風，可以減輕她們的愁惱。還有，現在察理不在了，按她的地位，跟她孩子的地位，都應該跟自己本家人住在一氣的。而且照察理的遺囑，現在這裏有一半房子是屬於她的。末了，現在聯盟州也正需人擔任縫紉看護的工作。

察理的伯父韓亨利，現在車站附近俄狠陀旅館裏過着鰥居生活的，對於這個問題也會跟她認真地談過一下。這位亨利伯伯是個矮胖突肚脾氣暴躁的老紳士，紅紅的臉兒，銀絲般的長頭髮，生平

最不耐煩女性的怯弱和憂鬱。就因有這種怪癖，所以他跟自己的妹子白蝶難得有幾天不鬪氣。他們兩個的性情從小就不對，後來因見妹子把察理教養成那麼樣子，他尤其反對得厲害——「把個軍人的兒子教成了小姑娘了！」幾年之前他曾給白蝶姑媽一次大大的侮辱，以致現在白蝶姑媽一經提起他來，總要那麼的低聲下氣，或竟緘口結舌，一言不發，倘教陌生人看起來，一定要當那誠實的律師至少是個殺人犯。那次的的事情是這樣的，白蝶姑媽要拿一部分的不動產變賣五百塊錢，去投資一個金礦，其實那金礦的事完全是騙局。亨利伯伯明知其假，不肯替她辦，她便韌在那裏跟她纏夾，纏夾得她哥哥動起火來，便罵她全沒腦筋，像是六月裏硬殼蟲，於是白蝶姑娘認為受了莫大的侮辱。從此他兄妹倆就不常見面，白蝶每月只是一次到哥哥事務所裏去領家用，見面時也是跟陌生人一般的。而且她每次去了回來，就要躺到牀上去，同着眼淚和通關散一直躺到晚。媚蘭兄妹倆跟亨利伯伯向來很要好，現在看見姑媽這麼受罪，極力要想替她調解，誰知姑媽一逕瞥着一張嘴，怎樣也不肯接受他們的調解。她說亨利是她的十字架，她必須要忍受的。從此以後，察理跟媚蘭只得認為姑媽生活太單調，存心要找點事鬧鬧的。

亨利伯伯一看見了思嘉就很歡喜她，因為他說，思嘉雖然是那麼一股的俊勁，總還算有一點兒意識。亨利伯伯是韓家全部財產的信託人，不但白蝶和媚蘭的不動產由他經管，就是察理留給思嘉的產業也由他經管。思嘉現在才曉得自己是個不小的財主，因為察理不但留給她半所房子，並且還有田地市地之類。自從戰事發生以後，車站附近那一帶店鋪和棧房都已漲了三倍價值了。這些產業都是亨利伯伯報告給她聽的，而當他報告這些產業的時候，他就順便對她提出久住餓狼陀的問題來。

「將來衛德成人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富有的青年了。」他說。「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餓狼陀的

產業再過二十年就會漲到十倍的價值，所以這個孩子應該讓他在自己產業所在的地方居住，免得將來不能管業，而且就是白蝶跟嫻蘭的產業，他也該知道知道的。不久之後，我們韓家就只賸他一個人了，因為我是不能一輩子活下去的。」

至於彼得伯伯，當然以為恩嘉此番是回家來管業，絕對不成問題的。他觀察少爺就只這一個兒子，若叫他住在自己照管不到的地方，那是天下決沒有的事。但是恩嘉對於這許多的辯論，都只笑而不言，因為她還不很知道這裏究竟住不住得慣，也不知道跟這些姑媽姑姑們究竟合不合得來，所以她不好便下斷語。同時，她也還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究竟答應不答應。而且，她離家沒有幾天，便已想念起家來了，她想念那些紅土的田地，想念那遍地碧綠的棉苗，想念那薄暮黃昏的幽靜。她記得父親會對她說，她血液裏本來含着愛土地的特質，現在她在依稀恍惚之中，第一次感覺到這話有幾分的真實。

這樣，對於她在這裏居住久暫問題的確定答覆，總算被她很巧妙地閃避過去了，此後她就十分平易的滲混進了那所紅磚房子裏的生活。

現在她跟觀察至親的人們在一起生活，親眼看見觀察所由生長的家庭，因而對於觀察之所以為觀察，就比較的能夠了解了。他之所以會那麼的羞怯，那麼的率真，那麼的理想主義，現在都不難明白了。如果觀察曾經承襲了他父親那種嚴厲，無畏，熱烈的軍人氣質，那是他做孩子時候因生長在一種閨閣的氛圍裏面而被掃除了。他對於那個孩子氣的白蝶姑媽，真不啻自己的母親，而對於嫻蘭同胞感情之篤，也是天下無雙的，但是偏偏這兩位都是再軟弱不過的人，因而他也被薰陶得一絲兒沒有氣骨。

白蝶姑媽六十年前本名韓薩真，可是她那溺愛的父親因她小時那種飄忽無定的舉動，和奔忙

不住的小腳，給她起了這一個綽號，從此就把她的本名完全忘掉了。但是自從她那別名叫開了之後，她的舉止行動忽地又大大改變起來，以致這個別名於她覺得不相配。從前她喜歡一刻不停的亂跑，後來這股跑勁沒有了，剩下來的只是一雙玲瓏的小腳，有些兒載不動她那肥胖的身軀，此外則喜歡嚕哩嚕嚕多說話，也是後來幾年變成的脾氣。現在她老了，頭髮銀絲般白了，可是身體還是很結實，面頰還是紅噴噴，又因小馬甲兒紮得太緊些，一逕都要喘不過氣來，又因她一雙腳生得太小，又穿着那麼緊的鞋子，跑起路來多不過幾間店面的地方，她的心腸非常軟，受了一絲激動便要震盪起來的，而她又一點不怕難為情，心裏動時從來不想去鎮定，因而無論受到一點什麼刺激就要厥過去。人人知道她這種昏厥大都是故意裝出來表示文弱的，但是她人緣很好，從來沒有人去拆穿西洋鏡的確，她的爲人是人人都喜愛的，簡直把她縱容得一個小孩子一般，誰也不會跟她認真，只除她自己的哥哥亨利。

她喜歡談天，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喜歡些，甚至於比吃都喜歡些，一談起來便是一連幾個鐘頭，談的總是別人的事，不過從來不講人家的壞話。她對於人名、地名、日期等等老是記不清，往往要把這一部戲劇裏的脚色跟另一部戲劇裏的脚色混在一起，可是人家也不會上她的當，因爲誰也不把她的話當認真的。至於真正駭人聽聞的事，或是真正不名譽的事，那是誰也不對她講的，因爲她年紀雖已六十，還是保存着處女的嬌羞，所以她的朋友們都好意地串通起來，把她當個老女孩子防衛着，疼愛着。

媚蘭有很多地方像她的姑媽，她也怕羞，也極容易紅臉，也極守規矩，可是她具有常識，就是思嘉也承認的「某一種類的常識」。她的臉也像姑媽，是一個一逕關閉在家裏的小孩子的臉，她所知道的只是單純和好，誠實跟愛，她從來沒有見過粗暴和邪惡，就是見了也不認識的。她自己一逕都快樂，

所以她要自己周圍的每一個人也都快樂，或至少是舒適。因此，她對於每一個人也只認識他的最好方面，並且單從那方面去評論他。她對於不論如何蠢笨的奴僕，總說他有忠心和氣等等好處，跟他的壞處可以相抵；對於無論怎樣醜惡的女孩子，總說她風度很好，品格很高，對於無論怎樣無價值怎樣討人厭的男人，總不拿他目前的行為來論定，而說他將來有可改善的可能。

就因她有這種種由一個寬大的心自然發出的好性格，所以人人都對她抱着好感，因為人家具有好品性，自己還不曾夢想得到，卻被她先發見了，那末她對人家的魅力還有誰能抗拒呢？她在本城裏面，誰的女朋友都沒有她多，也誰的男朋友都沒有她多，但是追求她的人卻並不多，這是因為她不像別人那麼自私，那麼固執，專以籠絡男人為能事。

其實媚蘭的一舉一動，也不過合乎南方一般女孩子平日所受的教訓而已——要使男人感覺到舒服和快樂，南方社會之，所以快樂，就因一般女性是有這種幸福的同謀之故。這裏的女人都知道男人是滿足的，虛榮心很重的，覺得這種情形很有利於女人，因此她們從搖籃裏直到墓墳裏，一逕都努力的奉承男人，而男人感到了滿足之後，也都盡心竭力的報效女人了。事實上，這裏的男人是世界上最無論什麼東西都肯給女人的，就只不容女人有見識。在這一點上，思嘉也跟媚蘭具有同樣的魅力，不過她是出於勉強的人工和純熟的技巧罷了。這兩個女孩子的差別在於一種事實：媚蘭之趨奉男人，是誠心要男人快樂，那怕只是暫時的快樂，思嘉則除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怎麼也不肯巴結男人的。

察理小時所最愛的兩個人，都沒有給他絲毫使他強韌的影響，也沒有使他見識一點兒的粗暴和現實，而他所由生長的那個家庭，也是溫軟得跟一個鳥窠一般的。這個家庭跟陶樂比較起來，真要算是一個安靜的，溫和的，舊式的家庭。在思嘉心目中，這個家庭實在過於缺乏男性的特質，例如代表

男性的白蘭地、烟草和馬甲薩油^①等等的氣味，粗暴的聲音和不時的咒罵，乃至於槍、鬍子、馬鞍、馬絡頭、獵狗等等，都是這裏所沒有的。她在陶樂的時候，愛蘭一經掉轉背，便會聽見種種爭鬧的聲音，嬖嬖跟阿寶鬧，露莎跟丁娜鬧，她自己跟蘇綸鬧，嘉樂獨自個呶呶五喝六的鬧。這裏這些聲音也都聽不見。察理就是從這樣一個家庭出來的，怪不得他像個小姑娘了。在這裏一切的激動從來不會鬧進來。聲音從來不提高，每一個人都很柔順地尊重別人的意見，因而鬧末了，全權都落到廚房裏那個頭髮花白的獨裁者手裏了。思嘉到這裏來，正喜可以擺脫嬖嬖的監督，萬想不到這裏這位彼得伯伯比嬖嬖還要嚴得多，尤其是對於在家守寡的少奶奶。

在這樣一個家庭裏，思嘉不知不覺的脫了從前的狂態，而漸漸恢復起常態來。她還不過十七歲，身體跟精力都是一等的，而察理全家人都盡力巴結她，要她快樂。如果她還有一點兒不快樂，那就不是他們的過失，因為每次提到了希禮的名字，她的心都要跳得痛起來，那一點毛病，是誰也不能幫她去掉的。然而媚蘭偏要常常提起希禮的名字，她跟白蝶有時見她愁惱，總以為她悲痛自己的丈夫，便要百計千方的將她安慰。其實察理之死，她們自己也非常傷心，但是她們為要安慰她，只得把自己的傷心極力掩飾掉。她吃的東西，她打的午覺，她坐馬車到外邊去散心，她們都替她打點得周到。她們對於她的興致，她的身段，她的玲瓏的手腳，她的雪白的皮膚，不但心裏非常之欽羨，並且常常在當面恭維她的時候，同時要疼着她，攬着她，吻着她，以示她們的親暱。

思嘉對於這樣的親暱，倒並不放在意中，但是她們那樣的恭維，卻不免使她覺得陶陶然。因為她在陶樂的時候，是從來沒有人對她說得這麼好聽的事實上，有時她偶爾自吹幾句，嬖嬖反而要潑她的冷水。至於小衛德，現在對於她也不會覺得累贅了，因為他們全家人，無論黑的白的，乃至於鄰舍人

①一種頭髮油，馬甲薩地方所出的。

家，沒有一個不把她當個偶像來崇拜，大家搶着要抱他，誰要抱着他便認爲莫大的榮幸。而媚蘭對於他尤其疼愛，哪怕在他哭個不住的時候，她也覺得可疼的，常常要說：「啊，你這疼殺人的小寶貝兒啊！你要是我的才好哪！」

有時候，思嘉覺得很不容易掩飾自己的情感，因爲她對於白蝶姑媽，終究還當她是個再蠢不過的老太婆，一看見她那嬌嬌滴滴的態度，心裏總不由得要懊惱。媚蘭呢，她當然一逕對她懷着深切的嫉妬，而且無論她怎樣巴結自己，這嫉妬就只有與日俱增。有時她在媚蘭房裏坐，媚蘭不免得意忘形的提起希禮來，或是把希禮寄歸來的信高聲朗誦起來，她竟會不由自主的突然走了開去。但是雖有這種情形，那裏的生活總算過得十分快樂的。餓狼陀到底比番沙屯氏曹，乃至陶樂都有趣得多，而且那裏供給她這許多奇奇怪怪的戰時工作，使她差不多沒有時間可以思想或是發悶了。不過有時候，當她吹滅了蠟燭，將頭埋在枕頭邊去的時候，她不免要歎一口氣，想道：「要是希禮還沒有結婚多好呢！要是我無須到那些天殺的醫院裏去看護多好呢！要是年輕小伙子來追求我多好呢！」

她對於看護，早就感到厭惡了，但是這責任她無法可以擺脫，因爲她是米太太、梅太太兩個看護會都加入的。這麼一來，她就得一個禮拜化四個早晨在那稀髒稀臭的醫院裏，頭髮拿面巾包着，一條熱烘烘的圍裙從頸到腳的圍了起來。當這時候，餓狼陀嫁過丈夫的女人，無論年老年輕，沒有一個不在做看護，而且大家都做得非常熱心。思嘉覺得她們簡直是發了狂的這些女人總以爲思嘉也同她們一樣富於愛國的熱忱，誰也想不到她對於戰爭一點兒不感興趣。她所以還沒有完全忘記戰爭，就只因爲一逕怕希禮要有危險，否則戰爭對於她簡直毫不相干了。至於她在那裏做看護，那是完全由於她無法擺脫的緣故。

的確，看護這件事情是一點兒都不羅曼底克的。在她看起來，所謂看護就不過是呻吟、眩暈、死亡、

臭氣等等罷了。醫院裏充滿着稀薄的、長鬍子的、生蟲的男子，散放着可怕的臭氣，呈露着可怕的創傷，使得基督教徒看見誰都要翻胃。醫院裏又充滿着腐爛的氣味，沒有跑進門口就會向你鼻孔撲來的，而且一巡要搭在她手上搭在她頭髮上，甚至要侵入她睡夢中來。蒼蠅、蚊子、白蛉子，在病牀上成羣結隊的嗡嗡着，歌唱着，弄得那些病人有的詛咒，有的悲啼。思嘉一面替自己搔着癢，一面又要替病人搖扇子，直搖得兩膀發痠，恨不得那些病人立刻都死盡。

媚蘭卻對於那種臭氣，那些傷口，乃至於那樣的赤身露體，似乎都並不十分介意，因使思嘉覺得很奇怪，爲什麼這樣膽怯。這樣怕羞的一個女人竟能如此呢？但是有時媚蘭手裏拿着接血盆和解剖器具，看着米醫生替傷兵割爛肉，她的面孔也要白得像紙一般。又有一次這種手術做完之後，思嘉發見她在紗布間裏拿着一條面巾靜靜的嘔吐。至於她在傷兵面前的時候，她就老是那麼壓溫和，那麼表同情，那麼笑嘻嘻，因而全院的傷兵都稱她爲慈悲的天使。這一個徽號，是思嘉也高興要的，然而要享受這個徽號，她就不得不拿手去碰那些滿身是蟲子的人，就不得不拿指頭伸進病人的咽喉裏去看有沒有給什麼東西梗塞了。總而言之，這做看護一樁事兒，她是無論如何也喜歡不起來的。

如果那些在調養期中的已癒傷兵，是可以容她去施用魅惑的話，那末工作還可以比較持久些，因爲這樣傷兵裏面有許多面孔很好，身分也很高，但她已經做了寡婦，這樣的好差是輪不到她當的。當時另有一種醫院，專任調養期中的傷兵，那邊做看護的都是人家未結婚的小姐，因爲在那邊做看護，可以用不着害怕處女們所不便看見的東西。那些小姐們既未訂婚，也非守寡，不受一切的拘束，可以自由同她們所看護的人去進攻，甚至極難看的女子，也不難立刻跟人家訂起婚來。思嘉看見了這種情形，心裏覺得非常之憂鬱。

除了那些重病和重傷的男人可以接觸之外，思嘉所處的世界完全是個女性的世界，這就使她

非常之懊惱，因為她對於自己同性的人不但不喜歡，不信任，並且要感覺到非常之厭倦。可是每禮拜有三個下午，她得去參加媚蘭的女友們所組織的縫紉會和捲綳帶會。會中的女伴們都是知道察理的，因而聚會時都對她特別和氣，特別注意，尤其是城裏兩位闊太太的小姐，艾芬妮和梅美白。不過她們都很敬重她，彷彿她已經是個老太婆，一生事業都已完畢了似的，至於她們自己之間，就一逕在談跳舞，談情人，思嘉聽見了，不由得又妬又恨，妬的是她們的快樂，恨的是自己做了寡婦，再也不能參加這些活動了。然而她自己想想，何止比她們漂亮三倍呢！啊！人生是多麼的不公平啊！為什麼人人都要當她的心是在墳墓裏呢！其實一點兒都不對——她的心是在佛金泥希禮身上呢！啊！這是多麼不公平的事啊！

但是雖有這種種的不舒服，餓狼陀這地方到底還是使她高興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她在這裏耽擱的時間也一天天的拉長了。

第九章

一個中夏的早晨，思嘉坐在臥房的窗口，滿肚子煩躁的，看着許多大車和馬車打窗口底下經過，車上充滿着女孩子、兵士們以及女孩子們的監護人，大家興高彩烈的向桃樹路的外端那邊奔去，原來那天晚上要舉行一個爲醫院籌款的賽珍會，這些人是到樹林裏去採集松柏之類來作裝飾的那條紅色的道路在樹蔭底下成了圍棋盤的形象，太陽光從交拱的大樹枝裏篩下來，無數的馬蹄掀起了一小團一小團紅色的塵霧，最前列的一部大車裏載着四個壯健的黑人，手裏拿着斧頭預備去砍常綠樹和藤蘿，車後高高堆着許多用食巾蓋着的大籃，橡木條編成的點心籃，以及一打的西瓜，兩個小黑炭手裏拿着手提五絃琴和口風琴，興高彩烈的奏着你，要快樂，龍騎士他們後邊流漾着那大隊人馬，女孩子們穿着風流的花紗衣，披着薄圍巾，用帽子和手套保護着皮膚，還拿小小的陽傘遮着頭頂替她們做監護的老太婆們夾在她們中間，心平氣和的，滿面笑容的，聽着那馬車和馬車之際的諠浪笑聲，調養期中的傷兵們也夾在中間，嘻嘻哈哈，姿情的調笑，軍官們騎着馬，蝸牛一般的在馬車旁邊隨行着——車輪吱吱，馬刺瑯瑯，徽章帶金光燦爛着，小陽傘彼此碰撞着，扇子搖着，黑人唱着，人人都出桃樹路去採集植物，大開野宴，剖食西瓜去了，人人都去了，剩我一個了——思嘉不勝其陰鬱的想。

181

當他們經過窗口的時候，大家都對她揮手招呼，她也嘗試用一種瀟灑的態度回答他們，但是很爲難，一點劇烈的微痛從她的心口出發，慢慢上升到她的喉嚨，要在那裏結成一個塊，而那個塊又很快就要變成眼淚了，除了她之外，人人都去野宴了，而且除了她之外，今天晚上人人都要去參加賽珍

會和跳舞會了，所謂除了她，乃是包括她跟白蝶跟媚蘭，以及本城裏面所有居喪的不幸者而說的。可是媚蘭跟白蝶似乎並不在意中，她們本來就不會想到要去過，只有思嘉是想要去的，只有她是想去得緊的。

這事簡直不公平得很，爲了籌備這個賽珍會，她比城裏任何一個女孩子都做了加倍的工作。她曾經結過許多襪子，小孩帽子氈毯子，手筒子，花邊樣子，又畫過許多磁器的頭髮缸，鬍子杯。●她還繡過半打沙發枕頭套，上面繡着一面聯盟州旗的（旗上的星當然難免繡得有點歪歪倒倒，有的幾乎是圓的了，又有的繡成了六個尖頭或竟七個尖頭，但是給與觀者的印象卻很好）。昨天她還在那塵封垢積的倉房裏繡一條陳列攤上鋪牆壁的黃紅綠三色紋章，直把她繡得精疲力竭。總之，這樁工作受着那女子醫院委員會的監督，簡直是一樁苦工，決不是好頑的。因爲那梅艾惠三位太太一逕都把眼睛盯牢你，當你是黑人一般，而且一逕都在吹她們自己的女兒多麼多麼有人捧，那還有什麼好頑呢？尤其使她痛心的，就是她幫白蝶跟阿媽烤那預備拿去抽籤售賣的千層餅的時候，她手指上還燙出兩個水泡來呢。

現在呢，她忙也忙够了，好頑的事情將要開頭了，她卻該獨個人不聲不響的藏起來了。這是公平的嗎？就因她死了丈夫，有一個孩子在隔壁房間裏嚷着，她就該斷絕一切快樂的事情了嗎？離開現在不過一年多一點，她還在那裏跳舞，還是穿着那麼漂亮的衣服，而且實際上同時有三個男孩子在追求她，她還不過十七歲，腳上還留着富裕的跳舞的餘力。總之，這是大不公平的！如今生活正從她窗下經過，向那樹木陰森的道路上過去，那夾雜着灰色軍服，瑯瑯馬刺，花花綠綠的衣服，與高彩烈的聲聲的生活，他嘗試不露出笑容，嘗試不過分熱心的對她在醫院裏看護過的那些男人揮手，但是她很不

●給有鬍子的人喝茶或咖啡的杯子，上面有蓋可以擋住鬍子的。

容易鐘服那兩個酒窩兒，很不容易裝出她的心已在墳墓裏的樣子——因為她的心實在不在墳墓裏。

她正在忘形地跟他們點着頭揮着手，突的白蝶衝進房來了，她是爬樓梯爬得氣喘吁吁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將她從窗口上一把拖了下來。

「怎麼，寶貝兒，你發了癡了嗎？怎麼好站在臥房的窗口跟男人招手的？我簡直讓你嚇壞了，思嘉！你母親知道了怎麼辦呢？」

「他們不知道這是我的臥房。」

「可是他們要猜想是你的臥房，那還不是一樣嗎？寶貝兒，這種事情你千萬做不得，人家都要說你的，說你不規矩，而且無論如何，梅太太纔知道這是你的臥房。」

「那末我想她是要跟那些男人統統說出來的了，這老貓兒。」

「嘿，你不能罵她，寶貝兒！梅朵麗是我的至好朋友呢！」

「唔，老貓兒總是老貓兒——啊，對不起，姑媽，你不要哭，我忘記這是我的臥房窗口了，以後我再不這麼了——我——我是要看看他們呢，我心裏也想跟他們去。」

「寶貝兒！」

「可是我真的想去，我一逕坐在家裏實在厭煩極了。」

「思嘉，你要答應我不再說這樣的話，人家要談論的人家要說你不尊重可憐的察理。」

「啊，姑媽，你別哭！」

「啊，你也讓我惹哭了，」白蝶像似很快活的嗚咽說，一面伸手到衣袋裏去摸手帕兒。

原來思嘉心口那一塊劇烈的小痛終於達到了她的喉嚨，她就不得哇的一聲大哭出來了。

——但不是像白蝶想的，爲可憐的察理而哭，乃是爲那車輪聲和歡笑聲終於逝去的緣故。這時媚蘭從她自己房間裏絆纏着走過來，蹙着眉頭，手裏拿着一把刷子，那一頭油光水滴的黑髮沒有罩髮網，都在她面頰上成鬆的披着。

「親愛的，怎麼回事呀？」

「察理！白蝶悲喜交集的嗚咽說，便把她的頭埋在媚蘭的肩膀上。」

「啊，」媚蘭聽見提起哥哥的名字，顫抖着嘴唇說，「不要難過，親愛的！不要哭，思嘉！」

思嘉已經躺到牀上去，在那裏放聲大哭，哭的是她的喪失的青春，以及別人不許她享受的青春的快樂，正像一個寵慣了的小孩子，從前心裏想什麼，只消一哭就可以到手，現在卻是哭殺也沒有用了。她把頭埋在枕頭裏，一面哭着，一面將腳踢着那亂做一堆的被褥。

「我倒不如死的了！」她哭道。這個時候，白蝶那副一觸即來的眼淚早已收住了，媚蘭已經飛跑到牀邊去安慰她的嫂子。

「親愛的，別哭，你只消想想察理多麼的愛你，也就可以安慰了！再要想想你有那個寶貝的孩子。」被人誤解的忿怒混入了思嘉的寂寞的感覺，既恨被剝奪了一切的享受，又恨啞子吃黃蓮，一句也開不得口，這纔是大大的不幸，因爲她如果能够開口，她就要像她父親那麼直爽，將一肚子的委屈盡情傾吐出來了。可是這委屈叫媚蘭如何得知，所以她只不住拍着思嘉的肩膀，白蝶則重沈沈點着腳尖兒，要去拉下百葉窗。

「不要拉！」思嘉從枕頭上擡起一張紅腫的臉兒喊道，「我還沒有斷氣，用不着拉百葉窗的。雖則我也跟死差不多的了，啊，請你們走開去，讓我清淨點兒罷！」

她重新埋進枕頭裏去了，她兩個咬了一會耳朵，站在牀邊對她發了一會獸，便點腳尖兒出去了。

她聽見她們走到樓梯的時候，媚蘭對白蝶低聲說道：

「白蝶姑媽，我想你以後不要對她提起察理罷。她聽見了是多麼難受的，可憐的東西，她聽見提起察理，總要做起那麼一副怪樣子，我知道她是硬熬住哭呢。你不要使她再難受了。」

思嘉懷着一肚子無可奈何的憤怒，踢開了被頭，想要找一句最最惡毒的話來罵。

「真是見你媽的鬼！」她終於賊出這句來，便覺心裏寬舒了一點。她想媚蘭也還不過十八歲，爲什麼便能一天到晚的登在家裏，一點兒不想找快樂，死心塌地的替自己哥哥披着縐紗呢生活剛剛同着那瑯瑯的馬刺打這裏騎了過去，這一點，媚蘭似乎是並不知道，也不去管它的。

「可是她本來是塊呆木頭呢。」她想，不住的搥着枕頭。「而且她從來不像我這樣得衆，所以我感到缺憾的東西，她不會感到缺憾，而且——而且她已經有了希禮了，我末——我末一個也沒有得到。」一經想到這一層不幸，她便重新放聲大哭起來。

她在房間裏一直悶到了午後，直至看見那些野宴者回來，滿車上堆着松枝、蕁蘿、羊齒之類，心裏也高興不起來了。她看見那些人對她招手，面上都頗有倦容，而她也只沒精打彩的回了個招呼。她只覺得人生是椿沒希望的事兒，實在不值得一過的。

誰知正在發悶的時候，忽然有人來解救她了。原來大家正在睡午覺，忽然梅太太跟艾太太坐了馬車來拜訪，嚇得她們三個急忙扣起了小衣，掠了掠頭髮，奔到樓下客廳裏去接見去。

「彭太太的孩子們出了天花了，」梅太太突如其來的說，詞色之間分明露出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得彭太太負責的。

「而且魯家的女孩子又給叫到佛金泥去了，」艾太太還是那麼慢條斯理的說着，一面懶洋洋搖着扇子，彷彿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似的。「她家魯大郎受了傷了。」

「這是多麼可怕呀！她們的女主人應聲道：『可憐的大郎是——』」

「沒有呢，不過是打在肩膀上罷了。」梅太太疾忙的說：「不過事情來得再也不湊巧沒有，她家幾個女孩子都到北邊去接他去了，可是天曉得，咱們沒有工夫坐在這裏談天了，咱們得趕快回去鋪排去了，白蝶，今晚上咱們要你跟媚蘭去補彭魯兩家女孩子的缺。」

「哦，不過，朵麗，我們是不能去的。」

「別對我『不能』、『不能』的罷，韓白蝶，」梅太太狠聲狠氣的說：「咱們要你去監督那些管點心的黑人，這本來是派給彭太太的，媚蘭呢，你得去看魯家女孩子擺的攤兒。」

「哦，我們簡直是不能——可憐的察理死了纔——」

「我也知道你們心裏難過，可是爲主義而犧牲，是什麼都值得的，」艾太太用着一種調解的柔聲插了進來。

「我們原是頂樂意去幫忙的——可是你們爲什麼不去找些漂亮女人——」
梅太太像吹喇叭似的嗤了一聲鼻。

「我真不懂現在這班年輕人到底怎麼一回事，大家冒得一點責任心都沒有的，那些女孩子，要她們去管攤兒，她們就有那麼許多話好推諉，可是她們騙不了我的一句話，她們就只因爲不能跟那些軍官們去勾勾搭搭，心裏不願意罷了，而且要她們站在攤兒後邊去，就怕顯不出她們的漂亮衣服來了，我真恨那個封鎖線商人——他叫什麼名字的？」

「白瑞德船長，」艾太太補充道。

「我恨不得他多辦一些醫院物品，少辦一些膨錯花邊之類纔好呢，白瑞德船長——我聽見這名字就覺討厭的，現在，白蝶，我沒有工夫跟你辯論了，你一定得來，大家都會原諒的，而且你在背後房

間裏，沒有人看見你，就是媚蘭也不用很露面的。魯家女孩子的攤兒本來擺在盡頭的地方，又招待不大好看，沒有人會得注意的。」

「我想我們是得去的，」思嘉說，原來她恨不得自己也能去，只是竭力把這心事掩飾掉，勉強裝出一副很慇懃的面孔來。「我們幫醫院做這麼一點事兒，也算再省力不過的。」

直到現在，那兩位太太都沒有提到過她的名字，現在聽見她開口，纔把臉朝着她，對她盯着看。她們雖則這麼的到處拉人，卻還不會想起要一個未滿週年的寡婦到大庭廣衆之中去服務。思嘉對於她們這一下盯視，卻用一副眼睛睜得大大的，小孩子的表情接受着。

「我想我們大家都得去，幫這會做出點成績來。我想我去幫媚蘭的忙，兩個人同管一個攤兒——因為——因為我想有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些，你想對不對，媚蘭？」

「好——罷，」媚蘭沒奈何的說，實則她覺得一個居喪的人到這種大集會上去拋頭露面，是她聞所未聞的，心裏正不知怎樣纔好。

「思嘉的話對了，」梅太太看見她們有些軟化了，便這麼從憑着說，說着她就一唬站起來，整了整裙腰。「你們兩個——嗯，你們大家都得去，白蝶，你也不要再辯了，你得想一想，醫院要買藥，要買藥，要錢要得多麼緊，就是察理，他是爲主義而死的，現在知道你們給主義幫忙，也一定很高興。」

「好罷，」白蝶說，她見到了比她強硬的人，向來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人家肯得原諒就好了。」

「有趣啊！有趣啊！」當思嘉拘拘謹謹地鑽進魯家女孩子所設的那個紅黃二色布圍着的攤頭的時候，她的快樂的心這麼歌唱着。現在她居然在一個集會上了！她經過了這一年幽居的日子，一逕頭上蒙着紗，悶聲不開口，厭煩得幾乎要發狂，現在居然得來參加餓狼陀空前未有的一次盛會了。她

在這裏，可以看見許多人，許多燈，可以聽見音樂，可以親眼賞識那著名的白瑞德船長新近從封鎖線偷運過來的美麗花邊跟其他新奇裝飾品。

她在擺櫃後邊的一張小椅子上坐下來，眼睛向那長廳的上下不住地掠着。這裏本來是一間毫無所有的醜惡健身房，今天一個下午功夫已被鋪設得花團錦簇一般了。她覺得越看越有趣。想起那些太太們一定費了不少的心血。她看見那廢的燈燭輝煌，又想整個餓狼陀的蠟燭和燭臺都已聚集在這裏，燭臺有銀的，有磁的，有古銅的，說不盡幾千百種的花樣。上面插着大大小小，五顏六色，飄着月桂花香的蠟燭，放在兩邊連貫不斷的鎗架上，點綴着花的長桌子上，擺兒的櫃臺上，甚至於那些開着的窗口的窗臺上，因被夏天的暖風吹拂得飄飄忽忽。

大廳的中心本有一盞醜惡的大燈，用上鏤的鐵鍊條從天花板掛下來的，現在已給許多盤繞的長春藤和野葡萄藤點綴得完全改了樣，而那些藤蘿受了燈火的熏炙已經快要枯萎了。牆壁上都用松枝障礙着，發出一種爽人的清香，屋角裏結成松枝的亭子，給那些監護人和老太太們做坐席。長串的長春藤，野葡萄藤，和牛尾藤到處垂掛着，在牆壁上做成蜿蜒的花綵，在窗口上做成紛披的流蘇，在所有的攤頭上盤成扇形的綴飾。而在這些綠色的植物當中，又到處張掛着聯盟州的旗幟。紅藍二色的地上閃爍着光耀的星星。

音樂隊所在的平臺裝得特別富有藝術性。它四面都用花草和星旗點綴起來，把臺上的東西完全遮蔽掉。思嘉一看那花草，知道整個城裏的盆栽植物和桶栽植物都聚會在那裏了，花薄荷、牻牛兒苗、八仙花、夾竹桃、象耳——甚至連艾太太那四盆珍貴的天仙果樹也放在臺的四角。

跟這平臺對面的一端，女人們站得比較稀少。這裏牆壁上掛着戴維斯總統和聯盟州副總統。嘉州本地人施諦文的兩幅巨像。巨像上面是一面極大的旗，下面接放着許多長桌子，桌上鋪着由本

城各家花園裏採來的珍品。鳳尾草紅黃白三色的薔薇，金色的水仙，黃綠色的薔菜花，還有高標獨秀的錦葵，在羣花之上昂着深栗色和乳色的花朵。這些花草當中點着莊嚴肅穆的蠟燭，肅穆得跟祭壇上的燈火一般。那兩幅巨像俯視着這番鋪設，呈現着兩張全不相同的面容，幾乎使人不能相信他們是在這存亡危急關頭共同主持大政的。戴維斯是平坦的額頰，冷漠的眼光，像個懷疑派，一副薄薄的傲慢的嘴唇緊緊地悶着。施諦文臉上深深嵌着一雙黑色的燃熾的眼睛，那臉的表情似乎只知道疾病和苦痛，而曾經以忍耐和烈火對它們得到了勝利似的——兩張臉容雖然不同，卻同樣得人大大的愛戴。

替這賽珍會負着全責的年老太太們，神氣活現地絆繚着進來，先把那些遲到的年輕少奶奶們跟吃吃笑的女孩子們催促進了攤兒裏面去，然後穿過門，到背後那些陳列點心的房間裏去了。白蝶姑媽喘着氣，在她們後邊追着。

黑人的樂隊爬上了樂臺，咧着嘴，肥胖的面頰上已經閃亮着汗水，着手整起了絲絃，將拉弓啣唔啣唔的試着。梅太太的馬夫老樂，自從餓狼陀叫做馬殺斯尾爾的時代起，凡是賽珍會跳舞會結婚禮的樂隊，都由他領班的，把拉弓拍拍敲了幾下，叫大家準備。於是全場人的眼光一齊注在他身上，便聽得小提琴大提琴，手風琴，五絃琴，以及指節骨的聲音，奏出一闕緩慢的羅稜娜來，緩慢到不合跳舞的節拍，因為跳舞要等各攤頭出清了貨品方纔開始呢。但是思嘉一聽見那合華爾姿舞的悲調，便不由得心裏砰砰跳起來，只聽那歌詞道：

「年光慢慢的流去，羅稜娜！
雪又落在草上了，

太陽遠在天涯了，羅稜娜……」

一二三，一二三，低迴旋——三，轉身——二三，多麼美麗的一個華爾姿啊！她微微的張着手，閉着眼，身子隨那悲哀的爛熟的節奏幌蕩着。這關於羅稜娜失戀的悲哀調子裏，有一點東西跟她自己心裏的激動情緒混合起來，便又結成一個硬塊塞進她的喉嚨裏。

然後，彷彿是由這華爾姿音樂引出來似的，底下那條月光照耀的街道上颯起各種聲音來，馬蹄得得聲，車輪輾轉聲，熱空氣上載着的笑聲，黑人們因爭奪吊馬地位而起的互罵聲，接着便聽得樓梯上一陣混亂和歡笑，內中混合着女孩子們的尖聲和護送人們的濁聲，熟人相互招呼聲，朋友靚面笑樂聲。

霎時間，那大廳裏生氣蓬勃起來了。霎時間，滿眼都是女孩子了。她們穿着蝴蝶一般漂亮的衣服，衣裾膨得大大的，鑲着花邊的襖袖從底下露了出來，圓圓的、小小的、雪白的肩膀裸露在外面，圍着花邊的領口托着一彎雪白粉嫩的面膛；綠織的圍巾隨意地掛在臂膀上，洒金的扇子，繪畫的扇子，鵝毛的孔雀毛的扇子，吊着細細的天鵝絨帶兒在手腕上盪漾着；有的是油光水滴的黑髮，從兩鬢向後梳成沈重的髻兒，墜得她們的頭微微往後仰，頗像有些昂頭天外的神情；有的是金光燦爛的鬚髮，披在她們的頸梗上，跟耳上的龐大金耳墜子一同跳舞着。花邊綢緞絲縷帶子，全是通過封鎖線進來的物品，因而愈覺得貴重，愈足以自豪，並且以為這也是她們給與北佬兒的一種侮辱。

剛纔說那兩位領袖巨像面前所獻的花兒是括盡全城珍品了，其實並不然，最小最香的花兒都點綴在女孩子們身上呢。有的兩鬢上插着茶花，有的鬚髮上圍着茉莉花，薔薇蕾，有的胸前緞帶上插着各種鮮花，預備移到那些灰色軍服的胸袋上去當作珍貴紀念品。

講到軍服，場子裏是多到不計其數的，那不計其數的穿軍服的男人，思嘉大半都認識，都是在醫院裏，在街上，在操場上見到過的。他們穿的軍服都極漂亮，亮晶晶的銅釦子，金煜煜的袖章和領章，褲

子上釘着紅黃藍三色的條子，將那灰色的質地點綴得絲毫不覺其灰色。此外還有大紅和金色的徽章帶，不住前後飄盪着，指揮刀在雪亮的長靴上閃耀着，喀嚓着，馬刺瑯瑯碰響着。

這些穿軍服的湧進場子來，對朋友們招呼着，揮着手，拿住那些年老太太們的手鞠着躬，思嘉在旁凝神注視着，覺得他們個個都是美男子，心裏不由湧起一陣得意的情緒。她又看見裏面有一人衣服特別鮮豔，像是鷄羣中獨立着一隻熱帶鳥一般，直使那些女孩子們的裝飾也覺黯然失色。此人乃是個魯意西拿的義勇兵，梅美白小姐特別鍾情的膩友皮瑞納。她因而想起今晚的盛會，一定所有醫院裏的官兵都來參加了，此外還有那些請例假和請病假回來的，還有鐵路人員、郵政人員，乃至各種委員會裏的職員，也全部都在這裏了。這是多麼的盛會！多麼的有趣！

隨後又聽見底下街道上響起了一陣鼓聲，一陣腳步聲，接着是一聲號響，一個沈濁的聲音喊了一聲散隊的口令。於是，又是一大羣穿漂亮軍服的人從樓梯潮湧上來。他們是後方自衛隊和本州警備隊的隊員，裏面竟有鬍鬚白髮的老頭兒和還未成人的小孩子。這時候，樂臺上的老樂正開始奏起美麗的藍旗一曲，臺下便有幾百人高聲和唱起來。自衛隊裏的一個吹號手不由得技癢，便一跳跳上樂臺，將他的一枝喇叭也合奏進去，只聽得衆聲合唱那徹骨淒涼的歌詞道：

「哈啦！哈啦！爲着南方的權利！」

哈啦！哈啦！爲着美麗的藍旗，

要那一顆星兒長明不滅！

及至唱到第二段，思嘉聽見自己背後的媚蘭也放聲高唱起來，那聲音清澈而嘹亮，跟那喇叭的聲音恰相和協。她回轉頭，看見媚蘭雙手交叉在胸口上，眼睛緊緊的閉着，小顆的淚珠從眼角滲了出來。唱完了，她睜開眼，對思嘉微笑一笑，一面拿手帕擦着眼淚，做出一種勉強辯解的神情。

「我是快樂極了，」她低聲道，「而且對於這些兵士非常覺得驕傲，竟制不住哭出來了。」她說這話時，眼睛裏流出一點濃烈到近乎狂妄的火燄，使得她那平板的小臉兒上霎時間放出滿臉輝光，顯得有些兒美麗。

其實當這歌兒唱完時，所有女人的臉上都有這種表情的。這是她們深覺自己的男人們大可驕傲的表情；女孩子對於情人，母親對於兒子，妻子對於丈夫，都覺得十分值得自傲。她們愛她們的男人，相信他們，信任他們，直到最後的呼吸。她們有這麼一條壯健的灰色陣線攔截在自己和北佬兒之間，還怕有什麼災難會臨到她們身上來嗎？自從世界開幕以來，何嘗有過這麼英勇，這麼狂妄，而又這麼風流，這麼溫柔的男人呢？他們現在所為而戰的這個主義，是如此其正當，如此其應該，除了絕對的勝利之外那裏還有其他的可能呢？她們愛這個主義，跟愛她們的男人一般；她們用她們的手和心為這主義而服務；她們談的是這個主義，想的是這個主義，做夢的也是這個主義；到了必要的時候，她們可以為這主義犧牲她們的男人，而傲慢地負荷她們的損失，如同她們的男人負荷着戰場的旗幟一般。

這是她們心裏盡忠極愛的最高潮，也是整個聯盟州的最高潮，因為最後勝利是在目前了。笨克孫在平原上打了幾個大勝仗，北佬兒在里士滿附近的七日戰役吃了那麼大敗仗，已使最後勝利毫無疑義了。她們有李將軍跟笨克孫那麼的領袖，最後勝利不屬她們屬誰呢？只消再打一個勝仗，北佬兒就要跪下來求和了，她們的男人就都要騎馬回家，有的是親吻和笑樂了，只消再打一個勝仗，戰爭就要完結了！

當然，現在已經有許多家庭餐室的座席是空着，無人補缺了。已經有許多嬰孩是永遠見不到父親的面了，佛金泥寂寞的溪澗旁，田納西幽靜的山崗上，已經添了許多沒有碑碣的墳墓了，但是爲了

這樣一個主義，這能算是太大的代價嗎？現在女人要用的綢緞、茶、糖之類，都已經不容易得到了，但是值不得一笑的。而且她們有那麼些勇敢的封鎖線商人，當着北佬兒的面把這些物品源源運過來，反使這些東西的獲得特別覺得有趣，而且塞謨茲和聯盟州的海軍不久就可以對付了那些北佬兒的軍艦，海口就又重新開放了，而且英國就要來援助聯盟州了，因為英國的紗廠全靠聯盟州供給原料，現在都開在那裏呢，而且英國的貴族自然是跟聯盟州表同情的，這就是所謂貴族護貴族，自然不會去幫忙他們那種金錢主義的北佬兒。

那些女人，心裏懷抱着這種種懷想，就都粹纏着身上的綢衣，笑着，看着她們的男人，驕傲得連心都幾乎炸裂，因為她們知道從危險和死面前搶奪來的愛，是因附隨着一種異常的激動而加倍覺得甜蜜的。

當思嘉驟然見着這大羣人的時候，她因自己得以參加這麼大盛會，快樂得心裏不住砰砰的跳着，但是她後來似了解非了解地看見周圍那些女人的臉上都現着一種激昂慷慨的神情，她的快樂就慢慢的消散開去。她看見每個女人臉上都燃熾着一種情緒，是她自己絲毫感覺不到的。這就使她迷惘，使她灰心了。因此霎時之間，那個大廳便變得不大美麗，那些女人也變得不大漂亮了，她只覺得她們臉上閃耀着的那種忠於主義的白熱似乎有點兒——有點兒怎麼呢？簡直就是蠢罷了！

一陣自我知識突然掠過了她，使她驚異得不覺大大張開嘴。她突然明白過來，那些女人心裏的驕傲，以及犧牲自己的願心，以及為主義而懷抱的一切，都是她自己所沒有的。但是她並不因這驚異而想到「不，我不應該有這樣的感想，這樣的感想是錯誤的，有罪的。」她只知道這個所謂主義對於她全不相干，並且聽見人家談起它來，也要覺得非常厭煩的。在她看起來，這所謂主義並沒有什麼神聖，這場戰爭並不是一樁神聖的事兒，卻只是無故殺人，白費金錢，而使奢侈品難以獲得的一場煩

惱罷了她又知道自己對於那無窮無盡的編織、捲綳帶、綵麻等等，實在是厭倦極了，對於醫院裏的工作尤其厭倦了，實在再聞不了那爛肉的臭氣，再聽不了那不不斷的呻吟，再看不了那些臨死時的腫脹面孔了。

當這番變演的思想從她心上奔騰而過的時候，她生怕面上要現出來，因而不住把眼睛四下偷偷偵察着啊，她爲什麼不能跟別的女人同樣感想呢！別的女人都是一個心兒忠於主義的，她們所說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至誠的，倘使有人疑心她——不，這決不能讓別人知道！她雖然對於主義並不感覺熱心，並不感覺驕傲，但她必須裝出很熱心很驕傲的樣子來，又必須裝得像個聯盟州軍官的寡婦像是嚴肅地忍受着悲哀，像是她的心已在墳墓裏，像是只要能夠幫助主義的勝利，雖然死了丈夫也算不了什麼似的。

但是她心裏終於不能釋然，她爲什麼要跟這些女人兩樣呢？她對於無論什麼東西，無論什麼人都決不能像她們那樣絕無私見的愛。於是她覺得自己是跟她們隔絕的了，她感覺到一種向來沒有過的寂寞了。起先，她還想把這種思想硬壓下去，但是她的性情的深處有一種不肯自欺的意識，不容她這樣硬壓。因此她一面跟媚蘭在那裏招待攤頭的顧客，一面心裏卻忙碌着在工作，總想找出一種理由來替她自己的心情辯解——這一樁工作，她從前是難得會覺爲難的。

最後她想到：那些女人不住的講着愛國，講着主義，簡直是蠢罷了，癡罷了，那些男人不住的講着什麼生死關頭，什麼州權，也無非是癡是蠢，只有她韓郝思嘉一個人，是自有主張的，是具有愛爾蘭人的清醒頭腦的，她決不做傻瓜，去相信什麼主義，但她也決不做傻瓜，把自己的真情流露出來。她對於這樣的局面，自然要抱定一個堅確不拔的主張，那主張就是決不讓人窺破自己的真意。倘使現在在場的人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不是大家都要大大吃驚嗎？倘使她突然爬上那音樂臺去，對大衆公然

宣布，說她認爲這戰爭應該立刻就停止，以便人人都可以回家種棉花，以便重新開宴會，重新找情人，重新穿那淡綠的衣服，那不要使大家尤其駭異嗎？

暫時之間，她這自己辯解的理由使她有些兒高興起來，但她對於場裏的一切仍舊還覺得厭惡，魯家的那個攪兒，正如梅太太說的，地位並不很顯著，所以往往要有很長的時間無人來過問，思嘉無事可做，只把那個快樂的人羣滿肚子嫉妬地注視着，媚蘭感覺到她的陰鬱總以爲她爲察理悲傷，也不去逼她說話，她自管自在攤頭上整理物品，想把它們擺得好看些，思嘉獨坐在那裏，不住把眼光四下涉獵，紐是戴維斯施詠文兩個巨像底下所供的花兒，也使她感覺不快。

「簡直擺得像個祭壇了，」她暗暗在那裏嗤鼻，「人家竟把他們兩個當做聖父聖子看待呢！」想到這裏，突然自覺大不敬，便急忙做了個十字以示悔罪，但是那種厭惡之心仍舊沒有去。

「可不是嗎？」她跟自己的良心辯論道，「人人都把他們倆當做了神聖，其實他們也是人，而且難看得很的。」

當然，施詠文是不能不難看的，因爲他做了一輩子的殘廢人，但是戴維斯呢？——她仰起頭看了看那張像是貝殼浮雕一般光淨的驕傲的面孔，最最使她懊惱的是他那部羊鬍子，她以爲男人不是剃得精光便該留兩撇鬚鬚，不是兩撇鬚鬚，便寧可滿面的垃圾鬍子。

「你瞧那一點小鬍子，他算神氣殺了！」她想，至於他臉上那副華備着擔當一個新國家的重任的冷靜而剛毅的神情，她卻一點兒沒有看見。

總而言之，她現在心裏是不快樂的，她剛剛來的時候，覺得能够來見見這麼一個盛會，也便有趣了，現在她纔覺得單單來見見還是不夠的，她見是見着了，可是並不會參加，沒有一個人對她注意，在所有沒有丈夫的年青女子當中，就只她一個是沒有情人的，而她從前是一逕做舞臺中心的呢，這是

太不公平了！她還不過十七歲，她的腳在地板上不住的拍着，急乎要想滑起來，舞起來。她還不過十七歲，她有一個丈夫躺在奧克蘭的墓地裏，她有一個孩子睡在白蝶姑媽家的搖籃裏，而人人便都當她應該安分守己了。實則任何一個女孩子的胸脯都不如她白，腰都不如她細，腳都不如她玲瓏，然而人家不管這一些，硬要派她替察理做未亡人。

她已不是女孩子，不能跟人家跳舞調情了；她也不是個太太，不能跟別的太太們坐在一起去批評那些跳舞調情的女孩子了。她年紀還沒有老，哪裏就該做寡婦？寡婦是得老了纔做的，老到不要跳舞，不要調情，不要別人羨慕的時候纔做的。她現在還不過十七歲，就要她這麼端端正正的坐在這裏，守着一個寡婦的規矩。這是太不公平了。男人相貌生得很好的，到她攤上來買東西，偏要她把聲音放得低低，把眼睛看往地下。這是太不公平了。

餓狼陀的每個女孩子，都有三個男人在追求她。雖是最最平常的，也紅得跟美人兒一般，而尤其令人痛心的，她們都穿得那麼漂亮呢！

她呢，卻該像一隻黑老鴉似的坐在這裏，手腕上套着黑紗，連頸梗都得密密的釘起，沒有一絲兒花邊，沒有一絲兒緞子，沒有一件兒首飾，只胸口上插着一枚孝別針，眼睜睜看着那些漿糊似的女孩子牢牢搭在漂亮男人的臂膀上。這一切，都只爲那韓察理出了一場疹子。尤其可恨的，他竟這麼無聲無臭的死了，連一點可以吹吹牛皮的資料也沒有留給她。

反叛地，她將兩個肘節子支在櫃臺上，看着那羣人來來往往。從前嬈嬈曾經屢次告誡她，說肘節子多支了是要變皺變醜的，現在她完全不管了。變醜了又有什麼要緊呢？她想今生今世大概再也沒有露出肘節子的機會了。她睜着一雙饑眼，看着那五顏六色的衣裝浮漾過去；有的是牛油黃的水袖，套着薔薇蕾的花圈兒；有的是粉紅色的緞子，打着十八道黑天鵝絨帶鑲綴的綉邊；有的是嬰孩藍的

縐紗拖着十碼的長裾，飄着空心花邊的緣飾，大家都袒着胸口；大家都插着誘惑人的花兒。梅美白倚在那義勇兵的臂膀上，到隔壁一個攤兒上來了，她穿着一身蘋菓綠的薄紗，膨得連腰身都不見，上下下都鑲着乳色的上等花邊，乃是新近由曹氏屯通過封鎖線運來的，而梅美白穿得那麼的大搖大擺彷彿封鎖線商人便是她自己，並不是白瑞德船長似的。

「我要穿起那件衣裳來，該有多麼好看呀！」思嘉想着，心裏便萌起一陣狠毒的嫉妬。「他的腰是粗得跟牛腰一般的綠，是正配我穿的顏色，它會使我的眼睛像是——她怎麼配穿綠色呢？她的皮膚是綠得像生乾酪一般的，可是唉！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能穿這顏色了，就是出服之後也不能穿了，就是我再跟人結婚的時候也不能穿了，也只能穿青灰，穿褐色，穿蓮青了。」

她又想起這一切的不公平來，人的一牛之中，這一段遊戲穿好衣裳、跳舞、調情的期間是何等的短促！只不過幾年罷了！以後你就結婚了，穿黯淡的衣服了，養小孩子了，使你的腰圍變粗了，跳舞場中只能同太太們坐着向隅了，只能跟你的丈夫跳了，或是跟那種常要踩着你的腳的老頭子跳了，你如果守這套規矩，人家的太太們就要談論你，於是你的名譽毀壞了，你的家庭羞辱了，你做小姑娘的時候，得化那麼大的功夫去學種種吸引男人收伏男人的伎倆，而實際施用這伎倆的期間不過一兩年，這不是大大的浪費嗎？於是她想起了自己在母親跟嬷嬷手下所受的訓練，認為這套訓練是受完了的，而且很好的，因為她實際施用起來的時候，一逕都獲得成果，她知道這裏面有一套板定的規則，如果你遵守着做，你的努力是無有不成功的。

對於年老的太太們，你要做出一副天真可憐的樣子，要裝得十分老實，因為那些太太們眼睛毒得很，一逕像老貓似的，拿嬷嬷的眼光監視你，倘使你嘴角眉梢露出點兒不謹慎，她們立刻就要撲來擒住你，對於年老的爺兒們，那你就帶幾分淘氣，甚至不妨稍稍露些兒浪意，以便把那些老傻瓜的

虛榮心挑動起來，如果真的被你挑動了，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很年青，很那個，因而要來擰你的面頰，說你是個小妖精。在這當口，你當然得馬上紅起臉來，不然的話，他們就要愈加放肆，愈要不成體統的來擰你的臉，並且回去告訴他們的兒子，說你很浪漫。

至於遇見年青女孩子，年青少奶奶，那你就得滿嘴塗着糖，每次見面都要跟他們親個吻。哪怕一天十次也不妨。你又得拿臂膀去摟她們的腰，也讓她們來摟你的腰，無論你對她們怎樣覺得不歡喜，對於她們穿的衣服，養的孩子，你總要裝出非常豔羨的樣子；對於她們的情人，你要常常提起他來作戲謔，對於她們的丈夫，你要常常滿口的恭維；如果她們稱讚你的美，那你要極力謙虛，說你無論如何比她們不上。尤其重要的，你對於不論什麼事情的意見，決不能直而白之的說出來，至少不能多過她們已經宣布的意見。

至於別人的丈夫，那你要嚴格的避着嫌疑，哪怕他們本是你所拋棄的情人，哪怕你覺得他們怎樣的稱意，你如果去對年青的丈夫獻殷勤，他們的妻子就要講你浪漫，因而你的名譽就要毀壞，從此再找不到情人了。

但是對於未結婚的青年男人——啊，那是全然另外一樁事兒！你可以對他們輕輕的一笑，及等他們飛跑到你面前來，你卻死也不肯說出所以然，只笑得更加起勁些，這樣他們就會一逕追着你，希圖找出這笑的原因。你又可以眉梢眼角對他們傳情，使得他們設法將你獨個人引開去說話。等到他們跟你獨個人在一起了，如果他們竟敢跟你親起吻來，你就可以裝出非常非常受委屈，非常非常憤怒的樣子來，於是他們自然要對你道歉，要罵他們自己是狗，那你就做出十分溫柔的樣子，饒恕了他們，因而使他們仍舊捨不得丟開你，希圖着下次的親吻。有時候，你竟不妨鼓勵他們來跟你親吻，但是回數不宜多（關於這一層，她的母親跟嬖嬖都沒有教到過，但是她自己知道這是很有效

的。等到親過了，然後你就哭起來，說你一時糊塗了，從此他們再也不尊重你了。於是他們自然替
你擦乾眼淚，而且照普通的程序，這個時候他們總就要開口向你求婚，表示他們確實非常尊重你，此
外——啊，此外對於未結婚青年所能做的事情還多着呢，她是統統知道的，例如橫送秋波，扇遮笑口，
款擺纖腰，嚶嚶而泣，吃吃而笑，軟語溫存，輸寒送暖之類，她是沒有一件不在行，也沒有一次不見效。

——就只希臘一人是例外。

這許多巧妙的伎倆，她化了這許多功夫學習起來，卻只用了這麼短促的一段期間，便又須永遠
束之高閣，這似乎是不合理了。要是她始終不結婚，始終穿着那件漂亮的淡綠色衣服，始終有美男
子來向她追求，那該多麼有趣啊！可是這種日子如果拉得太長久，你又要變成一個老處女，如同衛
家的英弟一般，人家又要似嘲似諷的叫她「可憐東西」了。這麼說起來，到底還是早結婚的好。結婚
之後雖然再沒有什麼好煩，到底還可以維持着自尊心的。

啊，人生是多麼混亂的一件東西啊！總之她當初爲什麼要這麼傻，爲什麼偏偏要嫁給察理，以致
纔只十六歲就把這世活活斷送呢。

她正做着這種憤激而絕望的冥想，忽見人羣向着兩邊牆壁紛紛的後退，使得那些太太奶奶們
急忙擦起了長裾，免得遭人的踐踏。思嘉點起脚尖伸着脖子看了看，只見場子中心屯出一塊空地來，
那個警備隊的隊長正爬上音樂臺，喊着口令叫隊員歸隊。隊歸好了，便做了幾分鐘非常活潑的體操，
操得每個人都汗出如漿，而博得了觀衆之中一陣喝采和鼓掌。思嘉也隨着大家盡義務似地拍了
幾下掌，便聽見一聲散隊，那些兵士都散到各攤頭去喝糖并酒和檸檬水去了。思嘉覺得自己這時候
也該裝起熱心主義的樣子來了，便旋轉身去朝着繡蘭。

「他們樣子不很漂亮嗎？」她說。

媚蘭正在整理攤頭上的編織物。

「他們要是穿起灰色軍服來，開到佛金泥前線去，就還要漂亮得多，」她說時並沒有降低聲音，有好幾個警備隊員的母親就站在旁邊，心裏正得意的了不得，不想聽見媚蘭這幾句輕描淡寫的批評，其中有一位金太太竟氣得臉上一陣紅又一陣白，因為她有一個二十五歲的兒子衛理也在隊裏呢。

思嘉萬想不到這幾句話會從媚蘭口裏說出，也不由嚇得目瞪口呆。

「怎麼，媚蘭！」

「這是真話呢，思嘉，我並不是說那些小孩子跟老頭兒也該到前線去，但是他們裏面有很多是搨得動來福鎗的，這時候正該到前線去服務呢。」

「可是——可是——」思嘉一時駁不出話來，因為她對於這樁事情從來不曾考慮過。「也總得有幾個人留在家裏——」思嘉一時駁不出話來，因為她對於這樁事情從來不曾考慮過。「也總得有幾個人留在家裏——」思嘉一時駁不出話來，因為她對於這樁事情從來不曾考慮過。「也總得有幾個人留在家裏——」思嘉一時駁不出話來，因為她對於這樁事情從來不曾考慮過。「也總得有幾個人留在家裏——」思嘉一時駁不出話來，因為她對於這樁事情從來不曾考慮過。「也總得有幾個人留在家裏——」思嘉一時駁不出話來，因為她對於這樁事情從來不曾考慮過。」

「現在沒有人侵略我們，也沒有人要來侵略我們，」媚蘭朝着一羣警備隊員那邊看了看，冷然的說道。「而且防衛本州受侵略的最好方法，也莫過於跑到佛金泥去跟北佬兒打去。據說警備隊所以不去的理由是防恐本地的黑人要暴動起來，這是我一輩子沒有聽見過的蠢話。我們的人爲什麼要暴動呢？這不過是那些懦夫的一句好藉口罷了。我可以賭咒，要是南方各州的警備隊都開到前線去的話，包管那些北佬兒是一個月就可以幹掉了。我就是這個意思。」

「怎麼，媚蘭！」思嘉又瞪着眼喊起來。

媚蘭的溫和黑眼睛裏閃出了怒火。「我的丈夫是不怕去的，你的丈夫也不怕去的。要是他們死

守在家裏，我寧可他們都去死在——哦，親愛的，對不起，我說錯了，我太忍心了！」

她撫慰地按着思嘉的臂膀，思嘉瞪着眼看她，但是思嘉心裏想的並不是已死的察理，卻是未死的希禮，假如希禮也死呢？這個當兒，米醫生向她們攤上走來了，她就急忙旋轉身，機械地微笑了笑。

「哦，你們倆，」他招呼她們說，「謝謝你們都來了，我也知道你們今晚出來，是你們的一種犧牲，可是大家都是爲主義而犧牲，一會兒我要告訴你們一個祕密，今晚我要替醫院多籌一點錢，已經想出一個很新奇的法兒來了，可是我恐怕有些太太們是要覺得駭異的。」

說到這裏他忽然停住了，只是吃吃地笑着，按着他的羊鬍子。

「哦，什麼法兒呢？請你講出來罷！」

「我想暫時不講罷，也好讓你們猜一會兒，可是那些教會裏的人倘使要把我驅逐出境的話，你得替我幫忙的。總之，我是爲醫院設法呢，你們等會兒瞧罷，這種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

說完，他得意洋洋的走到一隻角落裏，加入一羣監護人裏面去了。這裏思嘉和媚蘭正在猜詳他說的那句話，忽有兩個老先生走到她們攤上來，嘩啦嘩啦的說要買十哩長的梭織花綫，好罷，雖是老頭兒，總比沒有人來光顧好些，思嘉心裏想，她於是結結巴巴的量出那花綫，有一位老先生將她的下巴頰兒兜了一下，她也忍受着一聲不響。老先生到櫃檯來攤上去了，別的顧客就來補了缺，她們攤上的顧客不如別人攤上多，像梅美、白艾芬妮，以及惠家幾個女孩子擺的攤兒，都是一逕唏哩嘩啦笑聲不絕的，她們攤上賣的東西本來就沒有用處，加之媚蘭那麼一本正經，像個店老闆似的，而思嘉也學着她的樣兒，因而愈加無人過問了。間有幾個人來光顧，便有那麼麼噲哩噲囉一大套，有的說他跟希禮是大學裏的同學，稱贊希禮是多麼好的軍人，有的說他非常之敬慕察理，他的死是餓狼陀的莫大損失之類。

這時音樂臺上奏起一闌迴腸盪氣的舞曲來，把個思嘉心裏癢得幾乎要喊出。她要跳舞。她要跳舞。她把眼睛打地板上，一路掠過去，雙腳踏着音樂的節拍，一雙綠眼珠子燃燒得幾乎要爆開，及至看到地板的盡頭，她忽然瞥見一個新進來的人，正靠在門邊對着她凝神注視。

那人穿着黑色寬幅布的衣服，高個兒，巍然高聳在周圍幾個軍官的隊裏，闊闊的肩膀，卻往下削成一段細細的腰圍，一雙腳小得荒唐，穿着雙雪亮的全幫鞋子。他那一身純黑的衣服，那一件細細的襯衫，那一條筆挺的直罩腳面的褲子，都跟他的體態和面容完全不相稱，因為他裝飾得這麼花花公子一般，他的人卻是雄赳赳，兇狠狠，沒一點斯文氣度的。他的頭髮跟墨一般黑，兩撇小鬚修得齊齊，頗有點外國人的格式。看他那神氣，分明是個荒唐無恥的浪人。他又像非常自負，目中無人似的。當時他對思嘉毫無忌憚的注視着，那眼光裏分明有幾分不懷好意。思嘉一經感覺到他的注視，便也不由得對他仔細看了看。

她彷彿覺得這人是哪裏看見過的，一時卻想不起他到底是誰。不過這幾個月以來，她是第一個對她顯示注意的男人，因而她不由得拋給他一個春風的微笑。於是那人遠遠的對她鞠了一個躬，她也隨隨便便回他一個禮，但是當他起步向她走來的時候，她就嚇得連忙將手悶住嘴，因為她突的記起他是誰來了。

她像觸了電似的，渾身麻木地呆了一刻，然後，急忙的別轉身子，想要向後面賣點心的房間裏逃去，誰知匆遽之間，她的衣襟被攔上一個釘子鉤住了。正在憤怒地拔着扯着，那人已經站在她身邊。「讓我來效勞罷。」他一邊說，一邊彎身下去替她解開了衣襟。「我想不到你還會記得我的，郝小姐。」

他的聲音出奇的悅耳，是上流人含有抑揚頓挫的聲音，既響亮而又從容，頗有曹氏屯人那種好

整以暇的調子。

他擡起頭，拿哀求的眼光看着他，心裏記起前次見他時的情景，不由得羞得滿臉通紅，而她所接觸到的，乃是一對頂頂黑的眼珠子，幸災樂禍似的在那裏跳舞。於是她不由得忿恨起來，爲什麼偏會遇到這個冤家呢！他是親眼目睹過她跟希禮演的那場活劇的，他是糟蹋過人家的女孩子，以至於人都不肯招待的，他是曾經說她不是上流女人的！

媚蘭聽見他的聲音，就走過來跟他招呼，這一來卻救了思嘉之急，使得思嘉心裏感謝上帝之不已，多虧他替她生了這一個姑姑。

「怎麼，這不是——不是白瑞德先生嗎？」媚蘭帶着一個淺笑說，一面就向他伸出一隻手去。「我見過你的，在——」

「在你宣布訂婚的那個喜日，」他替她足成這句話，一面彎下身子去接她的手。「謝謝你還記得我。」

「你從曹氏屯老遠跑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呢，白先生？」

「是爲一樁麻煩人的生意事，衛太太以後我常常要在你們這裏來往了，我覺得單單把貨運進來還是不行，還得我親自來分配。」

「運貨——」媚蘭起先皺着眉頭說，一會兒就放出一個快樂的微笑來。「哦，那末你——你一定是著名的封鎖線商人，自船長了，我們這裏常常說起你的，現在我們這裏的女孩子人人都穿你運進來的衣服呢。思嘉你不覺得激動嗎？——怎麼，怎麼回事，親愛的，你發暈嗎？你坐下來罷。」

思嘉落在椅子上，她的呼吸來得非常快，她怕小馬甲也要裂開了，啊，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她再也想不到會碰到這個人的，在這當兒，白瑞德從櫃臺上檢起一柄黑色的扇子，很關切地替她扇起

來，他的面孔是嚴肅的，他的眼睛仍舊跳舞着。

「這更熱得很，」他說，「怪不得郝小姐要發暈了。我陪你到窗口去好嗎？」

「不，」思嘉說，說得十分之鹵莽，媚蘭不覺瞪了她一眼。

「她現在已經不是郝小姐了，」媚蘭說，「她是韓太太，是我的嫂子了。」說着，他表示十分親暱的向思嘉瞥了一眼，思嘉看見白瑞德那張海盜一般的臉上顯出了那種神情，只覺得自己馬上要悶殺。

「哦，你們兩位做了一家人，實在是可喜可賀，」他說着，微微的鞠了一躬。這也是男人們常說的一句通套話，但是現在從他嘴裏說出來，思嘉便覺得他的用意是完全相反的。

「你們兩位先生現在都在這裏罷，今天是盛會呢？我跟他們都見過面的，現在很願意見他們。」

「希禮現在佛金泥，」媚蘭有點自傲的將頭翹了翹，「可是察理——」她突然中斷了。

「他在營裏死掉了，」思嘉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她說得那麼硬聲硬氣，彷彿是機器拍出的。一般。她心裏只在想，這傢伙爲什麼還不走呢？媚蘭見她這樣不覺嚇了一跳，對她看了看，白瑞德便做了一個自己責怪的姿勢。

「唉，我該死了！請你們特別原諒。我和你們是初交，不便解勸你們，不過也容我奉勸一句，一個人爲國而死，其實就是永生。」

媚蘭啣着亮晶晶的眼淚對他微笑了笑，思嘉卻覺得憤怒和憎恨在咬她的臟腑。她總以爲他的話都是反話，他的恭維正是在嘲笑她，因爲他明明知道她是不愛察理的。媚蘭是個大傻瓜，會得看不穿他的真意。可是謝天謝地，幸虧她沒有看穿。她想，又怕起來了。他會得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嗎？當然

他不是一個上流人，凡不是上流人所做的事是誰也料不到的。想着，她擡起頭來朝他一看，只見他蹙着一張嘴，滿臉都是假同情，連他那麼結結巴巴的替她扇着也是假意的。她覺得他那副神氣越看越可恨，不自得突然膽壯起來，一把奪過他手裏拿着的扇子。

「我是很好在這裏，」她尖刻地說，「用不着你那麼扇，連頭髮都扇亂了。」

「思嘉親愛的，哦，白船長，你得原諒她些。她一聽見提起察理的名字，就要——就要失神似的了。本來呢，我們今晚是不應該到這裏來的，我們都還有喪服在身上，所以她受到極大的刺激——這熱鬧，這音樂，可憐的孩子。」

「這我很了解，」他一本正經的說，但當他朝過臉去給媚蘭深深釘了一眼的時候，他臉上就變成了一種尊敬和溫和的表情。「你肯爲公而犧牲，真是勇敢得很，衛太太。」

「沒有一句提到我的呢。」思嘉憤然的想，只見媚蘭不知所措地微笑了笑，回答他說：

「哦，怪難爲情的，白船長！看護委員會不過要我們來管管這個攤兒，因爲臨要開會的時候——枕頭套嗎？這一個很好有一面旗子在上面的。」

說着，她跑過去招呼三個到她攤上來買東西的騎兵去了。隨後又接連來了幾批顧客，以致她把白船長完全丟在腦後。這裏思嘉靜靜地坐在一張杌子上扇着自己，連頭也不敢擡起來，只巴望着白船長早些回到他自己的甲板上去。

「你家先生死了好久了？」

「哦，是的，好久了，快要一年了。」

「他是足以千古了。」

思嘉不很了然，「千古」是什麼意思，但聽他辭意之間分明並沒有惡意，也就不響了。

「他死的時候你們結婚多久了？請原諒我問這樣的話，因為我離開這裏已經很久，實在不知道。」

「兩個月。」思嘉不耐煩地說。

「也算一場悲劇了。」他仍是那麼平心靜氣的繼續說。

「哦，這天殺的！她憤激地想，「倘使不是他，我馬上就要強硬起來，叫他滾開了。但是他知道希禮的事，他又知道我並不愛察理，因而我的手被束縛了。」想到這裏，她只得忍着不開口，仍舊低着頭看她的扇子。

「這是你第一次參加集會？」

「我也知道人家要覺得奇怪的，」她急忙解釋說，「可是管這攤兒的幾位魯小姐出門去了，又沒有別的人，所以媚蘭跟我——」

「爲主義而犧牲是什麼都值得的。」

這句話是艾太太也說過的，但是說在她嘴裏的時候，聽起來跟這完全不一樣。她一肚子的憤懣幾乎要發洩出來，可是馬上又壓下去了。畢竟她不是爲主義到這裏來的，是爲在家裏氣悶不過纔來的。

「我也常常想起，」他審慎地說道，「我們這種喪禮，要叫守寡的女人披一輩子的黑紗，一輩子不能享受正當的娛樂，簡直是跟印度人的剎締一般野蠻的。」

「剎締？」

他笑了笑，她羞得紅起臉來。她恨人家說話爲什麼要用這些難懂的字眼。

「在印度地方，男人死了是燒掉的，不是葬掉的，他們的妻子往往要跳到火堆裏去同丈夫一齊燒死，這叫做剎締。」

「多麼可怕呀！她們爲什麼要這樣呢？難道警察也不管的嗎？」

「當然不管的。做妻子的要不跟丈夫同死，就要被社會唾棄，就要受到那些高等太太們的批評，說她不是好人家的女子，就譬如你今天晚上在這裏，假如敢穿起紅衣服來領導蘇格蘭舞，那隻角蕩裏那些高等太太們也要批評你的，不過照我個人看起來，印度的利締倒比我們南方這種活葬寡婦的風俗還人道些。」

「那末你當我也是活葬的了？」

「我們的寡婦身上綑着重重的鎖鍊，不是等於活葬嗎？你說那種印度風俗野蠻罷，但是假如今天晚上聯盟州並不需要你，你有這膽量敢到這裏來嗎？」

像這種性質的辯論，向來是要使思嘉昏頭的。現在他這一番話使她加倍的昏頭，因爲她恍恍惚惚覺得他這話是對的，但是她聽見了最後這一句，便認爲駁倒他的機會來了。

「當然，我本來是不要來的。我來了就像我是——」
「嗯，就像我是不顧念——就像我本來不愛

他瞪着眼等她說下去，眼光裏含着一種懷疑的興趣，但是她說不下去了。他明明知道她是不愛察理的，而且偏偏不容她裝腔。這是多麼可怕呀！碰着一個不是上等人是多麼難以對付呀！凡是上等人，對於女人所說的無論什麼，總都裝做相信的樣子，哪怕他明明知道她是在扯謊。這就是南方的武士道。凡是上等人總是遵守武士道規則的，說話總規規矩矩，總要使女人感到適意。但是現在這個入似乎並不管這套規則，偏偏只愛說那種沒有人說過的事情。

「我在洗耳恭聽呢。」

「我覺得你這人實在可怕，」她沒奈何地垂下眼睛說。

他從櫃臺上仆了過去，及至他的嘴貼近了她的耳朵，然後活像一個戲臺上的丑腳，對她囁聲的說道：「你不要害怕，我的好太太！你的那個祕密我替你牢牢保守着！」

「哦！」她忿然的低聲說，「你怎麼能說這種話呢！」

「我不過是安慰你的意思，你想要我說什麼呢？難道你要我說，「依從我，美人兒，不然我什麼都宣布出來」嗎？」

她老是不願意的接觸着他的眼睛，只見它們正像一個小孩子般在捉弄自己。突然的她笑起來了。這種局勢到底是一錢不值的，他也笑起來了，而且笑得非常之響，以致角落頭有好幾個老太婆都向這邊看過來。她們看見了韓察理的小寡婦跟一個陌生男人這般的作樂，便都交頭接耳的大不以為然起來。

一陣鼓聲響起來，許多聲音喊起了「噓噓！」便見米醫生爬上音樂臺，揮着手叫大家靜聽。

「今天！」他開頭道，「我們大家應該感謝這許多美貌女士們，她們熱忱愛國，不辭勞苦不但使得這個賽珍會得到經濟上的成功，並已使得這間粗陋的大廳化成了一座優美的園亭，可以招待這許多嬌貴的賓客！」

大家都拍掌贊成。

「這些女士們不但化費她們的時間，並且用盡她們的心力，現在各攤頭陳列的這些出品，都是我們南方的優秀婦女們親手做成的，所以值得大家加倍的寶貴。」

又是一陣喝采聲。這時白瑞德懶洋洋的靠在思嘉旁邊的攤櫃上，對她耳語道：「你看他不像一頭吹牛皮的山羊嗎？」

思嘉聽見他對於這位餓狼陀最最愛戴的公民說出這麼大不敬的話，不由得大吃一驚，對伊斥責地瞪了一眼，及至仔細一看那醫生的臉，見他下頷上一部灰色的鬍子那麼不住搖擺着的確像一頭山羊，便又幾乎撲嗤一聲笑出來。

「但是單有這些東西還是不夠的。現在有許多女士在醫院裏服務，她們的手曾經撫慰過無數苦難的同胞，曾經從鬼門關裏奪回無數為主義而受傷的勇士，唯有她們是深切知道我們需要什麼的。現在我也不必一一的列舉。總之，我們需要更多款項向英國去買藥品，至於運輸方面，我們需要謝一位勇敢的船長，他冒着大險，替我們從封鎖線裏運進藥品來，已經運了一年了，以後我們還要仰仗他——白瑞德船長！」

雖然是出其不意，那位封鎖線商人卻彬彬有禮的鞠了一躬。照思嘉分析起來，這一個躬又鞠得過分有禮，未免近乎虛偽了，因為她知道他對於在場的人是滿肚子輕蔑的。但當他鞠躬的時候，羣衆裏面便起了一陣嘩然喝采聲，同時那隻角落裏的老太太們也都伸着脖子朝他這邊看。經這一看，她們方纔知道韓察理的小寡婦原來跟他在勾搭。可憐的察理死了不到一年呢！

「我們需要更多的金子，現在我就要向你們請求。」那醫生繼續說道。「我所請求的是一種犧牲，但是比起我們那些穿灰色軍服的勇士的犧牲來，這似乎是小得可笑的。諸位女士，現在我要你們的首飾是『我』要你們的首飾嗎？不是的，是聯盟州要你們的首飾，聯盟州要求你們獻出來，我想沒有一個人會得推諉的。是啊，雪白的手腕上閃着一顆寶石，够多麼好看呢！胖胖的胸口上亮着一枝金別針，够多麼美麗呢！但是犧牲比黃金和寶石都還要美麗得多。黃金熔化了，寶石賣掉了，將這錢拿去買藥品，買其他醫藥的材料，這不是世界上再美麗不過的事嗎？諸位女士，現在我們要有兩位傷兵，拿着籃子，巡迴到你們當中來，請你們——」其餘的話被一陣混亂的拍掌聲和喝采聲淹沒掉了。

思嘉的最初一念便是一種深切的感謝感謝的是自己正在居喪，沒有把她外祖母留給她的那副珍貴的耳墜子和沈重的金鍊條，以及那黑寶石鑲的金釧子，石榴石鑲的金別針帶在身上。她隨即看見那個小個兒的義勇兵，在他那未受傷的臂膀上揶着一隻橡木條的籃子，向自己這廂的人叢裏巡行而來，又看見老老少少的女人們，也有笑着的，也有認真的，正在紛紛褪下手釧子，卸下耳環子，或是互相幫着鬆下項圍子，拔下別針子，同時聽見一陣叮玲瑯瑯的金屬與金屬相碰聲，以及「等一下，等一下，我還沒有解下來呢！」的聲音。梅美白正從她的肘節子的上段和下段解下一副精美的連環手釧，艾芬妮一面在喊「媽，我也得給嗎？」一面從鬆髮裏拔下一枝數代相傳的重金鑲嵌的珠押髮，每一件首飾投進籃去的時候，總有一陣鼓掌和喝采跟着起來。

一會兒，那個咧着嘴的義勇兵已經走到她攤上了他的籃子，沈甸甸地掛在他臂膀上。當他走過白瑞德面前的時候，白瑞德便將一隻精美的金烟盒子隨即便便摺進籃裏去，及走到思嘉面前，他將籃子往櫃臺上一放，思嘉搖搖頭，撐開兩個空手掌，表示她沒有什麼可給。她覺得很不好意思，在場的人只有她一個是沒有東西給的。但在這當兒，她看見自己手上那隻很闊的結婚戒指金光一閃。她嘗試記起察理的面孔來，當初他把這隻戒指套上她指頭的時候是怎麼一種神情的。但是這記憶模糊得很，因為她每次記起他來，總有一種懊惱的感情突然起來的。察理——他就是使她斷送一生並且變成一個老婦人的原因呢！

她突的抓住那戒子，要把它一下拔下來，可是一時拔不下。那義勇兵已經向媚蘭那邊去了。

「等着！」思嘉喊道。「我也有東西給你！」戒指拔下來了，正要投進籃子去，卻碰着了白瑞德的眼睛。他的嘴唇正警起一個輕微的笑，她便不顧一切，毅然把戒指投進去。

「哦，親愛的！」媚蘭一面抓住她的臂膀，一面低聲說，她的眼睛冒着愛與驕傲的光芒。「你真是

勇敢真是勇敢等着——請你皮大尉我也有東西給你！」

她拔着自己手上的戒指，思嘉知道這個戒指自從希禮給她帶上的時候，從來不曾有一刻離開過她的指頭。她對於這戒指多麼的重視，也是唯有思嘉知道的好容易纔拔了下來，仍舊在她的小手掌上搭了好一會。然後，它被輕輕放在那個珍寶堆上了。那義勇兵向那些老太太們的角落走去。她們兩個就面面相覷起來。思嘉臉上是一股倔強，媚蘭臉上是一種比哭還覺淒慘的神情。而站在她們旁邊的那個男人早已拿他的冷眼看得清清楚楚了。

「要是你不那麼勇敢，我是再也不會鼓起這勇氣來的。」媚蘭說着，將臂膀攙住思嘉的腰，輕輕地捏了她一把。思嘉很想一下子將她摔脫，並且學着她父親惱惱的樣子，盡她的肺力喊出一聲「天曉得！」但是她忽然觸着了白瑞德的眼睛，便只得裝出一個酸溜溜的微笑來。她所以覺得懷惱，是因為媚蘭一還要誤解她的本意，但是一轉念之間，又覺不如讓她誤解了。

「這是多麼漂亮的舉動啊！」白瑞德很溫和的說，「我們那些灰色軍服的勇士，就全靠你們這樣的犧牲纔鼓勵起來的呢。」

思嘉聽見這話，又幾幾乎要發作了。她覺得他每一句話都是帶着譏諷的。她看見他還是那懶洋洋的，靠在櫃臺上不走，已經厭惡到了切骨了。但是不知怎麼的她又覺得他身上有一種使人興奮的東西，有一種熱烈的活躍的，如同電氣一般的東西。他的黑色眼睛在向她的挑戰，她就將全身的愛爾蘭氣質都鼓動起來以備迎敵。她決計要打勝這人一兩籌。但是一想他知道自己的秘密，這戰鬥的形勢殊為不利，因而她不得不改變方略，要先把他弄到一個不利的地位去。她本來要把自己對他怎麼憎惡的實話說出來，現在把這衝動硬壓下去了。她記得嬷嬷常常說，要擒蒼蠅，用醋不如用糖。她現在要着手擒住這個蒼蠅，收伏這個蒼蠅，免得自己再吃他的苦。

「謝謝你」她存心裝做不懂的樣子甜蜜蜜的對他說。「像白船長這般的名人，承他這般的誇獎，我們銘感不忘了。」

他聽見這話，馬上掉回頭，嘩然大笑起來——哪裏是笑？簡直是吼了，思嘉心裏想，因而她臉上又泛起一層紅暈來。

「你爲什麼不說實話呢？」他問，問得聲音很低，因而在那喧嘩紛擾之中，只有她一個人聽得見。「你爲什麼不老老實實的說，我是天殺的流氓，不是上等人，我得趕快滾開去，不然的話，你要叫一個穿灰色軍服的人來轟我出去呢？」

她的舌尖已經預備好一個鋒利的回答，但是她英勇地將它控制着，只對他說：「怎麼，白船長！你想到哪裏去了！彷彿人家不曉得你多麼出名，多麼勇敢，而且是多麼一位——多麼一位——」

「我對你覺得失望，」他說。

「失望？」

「是的，我們第一次遇見的時候，我心裏曾經想，我終於遇到一個不但美麗而且勇敢的女孩子了。現在我卻覺得你只是美麗了。」

「那末你當我是個膽小鬼了？」她像一隻母雞似的聳怒起來。

「一點兒不錯，你就沒有膽量敢說心裏真要說的話。當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時候，我心裏想：這是百萬中取一的女子，她不像尋常那些蠢丫頭，單會相信她們嬌嬌的說話，哪怕心裏不願意，也只能由人吩咐她們心裏的感情，願望，乃至於覺得傷心的事情，都只能悶在肚裏不敢說出來，反而要拿許多好話故意掩飾掉。我想：這位郝小姐的精神是難得有的，她知道她自己心裏要什麼，並且不怕把自己的心事說出來——或甚至攢花瓶。」

「哦，」她吼了起來，她的憤怒再也遏制不住了。「那末我現在就把我心裏的話直白對你說罷。假使你是有一點兒教養的，你就決不會跑到這裏來對我說話了。你是明明知道我再也不願意見你的面的。可是你並不是上等人，你簡直是個討人嫌的卑鄙的動物，你以為你吃癩了他們北佬兒，就了不起了，就有權利跑到這裏來嘲笑這些勇敢的男，人跟爲主義而犧牲一切的女人了！」

「得了，得了——」他咧開嘴來求她道。「你那開頭幾句話倒還說得中聽，倒的確是真心話，可是怎麼說說又說到主義上去了呢？請你不要主義主義了罷，我真聽得厭倦極了，而且我可以賭咒就是你也——」

「怎麼，你怎麼知道——」她說時幾乎失掉了平衡，但急忙又控制住了，只恨自己反而墜入了他的陷阱，直氣得全身沸滾。

「今晚上你還沒有看見我的時候，我站在那邊門口一遙看着你，」他說。「我也看着別的女孩。我看見她們的神氣，彷彿她們的臉是從同一個模型裏澆出來的。唯有你不是這樣，你臉上的表情是很容易讀出來的。你的心並不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我又可以打賭，你也並沒有想到我們的主義，並沒有想到什麼醫院，你面孔上分明寫出來，你是要跳舞，要快樂，可恨的是你不能。因此，你簡直是要發狂了，你老實說罷，我這話說得對不對？」

「我沒有什麼跟你說的了，白船長，」她這話說得儘量的正式，因爲她還想拖些已經破弊的算盤來替自己掩飾。「你不要倚仗你是個『封鎖線大冒險家』，便來侮辱我們女子。」

「封鎖線大冒險家！那是太挖苦了！請你再犧牲一刻兒寶貴的時間，然後推我到黑暗裏去罷。我不願意你這麼一位美貌的愛國家，竟至誤解我是替聯盟州的主義盡力。」

「我不要聽你的廢話。」

「你要知道，我之所以去跑封鎖線，原是當一樁生意做的，現在這生意使我發財了，到了不能發財的一天，我也就丟手不做了，你覺得我這主意怎樣？」

「我覺得你是一個金錢主義的流氓——跟北佬兒一樣的。」

「一點都不錯，」他咧着嘴道，「而且北佬兒還幫助我發財呢，剛剛上個月，我還把船放到紐約去，裝了一船貨回來呢。」

「什麼？」思嘉不由得感到興趣，興奮起來，「他們不轟你嗎？」

「哈哈，你真太老實了，當然不會的，他們北方也有很多勇敢的愛國家，他們跟聯盟州做買賣有錢可趁，又何樂而不爲呢？上月我放船到紐約，向北佬的廠裏買了貨，當然是祕密的，買了我就跑了，有時覺得紐約有危險，我就到拿騷，同時這班北方愛國家早已把火藥、礮彈、花邊之類替我運到那裏了，這比到英國去運方便得多，有時要把貨運進曹氏屯或衛氏屯來，確實有點困難，可是一個人手裏拿着點金子，你真不曉得他的神通會有多大呢。」

「哦，我也知道他們北佬兒本來很卑鄙，但是還不曉得——」

「這又何足責怪呢？他們也不過趁此多撈幾個錢罷，這是一輩子也不會發生影響的，結果終究還一樣，他們明知道聯盟州終於要幹掉那末爲什麼不趁此撈他幾文呢？」

「幹掉——我們？」

「當然囉。」

「請你趕快走開罷，還是一定要我馬上叫車回去避開你呢？」

「一個火熱的小叛徒，」他說着又突然咧了一咧嘴，隨即鞠了一個躬，逍遙遙遙的踱開去了，把個思嘉一個人丟在那裏氣得胸口不住的起伏，她只覺得心理有一種失望在那裏燃燒，可又不能加

以分析，彷彿是一個小孩子看見幻影被滅時的失望一般。她想他把那些做封鎖線生意的怎麼就敢說得那麼好？又怎麼竟敢說聯盟州是要幹掉的？像他這樣的行爲，簡直就該鎗斃，當做一個賣國賊來鎗斃。她擡起頭看了周圍那些很熟悉的臉，看見那些臉上的表情都很有成功的把握，都很勇敢，都很忠心，卻不知怎的心裏忽然打了個寒噤，幹掉怎麼這些人，當然不會的！這是賣國的思想，連這思想也是不可能的。

「你們兩個剛纔在這裏談些什麼？」這時攤上的顧客都已走開了，媚蘭纔回過來對思嘉說。「我剛纔看見梅太太一逕都釘着你看呢，親愛的，你知道這人是頂愛談論別人的。」

「哦，剛纔這個人簡直要不得，簡直是個下流坯，」思嘉說。「梅太太愛講什麼讓她講好了，我不能爲了她就該做呆木頭的。」

「怎麼，思嘉！媚蘭很起反感的喊道。」

「噓——噓——思嘉說，米醫生又在說話了。」

羣衆聽見米醫生提高聲音，便又靜了下去。他先對女士們樂助首飾的表示了一番感謝。

「現在諸位女士，諸位先生，我要提出一個驚人的提議來了——這是一個新鮮花樣兒，也許你們有幾位要覺得驚駭的，可是我請求你們記着，這都是爲捐助醫院起見，都是爲救助醫院裏躺着的那些勇士的。」

人人都要挨擠上前去，人人都在猜想這位道貌岸然的老醫生會有什麼駭人聽聞的提議出來。現在跳舞就要開場了，第一個節目當然是蘇格蘭舞，接着是華爾姿舞，以後的波蘭舞、斯高奧舞、馬助加舞，也都要拿短短一段蘇格蘭舞來開頭。至於蘇格蘭舞的領導，我知道是要一番競爭的，所以——說到這裏，他蹙起了眉頭，向那隻角落裏鬼祟的瞥了一眼，原來他自己的太太也坐在

那些監護人裏面，「諸位先生，如果你們誰要跟你所挑選的女士領導一個蘇格蘭舞，你得要出錢。我來做拍賣人，誰錢出得多誰領導，把拍來的錢捐給醫院去。」

於是所有搖着的扇子都在中途停住了，立即有一陣噹噹噹噹的聲音傳遍了整個大廳。特別是監護人坐的那隻角落裏，直像一鍋開水一般的沸滾起來。那米太太一面要想贊助丈夫的提議，一面心裏實在大不以為然，便陷入了一種左右為難的局勢。艾太太、梅太太、惠太太，登時都把臉氣得緋紅。但是突然之間，那些自衛隊的隊員閃然喝出一聲采，其他穿軍服的來賓便齊聲響應起來。一般年青女孩子也大家鼓着掌，興奮得不住蹦跳。

「你想這不像是——不像是拍賣黑奴嗎？」媚蘭對思嘉低聲說，一面朝那醫生懷疑地瞪了一眼，原來她對於他，向來是把個完人看的。

思嘉不開口，但是她的眼睛閃爍着，她的心微微有點痛的收縮着。假如她還是當初的郝思嘉小姐，穿着那件淡綠的衣服，飄着那深綠天鵝絨的飄帶子，鬢邊插着月下香，今天領導這個蘇格蘭舞的會，有不是她的嗎？當然不用說的。至少要有論打的人來投她的標，搶先把錢捐給醫生去。現在呢，她卻不得不坐在這裏做壁花，眼睜睜看着芬妮或是美白去領導跳舞，去做俄狼陀的美人呢！

正在紛擾的當兒，忽然那個小義勇兵的聲音超出了一切，只聽他帶着一口法蘭西腔的土音說：「我可以不可以——二十塊錢挑梅美白小姐。」

梅美白羞得滿臉通紅，伏在芬妮肩膀子上，芬妮也把頭鑽到美白的脖子底下，互相扭着笑做了一團。隨後又有幾個別的聲音，喊出了別的名字，跟別的數目的錢。米醫生只是嘻嘻的笑着，隨便那班太太們怎樣的憤慨，他也不去管她們了。

起先，梅太太曾經老實不客氣的對大家聲明，說她家美白是無論如何不讓參加的，但是美白的

名字的人愈來愈多，錢的數目又已漲到七十五，於是她的抗議漸漸沒勁了。思嘉將兩隻肘膀子支在櫃臺上，眼睜睜看着那歡呼激動的羣衆滿手擎着聯盟州的紙幣湧到臺前去，直把她眼熱得幾乎冒起火來。

現在大家都要跳舞了，就除了她跟老太太們。現在人人都要快樂了，就只除了她。正在悶煩，她忽然瞥見白瑞德靠近米醫生站在臺下，正對她做着鬼臉，一隻嘴角往下瞥，一隻眉毛往上翹。她將頭一翹馬上朝開去，但是突然聽見有人喊着她自己的名字了——是一種清清楚楚的曹氏屯口音，喊得她的名字響過其他一切的名字。

「韓察理太太——一百五十元——金洋。」

聽見了這個數目，這個名字，羣衆忽變得鴉雀無聲。思嘉這一驚吃得非同小可，竟致動彈不得了。她依舊支頤坐着，只把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人人都朝她這邊看過來。她看見米醫生從臺上彎下身，子跟白瑞德咬了一會耳朵。他大概是說她喪服在身，不可能起來跳舞的。她又看見白瑞德懶洋洋地聳了聳肩膀。

「請你另挑一位女士罷？」醫生問道。

「不。」白瑞德明白地說，說時毫不在意地把眼睛掃過羣衆，「我要韓太太。」

「我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醫生暴躁地說。「韓太太不肯——」

這時思嘉聽見了一個聲音，起初還不認識就是她自己的呢。

「我肯的。」

說着，她就一跳跳了起來，她的心不住發狂似地跳着，她只怕被它跳得要立不住腳，因為她又要去做衆人注意的中心了，又成了全場裏面的唯一紅人了，而且，尤其妙的，又有舞可以跳了，這一下激

動來得多厲害，怎由她的心不砰砰的大槌呢？

「啊，我不管了！我不管他們怎麼說法了！」她心裏掃過一陣舒適的瘋狂，嘴裏不覺這麼自言自語着。當即她將頭一翹，從攤兒裏奔了出來，兩個腳跟碰得夾板一般響，一柄黑油扇子大大的撐開，只在一剎那之間，她瞥見了媚蘭的驚愕面孔，瞥見了那些監護人的愠怒神情，瞥見了一般女孩子們的嫵媚的煩悶，瞥見了一般兵士們的熱烈的贊成。

於是她在舞場中心了，那邊白瑞德便從人街裏迎了上來，臉上掛着一個卑鄙的諷笑。但是她不管——那怕他就是亞伯林肯，她也不管她要重新跳起舞來了，她要領導蘇格蘭舞了，她給他低低的屈了一膝，炫目的笑了一笑，他就一手揷在胸口上，深深的鞠了一躬。於是音樂隊裏便悠悠揚揚奏起狄克西來了。

「你怎麼叫我這樣使人注目呢，白船長？」

「可是，我的親愛的韓太太，你是明明要人家對你注目呀？」

「你怎麼當着這許多人的面叫起我的名字來？」

「你不願意你可以拒絕的。」

「可是——我是爲着主義呀，你出了這許多金洋，我——我是顧不得自己了，你別笑，大家都在看我們呢。」

「他們反正是要看的，請你不要拿主義來做幌子罷，你要跳舞，我給你一個機會了，這是蘇格蘭舞的末了一段了嗎？」

「是的——真的，現在我得停止了。」

「爲什麼？我踩了你的腳了嗎？」

「不——可是他們要議論我的。」

「你當真怕別人議論嗎——是出於真心的嗎？」

「嗯——」

「你又沒有犯什麼罪，是不是爲什麼不跟我跳華爾姿呢？」

「可是倘使母親——」

「仍舊吊在母親的裙帶子上嗎？」

「哦，你真討人嫌，總把道德講得這麼一錢不值的。」

「可是道德本來一錢不值呀，你怕人家講話嗎？」

「怕是不怕，不過——嗯，我們不談這個罷。謝天謝地，華爾姿開頭了。蘇格蘭舞老是跳得我氣都

轉不過來的。」

「你不要閃避我的問話。別的女人人家講你什麼，你去管不去管它？」

「哦，你要我說真心話——那我是不管的。不過一個女孩子總當是要管的呀。可是今晚上，我老

實是不管了。」

「那好！這纔算是你有自己的思想，不叫別人代替你思想。這就是智慧的開頭。」

「哦，不過——」

「等到你受人家的談論也像人家談論我一樣，那你就會明白這是一點兒沒有關係了。你替我想想看，我在曹氏屯是一家人家都不肯接待我的。雖然我給這正義神聖的主義盡過這麼許多力，也

一點兒補救不過來。」

「多麼可怕呀！」

「哦，一點兒都不可怕。你不等到完全喪失名譽的時候，你決不會懂得名譽是怎麼一種負擔，也不會懂得自由到底怎樣的。」

「你這話說得多麼不正路！」

「雖然不正路，卻是老實話。你只要一還有勇氣，或是有錢，那你就用不着什麼名譽了。」

「錢不能買到一切。」

「這話一定是別人告訴你的。你自己決不會想出這種老生常談來。請問你，哪一件東西是錢買不到的？」

「哦，嗯，這我不知道——無論如何它總買不到幸福和愛的。」

「一般說起來，它也買得到，而且即使它買不到的時候，也總可以買到一些價值相當的代用品。」

「你有很多的錢嗎，白船長？」

「這是多麼顯得沒有教養的一個問題呀，韓太太。我是吃驚了。不過是的，我自小就做了窮光蛋，現在能有這樣，也總算不錯的了。而且這回封鎖線的事，我很有把握可以撈它一百萬。」

「哦，不能的！」

「哦，能的！凡在一個文明毀壞的期間，跟在一個文明建設的期間一樣可以發財，這一層道理，大多數人似乎還沒有明白。」

「這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你家裏，我家裏，以及今晚在這許多人家，在當初一片荒野變成一個文明的時候，大家都發了財了。這就叫做帝國的建設。在帝國建設的時候，是有大財可發的。但是在帝國毀壞的時

候，可發的財更大。」

「你說的是什麼帝國呢？」

「就是我們現在生活在裏面的這個帝國——這個南方——這個聯盟州——這個棉花的王國——它現在是在我們腳下毀壞了，只有那些大傻子纔會看不出來，纔會不曉得利用這個因崩潰而產生的局面，至於我，我是由這毀壞發起財來了。」

「那末你真以為我們是要被他們幹掉的嗎？」

「是的，為什麼要做鴛鴦呢？」

「哦，這套話我厭倦極了，你不好說點有趣的事情嗎，白船長。」

「那末我說，你的一雙眼睛像是兩隻金魚缸裏面滿是畢濟的綠水，當那一對魚兒浮到水面上來的時候，像你現在這樣，你是美到不可名狀的——那你高興了嗎？」

「哦，我不要這個……你聽那音樂不很美麗嗎？哦，這華爾姿我是一輩子可以跳下去的！我從來沒有這樣覺得有趣過！」

「你是我生平遇到的第一個美麗的舞伴。」

「哦，白船長，你不要把我摟得這麼緊，大家都在看呢。」

「假使沒有人看着我們，你肯讓我摟得緊些嗎？」

「白船長，你是忘形了。」

「一點兒也沒有，有你在，我臂膀裏，我怎麼會忘形呢……你聽那是什麼調子？不是很新鮮嗎？」

「是的，不是很神聖嗎？這是我們從北佬兒那邊套來的。」

「這叫什麼名字？」

「到這殘酷戰爭完了時，」
「那詞兒是怎樣的唱給我聽聽看。」

「最最親愛的，你還記得嗎？」

我們上次會見的時節，

你跪在我的腳跟頭，

說你愛我之心多熱烈？

啊，你穿着那灰色的戎裝，

顯得那麼的昂藏英傑。

你誓言地久天長，

生則同居，死同穴。

誰知你一去，音書斷絕，

一任我寂寞淒涼，歎歎幽咽！

到這殘酷戰爭完了時，

但願你我重把同心結！」

「原文當然是『藍色的戎裝』，我們把它改做『灰色』的……哦，你的華爾姿跳得真好，白鵝長個兒高的人大多數是不大會跳的呢。不過，唉，我這回跳了之後，又不知要過多少年纔有得跳了！」

「不，只要過幾分鐘就行的。下一場的蘇格蘭舞跟再下一場的，再下一場的我都要投你的最高。」

標。」

「哦，我不能了！你千萬不要這樣！我的名譽要毀完了。」

「你的名譽反正已經碎得破布一般了，何妨索興跳它一個痛快呢？也許等我跳過了五次六次，我會給別的人一個機會，但是最後一次我一定要的。」

「哦，好的。我知道我今天是發狂了，可是我也不管了。無論人家怎麼說，我一點都不管了。我在家裏實在坐得厭倦了，我要跳它一個痛快了。」

「最好是換了這套黑衣裳，好嗎？我見這喪服覺得厭惡。」

「哦，那是我不能換的——白船長，不要攔得這麼緊呀，你再這樣我要惱起來了。」

「你惱起來的時候頂頂好看，我偏要攔得再緊些——喏，你瞧——看你真個惱不惱，你自己不曉得你惱起來的時候多麼好看呢，就像那天你在十二根橡樹樺東西的時候。」

「哦，請你——你怎麼不會忘記的呢？」

「不會的，這是我生平最可寶貴的一個記憶——一個嬌生慣養的南方美人帶着愛爾蘭脾氣——你是很有愛爾蘭脾氣的，你知道。」

「哦，親愛的，音樂完了，白蝶姑媽從那邊後房裏出來了，我知道梅太太一定要去對她說的，哦，謝謝你，我們跑過去到窗口去站一會罷，我不願意她來當面開消，你看她的眼睛銅鈴一般了。」

第十章

第二天早晨吃烘蛋糕的時候，白蝶是淚流滿面，媚蘭是默默無言，思嘉是一臉的倔強。

「他們要說什麼，我是一概不管的。我可以賭呢，昨天我替醫院弄起來的錢，比哪一個女孩子都多些——比我們賣掉的那些狗屁東西還多些。」

「哦，親愛的，錢算得了什麼呢？」白蝶一面哭一面搓着手說。「我真是詫異極了，可憐的察埋死了不到一年呢……這該死的白船長就讓你這麼拋頭露面了，你要知道，他這人是可怕得很的呢。惠太太有個堂姊妹柯太太，是嫁在曹氏屯的，她對我說起過這個人，他家本是好人，只有他一個敗類——也不曉得他們怎麼會發出這種不肖子孫來的，現在曹氏屯沒有一家人家接待他，他的名氣糟到一塌糊塗，還跟一個女孩子有過一件故事，糟得很，連柯太太都不知道詳情的——」

「哦，我不相信他是個壞人，」媚蘭溫和地說。「他像是個完完全全的上等人，你就想想看，他會去跑封鎖線，就知道他是多麼勇敢了。」

「他並不是勇敢，」思嘉執拗地說，說時正把半瓶糖漿倒在面前的蛋糕上。「他不過是爲錢，這是他自己對我說的，他並不是替聯盟州出力，他還說我們要給北佬幹掉呢，但是他的跳舞是一等。」她的聽衆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我在家裏坐厭了，以後我決不能這樣了。昨晚上的事他們如果要說什麼，那麼我的名譽反正完了，讓他們再多說些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她說這話時，並沒有想到這本來是白瑞德的意見，但是這意見對她非常之合拍，跟她自己心裏

想的絲毫沒有兩樣

「哦，倘使你的母親聽見了要怎麼說呢？她又要把我當做什麼人呢？」

思嘉想起母親聽見自己做這不名譽的事，一定要驚惶失措，便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但她再一想，餓狼陀和陶樂相隔二十五哩路，便又放心了。白蝶姑媽自己當然不會跟母親去說，說了她這監護人的面子有些下不去。只要是白蝶不說，她就可以安全了。

「我想——」白蝶說，「是的，我想要寫一封信給亨利——這雖是我極不願意做的事——但是我們的親人只有他一個男人——寫信去叫他責問白船長去——唉，要是察理在世就好了——你從今以後再不要跟那個人說話了呢。」

媚蘭一還都靜靜的坐在那裏，雙手放在膝蓋上，讓那蛋糕擱在盆子裏冷着。現在她纔站起來，走到思嘉背後，將兩條臂膀圍住她的頸脖子。

「親愛的，」她說，「你不要難過，我是諒解的。昨天晚上你做的事實在有勇氣，實在給醫院幫了不少的忙。如果有人敢說你一句話，我就要對他不起了……白蝶姑媽，你不要哭。思嘉也實在氣悶不過，什麼地方都不去。她還是一個小孩子呢。」說着，她把指頭爬着思嘉的頭髮。「要是我們偶爾去參加參加集會，也許會得好些。我們現在這樣，也許可以說是自私自過的，一還都躲在家裏傷心，什麼事情都不管了。戰爭的時候到底不能像平常的。我想起這裏這許多兵士，他們離開自己家裏遠遠的，晚上也找不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坐坐，還有醫院裏的傷兵，起牀是起牀了，卻還不能回到前線去，他們也很寂寞的。那末我們的確是太自私了。我們也得跟人家一樣，家裏應該擔任三個傷兵的調養，禮拜天也得請幾個兵士來吃吃飯，纔是道理呢。總之，思嘉，你不要發愁。人家會得原諒你，不會講你什麼的。我們都知道你頂愛察理。」

其實思嘉一點兒也不發愁，只是媚蘭爬她頭髮的那隻溫軟的手兒卻使她十分着惱。她聽了媚蘭這番話，幾乎要把頭突的別了開去而喊起「胡說八道」來了。因為昨天晚上晚上的事情還是熱烘烘的在她腦子裏，她還記得那自衛隊警備隊和醫院裏的兵士們是怎樣拚着命要想跟她跳舞的，而且全世界的人裏面，她就只不要媚蘭來替自己衛護。她是她自己能够衛護的，謝謝你罷。那些老貓兒如果愛叫——好罷，她沒有那些老貓兒也一樣過日子，世界上有的是漂亮的軍官，她真不來管你這班老太婆說什麼呢！

白蝶聽了媚蘭這一番安慰，正在擦眼淚，忽見百利子拿着一封胖胖的信兒進來。

「是您的，媚蘭小姐。一個黑小子剛剛拿來的。」

「我的嗎？」媚蘭一邊拆信封，一邊很詫異的說。

思嘉正在吃蛋糕，先沒有注意這事，及至聽見媚蘭鳴的一聲哭起來，方纔擡起頭，看見白蝶姑娘正把一隻手擡上胸口。

「希禮死了呀！」白蝶尖叫了一聲，便將頭往後一仰，兩條臂膀癱掛下去了。

「阿呀，我的天！」思嘉也大嚷起來，霎時全身的血都變得冰冷。

「不是的呢，不是的呢！」媚蘭喊道，「趕快她的通關散，思嘉聞罷，聞罷，阿唷，覺得好些嗎？做個深呼吸罷，不是的呢，不是希禮呢，真是對不起，嚇壞了你了，我是快樂極了，纔哭起來的。」說着她突然放開一個緊緊抓着的拳頭，將一件東西往嘴唇上不住的擡，「我是快樂極了。」說着她重新又哭起來。思嘉眼快，已經瞥見那件東西了，原來是一隻闊闊的金戒指。

「你看罷，」媚蘭指着她板上的信說，「啊，多麼有趣啊，他是多麼好心啊！」

思嘉覺得莫明其妙，便檢起那信箋來，只見上面用黑墨水粗筆寫道：「聯盟州也許需要它的男

人的命血，但是並不要求它的女人的心血。現在送還你的戒指，算我對於你的勇氣表示敬意的一種標誌，請你收回罷，又請你不要以為這番犧牲落了空，因為這隻戒指是我出了十倍的錢贖回來的，白瑞德船長。」

媚蘭把戒指套在手指上，翻來覆去不住的看着。

「我說過他是上等人，是不是？」她朝白蝶姑媽說，說時從淚水裏漾出一個光彩的微笑來。只有精細而有思想的上等人纔想得到這是使我多麼心碎的——我一定要把我的金鍊條拿去抵補白蝶姑媽，你一定得寫個條子給他，請他禮拜天來吃中飯，讓我當面謝謝他。」

在這激動的當兒，媚蘭跟白蝶似乎都沒有想到白船長不會把思嘉的戒指同時送回這樁事。思嘉自己當然是想到的，而且很懊惱她又知道白船長這番豪俠的舉動並非出於精細，只不過他居心要到這裏來常常走動，借此賣一個人情罷了。

不久之後，母親的信來了，思嘉就在飯桌上當着大家的面拆開來看看，只見開首一句寫道：「我聽見你近來的行爲，心中大爲焦灼。」常言惡消息，傳得急，這話果然不錯了。她在曾氏屯跟沙番的時候，常常聽見說餓狼陀人最喜歡談論別人，最喜歡管別人的閑事，現在她相信了。賽珍會具禮拜一晚上開的，今天不過禮拜四，是哪一隻老貓這麼巴結，寫信給母親的呢？起先她疑心白蝶，但立刻就放棄這個念頭了。可憐的白蝶，生怕愛蘭責怪她做監護人不能盡職，正在日夜的發抖，哪裏還敢寫信給她呢？那末大概是梅太太了。

「我實在難以相信你會這樣忘記你自己跟你的教養，你穿着喪服去參加公衆集會，我還可以原諒你，因為這是出於你要幫助醫院的熱心，誰知你竟跳起舞來了，而且還跟白船長這樣的人跳舞呢！」

這個人我早有所聞，（因為誰不知道他呢？）寶玲上禮拜還寫信給我說這人名譽壞得很，除了他那可憐的母親之外，連曹氏屯自己的家也不接待他的。他的人格壞到極點了，他利你年少無知，要你去拋頭露面，當衆羞辱你，並且羞辱你的家庭。我總不懂白蝶姑媽爲什麼這樣一點不負責？

思嘉向坐在對面的姑媽看了一眼，那老太婆一經認出是愛蘭的手筆，早已嚇得一張小胖嘴兒鼓了起來，像是一個小孩子怕挨打罵，希望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就可以了事似的。

「我想到你竟會把你的教養忘記得這麼快，不由得連心都碎了。我本來要立刻叫你回家的，但是我已聽憑你父親去作主了。他這禮拜五要到俄狼陀，向那白船長交涉，順便就帶你回家。我雖然極力勸過他，但他來的時候怕要對你很嚴厲。我只希望你此番的行爲完全出於年輕欠思想。至於主義，我是願意盡力替它服務的，當然願意我的女兒們也是這樣，不過要羞辱——」

諸如此類的話還有很多，但是思嘉沒有把它讀完。這一回她是澈底的害怕了，她不能再像剛纔那麼不管，那麼倔強了。她覺得自己又像小時候闖了禍那麼了，又像十歲時候拿塗了牛油的餅乾去扔蘇綸那一回了。她的母親向來很溫和，現在竟把她責備得這麼厲害，而且父親馬上要來跟白船長交涉了。那麼事情真的嚴重起來了。母親又說父親此來是要很嚴厲的呢。她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小孩子，不能再爬到父親膝頭上去撒嬌了。

「不——不是壞消息罷？」白蝶抖着說。

「爸爸明天要來了，他要像鴨子撲蟲兒似的來吃我了呢。」思嘉陰鬱地回答。

「百利子，快把我的通關散找來。」白蝶去開了緣吃到一半的飯，把椅子往後一挪，渾身震撼着說「我——我覺得要暈了。」

「它在您自己衣袋裏呢。」百利子說，那時她正在思嘉背後跳來跳去，欣賞着這幕動人的戲劇。

她知道她家老爺發起脾氣來是好看殺的，只要脾氣不是對她自己頭上發，白蝶伸手到衣袋裏摸了一回，便把藥瓶湊到鼻子上。

「你們都得幫助我，一刻兒不要丟開我，」思嘉喊道。「他是頂喜歡你們倆的，你們倆跟我在一起，他就不會跟我鬧了。」

「我可不能，」白蝶虛弱地說，一面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我——我是覺得病了，我得去躺下來了。明天我得躺一天，你們代我道歉一下罷。」

「膽小鬼！」思嘉想着，將她狠狠的瞪了一眼。

媚蘭想起那火烈性的郝先生來，也不由嚇得面孔發白，但是她願意保護思嘉。「我會——我會幫你說明，你完全是爲醫院，他一定會諒解的。」

「哦，他不會諒解的，」思嘉說。「不過像母親信裏說的，他若是要我這麼丟臉的回到陶樂去，那我死也不回去。」

「哦，你不能回去的，」白蝶哭起來道。「你要是回去，我又得——又得叫亨利來住了，可是你知道我跟亨利是怎麼也住不來的，我跟媚蘭晚上害怕得很，城裏的陌生人越來越多了，你是這麼勇敢的，有你在這裏我就可以不管有男人沒有了。」

「哦，他不能帶你到陶樂去的，」媚蘭說，她那神氣也快要哭出來了。「現在這裏是你的家了，你走了叫我們怎麼辦呢？」

「你要知道了我對你的真情，大概就巴不得我走了，」思嘉心裏酸溜溜的想，她見媚蘭自願替她幫忙勸父親，心裏實在老大不願意。如果當你有急難的時候，那替你衛護的人正是你所不歡喜的人，那實在是非常難受的。

「我想我們給白船長的請帖還是取消罷。」白蝶說。

「哦，那不行，那是要大大得罪人的。」媚蘭着急地喊道。

「那末你們攙我上牀去罷，我是要病了。」白蝶呻吟道。「唉，思嘉，你真是害人不淺呢！」

第二天郝嘉樂到的時候，白蝶正臥病在牀。她把房門緊緊的閉着，叫人傳出許多道歉的話來，晚上吃晚飯的時候，也讓那兩個驚惶失措的女孩子自己去陪客。嘉樂雖則也跟女兒親過嘴，也擽過媚蘭的面頰，並且親親熱熱的叫過她一聲「媚姑娘」，但是他沈默得令人害怕。思嘉覺得那沈默非常難受，寧可他大聲咒罵起來。媚蘭倒並不爽約，一逕如影隨形地跟在思嘉後邊。嘉樂到底是個上等人，當然不好意思當着她的面罵女兒的，就連思嘉也不能不佩服媚蘭的態度處得適當，竟能行所無事的一點兒不露驚惶，後來晚飯擺上來，她居然逗他說起話來了。

「我很想聽聽區裏的事情呢。」她滿面春風的對他說。「英弟跟蜜兒老是不肯寫信，那邊的事情你總統知道的，請你講講方約瑟結婚的事罷。」

嘉樂被她說得熱烘烘起來，便說方家的婚禮冷清得很，「不像你們當初了。」因為約瑟只有幾天的例假。孟家的賽莉小姐相貌倒很好。那天她穿什麼，他記不清了，不過聽說她連「三朝」的衣服都沒有呢。

「真的嗎？」她倆像受侮辱似的說。

「自然囉，她連二朝都沒有做呢。」嘉樂說明了，便嘩嘩大笑了大陣，他竟忘記了這樣的話是不應該在女人面前說的。思嘉聽他這一笑，不由得提起精神來，心裏暗暗佩服媚蘭手腕之高妙。

「約瑟第二天就回到佛金泥去了。」嘉樂接着說。「以後也沒有拜親也沒有跳舞。尹家那對雙胞胎現在家裏。」

「我們也聽見說了，他們復原了嗎？」

「本來沒有什麼大傷，司徒傷在膝蓋頭，伯倫肩膀上穿過一個來福鎗彈，他們打得很勇敢，已經記了功了，你們也聽見說嗎？」

「沒有！你說給我們聽罷！」

「狂得不得了，他們兩個是。我相信他們一定帶着點愛爾蘭人的氣質，」嘉樂很平靜的說。「到底什麼功，我忘記了，不過伯倫現在升了中尉了。」

思嘉聽見他們得功，心裏不由得高興。這是一種自私自利的高興，因為男人做過她的情人的，她就認他們永遠為自己所有，因而他們的一切功勞，也都認為自己的榮譽了。

「我還有一個消息，你們一定都覺得有趣的，」嘉樂說。「聽說司徒又到十二根橡樹去追求去了。」

「蜜兒還是英弟？」媚蘭興奮地說，思嘉卻幾乎是憤怒地瞪視着。

「哦，自然是英弟小姐囉。我家這個小娼婦沒有去勾他的時候，英弟不是一徑都把他抓得緊緊的嗎？」

「哦，」媚蘭聽見嘉樂的話說得這麼粗，有些覺得不好意思的說。

「還有呢，伯倫現在是常到陶樂來走動了。」

思嘉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她的情人這樣的變節，對於她簡直是一種侮辱，她還記得自己對他哥兒倆說要跟察理結婚的時候，他們都是發狂得多麼厲害的，司徒甚至恫嚇過，說要拿鎗開殺察理，或是開殺思嘉，或是開殺他自己，或是三個一齊都開殺，那時候纔够味兒呢。

「蘇綸嗎？」媚蘭問着，臉上放開一個快樂的微笑。「可是我想甘先生——」

「哦，他嗎？」嘉樂說。「那甘扶瀾也還是偷偷摸摸的在那裏走，他是連看見自己的影兒也要害怕的。如果他再不敢開口，我倒要問一問他的意思了。不是的，伯倫爲的是我那個小小姐兒。」

「愷玲嗎？」

「她還是小孩子呢！」思嘉終於開口了，開口就是這麼尖稜稜。

「她比你結婚的時候也不過小得一年多點兒姑娘。」嘉樂反駁道。「你是因爲他從前愛過你，捨不得讓你妹妹去罷？」

媚蘭沒有聽慣這樣赤裸裸的話，不由得紅起臉來，連忙示意彼得去拿甜山薯餃去。一面她在心裏急急找着另外一個談話的題目，既要不要牽涉到個人，又要使嘉樂覺得有趣，可以忘記此來的目的。但是急切之間她竟想不出什麼題目來，而嘉樂一經打開話匣子，也就再關不住了。他談到差委會裏的要求每月增加，已覺得負擔不起，又談到戴維斯總統多麼的好猜，又談到愛爾蘭人太卑鄙，不該爲幾個錢就替北佬兒去打仗等等。

及至桌上放好了酒，她們兩個都預備走開了，他便聳起了眉頭，對女兒臉上狠狠的瞪了一眼，叫她獨個人在那裏多留一會。思嘉絕望地對媚蘭斜拋了一眼，媚蘭無計可施，只得手裏絞着一條手帕兒走出去了，隨手將那抽門輕輕地拉上。

「好啊，姑娘！」嘉樂一面替他自己倒出一杯葡萄酒，一面大聲開談道。「你做得好事！你倒又想找起老公來了，竟不想想自己還是個熱烘烘的寡婦嗎？」

「別這麼大聲呀，爸，他們用人都——」

「自然大家早已知道的了，你把我們的臉丟盡了，害得你母親躲在牀上不敢起來，我也擡不起頭了。真是羞殺人呢，孩子，這一回你哭也沒有用，你別想把我哭軟心了。」他一連串的說着，那聲音

可怕得很，直嚇得思嘉眼皮不住啪啪的閃着，嘴巴漸漸擎起來。「我知道你的。你是在丈夫靈牀面前也會跟人家調戲的，你不要哭。今天晚上我也不來說你什麼了，因為我要先去找那漂亮的白船長，我要問他，爲什麼敢把我女兒的名譽當兒戲。等明天早上——現在你不要哭了，你哭也沒有用的，一點兒都沒有用的。我意思堅決得很，明天一定要帶你回陶樂去，免得你把我們的臉都丟乾淨，不要哭了，好孩子。你瞧我替你帶什麼來的！這頑意兒不很有趣嗎？你看，你瞧！你爲什麼叫我打這麼大的麻煩呢？你知道我是頂忙的，爲什麼要叫我跑這許多路呢？不要哭了！」

媚蘭跟白蝶都已睡了好幾個鐘頭了，可是思嘉躺在牀上睡不着，她的心重沈沈的，充滿着驚怕。生活剛有點萌芽起來，又得離開餓狼陀了嗎？又得去見母親的面嗎？她是寧死也不願去見母親的面的，她恨不得這一刻兒就死去，也好使大家傷心傷心，懊悔懊悔，懊悔他們自己不該這麼狠。正這麼想着，忽聽見外面清靜的街道上遠遠傳過一個聲音來，那聲音雖然模糊，卻覺得非常之熟，她便從牀上溜了下來，跑到窗口去，只見天空中星點模糊，街上被樹木蔭蓋成一片昏黑，那聲音愈來愈近，其中夾有車輪聲、馬蹄聲，以及歌唱的人聲。突然的她咧開嘴來了，原來當那聲音近到跟前的時候，她聽出了是父親在唱矮背車上的小廝。現在他雖不是從鍾氏坡看審回來，情景卻完全一樣。

她看見一部馬車的黑影停在大門前面，隨後便有幾個模糊的人影從車上下來。他是有人同來的。她看見大門外有兩個人影，隨即聽見門門響處，明明白白是她父親的聲音進來了。

「現在我再來給你唱一個艾魯伯哀歌，這是你們年輕人得學的，我來教你罷。」

「我很願意學。」他的同伴回答說，他那拖長的聲音明明像要笑而強忍着。「可是待一會兒再學罷，郝先生。」

「啊，我的天，這不是那姓白的傢伙嗎？」思嘉想着，起先覺得很懊惱，隨即又高興起來。他們至少是沒有決鬪，而且在這般時候，這般情景的一同回家來，可見他們已經和洽了。

「我要唱，你得聽，不然我當你與倫基人開殺你。」

「不是與倫基人——是曹氏屯人。」

「那也不見得就好些，反而更壞些。我有兩個連襟在曹氏屯，我是知道的。」

「他難道要讓所有的鄰舍家都聽見嗎？」思嘉心裏嚇得了不得，一面在摸着她的圍巾，可是叫她有什麼辦法呢？這麼半夜三更的時候，她不能跑下樓去把父親從街上拖回來的。

誰知她父親不由分說，竟倚在那大門上，仰起頭，望着天，用着一種低音部的吼聲唱起那哀歌來了。思嘉只得在窗臺上將手支頤，咧着嘴靜靜聽着。她覺得父親只要唱得入調一點兒，倒也未嘗不是一闕美麗的歌曲，只聽他開首唱起——

「她遠遠離開她的年青英雄睡眠的國土，

她的愛人們都圍着她在那裏歎息唏噓。」

兩句的時候，自己也不由得輕輕的和唱進去。隨即聽見白蝶和媚蘭房間裏有起響動來。可憐她們兩個都被驚醒了。像嘉樂這樣富於血性的男人，她們家裏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及至歌兒唱完，便見兩個人影魚貫走了過石徑，跨上了臺階，在門上輕輕敲了幾下。

「我想我得下去的。」思嘉想。「他到底是我的父親，可憐的白蝶是死也不敢下去的。」而且，她也不願意家裏的僕人們看見自己的父親這般模樣。倘叫彼得去服侍他上牀，他一定要發脾氣。碰到這樣的時候，只有自己家裏的阿寶纔對付他了。

她於是扣好頸脖子上的圍巾，點起牀，面前的蠟燭，急忙下了樓梯，走到前面穿堂裏，然後將蠟燭插

在燭臺上，開了門，便在搖曳的燭光裏看見白瑞德神志畢清地攙着她那矮胖的父親。那一闕哀歌分明是嘉樂的臨終曲，因為他已經老實不客氣的躺在他同伴的臂膀上了。他的帽子不知哪裏去了，他的長頭髮像一堆白馬鬃似的亂做一堆，他的蝴蝶領結扭到了耳朵底下，他的襯衫胸口上滿是酒漬。

「這位是令尊罷？」白船長說，他的眼睛在那黑黝黝的面孔上暗笑着，他把她身上穿的褻衣從頭到腳的掠了一眼，那眼光鋒利得像看穿了她的圍巾一般。

「扶他進來罷。」她簡短地說，她覺得自己那樣的裝扮，很不好意思，想起這都是父親害她，又覺得好氣。

瑞德將嘉樂推了上前。「要我幫你送他上樓嗎？怕你弄他不了，他沈得很呢。」

嘉樂想起這人真大膽，竟敢對她作這樣的提議，不由嚇得一張嘴合不攏來。你就想罷，倘如白瑞德真個上樓去，白蝶跟蘭要嚇得怎樣呢！

「哦，不就這裏好了，放在客廳裏的長沙發上好了。」

「長沙發嗎，你說是？」

「我謝謝你，請你一張嘴客氣點罷。這裏，你放他下去罷。」

「我替他脫下靴子好嗎？」

「不，他是穿着靴子睡慣的。」

真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因為當他把嘉樂的腿放上沙發的時候，他又憑空嗤嗤的笑起來了。這使嘉樂恨得幾乎咬下自己的舌頭。

「現在，請走罷。」

他走過黑暗的穿堂，從門臺上檢起了他的帽子。

「禮拜天中飯再見罷，」說完，他就出去了，隨手將門輕輕的帶上。

第二天思嘉不等僕人到前邊來做早飯，五點半就爬起牀，慌忙跑到樓下客廳裏，她父親已經醒來，獨個人坐在沙發上，將一雙手搓着他的橄欖頭，恨不得將它搓碎了似的。他一見思嘉進去，鬼頭鬼腦的朝她看了看，那一雙眼睛經這一移動，便痛得像扯開似的，不由大聲哼起來。

「阿嚏我的天！」

「你做得好事，爸！」她怒氣沖沖的低聲說道。「那麼半夜三更的回來，把所有的鄰舍家都唱醒了！」

「我唱過嗎？」

「怎麼不唱你唱那哀歌唱得震天響呢！」

「我一點兒都不記得了。」

「他們鄰舍家到死都還記得呢，白蝶姑媽跟媚蘭也一輩子都會記得呢。」

「真倒霉」嘉樂伸着一條舌苔厚厚的舌頭將他的焦燥的嘴唇舔了一匝，哼着說。「自從榛子開了場，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榛子？」

「那姓白的小子吹牛皮，說打撲克誰都打他不過的。」

「那你輸了多少了？」

「怎麼，我自然贏的多，喝一兩口酒風頭只有好。」

「把荷包拿出來看看。」

這時嘉樂一舉一動都苦痛得不得了，好容易纔把荷包從口袋裏掏出來，開出來一看，空了。他這

纔如夢初覺的睜大了一對眼珠子

「是五百塊錢，」他說，「替你母親來向封鎖線商人買東西的。現在是回陶樂去的盤費也沒有了。」

思嘉憤怒地把眼睛瞪着那個空荷包，一個觀念在她心裏成形起來，並且迅速地生長。

「我在這裏再也擡不起頭來了，」她說，「你把我們的臉丟盡了。」

「不要鬧了罷，孩子。不見我的頭快要炸了嗎？」

「灌得那麼人事不知的，還跟白船長那樣的人一道回來呢，還要那麼直着喉嚨唱，唱得人人都聽見，再加上賄輸了錢。」

「這人打撲克厲害極了，簡直不像個上等人。他——」

「媽知道了要怎麼說呢？」

他擡起頭來，突然現出滿臉的惶恐。

「你總不見得會去告訴媽，叫她難受的，是不是？」

思嘉不說什麼，只是鼓起腮膀子。

「你得想一想，她那麼柔弱的人，是要多麼傷心的。」

「可是你也得想一想，爸爸，你昨天晚上剛說的，我把全家人的臉都丟盡了呢！我不過是爲要替

醫院弄錢，跳那麼一點兒舞啊，我真的要哭出來了。」

「哦不要哭罷，」嘉樂請求道，「你要一哭，我這可憐的腦袋可真受不了，現在它已然快炸了。」

「你又說我——」

「得了，孩子，得了，你這可憐爸爸說的話，你別放在心上罷，他是完全無心的，他也什麼都不懂！你

當然是個好孩子存心極好的，我哪裏還不知道！」

「可是你要帶我家去丟臉哪。」

「哦，我不會帶你家去的，那是跟你說得頑兒的。那錢的事情，你千萬不要讓母親知道，她爲了家裏的費用，本來着急得不行了了。」

「這我可以答應你，」思嘉坦白地說，「只要你讓我留在這兒，並且回去告訴母親，說我的事情都是那些老貓造的謠言。」

嘉樂傷心地對女兒看了看。

「你這簡直是脅迫手段了。」

「不過昨晚上的事情簡直不名譽得很。」

「好罷，」他只得低聲下氣的說，「咱們把這些事都忘記了罷。現在我問你，白蝶小姐家裏會得放着白蘭地的嗎？我想要以毒攻毒——」

思嘉知道餐室裏面放着一瓶白蘭地，白蝶姑媽平日昏暈的時候，或是像要昏暈的時候，常要拿它來啜這麼一口，因而她跟媚蘭私底下都叫它「昏暈藥水」。現在她點腳尖兒輕輕走到餐室裏，開那隻小食櫃，拿了那酒瓶跟一隻玻璃杯，抱在懷裏站了一會兒，她臉上寫出了勝利的神色，覺得剛纔脅迫父親的一番話是可以無用遺憾的。現在母親方面是可以用假話安慰下去了，以後無論哪個多事的傢伙再寫信給她，都可以不妨了。她是在餓狼陀耽下去了，她差不多可以愛怎麼做就怎麼做了，因爲白蝶姑媽究竟是軟腳蟹很容易對付的。

因而她立刻想像出了今後種種的樂境：桃樹溪邊將有無數的小野宴，石頭山上將有無數的大野宴，招待會、跳舞會、禮拜日晚上逛馬車，點心店裏吃小吃，諸如此類，她都要去參加，她都要夾入男人

隊裏去做他們的中心去。男人是很容易勾引的，她在醫院裏已經有了經驗了。可是她現在對於醫院裏的事情也不大高興去費心了。總之，男人經過一場病之後，是很容易動情的。只要你手段靈敏一點，他們很容易落到你手中來，就像樹上爛熟的桃子，一搖就會落地來似的。

這麼想着，她抱了那瓶還魂水回到父親這邊來，心裏感激的是，前天晚上一場大風波，現在已經風平浪靜了。她因而疑心白瑞德也許盡過一點力。

第十一章

這事以後一個禮拜的一天下午，思嘉從醫院裏回到家裏，覺得非常疲倦而忿怒。所以疲倦，因為她在醫院裏一直站了這大半天了，所以忿怒，是因為她坐在一個傷兵牀沿上替他裹臂膀，竟被梅太太狠狠的罵了一頓。那時白蝶姑媽跟媚蘭都已戴好了帽子，帶着衛德跟百利子站在前廊上等她一同出去拜客。她卻不願同去了，便向她們告了罪，自己跑上樓上臥房去。

等到最後一陣車輪聲都消失了，知道她們離開很遠了，她便輕輕的走到媚蘭的房間，旋開了門上的鎖。這是一個整潔幽雅的小房間，靜靜溶在下午四點鐘的斜照陽光裏。光亮的地板上空無所有，只鋪着幾條布條子織成的小地毯，白粉的牆壁上也毫無裝飾，只有一隻角，被媚蘭陳設得跟一個神龕一般。

這裏，上面掛着一面聯盟州旗子，下面是一把金柄的指揮刀，從前媚蘭的父親參加墨西哥戰爭時帶過的，新近整理出去打仗也帶過的。還有察理的肩帶、手槍帶跟一把裝在皮袋裏的蓮蓬槍，也都掛在這裏。肩帶和手槍之間，便是察理自己的一張銀板照相，硬僵僵地卻很驕傲地穿着灰色的軍服，一雙大大的棕色眼睛從鏡框子裏閃出來，一個羞澀的微笑掛在他的嘴唇上。

思嘉對於那張相片連帶也不帶一眼，便毫不遲疑地走到裏邊，從牀邊的桌子上拿起一隻花梨木的方形信盒子來。信盒子裏放着一束的信，用一條藍帶子紮着，都是希禮親筆寫給媚蘭的。最上面的一封她知道今天早晨才寄到，她就打開它來讀。

她偷看媚蘭的信，已經不止一次了，起先那幾回，她不免受到良心的刺激，又怕要被人看見，雙手

總要抖得連信封都不關來現在她是老練了良心早已麻木了連怕人看見的心理也不存在了爾之間她不免要想起「倘使母親知道了要怎麼說呢？」她知道母親見她做這種犯罪的行為是寧可叫她死的但是那些信的誘惑力非常之大竟把她對於母親的觀念也完全排除開去了因為近來這幾天她已學會了一種本領凡有不愉快的思想來煩擾她她都立刻可以把它排開去她已學會了對自已說「這種麻煩的思想現在我不去想它且等明天再想罷」但是到了明天這種思想或竟不再起來或雖然起來而因耽擱了一天的緣故已經不覺麻煩了因此這樁偷看信的事情在她良心上並不覺得怎樣的沈重。

媚蘭對於信向來是很慷慨的常常要大聲讀出一部分來給白蝶和思嘉聽但是那沒有讀出來的部分卻使思嘉心裏非常之焦灼因而逼得她非偷看不可她所要知道的是希禮跟媚蘭結婚之後究竟有沒有真的愛她或是有沒有裝起愛她的樣子他信裏到底有沒有寫着親密肉麻的話他所表現的到底是怎樣一種感情到底熱到怎樣的程度？

她仔細地攤平那封信。

希禮那一手細瘦勻淨的筆跡躍入她眼中來她一看那稱呼是「我親愛的妻」先就鬆了一口氣他到底沒有把媚蘭叫做「達靈」或是「心肝」之類呢。

「我親愛的妻你來信說你心中深自惶懼怕我要對你藏匿真情因而請求我將近日的感想對你說說——」

「阿呀我的天！」她突然深覺慚愧地想道。「藏匿真情？」難道媚蘭已經察破他的真情嗎？或是已經察破我的真情呢？難道她疑心他和我——」

她將信拉近來些，一雙手不由嚇得不住顫抖着，但她看到第二段，心裏便又鬆下去了。

「親愛的妻，如果我對你有什麼藏隱，那是因我不願意將一重擔加在你肩上，我不願替你替我的身體擔憂之外，還要替我的心境擔憂。但是我什麼都瞞不了你，因為你知我太深了。現在你不要驚惶，我沒有傷，我沒有病，我有充分的食物可吃，也偶爾有牀可睡。一個當兵的人能够這樣，就不能再有別的要求了。但是，媚蘭，我心上壓着沉重的思想，現在不能不對你盡情一吐了。」

「入夏以來，我晚上總睡不着覺，往往到同營的弟兄們早已呼呼酣睡之後，我還眼睜睜仰望着天星，心裏反覆覆的自問：『你爲什麼在這裏，衛希禮你究竟爲着什麼而戰？』」

「當然不是爲名譽，也不是爲光榮，因爲戰爭是醜惡的事業，我是向來不喜歡醜惡的。我又本不是一個軍人，並沒有志願要從砲口裏去找那泡影一般的名譽。然而，我竟在這裏參加戰爭了，我這天生就了再也不能改移的鄉下書獃子媚蘭，我這坯子是生定了的，因爲喇叭不能激動我的血，鼓聲不能加緊我的步，而且我已經看得明明白白，我們是被出賣了，被我們這種傲慢的南方自我觀念所出賣了——我們是相信一個南人可以撲滅一打北佬的，相信棉花大王可以統治世界的呢！還有那些高高在上的闊老們，那些受大家敬仰崇拜的偉人們，他們嘴裏有一套言詞，有一套口號，有種種成見，有種種仇恨，什麼『奴制』、『州權』、『棉花大王』、『天殺的北佬』之類，我們也被這些東西出賣了。」

「因此，當我躺在氈條上仰望著天星的時候，我總禁不住要問自己：『你究竟爲着什麼而戰？』我想到了州權，想到了棉花，想到了黑奴，想到了父母師長們從小就教我們懷恨的北佬，我認定了其中沒有一樣是我在這裏戰的理由。一方面，我卻記起十二根橡樹的一切了，我記起月光怎樣斜照進那些白柱子裏來，記起月光底下的山茶莢花開得怎樣的如同仙境，記起廊子兩邊的薔薇藤蔭蔽得

多麼陰涼。我又看見了母親坐在那裏做針線，還跟我兒童時代一般。我又聽見傍晚時候黑奴們一路唱着歌從田裏回來，聽見井上的轆轤在那裏吱吱的汲水。我又看見那條漫長的道路，切過棉花田，一直通到河邊去，薄暮時那低窪的處所常顯得蒼霧迷濛，成了一幅烟霞的圖畫。惟有這一切才是我不愛死，不愛困窮，也不愛榮譽，卻又與任何人都無仇恨的人，所以置身於戰場的真正理由。大概所謂愛國心，就是像我這樣對家園和鄉土的愛罷。但是媚蘭，我心中的愛卻還比這更深入一層。因為媚蘭，剛才我所列舉的這些東西，都還不過是我所以拿生命來拚的那件東西的象徵，都還不過是我所愛的生活的象徵。我所以拿生命來拚的是舊的時代，舊的生活方式，然而這種生活方式我怕現在已經就完了，無論這骰子擲出什麼來，怕都已無可挽回了。將來我們勝也罷，敗也罷，這是同樣都要喪失了。

「因為這次的戰爭，如果我們勝，如果我們真能實現我們所夢想的棉花王國，我們也不能過從前的生活了，因為那時候我們要變以另外一個國度，舊時那種安靜的生活便不能保存了。那時整個世界都要跑到我們門口來喧嚷着要我們的棉花，價格可由我們自己定，因而恐怕我們也要變得跟現在的北佬兒一般，我們現在譏笑他們專想弄錢，貪得無厭，商義主義，那時恐怕我們自己也不免如此了。如果我們敗呢，啊，媚蘭，如果我們敗呢！」

「我倒不是怕危險怕俘虜，怕受傷，或甚至死，如果死是一定要來的話，我怕的是這場戰爭一經完結之後，我們就永遠不能回轉舊時代去了。我呢，卻是屬於舊時代的人，我並不屬於這個瘋狂的殺人的現代，恐怕也不能適合於將來，無論我怎樣嘗試去適合。同樣，你親愛的，也一定不能適合，因為你和我是一個血統的，我雖然還不曉得將來會帶什麼來，總之它決不能同過去一樣的美麗，一樣的使人滿意。」

「我躺在這裏看着在我身邊睡覺的弟兄們，我心裏猜疑，那湯家的雙胞胎，乃至方樂西高愷他們，不知是否懷抱着和我一樣的思想。我想他們總以為自己是爲主義而戰的，殊不知我們的主義實在是要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這是從第一顆子彈放出去的一刻就已失去了，這一層道理不知他們明白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他們不見得會想到這些事情，那就是他們的幸運了。」

「當我向你求婚的時候，我並不會爲我們着想到這層。當時我總以為十二根橡樹的生活會得跟從前一樣，一逕那麼和平地、舒適地、不變地過下去。媚蘭，你和我相似的，大家都愛那種安靜的東西，所以當時我只看見我們面前有無窮太平的歲月，可以容我們慢慢的讀書、做夢、聽音樂。我不會想到現在這種日子做夢也想不到現在這種日子做夢也想不到我們竟會親眼看見舊時生活的毀滅，親眼看見這種屠殺和仇恨媚蘭，沒有一種東西是值得這樣的——無論是州權是奴隸，是棉花，沒有一樣東西是值得我們現在所遭遇以及將來所要遭遇的，因爲北佬兒如果打敗我們那麼將來的日子真要可怕得不堪設想。然而，親愛的，他們是作興要打敗我們的呢！」

「我本不應該對你寫這樣的話。我並且不應該發生這樣的思想。但是你會問我心裏想什麼，現在告訴你，我心裏實在懷着失敗的恐懼。你還記得我們宣布訂婚那天的野宴會上，有一個人姓白的是曹氏屯人的口音，他因評論我們南方人的愚昧，幾乎引起一場爭鬪嗎？你還記得他當時說我們沒有鐵廠、工廠、紗廠、船廠、製造廠、機器廠之類，那兩位雙胞胎兄弟曾想拿槍開殺他嗎？你還記得他說北佬兒的軍艦可以把我們緊緊封鎖起來，使我們的棉花運不出去嗎？他的話是對的。我們現在是用革命時代的老毛瑟對北佬兒的新來福槍作戰呢。不久之後，我們就要被封鎖得連醫藥用品都要偷漏不進來了。我們對於那姓白的那樣的冷嘲派，倒應該加以注意，因爲像他那樣的人是確實有所知的，不像那班政治家們只能有所感，只能說空話的。他後來做一個結論說，我們南方人並沒有什麼可

以對人家作戰，有的只是棉花和傲慢兩件東西。現在棉花已經是沒有價值，那末賤下來的就只有傲慢一件了。但是我稱這種傲慢爲無敵的勇氣。如果——

讀到這裏，思嘉已經覺得厭倦極了，她不等讀完，就將它摺好，重新插回信封裏去。而且，那信裏的腔調是那麽一味的失敗主義，也便她覺得非常掃興。她之來偷看媚蘭的信，並不是爲要研究希禮這套難以索解而且乾燥無味的思想。像這樣的話，她從前坐在陶樂的廊子上，已經聽得儘够儘够的了。她所要知道的，是他究竟有沒有寫感情熱烈的書信給他的妻。現在知道他至今還沒有寫過因爲那個信盒子裏放着的信，她每封都讀過了，其中沒有一封是不像一個兄弟寫給一個姊妹的。它們的措詞也很親熱幽默而婉曲，但總不像一個情人所寫的情書。思嘉自己也曾接到過無數的情書，其中倘使含有一點出於衷情的熱烈調子，她是不至於看不出來的。現在這些信裏卻是的確沒有這種調子。因此她每次偷看了之後，心裏總覺得沾沾自喜，以爲希禮仍舊還是愛她的。同時她又耍暗暗的譏笑爲什麼媚蘭會得這麼蠢，竟至不會看出希禮不過當她一個朋友看待呢？媚蘭分明覺得丈夫給她的信並沒有什麼缺憾，然而她不會接到過別人的情書，因而沒有什麼可以跟希禮的信相比較呢。「他怎麼寫出這樣瘋瘋癲癲的信來的！」思嘉心裏想。「倘使我的丈夫寫這種婆婆媽媽的信給我，他一定要聽我的說話了！怎麼就是祭理寫來的信也比這強些呢？」

她把信封口蓋了回去，看了看日期，把內容默記了一下。她又想起這些信裏並沒有關於露營和衝鋒的描寫，並不像米達西寄給他父母的信，或是魯大郎寄給他兩個老姊姊信。念小姐跟希望小姐的信，米魯兩家人常耍得意洋洋地將這些信去對隣舍家高聲朗誦，媚蘭卻從沒有得到希禮一封這樣的信，可以拿到縫紉會上去宣讀。因此，思嘉也常耍替媚蘭暗暗感到羞恥。

看希禮那些信裏的態度，好像他對於正在進行的戰爭故意裝做看不見，卻要在他們自己周圍

設起一重沒有時間觀念的迷陣來以期把嵩塔兒要塞事件以來的一切事情完全遮沒掉彷彿他竟要把目前的戰爭看做沒有這回事一般。他寫的是他跟媚蘭讀過的書，他跟媚蘭唱過的曲，他們所認識的朋友，以及他在大旅行時遊過的地方。從全部的精神看起來，那些信裏是貫徹着一種渴望渴望着回到十二根橡樹的家去，往往長篇累牘的寫着從前在秋日寒星底下到幽靜樹林裏去打獵騎馬的事，寫着從前的大野宴捕魚會，乃至於月夜的悠閑，老家的靜趣等等。

她又想起剛才讀過這封信裏的兩句話來：「我不曾想到現在這種日子！」「做夢也想不到現在這種日子！」這是一個痛楚的靈魂不得不去正視它所不能正視的那件東西時的呼聲呢。這就使她大惑不解了，因為他如果不怕受傷，也不怕死，那還怕什麼呢？她的腦子是不能分析的，因而她大大感到疑團難破的苦痛了。

「這是戰爭把他攪亂了，他——他是對於攪亂他的東西都不喜歡的……例如我罷……他愛我，可不敢跟我結婚，因為——因為他怕我要攪亂他的思想和生活。不過，他也不見得就是怕這個希禮並不是一個懦夫，前獎狀上都有了他的名字，而且史上校還寫信給媚蘭，說他領導衝鋒多麼勇敢呢。他這人一經下了決心，是比誰都勇敢，比誰都堅決的，但是——但是他生活在自己的頭腦裏，並不生活在外面的世界裏，而且他深恨跑進外面的世界裏去，而且——哦，我真想不出那是什麼道理了！倘使那一點道理我早幾年就懂得，他是早已跟我結婚了。」

她把那些信貼在胸口上站了一會兒，心裏癡痴想着希禮自從她第一次對他鍾情的時候起，她的情緒一逕都沒有改變。那時她還只十四歲，站在陶樂的廊子上，看着希禮笑嘻嘻騎着馬來，他的頭髮在早晨的太陽裏照出了銀色，她一見鍾情，竟致一時話都說不出，那種情緒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變。她的愛仍舊屬於一個青年女子崇拜一個她所不能了解的男人那種性質，那個男人的品性是她自己

不具備的，但是她極崇敬那品性，希禮呢，也仍舊是一個少女夢想中的全德無虧的騎士。她的夢無多要求，只要求他承認一聲他對她的愛，也無多希望，只希望他給她親一個吻兒。

現在她讀過了這些信之後，她就覺自己很有把握，雖則他跟媚蘭結了婚，心裏仍舊是愛她，思慕的，而她的真正願望，也差不多就只這一點把握罷了。因為她仍舊非常年青，仍舊還是天真未諳的。倘使察理用他那麼笨拙的手腕，那麼羞怯的神情，也會觸發開了她的一點潛藏的情慾，那末對於希禮的夢想就決不是一物所能了事了。但是察理不過跟她過了那麼短短的幾個月夜，並不會擊開她的情竇，並不會使她臻於成熟，以至於何謂情慾，何謂溫存，何謂肉體與精神的真正接觸，他都不會發她一點兒的觀念。

在她看起來，所謂情慾這東西，只不過是對於一種不可索解的男性瘋狂的奴役，女性是沒有份兒的，並且是一種苦痛而羞人的程序，勢必至於引起那種更苦痛的育兒程序來。因而她覺得她跟察理那樣的結婚，是絲毫不足為奇的。當她跟察理結婚的前一夜，她的母親曾經暗示她，說女人對於結婚這事是應該用一種尊嚴和防衛去對付的，後來她做了寡婦，又聽見有些太太們的竊竊議論，便越發證實這句話。總之，思慕是很樂意把情慾和結婚結束的了。

但是她雖結束了結婚，卻並沒有結束了愛，因為她對於希禮的愛是另外一件事情，跟情慾和結婚都沒有關係的。這種愛是神聖的，美麗到莫可名狀的，它隨着她那強迫的沈默而暗暗滋生，靠着她那常被觸發的記憶和希望以為營養。

她一面將那一束信仔細地裹紮回去，一面歎了一口氣，心裏深覺詫異，為什麼希禮身上使她難以索解的那點東西，她會得始終不能發見它是什麼呢？她嘗試把這問題想出一個較能滿意的結論來，但是那個結論依舊要避開她那不複雜的心。她將信放回信盒子裏去，蓋好了蓋子，然後她忽的皺

起眉頭來，因為她記起那信最後提起白瑞德的一部分來了。那個流氓一年前所說的那番話，爲什麼會使希禮留下那麼深的印象呢？這不是奇怪嗎？至於白瑞德是個流氓，那是無可否認的，不管他跳舞跳多麼好，因為他若不是個流氓，就決不會在賽珍會裏說那一套關於聯盟州的話了。

她走到對過的鏡子面前，沾沾自喜的拍了拍自己的頭髮。她看見了自己雪白的皮膚和微斜的綠眼，不由得提起精神來，對着自己笑出兩個酒窩子。然後她想起了希禮一向愛她這兩個酒窩子，便把白瑞德的觀念立刻排除開去了。這時候，她就只見到自己的青春和美，只覺得希禮對她的愛重新有保證，心裏充滿着快樂，以致私愛別人的丈夫如偷看別人的信件兩件事，都不能動她的良心了。

她開了門，帶着一個輕鬆的心，走下那盤旋的樓梯。走到一半，她就唱起這殘酷的戰爭完了時

來了。

第十二章

戰爭進行着，大部分是成功的，但是人們不再說「再有一個勝仗就可以結束戰爭」這句話了，也不再說北佬兒是懦夫了。現在大家已經很明白，北佬兒遠不是懦夫也決不止再打一次勝仗就征服他們得了。然而摩爾根將軍跟福勒斯將軍在田納西打的幾次勝仗，以及維牛道第二戰役的勝利，都成了聯盟州方面大快人心的資料了。不過這些資料也是出了極高代價換來的。餓狼陀的醫院裏和人家裏，病兵傷兵如潮湧入了，穿黑喪服的女人一天多似一天了。奧克蘭公墓地上陣亡兵士的單調行列也一天延長似一天了。

聯盟州的貨幣驚人地跌落，衣食二事的價格就隨着增長起來。差委會對於食料徵取極重的捐稅，以致餓狼陀的餐桌也開始受到了影響。白麵已極稀少，而且極貴，玉蜀黍的麵包普遍代替了餅乾、麵包捲和蛋糕。肉店裏差不多不賣牛肉，就是羊肉也極稀少，價錢貴到只有闊人家纔吃得起，不過豬肉還是很多的，雞和蔬菜也不少。

北佬兒對於聯盟州海口的封鎖越發加緊了，奢侈品如茶、咖啡、絲綢、鯨骨簍、香水、時裝雜誌和書籍之類都極稀少而昂貴，就是最廉價的棉織品也已飛漲了，以致一般女人都不得不拿舊衣服將就對付過一季。許多年塵封垢積的織布機都從閣樓上取下來，差不多每家人家的客廳裏都已見到土布的衣服。兵士、平民、女人、孩子、黑人，人人都穿土布了。灰色是聯盟州軍服的颜色，現在平民身上簡直已經絕跡，代替它的是白胡桃色的土布了。

醫院裏面已經鬧起金雞納、甘汞、鴉片、哥羅芳、碘酒等等的饑荒來。紗布棉布的綳帶已經非常之

珍貴，用了之後捨不得便丟掉，因而那些在醫院裏看護的女子每天都得把一大籃血跡模糊的布條子帶回家去，洗了，燙了，然後再拿回去用。

這時思嘉剛剛從寡婦的繭子裏咬了出來，戰爭對於她並沒有別的意義，只是一段快樂和興奮的期間罷了。雖然衣食兩件事上不免有點兒苦楚，她也不覺得懊惱，因為她現在能夠擺脫了束縛重新出來見世面，便只知道快樂了。

她回想起去年一年所過的沈悶日子，是一天一天全然沒有變化的，便覺得現在的生活不知加了多少速度了。每天一天亮便是一場使人興奮的冒險的開頭，以後她就要去會見許多陌生人，這許多陌生人都要奉承她，都要當面恭維她多麼多麼的美麗，乃多麼值得爲她而戰鬥，甚至於爲她而死之類。雖則她對於希禮，是直到最後呼吸的時候都能夠愛也實在愛的，但是這並不能防止她去勾引別的男人來向她求婚。

當前線戰爭正在進展的期間，後方的社交禮節便一天一天的趨於非正式，這在老一輩的人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在思嘉卻覺得大可欣幸。在這時候，做母親的常常要看見陌生男人來找她們的女兒，他們來的時候並沒有介紹信，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身世和來歷。然而她們的女兒竟在那裏跟這種男人握手了，這叫做母親的看見了怎麼會不驚惶失色呢！就如梅太太，她自己也是直到行過婚禮之後纔跟丈夫親嘴的，現在看見女兒美白跟那義勇兵皮瑞納早已不知親過多少嘴，她實在是非常異得不得了，尤其使她驚駭的，是她女兒自己一點兒都不覺得害臊呢。雖則那義勇兵立刻就向她求婚，也不能減少她的驚異。她總覺得南方人的道德是在完全崩潰中了，因而對人談論起來總是非常之憤慨。其他的母親也都跟她深切表同情，都把這事的責任推到戰爭身上去。

但在男人方面呢，他們是說不定一個禮拜或是一個月之內就要死的，所以決不能等到一年之

後纔去向女孩子要求叫她的小名（當然「小姐」的稱呼暫時還用着）他們再也不願遵守戰爭以前那種正式迂緩的求婚禮節了，大概從開始追求到訂婚，總不能過三四個月。一般做女孩子的呢，本來也都知道上等女子對於上等男子的求婚，照例要拒絕三次，現在是頭一次開口就馬上會應允了。

這種習慣的改變，使得思嘉心覺戰爭頗有點好頑，除了看護時要覺得討厭，她是儘不妨讓戰爭永久延長下去的。其實呢，現在她對於醫院裏的事情也儘可以平心靜氣的做下去了，因為這個地方已經成了一個十分快樂的男人獵取場了。那些無依無靠的傷兵，見到她這天仙一般的美，自然是個個五體投地的，她只消替他們換換繃，擦擦臉，抖抖枕頭，打打扇子，他們就立刻愛上她了。啊，經過去年一年淒涼的生活，這裏便是天堂了呢！

總之，現在的思嘉已經回復她原來的地位了，彷彿她根本沒有跟察理結過婚，也沒有經歷過察理死時的一陣震怖，也沒有查過衛德戰爭，結婚，養孩子，都不過一陣輕風似的從她身上吹拂過，並沒有觸動她的深徹的心弦，因而她一絲兒都沒有變動。她原有一個小孩子，可是那一座紅磚房子裏的人們替她看顧得好，她簡直可以將他置之度外的。無論思想上，感情上，她都重新做了郝思嘉小姐，重新做了全區裏的頭等美人了。她的思想和她的活動都已回復未結婚以前的原狀，只是她的活動範圍比從前已廣泛得多。她對於白蝶姑媽的朋友們的非議，一概都置之不理，她也參加宴會，也跳舞，也同兵士們出去騎馬，也跟男人調笑，凡是她做女孩子時做過的一切，現在她沒有一樣不做，就只還沒有說去喪服。因為她知道此事雖小，卻要使白蝶和媚蘭無論如何受不了。她現在雖是一個寡婦，卻跟做女孩子時候一樣迷人，你只要順着她的意思，她可以滿心快樂，你只要不去跟她拗，她一逕都跟你和好，她只仗着自己的姿容，仗着自己有人捧，你由她去賣弄就好了。

幾個禮拜之前，她還是很苦惱的，現在她快樂了，因為現在又有許多奉承她的人在這裏替她的魅力做保證了。這快樂裏面的唯一缺憾，就是希禮已跟媚蘭結了婚而且現在正在前線身冒着危險這一個事實。但是希禮雖然屬於別人，卻是跟那人離得遠遠的，她一想起了這一層，便會覺得比較好過些。因為餓狼陀跟佛金泥相隔數百哩之遙，希禮之屬於媚蘭或屬於自己，就似乎沒有多大分別了。這樣，那一八六二年秋天的幾個月，都在看護、跳舞、坐馬車、捲綳帶裏面消磨過去了。偶爾她也回到陶樂去住一些時，但是這幾次回去都使她感覺失望，因為她未回去之先，滿望着可以跟母親靜靜地作幾日長談，可以細細地享受一回母親身上的枸櫞香囊的香味，可以讓母親的溫柔的手來慢慢撫摸自己的面頰，誰知回家之後，母親總是非常忙碌，並沒有機會可以跟她作這樣的長談。

母親比從前瘦了，而且一逕都像有心事，每天一早起來就跑去跑去的忙個不住，直到做活的人都睡完了纔得停，因為聯盟州派來的差委會一天天加重誅求，她的工作就是要使陶樂增加生產，就連父親也忙起來了，許多年來從來沒有像這樣忙過，因為魏忠開除了之後，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總監工，每天都得親自騎馬到田裏去跑，思嘉看看父母都忙得這樣，便覺陶樂也登不住了，就連她的兩個妹妹也各有各的心事，蘇倫現在是跟甘扶瀾到了「諒解」的程度了，她唱起這殘酷戰爭完了時的時候，似乎是含有寓意的，使得思嘉幾乎嘔出來，愷玲則一逕沈迷在湯伯倫的美夢裏，也無心替她作伴。

思嘉每次回陶樂，都是帶着一顆快樂的心去的，但是等到白蝶和媚蘭寫信來催她回餓狼陀的時候，她卻又從來不覺得傷心。至於愛蘭每次見這種信來，總要長吁短歎，深以自己的大女兒和唯一的外孫子不能常在身邊為憾事。

「可是你既然得回餓狼陀去做看護，我也不能太自私，留你在這裏，」她說。「不過——不過，我

的寶貝兒我總像是還有許多話沒有跟你說，而且覺得你又成了我從前的小寶寶，有些捨不得你走了。」

「我一逕都是你的小寶寶呢，」思嘉說時總要將頭埋在母親的懷裏，深深感覺到自己的罪孽。因為她之要回到餓狼陀去，乃是跳舞和愛人拉她去的，並不是真要去給聯盟州服務，這一層她並沒有對母親說。原來這些日子，她有很多的事情要瞞住母親了，就中瞞得最緊的，就是白瑞德常常要到白蝶姑媽家裏來的一樁事。

那次賽珍會以後的幾個月裏，白瑞德每次在餓狼陀都要到白蝶家裏來看她們，要帶思嘉出去坐馬車，或是護送她去上跳舞會和賽珍會，或是將他的馬車等在醫院門口，親自送她回家。她已經差不多忘記他要洩露自己的秘密那樁事了，但是偶爾記起他曾經親眼看見自己演那極醜的活劇，並且知道自己對於希禮的真情，心裏仍不免有點惴惴然。就有這點把柄落在他的手裏，所以他每次跟她打麻煩的時候，她只得默默的忍受，但是他偏要常常跟她打麻煩。

這白瑞德年紀已經三十五六，在思嘉的愛人裏面要算老大哥，因而她無法將他控制，將他駕馭，沒奈何得直同一個小孩子一般。他好像是天下的事情沒有一件懼怕的，卻有很多的事情會使他覺得有趣，有時他把她氣得悶聲不響，他就似乎覺得再有趣也沒有了，也有時他存心將她挑撥，竟挑撥得她公然發怒起來，因為她雖然從母親那裏承襲得一副姣好的面容，卻又從父親那裏承襲得一肚子愛衝動的脾氣。這時以前，她除了在母親面前，向來不作與遏制自己的脾氣，現在在白瑞德面前發了脾氣，適足以供他作咧嘴的資料，因而不得不竭力遏制着。最可恨的是他自己從來不會發脾氣，不然的話，她這方面的形勢也不至於如此不利的。

每次跟他鬪氣，結果總是她失敗，因而她就發誓這人實在要不得，實在沒教養，實在下流坯，從此決不跟他再來往。但是過了幾天，他又回到餓狼陀來了，託詞說來看白蝶，脅肩諂笑的送她一盒從拿騷帶來的糖菓，或是在音樂會上預定她旁邊的位置，在跳舞會上釘牢她跳舞，以及諸如此類的奉承手段，於是她又會高興起來，將以前的芥蒂一筆勾消了。

逐漸逐漸地，她竟常常巴望他來了。她覺得他身上有一種使人興奮的東西，卻分析不出它是什麼，只覺得它是別的男人身上沒有的。就是他那偉大的軀幹，已足以令人屏息，他一經走進門口來，便會使人突然感到一種偉力的衝擊。他那黑色的眼睛裏含着一種旁若無人和暗暗譏諷的神情，彷彿在向她挑戰，使她決意要將他降伏。

「這有些兒像是我愛上他了！」她莫明其妙地想着。「但是我並不愛他，這就叫我有些難懂了。」但是那一種激動的情感依然存在。他每次來看她們的時候，總帶了一陣完全無缺的男性進來，使得白蝶姑媽那一所溫馴女態的房屋立刻顯得藐小，黯淡，而陳腐。這種奇異的反應不僅是思嘉一個人有，因為白蝶小姐見他來的時候，也一逕要覺得心慌意亂的。

白蝶明明知道愛蘭要不贊成他來看她的女兒，又明明知道曹氏屯人將他擯斥於上流社會之外的，成案也不能全然不顧，但是他那樣的滿嘴恭維，那樣畢恭畢敬地來親她的手，她覺得無法拒絕，猶之一隻蒼蠅無法拒絕蜜糖罐一般，而且他每次都要從拿騷帶點小禮物來送給她，總說是特地為她而買，並且冒着生命的危險偷過封鎖線來的，例如成片兒的別針，縫針和鈕釦成絞兒的絲線和簪子之類。現在這種小奢侈品已經差不多無法可以得到，女人都戴手削的木頭簪，都拿布包着橡實當鈕釦，因而白蝶並沒有道德的毅力足以拒絕這些東西，而且她還有點小孩子脾氣，最喜歡開拆不曉得內容的贈物包裹。既開拆了，她就沒有勇氣可以拒絕了；既接受了，她就沒有勇氣下逐客令了，但是

每次白瑞德在她家裏的時候，她總覺得家裏需要一個男性的保護人。

「我真不懂他這個人究竟是什麼道理。」她常要沒奈何地感歎說。「可是——」
「嗯，我也可以當他是個可以親近的好人，如果我能相信他——」
「嗯，相信他的本心是能尊重女人的。」

媚蘭自從白瑞德贖還她的戒指，便覺得她是一個十分精細而有教養的上等人，現在聽見白瑞德這樣評論他，就不免覺得駭異。白瑞德向來都對她極有禮貌，但是她總覺得有點畏怯，這大部分是因她對於凡不是從小認識的男人，誰都要覺得羞怯的。暗底下，她是十分的可憐他，這幸虧他自己沒有知道，不然的話，他又覺得好煩了。她以為一定有什麼浪漫事件使他傷了心，摧殘了他的生活，將他造成一副強硬殘酷的性格，並且覺得他所需要的是一個好女人的愛。原來她一輩子都過着悠閒的生活，從來沒有見過惡，也差不多不能相信世界上有惡的存在，所以她聽見人家談論白瑞德和那個曹氏屯女子的事，便覺得非常駭異，不能置信。這消息不但曾使她畏避他，反而使她對他抱着更好的觀感，以為這是人家冤枉他的，實在應該替他抱不平。

思嘉呢，她是暗中跟白蝶姑媽同意的，她也覺得他不尊重任何女人，或者只有媚蘭是例外。每次他把眼睛將她從頭到腳打量的時候，她就彷彿自己身上沒有穿衣服，還是跟他陪伴父親回來那一次似的。這種不尊重女人的心理，他從來沒有說到嘴上來。要是那麼的話，她倒可以拿激烈的話去對付他了。可惡的是他那張黑黝黝的臉上放着那一雙肆無忌憚的眼睛，眼光裏一盪帶着那種使人不愉快的傲慢光芒，彷彿一切女人都是他的財產，他可以趁高興的時候隨意享樂一般。唯有對於媚蘭，纔沒有這種神氣。當他看着媚蘭的時候，眼睛裏從來沒有那種冷酷的鑑別態度，也沒有那種好頑似的嘲諷神情；他跟她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具有一種特別的調子，很客氣，很尊敬，而且急乎要替她效勞似的。

「我真不懂爲什麼你總待她比待我好些。」有一天下午白蝶跟媚蘭都去打中覺了，思嘉只獨個人跟白瑞德在一起，便這麼很不服氣的問他。

原來剛纔一小時裏面，媚蘭在這裏捲絨線，瑞德一逕替她巴巴結結的兩手撐着媚蘭得意洋洋講述希禮墜遷的故事，講個不歇，他也一逕津津有味聽着，思嘉知道瑞德對於希禮是不大瞧在眼裏的，對於他升爲少校的事也並不以爲意，然而他聽見媚蘭陳述他的事，卻是那麼畢恭畢敬的回答，那麼一唱一和的湊趣！

至於我有時提起希禮的名字，她很懊惱的想道，他就立刻鎖起了眉毛，笑起那種討人嫌的笑來了！

「我比她美麗得多，」她繼續道，「我真不懂你爲什麼待她好些。」

「我敢希望你不是嫉妬嗎？」

「哦，你不要做夢罷！」

「那末又是一個希望破碎了，現在我老實對你說罷，如果我待衛太太『好些』，那是因爲她值得這樣的緣故，她這人很和氣，誠實，不自私，實在是難得見的，不過這些好品性也許你不會認識，而且她雖則年青，我卻認她是我所知道的少數偉大女子之一了。」

「你這是說你不當我是個偉大女子嗎？」

「我想我們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就已彼此同意的了，你並不是一個上等女子。」

「哦，你再敢提起這事來罷，那是我一時的孩子脾氣，你怎麼一逕拿它做攻擊我的把柄呢？而且這事已經過去好久了，我也長大了不少了，只要你不這麼一逕提到它，我是早已完全忘記它的了。」

「我可不承認這是你的孩子脾氣，也不相信你已經改變，你現在遇到不如意的事，還是跟從前

一樣要攢花瓶的。可是現在你大概事事如意了，因而沒有揮打砸拉的必要了。」

「哦，你是——我恨不得我是一個男人！我就要叫你出去，去——」

「去把我殺了以洩你的憤。可是我可以在五十碼外打穿一隻銀角子，還不如用你自己的武器罷——酒窩花瓶，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

「你簡直是一個流氓。」

「你當我聽見這樣的罵就會光起火來嗎？那對不起，我要使你失望了。你罵我的話都名副其實，那你就不能使我生氣了。我的的確確是一個流氓，而且爲什麼要不是流氓呢？這裏是一個自由國度，一個人願意做流氓是儘管可以做的。只有像你這樣的偽善者，我的親愛的女士，心裏雖則一般黑卻偏要極力掩飾，所以聽見別人叫着正當的名字，馬上就要光火了。」

她見着他那種平靜的微笑，聽着他那種慢吞吞的語調，就覺得一點兒沒有辦法，因爲她生平從來沒有遇到過像這樣無懈可擊的男人。她的這些輕侮、冷漠、謾罵等等的武器，一到使用起來就都變鈍了，因爲不論她說得怎樣不堪，總不能使他感到羞恥。據她一向的經驗，凡是說謊的人偏要防衛他的誠信，懦怯的人偏要防衛他的勇敢，沒有教養的人偏要防衛他的人格，沒有廉恥的人偏要防衛他的榮譽。但這公例不能適用於瑞德，你無論說他什麼，他都承認，而且只對你笑笑，而且反要鼓勵你再多說些。

在這幾個月裏面，他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來時不先通知，去時也不告別。思嘉始終查不出他到底爲着什麼到餓狼陀來，因爲別的封鎖線商人都不過在海邊奔走，難得有深入內地來的必要。他們普通都在衛氏屯或是曹氏屯起上了貨，便有南方各地的商人和投機家盡擁而來，將那些貨色一下投標批買而去，決然用不着他們親自深入內地來兜銷。因此思嘉不免猜想瑞德之來是爲她自己，但是

這一層雖是她，那非常態的虛榮心也不能置信的，倘使他曾經有一度對她示愛，倘使他對於纏擁在她周圍的男人曾經表示過一點嫉妬，或雖不過嘗試要捏她的手或是向她討一張相片一條手帕之類，那她也就可以覺得勝利，以為他已被自己的魅力擒住了，然而他始終沒有對她表示過一點愛，而且最糟的是他似乎已經看穿她要使他屈膝的戰略了。

每次他在餓狼陀的時候，女性裏面總要感覺到一陣不安，因為這位大膽商人足跡所到之處，不但一逕頂着一個浪漫色彩的光圈，並還帶着一種邪惡和禁忌的成分，他的名譽確是糟透了，而且餓狼陀的太太們每多聚談一次，他的名譽就更壞一層，但是那些年青女子們卻愈感覺到他的光燄，這些年青女子大部分是很天真的，她們耳朵裏能夠聽到的，至多不過是「他對於女人很亂來」之類的話，至於一個男人究竟跟女人怎麼個亂來法，她們可不知道了，她們又聽見說女孩子們跟他接近，是有危險的，奇怪的是，他的名譽雖然壞到如此，他卻從來不曾親過一個未婚女子的手，但是這事適足以使他更加神祕更加惹眼罷了。

除開軍隊裏的英雄之外，他是餓狼陀人談論得最多的人，人人都詳細知道他從西尖開除的原因，是為喝醉酒跟玩女人，至於他如何引誘那曹氏屯的女子，以及如何鎗殺那女子的哥哥，那樁駭人聽聞的罪案，尤其是無人不曉，後來有人跟曹氏屯的朋友通信，因又得知他的父親是個極有骨氣的老紳士，這兒子二十歲上就趕出去了，不但不給一個錢，甚至還削了他在「族望經」的名字，此後他就浪跡他鄉，曾在一八四九年黃金爭攔時代到過加利福尼亞，然後又到南美，到古巴，據說他在那些地方的活動也都不見得很名譽，仍然是糟塌女人，跟人決鬥，又會參加過中美的革命，並有一個時期竟以賭博為職業呢。

肇嘉州地方賭風本來很盛，幾乎沒有一家人家不會有人嗜賭的，有的竟至運房屋地產，奴隸都

輸掉，但這跟白瑞德的賭不同，一個人儘不妨賭得精光，仍可以不失爲一個紳士；至於一個職業的賭徒，那就非爲社會所共棄不可。

倘如不是因戰爭攪亂了秩序，以及他自己給與聯盟州政府的服務，這白瑞德在俄、狼、陀，是決不會得到人家接待的。但是現在，雖是那班腰部束得極緊的太太們，也都覺得愛國主義要求她們寬大爲懷了。還有一些比較感情用事的，便以爲這一個白家的敗類現在已在深深的悔過，並且極力企圖贖罪了。同時他又這麼一個勇往直前的封鎖線商人，又怎麼能不對他另眼看待呢？因爲這時人們的觀念，都以爲封鎖線商人的功勞是跟前線的兵士一般大的。

還有一種謠言，說這白船長是南方第一高明的駕駛手，又說他在船上的時候，是絲毫無所畏懼，也從來不會慌張的。因爲他生長在曹氏屯，對於嘉羅陵沿岸的每一條小港小灣，每一塊沙灘岩石，他都無不熟悉，而且衛民屯周圍的水上，他也跑得爛熟的。他從來不會失過一條船，甚至從來不會被迫丟過一次貨。當戰爭暴發的時候，他就人不知鬼不覺的獨自購置了一條快船，後來封鎖線貨物可以有百分之二千的賺頭，他竟買起四條船來了。他出了優裕的薪水，僱了頭等的駕駛員，趁黑夜裏偷越過曹氏屯和衛民屯的封鎖線，將棉花運到拿騷、英國和加拿大去。英國的紗廠都在停頓着，工人都快餓死了，所以誰要能夠混過北佬的軍艦，將棉花運到利物浦，那末價錢是可隨便由他吩咐的。而白瑞德的幾條船又特別幸運，無論運棉花出去，或是運軍用品進來，都從來沒有失過事。因此，俄、狼、陀的女士們對於這麼勇敢的一個男子，都覺得可以饒恕，並且忘記他以前的錯失了。

他生成一副雄赳赳的體格，人家對面遇見他，都不免要回過頭去看看他的。他用起錢來手很鬆，騎着一匹野性的黑雄馬，穿的衣服都屬最高等的式樣和剪裁，單是衣服這一樣，已經足夠惹人注意了，因爲現在一般兵士所穿的軍服，都是醜陋破敗的，市民所穿雖是出客的服裝，也不過是些巧妙的

補綴品，思嘉特別覺得他那條褲子，從來沒有人有這樣的美，質料是淡黃牧人呢，花紋是棋盤格子，至於他穿的背心，那尤其是妙不可言了，特別是那件白水袖的，上面常常綴着小小一顆粉紅的薔薇蕾，而且他穿着這樣漂亮的衣服，態度總十分大方，從不露出一點顧影自憐的醜態。

他如果肯施展一點魅力，那是難得有幾個女人能夠抗拒的，後來雖是梅太太也屈服了，也請他去吃禮拜天的午飯了。

原來梅美白已經快要跟那小個兒的義勇兵結婚，日期就定在他下次的例假裏，她現在想起這樁事來就要哭，因為她決心要穿白緞子的結婚禮服，而現在整個聯盟州裏都買不到白緞子，她想去借一套，也沒有地方可借，因為這幾年來，所有緞子的禮服都拿去改作軍旗了，梅太太是愛國的她屢次勸她女兒，說在聯盟州裏做新娘，正當的結婚禮服應該是土布做的，結果是沒有用，美白一定要緞子，她說她爲了主義，儘可以沒有髮夾，沒有鈕釦，沒有好鞋，乃至沒有糖菓，沒有茶，也都不妨，至於緞子的衣服，那是非耍不可的。

白瑞德從媚蘭那裏聽見這樁事，就從英國帶了幾十碼閃亮雪白的緞子回來，又買了一個紗頭巾，送給她做結婚的禮物，他這禮送得非常之得法，竟使她們不好意思跟他提到錢，至於美白，當然是快樂得幾乎要跟他親吻了，梅太太知道這禮物送得太重，而且又是衣服類，照禮是不應該收的，可是她經不得白瑞德滿口的花言巧語，說是我們的勇敢英雄娶的新娘子，是無論怎樣好的穿戴都不爲過分的，於是她爲愛國心所動，覺得無法可以拒絕了，因此她纔邀請他到家裏吃中飯，以爲這一邀請便是給他一個莫大的面子，比之算錢給他還要過餘的。

他不但把緞子送給美白，並且指示她一些剪裁的方法，原來這一季裏面，巴黎的裙腰子已經放寬了，衣裾也縮短了，衣裾的式樣已經不行打細褶，只不過在邊緣上打着些扇形的褶疊，使得底下襯

沿的闌干露出一些來。他又說巴黎街上已經看不見大腳褲子，想來已經不時行了。後來梅太太告訴艾太太，說她幸虧沒有鼓勵他再說下去，否則恐怕他連巴黎女人穿哪樣的短褲子都要說出來呢！

這幾個月以來，他已成了餓狼陀最出名最浪漫的人物，人家對於他以前的聲名狼藉似乎都忘記了，就是新近微有謠言，說他不僅是跑封鎖線，並且還做糧食的投機，大家也似乎不去注意。至於那班對他不高興的人都說他每到餓狼陀來一趟，糧食的價格就要飛漲起五元。但是雖有這種謠言在那裏傳布，他在餓狼陀的地位還是照舊可以維持下去的，只要他自己願意維持的話。誰知過了幾天，他忽然發起怪脾氣來，覺得不願意跟這班酸溜溜的愛國市民再敷衍下去，便立刻去掉他的假面具，顯出他的真面目來。

這種真面目顯出來之後，他就彷彿對於南方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抱着一種輕蔑，特別是對於聯盟州，而且這種輕蔑的情緒他一點也不耐煩去掩飾。從此，餓狼陀人先是對他疑惑，繼之對他冷淡，終至不禁大怒了。等不到一八六二年渡進一八六三年，人們對他鞠躬就已非常之勉強，太太們則一見他出現在集會上，就都要把自己的女兒拖到身邊了。

他這時的態度，似乎不但要把餓狼陀人的赤膽忠心橫加侮蔑，並且存心要把他自己的聲價也極力糟蹋。有時人家確實出於好意，對他當面恭維，說他跑封鎖線多麼多麼的勇敢，他偏要老實不客氣的回答那人，說他碰到危險一向是非常害怕的，害怕得跟在前線的勇士一般。那人聽見這句話，就覺得非常懊惱，因為聯盟州兵士之在前線，誰都知道他們決不會害怕的。他提到前線的兵士，總把他們叫做我們的「勇士」或是「我們的灰色軍服的英雄」。不過那語氣之間一逕帶着極端的侮辱。又有時有些厚臉的女子想要奉承他，對他當面道謝，說他是替她們戰鬥的英雄之一，他便對她們鞠

鞠躬，回說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他只要得到同樣的錢，就是對北佬的女人也同樣可以盡力。

自從思嘉那天在賽珍會上跟他第一次會見的時候起，他對她說話就一逕都像這樣，現在是對於人人說話都這麼冷嘲熱諷了。若是有人讚美他替聯盟州服務努力，他總回說跑封鎖線不過是他的一項生意。有時他看見旁邊有與政府訂契約的商人，他便要把他們瞞了一眼，說他如果做做這種契約生意也可以弄到這麼多的錢，那他就決不再到封鎖線上去冒這種大險，也要找些爛皮爛布，乃至撻沙的糖，發霉的麵之類去跟政府交易了。

諸如此類的議論，大部分是無可置辯的，因而愈加激起人們的反感。就是這些跟政府訂契約的商人，也確實早已受人的指摘。前線也確實一逕有信來抗議，說皮鞋是一個禮拜就要穿壞的，火藥是不會着的，馬絡頭之類是碰一碰就要斷的，肉類是腐爛的，麵粉是充滿着麥蚌的。但是餓狼陀人有一種方法來替這情形辯護，以為這些腐敗商人都出在亞勒巴瑪、佛金泥田、納西那幾州裏，至於他們肇州的商人，斷斷不至於如此，因為他們知道肇州裏跟政府訂契約的商人都屬本州第一流的門閥。他們曾經捐出錢來辦醫院，捐出錢來贍養陣亡兵士的遺孤。他們對公眾演說起同仇敵愾來，總是那麼的激昂慷慨。難道這樣的人物會做這種不肖的事嗎？白瑞德之誣蔑他們，適足以證明他自己的無賴罷了。

他又不但侮蔑那班居要津的人，不但污辱前線的將士，就是對於一般夜郎自大的市民，也常要加以冷嘲熱諷，使他們無地自容。他看見他們那麼的自負，那麼的偽善，那麼誇耀着愛國主義，總覺得萬難容忍，定要去刺痛他們，正如一個小孩子看見一個汽球，熬不住要拿針去刺它一下似的。而且他的諷刺技巧非常之高妙，當面總像滿口的恭維，實際已使他們醜態畢露了。

至於思嘉對他，就是在他跟餓狼陀人還很和好的幾個月裏，也一逕都不會發生過幻覺。她早知

道他那樣的巴結奉承，那樣的花言巧語，都是口是心非的。她也知道他所以要裝做一個勇敢的愛國的封鎖線冒險家，不過是覺得好頑罷了。有時候，她覺得他是很像自己從小在一起的那班鄉下孩子的，很像湯家那一對喜歡開頑笑的雙胞胎，又像方家那一班專愛惡作劇的小鬼頭，又像高家那幾個會得整夜坐着想騙人的好兄弟。但是仔細一比較，卻又跟他們都不相同，因為白瑞德外面像似不過開頑笑，內裏卻懷着惡意，而且近於陰險的。

但是她雖然澈底明白他實在並無誠意，卻又巴不得他一逕裝着那個封鎖線冒險家的角兒，因為他具備着這種資格，自己去跟他接近起來，也就比較可以冠冕些。所以當他把這假面具突然揭掉而且跟餓狼陀人對他的一片好意公然作起對來的時候，她自然也覺得十分懊惱的。她所以懊惱的理由：一是因她覺得他這舉動實在有些傻，二是因為人家對於他的指摘竟有些落到她自己身上了。

至於白瑞德跟餓狼陀人士最後絕交的一幕，那是在艾太太為調養期傷兵舉行的一次銀圓音樂會上發生的。那天下午，艾太太家裏擠滿了來客，其中有請假回來的兵士，有各醫院裏的傷兵，有自衛隊和警備隊的隊員，還有許多太太、寡婦和小姐。屋子裏的每一張椅子都坐滿了，甚至那長長的盤旋樓梯也塞滿了。艾家的食事總管手裏捧着一隻刻花玻璃缸，站在門口收取來賓捐助的銀元，已經把缸倒過兩次了。單是這一件，已足見得這事辦得大大有成績，因為這些日子，銀元一元值得聯盟州的紙幣六十元呢。

小姐們自覺有一藝之長的，唱的唱了，彈琴的彈了，演活人畫的演了，都博得閨堂采聲而去了。思嘉這回總算盡了興，因為她不但跟媚蘭合唱過一曲動人的露水在花上的時候，重唱過一曲更輕快的女士，請你莫管施詠文，並且曾被人公推出來在最後一場活人畫裏代表「聯盟州的精神」呢。

在這活人畫裏她穿着一件白粗棉布的希臘長袍，束着一條紅藍二色的帶子，一隻手裏擎着一面星條旗，那一隻手裏拿着察理父親傳下來的把那把金柄指揮刀，授與脚下跪着的阿拉巴瑪人凱利隊長。

演完之後，她不由得對白瑞德瞥了一眼，要看看他對她剛纔演的這姿勢是否賞識。誰知他正同幾個人在那裏辯論，怕是一眼也沒有朝她看過呢，這就把她氣得幾乎要發狂。同時她從他周圍那些人的臉色看出來，他們對他所說的話似乎十分的憤怒。

她也向他們那邊走去，正值大家的聲浪偶然靜下來，便清清楚楚聽見警備隊軍需部真的金衛理在那裏說：「那末，先生，你以為我們這許多英雄爲它而死的這個主義是不神聖的嗎？」

「假如你是被火車碾死了，你的死不見得會使鐵路公司變成神聖的，是不是？」瑞德問這話時，語氣間彷彿虛懷若谷，很希望大家指教他似的。

「先生，」衛理說時聲音有些發抖了，「倘如我們現在不在這所房子裏——」

「那要發生什麼事，我就想也不敢去想了，」瑞德說，「因爲你先生的勇敢當然是早已聞名的。」衛理只漲得滿臉緋紅，談話就此停止了。霎時之間，人人都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再也找不出話來對他說。衛理身體很強壯而且健康，又正在服兵役的年齡，然而他現在並不在前線，當然，他是他母親的獨養兒子，而且保衛本州的警備隊也總不能沒有人參加的呀。然而當瑞德講到勇敢兩字的時候，那些在調養期中的軍官裏面，便有幾個人在那裏吃吃暗笑了。

「哦，這人一張嘴爲什麼不肯停的！」思嘉憤然的想，「今天的會都被他一個人糟蹋完了！」這時米醫生的眉心泛起了濃雲。

● 聯盟州國會第一次採用之旗及聯盟州軍旗，上作金星一團及紅白紅三個條子。

「對於你，是沒有哪一件東西會得聖神的呢，青年人。」他用着演說時慣用的聲調說，「但是對於我們南方愛國的男人和女子，便有許多事情會覺得神聖，而且，我們必須爭取國土的自由，必須爲自己爭取州權，必須——」

瑞德現出一臉沒精打采的神情，他的聲音也含着一種懶洋洋的調子。

「凡百戰爭都是神聖的呢。」他說，「這是說，在那些不能不戰的人心目中，如果發動戰爭的人們不把戰爭做成了神聖，哪裏還有這許多傻子來打呢？但是無論那班演說家們對於一般肯去拚死的癡子講得怎樣天花亂墜，無論他們拿怎樣高尚的目的派給戰爭，戰爭總只能有一個理由，那個理由就是錢。一切戰爭實際上都是錢的爭奪，但是明白這層道理的人太少了，大多數人的耳朵都給號聲、鼓聲以及那班穩坐在家裏的演說家們的巧妙辭令塞滿了，這種巧妙辭令往往結晶做一句響亮的口號，有時是『從異教徒手裏救出基督的墳墓』，有時是『打倒教皇』，有時是『自由』，有時是『棉花、奴隸，和州權』。」

「這跟教皇又有什麼相干呀？」思嘉想，「還有基督的墳墓也有什麼相干呢？」

但當她正要向那憤怒的羣衆跑去的當兒，便見瑞德畢恭畢敬的鞠了一個躬，動身走向門口去了。她正預備追他去，艾太太一把抓住了她的衣裾。

「由他去罷，」她用一種極清晰的聲音說，因爲那時屋裏已經非常寂靜了，「由他去罷，他是賣國賊、投機家，他是一條毒蛇，我們不該把它在懷裏抱了這許多日子！」

這話是存心要給瑞德聽見的，他因而手裏拿着帽子，在穿堂裏站了一會，等艾太太說完了，這纔回過頭對房間裏掠了一眼，末了他將艾太太的平坦胸口瞪了一下，突然咧了咧嘴，鞠了鞠躬，出去了。

後來梅太太搭白蝶姑媽的馬車回家，因而一車坐了四個人，她纔坐定，馬上就開起口來。

「現在，韓白蝶我想你總可以滿意了罷！」

「滿意什麼？」白蝶惴惴然的嚷道。

「滿意那姓白傢伙的行爲，他是你們一逕都庇護着的。」

白蝶被她這一悶棍打昏了，竟忘記了梅太太自己也招待過白瑞德好幾次的。思嘉跟媚蘭都沒有忘記，但梅太太是長輩，她們不好替白蝶姑媽出頭搬駁她，只得勉強低頭忍耐着。

「他把我們都侮辱盡了，連聯盟州也侮辱了。」梅太太一面說，她那結實的胸口不住猛烈地起伏，起伏得那些亮晶晶的鑲鑽也不住閃爍起來。「竟說我們是爲錢戰爭的呢！竟說我們的領袖們是對我們說謊呢！這種人是該坐牢的，是的，斷不能饒恕他的。我要去跟米醫生商量去。若果我們梅先生在世的話，他一定不放鬆他的。現在，韓白蝶，你聽我說，從今以後你決不能再容這匪徒到你家來了！」

「哦。」白蝶吃她一頓訓得一句話也回不出來，只恨不得馬上死過去。她對思嘉和媚蘭看了看，分明是向她們乞援的意思，但她兩個低着頭不開口，因而只得看了看前面彼得伯伯筆直的背影。她知道彼得伯伯一定句句話都已聽見，希望他回過頭來幫她一點忙，因爲這樣的事是他常幹的。誰知彼得伯伯也一點沒有動靜。原來彼得伯伯向來就不贊成白瑞德，這是可憐的白蝶自己也知道。於是她只得歎了一口氣，說道：「好罷，多罷，如果你想——」

「我確是這麼想。」梅太太堅決地答道。「我真意想不到，你到底見了什麼鬼纔把他請進你家裏去的。今天以後，俄，狼，陀是沒有一家規矩人家會得歡迎他的了。你得拿出一點膽量來，簡直禁止他到你家裏去好了。」

說着，她又向思嘉和媚蘭釘着看。「我希望你們倆也要注意我的話。」她繼續道，「因爲這一部

分也是你們的過失，你們待他太好了，你們可以客客氣氣對他說，但是話要說得堅決，說他那一套不忠不義的話，分明是你們的家不能歡迎的。」

這個時候，思嘉心裏已經沸滾起來了，彷彿一匹馬，一經馬籠頭上有陌生的粗手來觸動一下，就馬上要蹦起來似的，但是她不敢開口，怕的是梅太太又要寫信給她的母親。

「你這老水牛！」她只在心裏想道，她的臉已經氣得緋紅了。「我恨不得把你這醜態形容給你自己聽呢！」

「我活了這把年紀了，再想不到竟會聽見人對我們的主義說出這種不忠不義的話來的。」梅太太繼續的說，這時她是激於正義的忿怒了。「無論是誰，要說我們的主義是不正當的，不神聖的，就都該絞殺你們倆女孩子，從今以後我再不願意你們提起這個人了——怎麼，我的天，你是怎麼啦，媚蘭？」

媚蘭面孔雪白了，一雙眼睛跟銅鈴一般。

「我是還要跟他說話的，」她低聲說。「我決不對他無禮，我決不禁止他到我家裏來。」

梅太太叭的一下從肺裏噴出一口氣來，彷彿她被一個鎚子突的一下戳破了似的，白蝶的胖嘴巴撲的一下蹦開了，彼得伯伯也轉過頭來瞪着眼睛了。

「怎樣，爲什麼我剛纔沒有量膽說這話的呢？」思嘉又妬嫉又欽佩的想着。「這小兔子怎麼一下子會發起狠來，竟敢跟這老太婆鬪嘴的呢？」

媚蘭的手在那裏發抖，可是她很快的繼續說下去，彷彿怕耽擱一下她的勇氣就難以爲繼似的。

「我不能因他說的話就對他無禮，因爲——他把這樣的話公然講出來，原是最粗鹵一點——原是最蠢了——不過這是——這是跟希禮的意見一樣的，我決不能禁止一個跟我丈夫抱同樣意

見的人進我門口來，這是不公道的。」

梅太太這纔回過一口氣來，於是她又進攻了。

「韓媚蘭，我一輩子也沒有聽見過這麼大的誑！他們衛家人是從來沒有這種懦夫的——」
「我沒有說希禮是懦夫啊！」媚蘭說時眼睛開始閃動起來。「我只說他的思想跟白船長的思想一樣，不過他用不同的方式表現罷了。他總不見得東奔西跑，把這意見到音樂會上發表的，但是他曾經寫信給我論到這樁事。」

思嘉聽到這句話，不由得良心被刺了一下，她知道媚蘭說的信大概是她偷看過的。她嘗試把那信的內容記起來，但是大多數的信，她看過之後馬上就忘記了的。總之，這樣的信怎麼好對人家說呢？一定是媚蘭一時間昏了神了。

「希禮寫信給我，說他是不應該跟北佬兒打的。他又說我們是被那班心存偏見的政治家和演說家出賣了。」媚蘭很快地說。「他說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是值得這場戰爭所造成的犧牲的。他說這場戰爭決不能造成光榮，只能造成悲慘和污辱。」

「哦！那封信，」思嘉想，「難道那信裏的意思是這樣的嗎？」

「我不相信，」梅太太堅執地說。「你誤解他的意思了。」

「我從來不會誤解希禮，」媚蘭靜靜地說，雖則她的嘴唇在那裏發抖。「我完全了解他的，他的意思跟白船長的意思一絲無二，不過他不像白船長說得那麼粗罷了。」

「你應該覺得羞恥呢，怎麼拿衛希禮這麼一個好人去跟白船長這麼一個流氓比起來了！我也是看不起主義的罷！」

「我——我實在不曉得自己怎麼想，」媚蘭覺得有些動搖的說，這時她一肚子的火已經消散，

卻有一種驚惶來擒住她，驚惶的是她現在的態度未免過於坦率。「我——我是願意爲主義而死的，也跟希禮一樣。可是——我主張——我主張，思想這事讓他們男人家去做罷，因爲他們聰明得多。」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話，」梅太太嗤之以鼻說。「停住啊，彼得伯伯，你跑過我的門口了呢！」

原來彼得伯伯貪聽背後人的談話，竟忘記在梅太太門口停車了，現經梅太太提醒，纔把馬車倒退回來。梅太太下了車，她的帽子上的飄帶抖得跟暴風雨裏的船帆一般。

「你們是要後悔的。」她說。

彼得伯伯將馬鞭了前去。

「你們兩位少奶奶也不該應，白蝶小姐氣量過去了，」他罵道。

「我並沒有暈，」白蝶自覺驚異地回答，因爲比這再小些的刺激也常常要使她暈過去的。「媚蘭，親愛的，剛纔虧得你幫我一下忙，多麗這傢伙的確該有人來壓她一下，她太驕傲了，你這勇氣是什麼地方來的呢？不過你剛纔說希禮的一番話，到底是不是應該說的？」

「但這是實在的呀，」媚蘭回答着，便輕輕地哭起來了。「而且他抱這樣的意見，我並不以爲可恥。他想這戰爭全然是錯的，但是他仍舊願意替它打，願意替它死，這比參加正當的戰爭更加需要勇氣呢。」

「哦，我的天，媚姑娘，這兒桃樹街上是哭不得的呢，」彼得伯伯一面咕嘟着，一面加快了速度。「人家要說壞話的，等家去再哭罷。」

思嘉一句不開口，媚蘭插一隻手到她手掌裏，求她給一點安慰，她連捏都不捏一下，她當初去偷看媚蘭的信，本只有一個目的——要從那裏面去找他仍舊愛她的保證。現在媚蘭給那信裏的話加

上一種新的意義，那是她自己再也，不會見到的。不過她覺得驚異爲什麼像希禮那樣一們完全無缺的人，竟會跟白瑞德那樣一個無賴抱着共同的意見呢？但是一轉念之間，她又想「他們兩個同樣見到這次戰爭的真相，但是希禮還是願意替它死，瑞德就不願意了，豈不是瑞德的見識比希禮還高明嗎？」想到這裏，她又不由得大吃一驚，她怎麼好對希禮存這樣的觀念呢？那麼是這樣的罷：「他們兩個同樣見到戰爭的真相，但是瑞德願意對它正視，並且要把這真相公然說出來激怒別人，希禮便不忍去正視了。」

這真是不容易攪清楚的。

第十三章

由於梅太太的督促，米醫生果然行動起來了，行動的方式是寫一封信到報紙上去發表，信上並沒有提白瑞德的名字，意義卻明白得很。那報紙的編輯覺得這信裏含着社會戲劇的意味，竟把它發表在第二版上，使人看起來頗覺新鮮，因為那報紙的第一二兩版向來是給廣告佔去的。那些廣告又不外是奴隸、騾子、犁頭、棺材、房子等等的買賣或租賃，乃至暗病的治療、墮胎藥和春藥之發賣等等。

這醫生的這封信便是一個憤怒合唱隊的先聲，從此這樣的呼聲便源源不絕地起來，登時傳遍了整個南部，也有罵投機家的，也有罵屯積家的，也有罵包辦政府生意的商人的。據他這封信裏說，這時曹氏屯的海口已被北方的軍艦實際封鎖起來，所以衛民屯就成了封鎖線商人麋集的海口，同時也成了萬惡的淵藪。一般投機家都帶了大量的現錢而來，將貨物整船買下，屯積着以待高價。而且他們所期望的高價照例是可立而待的，因為必需品一天天的稀少了，物價自然逐日的飛漲。一般市民除非是不買東西，要買就非聽命於那班投機家不可，至於貧民跟一般中等生活的人，日子尤其一天難過一天了。物價一面在漲，聯盟州的紙幣一面在跌，紙幣跌得愈厲害，人們收積奢侈品的熱心高漲得愈厲害。一般封鎖線商人本來受政府委託專進必需品，只能把奢侈品當做附帶生意，現在奢侈品價格日高，他們的船裏反而把政府切要的東西排除乾淨了。人們惟恐物價再高，幣價再跌，所以手裏有幾個現錢，一齊都拿去換作奢侈品。

371

還有不堪的，從衛民屯到里士滿，只有一條鐵路，爲了運輸擁擠，論千桶的麵粉，論千箱的鹹肉，都積在車站路旁聽憑它腐爛，而封鎖線商人的酒類、絲織品、咖啡之類，一經在衛民屯卸上之後，照例只

消兩天就可以運到里士滿。

以前只在暗中傳布的謠言，現在都在公開討論了，都說白瑞德不但自己有四條船，每次運進的貨都賣得未之前聞的高價，並且收買別人船上的貨，屯起來以待高價。又說他是某一組織的領袖，那組織有一百萬元以上的資本，以衛民屯爲大本營，專收各碼頭由封鎖線運進的物品。又說他們在衛民屯和里士滿都有幾十處堆棧，裏面都滿塞着食料和衣料，等着價錢高漲才賣的。這時候一般兵士和市民都已同樣受到切膚的苦痛，因而對於他和其他投機家的怨聲一天天加盛起來。

「現在聯盟州海軍事務中有關封鎖線的一股，原也有許多勇敢愛國的人在裏面。」那醫生的信的最後部分說，「這些人赤膽忠心，情願拿他們的生命財產去冒險，以期繼續保持聯盟州的生命，因而凡是具有一點國家觀念的南方人，總都不吝給他們一點金錢的報酬，以期可以慰藉他們的冒險。」

「但其中也有不少的敗類，披着一件封鎖線商人的大衣，以謀他們私人的利得。現在前線的將士們正因缺乏金雞納而死，這班人類的鷹準，偏要運進緞子花邊來，前線的英雄們正因缺乏嗎啡而忍痛掙扎，他們偏要一船船的裝進茶和酒來，所以我現在不得不替那些爲主義而戰的人們伸冤洩忿了。那一些毒蛇正在吸取李將軍部下人的血，就是封鎖線商人這名義也被他們污蔑盡淨了。我們前線的健兒都赤着腳在打仗，這些敗類卻穿着雪亮的長靴，這叫我們怎樣能够緘默呢？我們的兵士都圍着一點營火在發抖，在啃霉爛的鹹肉，這些敗類卻喝的是香檳，吃的是肉餅，這叫我們怎樣能够容忍呢？我謹向每一個忠義的聯盟州國民呼籲，對於這樣的敗類，願與衆共棄之。」

「俄狼陀人讀了這封信，人人都看做公平正直的神判一般，又因他們都是忠義的聯盟州國民，所以急忙對白瑞德實行共棄了。」

一八六二年秋天曾經招待過他的那些家庭，到了一八六三年，他所能進去的就差不多只賸白蝶小姐一家了。而且就是她家裏，也全靠媚蘭一人之力，否則他也要不得其門而入。每次他到餓狼陀來的時候，白蝶小姐總是裝生病。她明明知道自己要容納他，一定要受朋友們的指摘，但是她又沒有勇氣敢對他下逐客令。每次她聽見他到餓狼陀來的消息，便要預先鼓起腮膀子對兩個女孩子宣言，說她要到門口去等他，攔住他不許進門，但是他來了，手裏拿着一個小包裹，嘴上帶着一套大恭維，她一見面就又氣餒了。

「我真不曉得怎麼樣才好呢，」她常要這麼咕嘟着。「他只消瞧我一眼，我就會嚇得要死，什麼話都不敢開口了。他的名譽本來壞透的，你們想他會不會打我——或者——或者——唉，要是察理在世就好了！思嘉，你得勸勸他呀，不妨好好對他說的。唉，我要怪你鼓勵他的呢！現在城裏人人都談論了，要是你母親知道了，不知她要怎樣怪我呢！媚蘭，你也不能對他這麼好，你要對他冷淡些，疏遠些，那他自己就會明白了。哦，媚蘭，你想我應該不應該寫個條子給亨利，叫他去對白船長說說呢？」

「不，我想不應該，」媚蘭說。「而且我也決不能對他無禮。我想人家現在這樣對付白船長，簡直都丟了腦子了。我想他決不會壞到米醫生跟梅太太說的那樣。他決不會把糧食屯積起來不讓餓的人吃。他還捐給我一百塊錢去幫助孤兒呢。我相信他一定跟別人一樣忠義，一樣愛國，不過他太驕傲，覺得犯不着替自己辯護罷了。你總知道，他們男人到了憤怒起來的時候，一定是非常執拗的。」

白蝶姑媽並不懂得男人，不管他們在憤怒的時候，不在憤怒的時候，因而她只能搖搖她的小胖手，一點兒沒有辦法。至於思嘉，她早已知道媚蘭那種把人人都看做好人的脾氣是沒有法兒改變的。她以為媚蘭是個傻子，但是誰對她都沒有辦法。

思嘉明知道瑞德並不愛國，但這是她不管的，雖則這意思她決不肯公然說出來。她所最最關心

的只是他從拿騷帶來給她那些小贈品，那些無傷於禮的小頑意兒，現在物價這麼貴，倘如她拒絕瑞德進門，那末這些針線、糖菓、髮夾之類，叫他到哪裏去找呢？不要緊的，他很容易把責任推到白蝶、姑媽身上去，因為她到底是一家之主，又是監護人，兼道德上的仲裁人。她明知瑞德之來，滿城人都在談論了，並且談論到她自己身上，但是她又知道俄、狼、陀人的心目中，媚蘭決不會有什麼錯處，所以只要媚蘭衛護着瑞德，瑞德之來總還不至於完全失體面。

但是瑞德如果肯放棄他的邪說，事情豈不更美嗎？如果能够這樣，那末她同他到桃樹街上散步的時候，就不至於受人側目了。

「即使你心裏認為這樣，爲什麼一定要說出口來呢？」她罵道。「你心裏不管怎樣想，卻閉着口不說出來，不是什麼事都好得多嗎？」

「這是你的辦法，是不是，你這綠眼睛的偽善者？思嘉，思嘉！我只希望你幹出些較有勇氣的事來呢。我知道愛爾蘭人是想什麼就說什麼的，只有魔鬼才會支支吾吾，有話不敢說。你老實對我說罷，你碰到那種有話不能說出口的時候，不是悶到幾乎要炸開來嗎？」

「哦——這倒是的，」她不得已的承認了。「有時人家一天到晚在那裏談主義，我實在厭煩得不得了，可是我的天，我若是公然承認了，就沒有人跟我說話了，青年們都不跟我跳舞了！」

「哦，是的，是的，一個人是非有人可以跳舞不可的，不管是出怎樣的代價，好罷，我很佩服你的自制力，這我可比不上你，我也不能夠拿一件羅曼司和愛國主義的大衣將自己掩飾起來，無論這對於我有多大的便利，現在的傻子、愛國家已經够多了，他們現在把身邊的每一文錢都拿到封鎖線上去冒險，將來戰爭完了，便人人都變窮光蛋，他們用不着我去加入他們，他們的愛國史上既然用不到我去增光，將來那張窮光蛋的名單也無須我去湊數，這些榮耀的光輪讓他們去戴去罷，他們是值得戴

的，這是我難得說的一句出於至誠的話，而且不出一兩年，那些願意戴光輪的人就都可以戴上了。」

「我想你這人真是頑皮，你是明明知道英國和法國馬上就要來幫我們這邊的忙了，爲什麼還說這樣的話呢！」

「怎麼，思嘉你大約是看過報了罷？我實在吃驚了，請你以後不要再看罷。這是會得弄糊塗女人家的腦子的。你若要知道真消息，我不到一個月之前還在英國聽我來告訴你罷。英國是決不會援助聯盟州的。英國從來不曾幫過一隻落水狗。這就是英國之所以爲英國，而且現在坐在英國寶座上的那位胖胖的荷蘭女人，她是敬畏上帝的，並不贊成我們的奴制。她寧可得不到我們的棉花而聽憑那些紗廠工人去餓死，也決不會爲我們的奴制來助一臂之力。至於法國，那位拿破崙的孱弱的摹仿者正在墨西哥忙着布置他自己的法國人，哪裏還肯費心來管我們的事呢？事實上，他是歡迎這場戰爭的，因爲有這戰爭將我們牽制着，他就無須把軍隊開出墨西哥來了……不的，思嘉，這一種外來援助的觀念是報紙創造出來維持我們的士氣的呢。總之，聯盟州的命運是註定的了。它如今就像一頭駱駝，已經消耗到它的駝峯了，但是天底下最大的駝峯，也決沒有永遠消耗不完的我。現在已經決計再跑六個月的封鎖線，以後我就罷手了。因爲到了六個月以後，這事就太危險了。那時我要把這幾條船去賣給哪個英國人去，如果有人以爲這生意還可以再做的話，不過無論賣不賣得掉，我都可以不擔心事。我的錢已經弄够了，現在都在英國銀行裏，早已換做了金子。這紙幣將來一錢都不值，與我全不相干了。」

他每次發起議論來，總像是非常有理。就是現在這番話，別人也許要當是國賊的理論，但在思嘉聽起來，覺得句句都是常識，句句都是真理。有時她照理性來評判，也知道這話是完全錯的，自己應該覺得驚異，覺得憤怒的。實際上她並不驚異，也不憤怒，但是她可以裝出驚異和憤怒的樣子來，因爲她

以爲這樣才可以抬高自己的身分

「我想米醫生信裏講你的話對得很，白船長，你唯一可以替自己贖罪的路就是等你把幾條船賣了之後馬上去入伍，你本來是西尖學校出身，而且——」

「你的話好像是一個浸禮會的牧師在做招兵的演說，但是我倘使不願意替自己贖罪呢？這一個將我拋棄的制度，我爲什麼要去替它戰鬥，要去維持它呢？我正巴不得看見它毀壞呢。」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什麼制度，」她辯駁說。

「沒有嗎？但是你也屬這制度的一部分，跟我一樣的，而且我可以賭咒，你對於這個制度一定不見得比我更喜歡的。你要知道，我是爲什麼會變成我們白家一個敗類的呢？除了這個理由之外，再沒有別的——就是爲我不曾也不能符合曹氏屯的標準，而曹氏屯就可以代表南方，不過更強烈化了。我們平日所謂厭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怕你還不十分明白罷。這就是有許多事情因爲人家一向這麼做，我們便不得不做。爲了同樣的理由，有許多完全無害的事情，我們卻偏偏不能做。我自己生平就被許多毫無意識的事情麻煩得不得了。至於不跟那個女子結婚一件事——你大概總聽見說過的——那不過是最後的起因罷了。她是一個使人難以忍耐的傻子，那次不過碰到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不能在天黑以前把她送回家，爲什麼我就該跟她結婚呢？而且我的槍既然比她哥哥打得準，爲什麼我該讓他來打死我呢？假使我是一個上等人，當然，我是該讓他殺死我的，那就替我們白家的家聲抹去一個污點了。但是我還要活，現在我竟活下來了，而且活得很舒服……我又想起我自己的兄弟來，他還是住在曹氏屯那些神聖的雄牛裏面，一逕都對他們非常之尊敬，我記起了他那母豬一般的老婆，他那聖賽西理節的跳舞會，他那天長地久的稻田，於是我認識了掙脫這種制度的報酬了，思嘉，你要知道我們南方人的這種生活方式是跟中古時代的封建制度一樣陳舊的了，可怪的是，它

居然能够維持到這麼長久，照理它是早已應該消滅的，現在它已開始消滅了，那末你以為我聽了那米醫生的一番演說，就會相信我們的主義是正當神聖的嗎？你以為我受這鼓聲的一番激動，就會拿起一柄毛瑟槍來，跑到佛金泥去替南方政府流血嗎？你當我是怎樣一個大傻子呢？去跟那責打我的棍子親吻，決不是我白瑞德會幹的事。南方與我現在是債務兩訖了，南方曾經一度拋棄我，要我去餓死，幸虧我不曾餓死，而我現在是從南方的臨死陣痛裏弄起了充分的錢，足以報償我喪失了的生活權利了。」

「我想你是卑鄙齷齪，金錢主義的，」思嘉說，但說得非常之機械。原來瑞德剛才說的一番話，對她不過是一陣耳邊風，因為凡是不切己的話，對她總是這樣的。但是她覺得其中一部分不無意義，她也覺得現在一般上等人裏面，確實有許多事情是不通得很的，例如她自己的心並沒有在墳墓裏他們偏要她裝作在墳墓裏。又如她在賽珍會裏跳了那麼一點舞，大家就嚇得那麼樣的了，而且有時她做的說的跟別的青年女子做的說的一絲兒沒有兩樣，人家卻要那麼兇狠狠的豎起眉毛來了。不過這一些傳統無論多麼的使她懊惱，現在聽見白瑞德攻擊這些傳統，卻仍舊覺得不入耳。這是由於她在舊社會裏受薰陶慣了，一聽見人道出了自己的心事，總覺得不能安帖。

「金錢主義嗎？一點也不是，我只是較有遠見罷了，不過所謂有遠見，也許只是金錢主義的一個同義語。至少，人家不能像我這麼有遠見的，就要叫它金錢主義了，當在一八六一年的時候，任何一個忠心的聯盟州人，只要他手裏有一千塊現錢，就能做我所做的事，可惜是很少人抱金錢主義，因而把這機會錯過了！例如嵩塔兒要窸剛剛攻下來而各海口還沒有封鎖的時候，我就拿極低極低的價錢，買了幾千包棉花，將它運到英國去了，現在這些棉花仍舊放在利物浦的堆棧裏，我始終不把它賣掉，我要把它放到英國紗廠非要棉花不可的時候，那就可以由我開價了。到那時候，我就是賣到一塊錢

一磅，也是不足爲奇了。」

「你等雄鷄生蛋的時候才去賣一塊錢一磅罷！」

「我相信這個價錢是會到的。現在已經是七角五一磅了。總之，思嘉等到這場戰爭完了的時候，我就是一個富翁了，這就因爲我是有遠見的——哦，對不起，金錢主義的——緣故。我從前也會告訴你，人要發大財，只有兩個時代，一是國家正在建造的時代，一是國家正在毀壞的時代。建造時代的財發得慢，毀壞時代的財發得快。你記住我的話罷。也許這對於你將來是有用的。」

「凡是好的忠告我都很重視，」思嘉盡量用着譏諷的語氣說。「可是你這忠告我實在用不着。你當我爸爸是個窮鬼嗎？他的錢已經儘够我用了，而况我還有察理的一份財產。」

「我想當初法蘭西的貴族沒有爬進囚車以前，都是跟你一樣想法的。」

瑞德常常給思嘉指出，她一面所有社會活動都參加，一面還穿着黑色的喪服，實在不相稱得很。因爲瑞德一向喜歡漂亮的顏色，現在思嘉穿着這種陰慘慘的衣服，披着這種黑沈沈的長紗，便使他一面雖覺好頑，一面終感不快。但是思嘉終不肯馬上易服，因爲她知道滿服還有幾年，若是馬上換去了，恐怕人家談論得愈加厲害，而且，她對母親怎麼交代呢？

瑞德也曾老實不客氣的告訴她，說她披着那種黑紗便像一頭牛，穿着那種黑衣便老了十歲年紀。她聽見這話，便急忙跑到鏡面前，仔細看看自己到底是否真像有二十八歲。

「我想你應該自己看重些，不要打扮的跟梅太太一般，」他激她道。而且也用不着披起黑紗來做悲傷的幌子，因爲你本來並不悲傷，這我可以跟你打賭的。我要你丟掉帽子跟頭紗兩個月裏面

●原文是「象爬到樹上做窠的時候，」意思一樣。

我就去弄一頂巴黎出品的帽子來給你戴上。」

「是嗎？不，這事不必再談了罷。」思嘉一經提起有關察理的事情，心裏就覺得非常懊惱。那時瑞德正預備要從衛氏屯再到法國去一趟，便不再說什麼，咧着一張嘴走開了。

幾禮拜之後的一個夏天的早晨，他又來了，手裏拿着一隻裝飾得很好的帽盒子，看看屋裏只有思嘉一個人，便將盒子打開來，裏面用紙重重裹着的，是一頂非常精緻的女帽。思嘉一眼看見，便不由得大聲喊出「哦，這好寶貝兒！」一面就伸手去拿。像這樣的新服飾，她連見也多時不見了，更不要說是插在手裏，因而她那雙眼睛饑得不行了，便嘗它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一頂帽子了。它的質地是深綠色的細絲絨，淡碧色水綉做的鑲綾。兩條帶子結在下巴頰兒底下，跟她的手一般闊，也是淡綠色的。而且那捲着的帽簷上面還插着一枝十分傲慢的駝羽。

「戴上罷。」瑞德微笑着說。

她就飛奔到對壁的鏡面前，將它嘆的一下戴上頭，然後將兩鬢的頭髮掠到後邊，以便露出一對耳墜子，然後動手結起下巴頰兒底下的帶子來。

「好看嗎？」她一面嚷着，一面露一個側影給他看，同時將頭翹了翹，故意使那枝駝羽跳盪起來。但是她不過口裏這麼問問，心裏實在早已知道自己好看的，用不着等等看見他的眼睛才證實。因為她戴上了這頂帽子，樣子越發顯得俏皮了，而且那綠色的綾邊映得她的眼睛跟深翡翠一般閃亮。

「哦，瑞德，這帽子是誰的？我要買它。我願意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

「就是你的呀。」他說。「誰還配戴這種綠顏色呢？你想我把你眼睛的顏色記得清楚嗎？」

「你真的是替我配的嗎？」

「是的，盒子上還有和平路幾個的法文呢，你覺得有什麼意義嗎？」

她並不覺得有什麼意義，只對着自己的影子微笑着。在這當口，她覺得萬事於她無涉了，就只知道自己兩年以來初次戴起這樣好帽子，確是美得毫無瑕疵了。她想戴着這樣的帽子，天下事情還有什麼辦不到的呢？但是一會兒之後，她的笑容便又漸漸消散了。

「你不喜歡嗎？」

「哦，這是做夢一般的，但是——唉，像這麼可愛的綠，要是拿黑紗罩了起來，又把這駝羽也染成黑，真是可惜呢。」

他立刻走到她身邊，很快解開她頰下的帶子。一刹那之後，那帽就回到帽盒裏去了。

「你做什麼？你不說這是我的嗎？」

「可是我並不把你拿去改做喪帽的，你既然不合胃口，我去找別個綠眼睛的女子送給她去。」

「哦，那不成！我是死都要要的。哦，瑞德，請你不要小氣罷，給了我罷。」

「那末你不要把它染黑呢？要染就不成。」

她牢牢抓住帽盒子。這寶貝東西，她戴了起來就會那麼年青那麼迷人的，可以拿去給別人去嗎？哦，決然不可以的！她也想起了白蝶跟媚蘭會得驚駭，她又想起了母親會得罵她，她發抖了，但是她的虛榮心強過了懼怕。

「我不染就是了，我答應你了，現在可以給我了。」

他帶着一點嘲諷的微笑將帽盒子給了她，看着她重新戴上，重新對着鏡子修飾起來。

「這要多少錢？」她突然的問，同時就放下臉來。「現在我只有五十塊錢，但是到下個月——」

「這照聯盟州的錢算起來，大約要兩千塊錢。」他對她那淒苦的神情咧着嘴說。

「哦，天——那末，假使我現在先給你五十，以後等我——」

「我不要錢，」他說。「這是一件禮物。」

思嘉的嘴突的張開來，對於男人家送的東西是得特別當心的呢！

「糖菓啊，花呀，親愛的，」母親屢次對她說，「或者是一本詩集啊，一冊紀念冊啊，一小瓶花露水啊，只有這些東西是女人可以收得的。凡是貴重的禮物，即使是你未婚夫送給你，也萬萬不能收。例如首飾、衣服，甚至於手套、手帕之類，都決不能收人家的。你如果收了，男人家就要當你不是上等女人，因而就要放肆了。」

「哦，天！」思嘉看了看鏡中的倩影，又看了看瑞德那副不易看穿的表情，心裏暗暗的想着，「要我不收他這句話，我簡直是說不出口來。這東西太可愛了，我寧可——寧可他來放肆一下的，只要他不過分的放肆。」想到這裏她不由得自吃一驚，登時臉上泛起粉紅色。

「我要——我要把那五十塊給你——」

「你要給我，我就把它扔到陰溝裏去，或者呢，再去買東西來引誘你的靈魂。我知道你的靈魂只消一點兒東西就成的。」

她勉強笑了起來，而鏡子裏那個綠帽簷底下的笑影立刻使她下了決心了。

「你打算對我怎麼樣呢？」

「我要拿好東西來勾引你，直至你的貞操再不能維持，可以聽憑我玩弄，」他說。「男人家的東西只有糖菓和花你可以收得，親愛的，」他又模擬着一般母親的口氣，以致她不由得吃吃笑起來。

「你真是一個黑心的活鬼，白瑞德，你明明知道這頂帽子太好了，我是不能拒絕的。」

他的眼睛一面恭維她的美，一面卻在譏笑她。

「你不妨騙一騙白蝶小姐，說絲絨跟袖子的樣子都是你自己給的，圖樣也是你自己打的，我還

要了你五十塊錢」

「不，我要說一百塊錢，等她去對人家說去，讓人家眼熱眼熱，都要說我多麼多麼的闊綽。可是，瑞德，以後你再不要拿這麼貴重的東西送我了。我知道你很好心，可是我實在不能再收你什麼東西了。」

「真的嗎？可是等我高興的時候，以及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可以增加你的美的時候，我還是要送的。不過我要警告你，我並不是好心，我是拿帽子、鐲子一類東西來引誘你，來引你到陷阱裏去的。你要牢牢記着，我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有緣故，我給人家的東西一逕都望人家的報酬，我是什麼都要代價的。」

他的黑色眼睛搜索着她的面孔，一直搜索到她的嘴唇。思嘉低着頭，渾身充滿着激動。現在他要放肆起來了，正不出母親的預料。他要跟她親吻了，或是嘗試跟她親吻了，到底怎樣，她一時也分不清楚。她如果拒絕呢，他就馬上要將那帽子一把抓了去，去拿給別的女人。反之，若是她讓他規規矩矩的親一下呢，以後他爲了抱着再親的希望，別的好東西就會源源而來了。男人家對於親幾個嘴，總是看得非常之重的，雖則天才曉得是什麼緣故。有很多人親了一次嘴之後，竟會立刻愛上那個女孩子，或者因爲女孩子刁皮，親了一次之後就不肯讓他們再親，竟會演出許多活劇來。倘如白瑞德真的愛上她，並且承認了他的愛，求她親一個嘴或是笑一笑，那事情就有了勁兒了。是的，就讓他來親罷。

但是他並沒有表示要來跟她親嘴的意思。她從她的濃眼睫毛底下拋給他一個斜視，並且含糊着給他一個鼓勵。

「你說你是什麼都要代價的，是不是現在你盼望我給你什麼代價呢？」

「這且等着看罷。」

扭，扭得那帽上的駝羽蹦蹦跳起來。

他的白牙齒從他的髭鬚底下露了一露。

「太太，你太瞧得起你自己了，我並不要跟你結婚，也不要跟任何人結婚。我是一個不結婚的人。」

「真的嗎！」她一面喊着，一面不由得倒退了幾步，以爲現在他一定要放肆起來了。「我連跟你親嘴都不願意呢。」

「哦，那末怪不得你一張嘴鼓得那麼好頑了。」

「哦！」她喊道，因爲她已經瞥見自己的影兒，果然兩片紅嘴唇皮正做着一個親嘴的姿勢。「哦！」她接連的喊着，原來她已經在那裏大發脾氣，大蹬其腳了。「你是一個頂頂可怕的人，我沒有見過第二個的，就是從此再不同你見面也不算可惜！」

「你如果真的那麼想，就不妨踩掉那帽子。阿呀，我看你是光火極了，這倒也難怪你的。那末來罷，思嘉，你把帽子踩掉罷，那就算我把我的人跟我的東西都看得一錢不值了。」

「你敢碰一下子看！」她一面說着，一面雙手牢牢抓住了帽簷，往後倒退了幾步。他就追上前去，輕輕笑着，捏住了她的雙手。

「哦，思嘉，你簡直是個小孩子，你把我的心都擰痛了。」他說。「好罷，我就來跟你親一個嘴罷，我看你在盼望呢。」說着，他就隨隨便便的仆下身子去，將小鬍子在她面頰上輕輕擦了一下。「現在，你是不是覺得要打我一下耳摑呢？」

她把嘴唇努着，抬起頭看着他的眼睛，看見他那黑珠子的深處含着一種覺得非常好頑的神情，

便不禁嗤的一聲笑出來，她想這人真是頑皮極了，惡作極了！如果他不要和她結婚，並且不要和她親嘴，那末他要什麼呢？如果他並不是愛她，那末又爲什麼常常來找她，常常送東西給她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那就好了。」他說。「思嘉，你要曉得，我對於你是一種惡勢力，你如果有一點意識的，你就該叫我滾蛋——這是說，如果你能夠的話，因爲我這人是很不容易擺脫的，但是我對於你的影響實在很壞。」

「是嗎？」

「你還看不出來嗎？自從我在賽珍會上初次會到你的時候起，你的行爲就很駭人聽聞了，這大部分都該歸咎於我的，誰鼓勵你去跳舞的呢？誰強迫你承認自己也覺得我們這光榮的主義並不光榮也不神聖的呢？誰慫恿你承認自己也覺得這些爲主義而戰的人都是傻子呢？誰幫助你給與那些老太太們許多談論資料的呢？最後，誰引誘你收受一個上等女人所不應該收受的禮物呢？」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白船長。我所做的事情不見得就壞到這樣，而且我做這些事情也不是靠你幫忙的。」

「這我就不信了，」他說這話時，面容突然變得安靜而陰鬱。「按理說呢，你應該心裏一逕悲傷，像一個韓察理的寡婦，同時在那些傷兵裏面，也應該是以規行矩步出名的，然而事實上——」

但是她並沒有聽他，因爲她又在那裏對鏡子顧影自憐，並且心裏正在打算，今天下半年就要戴這帽子到醫院裏去，還要到那些調養期中的軍官那裏送花去。

當時瑞德說的末了幾句話，實在句句都是真實的，她卻一點兒沒有想到，她沒有想到瑞德曾經替她打開寡婦的獄門，將她解放出去，使她仍得混進那些未結婚女子裏面去做她們的王后，她也沒有想到自己所以遠遠撇開母親的教訓，確是由於瑞德的影響，因爲她的變化是逐漸逐漸起來的，今

天掙脫了一種習慣，過幾天再掙脫了一種習慣，彼此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聯系，也沒有什麼聯系，也沒有什麼聯系，其實呢，她因受了瑞德的影響，已經把她母親給她的種種關於禮節的嚴厲教訓多數拋到九霄雲外了，已經把一個上等女人所應做的艱難功課都置諸腦後了。

但是她現在就只看見那一頂帽子跟她非常之合式，就只知道它並不要一個大錢，就知道瑞德一定是愛她的，無論他自己承認不承認，而且她一定會得找出一個法子來使他承認。

第二天，思嘉站在鏡子面前，手裏拿着一柄梳子，嘴裏嚼着滿嘴的髮夾，嘗試梳着一種新式的頭髮，這種頭髮是美白新近到里士滿去看丈夫的時候學回來的，據說現在京都裏時行得很，它的名字叫做「貓兒鼠兒小耗子」，梳起來頗不容易，梳時先把頭髮打中間分開，左右各成逐漸減小的三疊，最大的一疊居頂上，叫做「貓兒」，「貓兒」和「鼠兒」都還不難梳，至於「小耗子」就不好弄了，你拿來夾子夾住它，它一遲都要溜開去，但是思嘉決計要梳它成功，因為那天晚上瑞德要來吃晚飯，他看見她衣服上頭髮上有點新花樣，一遲都要注意要稱贊的。

當她正在滿頭是汗跟那豐裕而頑強的頭髮奮鬥的時候，她聽見樓下穿堂裏有一陣輕輕的跑步聲，知道媚蘭已從醫院裏回來了，隨即她又聽見媚蘭兩步作一步的飛跑上樓梯，不由嚇得停住手，心想一定出了什麼事兒了，因為媚蘭走路向來不會這麼急的，她便走到門口，開了門，便見媚蘭滿臉緋紅，驚惶失措的跑進房來，活像一個犯了事的小孩子。

她面上淌着眼淚，帽子倒掛在背後，裙籠兒猛烈震盪着，她手裏不知抓着一件什麼東西，只覺一陣廉價香水的香氣被她帶進屋裏來。

「哦，思嘉」她一面喊着，一面關了門，向思嘉牀上坐了下去，「姑媽回來了嗎？還沒有罷？哦，謝天

謝地！哦，思嘉，把我差殺了我差不多暈過去了。思嘉彼得伯伯口口聲聲說要告訴姑媽呢！」

「告訴什麼呀？」

「告訴我跟那個——那個也不知是小姐是太太的說話——」她拿手帕兒扇着自己的熱臉。「喏，就是那個紅頭髮的女人，叫做華貝兒的。」

「怎麼，媚蘭！思嘉嚷道，她是嚇得眼睛只會發楞了。」

華貝兒就是她到餓狼陀的第一天在街上看見的那個紅頭髮的女人，現在她在這裏，已經大大出名了。因為餓狼陀自從成了兵士聚集的所在，便有許多娼妓跟着他們的足跡而來，其中要算這華貝兒首屈一指，就因她長着那麼一頭火簇一般的頭髮，身上穿的衣服又一逕是非常華麗而時式的。向來桃樹街上跟其他規矩的地方都難得看見她的踪跡，偶或看見她在街上走，凡是規矩人家的女人都要急忙的避開她。現在媚蘭竟會跟她講起話來，這就怪不得彼得伯伯要光火了。

「要是讓白蝶姑娘知道的話，那我就寧可死了你明白的，她若是知道這樁事，就馬上會得哭起來，馬上會得到處去告訴人，那我就沒有面孔見人了。」媚蘭嗚咽道：「而且這並不是我的過錯。我——我實在硬不起心腸來避開她。這是對不起人的。思嘉，我——我實在可憐她呢。你想我應不應該可憐她呢？」

但是思嘉並不關心這樁事情的倫理方面，她也跟大多數天真爛漫的好人家女子一樣，對於娼妓這東西發生了深刻的好奇心了。

「她要跟你講什麼呢？她的話講得怎麼樣？」

「哦，她的語法錯得很厲害，不過我看得出她是極力想學好的，這可憐東西。剛才我從醫院裏出來，彼得伯伯沒有拿馬車來接我，因而我就決計跑路回家了。我走到安家大院的時候，誰知她正躲在

籬笆背後等我呢。哦，我的天，還虧得他們安家人都到馬崗去了！那時她就說：『請你衛太太跟我說幾句話罷。』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的。那時候我原應該趕快跑開去，可是——可是思嘉，她那副神氣太可憐了，那是一種哀求的神氣呢！而且她穿着黑衣裳，戴着黑帽子，臉上沒有搽脂粉，若不是頭上長着紅頭髮，簡直是跟規矩人家的女人沒有兩樣的。我還沒有能回答，她就又說道：『我原不應該跟你來說的，可是我曾經想跟艾太太那隻老母孔雀去說過，她竟把我趕出醫院來呢。』

「你真的把她叫做老母孔雀嗎？」思嘉說着，覺得很有趣，笑起來了。

「哦，你不要笑呀，這是沒有什麼好頑的。誰知道這個小姐——哦，這個女人——是想給醫院幫一點忙呢——你意思得到嗎？她自願每天早晨到那裏去做看護，這當然把艾太太幾乎嚇死了，就立刻把她趕出醫院來了。以後她又說：『我也希望能做一點事的。我難道不跟你們一樣是一個聯盟州人嗎？』思嘉，我聽見這話真是感動極了。你知道的，她想給主義出力，也是不好的嗎？你覺得我這意思對不對？」

「阿呀我的天，媚蘭，誰來管你對不對呢？別的她還說什麼？」

「她又說，她對於到醫院裏去做事的這些女人一逕都留心看過，只覺得我——我臉上很和氣。因而她闌住我說話了。她說他有一點錢，要我替她拿去用到醫院裏去，但是千萬不要說出是哪裏來的。她說艾太太如果知道這錢是什麼樣的錢，她一定不允許拿到醫院裏去用。什麼樣的錢呢？那是我一想起來就要暈過去的那時我心亂得很，急乎要離開她，大概只對她說過：『哦，好的，你真是好人。』或是諸如此類的癡話，她就微笑一笑說：『你真是一個基督教徒。』一而便把這條醜陋的手帕塞進我手裏來了。嗨，你開到這股香氣嗎？」

媚蘭擎出一條男人的手帕來，非常醜陋的，但是含着極濃的香氣，裏面包着一些兒硬幣，做一個

結兒打着

「她正在那裏向我道謝，並且說着以後每禮拜都要拿一點錢給我的話，誰知彼得伯伯已經把馬車趕到面前，看見我了。」媚蘭說到這裏，不禁淚流滿面，將頭倒在枕頭上了。「他——經看見是誰跟我在一起，他——思嘉，你知道怎樣？」他竟對我吶喝起來了！我是這一生一世也沒有有人對我吶喝過的，他說：「你趕快上車來罷。」當然，我就上車了，於是他一路把我訓着，不容我分辯一句，還口口聲聲說一定要告訴姑媽。現在，思嘉，你替我下樓去求他，不要告訴罷。也許他會聽你的話的。姑媽是連我對這種人看了一眼，也要氣死的呢！不可以，思嘉！」

「好的，我去，不過我們先來看看這裏面有多少錢。我覺得很重呢。」

她解開了那個結，便有一大手把的金元滾到牀上來。

「思嘉，是五十塊錢，而且都是金的。」媚蘭數了一數，就嚇得喊了起來。「思嘉，你說說看，到底應該不應該拿這種——恩，拿這樣掙來的錢用在那些兵士身上呢？你想上帝會不會諒解她的一片好心，便不管這錢醜不醜呢？我想起了醫院裏需要這麼多東西——」

但是思嘉並沒有聽她。她正看着那條醜的手帕，心裏充滿着羞辱和憤怒。原來那條手帕的一角裏繡着RKB三個字母，而現在她的上格抽斗裏也放着一條手帕，跟這一模一樣，那是白瑞德昨天剛剛借給她包花蒂兒，她預備他今天來吃晚飯的時候還給他的。

由此看來，白瑞德是跟那醜的華貝兒有了往來的，並且是拿錢給她用的。這就是她這預備捐給醫院的錢的來源，怪不得都是金的了。但是白瑞德一面跟婊子往來，一面居然又敢跟規矩人家的女人來親近呢，而且她還相信他是愛她的呢！現在從這件事看起來，他是決不能愛她的。

她對於壞女人和涉及壞女人的一切，向來都覺得神秘，都要起反感。她又知道男人所以愛護這

種壞女人的目的，是沒有哪個女人應該提及的，即使提及，也只能用一種間接的說法和巧妙的言詞輕輕的說。她向來以爲只有極粗俗的男人才會去接近這種女人。從前她對於規矩人家遇到的規矩男人，總當他們是決不會做這種事的。現在發見了這個新事實，就替她的思想開闢出一個新天地來。不覺使得她不寒而慄。也許所有的男人都是這樣的！那不一般做妻子的豈不人人都受他們糟蹋嗎？總之，男人都是惡濁的，而白瑞德爲尤甚！

想到這裏，她就預備要等他來的時候，將這手帕向他臉上擲去，然後請他走出大門，從此再不跟他說話。但是，不這是她當然不能做的。她決不能讓他看出自己知道有這女人的存在，更不能對他露出自己知道他跟這女人有往來。因若不然，她就不像一個上等女人了。

「哦，」她憤然的想道。「我若不是一個上等女人，我對於這個惡蟲還有什麼話說不出來呢！」於是，她將那手帕圍在掌中，下樓到廚房裏去找彼得伯伯了。她走過火爐的時候就將那手帕扔到火裏，悶着一肚怒氣看着它燒掉。

第十四章

一八六三年的夏天到了，南方每個人心裏的希望又高漲起來了。不管是怎樣磨難，怎樣吃苦，不管是糧食投機家們怎樣剝削，諸如此類的災禍怎樣層出不窮，也不管死亡和疾病怎樣在每一家人家都打上了印子，南方人卻又在那裏說，「再一個勝仗就可以結束戰爭了」，而且比去年夏天說得更起勁，更有把握。因為他們雖則已經逐漸證明北佬是個不易打碎的硬壳菓，但是這硬壳菓終於快要打碎了。

一八六二年的聖誕節，餓狼陀人過得很快樂，整個南方都過得很快樂。聯盟軍在腓特烈堡打了一個空前的大勝仗，北軍的死傷竟以千計呢。在聖誕休假的那幾天，南方是普遍的在欣慶，欣慶着這潮頭的轉移。那個灰色的軍隊現在成了當令的戰士了，那些將領們已經顯出了他們的英勇了，等來春再一度的進攻，北軍就可以永遠擊潰了。

春天到了，戰鬪重開了。五月到了，聯盟軍又在產薩勒茲維打了一個大勝仗。於是南方歡聲雷動了。

較近本州的形勢，則曾有一枝北方的騎兵隊衝進肇嘉州來，結果又變成聯盟軍的一次勝利。人們都還在歡笑，還在互相拍着肩背說：「是啊，先生！咱們有這福勒斯老將在這兒，他們不如早點兒滾罷！」原來在四月底邊，北軍的斯得雷上校帶了一千八百名騎兵突然襲入了肇嘉，目的是在擄取俄狼陀以北只六十多哩的羅馬，他們有一個野心的計劃，要先把俄狼陀和田納西之間一條生死攸關的鐵路截斷了，然後南向攻入俄狼陀，以便毀壞集中在那裏的一切工廠和一切戰爭供應品。

這一下打擊斤兩不輕，若沒有福勒斯老將，南方就吃了大虧了。當時他手下只有敵人三分之一兵力，但是沒一個不奮勇當先，因而等不到敵人到達羅馬，就把他們截住了，以後經過幾日幾夜的苦戰，終於將敵軍全軍俘獲。

這消息傳到俄狼陀，差不多是跟產薩勒維茲勝利的消息同時的，一時俄狼陀歡笑聲騰，直至於天搖地動，因為產薩勒維茲的勝利也許意義比較大，但是斯得雷的襲擊隊竟至全軍做俘虜，那就見得他們北軍簡直可笑了。

「是啊，先生，他們跟咱們的福勒斯老將還是少頑頑把戲的好呢！」俄狼陀人人這麼歡欣鼓舞的說。

這時聯盟州命運的潮頭高到極點了，旺到極點了，南方已經舉國若狂了。誠然，葛蘭特所帶的一枝北軍自五月中旬以來一逕都在圍攻維克斯堡，誠然，自從桀克孫在產薩勒維茲受了致命傷，南方是喪失了一員大將了，自從高布將軍捐軀在腓特烈堡，肇嘉州是減少了一個頭等人材了，然而像腓特烈堡和產薩勒維茲那樣的大敗仗，北佬兒是再也吃當不起了，他們不久就非投降不可了，那末這場殘酷的戰爭也就完結了。

及到七月初頭，先是傳聞李將軍已經進兵到賓夕法尼亞，不久這傳聞果被證實，李將軍果然打進敵人的境界了！李將軍果然前進了！這就是這場戰爭的最後一役了！

整個俄狼陀都興奮得發狂一般，人人都在咬牙切齒的要圖報復，現在戰爭已經進入北佬自己的國境，他們總可以認識這場戰爭的意義了，他們的肥田要被沒收了，牛馬要被劫奪了，房屋要被焚燬了，老的少的都要拖進牢獄了，女人孩子都要趕出去餓死了——這就是這場戰爭對於他們的意義了。

當初密蘇里、墾德基、田納西、佛金泥等處失陷的時候，北軍在那裏的行動怎樣殘酷，那是人人知道的。他們在這些佔領地裏造成的種種恐怖，雖是極小的兒童都能够歷歷敘述，而且一提起來就覺十分憤恨的。現在俄狼陀已經充滿着從田納西東部來的難民了，因而那邊所經歷的種種苦痛，可以從那些難民口裏聽到極可靠的消息。在那些邊境區域，所受到的戰爭的打擊最殘酷，所以這些難民一聽到賓夕法尼亞攻下的消息，都巴不得立刻就在那城市付之一炬，就連平日最溫和的老太婆，也都咬牙切齒的巴望着報復。

誰知不久就有消息傳到了，說李將軍已經下令，禁止部下侵犯私人的財產，如有搶劫情事，一律處以死刑，並須償還所劫的物品。於是人人都覺詫異了。這位李先生是什麼道理呢？他寧可看着自己的部下挨餓受凍，沒有鞋子，沒有馬騎，卻要把敵人的財產保護得這麼周密！

七月初頭，米醫生的兒子米達西接連有信寄回來，所述的情形跟這消息相符的，於是人人傳誦之下沒一個不覺得憤慨。

「爸，你能設法替我弄一雙鞋子來嗎？我已經光了兩個月的腳了，而且並沒有得到鞋子的希望。若是我的腳沒有這麼大，我也可以跟別人一樣，從北佬的屍身上脫一雙下來，可是我始終找不到一個北佬兒的腳有我這麼大。你如果弄到一雙，千萬不要交郵局寄來。路上有人要偷的，而且我也不能夠怪他，不如叫斐爾坐火車來一趟，把鞋子親自帶來，以後我們要到哪裏去，過幾天再寫信給你。現在我還不知道，只知道要往北去。現在我們是在馬里蘭，大家都說我們要向賓夕法尼亞前進了……」

「爸，我想我們應該讓北佬兒嘗嘗他們自己的苦藥了，但是我們的將軍說，不至於我個人，我是恨不得把北佬兒的房子一火放掉，就是槍斃也甘心。爸，今天我們經過一片極大的稻田，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我們南方也從來沒有這種稻子。我不瞞你說，我們經過那裏的時候，確是做了一點小

小的搶劫了，因為我們肚子實在餓得緊，而且知道將軍決不會曉得的。不過那些青稻子並沒有給我們什麼好處，有些弟兄早已害了痢疾的，吃了這東西痢得更厲害。這毛病苦得很呢，就讓只剩一條腿跑路也沒有這麼苦的。爸，你想法替我弄一雙鞋子來罷，我現在做了隊長了，做隊長的人即使沒有新軍服，新肩章，鞋子總得穿的。」

但是大家關心的只是軍隊確實已經進入賓夕法尼亞這個消息，再一個勝仗就可以結束戰爭了，那時候達西要什麼鞋子都有，而且所有的孩子們都好開回家裏來，大家又好快活了。米太太設想着兒子回來再不出門的情景，不由得一雙眼睛都潤溼起來。

誰知到了七月三日，從北方來的電線突然沈默了，這一沈默一直延長到四日的中午，這才有些斷斷續續的消息傳到俄狼陀各處的大本營裏來。據聞賓夕法尼亞境內曾經有過劇烈的戰鬥，而附近葛的斯堡小市鎮的一仗尤其猛烈，因為那裏是李將軍所有軍隊集中的地方。但是這消息一時不能確定，而且來得也晚了，因為仗是在敵人境界裏打的，這消息卻是先由馬里蘭傳出來，又在里士滿攔了一攔，然後傳到俄狼陀。

在消息未能證實的期間，人人心裏都慢慢起了一種恐懼，因為天下事情最難忍受的，就莫過於不明事情的真相。凡是有兒子在前線的人家，家家都在那裏熱烈的祈禱，巴不得他們的兒子沒有開進賓夕法尼亞，至於那些明知自己的子弟是跟米達西在同一連裏的，那就只好咬緊了牙關硬說他們的子弟能够參加這大戰役便是莫大的榮譽。

白蝶家裏那三個女人一經聽見了這個消息，臉上便都露出無可掩飾的恐懼，因為希禮是跟達西同連的。

到了五日，惡消息就傳到了，但不是從北方來的，卻是從西方來的。維克斯堡已經陷落了，是經過

一場長久而慘酷的圍攻才陷落的，同時密士失必河全部流域，從聖路易直到新奧倫，實際都已在敵人的掌握。聯盟州已被截為兩段了。這一個噩耗，若在往常的時候，已經大可使餓狼陀人驚惶而痛哭。但是現在，他們並不把維克斯堡的陷落放在意中。他們的目光都注在李將軍身上了。他們以為李將軍已在東邊攻入賓夕法尼亞，這維克斯堡的陷落就沒有什麼了不得了。因為菲列德非、紐約、華盛頓，不都在東邊嗎？東邊一失，北方就要成痲痺狀態，這是跟密士失必河之敗可以相抵而有餘的。

時間很慢的移過去，災禍的黑影就在那城市上面展布開來，使得天空的烈日也彷彿昏沈暗淡，及至人們抬起頭方才驚覺着並無陰雲，仍舊青天皎潔的到處地方，都見女人交頭接耳的聚集着，有的在屋廊上，有的在人行道上，有的甚至在街心，說着沒有消息便是好消息，勉強互相安慰着，勉強裝起不怕的樣子。然而驚人的謠言續續傳來了，像似驚飛的蝙蝠在那沈寂的街道上往來投擲，說是李將軍已經陣亡了，仗是一敗塗地了，同時大批死傷人員的名單也寄到了。大家雖還不肯馬上就相信，但是隣舍家們都已經惶怖萬狀，爭先奔到市場上各報館裏去打聽消息了，也不管什麼消息了，就是壞的消息也要了。

霎時便有成羣結隊的人聚在車站上，等着開到的火車帶來的消息，此外則電報局門前，各大本營門前，各報館門前，也都擁擠着大羣的人。這些人羣越來越膨大，但都肅然無聲，都不說話。偶爾聽見一兩個老頭子顫抖的聲音向裏面人間消息裏面的回答總是「北方的電報還沒有通，就只聽得那邊是在打」，因此羣衆中依然寂靜，並不因此引起騷動來。羣衆的外圍上都是婦女，有步行來的，有坐馬車來的，也越來越多了。天氣又熱，人又擠，加以那許多脚掀起地上的灰土，直悶得大家連氣都轉不過來。那些婦女們也都不說話，但是她們的蒼白臉上現着那種默默哀求的神情，其實比號哭的聲音還要響。

這狼陀城裏是沒有一家人家沒有一個人在前線的，或是兒子，或是兄弟，或是父親，或是愛人，或是丈夫。現在這些人家的人都在那裏等消息，等着死了自己家裏人的消息。但是他們只期待死訊。他們不期待敗訊。敗的觀念是他們是已經排除的了。也許就在目前這一刻，他們的人正在那裏死，正在賓夕法尼亞山頭被太陽灼熱的草上死。也許就在目前這一刻，南方的行列正像禾稻遇到風雹一般倒下了。但是他們所爲而戰的那個主義是永遠不會倒的。他們也許論千論千的在死了，但是立刻就有一批新的穿灰軍服的人從地上湧出來接替他們了。究竟這些新的人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天上有一個正直無私的上帝只知道他們的李將軍是神異的，只知道佛金泥的軍隊是不可征服的。

嘉、媚蘭、白蝶，是坐了自己的馬車去的。現在停在調查日報館的門前，各人手裏都擎着陽傘。思嘉的手抖得非常厲害，以致那柄陽傘幌盪得跟篩籬一般。白蝶激動得不住嗅鼻子，活像一隻野兔兒。唯有媚蘭是石頭雕成似的，只把一雙黑眼睛睜得越來越大。她們在那裏足足兩個鐘頭了，她只開過一次口，那是當她把一瓶通關散從手袋裏取出來遞給白蝶姑媽的時候，她平時對姑媽說話從來不像這麼莽撞的。

「你拿去罷，姑媽，要暈的時候你自己開罷。我老實告訴你，你今天反正是要暈的，不如叫彼得伯先送你回去罷，我是決不走的了，非等聽到消息決不走的了。而且思嘉我也決不讓她離開我。」

思嘉本就沒有要走的意思，因爲她決不肯讓人先得到希禮的消息。哪怕是白蝶姑媽死了，她也決不離開這裏的。她只想着希禮現在在打仗，或許正在死，而現在這個報館，就是唯一能夠得到他的真實消息的地方。

她向四周圍看了一看，就看出她的一些朋友和隣舍家來了。米太太也在那裏，歪戴着一頂帽子，一隻臂膀挽着她那十五歲的小兒子斐爾。魯家的幾個姊妹也在那裏，正在那裏抖簌簌的舔着上邊的嘴唇，企圖將它拉長出來，蓋沒幾個暴牙齒。艾太太也在那裏，挺得像一個斯巴達的母親，但是仍舊藏匿不了內心的騷動，因為她那幾根灰白頭髮不住簌簌的顫抖。還有她的女兒艾芬妮也在那裏面，孔白得同鬼一般。她不見得是替她兄弟艾怒擔心罷，那末前線還有哪一個算得她真正的情人，值得她這樣害怕呢？梅太太是坐在馬車裏，正拍着女兒美白的手。美白已經肚子很大了，拚命拿圍巾遮也遮不掉，又何必跑出來丟醜？而且她是掛念着誰呢？誰也沒有聽說魯志西拿的隊伍開進賓夕法尼亞去過。現在她那小義勇兵大概是平平安安在里士滿罷。

忽見外圈子上起了一點騷動，原來白瑞德騎着一匹馬，正向她們的馬車而來，那些不坐車的人只好給他讓開一條路。思嘉一經看見他，心裏便想：這人好大膽，他這麼健昂的一個男子，身上沒有穿軍服，這個羣衆是隨時可以將他扯得粉碎的。當他近來時，她便覺得自己第一個就要將他扯裂。你看他居然敢騎着這麼好的馬，穿着這麼亮的鞋，這麼漂亮的麻紗衣服，吃得這麼的健康而光澤，還要穿着這麼貴重的雪茄，至於希禮跟前線其他的男子，現在都正光着腳，熬着熱，餓着肚子，並且鬧着種種疾病呢！

當他慢慢從人街中擠過的時候，便有許多憤恨的眼光向他身上拋來。老頭子們都在鬚子底下咕嘟起來了。梅太太膽子最大，便從馬車上微微抬起身子，清清白白的喊了一聲：「投機家！」她那語調之間，使得人人都會感覺這名詞無限的惡毒。白瑞德卻是一理都不理，只向媚蘭和白蝶升了升帽子，便靠到思嘉這邊，對她說道：「你想這一會兒米醫生會不會再來發表那種勝利的演說呢？」

思嘉的神經本已等得了有些緊張，現在聽見他這麼說，便像一頭怒貓似的朝着他，激烈的話已

經浮到岸邊了，但是他做了個手勢，止住了它。

「我是來報告你們幾位的，」他高聲的說道，「剛才我到過大本營裏，知道第一批死傷名單已經到了。」

他說完這話，左近那一堆聽見這話的人裏面就起了一陣嚙嚙之聲，隨即有一大批人騷動起來，預備從白堂街趕到大本營那邊去。

「你們不必去，」他從馬鞍上抬起身來擺了擺手說，「名單已經送到兩個報館裏來印了，你們在這裏等着罷！」

「啊，白船長，」媚蘭含着眼淚對他說，「謝謝你特地跑來告訴我們，要到什麼時候貼出來呢？」
「馬上就要出來了，太太。交到報館裏已有半個鐘頭了，專管這事的軍官一定要等印齊才發他怕羣衆要擠壞報館呢。哦。」

報館的側邊窗門開開了，一隻手伸出來了，手裏拿着一束長條的單子，上面密稠稠印着名字，油墨都還沒有乾，羣衆便一擁而前，也有搶到全張的，也有只抓到半張的，到手的就往外退了出來，預備到清靜些的地方去看，那些在後面沒有擠得上前的，口裏不住喊着「讓我過去啊！」

「你拉住韁繩，」瑞德一面跳下馬，一面將韁繩扔給彼得伯伯，隨即兩邊挺着肘膀子，打人羣中擠開一條路，向那窗口面走去，一會兒他就回來了，手裏拿着五六張那種單子，將一張扔給媚蘭，其餘的散給旁邊幾部馬車裏的人，就是魯家的幾位小姐，米太太，梅太太，艾太太。

「趕快，媚蘭，」思嘉提心弔膽的喊道，誰知媚蘭兩手正在大抖，抖得簡直無法能看了，她便急得差不多發起狂來。

「你拿去看罷，」媚蘭才說出口，思嘉便一把抓到手中去，先從W看起，W在哪裏呢？哦，在這裏底

下，弄得一場糊塗了。「姓華」她用顫抖的聲音開始唸出來。「姓魏……姓溫……姓柴……」

他不在裏邊，他不在裏邊，你怎麼了，姑媽，媚蘭，檢起藥瓶來罷，扶起她來罷，媚蘭。」

媚蘭快樂得公然哭起來，一面扶住白蝶姑媽，那個撥浪鼓似的頭，一面將通關散湊到她鼻子底下。嘉嘉也在那一邊撐着那胖老太婆，心裏樂得暗暗在歌唱。希禮還活着，他連傷都沒有傷，這是上帝赦免他的，上帝多好呵！——

她突的聽見低低的嗚咽聲，轉過頭，看見艾芬妮正把頭伏在她母親的胸口上，那張單子落在車底了，艾太太把女兒摟在懷裏，兩片薄嘴唇皮正在發抖，隨即聽見她對馬夫吩咐道：「回去，趕快。」思嘉對手中的條子掠過一眼，艾恕的名字並不在裏邊，那末芬妮必定也有一個情人在前線，現在他死了，當艾家的馬車出去時，羣衆在一種同情的靜默之中讓出一條路，隨後便是魯家的小馬車，車是魯信念小姐自己把韁的，她的臉跟一塊岩石一般，但是不知怎麼的，這回她的牙齒居然不露了，希望小姐帶着一臉的死色，坐在她姊姊旁邊，牢牢抓住了她的衣角，當時她們簡直跟老太婆一般了，她們的兄弟大郎是她們最最愛的，而且她們的親屬只剩此一人，現在大郎是完了。

「媚蘭，媚蘭！」美白樂不可支的喊道，「瑞納平安的希禮也平安，謝謝上帝！」這時她肩上的圍巾已經落下來，她的大肚子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但是她跟梅太太都不去管它了。「啊，米太太，瑞納——」

「她的聲音突然轉變。」媚蘭你看——米太太達西沒有——」

米太太正把眼睛看着自己的膝蓋，人家叫她的名字，她也沒有抬起頭，但是坐在她旁邊的小斐爾臉上的表情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喂，母親，母親，」他無可奈何地叫着，米太太將頭抬起，正遇着媚蘭的眼睛。

「他現在也用不着鞋子了，」她說。

「哦，親愛的」媚蘭一面哭起來叫着，一面將姑媽甩到思嘉懷裏，急忙跳下了馬車，奔到米太太車上去。

「母親，你還有我呢，」斐爾極力想安慰他的母親。「只要你肯讓我去，我會去殺盡北佬——」米太太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彷彿再也不肯放鬆似的，嘴裏用着一種哽咽不能出口的聲音叫出一個字來——「不！」

「你趕快住嘴罷，米斐爾！」媚蘭一面跨上馬車，坐到米太太傍邊，將她摟在懷裏，一面噙聲對他說：「你想你再出去送死去，就算孝你母親嗎？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傻話。快趕車，送我們回家去罷！」

斐爾一面拿起了韁繩，媚蘭轉過身朝着思嘉。

「你——送姑媽到家馬上就到米太太家裏來，白船長，你可以送個信給米醫生嗎？他在醫院裏。」說完，馬車就打那逐漸散開的羣衆裏面出發了。那羣衆中的婦女，有的樂得哭起來，但是大多數都因受到深重的打擊，就像突然癡呆了似的。思嘉又低了頭，將手裏的單子再看了一遍，看有沒有熟人的名字，因為現在希禮是不安了，她就有心思去想別人了。啊，這單子是多麼長啊！餓狼陀繳的捐稅已經不輕了，整個肇嘉州繳的當然更重了。

我的天！高——累福，上尉！累福她突然記起好久之前有一天，她曾跟累福一同逃走過。但是到晚快邊仍舊趕回家，因為是肚子餓了，而且怕天黑。

「方——約瑟，士兵。」就是那倆壞脾氣的小約瑟，賽莉剛剛養過孩子還沒有復原呢！

「孟——勒萬，隊長。」勒萬是跟高嘉菱訂婚了的，可憐的嘉菱她是遭到兩重的損失，一個兄弟和一個愛人。但是賽莉的損失更大——一個兄弟跟一個丈夫。

哦，這真是太可怕了。她幾乎不敢再往下唸了。白蝶姑媽正在她肩膀上抽咽，歎氣，她就老實不客氣，將她一推推在馬車的一角，然後繼續往下唸。

她一看姓湯的有三個名字，心裏覺得很詫異。也許是排字人太匆忙，排重複了一個了。但是三個名字明明不重複。「湯——伯倫，上尉。」「湯——司徒，伍長。」「湯——譚，士兵。」還有一個保義，是開戰第一年就死了的，現在不知葬在佛金泥的什麼地方。那麼湯家兄弟四個一個不賸了。

她不能再往下唸了。她那些從小在一起遊戲、跳舞、調笑，乃至於親過嘴的朋友們，究竟那張單子上還有多少，她不忍再知道了。她只想哭，她覺得喉嚨口彷彿有一隻鐵爪子在那裏抓，要想個法子把它鬆一鬆。

「我替你傷心，思嘉。」瑞德說。她抬起頭來看了看他。她已經忘記他在那裏了。「你的朋友多嗎？」

他點了點頭，過了半天才說出口來：「區裏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還有——還有湯家三個統統在裏面。」

他的面孔很平靜，幾乎是陰鬱了，他的眼睛裏面並沒有嘲諷。

「但是還沒有完呢，」他說。「這不過是第一張單子，而且是不完全的。明天還有一張更長的單子。」他低下他的聲音，不讓近旁那些馬車裏的人聽見。「思嘉，李將軍一定吃了敗仗了。我在大本營裏聽見的，他已經退回馬里蘭來了。」

她對他抬起一雙驚惶的眼睛，但是她的恐懼並非起於李將軍的吃敗仗。明天還有更長的死傷單呢！明天她並不會想到明天，她一看見現在這張單上沒有希禮的名字，便已樂得什麼都忘記了。明天是的，也許就在這刻兒他已經死了，但要等到明天才知道，或者等明天以後的一個禮拜才知

道。

「哦，瑞德，我們爲什麼要有戰爭這東西呢？當初北佬兒要是肯拿出幾個錢來贖黑奴，或者我們一個錢不要就讓他們拿了去，那不是比現在都好得多嗎？」

「實在並不是爲黑奴的，思嘉，黑奴不過是一種藉口罷了。戰爭總是要有的，就因男人是愛戰爭的。女人不會愛戰爭，男人卻愛——甚至比愛女人還過餘。」

他嘴上又照舊裝起那種微笑來了，臉上的嚴肅消失了，他抬了抬他的闊邊巴拿馬帽子。

「再見，我要去找米醫生去了，他兒子的死信要我去報告，這事不免有點挖苦人，不過暫時他不會覺得。但到日後，他想起了一個投機家去報告一個英雄的死的消息，大概是要深深懷恨的。」

思嘉將白蝶姑媽一攆攆倒了牀上，留下百利子跟阿媽服侍她，自己就出門到米家去了。米太太跟斐爾在樓上，等着她丈夫回來，媚蘭坐在客廳裏，跟一羣吊問的隣家低聲談着話，她手裏忙着針線和剪刀，正把艾太太借給米太太的一件衣裳改做作喪服。屋子裏面已經充滿了一種土製黑染料的衝鼻氣味了，因爲廚房裏那個啜泣的廚娘，正把米太太所有的衣裳在了一口大鍋裏拌着。

「她現在怎麼樣？」思嘉輕輕的問。

「一顆眼淚都沒有，」媚蘭說。「女人家哭不出來的時候是可怕的呢。我真不懂他們男人怎麼能够熬牢不哭的。我猜是由於他們比女人強壯比女人勇敢罷。她說她要親自到賓夕法尼亞去帶他去。米醫生是離不開醫院的。」

「這是可怕得很的！爲什麼斐爾不能去呢？」

「她怕他不在她面前就要去加入軍隊。你知道的，他個兒不小，人家要當他已經十六歲了。」

隣舍家們一個一個的溜走了，她們知道米醫生回來一定有一番傷心，都怕在這裏等他。最後就只剩思嘉和媚蘭兩個，在客廳裏做着針線。媚蘭樣子很平靜，心裏卻傷心，眼淚不住滴到手中的布上。分明她並非替希禮憂愁，分明她不是在想戰爭仍舊進行着，希禮隨時都有可死的機會。思嘉聽了瑞德一番話，心裏便又充滿了恐慌，現在她遲疑不決，還是把這話對媚蘭說了出來，叫她替自己分憂呢，還是藏在自己肚裏不說出來了。她決計不說，因為倘叫媚蘭看破自己替希禮焦急過度，到底是不像個樣兒的。今天早晨她的舉動神情都已太露骨，還虧得別人沒有看出來，連媚蘭跟白蝶也沒有看出來。

經過一段時間靜默的縫紉，她們就聽見外面有聲音了，從帘縫裏一看，看見米醫生正從馬上下來，他的肩膀佝偻着，他的頭低垂着，以致一部灰色鬍子像一把扇子似的散在胸膛上。他慢慢的走進屋子，放下帽子跟皮包，跟思嘉媚蘭默默的親過吻，然後他疲乏地走上樓梯。一會兒之後，斐爾下來了，只見他那麼長手長腳的，像是無可安頓的樣子。思嘉媚蘭對他看了看，示意叫他到客廳裏坐去，但是他走到前面廊子上，在頂頭一步台階上坐下來，將頭托在兩個手掌裏。

媚蘭歎了一口氣。

「他是發狂了，因為他們不讓他去打北佬，他還只十五歲呢！哦，思嘉，要有這麼一個兒子，你多麼有意思啊！」

「養大了送給人去殺嗎？」思嘉想起了達西，便這麼簡捷地回答。

「有兒子送給人去殺，總比沒有的好。」媚蘭說着又哽咽起來。「這是你不懂的，思嘉，因為你已然有了小衛德了，可是我——哦，思嘉，我真想要孩子得緊呢！你總以為我不該公然說出這種話來，但這是真話，而且孩子是個個女人都要的，你知道的。」

思嘉好容易才熬住了哩鼻。

「倘使上帝的意思是要把希禮——把希禮拿去的話，那我有個孩子就可以有點安慰了。不然的話，倘使希禮有一個不測，我不是什麼都空了嗎？哦，思嘉，你真是幸運！你雖然失了察理，到底還有他的兒子在這裏。思嘉，請你饒恕我，我有時候真是妬嫉你——」

「妬嫉——我？」思嘉心裏不勝羞慚地喊道。

「因為你有兒子，我沒有。我有時甚至把衛德假當做我自己的，因為沒有兒子真是可怕得很呢。」

「胡說八道！」思嘉放下了心說。她對那個紅着臉在做針線的細弱身軀很快地瞥了一眼。她覺得媚蘭也許真是要孩子，但是她那身軀確實不配養孩子。她的高度不過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她的臀部也窄得同女孩兒一樣，她的胸口是板壁一般平的。思嘉想起了媚蘭養孩子，便覺得十分難堪。因為由這事兒連帶引起的觀念很多，都是思嘉所不堪設想的。倘使媚蘭真的跟希禮養出一個孩子來，這孩子便彷彿是從思嘉自己身上挖出去的了。

「我剛才講衛德的話請你原諒我，你知道我實在愛他極了，你不會跟我生氣罷？」

「別說傻話罷。」思嘉簡捷地說。——你到廊子上去勸勸斐爾罷，他在那裏哭了。」

第十五章

聯盟軍既被打回佛金泥，便都歸到刺匹丹河上的冬令營來了。他們自從高的斯堡吃了那麼一個大敗仗，元氣業已大虧，並且疲倦得不能不休息了。因此將近聖誕節的時候，希禮便也請得例假回家來。思嘉跟他一別兩年多，現在重新見面，感情激動得非常厲害，連她自己也不覺吃驚。當初她站在十二根橡樹的客廳裏，眼看着他跟媚蘭結了婚，總以為自己以後即使還愛他，也決不會跟那一刻的感情那麼強烈。現在她方才明白自己那天晚上所經驗的情感，實在還不過是一個縱容慣了的孩子得不到玩具時的情感罷了。現在經過了這兩年多的離別，她的情緒因對他的長久的夢想而越發尖銳化了，因一逕悶在肚裏不能說出口而越發提高了。

希禮回家時，身上穿着褪色補綴的軍服，頭髮已被烈日灼晒成了漂過的麻屑一般，跟戰前她所癡戀的那個瀟灑風流的男子完全不同了。從前他是風度翩翩的，現在他變成紅銅色了，瘦了，兩撇金黃的長髭鬚掛在口角，竟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兵大爺了。

他穿着那件破軍服筆挺地站着，破槍袋裏裝着手槍，破指揮刀在長幫鞋邊蕩着，上鏽的馬刺早已失去了光芒——這就是現任聯盟軍陸軍少校的衛希禮。他現在已經養成了命令人的習慣了，頗有一種自信自尊的威嚴氣度，嘴角邊上也漸漸長出猙獰的紋路了。他的肩膀本來是方的，他的眼光本來清澈的，現在都覺得有些異樣了。從前他一逕是那麽懶洋洋，不振作，現在他機警得像一頭野貓，彷彿他的神經一逕都像梵婀玲的弦線那麽緊張着。他眼睛裏含着憂煩憔悴的神情，他的面皮緊緊繃，在兩頰配置停勻的頰骨上——她所朝思暮想的希禮而今依舊是個美男子，然而與前大不相同了。

思嘉本來計劃回陶樂去過聖誕節，但是一經接到希禮的電報，大地之上就沒有有一種力量能把她拖開餓狼陀去了，就是她自己的母親也莫奈她何了。倘使希禮是回十二根橡樹去過節的，那末她一定照原來的計劃回到陶樂去，因為陶樂離開十二根橡樹比較近。但是希禮已經寫信給他家裏人，叫他們都到餓狼陀來會，而且衛先生、蜜兒、英弟都已到餓狼陀了，那末她怎麼還能回去呢？怎麼能把這二年來久別重逢的機會白白錯過呢？決不，決不，哪怕全世界的母親叫她她也不去了！

希禮是聖誕的前四天到家的，同伴有好幾個同區的青年，也是請例假回來的。他們那一幫青年本來很不少，卻在葛的斯堡一役喪失大半了。此番同來的有高愷梯，現在瘦得不成人樣了，而且不住咳着嗽；有孟家的兩弟兄，還是跟一八六一年初去時一般興奮；有方家的樂西和東義，他們是沒有一刻兒不喝得爛醉的，也沒有一刻兒不吵架。他們要換火車回家去，得在餓狼陀等兩個鐘頭。在這期間，要是那方家的難兄難弟在車站上戰鬪起來，那團體中的清醒分子就要一點兒沒有辦法，因此希禮把他們大家一齊帶到白蝶姑媽家裏去。

到了家，他們兩個便搶着要跟白蝶姑媽先親嘴，彼此都不肯相讓，又跟兩隻鬪雞一般聳起毛來了。高愷梯在旁看見這情景，便恨恨地說道：「你當他們在佛金泥打够了嗎？一點也沒有。我們從里士滿動身以後，他們就一逕醉到現在，也一逕打到現在。後來惹得憲兵也來干涉了，要不虧得希禮的一張油嘴，他們是要在監牢裏過節了。」

但是這一番話，思嘉一個字都沒有聽見，因為她居然能跟希禮同坐在一間客廳裏，早已樂得什麼都顧不到了。她只看見希禮坐在對面一張沙發上，媚蘭跟英弟一邊一個坐在他旁邊，蜜兒站在背後伏在他的肩膀上，她恨不得也去加入那團體，也去跟希禮親暱親暱。她又恨不得也去摸一摸他的袖口，也去緊緊握住他的手，藉以證明此番相見並非在夢中。但是這些舉動只有媚蘭有權利可做，而

媚蘭也真個老實不客氣地一套套做了出來，因為她快樂極了，顧不得害臊了。她一逕掛在希禮臂膀上，一逕仰着頭看他的眼睛，一逕的又笑又哭。思嘉也快樂極了，所以看見這情景，也不覺得恨了，也不覺得妬了。

不時，思嘉要舉起手來摸摸自己的面頰，因為那裏是希禮剛才親過的，她覺得他的嘴唇給她的。一陣刺激到現在還未消失。當然，剛才希禮並不是第一個跟她親吻的，最先是媚蘭投到他懷裏去，一面氣喘吁吁的哭着，一面緊緊摟着他，彷彿一輩子也不肯再放鬆似的。隨即英弟和蜜兒也上去攀住他，幾乎把他跟媚蘭攀脫。然後他親他的父親，用的是一種莊嚴的擁抱，適足以顯出父子天性的愛來。然後是白蝶姑媽，她已興奮得一雙小腳在那裏不住奔忙了。最後才輪到思嘉，他口裏喊着「哦，思嘉」便在她面頰上親了一下。

她經這一吻，便把一肚子預備來歡迎他的話都讓飛到九霄雲外了。直至幾小時之後，她方纔記起他並沒有親她的嘴唇。於是她又發癡想，以為這是希禮看見人多怕難為情的緣故，倘使旁邊沒有人看見，他一定要捧住她的面頰，讓她點起脚尖兒，正對着她的嘴唇親個不歇的。這癡想使她覺得很適意，她便信以為真了。但是不必忙，他有整整一個禮拜的耽擱，將來的機會正多，有什麼事做不成功呢！她一定要施展一點戰略，使他跟她作一次密談，這才慢慢的問他：「你還記得我們從前到那些秘密小路上去騎馬的時候嗎？」「你還記得那天夜裏在陶樂的廊子上你唸着那首詩的時候月亮照得多麼有趣嗎？」（可是我的天，那首詩叫什麼的呢？）「你還記得那天晚快邊我跌碎了腳踝子，是你抱着我回家的嗎？」

哦，像這樣可以拿「你還記得」幾個字做冒子的事情多着多着呢。這種種親切的回憶，都可以使他的心境回復到當初他們在區裏無憂無慮一同漫遊的時節，回復到韓媚蘭還沒有闖進他倆之

問來的時節，那就不由他不回心轉意了。而在他回心轉意的當兒，她一定可以從他的眼光裏明白看出，看出他雖然不能不顧到他跟媚蘭的夫妻情分，實底裏卻是對她思嘉未能忘情的。但是即使希禮明白說出他確是未能忘情於她，那她打算怎麼辦呢？這一層她始終沒有想起過。她彷彿只要他不忘情於自己就够了……不錯的，她是不妨等着的，不妨讓媚蘭去跟希禮肉麻一陣子的。等她跟他肉麻够了，那就輪到她自己身上。總之，像媚蘭那麼一個小女孩子，她懂得什麼愛呢？

「哦，親愛的，你簡直像個叫化子了，」媚蘭等第一陣激動過去之後對希禮說。「你的軍服是誰給你補的爲什麼要用藍布補呢？」

「我還以爲着實出色呢，」希禮看了看自己身上說。「就拿那邊那幾個破布圍子比一比罷，你就覺得我實在不錯了。我的縫補生活都是木士做的，我也覺得他很不錯，他在打仗以前是連針也沒有拿過的。講到藍布，那是很簡單的，因爲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讓身上開着口子不去補；一條是把俘虜身上的藍軍服剝下來補，那末我們要走哪一條路，也就不用了。再說我像叫化子，你倒得謝謝上帝，你的丈夫總算還沒有光赤腳回家。我那舊鞋子上個禮拜就連骨頭都沒有了，幸虧敵軍裏面有兩個斥候隊自己來湊死，內中有一個的鞋子跟我完全配尺寸，否則我就得把背囊裹在腳上回家了。」

說着他把一雙長腿子伸了出來，讓大家鑑賞那雙滿是癩痕的鞋子。

「還有那一個可跟我不配。」愷悌說。「他比我小兩個碼子，現在緊得我要命了。可是我也總算沒有光腳板回家。」

「這該怪這豬羅太小氣，不肯給咱們倆穿呀，」東義說。「咱們這種方家貴族的小腳，穿起來剛剛可以配腳的，你瞧咱們現在穿着這東西，真不好意思回去見母親呢。沒有打仗的時候，這種東西她

是連黑奴都不讓穿的。」

「你不要愁，」樂西看了看愷悌的鞋子說。「等會兒上火車，咱們把他那雙剝下來，我倒不是不好意思見母親，可是我——我不願意孟提摩看見我的腳指頭兒戳出呢。」

「怎麼，這鞋子是我的呀，這是我先想要的。」東義說着，又狠聲狠氣起來了；媚蘭生怕那著名的方家吵架又要開演，急忙插身進去，將他們勸和了。

「我本來是有一全部的大鬍子要帶回來讓你們大家看看的，」希禮笑嘻嘻的按着他的面頰說，那裏有好幾條薙刀劃破的癢痕還沒有退掉，而且是一部很美的鬍子，照我自己看起來，連福勒斯將軍的大鬍子也不過如此的，可是我們到了里士滿的時候，這兩個流氓——指着方家兩兄弟——自己決意要薙鬍子了，叫我也非薙不可，說了他們便不由分說，將我揪住了，替我薙起來，居然還沒有把我連頭帶鬍子一齊薙掉，實在要算是奇蹟，現在我還保全了這點鬍鬚，那是虧得億萬和愷悌的干涉。」

「鬼話，衛太太！你倒該謝謝我呢，要不然你就不認識他了，不肯讓他進門了，」樂西說。「我們所以這麼巴結他，原是他會替我們跟那憲兵說過幾句話，免得我們坐監牢，算我們報答他的，你現在說這種話，那我們連這幾根鬍鬚也不讓你留了，來罷，現在就來。」

「哦，得了，謝謝你！」媚蘭嚇得急忙捧住希禮說，因為看那難兄難弟的神氣，好像真個又要動粗了。「我想這樣已經很好看了。」

「這就叫做愛呢，」難兄難弟一本正經地互相點了點頭說。

一會兒之後，希禮就拿白蝶姑媽的馬車親自送那幾個朋友到車站去了，他剛出了門，媚蘭一把抓住了思嘉的臂膀。

「你看他那件軍服不怕殺人嗎？等會兒我把那件新的拿出來，他真要高興得跳起來呢！只可惜沒有料子做褲了！」

這件所謂新軍服，是思嘉頗覺痛心一樁事，因為這是思嘉自己打算送給希禮做聖誕禮物的。這時候，做軍服的灰色羊毛簡直是比寶石還要貴的，希禮現在也穿着土布，而且就是本色土布也不多了，有許多兵士都穿俘虜身上的軍服，不過拿胡桃壳的染料來染一染，染成了一種深褐的顏色。但是媚蘭碰着一個好運道，被她得到了一疋灰色闊幅布，正够做一件軍服，雖則短一點，但是到底做成了。原來媚蘭在醫院裏看護到一個曹氏屯的傷兵，後來那傷兵要死了，剪下一縷頭髮來托她寄給他母親，又托她寫了一封信，說他臨死時並無苦痛的話，去安慰他的母親。從此那傷兵的母親就跟媚蘭通起信來，及至知道媚蘭的丈夫也在前線，她便把那疋灰色布和一副銅釦子寄來給媚蘭。這是她預備給自己的兒子做的，現在兒子死了，她就用不着了。這疋布的質地非常好，又厚緊，又暖，顏色也光彩，分明是封鎖線裏進來的貨色，價錢也一定很貴的。現在交給裁縫去做了。媚蘭正在催他聖誕日的早晨一定要做好，思嘉總想找點東西出來湊成一套完全的軍服，可是餓狼陀簡直找不出材料來了。

思嘉也有一件聖誕節禮物送給希禮，可是比起那件灰色軍服來總不免要黯然失色。那是一個「針線包」，用法蘭絨做成的，裏面包含着瑞德從拿騷買來給她的一排寶貴的縫衣針，她自己的三條麻紗手帕，也是瑞德給她的，還有兩絞線，一把小剪刀，但是她想給他一點比較親切的東西，就是妻子可以送給丈夫的那種東西，如汗衫、襯褲、帽子之類。哦，是的，起碼得一頂帽子。現在希禮戴的那頂平頂鴨嘴帽，簡直是笑殺人了。這樣的帽子是思嘉回來覺得可恨的，但是餓狼陀現在就只有極粗的羊毛帽，而且比兵大爺的平頂鴨嘴帽還要硬些。

她一想起了帽子，就又想到白瑞德身上去了。他的帽子是很多的，夏天有闊簷的巴拿馬，大宴會有高禮帽，又有獵帽，褐色，黑色，藍色的軟帽。他要這許多帽子做什麼呢？她的希禮戴着那樣的帽子，下雨天騎起馬來就該讓雨淋他的後頸。

「我要叫瑞德把他那頂黑色的新氈帽給了我。」她決計道。「我要在邊邊上鑲着一條灰色的帶子，再把希禮的花圈釘上去，那就好看得緊了。」

但是她用什麼理由去問瑞德要那帽子呢？這倒有些爲難了。她當然不能對瑞德明說是替希禮要的。他一聽見希禮的名字，一定又要那麼討厭的豎起眉毛來，而且十中有九不見得肯給。那末她要編出一段傷心故事來，說醫院裏有一個傷兵要這帽子，那是瑞德再也查不出來的。

那天一個下午，她都在運用戰略，想把希禮引開去跟自己密談，哪怕幾分鐘也是好的，但是媚蘭一逕不離她左右，英弟和蜜兒也閃着她們那種沒有睫毛的灰色眼，和他寸步不離。就連衛約翰老頭子，也沒有得跟兒子靜靜一談的機會。

吃晚飯的時候也是一樣，大家都不住拿戰爭的事情問他。戰爭誰來管他媽的什麼戰爭呢？思嘉覺得希禮自己對於這個問題也像沒有多大興味的。他一逕都不曾住口，又常常大笑起來，席上的談話差不多被他獨個人佔去了，但是他並沒有說出多少正經事來。他只跟他們講笑話。講朋友的趣事，講種種應急的妙計，講挨餓，講兩裏行軍，都講得活靈活現，尤其把李將軍從葛的斯堡退下來的情形描寫得特別詳細，說他當時騎着馬打他們旁邊經過，曾經對他們問道：「你們是肇嘉州的隊伍嗎？好罷，我們沒有你們肇嘉州人就什麼都幹不下去了。」

照思嘉看起來，他彷彿是故意拿這套話來搪塞他們的，免得他們問出他所不願回答的問題來。有時他父親把一種愁惱的眼光釘在他身上，他就不得把眼睛眨了眨低垂下去。思嘉看見這情景，

不知希禮的內心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便不覺感到一點焦灼和惶惑。但是她這種心境一會兒就過去了，因為現在她心裏容不得別的任何情緒，就只有一種與彩的快樂，只有一種殷切的欲願，要跟希禮作一度的密談。

她這與彩一逕維持着，直至那集團裏人人打起呵欠來，而衛先生也帶着兩個女孩子動身回旅館去了。然後彼得伯伯前面照着燈，她跟希禮、媚蘭、白蝶四個上樓去——到這時候，她才突然打起一個寒噤來。在希禮沒有走進樓上穿堂之先，她一逕覺得他是她的，她獨個人的，雖則他到家以後從沒有對她講過一句私話。現在她剛說了聲晚安，便見媚蘭臉上突然漲得緋紅，並且有些兒發抖。她又看見她的眼睛一逕看在地毯上，彷彿覺得非常難為情，又彷彿非常快樂。及至希禮推開了房門，她也沒有抬起頭，便唰的一下鑽進房裏去了。希禮匆匆說了聲晚安，也沒有對思嘉正視一眼。隨即房門關上了，把思嘉獨個人關在外邊，大大的張着嘴，突然感到了一陣淒涼。現在希禮不是她的了，他是媚蘭的了。只要媚蘭活在世界上，她就可以跟希禮一同進房去，關上房門——關斷其餘的世界。

現在希禮又要走了，要回到佛金泥去了，又要去挨餓，吃苦，拚命了。從他回來以後的一個快樂熱鬧的禮拜，彷彿一剎那就已過完了。

這個禮拜過得真像一場夢，這場夢裏充滿着松枝和聖誕樹的香，點綴着小蠟燭和土製的裝飾，這夢裏的每一分鐘都飛得跟脈搏一般快。但是這麼快的一個禮拜裏，卻是每一分鐘都充滿着苦樂的經驗，都充滿着永可紀念的小事情。從此的幾個月裏，她在閒暇時間，儘有資料可供她細細的回味，因為那一些跳舞、唱歌、笑樂、遊戲，替希禮拿這樣拿那樣，對希禮先意逢迎，希禮笑時她也笑，希禮說時她靜聽，乃至於希禮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她無時無刻不留神看着，一絲一縷都深深鐫在心版上了。

——一個禮拜過得何其快，戰爭何其永遠無已時。

現在希禮上樓去跟媚蘭話別了，思嘉坐在客廳裏的長沙發上，將預備送給他的一些贈品放在膝頭，在那裏靜靜的等着，一心祈禱着他下來時只有獨個人，好讓她跟他講幾句最後的情話。她側着耳朵聽着樓上的聲音，但是屋子裏非常寂靜，連她自己的呼吸都似乎很響了。白蝶姑媽是在她自己房間裏捧着枕頭哭，因為希禮在半點鐘之前就已跟她告別過了。媚蘭的房間是關着的，並沒有說話的聲音，或是哭泣的聲音從裏面透出來。思嘉覺得希禮在她房裏彷彿已有好幾個鐘頭了，心裏不由得憤恨起來，因為時間這麼匆促，怕她自己沒有機會跟他說話了。

這個禮拜裏面她準備了一肚子話要想跟他說，但至今沒有機會，現在這個機會要是再錯過，那就永遠不能說了。

大凡臨別贈言都是十分無聊的，總不外是「希禮，你隨處都要當心！」或是「你不要把腳弄溼了，那是極容易感冒的。」或是「你睡的時候不要忘記墊一張報紙在襯衫底下，那很可以擋風。」之類。但是現在她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要對他說，也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要聽他說，或者即使他不說出口，也要從他眼睛裏看出來。

但是現在時間非常迫促了，而且萬一媚蘭跟了他下來，那麼連這一點寶貴的時間也沒有用了。那末這一個禮拜裏面她為什麼不早找一個機會跟他說的呢？無奈機會實在是沒有，媚蘭是一刻也不離開他的，而且親戚朋友隣舍家，從早到晚川流不息的要來，不讓希禮有一刻兒的空。一到夜裏，他就又跟媚蘭兩個緊緊關起房門來了。因此這一個禮拜裏面，他對思嘉總不外是一個朋友對一個朋友的態度，或是一個兄弟對一個姊妹的態度，從未說過一句體己話，也從未在眉目裏傳過情。現在他要走了，也許竟是永別了，她怎麼可以不把他是否仍舊愛她的真情問個明白呢？如果他仍舊是愛她

的，那末即使她死了，她也可以永無遺憾了。

及至等了許久許久，她才聽見他的皮鞋聲在樓上臥房裏響起來，隨後就是開房門的聲音，隔房門的聲音。他走進客廳裏的時候，他的眼睛是陰鬱的，他要想笑，但是他的面孔雪白着，緊繃着，彷彿一個人內臟裏正在流血一般。她見他進來，便站起身，覺得他身上煥然一新，竟是一個極頂美貌的軍人了。他的槍袋，他的腰帶，都已擦得雪亮了，他的馬刺和刺刀也亮晶晶了，原來都經過彼得伯伯一番細磨細擦了。他那新製的軍服並不怎麼合式，因為那裁縫過於匆促，竟有幾條縫兒做歪了，而且這麼一件簇新的衣裳，配着那麼一條破破爛爛的本色土布褲子，那麼一雙瘡痍滿目的鞋子，實在太不相稱了，但在思嘉當時心目中，即使他全身披着銀子的鎧甲，也無以復加他的美。

「希禮，她突如其來地請求道，「我可以送你上火車嗎？」

「請你不要送罷，爸爸跟妹妹們都在那裏，而且我情願你在這裏替我送別，不願你到車站上去發抖，反使我留一個不愉快的紀念。」

她聽了這話，立刻就放棄了這個計劃。她想英弟跟蜜兒都對她感情不好，如果她們也在那裏，她就沒有跟希禮說私話的機會了。

「那末我就不去了，」她說。「你看，希禮！我還有一樣東西送你呢。」

她覺得有點難爲情，把一個小包子解了開來。那是一條長長的黃腰帶，拿極厚的中國緞子做的，兩端鑲着密密的流蘇。原來幾個月之前，白瑞德曾經從哈瓦那帶了一條黃色的圍巾給她，上面用品紅、品藍兩色繡着十分豔麗的花鳥。上禮拜她化了一個禮拜功夫，把那些花鳥慢慢地拆掉，然後將那緞子對半裁開，接成了一條長腰帶。

「哦，思嘉，美麗極了！這是你自己做的嗎？那末我愈加覺得寶貴了。你替我結上罷，親愛的，營裏的

兄弟們見我有這麼漂亮的軍服和腰帶，都要眼熱得冒起火來呢。」

思嘉便將帶子結上他的纖細的腰圍，就罩在皮帶上面，將兩頭兒打上一個同心結。她想媚蘭雖則送給他一件軍服，這帶子卻是她自己親手製成的，便要算她給他一件貼身的表記，他到前線去不時要看見，就可以想起她來了。結好了，她退後一步，蹙着眼睛對他看了一回心裏覺得非常之得意。

「這美麗極了。」他摸着帶子的流蘇重復的說。「可是我知道你是裁了一件衣服或是一條圍巾改做起來的，這是何苦來呢，思嘉現在這種好東西很不容易得到了。」

「哦，希禮，我是——」

她本來要說，「我是違我的心也可以裁開來給你穿的，只要你要的話，」但結果是改做「你的事情我什麼都可以做了。」

「那末你肯不肯——」他問着，同時他臉上的陰鬱就有些兒消散了。「那末有一樁事是你可以做的，思嘉，你若是肯，我到前方去就可以放心多了。」

「什麼事呢？」思嘉問着，心裏樂極了，她是預備着天大的事也要一口應承下來的。

「思嘉，你替我照顧照顧媚蘭好嗎？」

「照顧照顧媚蘭？」

她突然感到一陣慘酷的失望，她的心馬上沈落了。她一心以為他這最後的請求一定是很驚心動魄的，誰知卻是這麼一件事。隨即她的失望變成憤怒了。她以為這一刻兒是該她跟希禮話別的時間，是該她獨佔的時間，誰知媚蘭雖不在面前，她的影子仍要橫進他們中間來呢。而且他在他們自己話別的時間，怎麼敢提起媚蘭的名字來呢？他怎麼可以向她要求這樣的事呢？

但是希禮並沒有看出她臉上的失望來。他還是跟從前一樣，眼睛雖然看着她，實在並不看在地

身上，卻是看穿了。她看過了，而看另外一件東西身上的。

「是的，我請你照顧着她，留心着她。她是非常脆弱的，她自己卻不知道。她像這麼的看護，縫紉，是有一天要脫力的。而且她非常溫柔，非常膽小，又除了白蝶姑媽跟亨利伯伯跟你之外，再沒有別的親人了，只有柏家一家遠遠在馬崗，又是很疏很疏的親戚。至於白蝶姑媽——思嘉，你是知道的，她簡直還是個小孩子。亨利伯伯又老了，媚蘭是極愛你的，並不單單因為你是察理的妻子，卻是因為——」

就因為你這個人，她已把你當做姊妹看待了。思嘉，我在前方常常做惡夢，倘使我死了，怎麼辦呢？叫她去依靠誰呢？思嘉，我這請求你能答應嗎？」

思嘉對於他最後一句請求連聽也沒有聽見，因為他那不吉利的「倘使我死了」幾個字，早已把她嚇昏過去了。

原來她每天都在查看前線的死傷單，看時沒有不提心弔膽的，心知希禮倘有個不測，那就整個世界都算完結了。但是她又一逕都像很放心，彷彿即使聯盟軍全軍都覆沒，希禮也仍舊可以保全似的。誰知現在他竟親口說出這種話來了！霎時之間，她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只覺得一陣神秘的恐懼通過了她，不是理性所能壓伏的。她是愛爾蘭的種，極相信事情的預兆，尤其是死的預兆。她當時看見他那灰色的眼睛裏含着一種非常悲慘的神情，就以爲他已覺到死的冰冷的，手在那裏抓他了。

「哦，這種話是說不得的，連這種思想也不能有的，死呀死的叫着，要觸霉頭的呢，哦，趕快禱告一下罷！」

「等會兒你替我禱告罷，還得點起幾根蠟燭來，」他聽見她的聲音真的十分着急，不覺笑了起來說。

但是她回答不出話來了，她正在假想希禮死時的情狀，彷彿看見他已經直僵僵躺在佛金泥的

雪堆上了，但是希禮還是在那裏說話，聲音愈說愈淒慘，因使她心裏的恐懼也愈加濃烈起來，竟把剛才感到的憤怒和失望掃蕩得不留一絲痕跡。

「我之請求你，是有理由的，思嘉，因為我們在前線，誰知道要碰到什麼呢？到了那末日的時候，即使我還活着，我也必定遠遠離開這裏，必定照顧不到媚蘭的。」

「末——末日？」

「是的，我說是戰爭的末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

「可是，希禮，你總不相信北佬會打敗我們罷？你在這個禮拜裏邊，一逕都把李將軍說得那麼厲害的。」

「這個禮拜裏邊我說的全是謊話，凡是請假回來的人照例都是這樣的。因為，你想，我為什麼要嚇壞媚蘭跟姑媽呢？但是，思嘉，我跟你可以說實話，我確實相信北佬是要打敗我們的。葛的斯堡一仗就是這場戰爭結束的開頭了。現在一般請假回家的人都還沒有看出來，他們都還沒有明白我們現在處於怎樣的形勢。可是——思嘉，現在我們的人已經有許多是赤腳的了，而且佛金泥正堆着深深的雪，我此番去，一定要看見他們那些腫脹的腳，用破布或是背囊裹着，一定會看見雪堆正面留着一腳一腳的血印，那末我自己腳上雖然有完整的鞋，我又何忍獨個人穿呢？我一定要把它送掉，寧可跟大家一同光腳的。」

「哦，希禮，這——這是一定不可以的！你千萬不能送掉它，你要答應我！」

「不過我看看自己這邊的情形是這樣，他們北佬的情形是那樣，所以我看見什麼東西都快到末日了。思嘉，你要知道，他們北佬是論千論萬從歐洲去僱人來打的呢！我們近來得到的俘虜，大多數是連英，都不會說的，他們也有德國人，也有波蘭人，也有野蠻的愛爾蘭人。至於我們這邊失掉了一

個我們是無法補充的，我們的鞋子穿破了，就再沒有鞋子可穿了。你要知道，思嘉，我們是被他們封鎖起來了，我們是不能跟整個世界抵敵的。」

她聽了這番話，她的感想就可以用幾句話總結起來：就讓聯盟州粉碎了罷，就讓世界到了末日罷，可是你決不能死！你死了，我就不能活了！

「思嘉，我希望你不要把我這些話去告訴別人，我不願意使大家驚嚇，就是你，我也不應該叫你驚嚇的，不過我要說明請你照顧媚蘭的理由，就不能不對你直說了，她是非常脆弱的，你卻非常強壯，思嘉，倘使我有一個長短，只要知道你們兩個在一起，我就可以放心了，你肯答應罷，思嘉？」

「哦，是的！」她喊道，因為她當時彷彿看見死在抓住希禮的肘膀，無論希禮要求她什麼，她都可以答應的。「不過，希禮希禮我現在不能讓你走了！我簡直沒有這勇氣讓你走了！」

「你必得鼓起勇氣來！」他說時，聲音稍稍有點兒改變，它已變得響亮了，深沈了，而且那幾個字一連串迸了出來，彷彿內心有一種的不得已在那裏催促。「你必得鼓起勇氣來，不然的話叫我怎麼受得了呢？」

她聽見最後這一句，便又有一點高興起來，立刻拿眼睛去檢查他臉上的表情，要想查明他之所謂受不了是否因捨不得和她離別而起，他的面孔還是跟剛才下樓來時那麼緊張着，但是她從他眼睛裏看不出什麼來，隨即他彎下身子，將她的面孔捧在手裏，在她額頭上輕輕的親了一下。

「思嘉，思嘉你是又美，又好，又強壯的，你不但是面孔美，親愛的，實在是一處不美的，你的身體，你的心思，你的靈魂沒有一樣不美的。」

「哦，希禮！」她低聲的叫道，因為她臉上經他一吻，耳朵裏又灌進這許多讚美的言詞，早已樂得飄飄蕩蕩了。「除了你，再沒有別——」

「這倒是真的，因為我比較別人深知你，而你身上深藏着的美，也只有我看得出，別人沒有細看是看不出來的。」

說到這裏他停住了，他的手也從她臉上放下來了，只有他的眼睛仍舊還釘住她看，她摒住氣，等了一刻兒，等着他繼續說下去，急巴巴望着他說出那三個奇妙的字來，但是那三個字偏生聽不見，於是她發狂似地搜索着他的面孔，然而他分明已經說完話了，分明再沒有下文了。

這是她第二次遭到希望的幻滅，這是她的心再也吃當不了的，因而她直同小孩子一般喊了一聲「哦！」便一頓身坐了下去，眼淚同泉水一般湧了出來，隨後她就聽見窗外車道上來了一陣馬蹄聲，得得車輪輾輾的聲音，知道彼得伯伯已經拿馬車來送希禮上車站了，希禮即刻就要走了，再也留他不住了，彼時她但覺萬箭攢心，無異一個至親至愛的人要被綁赴法場去受死。

希禮輕輕說了一聲「再見！」便從桌子上拿起思嘉由瑞德那裏騙來的那頂氈帽，走進了黑暗的穿堂，他一隻抓住客廳門的把手，回過頭去看着她，看得半天不轉眼，彷彿他要把她臉上身上的一切都裝在記憶裏帶去似的，她從她的模糊淚眼裏看見他的臉，同時覺得喉嚨裏像絞一般的一陣痛起來，知道他是要走了，也許竟從此永別了，竟沒有說過她所渴望的那三個字便走了，這一個禮拜的光陰過得像飛一般快，現在已經是來不及了，突的她站了起來，跟踉蹌蹌的追到客廳門口，一把抓住他腰上的帶子。

「跟我親個嘴，」她低聲說，「跟我親一個告別的嘴。」

他的臂膀輕輕抱着她，將頭低下去湊着她的臉，他的嘴唇一經跟她的嘴唇接觸着，她的臂膀便一把攔住了他的頸脖子，像一把鉗子牢牢鉗住一般，在長長的一個剎那裏，他將她的身體緊緊的貼着自己，然後，她覺得他全身的肌肉突然都緊張起來，隨即他很快地將自己頭上的帽子摔到地板上。

這才又伸上臂膀，將她擁在他頸脖子上的兩條臂膀拆開。

「不要，思嘉，不要。」他低聲說着，一面狠狠地抓住她的兩隻交叉的手腕。

「我愛你，」她氣窒着說。「我一逕都愛你。我從來沒有愛過別人。我所以跟察理結婚，不過是要氣氣你的。哦，希禮，我實在愛你，我竟可以跟你一路到佛金泥去的！我去替你做吃，替你擦鞋子，替你看馬——希禮，說一聲你愛我罷，那我就可以一輩子沒有怨恨了！」

他突然彎下身子去拾那帽子，因而她又得細認一下他的面孔。那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一張最不快樂的面孔，一點逍遙自在的氣度都不存在了。上面寫着的是他對於她的愛，以及他因她愛他而感到的快樂，但是跟這兩者相抵消的，便是滿臉的羞慚和失望。

「再見罷，」他嗄聲地說。

門響處，一陣冷風吹進屋子來，吹得窗上的帘幕一齊幌盪。思嘉眼看着他從小徑上向馬車走去，他的指揮刀在微弱的冬日陽光裏閃爍着，他的腰帶的流蘇輕輕顛簸着，而她的心也跟着不住地顛簸。

第十六章

一八六四年又過了一二兩個月了，這兩個月裏充滿着冷雨和狂風，也瀰漫着陰鬱和頹喪。除了葛的斯堡和維克斯堡兩役的慘敗不計外，就是南軍陣線的中心點也被打穿了。經過了猛烈的戰鬥，現在差不多田納西的全部都在北軍手中了，但是雖經過了這重重疊疊的失敗，南方的精神始終沒有被擊破。雖則從前那種興高彩烈的希望業已變做了一種真實可怕的決心，人們在陰雲瀰漫之中仍舊看見一絲銀光的閃電。例如說罷，去年九月間北軍打破田納西，便想乘勝向肇嘉州前進，畢竟是被南軍猛烈地打回去了。

那一仗是在肇嘉州西北角的啓卡摩卡地方打的，打得非常之猛烈。自從開戰以來，這是發生在肇嘉州地面的第一次戰役。那時北軍已經取得了查大拏加，然後穿過了山峽進入肇嘉州境界，但是終被南軍打回去，還受了極大的損失。

查大拏加一役的大捷，應該大部分歸功於俄狼陀跟它的許多鐵路。因為彼時耶師利將軍本在佛金泥，一聽到本州西北角吃緊的消息，便從鐵路運兵到俄狼陀，然後又從北上的鐵路折往田納西，居然及時趕到了挽回危局。當這期間，那七百哩長的鐵路線上，是一切貨運客運都停頓了，一切車輛都集中起來以供運兵之用了。

俄狼陀人親眼看見一列車一列車的開過去，幾乎是沒有一小時停頓的，內中也有客車，也有篷車，也有沒篷車，無不滿滿裝着大聲呼喊的兵士。這些兵士沒有飲食，沒有睡眠，沒有馬匹車輛軍需，也沒有時間休息，才跳下火車便上了戰場。結果是北軍竟被擊退了，退到田納西去了。

這一次勝利是開戰以來的第一大偉績，餓狼陀人頗以此自豪，且以爲沒有本地的鐵路，這次勝利是不可能的，因而愈覺得沾沾自喜。

但自入冬以來，就再沒有這樣大捷的喜訊，足以加強南方的士氣了。現在南方已經無人否認北佬是好戰士，而且終於也有了好將領了。葛蘭特^①是一個屠夫，他只要獲得勝利，不論殺多少人都不管的，因而南方人一聽見他的名字就害怕。還有個謝爾門將軍^②，此後也常常要提到他的名字。他是在田納西和大西部的幾次戰役出了名的，從此他的聲譽蒸蒸日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堅決殘忍的戰士了。

但是照南方人看起來，這些將領當然沒有一個比得上李將軍。南方人對於將領的信仰依舊強固，軍隊也依舊強固。他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始終都沒有動搖。然而戰事已經拖延很久了。這許多人死了，這許多人傷了，終身殘廢了，這許多人做了寡婦了，這許多人做了孤兒了。

尤其可怕的，現在一般市民心裏，已經隱隱約約的開始爬過一種對於當局者的不信任了。有許多報紙竟至對於戴維斯總統處理戰爭的方式也大有微詞了。聯盟州的內閣已起了內部的裂痕，戴維斯總統與各將領之間也頗不融洽。通貨的價值迅速地跌落。軍隊中的鞋子和衣服已經很稀少，軍事供應品和藥物尤其稀少。鐵路上的車輛舊了，沒有新的可補充。鐵軌被北軍拆去了，也沒有新的可添補。前方的將領們呼籲着新的部隊，而無奈新的部隊愈來愈少了。最不堪的，就是有好幾州的州長都採取劃境自保的態度，不肯讓本州的武力和武器越出境外去，就是肇嘉州的白狼州長也是這樣的。其實各州的州防軍裏面儘有不少的精壯，前方部隊眼巴巴渴望着他們，而無如政府怎樣向各州

① Robert Grant. 1822—1885 南北戰爭時北軍名將。

② William Sherman, 1820—1891 北軍後起名將。

請願也還是無用。

通貨的價值再跌，物價自然再高漲。牛肉、豬肉、牛油都賣到三十五元一磅，麵粉一千四百元一桶，蘇打一百元一磅，茶五百元一磅。冬季的衣料簡直買不到了，有也沒有人買得起，因此餓狼陀的婦女們都得拿破布來補綴舊衣，並且拿舊報紙襯到裏面去擋風。鞋子看是紙皮或真皮，價格從二百元到八百元不等，現在婦女們都穿跛踏^①了，幫子用舊毛線的圍巾或是剪了的破地毯做，底子則用木頭做。

實際上，北軍已經將南方團圍困起來了，但是多數人還不明白這形勢。北軍的軍艦已經把南方的海口封鎖得非常周密，簡直沒有船隻可以通過封鎖線去了。

南方所出產的只有棉花，全靠賣掉棉花去買自己所不出產的物品，現在是買進賣出都做不成了。郝嘉樂已經積有三年收穫的棉花，都堆放在陶樂軋棉場靠近的棚子裏，但是現在對於他一點沒有好處了。如果這些棉花能夠運到利物浦，那就立刻可以賣到十五萬塊錢，但是現在絕對沒有運到利物浦去的希望。嘉樂本來也算一個富人，現在卻不知道怎樣可使自己一家人和黑奴們活過冬去了。

不但嘉樂如此，整個南方的棉花種植者大多數處於同樣的窘境。封鎖一日緊一日，他們財源所在的棉花就無法到英國市場去了，同時他們用這棉花錢換得的必需品也無法進來了。現在是農業的南方跟工業的北方在作戰，正需要着許多新的東西，都是他們在和平時代不曾想到買過的。

這樣的局勢正造成了一班投機家和非法利得家的機會，而這一種人因有厚利可圖，便一天多似一天了。於是衣食必需之品愈加減少，價格愈加提高，而社會對於投機家們的咒罵也愈加惡毒。一

① Gaiter 一種布穿的鞋。

八六四年開頭一些日子裏，你無論翻開什麼報紙，開端一篇社論總是大罵投機家，罵他們是很毒的鴛鴦，吸血的水蛭，主張政府應該用高壓手段來撲滅他們。政府也確實曾經盡過力，但是一點兒沒有效果，因為政府要幹的事情太多了。

這時人人都懷惡感的就莫過於白瑞德。當封鎖線漸覺危險的時候，他就賣掉那幾條船了，現在他公然在做糧食的投機。里士滿和衛民屯都有消息傳到餓狼陀來，說他在那邊的行爲如何如何的不堪，致使從前曾經招待過他的那些人家都覺得非常慚愧。

餓狼陀的日子雖然過得非常苦楚，但是自從戰爭以來，它的居民已從一萬增到二萬了。這當然是有種種原因的，但雖海口封鎖一件事，也屬它發達的原因之一。自從極早極早的時候起，南方向來是那些海濱城市佔着優勢的，無論是商業上不是商業上莫不如此。但是現在海口封閉了，海口的城市多數被佔領了，或被圍攻了，南方全靠自已救濟自己了。如果南方要獲取勝利，便不能不重視內地，因而餓狼陀成爲一切事物的中心了。城裏的居民都在挨受苦楚，疾病和死亡，跟聯盟州的其餘部分並沒有兩樣，但以整個城市而論，餓狼陀由這戰爭所得的結果，實有得而無失。

若在平时，思嘉穿着那麼破爛的衣裳，那麼補綴的鞋子，一定要覺得非常懊惱，但是現在她並不介意，因為她所認爲有關係的那個人現在不在這裏，不會看見她的。這兩個月裏面，她倒覺得很快樂，比過去幾年的生活都要快樂。因為希禮臨走時，她一經拿臂膀摟住他的頸梗，不是馬上覺得他的心跳得非常厲害嗎？不是又會看見他臉上那種失望的神色是比說話還表示得明白嗎？是的，希禮是愛她的。現在她可以認爲確定了，而這信念使她感覺着非常快樂，甚至對於媚蘭也可以不恨了。她倒覺得媚蘭有點兒可憐，可憐之中又帶點輕蔑，覺得媚蘭太沒有眼睛，太愚蠢了。

「到這戰爭完了的時候！」她想，「到這戰爭完了——那末……」

有時她不覺要有一點小小的吃驚，想道：「那末怎麼樣呢？」可是她立刻就這思想推開去了。到這戰爭完了的時候，什麼事情總都有個辦法的，希禮如果是愛她，他就簡直不能跟媚蘭過活了。

不過呢，離婚是不可思議的，而且自己的父母都是很頑固的天主教徒，也決不容她跟一個離了婚的男人結婚。因為這就是離開教堂呀！思嘉曾把這問題細細的考慮，最後的決定是，如果叫她選擇於教堂和希禮之間，她自然要捨教堂而取希禮。但是，唉，這事又太不名譽了，離了婚的人不但要受排斥於教堂，並且要受排斥於社會，離了婚的人是沒有人家肯招待的，然而爲了希禮，即使到了這步田地也在所不惜，爲了希禮，她是可以犧牲任何東西的。

總之，到了戰爭完了的時候，什麼事情都會得好了，希禮既然愛得她這麼厲害，他一定會想出法子來的，不然，她也一定要叫他想法。於是，日子過了一天，她對於他愛她的信念更堅一天，更加確信北佬被打敗的時候事情一定能够圓滿的解決。當然，他是說過北佬要打倒他們的，思嘉卻以爲這簡直是傻想。他說這話的時候，一定是疲倦了，昏了頭了，但是究竟北佬兒要勝要敗，她並不怎麼去管它，她所關心的只是戰爭快些兒結束，希禮快些兒回家。

於是，到了三月裏的淫雨把人人都關在門裏的時節，忽然一個可怕的打擊下來了。原來媚蘭眼裏閃着快樂的光輝，臉上現着羞慚的得意，告訴思嘉說她有孩子了。

「米醫生說是八月底邊或是九月初頭要養的，」她說，「以前我也有點兒覺得，可是到了今天纔確定哦，思嘉，這不是怪有趣嗎？我一選都姑媳你的衛德，一選都在想孩子，我是怕一個也養不出來的了，其實來了一打我也不嫌多的呢！」

思嘉正在梳頭，預備上牀睡覺了，一經聽見媚蘭說出這句話，不由得突然停住手，把個木梳擱在

半空中

「哦，我的天！」她無意中喊出這一聲，卻是一時弄不明白這事的意義。然後，她心裏忽然浮起媚蘭房門關着的景象來，便覺得心如刀剜一般的一陣劇痛，竟彷彿希禮是她自己的丈夫而做了對她不起的事了。一個孩子希禮的孩子啊，怎麼會有這種事的呢——他是愛她不愛媚蘭的？

「我知道你要吃驚的，」媚蘭喘着氣說。「不過不是怪有趣的嗎？哦，思嘉，我不知道給希禮的信怎麼寫法纔好呢！我要是給他寫明白，那是怪難爲情的，或者——或者——我暫時不對他明說，讓他自己慢慢看出來，你知道——」

「哦，我的天！」思嘉說這話時差不多是哭了，她不覺丟了手裏的木梳，急忙抓住梳粧臺的大理石面以防跌倒。

「哦，親愛的，你不要這個樣兒！你知道的，有了小孩子並不是怎麼壞的事。這是你自己也說過的，你不必替我擔心到這個樣兒。雖然我很感激你當然，米醫生曾經說過我——我——」媚蘭紅起臉來，「說我太窄一點，可是大概沒有什麼要緊的，不過，思嘉，你當初發覺有衛德的時候，你曾經寫信給察理嗎？或是你母親寫的呢？或是郝先生寫的？啊，我要有個母親就好了！我簡直就不知道——」

「你住嘴罷！」思嘉憤然的說。「住嘴罷！」

「哦，思嘉，我太蠢了！我對不起你！我想凡是心裏快樂的人總是自私的。我忘記察理了，我一時疏忽了。」

「住嘴罷！」思嘉又說了一遍，一面拚命着控制自己的面容，拚命着要把心裏的情緒鎮靜下去。她決不能讓媚蘭看出或疑心自己的情感。

媚蘭是最最機警的女子，她覺得自己的話觸起思嘉的傷心，實在太殘酷了，便不由得冒出眼淚。

來，她想起了衛德是察理死了纔幾個月就生的，現在她怎麼好對思嘉提起這事來呢？她怎麼可以這樣的不顧先後呢？

「我來幫你脫衣裳睡覺罷，最最親愛的，」她卑躬屈節的說。「我來替你按按頭。」

「你隨我去罷，」思嘉說時面孔同石塊一般，媚蘭便滿面流着自責的眼淚，急忙的跑出房去。這裏思嘉獨自個倒在牀上，一時羞憤，幻滅，與嫉妬交相侵襲。

她想起了這所房子她不能再住下去了，因為這裏這個女人懷着希禮的孩子，她怎麼好跟她同住一所房子呢？她想起了要回陶樂去，要回她自己的家裏去。她想以後怎麼還能見媚蘭的面，怎麼能不叫媚蘭從自己的臉上看出自己心裏的祕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下了一個決心，等吃完早飯就動手收拾行李，那一頓早餐，思嘉是默默無言，白蝶是莫明其妙，媚蘭則滿腹愁煩，誰知正在吃時，忽然送來了一封電報。

這是希禮的勤務兵木士打給媚蘭的：

「我已經到處都尋遍了，可是我尋不着他，我該回家嗎？」

誰也不懂這幾句話什麼意思，可是那三個女人都嚇得面面相覷，思嘉也立刻把回家的念頭丟在九霄雲外了，她們立刻去開了早飯，坐車到城裏去打電報給希禮的長官，但是剛剛走進電報局，那長官的電報已經到了。

「衛少校於三日前偵敵失蹤，實深扼腕，俟查明後當續電奉聞。」

從電報局回到家裏，這一程路是可怕極了，白蝶掩着一條手帕兒號啕大哭，媚蘭筆挺的坐着，白着一張臉，思嘉則如醉如痴，將身倒在馬車的一角，一到家，思嘉便一口氣跑到樓上房間裏，從桌上抓起了唵珠，跪在牀面前要想祈禱，但是那祈禱文再也想不起來，她只感覺到一種深不可測的恐懼，彷彿

佛她已知道上帝因她有罪孽，已經把臉朝開去不理她了。她愛上了一個已結婚的人，想要從他的妻子那裏將他奪過去，因而上帝將他殺了，算是懲罰她。她想要祈禱，但是她不能擡起眼睛來對天。她想要哭，但是眼淚不肯出來。眼淚似乎在她胸腔裏泛濫，似乎她的胸口底下有熱淚在那裏燃燒，但是始終都不肯流出。

她的門忽然開開，媚蘭進來了。她的面孔像拿白紙剪成的一個雞心，襯在一圈漆黑的頭髮上，她的眼睛大大的睜着，像一個吃驚的孩子迷失在黑暗裏邊。

「思嘉，」她伸出她的手來說，「你必須饒恕我昨天所說的話，因為你是——因為我現在遭受的一切啊，思嘉，我知道我那親愛的希禮是死了！」

不知怎麼一來，她已經在思嘉的臂膀裏了，她的小胸口帶着一種嗚咽在起伏，又不知怎麼一來，她們已經一同躺在牀上了，互相緊緊的摟抱着了。思嘉也在那裏哭，將面孔貼着媚蘭的面孔哭，彼此拿眼淚潤溼着對方的面頰。她覺得哭着時固然傷心，但是哭不出來時越發傷心。她想希禮是死了，是因為她愛他將他殺死了！於是她更抽咽得厲害。不知怎麼的，媚蘭見她哭了，心裏覺得寬慰些，因而將她摟得越發緊起來。

「至少，」她低語道，「至少我已得到他的孩子了。」

「我呢，」思嘉心裏想，這時她傷心已極，已經沒有像嫉妬這樣瑣屑的情緒存在的餘地了，「我什麼都沒有得到——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只除了他跟我話別時臉上的表情。」

第一批報告是「失蹤已死者」，同時傷亡單上也出現了媚蘭已經打了十幾次電報給史上校，最後纔接到一封信，信裏充滿着同情，說明希禮帶了一個小騎隊出去偵敵，一去就不回來了。據報告，

北軍陣線裏面會起一點小小的衝突，才一聞此訊，悲痛得幾乎發狂，曾經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尋希禮的屍體，但是尋不到。媚蘭現在倒是非常平靜了，立刻電匯給木士一點錢，叫他回家來。

及至傷亡單上出現了一「失踪被俘者」的時候，這家悲慘的人家就重新活躍起快樂和希望來了。媚蘭一天到晚登在電報局裏，誰也拖她不回來，並且每一班火車到站她都去迎接，希望得到什麼信息，其實她現在是病了，懷孕的症候已經使她感到種種不舒服，但她始終不肯服從米醫生的命令，不肯登在牀上。一種熱烈的精力佔據了她，決不肯讓她安靜；夜裏，思嘉上牀了半天之後，還聽見她在隔壁房間的地板上踱來踱去。

有一天下午，她從市中心回到家來，是彼得伯伯趕着馬車回來的，但是車上有白瑞德攙扶着她。原來她在電報局門口暈過去了，白瑞德剛剛經過那裏，看見許多人圍着她，纔把她護送家來的。當時瑞德一逕將她抱上樓上的臥室，家裏人見狀，急忙飛奔着去找熱磚頭，找被頭，找威士忌酒去了，他便將她在牀上枕頭邊豎着。

「衛太太，」他突如其來的問道，「你是要養孩子了罷，是不是？」

假如當時媚蘭沒有覺得那麼厲害，沒有心痛得那麼厲害，她突然聽見這麼一句問話，一定要羞得不知怎麼樣的，因為她對於自己懷孕這樁事，雖是女朋友們提起了，也要覺得非常難為情，至於米醫生每次來看，她簡直是大大受罪了，誰知現在這個問題竟從男人口裏問出來，而且這個男人偏偏又是白瑞德，那她要羞慚到怎樣的程度，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她當時軟弱無力的獨個人躺在牀上，就只能點了一點頭，而經她這一下點頭之後，情景就立刻緩和下來，因為她看白瑞德的神氣是非常好心，非常關切的。

「那末你就應該當心些了，你這麼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一逕這麼乾着急，於你不會有什麼好處，

對於孩子許會有害處。你如果肯容許我，我可以利用華盛頓那邊的任何勢力，去打聽你家衛先生的下落。他如果做了俘虜，他們北軍的報告單上一定有他的名字，如果不——唉，事情確定不下來，是再難過沒有的。但是你必须允許我，你要自己當心些，否則，我對天說，我就什麼都不來管了。」

「啊，你真太好了。」媚蘭嘆道。「人家怎麼會把你說得這麼可怕的呢？」然後，她想起了自己太沒有能幹，又駭異着自己竟跟一個男人談起懷孕的事來，便開始虛弱他哭起來了。這時思嘉拿一條法蘭絨包着一塊熱磚頭飛奔上樓來，正見瑞德在拍她的手。

瑞德的話是說一句算一句的，他果真馬上着手去打聽希禮的下落了。誰都不知道他走的什麼路數，也沒有人敢去問他，惟恐他老實不客氣地承認自己跟北佬兒有親密的來往，事情倒要尷尬的。後來只有一個月功夫，他就得到了消息，家裏人聽見這消息，先是一陣狂喜，隨即就變做了一種焦憂。原來希禮並沒有死，他不過受了傷，做了俘虜了。據報告上看起來，他現在是在岩石島上，便是伊里諾斯州的一個俘虜營裏。當大家感到第一陣快樂的時候，心裏都不雜着其他的念頭，就只有希禮還活着一個觀念，但等到平靜漸漸地回復，大家便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看起來，口裏不期同聲喊出「岩石島」那語氣是跟喊着「地獄裏」絲毫無二的。因為南方人裏面凡有親戚朋友在岩石島做俘虜的，一聽見這三個字就覺得不寒而慄，猶之北方人聽見安德孫維爾的名字便要毛骨悚然一般。

當時林肯不肯跟南軍交換俘虜，用意是要加重聯盟州對於北軍俘虜給養看守的負擔，因此安德孫維爾的藍服兵士竟已積至幾千了。這時聯盟軍自己的糧食已經非常缺少，至於病兵、傷兵所需藥品和綑帶，那是簡直沒有了，還哪裏有富餘的東西可以分給俘虜呢？即使有，當然也不能優過自己。

己兵士在前線所吃的，就是肥豬肉、乾豆之類，北方俘虜吃不慣這種東西，就同蒼蠅一般一大批一批的死起來，有時每日竟要死到上百數。這消息傳到北方，燃起了他們的怒火，使用更惡毒的待遇來相報復，而以岩石島上爲尤甚。食物之少是不必說了，睡覺是三個人共一條毯子，又加天花、肺炎、傷寒等病症不斷襲來，致使那地方簡直成了一個人間的地獄。總計這裏的俘虜，足有四分之三是不待生還的。

而如今希禮是在那麼可怕的一個地方呢！希禮雖然還活着，卻是受了傷了，而且是在岩石島，而且當他送到那裏的時候，伊里諾斯地上的雪一定很厚的，而且自從瑞德得了他的消息，現在又已好些日子了，他是不是因傷重而死了呢？或是做了天花的犧牲了呢？或是正害着肺炎在那裏昏迷不省人事，而身上卻沒有毯子蓋呢？

「哦，白船長，這到底有沒有法子想呢？你能不能運用你的勢力將他交換過來呢？」媚蘭嚷着問。
「林肯先生本來是仁慈的，公正的他對於比克斯皮夫人的五個孩子還會掛着大顆的眼淚哭呢，但是對於安得孫維爾那幾千瀕死的北軍，卻沒有眼淚灑了。」瑞德瞥着一張嘴說。「他現在不管了，隨他們去死去了，命令已經下來——不交換。不過我剛纔忘記對你說了，衛太太，你們衛先生本來是有個機會可以出來的，但是他拒絕了。」

「哦，不會有這種事的。」媚蘭不信心地嚷道。

「是的，真的，因爲現在北方正在招募邊防軍，預備去打印第安人的，並且決定在南軍的俘虜裏面招募，俘虜裏面如有人肯宣誓投降，到邊防軍裏去入伍，那末服務兩年之後就可以釋放自由，送到西邊去，他們曾去徵求衛先生的同意，衛先生拒絕了。」

「哦，他怎麼好拒絕的呢？」思嘉立刻喊起來。「他爲什麼不假意宣了誓，等騙出了監牢就設法

逃回家來呢？」

媚蘭怒容滿面的對思嘉瞪了一眼。

「怎麼，你怎麼能說他會做這種事的？他若是宣誓投降，便是出賣了聯盟州了，若是宣了誓又逃回來，那就又出賣了他自己的誓言了！我如果聽見他做這樣的事，那我寧可他死在岩石島上了。他在牢獄裏死了，我倒可以自豪的。如果他像你說的那樣，那我就永遠不能見他的面。當然他是拒絕的。」

及至思嘉送白瑞德到門口的時候，她憤然地問道：「假如是你的話，你會不會先宣了誓把性命保住了，然後再設法逃回來呢？」

「當然當然。」白瑞德說時，鬚底下露出雪白的牙齒。

「那末希禮爲什麼不這麼做呢？」

「因爲他是一個上等人，」白瑞德說，而在這「上等人」一個很冠冕的名詞裏面，思嘉卻聽出了無限的懷疑和侮蔑，於是她覺得非常詫異了。

第十七章

一八六四年的五月到了——一個使得花牀裏的花朶都枯萎了的乾燥的五月——謝爾門將軍所部的北軍又衝入肇嘉州了，衝入的地點是道爾屯附近，在餓狼陀西北一百哩。據謠傳，肇嘉州跟田納西的邊界附近將有一場大戰了。現在北軍正在集合，預備要來攻打大西部和餓狼陀之間的鐵路，去年秋天南軍之獲得啓卡摩卡的勝仗，就全靠這條鐵路運輸的。

但是這個消息傳到餓狼陀，餓狼陀人大部分都安謐如常，並不見怎樣的驚擾。他們以為現在北軍集中的地點，離開啓卡摩卡戰場東南不過幾哩路。去年北軍企圖從這裏通過山峽，已經一度被擊退，此番再來也還是要被擊退的。當時這部分南軍的主帥是鍾斯通，小名叫約瑟，人家都叫他老約，餓狼陀人乃至全部肇嘉州人都知道本州的地位對於聯盟軍的勝敗關係非常重要，他們的老約將軍決不肯容北軍留在境內很久的。現在敵軍還在道爾屯之北，老約將軍如果要維持本州的機構不受侵擾，就決不讓他們侵過道爾屯以南來。因為肇嘉州目前是整個南方的糧食倉，同時也是聯盟州的機器廠和貯藏室。軍隊所用的火藥和軍械都是這裏製造的，大部分的棉織物和毛織物也是這裏製造的。餓狼陀與道爾屯之間有一個羅馬，是大廠鑄造廠和其他許多工業的所在，伊托華和阿拉通拿則有里士滿以南最大的鐵工廠。至於餓狼陀，不但有許多工廠可以製造手鎗、鞍轡、帳篷、軍火，並且有南方最大的鎔鐵廠、鐵道材料的工廠，以及極大的醫院。而且餓狼陀又是四條鐵路的匯合點，這些鐵路正是聯盟州的整個生命攸關的。

因此，雖然有這不好的風傳，卻沒有一個人特別着急。道爾屯到底還離開很遠呢，還在田納西的

前線呢。田納西已經打了三年仗了，人們聽慣了那邊戰事的消息，都把那邊想像做一個遙遠的戰場，彷彿跟佛金泥或是密士失必河一般遙遠，而況有老約將軍在那裏擔任指揮，他們是大大可放心的，因為自從桀克孫將軍死後，現在李將軍之下，沒有一個將領能比老約將軍再偉大的了。

俄、狼、陀市民的這種觀感，米醫生便是一個完全的代表，所以有一天晚上坐在白蝶姑娘家裏的廊子上，他就叫大家無須害怕，因為鍾斯逆將軍現在駐守山區，是跟銅牆鐵壁一般堅固的。他這番話在他聽衆心中引起的情緒人各不同，因當其時，那一團人雖則一同坐在昏暗之中靜靜看着初出螢蟲的飛舞，心裏卻各自裝着一腔沈重的心事。米太太正挽住了斐爾的臂膀，自然巴不得丈夫所說的話是對的，因為這仗打來越打越近來，恐怕斐爾也不能不去。他今年滿十六歲了，已經編入本州自衛隊，到了自衛隊出動的時候，他就無法規避了。艾芬妮呢她是從葛的斯堡一役以來就已臉色蒼白眼睜深入了，現在聽見米醫生的話，心裏便又浮起一番淒慘景象來，正見魯大郎僵臥在一輛牛車上，在大雨淋漓之下從馬里蘭撤退下來。

當時阿凱利隊長也是米醫生的聽衆之一，他的那隻已經殘廢的臂膀重新又疼痛起來，且因近日對思嘉的追求忽然成了僵局，頗覺得心灰意懶。這一種僵局是從衛希禮被俘的消息傳到之後就形成的，但是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兩事之間會有着聯繫。思嘉跟媚蘭呢，當然都在想希禮，這是她們凡不遇到緊迫的事情或是有起的談話使她們分心的時候照例如此的，但是她兩人的想法不同，思嘉想得非常慘苦而悲哀，她想他一定是死了，否則他一定有信來的。媚蘭則時時企圖壓伏心中的恐懼，現在她對自己說：「他決沒有死，我知道的——倘使他死了，我一定曾感覺到。」白瑞德也在那裏懶洋洋的躺在黑影中，將兩條套着雪亮長靴的長腿兒沒精打采地交叉着，他那黝黑的面孔是一張毫無表情的空白。小衛德安適地睡在他懷裏，他的小手裏拿着一片刷得乾乾淨淨的如意骨，每次白瑞

德來的時候，思嘉總要讓衛德睡得很晚，因為那羞怯的孩子偏偏喜歡他而瑞德也怪得很。好像也喜歡衛德的，平常思嘉有那孩子在面前，心裏總覺得煩惱，但是他一經瑞德抱在懷裏，就十分乖覺了。至於白蝶姑媽，她是正在不住的打嚏，因為他們那天晚飯吃的一隻雄雞是老得很的了。

原來白蝶家裏本來養着公雞母雞各一隻，母雞早宰了吃了，公雞也大有龍鍾老態。這幾天以來，他在那空雞場上一逕的垂頭喪氣，連啼也沒有精神啼了，因而那天早晨起來，白蝶姑媽就決計把他宰了吃。及至彼得伯伯將雞絞殺了，白蝶姑媽忽然受到一陣良心的刺激，想起自己的多數朋友都好幾個禮拜沒有嘗到雞味了，她家不應該關起門來單獨的享受，這纔提議請幾個客來同吃。媚蘭聽見這提議，心裏大不以為然，因為她身上已有五個月，已經好幾個禮拜沒有出門沒有見客了。但是白蝶姑媽這回非常之堅決，她說關門獨吃到底太那個，又說媚蘭若是把腰圈兒繫得高些，人家就不大會看出來，而且她的胸口本來很平的。

「哦，不過姑媽，我實在不願見客呢，現在希禮是——」

「希禮現在又沒有——又沒有故世。」白蝶說，說時她的聲音顫抖着，因為她心裏以為希禮一定是死了。「他現在是跟你一樣活在那裏，而且你見見客人也是好的。我並且要把艾芬妮也請來。艾太太曾經托過我，叫我設個法兒安慰安慰她，勸她見見客——」

「哦，不過姑媽，這事太殘酷了，可憐的大郎死了纔幾天，不能就這麼強迫她的。」

「哦，媚蘭，你更要跟我辯下去，我就要惱哭了。我是你姑媽什麼事情都知道的。我要請客呢。」

於是白蝶姑媽居然請客了，誰知到了最後一分鐘，忽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此客便是白瑞德，他剛從一次神秘的旅行回來，正當烤雞之香瀰漫滿屋的時候，他在敲門了。開了門，便見他腋下夾着一大箱糖菓，滿口甜言蜜語的恭維着走了進來。那末好，還有什麼法子呢？只得留下他了，雖則明知米醫

生夫婦跟艾芬妮都要大大不高興，也只得留下他了。他在街上走的時候，這米艾兩家的人大約都不會跟他說話，但在人家裏卻又不同，不能不對他客氣的，而且他現在得到媚蘭的保護，地位也穩固些了。因為自從他替媚蘭探得希禮的消息以後，媚蘭就公然的對人宣布，說她一天活在世界上，她家一天不會拒絕他，無論別人怎樣說他的壞話。

白蝶姑媽看見當時白瑞德的脾氣特別好，便放下一個心去。瑞德一心在對付芬妮，對他盡同情的敬意，弄得芬妮居然笑了一笑了，所以那頓飯吃得非常之圓滿，而且那晚的筵席也是一等的。阿凱利帶了一點茶葉來，那是他到安得孫維爾去的路上一個北方俘虜的煙荷包裏搜出來的，客人每個都吃到一杯，可惜略帶點兒煙味罷了。那隻雄雞雖然老，總算大家都分到一塊在嘴裏嚼嚼，作料是玉米粉跟洋葱，此外是一碗乾荳，很多的飯，還有一碗滷，不過那滷跟水一般稀，因為沒有麵粉，調它不稠的，點心是甜的山薯餃子，繼之以瑞德帶來的糖菓，最後瑞德拿出真正哈瓦那的雪茄來，給男客們配着黑葡萄酒吃，大家就以爲不啻是留客樂。●府裏的筵席了。

及至男客們也加入前廊上的女客裏面去，談話就轉到戰爭上去了。因為現在這些日子，人們的談話轉來轉去就要轉到戰爭上去的，或是拿戰爭開端，或是拿戰爭結束，有時談得很悲傷，但常常談得很興采，總之九九不離娘，沒有誰能離開戰爭這題目。有的談戰爭豔事，有的談戰爭結婚，或是醫院裏戰場上誰人死亡，或是戰鬪時行軍時種種逸事，乃至於誰人豪勇，誰人懦怯，種種幽默，種種悲悽，種種苦楚，種種希望，而始終不竭的便是希望——堅決的希望，不因去年夏天屢次失敗而動搖的希望。後來阿隊長告訴大家，說他曾經去請願，要從餓狼陀調到道爾屯去，而且得到允許了，那些女客們便都拿眼光去親他殘廢的臂膀，並且說他是不能去的，因為他若去了，這裏餓狼陀的女人就沒有

人照顧了

阿隊長聽見這話，心裏不由得飄飄然，因為這樣的話從這麼些高等女人的嘴裏說出來的，確是使他受寵若驚的，但是他只希望嘉這句話能够心口如一。

這時米醫生也開口了，他一面將臂膀擡着凱利的肩膀，一面對那些女人剛纔說的話似乎覺得不滿意的說：「怎麼，他是馬上就要回來的呢？只消一個小小的接觸，那些北佬兒就都滾回田納西去了。而且他們到那裏的時候，福勒斯將軍一定把他們招呼得好好的，你們女人用不着害怕，北佬打不到我們這邊來的，因為鍾斯通將軍的軍隊駐守在山上，簡直是銅牆鐵壁一般的。是的，銅牆鐵壁一般的。」他覺得這句成語很有趣，因而又重複一遍：「謝爾門無論如何打不過來的，他無論如何打不退我們老約將軍的。」

女人們都微笑着表示贊成，因為米醫生這種輕飄飄的話，是被她們當做無可置辯的真理了。她們以為男人的見識總比女人的高，所以如果米醫生說鍾斯通將軍是銅牆鐵壁，那麼鍾斯通將軍是銅牆鐵壁定了。這時只有瑞德一個人開口說話，他是從散席以後一直沈默到現在，只把那睡眠的孩子抱在懷中，警着嘴坐在那裏，靜聽着他們戰爭長戰爭短的說着。

「我聽見外邊謠傳說，謝爾門的援軍到了，他現在有十萬多人了呢。」

米醫生的答話很簡單，因為他一看見白瑞德進來要跟他同席，心裏早已老大不舒服，只為顧着白蝶姑媽的面子，又因自己也是在她家作客，纔把肚裏的感情硬壓着不露出來的。

「唔，先生。」他滿不高興地回答。

「我聽見剛纔阿隊長說的，鍾斯通將軍部下只有四萬人，還連回來的逃兵都算在內，據說這些逃兵是因上次打了一個勝仗纔回來的呢。」

「先生，」米太太憤然的說。「聯盟軍裏面是沒有逃兵的。」

「哦，對不起，」瑞德謙恭之中帶着譏諷的語氣說。「我說的是那些請了例假回來一時忘記歸隊的，以及那些醫治好了六個月還是留在家裏做着平常的業務或是耕着春田的。」

說着他眼睛裏閃出光來，直氣得米太太把自己的嘴唇皮拚命咬着。思嘉在旁看見這情狀，幾乎禁不住吃吃笑起來，因為瑞德一箭射中米太太的要害了。當時確有好幾百這樣的逃兵躲在爛泥地裏跟深山裏，被憲兵查着了，怎樣拖也拖不他們回去。他們口口聲聲都在說，這是「富人們的戰爭，窮人們的送死。」現在他們打够了，不要再打了。但是還有比這數目更多的人，雖則也列名在逃兵冊上，卻是實在沒有一去不復返的意思。這些人大都是等了三年也等不到一次例假的，而在等待的期間，家裏已經接二連三的來了訴苦信，寫的總不外是「我們飢餓哪，」「今年田裏沒人耕，收成一顆也沒有，我們快要餓死了，」或是「委員們把小豬也捉了去了，你好久不寄錢回來了，我們在吃乾荳呢」之類的話。

但是軍隊裏喪亡愈甚，請例假的機會也愈來愈少，於是那些家裏有父母妻兒喊着飢餓的兵士，雖請不到例假也走了。他們管自回到家裏去耕田，種稻，修屋，築牆去了。那些上級軍官也明瞭這種情形，無法加以禁止，及至前方吃緊起來需人更多的時候，只得以前事一概免究為條件叫他們重新回去。而這種兵士回家料理了一番，看看家裏又有三數個月可以支吾的時候，照例是肯回去的。這樣漸漸地成了習慣，所謂「耕作例假」已經不作逃亡一例看，但事實上同樣足以削弱軍隊的實力。

米醫生急忙來填補這個不舒適的停頓了，他的聲音是冷的。「白船長，你得知道兩邊人數的相差是向來無關重要的。一個聯盟州的兵士可以抵得過一打北佬。」

女人們都點點頭。這是人人知道的。

「這話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是真確的，」瑞德說，「或許到現在也仍舊可以真確，如果聯盟州的兵士鎗裏有子彈，脚上有鞋子，胃裏有食物的話，你想是不是的，阿隊長？」

他的聲音仍舊很溫和，而充滿着一種虛偽的客氣。阿凱利的神氣很像不高興，因為他也明明是極不喜歡瑞德的。他很願意幫醫生那邊說句話，但是他不能說謊。他此次所以不顧殘廢的臂膀，自願調到前線去，理由也就在他知道局面嚴重了，這是一般市民都還沒有明白的。除他之外，還有別的許多人，有的鑲着木腿，有的瞎了一隻眼睛，有的轟去了指頭，有的剩一條臂膀，都悄悄的脫離了各種委員會，或是丟開醫院裏的任務，乃至郵局和鐵路的職務，而回到他們原先所屬的部隊去了。他們知道老約將軍需要每個人回去。

當時阿凱利沒有開口，米醫生卻已發了脾氣大吼起來了：「我們的人向來是赤腳打的，空肚打的，卻已打了許多勝仗了。以後他們還是這麼打，還是要打勝我告訴你鍾斯通是打他不退的。那邊的山峽自古以來就非常險要，敵人決然攻打不破的。你就想一想——想一想德摩比利罷！」

德摩比利思嘉想了半天也想不到這個名詞的意義來。

「但是當初德摩比利不是打到最後一人都死光的嗎，醫生？」瑞德問時嘴上勉強忍住一個笑。

「你是不是要侮辱人，青年人？」

「醫生，請你原諒！你誤解我的意思了！我不過是請教請教你，我對於古史的記憶實在很差。」

「如果是必要的話，我們的軍隊也一定要死到最後一個人，才會讓敵人深入肇嘉州來的。」醫生駁回道。「但是決沒有這個必要。我們只消有一個接觸，就可以把他們趕出肇嘉州去了。」

白蝶姑媽怕他們越鬧越厲害，急忙站了起來，要思嘉給大家彈一闕鋼琴，唱一隻歌。她早已知道

請白瑞德來吃飯是要鬧事的。以前一向都如此。至於瑞德到底怎樣會惹起事來，她卻也不甚明白。她心裏總覺得奇怪，思嘉是把他看成怎麼一個人了呢？爲什麼連親愛的媚蘭也要袒護他呢？

思嘉依着白蝶姑媽的話，走進客廳裏去了，廊子上落下一個靜默。一個擲動着對於瑞德的憤恨的靜默。爲什麼鍾通斯將軍和他部下的不可征服性還能有人不加深信呢？在言時候，信念便是一種神聖的義務，誰要沒有愛國心，竟至於沒有信念，那他至少也得閉着口不說。

思嘉先彈了幾段，隨即她的聲音從客廳裏飄出來了，其聲淒婉動人，唱的是——一隻時行的歌曲：

「在那白粉牆的病房裏，

躺着些已死的和將死的——

都被刺刀子彈傷殘了軀體——

有一天擡進一個人兒的知己。

「一個人兒的知己！恁年青，恁勇氣！

不久就要在一堆土裏深埋瘞，

看他臉色悽惶白如紙，

那兒時風韻，兀自遲留來忍棄。」

此後思嘉正用顫抖的哀音唱出下節的「他那黃金髮上光輝搖曳」一句來，白蝶姑媽就急忙擡起半個身子，用一種虛弱的聲音阻止道：「你唱一個別的罷！」

於是鋼琴聲戛然中止，思嘉心裏不勝其吃驚而羞愧，隨即她又唱起灰短褐的開頭一段來，但她突然記起這個調兒也是非常悽慘的，纔唱了幾句便又亂掉了。於是鋼琴聲又歸沈默，因為她一時想不起什麼來唱了。她所能記起的歌兒都是有關死亡、離別和哀感的。

瑞德急忙站了起來，將懷中的衛德交給芬妮，自己走進客廳裏去。

「請你彈一曲聖德基的老家罷。」他提議道。思嘉便欣然彈唱起來，瑞德也把他自己的低部音和了進去。及至唱到第二節，那個廊子上的聽衆纔覺呼吸得比較舒適，而其實呢，這個歌兒也並不見得怎樣興彩的。

「再有幾天，這沈沈重擔便可以卸肩！」

然而這擔兒的分量依然不減！

再有幾天，我們就可上路返家園！

回到聖德基的老家去高枕安眠！」

*

*

*

*

*

直到目前爲止，米醫生的預言總算是對的。離開百哩路外道爾屯以北的山頂，鍾斯通將軍確實駐守得銅牆鐵壁一般。他立腳得非常牢固，抵抗得非常猛烈，終至北軍不能不退回去另作商量了。他們看看不能直接衝破那條灰色的戰線，只得乘黑夜的掩護，作一半圓形穿過山峽，希望襲到鍾斯通的後方，在道爾屯以南十五哩的累薩卡地方截斷鐵路。

聯盟軍一聞鐵路有截斷之虞，當即跳出了壕溝，星夜由間道趕赴累薩卡去搶救。所以當北軍從山頭衝下的時候，南軍早已嚴陣以待了，障礙物也做好了，礮也架好了，刺刀也上起來了，跟在道爾屯

的陣線一般鞏固了。

道爾屯的傷兵運到俄狼陀，報告了老約將軍退到累薩卡的消息，俄狼陀人便不免有點驚惶失措。這就譬如夏日久晴之後西北角上忽然浮起了一朵烏雲，不久就要有狂風暴雨似的。這位將軍在想什麼了，怎麼讓北佬兒深入肇嘉州十八哩來呢？那幾塊山本來是天然的堡壘，正如米醫生所說的，老約將軍爲什麼不在那裏扼守呢？

鍾斯通在累薩卡拚命抵抗，又把北軍擊退了，但是謝爾門用着同樣的包抄運動，將他的大隊列成又一半圓形，渡過烏斯田瑞拉河，再向南軍後方的鐵路襲擊。於是那灰色的陣線又奉命連夜退卻，直退到累薩卡以南六哩的一個小市鎮高兒荒，先掘下壕溝等待。及至北軍打到，經過一番猛烈的接觸，居然又給打回去。這時南軍經過兩度連夜的退卻，沒有睡眠，沒有飲食，已經疲乏得不堪，都倚在鎗桿上祈禱休息，然而他們終不得休息。謝爾門仍舊將軍隊列成一大曲線步步的迫進，致使南軍爲保持後方的鐵路起見，不得不再做一度的退卻。

現在南軍是在睡夢裏行軍了，已經疲倦到不能思想了。即使偶爾有思想，也是完全信任老約將軍的思想。他們知道自己在退卻了，但是他們相信自己並沒有打敗，他們只曉得自己不備，不能擊破北軍的包抄運動。如果北軍來跟他們作正面衝突，他們一定能够擊敗他們的，因爲從前沒有一次不如此。至於這退卻的終點在哪裏，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相信老約將軍是有計劃的，那就用不着他們自己費心了。而且這接連的兩次退卻，他都調度得非常得法，自己喪失的人並不多。敵方被斬獲的數量卻可觀得很。他們只失了一輛兵車，四枝鎗，他們也沒有喪失背後的鐵路。謝爾門雖然用盡了正面攻擊，騎兵衝擊，兩翼包抄種種的方法，終於不曾碰着一下鐵路線。

鐵路仍舊在他們手裏，那細細的兩條鐵軌仍舊安然無恙地從那陽光照耀的山谷一直進運到

餓狼陀人們躺下來睡了，睡的所在可以隱約看見鐵軌閃耀在星光之下，人們躺下來死了，臨死的最後一眼也看見那亮晶晶的鐵軌返映着酷烈的陽光。

當他們退下山谷來的時候，他們的頭頂有一大隊難民先跑着，那裏面有農民，有山民，有富的，有貧的，有黑人，白人的婦孺，有年老的，有瀕死的，有殘廢的，有受傷的，有臨產的，或乘火車，或步行，或騎馬，或以馬車貨車滿載着箱籠什物，塞滿了到餓狼陀來的那條大路，這些難民在退卻的軍隊前頭約莫五哩路，到累薩卡停一停，到高兒荒停一停，到金氏屯停一停，一路巴望着聽見北軍被擊退的消息便可以中途折回去，然而那條路上再也沒有折回的踪跡，所以那灰色軍隊所過之處，大廈都是空的，莊院都沒有人的，矮屋的門都是直開的，偶爾可以看見一二孤單的婦人，同着幾個吃驚的奴隸，他們看見軍隊開過去，都到路旁來歡迎，將一桶桶的井水拿給他們喝，替他們傷的裹傷，將他們死的埋葬在自家墳地裏，但是一路上這樣的遭遇非常難得，大部分地方都是一片荒涼，不見人跡，只見被入委的田禾儘驕陽在那裏煎炙。

高兒荒既又受包抄，鍾斯通只得退到阿達爾斯尾，在那裏經過一度猛烈的搏鬥，然後退到阿達爾斯尾，然後退到卡脫爾斯尾之南，於是敵人已從道爾屯深入五十五哩了，及至過卡脫爾斯尾十五哩的新希望教堂，南軍就掘起了壕溝，決計在那裏作堅決的抵抗，隨即那藍色的陣線猛撲上來了，其勢猶如一條狼毒的長蛇，蟠屈起勁兒，猛然一擊，時或受了傷，突然縮回去，但第二下也冒著命，時在新希望教堂一連打了十一日，北軍的每次猛撲都被血淋淋的打回去，然後鍾斯通又發包抄了，其時陣線已漸形零落，便不再作數哩的退卻。

是徵聯盟軍北傷無算，傷兵都從鐵路運到餓狼陀，致使餓狼陀人吃驚不小，自從卡摩卡一役以來，餓狼陀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傷兵，醫院裏是塞滿了，連各店家的地板上，棧房裏的棉花堆

上，都擠滿了傷兵了，乃至每一個旅館，每一個公寓，每一家私人住宅，也都分配到了。白蝶姑媽家裏也派到幾個，她便竭力的抗議，說媚蘭快要做產，受了驚嚇怕要鬧起小產來的。但她的抗議一點沒有效果，傷兵終於侵入了。媚蘭沒奈何，只得把腰圈兒再束得高些，藉以掩飾她那日見膨脹的肚子。自從傷兵來後，家裏便不斷的要做吃，要搬動，要替他們洗滌換繃帶，夜裏又要被他們的呻吟之聲鬧得睡不着了。這個城市實在擠無可擠了，這纔不得不將後來的傷兵送到馬崗和奧加斯大的醫院裏去。

這些傷兵帶來了互相矛盾的消息，同時那些難民又勢如潮湧而來，於是俄狼陀就一片沸騰起來了。那地平線上的一朵小雲已經很快擴大做一大片陰沈的雨雲，並且從那雨雲之中似乎有一陣冷颼颼的寒風吹出。

這時人們對於整個軍隊不可征服的信念，雖還沒有人發生動搖，但是至少市民裏面對於鍾斯通將軍已經人人都失掉信仰。新希望教堂離開俄狼陀只有三十五哩了，不過三個禮拜功夫，這位將軍竟讓北佬兒打退六十五哩呢！他爲什麼只管退卻，不把北佬兒抵擋住的呢？他簡直是個傻子了，比傻子還不如了。同時那些安坐在俄狼陀的後方自衛隊跟本州警備隊裏的人員，也覺得憤憤不平起來，他們都說這樣的局面並不怎麼難應付，就是叫他們應付起來也決不至於如此的，並且在桌布上畫出地圖來證明自己的話。但是鍾斯通將軍仍在逐步的退卻，陣線也愈來愈見零落，終於不得不向白狼州長來請求，要請這班不平家出去獻一獻身手。他們聽見了這個消息，倒並不怎麼着慌，因爲當初戴維斯總統來跟白狼州長商量，他尚且拒絕了，何況是鍾斯通將軍，怎麼倒肯答應呢？

於是退了又打了，打了又退！一共是七十哩的路程，二十五天的日子，聯盟軍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打。新希望教堂現在已被灰色軍隊撤在背後了，他們只帶去了一些模糊影響的記憶——酷熱，灰塵，飢餓，疲倦，紅泥路上的蹣跚，紅泥地裏的顛躓，不住循環地退卻，掘壕，戰鬥，掘壕，戰鬥，退卻。新希望教堂已

經成了一場夢魘了，其次就是大珊堤，因為在這裏，他們也會像鬼怪一般掉轉頭來跟北佬打過一仗，但是北佬雖被打得遍野都是藍色的屍體，補充總仍舊源源而來，所以那條險惡的藍色曲線始終不會斷，始終在聯盟軍的背後向東南追逼而來，一步步逼近鐵路線，一步步逼近俄狼陀。

及至大珊堤又站不住腳，這個疲倦的隊伍只得退到美立塔鎮附近的壘泥曹山來，在這裏，他們展開了一條綿延十里長的弧形陣線，他們在壁立的山麓掘起了壕溝，高峻的山巔架起了大礮，這些大礮不能用騾子拖運，只得用人力曳上山頭，這消息被郵差們跟傷兵們給俄狼陀人證實了，俄狼陀人便又鬆過一口氣來，他們以為壘泥曹山有了這樣的防禦設備，敵軍是無論如何攻不下了，同時附近的松山和尖山也都有同樣的防禦設備，因而鍾斯通將軍又可以站穩了，就是敵軍的包抄運動也可以不怕了，因為山頭頂架起了礮，是四面八方幾哩路外都打得到的，於是俄狼陀人又可以高枕無憂了，但是——

但是壘泥曹山離開俄狼陀只有二十二哩了呢！

壘泥曹山第一批傷兵來到俄狼陀的那一日，梅太太一早七點鐘就坐了馬車到白蝶家來，當即由她家的黑人六味伯伯傳話到樓上，叫思嘉立刻穿起衣裳來到醫院裏去，艾芬妮跟彭家的幾個女孩子也是剛剛從睡夢裏叫起來的，現在坐在馬車肚裏打呵欠，芬妮的嬈嬈在前面趕車的坐位上不住的咕嘟，她膝頭上放着一盒子新近漿洗的繡帶，思嘉只得匆匆地爬了起來，心裏老大不願意，因為頭一天晚上她在警備隊的宴會上跳舞跳了一通宵，現在兩腿還痠呢，當百利子替她穿着衣服的時候，她暗暗詛咒着那個不怕辛苦的梅太太，詛咒着傷兵，甚至詛咒着整個聯盟州，然後匆匆嚥下幾口焦米粥，一點代咖啡的乾甜薯，便也上馬車去了。

她對於這樣的看護真是厭倦極了，她想今天一定要去告訴梅太太，說她母親寫信來要她回去。

一趟。這把戲她曾經試驗過幾次，覺得很有點效驗，因為梅太太聽見她這麼說，就會將她看了，回答道：「你不要跟我說這種傻話罷，韓思嘉，你母親那裏我今天就寫信去說我們這裏需要你，她一定會得諒解，不叫你回去的，不要多說了，穿起圍裙來到米醫生那裏去罷。他要人幫他紮綳帶呢。」

但是她對於醫院確實是厭倦極了，那種臭氣，那種蝨子，那種骯髒的身體！如果說做看護這件事也可以有點新鮮的意味，有點羅曼司，那是一年前就已失去的了，而且現在這些退卻下來的傷兵，都沒有從前的傷兵那麼漂亮，他們對於她一點兒也不感興趣，並且一逕沒有別的話可說，只得問：「現在打得怎麼樣了？老約將軍現在做什麼？唉，老約將軍真是厲害呢。」但是思嘉並不覺得老約將軍有什麼厲害，他已讓北佬兒打進肇嘉州八十八哩了。總之，現在醫院裏的傷兵是一點沒有意味的了。

那一天的天氣很熱，成羣結隊的蒼蠅從窗口裏飛進來，將那些傷兵騷擾得叫苦連天。一陣陣的臭氣，一陣陣的呻吟，四面向她不住的猛撲，她手裏托着一隻蠶子跟着米醫生奔到這裏，趕到那裏，弄得身上一件剛剛漿得貼平的衣服都給汗水浸透了。

哦，真是受罪呢，你得眼睜睜看着那醫生將閃閃晃晃的刀割進爛肉，卻要極力熬住了嘔吐，手術室裏在那裏割臂膀割腿兒了，你得咬着牙齒聽着那種淒慘的呼號，有些人在這裏眼巴巴等着醫生的降臨，那一副緊張慘白的面容實在叫你不忍看，而卻又不能不看，好容易盼到醫生來了，卻並不能給他多大的安慰，只是對他說：「啊，沒有辦法了，我的孩子，你的手得去掉了，是的是的，我知道不過你看這許多紅絲，那是非去掉不可了。」

現在哥羅芳是極少極少了，還有一點兒留下來的，只預備給那種極大的手術用了。鴉片已經成爲珍品了，只預備送死之用，不能作救生之用了。金雞納和碘酒早已絕了跡，在這種情狀之下，思嘉真

是痛苦到極點了，她很羨慕蘭蘭，可以拿臨產的理由請假，因為現在一般做看護的要請假，就唯有這個理由是可以邀准的。

一會兒中午到了，思嘉看見梅太太正替一個不識字的傷兵在寫信，便乘機脫下了圍裙，一溜溜出醫院去，她覺得這裏再也耽不下去了。等到午車到時，一定又有一批傷兵湧進來，那便要使她一直忙到晚，連飯都沒有得吃了。

出了醫院，她在桃樹街上跑過兩條橫馬路，一面跑，一面將那乾淨的空氣拚命的吸着，及跑到一個交叉路口，她就不知道到哪裏去纔好了，因為她不好意思回家去，怕白蝶姑媽問起來無話可答，卻又決意不回醫院去，正在躊躇，忽見白瑞德趕着馬車打那裏經過。

「你像一個拾破布的女孩子了呢。」瑞德一面在評論，一面將她渾身上下打量一番，只見她身上一件修補過的紗布衣裳已經給汗浸透了，並且淋漓着許多污水的印漬。思嘉聽見這句話，立刻羞憤得幾乎發起狂來，她想這個人爲什麼專注意女人的衣服，並且這樣公然評論起來呢？

「你的話我一句都不要聽，你趕快下車來扶我上車，將我趕到一個沒有人看見我的地方去罷。這醫院裏是絞殺我也不回去了，真是天曉得，這個仗又不是我要打的，爲什麼要把我思得要死呢，而且——」

「好啊，你出賣了我們的光榮主義了！」

「得了，盆兒莫說，罐兒黑罷，趕快讓我上車，不管你趕到哪裏去，你趕我去兜兜風去。」

瑞德聽說，便一號跳下馬車來，思嘉看見那姿勢，心裏忽然起了一種非非想，因爲她剛纔在醫院裏看見那麼許多人，都是殘缺不全的，或是少了眼睛，或是少了手足，或是因疼痛而面色發白，或是因瘧疾而渾身焦黃，現在看見這麼一個完完全全的人，而且營養得很好，身體很健全，便覺得他極可寶

出了而且他身上又穿着得很好，他的褂子、褲子都是同樣的材料，穿起來十分配身，而且都是簇新的，不像醫院裏那些人那麼破零零，以至於東一塊西一塊的露出稀薄的肌肉或是露出腿上漆黑的長毛，就是他那種無憂無慮的神氣，也是近日以來難得見的了。他那褐色的面孔滿臉是感歎，他那血紅的嘴唇豐富着肉感，而當他將她攙上馬車的時候，他那微微一笑是來得那麼隨隨便便的！

當他把她放在自己身邊坐下的當兒，她感覺到他那一身豐富的肌肉隔着一層恰好配身的衣服抖彈起來，不由得彷彿受到一種觸心的衝擊。她特別注意到他那強力的肩膀隔着一層薄布鼓出來，使又不覺心裏動一動，並且吃了一點兒驚嚇。她覺得他的身體是堅韌而剛毅的，同他那傲說的思想一般堅韌而剛強。他像具有一種潛藏不露的偉力，靜時如一頭猛豹懶洋洋睡在日光中，動時也像一頭猛豹突然跳起來向你猛擊。

「你真會騙人呢。」他一面放馬前行一面說。「你跟兵士們整夜的跳舞，拿花兒帶兒送給他們，說你怎樣怎樣願意爲主義而死，現在要你替幾個傷兵紮幾條繃帶，捉幾顆蝨子，你就臨陣脫逃了！」

「你可不可以講點別的事情並且趕得快些呢？這也是我活該倒霉，偏偏碰到梅家老公公從他店裏走出來，看見我了，就去告訴那個老太婆——那個梅太太去了。」

他將那雌馬抽了一鞭，她就跑起快步來，一時跑過五尖頭，越過那條穿城的鐵路。其時載傷兵的列車已經開到了，許多揹架的人正在烈日下忙着工作，將傷兵運上病人車和張着篷子的載貨車。思嘉看見這情形，良心上絲毫沒有受到刺激，只想自己虧的逃得早，因而感覺到大大舒適罷了。

「這醫院裏的事我實在厭倦極了。」她一面整理着坐下的衣襟，又把頸便上的帽帶子扣得緊些，一面說。「而且傷兵是一天多似一天了，這都是鍾斯通將軍不好。他如果在道爾屯扒擋住北佬那

「但是他何嘗不在那裏抵擋呢？你這真是小孩子說話了！不過他再要在那裏抵擋下去，謝爾門就要從兩面包抄了來，衝破了他的兩翼，那末他就要失掉背後的鐵路了，你要知道他正是爲着鐵路打的呢。」

「唔，那末，」思嘉說，因爲她聽到這些戰術上的話，便如墜入五里霧中了。「那末也還是他的過失，他總得想個法兒纔好呀，他爲什麼不硬打下去，儘管這麼退呢？」

「你這話是一般人都在說的，但這是一相情願的話，譬如有人說，『他不能做不可能的事情，就該砍頭，』你想是通的嗎？當初在道爾屯，鍾斯通將軍是耶穌救主，現在到犁泥曹山，他就做了賣國猶大了，這中間的轉變就只有六個禮拜。可是，他如果能够重新把北佬趕退二十哩去，他就馬上又做耶穌了。可是我的孩子，謝爾門的人比鍾斯通多了一倍，他捨得起拿兩個來拚你一個，至於鍾斯通，他是一個人，都犧牲不起的，他現在需要援軍得緊，可是能够得到什麼呢？白狼州長的那些心肝肉兒，你想他們有什麼用處？」

「自衛隊真要給叫去了嗎？還有警備隊？我從來沒有聽見說過，你是怎麼知道的？」

「現在有這種謠言，這謠言是從米拉吉尼爾來的火車上帶來的，據說自衛隊跟警備隊都要開出去援助鍾斯通將軍了。白狼州長的寶貝弟兄們大概終於免不了要去開闢火藥味兒了，我想他們聽見這消息，一定都要大大的吃驚，他們再想不到這項差使會得派到他們身上來。白狼州長差不多曾經答應過他們不去的，這簡直是跟他們開頑笑了，他們都自以爲保過險，當初戴維斯要他們到佛金泥去，白狼州長還堅決的拒絕，說他們要留着爲本州自衛之用，誰想得到這仗會打到他們後院子裏來，使得他們真正不得不出馬自衛的？」

「哦，你還笑得出來呢，你這狠心鬼，你想想自衛隊裏那些老頭兒跟小孩子罷！這麼一來，連米

家的小斐爾，梅家的老公公，跟韋亨利伯伯都得了呢！」

「我並不是說那些小孩子，也並不是說那些參加過墨西哥戰爭的老兵，我只是說像金衛那樣的勇敢青年，他們喜歡穿着漂亮的軍服，舞着指揮刀——」

「那末你自己呢？」

「親愛的，我自己是一點兒不要緊的！我不穿軍服，也不舞指揮刀，聯盟州的命運跟我一點兒沒有相干，而且我即使去加入自衛隊，或是任何軍隊，我也不怕，因為我在西美學得的軍事知識，已够我這一輩子用的了……好罷，我是但願老約將軍成功的，現在李將軍不能給他任何的援軍，因為北佬把他牽制在佛金泥，已使他無兵可撥，所以鍾斯通所能得到的援軍，就唯有肇嘉州的自衛隊了。而且他是比較值得調用這支軍隊的，爲的他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往往能够比敵軍先搶到一個據點，可是他爲要保護鐵路，在勢是不能不退的，現在你要記得我的話，如果他再被敵軍逼出了山區，退到附近這裏的平原上來作戰，那末他就要任人屠殺了。」

「附近這裏？」思嘉喊道。「你總應該知道，北佬決不會跑得這麼遠的！」

「墾泥，曹山，離開這裏不過二十二哩呢，而且我可以跟你賭咒——」

「瑞德，你看那邊那一大羣人，並不是兵士，是什麼人呢？阿呀，是一羣黑人呢！」

正說時，只見迎面掀起了一陣紅塵，紅塵裏面傳來了許多腳步蹂踏的聲音，以及一百多黑人亂七八糟唱着讚美詩的聲音。瑞德將馬車帶到牆基石旁邊，攔住。思嘉便看見一羣汗流浹背的黑人走近來了，人人都揹着鐵鍬鐵鏟，旁邊率領的只有一個軍官，和一小队帶着工程隊肩章的兵士。

「到底怎麼一回事？」她又問道。

然後她看見前列裏面有一個口裏唱着歌的黑大漢，身材足有六呎半，渾身黑得像烏木，跑起路

來活潑得跟一頭猛獸一般，露出一口白生生的牙齒，正領導着大家唱着一支走啊，摩西她心裏想除了她自己家裏的工頭大老三，世界上的黑人決沒有這麼高的身材這麼大的聲音的，但是大老三這麼老遠跑到這裏來做什麼，況且家裏現在又沒有監工，父親全靠他做幫手的？

她爲要看得仔細些，正從馬車上擡起半個身子來，那黑大漢已經看見她，認出了，立刻離開了一張黑笑臉，當即他站住了，丟了手裏的鐵錘，向她馬車這邊跑過來，一面對他身邊的幾個黑人叫道：「我的天！這是思嘉小姐呢！來阿利使徒，先知，咱們的思嘉小姐呢！」

一時行列裏起了混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不期然的一齊站住了，咧起嘴來。另外三個黑大漢也跟着大老三一同跑去。這一來，弄得那軍官也莫明其妙，急忙大喊着追了他們來。

「歸隊，歸隊，趕快歸隊，不然我就要——怎麼，這是韓太太啊，早安，早安，這位先生，你們二位是在這裏做什麼的，爲什麼要煽動隊伍叛變？真是天曉得，這一個早晨，我已然被他們麻煩够了呢！」

「哦，監隊長，請你不要罵他們，他們是我自己家裏人，這是大老三，我們的工頭，這三個是阿利使徒，先知，都是我們陶樂的，當然他們得跟我說句話的，你們都好啊，孩子。」

她跟四個黑人一一握過手，那四個黑人能有這麼一位漂亮的小姐給他們的用洋看，都覺得非常得意。

「你們這麼老遠從陶樂跑到這裏來做什麼？我猜你們一定是逃出來的，難道你們不怕巡邏隊逮住你們嗎？」

四個黑人以爲小姐是跟他們開頑笑，都樂得大吼起來。

「逃走嗎？」大老三答道：「不是的，小姐，俺不是逃走的，他們挑了俺四個來的，爲的俺四個調兒頂大，頂有氣力。」說着他的白牙齒得意地露了出來。「他們特別挑了俺爲的，俺會唱，他們是廿扶瀾。」

老爺帶來挑選的小姐。」

「可是來做什麼呢，大老三？」

「阿呀，思嘉小姐，您還沒有聽見說嗎？俺來開溝的，開了溝，等北佬打到，咱們白先生就有地方好躲了。」

思嘉聽見他把壕溝當做躲人的地方，不覺嗤的一聲笑起來，連藍隊長跟白瑞德也幾乎忍不住笑。

「當然，俺老爺聽說要把俺拿去，他差不多要暈倒了，他說沒有俺，他那地方是弄不下去的，可是俺太太說啦：『帶他走罷，甘先生，聯盟州要用大老三，比這兒的事情要緊。』後來太太給俺一塊錢，叫俺要聽白先生的吩咐，俺就來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藍隊長？」

「哦，這是極簡單的，我們要多築幾哩路的壕溝，使得俄很陀的防禦更加鞏固些，可是鍾斯通將軍那邊分不出人來幹這事兒，因此我們不得不到各鄉去挑一些精壯的黑人來幹了。」

「可是——」

一陣寒冷的恐懼開始在思嘉胸口裏搏動起來，多築幾哩壕溝為什麼要多築幾哩壕溝呢？去年一年之中，俄很陀四周離開市中心約莫一哩的所在，已經築起了一陣裝置防禦物的大土堆了，這些土堆都跟壕溝相通的一哩又一哩，已經把整個城市完全圍繞着，現在又要多築壕溝了！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防禦的東西，為什麼還要多築呢？我們現有的已經用不着了，當然老約將軍不會——」

「我們現在的防禦線離開市中心不過一哩，」藍隊長簡捷地說，「這太近了，使得我們感到不

舒服——不安全。現在築的要離開遠些。你要知道，我們的人再要一退卻，就退進餓狼陀來了。」

他這話剛說出口，看見思嘉嚇得眼睛大大的張着，便立刻覺得懊悔了。

「可是，退卻是當然不會再有的了。」他急忙補充道。「現在壘泥曹山四面的陣線是攻不破的。我們的礮臺搭在山頭頂，各路都可以打着，北佬是沒有前進可能的。」

但是思嘉看見瑞德懶洋洋地向他瞪了一眼，他就把眼睛低垂下去了，因而她又大大地吃了一驚。他記得瑞德剛說過：「如果他再被敵軍逼出了山區，退到附近這裏的平原上來作戰，那末他就要任人屠殺了。」

「哦，隊長，你以為——」

「怎麼當然不會的！你一點兒都不要着急，老約將軍處處都會當心的。我們現在要多掘幾條壕溝，也就為他太當心的緣故……可是我得走了，剛纔是幸會得很……你們跟小姐告別一聲罷，孩子們，咱們要走了。」

「再見罷，孩子們，你們到那邊去，倘使有病，或是受傷，或是有什麼苦痛，就通知我一聲罷。我就住在那邊桃樹街盡頭，差不多是末末了一所房子，再等一會兒。」她摸了摸她的口袋。「哦，我身邊一個錢都沒有，瑞德借倆錢給我，喂，大老三，這你們拿去買點煙抽抽罷。你們要好好兒的，聽藍隊長吩咐。」

亂了的行列重新整好了，隨即又掀起了一陣紅塵，大老三高聲唱着歌兒走了。

「瑞德，剛纔藍隊長是騙我的呢，他也跟旁的男人一樣，怕我們女人聽到真實消息要暈過去呢。哦，瑞德，倘使沒有什麼危險，為什麼他們又要新掘壕溝呢？難道軍隊裏缺人缺到這樣，竟要用到黑人嗎？」

瑞德對馬喀略了一聲。

「軍隊裏人缺得很呢，要不然爲什麼召集自衛隊呢？講到掘壕溝那是預備這裏圍城的時候用的。我看我們的將軍是準備在這裏作最後的抵抗了。」

「圍城！哦，那末你趕快掉車，我要回去了，我要回陶樂去了，我這一刻兒就要去。」

「你發什麼毛病了？」

「你不是說圍城嗎？我的天，圍城我是聽見說過的！爸爸他見過圍城，也許是爸爸的爸爸，爸爸對我說的……」

「是哪一次的圍城？」

「是在特落吉黑達，就是克倫威爾打敗愛爾蘭人那一次，那時候他們什麼都沒有得吃，爸爸說餓死的人滿街都是的，後來貓跟耗子吃光了，連螳螂都吃得乾乾淨淨了，爸爸還說竟有人吃人的事，可不曉得是真是假。又說克倫威爾把城佔去的時候，城裏所有女人都——阿呀圍城呢，我的天！」

「我看天底下的女人沒有比你再糊塗的了，特落吉黑達的圍城還是十六世紀的事，那時候郝先生離開出世還早得很呢，而且謝爾門也比不得克倫威爾。」

「不過他比克倫威爾還要壞他們說——」

「講到那些愛爾蘭人在圍城裏吃的東西，照你這麼說起來，其實也並不壞，依我個人說，近來我在旅館裏吃的那種東西，倒不如弄個肥肥胖胖的耗子吃吃，所以我很想回到里士滿去，他們那邊有好東西吃，只要你有錢。」說着，他的眼睛對她臉上的恐懼大大的譏諷一番。

思嘉被他看得難爲情起來，只得替自己解嘲道：「你要去就去好了，誰叫你賴在這裏不走的？我看你這人專要舒服，專講究吃，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

「是的，我覺得要過快活的日子，就只有吃，以及——噫，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他說：「你說我

賴在這裏不走，那也有緣故，因為我在書裏讀到過許多圍城攻城的故事，卻沒有親身見識過，所以我等在這裏見識見識，我是非戰鬥員，沒有妨礙的，而且我正要這種經驗。思嘉凡有新的經驗，可以得來，到你千萬不要放過它，這會使你的思想豐富起來的。」

「我的思想已經够豐富了。」

「這或許你有自知之明，但是照我說呢——這話可不客氣了，而且我在這裏，等到圍城的時候或許可以救救你，我從來不曾救過一個落難的女子，這也將是我的一種新經驗。」

她知道他是跟她開頑笑，但是仔細一聽他的話，卻又感覺到幾分認真，她就把頭一翹。

「我用不着你來救我，我是自己會得照管的，謝謝你罷。」

「你不要說這種話，思嘉，你心裏只管不妨這麼想，但是千萬不要對男人說出口來，他們北佬的女孩子就犯這種毛病，她們本來都是可愛的，可惜她們老是對人說，她們自己會照管，謝謝你，一類的話，大部分呢，俄都說的是實話，因而男人真個讓她們去照管自己了。」

「你這話說到哪裏去了？」她冷然的說，因為她覺得人家拿北佬女孩子來比她，便是一種莫大的侮辱。「我相信你說的圍城也是謊話，你知道北佬決不會打到俄軍來的。」

「我可以跟你打賭，他們一個月裏邊就要打到了，我拿一盒糖菓跟你賭——」他那烏溜溜的眼睛飄到她的嘴唇上，「跟你賭親一個嘴。」

剎那之間，北佬打來的恐懼曾經抓住她的心，但是她一聽見「親嘴」兩個字，立刻就把它恐懼忘記得無影無蹤，這是她所熟練的經驗，比談軍事要有趣得多，她不由得要露出一個快樂的微笑來，如容易纔把它熬住，自從瑞德送她那頂綠帽子的一日起，他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正經，從來沒有露過一點可被解釋做一個愛人的形跡，她雖然屢次嘗試，卻不能引他來作一次秘密的情談，現在呢，她這

邊不曾有過一點兒挑逗他又談到親嘴上去。
「我不來跟你談這種私己話，」她冷然的說，又故意皺起眉頭來。「而且我寧可跟豬鬃去親嘴呢。」

「人的嗜好不同，倒也不必去計較，我常聽見說愛爾蘭人對於豬鬃的確特別有好感，晚上還放在牀底下睡覺呢。可是思嘉，我看你是要親嘴得緊。這就是你的毛病，你所有的情人都太尊重我，我也不懂到底爲什麼，或者又過分的怕你，以至於都不能稱的心。結果呢，你是可憐得緊了。現在你正需要一個人來跟你親嘴，而且需要那種善於親嘴的人。」

這幾句話又不符她的期望了。凡是她跟他一起談話的時候，他沒有一次能使她稱心如意。他們每次談話都像是一決鬪一般，結果總是她挫敗。

「那末你當你自己是善於親嘴的了，是不是？」她帶着譏刺的語氣說，一面勉強壓住了心裏的氣憤。

「哦，是的，如果我肯費一點心的話，」他隨隨意的說。「人家都說我親嘴親得很好的。」

「哦，」她覺得他要跟她親嘴並非由自己的魅力所致，立即怒不可遏地喊嚷起來。「怎麼，你……」但是她的眼睛突然垂下了，她忽然感到一種迷亂，因爲她看見他雖然在笑，他那黑色眼睛的深處卻有一點微光略略閃動一下，跟一顆小小的火簇一般。

「自從我送帽那天跟你規規矩矩碰過一下嘴之後，我就一逕沒有嘗試跟你再親，當然你心裏是要疑惑——」

「不，我並沒有——」

「那末你就不是——一個聰明女子了，我實在遺憾得很。凡是真正聰明的女人，碰到男人不嘗試跟

她們親嘴的時候，她們就一定疑惑，她們明明並不願意男人有這種嘗試，而且男人真來嘗試的時候，她們也要認爲侮辱的，但是奇怪得很，若使男人一點不嘗試，她們卻又懊惱了……好罷，親愛的，你放心，過天我一定來跟你親，而且你也一定會得歡喜的，但是現在還沒有到時候，所以我請求你不要太性急。」

她明明知道他是跟她開頑笑的，但是這樣的頑笑照例要使他發起狂來，爲的是他的戲言裏面老是帶着不少的真實，好罷，我認識你了，從今以後你再敢跟我來放肆一下，我就對你老實不客氣了。「請你把馬掉轉頭好嗎，白船長，我要回到醫院裏去了。」

「你真的要回醫院裏去嗎，我的慈悲的天使？那末我的談話還不如那些蝨子爛肉了好罷，你這雙尊手既然要給我們的光榮主義去服務勤勞，我怎麼好耽擱你呢？」說着，他就掉轉了馬頭，動身向五尖頭那邊去了。

「至於我不再嘗試跟你親嘴的原故，」他又嘻皮笑臉的繼續說下去，彷彿她並不會表示這番談話已經結束了似的，「那是要等着你再長大一點起來，你要知道，我現在跟你親嘴，是沒有多大好頭的，而我又自私自利得很，對於我自己沒有樂趣的事情，我就不幹了，所以我從來沒有想起跟小孩子去親嘴過。」

說完他勉強忍住了笑，因爲他從眼角裏看見她的胸脯正帶着沈默的憤怒在不住地起伏。

「同時，」他輕輕地繼續道，「我也等着你對於那可敬的衛希禮的記憶減淡了些。」

她一經提起希禮的名字，心裏突然通過了一陣劇痛，熱淚突然從眼臉裏衝出來，減淡嗎？希禮的記憶是永遠不能減淡的，哪怕他死了一千年也不會減淡的，她想起了希禮身上負着傷，躺在遙遠的北軍牢獄裏，沒有被頭蓋，沒有愛他的人跟他握手，於是她對於坐在身邊這個吃得飽飽的人發生憎

恨了，她聽出他那好整以暇的聲音底下明明埋藏着嘲諷。

她氣得連話都不能說了，他們默不作聲的跑了一些時。

「現在我對於你跟希禮的情形實際是什麼都明白的了，」瑞德重複開言說。「自從十二根橡樹看見你們演出那一齣不很雅觀的活劇，我一逡睜着眼睛看，又看出了許多事情了。什麼事情呢？哦，我看你對於他仍舊懷着一種羅曼底克的女學生式的熱情，他也儘他那高尚性格所能容受的程度反應着你，我又看出衛太太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你一逡都對她頑着把戲兒。總之，我實際上是什麼都了解的了，只有一件事還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究竟那個品格高尚的希禮是否也會麻木起他那不朽的靈魂來跟你親過嘴？」

一個堅固的沈默和一個朝開去的頭，便是他所得到的答覆。

「哦，好罷，那末他是親過你的了，我猜是在他請例假回來的時候罷。那末，倘使他現在是死了，你心裏也頗有可追念的了，但是這樣的追念我包你是會過去的，那末到了你忘記他那一吻的時候，我就——」

她怒氣沖沖地別轉頭來。

「你就——你就去上斷頭臺去罷，」她咬牙切齒地說着，綠色的眼睛裏冒出怒火來。「讓我下車去罷，不然我就要跳下去了。從今以後我再跟你說句話，我就不是人！」

他停住了車，但是等不到他下車攙扶她，她已經自己跳下去了。她的長裾鉤住了車輪，使得五尖頭街上的人羣都得觀光一下她的小裙子和短褲子。瑞德急忙彎身下去替她解開來，她就一聲不響的慌忙走了，連頭也不回一回。這裏瑞德輕輕笑了笑，也趕着車走自己的路去了。

第十八章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現在狼餓陀第一次聽見戰鬪的聲音了。每天清早，當市聲還沒有起來的時節，總可以隱約聽見墾泥曹山上的大礮聲，遙遠的，不清晰的，很容易誤認為夏季的雷聲。偶爾，就在日中車馬喧囂的時節，也可以分明聽見轟然的巨響。人們嘗試着不去聽它，嘗試着照常談話，笑樂，做事，當做二十二哩路外並沒有北佬在那裏，但總一逕有人豎着耳朵聽。滿城人的臉上都掛出心事來了，因為不管他們手裏怎樣的忙着，他們總是時時刻刻心驚肉跳的。礮聲果然響起來了嗎？或者只是他們以為響起來了呢？這一回鍾斯通將軍到底抵擋得住嗎？

恐慌只剩一層薄皮的掩飾，因為自從開始退卻的一天起，人們的神經就已一天緊張似一天，現在快要達到破裂之點了。人們仍舊不肯公然說出心裏的恐懼，這是早已成了一種禁忌的，但是人人對於將軍都公然加以批評，這便是那些緊張神經的一種表現。公衆情感已經達到熱病的高熱，謝爾門已在俄狼陀門口了，再一個退卻聯盟軍就要退進城來了。

給我們一個不肯退卻的將軍罷！給我們一個能守能戰的人罷！

當遙遠的隆隆礮聲不住傳來的時節，本州自衛隊和後方警備隊都從餓狼陀開出去了，他們的任務是防守鍾斯通將軍背後乍達瑚支河上的橋梁和渡口。那天剛剛碰到一個黯淡陰沈的天氣，正當他們從五尖頭開出美立塔路去的當兒，天就下起濛濛細雨來了。全城的人都來替他們送行，以致桃樹街兩旁店舖的簷下都擠得實實，大家目送着他們排隊走過去，也想替他們喝幾聲采。

那天思嘉和皮梅美白都是向醫院裏特別請了假來送行的，因為韓亨利和梅家老公公都在自

衛隊裏面。當時她們跟米太太都擠在人叢裏，點腳尖兒看着那個出發的行列。思嘉對於戰事向來是抱樂觀的，但是她看見這麼一個老小不齊分子龐雜的隊伍，打面前經過，也不免寒心起來。她想現在這些老頭兒跟小孩子也要叫出去打仗，前方事情的緊急可想而知了！當然，這裏面也有一些是年富力強的，他們都穿着交際隊的漂亮軍服，頭上插着羽毛，腰上盪着飄帶，打扮得花花公子一般。但大多數是白髮老翁和乳臭孩子，使人看見了不由得心臟因憐憫和恐懼而緊縮。有些白鬍子老頭兒是比思嘉的父親還老了，卻也蹣跚蹣跚的在那濛濛細雨中極力跟着那鼓笛的節奏開着步。梅老公公是在前列裏，脖子上圍着梅太太親手打的一條圍巾，一面爲遮風，一面也爲擋雨。他看見了美白她們在送他，便對她們咧了一咧嘴，大家也都對他甩着手帕兒，高聲的喊着「再見！」但是美白一把抓住思嘉的膀臂，低聲對她說：「唉，這老頭兒可憐呢！怕是一陣狂風暴雨就要送他的命了！他的腰痛——」

韓亨利伯伯走在梅老公公的後一排，把一件黑長褂子的領頭翻起包掉了耳朵，皮帶上掛着兩枝墨西哥戰爭的手鎗，手裏提着一隻絨氈袋。他旁邊走着一個跟班的黑奴，年紀跟他自己一般老了，手裏撐着柄雨傘，將兩個人一同遮着。跟這些老公公並肩而行的，便是一些年輕小伙子，看樣子都還沒有過十六歲。其中有許多是從學校裏逃出來加入軍隊的，也偶爾看見有幾個穿着武備學校見習兵的制服，頭上戴着灰色的緊頭便帽，上面的黑羽已經雨滴淋漓了，身上的白帆布緊身也已濯得溼淋淋的，繃在胸口頭。米斐爾也在裏邊，得意洋洋地帶着他亡兄留下的指揮刀和馬上手鎗，他的帽子一邊插着威風凜凜的裝飾。米太太臉上勉強裝起了笑容，對他揮着手，但等他走過之後，她就將頭伏在思嘉肩膀上，彷彿突然脫力了一般。

其中有許多是全然沒有武裝的，因爲聯盟州沒有鎗械也沒有彈藥可以發給他們。這一些人都希望着從被殺或被俘的北佬身上去獲得軍備。有許多靴桶裏插着長彎刀，手裏拿着頭上裝着尖鏢

的長桿子名字叫做「白狼鎗」那些比較幸運的纔有一枝燧石機的老毛瑟，用帶兒掛在肩膀上，皮帶上掛着裝火藥的牛角兒。

原來鍾斯通在此番退卻途中已經喪失了一萬人了，他正需要一萬新軍去補充，現在開去的這些人便是他的補充了。思嘉想起了這點，不由得不寒而慄。

隨後是隆隆然的礮兵隊來了，便見有幾輛破爛的礮車，打人羣中拖泥帶水的過去。思嘉瞥見一尊大礮旁邊有一個黑人滿臉正經的騎着一頭騾子，仔細一看，便喊着道：「這是木士啊！這木士的勤務兵木士啊！他在這裏做什麼？」說着，她便從人堆中拚命的擠了出去，擠到一塊牆基石旁邊，大聲叫道：「木士站住！」

那黑人看見了她，便煞住韁繩，放出一個笑臉，預備跳下騾子來。旁邊一個騎馬的中士，渾身都雨濯透了的，立即對他吆喝道：「不許下來，不聽鎗斃你！我們還要趕上山去呢！」

木士不知怎麼樣纔好，看了看那中士，又看了看思嘉，思嘉踩過地上的爛泥，走到街心來，一把抓住木士的馬蹬索。

「哦，一會兒就行的，中士先生！你不必下來，木士！你在這裏到底是做什麼的？」

「俺又去打仗去了，思嘉小姐！以前俺跟衛老爺，這回俺跟衛老爺了。」

「衛老爺！」思嘉被他說呆了，衛老爺是快七十了呢。「現在他在哪裏？」

「在後邊兒末末了一尊大礮旁邊，思嘉小姐還在後邊兒！」

「對不起，女士，快走罷，孩子！」

思嘉呆着不動了，也忘記了整個腳踝都沒在爛泥裏了，只管眼光光的看着那些礮車蹣跚地過去，這是不可以的，她想，決沒有這種事的！他太老了，而且他也不喜歡戰爭，跟希禮的態度一樣的！這

麼想着，她纔後退了幾步，重新退到牆基石邊去。對行列裏經過的人一個個的注意看着。一會兒，那最後一尊大礮跟彈藥箱車隆隆的一路潑着泥水來了，果然衛約翰也同着它來的，只見他那麼瘦若岩，身子筆挺的，銀絲一般的頭髮黏在脖子上，從容不迫地騎在一匹草莓色的小雌馬上，那馬一步一遲回地兢兢業業走過那些泥塘子，彷彿一個穿着緞子衣服的貴婦一般。怎麼——那馬就是乃驪呢！就是湯太太的那匹乃驪呢！就是湯芑莉太太平日的心肝寶貝肉呢！

衛先生一見思嘉站在爛泥裏，便勒住了韁繩，笑嘻嘻的下了馬，向她走去。

「我本希望能見到你的，思嘉，你家裏人叫我帶了許多口信來，可是現在沒有時間多講了，我們是今天早晨纔召集的，可是他們立刻就逼着我們來了，你看見的。」

「哦，衛先生，」她拿住他的手，發狂似地叫道，「你不要去，你爲什麼一定要去呢！」

「哦，那末你是當我太老了！」他微笑着，這是希禮的微笑搬到他老臉上來的。「講行軍，也許我是太老了，不過騎馬和射擊我並不太老，而且湯太太好心得很，把她的乃驪借給我，因而我有好馬可騎了，我只希望乃驪能够平平安安的，不然的話我就沒有臉面回去見湯太太，現在她們家裏也就只剩一匹乃驪了。」說着他故意笑了起來，好叫思嘉不覺得害怕。「你的母親、父親、跟妹妹們都好，他們叫我問問你，你的父親今天也幾乎要跟我們一起來了呢！」

「哦，是的嗎？」思嘉嚇得大喊起來。「爸爸也要去嗎？他沒有打算去罷？」

「不，現在不去了，不過他是打算去過的。當然，他的膝踝頭有痲痺病，是不能跑長路的，可是他一心要同我們騎馬去，你母親也贊成了，可是要他先試試跳籬笆，看跳得過纔讓去，因爲你母親知道在軍隊裏騎馬不是容易的，你父親以爲跳籬笆是他的拿手戲，這有什麼難的？真是說也奇怪了，那匹馬一跑到籬笆跟前，他便突的站住了，將你父親打他頭頂心摔了下去，還虧得沒有摔斷脖子呢！你父

親的脾氣頂倔強，你知道的，他馬上跳了起來要再試。噯，思嘉，誰知他一連試了三次都不成，終於給你母親跟阿寶擡上牀去了。他心裏還是不服，賭咒說你母親在馬耳朵裏唸過符咒的，實在他是吃不消猛烈工作了，思嘉，你也不必以此爲羞恥。家裏總也得有人替軍隊裏種田的。」

思嘉並不以此爲羞恥，倒是因此放下一條心去了。

「我已經把英弟跟蜜兒送到馬崗柏家去了，郝先生現在除了陶樂的事情，還得照顧十二根橡樹……我得走了，親愛的，讓我親親你的臉罷。」

思嘉擡起嘴唇，讓他親，喉嚨裏感到一陣的梗痛。她是極喜歡衛先生的，從前有一個時候，她還會經希望做他的媳婦呢。

「你還得替我帶一個嘴給白蝶，帶一個嘴給媚蘭。」說着，他又輕輕的親了兩下，媚蘭好嗎？」

「她好。」

「哦，」他的眼睛看着她，但是看穿了，她也像希禮那麼看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了。「我要能見見孫子就好了，再見罷，親愛的。」

她跳上了乃驢，緩緩地騎了去了，帽子還是拿在手裏，讓銀絲的頭髮溼着雨。思嘉還沒有能把握他最後這句話的意義，便回到梅美白跟米太太那邊去了。但是過不多會兒，便有一種迷信的恐懼掠過她的心，她便覺得他這話裏含着不祥的預兆，不由得暗暗禱告起來。

從道爾屯退到墾泥曹山，是五月初頭直到六月中旬的事。當六月的多雨期中，謝爾門並不能把聯盟軍趕出那峻峭而滑溜的山坡去，於是希望又擡起頭來了。人人又都高興了，把鍾斯通將軍也講得比較好了。及至多雨的六月渡入了更多雨的七月一段期間，聯盟軍在那些居高臨下的壕海裏拚命抗拒，竟使謝爾門仍舊不能越電池一步，於是餓狼陀人居然與高彩烈了。希望像香檳酒一般麻醉

了人人的頭腦。哈啦！哈啦！我們擋住他們了！隨即便暴發了一陣大宴會和跳舞會的流行病。凡是前線有小團體的人回到城裏來過夜，總都要大張筵宴的款待他們，宴後又必繼之以跳舞，而每次參加的女士總比男人多到十倍的數目，因而都要拚命的搶着男人。

這時餓狼陀愈加熱鬧了，有的是遊客，有的是難民，有的是醫院裏傷兵的家屬，又有些母親和妻子，因自己的兒子或是丈夫在山上打仗，怕一時受傷回來沒有人照顧，預先到這裏來等着的。此外還有大批的青年美女，從各城市麇集到這裏來，因為在他們本地所有留下的男人都只有十六歲以下六十歲以上的了。白蝶姑媽對於這一批人心裏大不以為然，因為她知道她們到餓狼陀來並沒有別的理由，完全是爲找丈夫，這樣的不知羞恥，使她竟起人間何世之感了。同時，思嘉也不贊成她們，她並不是怕那些十六七歲的大姑娘衣服穿得好，自己要賽不過她們，不的，她們穿的也是改了又改的衣裳，補了又補的鞋子。思嘉自己倒不然，她有白瑞德供給她材料，身上穿的比她們都漂亮得多，也新得多。不過那些十六七歲的女孩子面孔是粉嫩的，笑起來是迷人的，身上再穿得壞些也不妨，她呢，到底是十九歲了，而他們男人家偏是喜歡這種沒頭沒腦的小狐狸精的。

總之，她覺得一個有了孩子的寡婦要跟那些妖魔古怪的狐狸精去拚，形勢到底不利的。但是在近來這種十分興奮的日子，她覺得她的寡婦身分和母親身分已經不像從前那麼難堪了。她日裏是看護忙，夜裏是跳舞忙，中間並沒有餘閒可以看顧她的小衛德。有時候，她竟可以完全忘記自己是有孩子的。

在這些暖熱潮溼的夏夜裏，餓狼陀的每家人家對於那些防衛本城的兵士都是開放的。從華盛頓街直到桃樹街的大房子裏，每夜都亮着璀璨的華燈，在那裏招待那些新從壕溝裏回來的滿身泥污的戰士，其時便有悠揚的琴聲，跳舞的步聲，乃至歡樂的笑聲，載在夜空氣上遠遠的飄出。在這樣的

宴會裏男的女的往往是一見鍾情，立即做成了眷屬……是的，那邊二十二哩路外鍾斯通將軍擋住北軍了，這裏餓狼陀人便歡天喜地大行慶祝了！

的確，黎泥曹山周圍的陣線是攻打不破的。經過了二十五天的戰鬪之後，連謝爾門將軍自己也相信了，因為他所受的損失極大。於是他便不再作正面攻擊，卻將隊伍列成一個大圍圓，嘗試截入黎泥曹山和餓狼陀之間的地段。這個戰略又馬上奏了效，鍾斯通又不得不放棄山區，以期保護後方了。這一戰他已喪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其餘三分之二只得在大雨裏蹣跚着向乍達瑚支河方面退卻。這時聯盟軍已經沒有得到援軍的希望，北軍則已把田納西以南直至戰線的鐵路都拿在掌握，新的軍隊和新的供給可以逐日源源不絕的運來。

這一凶耗傳到餓狼陀，餓狼陀便又掃過了一陣新鮮的恐怖。在過去二十五天狂歡的日子裏面，人人都彼此相告，彼此擔保，這樣的事情是決然不會發生的。現在這樣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但是大家仍有一線的希望，以為鍾斯通將軍總能在乍達瑚支河的對岸抵抗，不會讓敵軍渡過河來的。其實是天曉得！這條乍達瑚支河離開餓狼陀只有七哩路了呢！

誰知謝爾門從上游渡過了河，又來了個包抄運動，於是那灰色陣線不得不也慌忙渡過那條黃泥水，再向餓狼陀方面退卻。及退到城北桃樹溪流域，纔匆匆的掘起淺壕來。於是餓狼陀人大驚失色了。

打了一陣退一程，打了一陣退一程，每退一程就跟餓狼陀近一步。桃樹溪是離城只有五哩了。這一位將軍到底幹什麼的呢？

「給我們一個能守能戰的人」的呼聲已經深入了里士滿了。里士滿知道餓狼陀一失，這戰爭

便全盤都失，於是渡過乍達瑚支河之後，鍾斯通將軍便被撤了總指揮之職，承繼他的是他部下的一個軍長胡突將軍。餓狼陀人聽見這消息，纔稍稍鬆了一口氣，他們相信胡突是不肯退卻的，他向來享有猛犬的令名，他一定會從桃樹溪將北佬打回去，打回到乍達瑚支河，然後一步步一直打到道爾屯為止。然而軍隊裏面卻在大喊：「還我們的老約將軍來！」因為他們跟着老約將軍一直從道爾屯轉戰一百哩，老約將軍身遭種種不利的形勢，市民們不知，他們是深知的。

謝爾門不容胡突有從容布置的時間，便在聯盟軍撤換指揮的那一天，乘其不備的向餓狼陀北六哩的得揆忒小鎮來了一個猛撲，得揆忒當即陷於敵手，而鐵路線也就在那裏被切斷了。這條鐵路是餓狼陀跟奧加斯、大曹士屯、衛民屯、佛金泥等處聯絡的要道，關係非常重大，所以得揆忒之失，實是謝爾門給與聯盟軍的一下致命的打擊。於是積極行動的時間到了，餓狼陀在高喊着積極行動了！

及至七月某一酷熱的下午，餓狼陀人總算達到他們的願望了，胡突將軍不但是能戰能守，並且命令他的人一齊跳出了壕溝，向桃樹溪上那條人數比自己多到一倍以上的藍色陣線作一個猛烈的突擊。

這時餓狼陀人正在替胡突將軍默默禱告着勝利，忽聽得砲聲、鎗聲雜然並作，雖則戰場離開市中心還有五哩路，卻響得彷彿就在鄰街作戰一般。同時又看見一陣陣的白煙衝起，彷彿樹頂掛着一朵朵雲頭似的，但是這樣一連打了幾小時，他們卻還不知道到底是誰勝誰敗。

及到傍晚時分，纔有第一道消息傳到，但那消息是不確定的，自相矛盾的，同時又是使人吃驚的，因為帶那消息來的人，便是那些最初接觸時就受了傷的傷兵，這些傷兵來的時候，也有獨行的，也有成羣結隊，由輕傷者攙扶着重傷者而來的。不久之後，他們的踪跡就綿延不斷了，他們的面孔都已給火藥、灰塵、汗水塗得跟黑人一般，身上的傷口都沒有包紮，一路鮮血淋漓的滴來，成羣結隊的蒼蠅簇

擁着他們走

白蝶家裏是從城北進城的第一家人家，因而不斷有人蹣跚進大門，一滾身倒在那碧綠的草地上，便大聲哼了起來：

「水」

那一個火熱的下午，白蝶姑媽跟她一家人，無論黑的白的，都拿着一桶桶的水，一細細的繃帶，站在太陽底下，一杓杓白水給他的喝，替他們裏傷，及至繃帶裹完了，繼之以扯破的被單，擦臉的手巾，也都用得乾乾淨淨。白蝶姑媽向來是看見血就要暈的，現在忘記這種脾氣了，也跟着大家一起奔忙。直至一雙小腳兒在那過緊的鞋子裏腫脹得再也支持不住她為止。甚至媚蘭挺着一個大肚皮，也顧不得羞恥了，跟着百利子、阿媽、思嘉三個人一同狂熱地工作，她的面孔跟那些傷兵一樣的緊張。後來她終於暈過去了，便已沒有地方可躺，只得把她放在廚房裏的桌子上，因為家裏所有的牀榻、椅子、沙發都已給傷兵佔了去了。

在這忙亂之中，小衛德是早已被人忘記的，他獨個人蹲在前廊的闌干背後，窺看着草地上的情景，如同一隻關在籠裏受驚的野兔一般，眼睛大大地睜着，咬着一個大拇指頭，不住地打着呢。思嘉偶爾瞥見他，便對他厲聲叫道：「到後院子去頑去，寒衛德！」但是他早已嚇昏了，又捨不得面前那一片瘋狂的景象，竟不理母親的話。

草地上橫七豎八的躺滿人，都已疲倦到不能再走，受傷到難以動彈的。後來彼得伯伯只得拿自己的馬車將他們運送到醫院裏去，運了一程又一程，弄得那匹馬也精疲力竭。於是米太太跟梅太太都放馬車來接了，但是一時仍舊運不清。

到了傍晚時分，便見連串不斷的救護車隆隆然從前線開來了。此外還有差委隊裏的運貨車，上

面蓋着滿是污泥的帆布，還有農場上的大車牛車，乃至被軍醫隊徵用的私人馬車，這些車輛裏面都滿載着受傷的和垂死的人，一路淋漓着鮮血，顛簸着打白蝶姑媽的門口經過，他們看見路旁有拿着水桶木杓的女人，便都停住了，衆口一聲的喊出：

「水！」

思嘉跑上前去捧着那些傷兵的頭，使他們的焦灼嘴唇可以得到一點清涼的沾溉，又把整桶的水澆上那些滿是灰塵的發燒的身體，澆進那些口一般開着的創傷，使他們可以得到暫時的舒適。她又點着腳尖，將一杓杓的水送上那些趕車人，一面提心吊膽的問着：「什麼消息？什麼消息？」

大家的回答總不外是：「還沒有確信呢，女士，現在還說不定的。」

夜來了，是酷熱的，空氣一點都不動，街上來往的黑人手裏擎着松枝的火把，就越發覺得熱了，灰塵塞滿了思嘉的鼻孔，灼乾了思嘉的嘴唇，她身上穿的一件麻紗衣裳，是那天早晨纔洗過漿過的，現在已經滿是血跡、醜態和汗水了。她記得希禮信中曾說，戰爭並不是光榮，卻是醜態和苦惱，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了疲倦，眼前的全部景象都染上了一種非真實的夢魘氣象了。這決不能是真實的——如果是真實的話，那末世界已經是發了瘋了，但若說是不真實，她卻又明明站在白蝶姑娘的前院裏，將一桶桶的水在這裏澆人，而且這一些人裏面，多數是她認識的，多數是跟她談過天，跳過舞，或甚至於調笑過追求過她的。

後來她在一輛牛車上發見了阿凱利隊長，見他頭部中了一顆彈，已經剩了一口氣的了。她想把他擡下來，但是當時他身上壓着六個其他的傷兵，沒法可將他抽出，只得隨他到醫院去了，後來聽說他一到醫院，等不到醫生來看就斷了氣了，其實像這樣死去的人，這一個月裏面不知有多少，所以與

克蘭公墓地上已添了無數土饅頭了。思嘉認為遺憾的只是阿隊長死時沒有留下一縷頭髮來給他的母親。

夜漸漸的深了，就只剩思嘉和百利子兩個人在那裏工作。她們的背已經瘦了，腿已經抖了，但是仍舊向門口經過的人逐一的喊問：「什麼消息？什麼消息？」

及至過了許久，她們方纔得到確實的答覆，便登時嚇得鐵青了面孔，彼此面面相覷起來。

「我們退了。」「我們不能不退了。」「他們比我們多幾千人呢。」「北佬把韋樂兒的騎兵隊在得探忒附近截住了。我們得有援軍去纔好。」「我們馬上就要退到城裏來了。」

思嘉和百利子互相攙扶着以防跌倒。

「難道——難道北佬兒要來了嗎？」

「是的，女士，他們就要打來了，可是他們不能深入的。」「不要害怕，小姐，餓狼陀是他們拿不去的。」「不，太太，我們這裏周圍有一百萬哩的防禦線呢。」「我親耳聽見老約將軍說的：『我要永遠守住餓狼陀。』」「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老約將軍了呢。我們現在是——」「你住嘴罷，你這傻子！你要嚇唬女人作什麼？」「北佬是永遠拿不到這個地方的，太太。」「你們女士們幹嗎不到馬崗或是旁的安全地方去避一避呢？那邊有你們的親戚嗎？」「北佬是拿不到餓狼陀的，可是他們在打的時候，對於你們女士們總有點不大衛生的。」「怕是要拿大礮轟的呢。」

第二天下午着蒸熱的雨，敗兵就論千論千的潮湧進餓狼陀來了。這些人經過七十六天的苦戰和退卻，都已飢餓憔悴到不成人形，他們的馬也餓得跟稻草人一般，他們的大礮和彈藥箱都已經七零八落，拿些繩兒索兒勉強細繫在一起。但是他們的秩序並不紊亂，看不出有一點潰逃的樣子。他們的行列仍舊十分整齊，身上雖然已襤褸不堪，意氣還是很盛的，仍舊將那破碎的紅旗擎得高高，在大雨裏

飄揚着，這種有秩序的退卻，他們是在老約將軍手下訓練起來的，因為老約將軍向來把退卻和前進一般重視，那個有鬚子的檻樓行列當走過桃樹街時，大家齊聲唱着馬里蘭的馬里蘭，彼時全城的馬里蘭，彼時全城的人都出來歡迎他們了，因為無論是戰勝戰敗，他們究屬自己方面的勇士。

那些警備隊的隊員出去纔不過幾天，去時身上都穿得非到漂亮，現在已跟那些久戰的兵士分辨不出了，也已經滿身污穢不堪憔悴了，他們眼睛裏顯出一種從來未有的神情，因為三年以來他們一逕都在替自己辯解不參加前線的理由，現在這事已成陳跡了，他們已將後方的安逸換了全線的辛勞，還有許多竟將舒適的偷生換了霎時的凶死了，現在他們也成了老兵了，雖則戰陣並未久經，其為老兵則一，這在他們實在是大大上算的，現在他們在人叢中搜尋着朋友們的臉，對他們驕傲而強硬地瞪視着，因為現在他們已經可以抬頭了。

自衛隊裏的老頭兒和小孩子過去了，那些白鬚子的老翁已經累得腳都抬不起，小孩子們則因過早遭遇到成年人的嚴重問題，也都未老先老了，思嘉一眼瞥見米斐爾簡直不認得他了，他的面孔已給火藥和污泥塗得漆黑，他的神氣已經憔悴不成人形，隨後亨利伯伯也跛着腳走來了，他頭上沒有帽子，只把一條油布穿着個洞兒套在頭頂擋着雨，梅老公是坐在一輛破車上回來的，他的光的腳上裹着一些破布條，但是她搜尋了半天，也看不見衛約翰的一點影子。

至於原屬鍾斯通部下的那些真正老兵，卻仍走着那種三年以來始終不懈的步子，依然還有富餘的精力，向着美貌的女孩子們咧咧嘴，擺擺手，向着不穿軍服的男人們拋去粗獷的譏嘲，現在他們又要到那些環城的戰壕裏去了——這些戰壕並不是淺陋的，並不是匆促開成的，卻都有齊胸的深度，又都有沙袋和木樁加強它們的力量，像這樣的深溝高壘在城的四周綿延不斷地圍繞着，正等待着那些久經戰陣的勇士去充實它們。

當時那夾道的羣衆對他們高聲喝着采，彷彿他們是凱旋回來一般。那羣衆心裏固然也懷着惴惴的恐懼，但是現在他們已經明白實情了，知道最惡劣的一幕已經開演了，戰爭已經移到他們的前院裏來了，因而城裏全然換過了一個局面。現在人們心裏已沒有恐慌，也沒有癡癩。大家內裏雖懷着深憂，卻都不肯表現在面上。大家都勉強裝着高興的樣子，又裝得很勇敢，很信任軍隊的樣子。大家都在默默背誦老約將軍未卸任時說的那句話：「我能永遠守住餓狼陀。」

現在胡突將軍仍舊不能不退卻，便有很多的人跟那些兵士一樣盼望老約將軍回來了，但是這樣的願望也終不敢說出口，只能拿他那一句話背誦着壯壯膽兒：

「我能永遠守住餓狼陀！」

鍾斯通將軍那種審慎的戰略，胡突將軍一概都不用。他攻打了北軍的東邊，又攻打了北軍的西邊，謝爾門則繞着城一路探試着，就如一個角力家嘗試在對手的身上尋出一個新的着手點一般，但是胡突不讓他的兵士登在壕溝裏等着敵人來打。他要勇敢地迎上前去，猛烈地撲上前去。因此這幾天裏面，餓狼陀跟厄茲拉禮拜堂兩方面都不住發生猛烈的戰鬥，回顧當初桃樹溪上的戰役，簡直只算得小接觸了。

然而那打不完的北軍，打退了又會重新湧上來。他們確曾受到重大的損失，但是他們吃得起損失。同時他們的礮隊又不斷向餓狼陀城裏轟擊，擊殺了住在城裏的人，擊開了房子的屋頂，擊穿了街心起大洞。因此城裏的居民都得避到地窖裏，地洞裏，以及沿着鐵道臨時開成的淺溝裏。這樣，餓狼陀是被圍攻了。

自從胡突將軍接任總指揮起，至今不過十一日，但這十一日裏喪失的人數，已經跟鍾斯通將軍

七十四日戰鬪和退卻所喪失的人數相等了。而現在餓狼陀已經是三面受敵。

從餓狼陀到田納西的鐵路現在已經全線都在謝爾門之手。他的軍隊已經越過鐵路以東來，而且從餓狼陀西南到阿拉巴瑪去的一線也已被他截斷了。只有向南到馬崗和沙番去的一線還是通的。現在餓狼陀城裏站滿了兵士，擠滿了傷兵，塞滿了難民，單有這一條鐵路當然無論如何是不敷應用的。但是這條鐵路能不失一天，餓狼陀就能多維持一天。

思嘉一經明白了這條鐵路關係如此的重要，心裏就大大驚嚇起來，她知道謝爾門一定要拚命將它奪取，而胡突將軍也一定要拚命將它守牢的。因此這條路上難免要有一場大血戰。這條鐵路是通過鍾氏坡的，而陶樂離開鍾氏坡只有五哩呢。拿陶樂跟現在的餓狼陀相比，當然要算是世外桃源，但是陶樂離開鍾氏坡不過五哩。

餓狼陀開戰的第一日，城裏的婦女還都爬到屋頂上去看，但是一經看見砲彈落到了街心，大家都躲到地窖裏去不敢出來了。當天夜裏，婦孺和老人的避難旅行就已發動。他們的目的地是馬崗，其實其中有許多人一路跟着鍾斯通從道爾屯退卻下來，現在已經轉過五六個地方了。現在他們的行李已經比來時減輕許多。大多數人都只拾着一隻手提包，以及一個小小包袱包着的食物。偶爾可以看見一些驚惶的僕人手裏拿着茶壺、刀叉，乃至祖宗的遺像。

梅太太跟艾太太都不肯逃，說是醫院裏少她們不了，又說她們並不怕，就使北佬來了也不敢把她們趕出去的。但是美白帶着她的孩子，跟艾芬妮都逃到馬崗去了。米醫生也叫米太太搭火車走的，她卻不肯，這是她從結婚以來初次違拗丈夫的命令。她說她是走不成的，米醫生得她幫忙，而且斐爾還在壕溝裏作戰，她也得等在那裏以防萬一。

但是惠太太走了，還有思嘉平日往來的其他許多女太太也都走了。白蝶姑媽是首先反對老約將軍的退卻政策的，現在她卻首先檢起行李來。她說她的神經很纖弱，經不起那些大礮的轟響。她怕聽見一下轟炸的聲音就要暈過去，以致來不及避入地窖。總之，她並不是爲了害怕纔走的，但是她要走了，她要到馬崗去，到她的表姊柏太太那裏去，並且叫思嘉和媚蘭也跟她去。

思嘉卻不願意到馬崗。她在這裏雖然怕大礮，但是她對於那位柏太太是恨入骨髓的，寧可死在餓狼陀，也不到馬崗去。因爲幾年之前，在衛家的一次宴會上，柏太太因看見了思嘉跟她的兒子衛理親嘴，便對人說思嘉「騷」。思嘉至今還牢牢記着。當即她對白蝶姑媽說：「我要回到陶樂去，讓媚蘭跟你到馬崗去罷。」

媚蘭聽見這話，立刻嚇得哭起來。及等白蝶走開，差人去請米醫生，她便抓住思嘉的手，向她哀求：「親愛的，你不要去了！我到陶樂去，我沒有你太寂寞了。哦，思嘉，請你想想看，等到孩子要來的時候，我怎麼好沒有你在身邊呢？不錯，我還有白蝶姑媽，而且她跟我也很好。可是到底她自己沒有養過孩子，而且她有時候反要把我弄得着慌起來。請你無論如何不要去開我親愛的，你跟我自己是親姊妹一般的，而且——」她黯然的一笑，「希禮臨走時曾經告訴我，說要托你照顧我，你是答應過她的。」

思嘉懷着滿肚的疑惑，瞪視着她。她覺得自己對於媚蘭的厭惡已經深切到幾乎無可掩飾。媚蘭何以還能夠這樣的愛她呢？而且媚蘭何至於如此之蠢，竟會猜不出她暗中在愛希禮呢？這幾個月以來，她因得不到希禮的消息，曾經不知有多少次不期把焦急的情緒分明流露出來，但是媚蘭一點兒沒有看出。何以她對於她所愛的人就只能看見好處，看不見壞處的呢……不錯，她是答應過希禮照顧媚蘭的啊，希禮，希禮！你一定是死了，死了許多月了，所以你現在要我踐約，使我心裏自然覺得不能背約了！

「好罷。」她簡捷地說。「我確是答應過他的，那末我不回去就是了。但是我不願到馬崗去跟柏家那個老貓登在一起。我是不到五分鐘就會抓出她的眼珠子來的。我要到陶樂去，你可以跟我同去。母親一定很高興你同去的。」

「哦，那是我極高興的。你的母親非常之可愛。但是我養孩子的時候，若不在姑媽面前，姑媽死也不肯的。若是叫她到陶樂去，我知道她一定不肯去。陶樂跟打仗的地方離開太近了，姑媽是要安全的。」

米醫生見白蝶差人去請，以為至少是媚蘭小產了，氣急敗壞地跑了來。及至問明了原委，他便三言兩語的把事情決斷下來，不容別人再有辯論的餘地。

「你要到馬崗去，那是絕對談不到媚蘭姑娘。你要動一動，我就概不負責了。火車上擁擠得很，開行的時刻也靠不住，如果車輛要拿去裝傷兵，或是運兵運軍械的話，那是隨時都可以停下來，把乘客趕到樹林裏去的。在你這種狀況——」

「可是我如果跟思嘉到陶樂去——」

「我跟你說過我不讓你動啊。到陶樂去的火車就是到馬崗去的火車，情形還不是一樣的。而且現在沒有一個人知道北佬到底在哪裏，只曉得他們到處都是了。你們的火車也許會被敵人俘獲的。而且即使你平安到了鍾氏坡，鍾氏坡到陶樂也還有足足五哩不平的道路，那是像你這種纖弱狀況的女人無論如何不能走的。而況自從老方醫生去從軍之後，那個區裏已經沒有一個醫生了。」

「不過收生婆是有的——」

「我是說沒有醫生。」他鋒利地說着，不覺眼睛將她那纖弱的軀體上下打量一番。「我不要你動。這許要發生危險的，你總不願意在火車上或是馬車上查出孩子來罷，是不是？」

這幾句話講得這般直率，便使得那兩個女人紅起臉來，默默不響了。

「你必須登在這裏，使我照顧得着，並且必須一逕登在牀上，千萬不要在樓梯上或是地窖裏只管跑上跑落，哪怕礮彈打到你窗口來，你也不要動，其實這裏是沒有多大危險的，我們馬上就要把北佬打回去了，現在，白蝶小姐，你自己到馬崗去，讓她們兩個留在這裏罷。」

「可以沒有人監護嗎？」白蝶驚愕地嚷道。

「她們是少奶奶了。」米醫生暴躁地說，「而且米太太跟這裏只隔三家人家，現在媚蘭這麼個樣子，她們也不見得會讓男客到家裏來的，阿唷，白蝶小姐現在是打仗的時期呢，我們拘不得什麼禮節了，我們得替媚蘭姑娘着想纔是道理。」

說完，他就踱出房間，走到前廊上，在那裏等着思嘉。

「我得跟你坦白談一談，思嘉姑娘。」他抓着他的灰白鬍子開始說，「我看你是個具有常識的青年女子，所以你用不着對我紅臉，以後我再不願聽到媚蘭說走的話了，她要走路到底吃不吃得消，那是很可懷疑的，因為她即使經過良好，怕也不免要難產——她的臀部狹得很，你看見的，將來恐怕得用手術夾出來，所以我不願那種無知無識的收生婆給她亂動手，其實像她這樣的女人根本就不應該養孩子，但是——你無論如何把白蝶姑媽的行李檢起來，讓她到馬崗去罷，她在這裏要嚇的，那時把媚蘭弄心亂了，反倒要礙事，不過，你姑娘。」他拿鋒利的眼光瞪住她看，「我不願聽見你再說回去了，你得登在這裏，等媚蘭養過孩子再說，你不害怕罷，是不是？」

「哦，不！」思嘉外強中乾地說了一個謊。

「那纔是個勇敢的女孩子，你若是要人保護，米太太會得供給你的，如果白蝶小姐要把用人都帶走的話，我叫我家的老貝姐來替你們做飯，我看媚蘭養的日子也不會久了，照理應該還有五個禮

拜但是頭產是誰都說不准的，而況天天大破這麼的轟着，她是隨時都可以養的。」

於是白蝶姑媽眼淚淋漓的到馬崗去了，把彼得伯伯跟阿媽也都帶走了，她的馬車和馬，她突然發了一陣愛國心，都捐給醫院裏去，但是馬上就懊惱起來，因而又淌了許多眼淚，於是思嘉媚蘭兩個單獨被撇在家裏，陪伴她們的只有小衛德跟百利子，家裏頓覺清淨了，雖有大破之聲繼續不住地轟着。

第十九章

當餓狼陀被圍攻的開頭幾天，北軍對本城的防禦線到處轟着，時時都有爆炸彈落進城裏來，把個思嘉嚇得一逕拘攣着蹲在地上，雙手緊閉着耳朵，生怕隨時隨刻都可以把她炸到那萬劫不復的地方去。每次大轟炸要來的時候，總先有一陣尖厲的嗚聲，思嘉一聽見這種預告，就要急忙奔到媚蘭房裏去，跳上牀跟她緊緊的摟着，將頭拚命往枕頭裏鑽，口裏不住「哦哦」地喊着。百利子跟衛德總跑到地窖子裏，在那蛛網蒙茸的黑暗裏蹲着，百利子極着喉嚨不住的尖叫，衛德嗚嗚的哭着，隔牆的打着呢。

在這樣的時候，思嘉給枕頭悶得轉不過氣來，便要在心裏暗暗詛咒媚蘭，因為若不是爲媚蘭，她就可以躲到樓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了。但是醫生不許媚蘭跑樓梯，思嘉非上樓來陪伴她不可。而且思嘉一面既要怕大砲，一面又怕媚蘭養孩子的時候要到來，她一想到這件事，便要渾身冒大汗。倘使孩子真要來了，叫她怎麼辦呢？她想到那時候，頭頂的砲彈像急雨一般下着，她怎麼好出去找醫生呢？哪怕媚蘭死了也不能去的。她又知道那個百利子膽子比她還小，你就打殺她，她也決不肯出去冒險。那末叫她怎麼辦呢？

有一天晚上，她跟百利子在給媚蘭預備晚飯的時候，把這件事跟她商量起來，誰知出人意料地，百利子只幾句話兒，就把她一肚子的恐懼都平下去了。

「思嘉小姐，等到那時候，咱們如果不能出去找醫生，您也用不着操心，俺會弄的，養孩子的事兒，俺都知道，俺媽不是收生婆嗎？她不是叫俺也學收生婆的嗎？您放心，統統交給俺好啦！」

思嘉知道身邊有了在行人，這才鬆了一口氣，但是她仍舊巴不得這個難關早些渡過去。她急急乎要躲開這些轟炸的大砲，急急乎要回到清淨的陶樂去，因而每天晚上都在祈禱孩子早些來，使她可以擺脫那個約諾的束縛，而離開了餓狼陀。她現在覺得陶樂十分的安全，離開這一些苦惱十分遙遠的。

思嘉現在的想家，想母親，是生平從來未有的殷切。她彷彿一到母親的身邊，就不管怎樣天大的事都可以不怕似的。每天夜裏她聽完了一天的嘯聲和轟聲而上牀去睡覺的時候，她總下了一個堅強的決心，第二天早晨一定要告訴媚蘭，說她在餓狼陀一天也不能再登了，她立刻要回陶樂去，因而媚蘭不能不搬到米太太家裏去住，但是等她將頭放落枕頭上，她就一定要記起希禮臨走時的那張面孔來，那時他心裏雖然十分的苦痛，嘴上卻是笑嘻嘻的對着她，並且記得他對她說道：「你是肯照顧蘭媚的，是不是你的身體很強壯……你答應我罷。」而她當即答應了。現在希禮不知是死在什麼地方了，但他不論在哪裏，他總一選在監督她，不許她違背當初的約諾的。所以，無論希禮是死是活，也無論她做着多大的犧牲，她都決不能背約。於是，她就一日復一日的遷延下去了。

她母親也屢次寫信來催她回去，她的回信總把這裏圍攻的危險竭力掩飾，又說明了媚蘭怎樣怎樣的離不開她，並且答應母親，一經孩子養下來，她就立刻回去。她母親對於親戚本家的感情向來極厚，既然知道她有這種情形，只得寫信表示同意，不過要百利子帶同衛德，立刻就回去。這個提議當然百利子是完全贊成的，因為近來她聽見那種突如其來的聲響，馬上就要嚇得兩排牙齒不住打戰。兒，她一天總有半天蹲在地窖裏，還虧得米太太派來的那老貝姐，否則思嘉簡直弄得沒法了。

思嘉跟她母親的意見一樣，也急乎要使衛德離開餓狼陀，倒並不是單單爲他的安全着想，是因看見他害怕，更要覺得心煩的緣故。衛德每次聽見砲聲，總要嚇得一聲都不響，並且雖在砲聲停頓的

時候也一逕要抓住思嘉的衣裾，連哭都不敢哭。夜裏他不肯上牀睡覺，因為他一夾怕黑，二夾怕睡着了北佬要來拿他去，及至睡去了，便又要從夢中嗚嗚哭起來，把個思嘉哭得汗毛森豎。當然思嘉自己也是跟他一樣害怕的，但是看見他那一副一逕緊張的面孔，總覺得十分煩惱，彷彿他不應該常常惹起自己的害怕似的。總之，衛德確是到陶樂去住比較相宜。她想叫百利子送他回去，立即就趕回來，總還趕得及媚蘭的生產。

誰知等不到思嘉打發他們動身，便已有消息傳到，說北佬已經轉到南方來，現在兩軍正在餓狼陀跟鍾氏坡之間的鐵路線上接觸，倘使他們去了，恰巧那一系列車被北佬俘獲去呢——想到這一層，思嘉跟媚蘭立刻都面孔變得雪白，因為人人知道北佬對於孩子們的殘暴，是比對於婦女還要厲害的。因此她不敢放衛德去了，衛德就仍舊留在餓狼陀，像個受了驚嚇的小鬼，頃刻不離的躲在她母親的衣裾裏。

圍攻在酷熱的七月裏進行着，每天白晝是不斷的隆隆砲聲，夜裏是陰鬱險惡的岑寂，人們在這環境裏漸漸習慣了，也就漸漸的對它適應起來。所以不久之後，大家都彷彿覺得事情已經到了最惡劣的境地了，不能有比這再可怕的了。他們一逕都在伯蘭攻，現在居然受到圍攻了，卻也不見得怎樣可怕。生活還是能够照常過着的，他們也明明知道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但是不到那火山爆發的時候，他們是一點兒辦法沒有的。那末現在爲什麼要空耽愁惱呢？大概這塊火山到底是不會爆發的，你看胡突將軍多麼打得好，竟使北佬不能進城了！而且我們的騎兵隊多麼厲害，竟把那條到馬崗去的鐵路牢牢守住了！謝爾門是始終拿不去的了！

然而他們表面上雖然這麼自安自慰，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實底裏卻是一逕存着一種朝不保夕的心情。

思嘉因見朋友們的臉上漸漸減少恐懼的神色，自己便也漸漸膽子壯起來，爲的一個人對於惡劣環境既然無力去改變，便只得勉強去忍受，及至忍受慣了，就自然而然能够適應了。現在她聽見那種轟然爆炸的聲音，當然也還是不由得要跳起來的，但是不像從前那麼狂奔尖叫的直往媚蘭枕頭裏鑽了。有時她聽見一聲特別的巨響，竟能大張着嘴縱容的說道：「阿呀，這一個近得很了，是不是？」

他的恐慌所以逐漸地減少，還有別的一個原因，那是因她現在的生活已經染上了夢寐的性質，這一個夢因爲過分可怕了，所以覺得它不像真實了。現在她郝思嘉處於這樣爲難的境地，竟至於隨時隨刻都有遭死的危險，這難道是可能的嗎？她的生活本來過得很平靜，現在不過一會兒功夫，竟完全改了樣兒，這難道又是可能的嗎？

每天侵早的時節，天上本來是一碧無雲的，但是不多會兒之後，那些大砲的濃煙就像雷雲一般東一塊西一塊的掛出來了。這斷斷乎不能是真實的！到了午刻，空氣裏面本來瀰漫着忍冬薔薇的香氣的，誰知這香氣裏面，忽然衝來了刺鼻的火藥氣了，忽然撒來了砲彈炸裂的碎片了，忽然將人呀獸的一齊炸成齋粉了。這又無論如何不能是真實的。

從前那種安靜沈酣的午睡，現在再也不能有了，因爲外邊戰鬪的聲音雖或有時而停頓，那條桃樹街上卻是絕無間歇地熱鬧着，喧嚷着，時而砲車救護車隆隆的響過，時而傷兵論批的從壕溝裏運進來，時而小隊的兵士氣急敗壞地穿城跑過去增援那些吃緊的地點，時而汗流浹背的傳令兵在街心橫衝直撞着，替那些大本營傳消息。

酷熱的夜晚照例要帶着某種程度的安靜而來，但那安靜含着陰險的意味，如果那一天夜晚是寂靜的，那就一定是過分的寂靜，連夏夜應有的青蛙、金鈴子、反舌鳥等等的合唱隊都一齊罷唱的。偶爾，這種過分的寂靜要被最後防線裏啪啪的毛瑟槍聲所打破。

往往到夜深以後，燈都熄了，媚蘭睡着了，死一般的寂靜統治全屋了，思嘉躺在牀上還未睡，忽然會聽見大門上門門一響，隨即內門上響起輕而急的敲拍聲來。

如果你去開出門來看，你總會看見一些面目模糊的兵士站在黑暗的前廊上，並且聽見黑暗裏發出種種腔調不同的聲音來。有時那聲音十分文雅，說道：「女士，我抱歉得很，打擾您了，可否給一點兒水讓我自已跟我的馬喝喝？」有時卻是那種模糊不清的山裏人口音，又有時是南方草原上的鼻腔音，又有時是海濱地方的拖長音，但是最後這種聲音很難得聽見，思嘉聽見了就不免要想起母親來的。

「小姐，我有一個伙伴兒，本想送他到醫院去的，可是我看他再也跑不動了，你讓他進來好嗎？」

「太太，我是什麼都能吃的，你要有玉米餅，讓我嘗一點兒罷。」

「女士，請恕我的莽撞，但是——你能許我在這廊子上過一晚嗎？我看見玫瑰花，開到忍冬花，彷彿是到了我自己家裏一般，所以我敢冒昧來——」

不，像這種種夜晚的奇遇，都斷乎不能是真實的！這一切都是夢魘，那一些人都是夢中人，那一些人都是沒有軀體的，沒有面目的，就只有聲音從黑暗裏傳到她耳朵裏來，然而她拿水給他們喝，拿食物給他們吃，拿枕頭給他們在廊子上睡，替他們裹傷，替他們扶頭送死——這都不能是真實的遭遇！

有一次，在七月下旬，那來半夜敲門的，卻是她家的韓亨利伯伯。他向來走路，總是手裏拿着柄傘，子，拎着個提包，這回他卻沒有這套行頭了，同時他那大胖肚皮也被削掉了，他的面孔本來紅潤肥胖的，現在他面頰上掛着兩條皮，像似一頭猛犬喉頭的垂肉，他的長白頭髮鬍到難以形容，他腳上是差不多赤腳的，身上滿是虱子，肚裏空得已經快乾癟，但是他的精神一點沒有倒。

當時他口裏咒罵着：「這是愚蠢的戰爭，像我這樣的老頭兒還得去捐槍呢！」但是照思嘉她們看起來，他絲毫沒有現出沮喪的形跡。他覺得國家需要他，如同需要青年人一樣，而他所做的工作也無異於青年人。他很自負的告訴思嘉她們，說青年們能做的事，他沒有一樣趕不上。這是梅老公公無論如何辦不到的。又說梅老公公的腰在作怪，他的隊長早要把他開除了，但是梅老公公死也不肯回去。他說他情願在那裏挨隊長的訓飭和斥責，不願意回去受媳婦的虐待，因為他連嚼嚼煙草，媳婦還不准他呢，並且要他天天洗鬍子。

亨利伯伯此番耽的時間並不久，因為他一共只有四個小時的例假，而且路上一來一往已經去了一半時間了。

「姑娘們，往後我怕有好一段時間不能來看你們了。」他對她們宣布說，彼時他在媚蘭房間裏，思嘉端了一腳盆涼水給他，他正坐在那裏津津有味地擦着一雙起了泡的腳。「我們這一團人明天早上要開走了。」

「開到哪裏去呢？」媚蘭吃驚地抓住他的臂膀說。

「你不要碰着我呀，」亨利伯伯煩燥地說。「我滿身都是蝨子呢。戰爭要是沒有蝨子跟痢疾的話，那就跟野宴一般有趣了。你問我開到哪裏去嗎？那還沒有見命令，可是我倒有些猜着了。我們明天大概是往南開的，大概要開到鍾氏坡去。」

「哦，爲什麼要到鍾氏坡去呢？」

「因爲那邊快有一場大戰了，姑娘現在北佬正在拚命搶這條鐵路，倘使這條鐵路竟被他們搶去的話，那末我們餓狼陀就要再見了！」

「哦，亨利伯伯，你想他們會得搶去嗎？」

「嗨，不會的，姑娘！有我在那裏，他們哪裏搶得去？」他對那兩張驚嚇的面孔咧了一咧嘴，然後又變得正經起來：「總之，要有一場大戰了，姑娘們，這場大戰我們是不能不勝的。當然你們知道，北佬已經把所有的鐵路都拿了去，就只剩到馬崗去的這一條了。但是他們不但佔去了鐵路，這也許你們姑娘們還不知道。他們已經把每一條公路、車道、小徑都佔了去了，沒有佔去的只剩麥唐那一條路了。所以現在的餓狼陀就譬如一隻口袋，這口袋所有的繩索都在鍾氏坡。如果北佬把鍾氏坡一段鐵路佔去了，他們就可以把所有的繩索都收了去，那末我們就都成了甕中之鼈了……我此番去，也許一時不能回來的，姑娘們，所以我得來跟你們告別一聲，並且看看思嘉是否還跟你在一起。」

「當然她還在我一起的，媚蘭很親暱地說：「你不必替我們擔心，亨利伯伯，你要自己當心些。」亨利伯伯在地毯上擦乾他的腳，便口裏哼哼着套上他的破鞋子。

「我得去了，」他說。「我還有五哩路要跑呢。思嘉，你替我備一點吃的讓我帶去，不問什麼都行。」

他跟媚蘭親過嘴，便下了樓，走到廚房裏，思嘉正拿一條食巾替他包起一個玉米捲子和幾隻菜。

「亨利伯伯——難道——難道事情真是這麼嚴重了嗎？」

「嚴重嗎？我的天，怎麼不嚴重呢？不要糊塗罷，我們已經退到最後一道壕溝了。」

「你想他們會到陶樂去嗎？」

「怎麼——」亨利伯伯聽見她不從大局着想，卻只關心切己的問題，覺得女人的器量大可懊惱，便這麼開頭說道。及至看見她那一副驚惶苦惱的面容，這才又軟化下來。

「當然他們不會去的。陶樂離開鐵路還有五哩路，而且他們要的是鐵路罷了。你簡直糊塗了呢，

姑娘。」說到這裏，他突然換了一種調子。「不過今天我跑這許多路到這裏來，並不是專來跟你們告別。我是帶着惡消息來給媚蘭的，可是我說到嘴邊又說不出來了。現在我只好把這消息留下來給你。」

「哦，是希禮——是你聽見什麼——聽見他——他死了？」

「嗨，我怎麼會聽見希禮的消息呢，我是在戰壕裏邊半身埋在爛泥裏的。」老頭兒暴躁地反問道。「不是的，我說的是他的公公衛約翰死了。」

思嘉突的坐下，手裏拿着那一包才包了一半的點心。

「我是來報告媚蘭的，可是我說不出口來。你替我說罷，你替我把這幾件東西交給她。」

說着他從口袋裏取出一隻沈重的金錶，上面掛着幾顆印章，一張衛太太的縮小遺像，以及兩枝沈重的袖釦子。那隻金錶是思嘉常常看見衛先生拿在手裏的，現在看見它，就知道希禮的父親確實是死了。她怔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亨利伯伯就覺得非常侷促，只得假咳了幾聲嗽，眼睛不敢朝思嘉看，怕看見她在流淚，自己也要傷心起來。

「他是一個勇敢的人，思嘉，你把這話告訴媚蘭罷。你叫她寫信給他的幾個女孩子，要知道衛先去一巡都是一個好軍人。這回是一顆砲彈斷送了他的，剛剛落在他跟他的馬身上，炸碎了那馬的——後來那馬是我給槍殺的，可憐東西，她是一匹極好的小雌馬呢。你最好也寫封信給湯太太，把這事告訴她。這匹馬是她當寶貝兒的，把我的點心包起來罷，孩子，我得走了。哦，親愛的，你也不必太傷心。一個老年人做了青年人的工作，天下還有比這再好的死法嗎？」

「哦，他是不應該死的，他是根本就不應該去打仗的。他應該好好的活着，看着孫孩子長大起來，然後平平安安的死在牀上。唉，他爲什麼要去的呢？他本來是不相信離盟而且憎恨戰爭的，而且

「我們有很多人都是這麼想，但這有什麼用處呢？」亨利伯伯粗暴地擰擰鼻子，「你當我這把年紀，還是樂意送給北佬去做槍靶子嗎？不過現在這種日子，你不要做上等人罷，要做是沒有別的路可走的，你親親我能，孩子，你不要替我擔心，我是可以平平安安回來的。」

思嘉親過了他，便聽見他從臺塔上走進黑暗裏去，然後聽見大門上的門門喀噠一聲，他走了她站在廚房裏呆呆的站着，把手裏的幾件紀念物看了一回，然後她上樓去報告媚蘭了。

到了七月的末了，不受歡迎的消息來了，這是亨利伯伯預言過的，北佬果然轉到南面去進攻鍾氏坡了，原來他們曾在城南四哩之處截斷了鐵路，但是旋即被聯盟州的騎兵隊擊退，同時工程隊也在烈日之下大汗淋漓的把路軌趕緊修復。

思嘉焦急得幾乎發狂，她提心弔膽的等了三天故鄉的消息，及至第四天，接到父親的來信，方才放下了心原來敵人並未到陶樂，他們雖曾聽見戰鬪的聲音，但是並沒有看見北佬。

那封信裏關於鐵路線上北軍被擊退一節，寫得有聲有色，彷彿這一大功是他郝嘉樂本人單槍匹馬造成的，單單描寫軍隊如何英勇的部分，已足足寫滿了三張信紙，及到末了，這才略略提了提愷玲不舒服，她的病據母親說是傷寒，不過並不重，叫思嘉不要着急，又說當初思嘉和衛德沒有回陶樂去，母親現在頗以為得計了，母親只叫思嘉到禮拜堂裏去多唸幾遍經，望愷玲的病早些好。

思嘉看到最後一句話，深深受到一陣良心的打擊，因為她已經好幾個月不上禮拜堂了，從前，她要覺得這樣的疎忽便是莫大的罪孽，現在索性不去慣了，倒也不覺得怎麼樣了，但是她服從母親的命令，急忙跑進房去拿起了一串唸珠，及至唸完站起來，心裏卻也並不感到怎樣的舒適，因為近日以

來，她已覺得上帝不禮看顧她，也不在看顧聯盟州了。

那天晚上，她坐在前面廊上休息，仍把父親的信放在胸懷裏，因為她覺得跟這封信隨時接觸着，就彷彿父母都在自己身邊一般。彼時客廳窗口的裏的一盞燈，投射一種奇異的金光到那樹影蒙茸的廊子上，同時那攀援牆壁的黃薔薇和忍冬花，拿一種混合的香氣從她四面暗暗的襲來。那天夜晚十分的清靜，從太陽下山以後，雖是來福槍的噹噹之聲都聽不見了，世界似乎離開得很遠。思嘉獨個人坐在搖椅上搖來搖去，覺得寂寞，又覺得苦惱，很想有個人來替她作伴，哪怕是梅太太也好的。但是梅太太在醫院裏值夜，米太太又在家裏款待剛從前線回來的兒子，媚蘭是早已睡覺了。雖是那種不速之客也是沒有希望的。因為過去一個禮拜裏面，她家的來客已經少到一個都沒有了，只要有腿能跑路的人都到壕溝裏去了，或是追蹤北佬到鍾氏坡那邊去了。

像這樣的清靜，她是不常有的，而她也並不願意有。因為她一靜下來，心裏就不能不想，而在這些日子，思想是不見得會有什麼樂趣的。因為她也同別人一樣，已經養成了一種思想過去和死人的習慣了。

現在她覺得清靜不過，也就閉上了眼睛，彷彿已經回到了陶樂，置身在那田野的寂靜之中，又彷彿那邊的生活一逕都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似的。但是一轉念之間，她又覺得那邊的情形決不會跟從前完全一樣了。她想起了湯家的四弟兄，那一對紅頭髮的雙胞胎，以及譚謨和保義，便不由得一陣辛酸塞上她的喉嚨來。她想當初司徒或是伯倫本有和她結婚的可能。現在呢，他們都已煙消火滅了，將來戰爭完了她回到陶樂的時候，再也不會聽見他們那種興高彩烈的招呼了。還有高累，福他的跳舞是一等，也不再會找她去做舞伴了。還有孟家的一羣，還有那小小的方約瑟，還有——

「哦，還有希禮」她馬上雙手捧着頭哽咽起來。「世界上沒有了你，我是這一輩子都過不慣的

了！

忽然聽見大門上一聲喀噠，她連忙抬起頭來，拿手擦了擦眼淚。站起身一看，原來是白瑞德，手裏拿着頂巴拿馬帽子，打石徑上慢慢走來。自從那天在五尖頭從他馬車上突然跳下來之後，她一逕都不會見他的面。那一回，她本來是發過願心不再和他見面的，但是現在她很高興有人來跟她談話，以便把她對於希禮的思想排遣開去。分明地，他是已經忘記當時的一番口角了，或者裝做忘記的樣子也未可知，因為他一經踩上了頂上一步臺塔，便在她腳跟頭坐了下去，絕口不提那次的齟齬。

「原來你並沒有到馬崗去聽說白蝶小姐撤退了，以為你也去了的，所以我剛才看見屋裏有燈光，特地進來看看你爲什麼不去的呢？」

「給媚蘭作伴呀，你應該知道她——唔，她現在不能避難呢。」

「嗨！」他說時她從燈光底下看見他眉頭皺着。「你不是說衛太太還在這裏罷？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癡子，像她這樣的狀況，在這裏是十分危險的呢。」

思嘉不響，只覺得難爲情，因為媚蘭的狀況是不應該她跟男人談論的一個題目。又因瑞德知道媚蘭的危險，她也覺得難爲情，因爲一個沒有結過婚的男子具有這樣的智識，總是不成體統的。

「你怎樣不也替我擔點心事呢？我怎麼就不危險了？」她尖酸地說，他的眼睛閃了閃，覺得很好頑。

「北佬來的時候，我隨時都可以保護你的。」

「我還說不定你這種話算不算得是恭維。」她帶着懷疑的語氣說。

「當然算不得。」他答道。「不過男人家隨便說句話，你怎麼就要從裏面去找恭維呢？你這種脾氣幾時才改喲？」

「等我躺到靈夢上的時候才改。」她說着，不由得也笑起來，因為照她自己想，男人家跟她說話，是沒有一句不恭維她的，獨有瑞德從來不會對她恭維過。

「虛榮心，虛榮心。」他說，「至少你嘴裏是愛虛榮的。」

說着，他開開一隻雪茄煙盒子，抽出一枝黑雪茄，先放在鼻子上嗅了一會，然後一枝自來火亮了起來，他就倚在一根柱子上，雙手捧着膝蓋頭，默默地吸着。思嘉又在搖椅上搖了起來，這時候萬籟無聲，只有那暖夜沈默的黑暗將他們團團圍着，做窠在薔薇花和忍冬花叢裏的反舌鳥，偶然從小夢裏醒過來，唱出一個羞怯清麗的調子，然後，彷彿經過一下慎審的考慮，又是完全的靜默了。

突然的，從那廊子的黑影裏，瑞德笑出一個低聲而柔軟的笑。

「原來你是跟衛太太登在這裏的，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樣奇怪的局面！」

「我看是一點兒沒有什麼奇怪的，」她感到很不舒服，立刻警戒着回答出來。

「不奇怪嗎？那是你太缺乏客觀的看法了，我卻早有了一種印象，覺得你跟衛太太是斷乎不能融洽的，你一向都當她傻，當她蠢，而她的愛國觀念也使你覺得厭煩，你要有機會可以輕侮她，你是決不肯放鬆的，那末你在現在這樣轟炸的時候，居然能抱着犧牲精神留在這裏替她作伴，自然要使我覺得奇怪了，你老實說罷，你是因為什麼才肯這樣的。」

「因為她是察理的妹妹——而且跟我也不是姊妹一般的，」思嘉極力裝出正經的樣子回答着，不過她的面頰自覺有點熱烘烘。

「你的本意是說她是衛希禮的寡婦罷。」

思嘉急忙站了起來，跟自己的憤怒努力掙扎着。

「你上次對我那樣粗鄙的行爲，我本來已經可以饒恕你，現在又不了，今天若不是爲我自己感

覺非常煩悶，我也不會讓你到這廊子上來的，而且——」

「你請坐下罷，不要生氣。」他的聲音變了，說着他就伸出手去拉住她的手，推她回到搖椅上。
「你爲什麼煩悶呢？」

「哦，今天我接到陶樂的信了，北佬離開我家裏已經很近，我的妹妹又害傷寒病——因而——因而現在即使我要回去也去不成了，母親怕我傳染，不讓我去的。哦，我是想回去得緊呢！」

「唔，你不要存這種心思罷。」他說，但是他的聲音更加和婉了。「即使北佬來到這裏了，你在這裏餓狼陀也比在陶樂安全些，北佬不會傷害你，傷寒病卻要傷害你。」

「北佬不會傷害我嗎？你怎麼能對我說這樣的謊？」

「我的親愛的孩子，北佬並不是魔鬼呢，他們並不像你們想的那麼青面獠牙的，他們也跟我们南邊人一樣好看的——只不過是禮貌差一點，口音難聽些。」

「怎麼，北佬是會——」

「會強姦你嗎？我想不會罷，當然他們也未嘗不想。」

「你要再講這樣的粗話，我就跑進屋子裏去了。」她嚷道，那時她已經滿臉通紅起來，還虧得有那黑影子替她遮羞。

「不過你老實說罷，你心裏不是那麼想嗎？」

「哦，當然不是的！」

「哦，當然是的！你的心事被我看出來，你也用不着生氣，其實我們南邊凡是有教養的正經女人都是那麼想的，她們一逕都擔着這樣的心事，我可以跟你打賭，雖是像梅太太那樣的老寡婦——」
嘉回不出話來，只得默默地噓着空氣，因爲經他這一提，她忽然記起來了，記起近來這幾天，只

要有兩個以上的太太們坐在一起，總都要交頭接耳的談起這種事來，說在佛金泥田納西、魯盧西拿都已發生過，都說北佬到那裏的時候，就要強姦女人，拿刺刀戳小孩的肚子，放火燒殺老年人。這些事情是人人相信以為真的了，雖則他們還沒有到街頭巷角去大聲宣傳過，如果白瑞德是懂得一點禮貌的話，他就也應該知道這些事情是真的，就不應該談起它，因為這樣的事情到底不能當做頑笑來說的。

她聽見他在吃吃暗笑了，她覺得他有時候真是討厭，事實上，她是覺得他討厭的時候居多的。如果女人心裏真正想的事，暗中談的話，都被男人知道了，那個男人還不是可怕嗎？女孩子們碰到這樣的時候，簡直是跟光着身子被人看見一般的，而且男人家所以能曉得這樣的事，決然不是規矩的女人告訴他們的，所以現在思嘉被瑞德一句猜着了肚裏的心事，就覺得怒不可遏了。她一向喜歡男人把她當做一件神祕的東西看待，如今瑞德卻把她看得玻璃一般透明了。

「講起了這件事情，我倒要問問你了。」他繼續道。「你現在這裏是有人保護或是監護沒有的呢？梅太太呢，還是米太太她們對於我，一逕當我到這裏來是不懷好意的呢？」

「平常是米太太晚上一定要來的，」思嘉聽見換過了一個題目，很覺高興的答道。「可是今天晚上她不能來，她的兒子斐爾在家裏。」

「我真是好運氣，」他輕輕地說道，「今天只有你獨個人在這裏。」

他的聲音裏面有一點東西使她的心跳得快起來，同時她覺得自己的臉也在發熱了。她從前對於這樣的聲音聽見過很多，知道這就是一種愛的宣言的預告。哦，這是多麼有趣啊！只要他把他愛她三個字一說出口，她就可以大大戲弄他一番，並且將他這三年來給她的種種嘲諷一總清算了她預備要牽住他的牛鼻孔，弄得他疲於奔命，以期一雪當日他看見自己打希禮耳摺時的那場奇恥大辱。

然後她才心平氣和的告訴他說她只能跟他做一個姊妹那時候，她就可以奏凱班師了。計劃到這裏，她不由得樂得笑出來。

「你不要笑，」他說着，便拿住了她的手，將它翻轉來，把自己的嘴唇印上了她的掌心。她一經接觸到他那熱烘烘的嘴，便有一股兼有生氣和電氣的熱流從他身上灌到她身上，使她渾身都震盪起來，震盪得非常舒適。他的嘴唇慢慢從她的掌心移到她的手腕上，她怕他要診出自己的脈搏，便要將手縮回去。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心跳得更快起來，這豈不是要弄假成真了嗎？但是她當初並不會算到這一層。

她是並不愛她的，她覺得有點攪不清楚地告訴她自己。她是愛希禮的，但是當時她的手所以要發抖，她的胸口所以要發寒，到底是什麼感情使它這樣的呢？那種感情應該加以怎樣一個解釋呢？

他輕輕地笑了。

「你不要縮手！我不會害你的。」

「害我？我並不怕你害我，白瑞德，我並不怕任何男人害我！」他嚷着，怒得聲音跟手一齊發抖了。

「好，這可欽佩之至，可是你輕聲一點兒，太太要聽見的，並且請你安靜些。」他的聲音彷彿覺得她的窘狀很好頑似的。

「思嘉，你是喜歡我的，不是嗎？」

好了，這話有點兒像她所期望的了。

「唔，有時候，」她很審慎地回答，「就是當你的行為不像一個匪人的時候。」

他又笑了笑，將她的手掌擱在他的堅硬的面頰上。

「我想你所以喜歡我，正因為我是一個匪人的緣故。你一逕都躲在家裏，不曾見慣那種真實道

地的匪人，所以見到我有點異樣，倒感覺到對你具有一種出奇的魅力了。」

這話又逸出她所預期的路線之外了，她再想把手抽回去，可是仍舊抽不動。

「這話不對！我是喜歡好人的——喜歡那種一逕都靠得住的上等入。」

「你的意思是說那種一逕可以由你欺侮的人罷，不過這只是定義不同沒有關係的。」

他又親了親她的手掌，當即她脖子上的皮膚又發了一陣麻。

「可是你確實是喜歡我的，那麼你到底能不能愛我呢，思嘉？」

「哦！」思嘉覺得勝利地想：「現在我可要擒住他了！」於是她硬裝起冷漠的神情說道：「老實

說罷，不這就是說，除非你把你的態度大大改一改。」

「不過我並沒有意思要改，那末你就不能愛我了，是不是這倒正是我所希望的，因為我雖然非

常喜歡你，我卻並沒有愛你，那末要你同時嘗受兩個沒有報酬的愛，不是太悲慘了嗎，對不對親愛的？

我可以叫你『親愛的』嗎，韓太太？不過我要叫你『親愛的』，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那末，這是沒有關

係的了，但是禮貌總要維持的。」

「你不愛我嗎？」

「不的，老實說，我希望我愛你嗎？」

「你不要做夢罷！」

「嗨，你是希望的呢！不過可惜，我掃了你的興了！我原是應該愛你的，因為你很美，而且有許多沒用的事情你都能幹得很，可是有許多才貌雙全的女人都像你這麼沒用的，因此我並不愛你，可是我確實非常喜歡你——喜歡你的良心很富於彈性，喜歡你的自私自利心一點兒不願掩飾，又喜歡你那種狡猾的實際主義，我怕這是由你那些不很遙遠的愛爾蘭農民的祖宗遺傳給你的。」

農民怎麼，他在侮辱她了呢！她就默不作聲地開始打起唾沫來。

「你不要打岔兒罷，」他捏了捏她的手請求道。「你要知道，我之所以喜歡你，是因我自己也具有同是這些品性的緣故，這就是所謂惺惺惜惺惺。我並非不明白，你對於那位可望不可即的衛先生是直到現在都念念不忘的，其實他也許已經躺在墳墓裏六個月了。但是你的心裏一定總還有餘地可以容我，哦，思嘉，你不要掙扎罷。我現在是對你發表宣言呢。老實說罷，自從我在十二根橡樹穿堂裏第一次看見你在戲弄韓察理的時候起，我就想要你了。我想要你的心思，比想要任何女人的心思都來得殷切——而且我一逕忍耐等着你，也比等任何女人的時間都長久了。」

思嘉聽見最後幾句話，驚異得連氣都轉不過來。原來他雖曾給她種種的侮辱，卻是一逕都在愛她的，只不過怕她要笑，始終不敢說出口來罷了。好罷，時機不可失，她馬上就要把顏色給他看了。

「你是要我跟你結婚嗎？」

他馬上放了她的手，大聲地笑了起來，笑得她直往椅子靠背上退縮。

「我的天，不的！我不是跟你說過我是不結婚的嗎？」

「可是——可是——什麼——」

他從臺階上站了起來，將一隻手撒在胸口上，對她鞠了個很滑稽的躬。

「親愛的，」他十分平靜地說，「我知道你是很有見識的，所以不敢引誘你，只請求你做我的情人。」

「情人！」

她心裏喊出這兩個字來，彷彿自己又受了莫大侮辱了。但是她驟然聽見這兩個字的時候，卻並不覺得受侮辱。她只感覺到一陣烈火一般的憤怒，以為他不應該當她是個傻子，因為他如果對她作

這樣的提議並不如她所期望的向她求婚。那他一定當她是個傻子了。於是憤怒羞辱失望三者交織起來，將他的心攪成一團的混亂，再不容她從道德的立場上去拿一個可以責備他的理由，便讓最先泛起的一個觀念衝口而出——

「情人！這是廢話罷了，我能得到什麼呢？」

但是這話方才說出口，她就立刻懊悔得目瞪口呆呆了。瑞德聽見這話，便呵呵大笑起來，笑得幾幾乎窒息，一面從黑影裏偵察着她的神情，只見她將一條手帕兒悶在嘴上，啞口無言地默坐在那裏。

「這就是我喜歡你的理由了！我生平見過的女人，只有你一個是直爽的，只有你一個肯從事情的實際方面去着想，不肯拿什麼罪惡什麼道德之類來做掩飾。要是別的女人，現在早就該暈過一陣，然後叫我滾蛋了。」

思嘉從椅子上上一蹶跳起來，臉上羞得通紅了。她在責怪自己，剛才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呢！愛蘭的女兒，受過愛蘭教養的，怎麼可以靜靜的坐在這裏聽他說這種下流的話，並且還給他這麼一個無恥的回答呢？她是應該馬上就尖叫起來的。她是應該馬上就暈過去的。她是應該一聲都不理睬他，立刻就站起來走進去的。但是現在來不及了！

「我現在也叫你滾蛋！」她大聲喊了起來，也顧不得媚蘭要聽見，或是米太太從街上經過要聽見了。「你滾出去罷！你怎麼敢對我說這樣的話呢！我難道有什麼下等行爲，才使你大膽起來，把我當做了……你滾罷，從今以後再不要到這裏來。這回我是老實說的了，你不要再想老羞着臉，拿些針兒帶兒來哄我，以爲我還是可以饒恕你的。我要——我要去告訴爸爸，他就要送你的命！」

他檢起他的帽子，對他鞠了躬，那時她從燈光裏看見他的小鬍子底下咧着一張嘴，露出白生生的牙齒來。原來他一點兒都不覺得難爲情，只覺得她剛才說的話好頑得很，而且正在大感興趣地注

視她。

哦，這個人可恨極了！她立即車轉身，回屋子裏跑進去。她一手抓住門邊，想要在關轉時狠狠地砰它一下。誰知那頭門開在那裏，是有一個鉤子鉤着的那鉤子非常沉重，她拔了半天拔不開，只得氣喘吁吁的。

「我可以幫你一下嗎？」他問道。

這時候，她覺得再耽一刻兒一定會有一根血管破裂的，便顧不得關門，一口氣衝上樓去了。及至奔到樓梯頂，她就聽見他替她將門關上。

第二十章

到了那酷熱而喧鬧的八月將近盡頭，轟炸之聲突然停止了。俄狼陀城驟然一下靜下去，人人都覺得大大吃驚。隣人們街上碰了頭，都彼此面面相覷，心中忐忑不寧，不知要發生什麼事故。人們的神經並不因這突然的清靜而鬆弛，反而愈加緊張起來。誰都不知道北佬的礮隊爲什麼這麼突然的沈默下去。自己的軍隊也沒有一點消息，只曉得他們已經整大批的從那環城戰壕裏撤退下來，趕到南方去保護鐵路去了。也沒有人知道現在戰事究竟在哪裏，前線的狀況究竟如何。

現在所能得到的消息，就全靠口口相傳了。自從圍攻開始，本城的各種報紙都爲了缺乏紙張，缺乏油墨，缺乏人力，相繼停刊了。同時全無根據的謠言往往從不知什麼地方傳出來，一下就會傳遍了整個城市。現在，在這焦人的岑寂裏面，就有成羣結隊的人湧到胡突將軍的各大本營去要求情報，也有成羣結隊的人跑到電報局火車站去等待消息。他們等的是好消息，因爲人人都在盼望大礮所以突然停止的原因，就在北佬已經完全的退卻，而聯盟軍正在他們後面一直追他們到道爾屯去了。然而他們得不到消息，電線是寂然不動的，也沒有火車開進來，那條唯一向南的鐵路已經斷了，郵信也斷了。

秋天帶着它的悶熱到來了，悶得那個已經非凡沈悶的城市愈加轉不過氣來。思嘉巴望不到陶樂的消息，焦急得幾乎發狂，但是面上仍舊裝出勇敢的樣子。自從圍攻以來，她在那轟炸聲中彷彿已經過了無窮無盡的日子，直到現在突然一下靜下來，纔算告一個段落。其實呢，自從圍攻到現在一共不過三十天，在這三十天裏面，那個城市是被紅土的壕溝團團圍繞着，單調的轟聲始終不停，街上是

絡驛不絕的救護車和牛車淋漓着鮮血奔往各醫院裏去而過度勞作的掩埋隊也一逕在那裏拖着剛剛嚙氣的人像滾木頭似的將他們大批滾落淺淺的泥坑去。這都不過是三十天裏邊的事情！

而且自從北軍向南方移動以來，至今也不過是四個月，不過四個月，但是思嘉回想起當時的日子，彷彿已同隔世一般了。她決不能相信只是四個月，不，一定已經是一世了。

四個月以前怎麼樣的呢？四個月以前，像道爾屯、累薩卡、聖泥曹山那些地方，在她都不過是沿鐵路的一些站名罷了。現在這些地方都已變成了戰地，曾經經過無數血戰的戰地了。同時桃樹溪、得揆、忒厄茲、拉禮拜堂等等地方，也已不復是名勝之地，卻都成了傷心怵目的瓦礫場了。這都不過是四個月裏邊的事情！

遲之又久消息終於傳到了，這是從南邊傳來的驚人的消息，而思嘉尤其覺得驚人。原來謝爾門打完了俄狼陀的北東西三面之後，現在又着手進行第四邊，再度向鍾氏坡的鐵路施以攻擊。現在他把軍隊全部集中在那一邊，已經不是小接觸的派遣隊可比了。同時聯盟軍也已把俄狼陀城下的陣線全部撤到那邊去。這就是這裏突然靜寂下去的原因。

「爲什麼要打鍾氏坡呢？」嘉想到陶樂跟鍾氏坡相隔只有幾哩路，心裏起了極大的恐慌。「就是他們要打鐵路，爲什麼不從別的地方去打，偏要打鍾氏坡呢？」

她已一個禮拜沒有接到陶樂的信了。最後一次是父親寫的一個簡短條子，使她的恐懼越發增加。原來愷玲的症狀更趨險惡，病勢已很沉重了。他覺得郵信必定還有許多日子纔能通。那末連愷玲的死活她也要無從知道的。於是她又深悔當初不早回去的失策。

現在俄狼陀人只曉得鍾氏坡方面在打，卻不曉得到底打得怎麼樣。及至有一個傳令兵從鍾氏坡來，方纔給了他們一個比較確實的消息。據那傳令兵說，鍾氏坡的北佬是被擊退了，但是他們曾經

竄入鍾氏坡，燒了火車站，割了電報線，並且拆去了三哩路的鐵軌，纔退的。現在工程隊正在加緊趕修，但是得費相當的時間，因為北佬拆去路軌時，是連枕木一同拆去的，他們將枕木堆積起來，把鐵軌放在上面，然後放起一把火，及至鐵軌燒紅了，便將它們蟠到電線桿上，蟠得跟開軟木塞的螺絲起一般。現在這種日子，要換鐵軌是不容易的，要修補一切鐵製的東西都不容易的。

北佬並不會到過陶樂，這也是那傳令兵告訴思嘉的，又說他從餓狼陀動身之前，曾在那裏碰到她父親，她父親就托他帶信來了。

可是爸爸到鍾氏坡去做什麼的呢？那傳令兵見問，似乎覺得有點不大好回答。原來嘉樂家裏有病，人找不到醫生，這纔到鍾氏坡的軍醫裏面去找人的。

思嘉聽見這句話，一面謝過了那個傳令兵，一面不由得兩膝蓋發起軟來。她想愷玲連自己的母親都治她不好，現在一定是很危急了，這纔她父親會老遠跑到鍾氏坡去找醫生，及至那傳令兵去後，思嘉便抖擻簾地拆開父親的信來。這時聯盟州紙張缺乏到極點，所以父親的信就寫在她自己上次寄去的那封信的字裏行間，讀起來非常困難。

「親愛的女兒，你的母親跟兩個妹妹都害傷寒病了，病症並不輕，可是我們都得從最好方面希望的，你的母親纔躺上牀的時候，就要我寫信給你，叫你跟衛德無論如何不要回去，免得也染上了病。她問你的好，吩咐你替她多多的祈禱。」

「替她祈禱！」思嘉當即飛上樓去，跪在牀邊誠心誠意的祈禱起來。她並不讀那正式祈禱文，只把同具幾句話不住一遍一遍地唸着：「上帝的母親啊，不要讓我母親死罷！你若是不讓她死，我一定會做極好的好人！請你不要讓她死罷！」

此後一個禮拜裏面，她一逕跟熱氈上的螞蟻一般等着消息，一聽見門口有馬蹄聲便要奔出去。

連夜裏聽見有兵士敲門也要慌忙滾下樓梯來但是始終得不到陶樂那邊的消息她跟家裏相隔只有二十五哩路，卻彷彿覺得隔着一個大洲一般。

郵信還是不通的，沒有人知道聯盟軍是在哪裏，北佬已打到什麼地方，大家祇只曉得餓狼陀和鍾氏坡之間有論千論萬的兵在那裏，灰色、藍色的都有，除此外別無消息了。如是者足是一個禮拜。

思嘉以前在醫院裏曾經見過許多傷寒症，知道一個禮拜之間的變化是可以非常驚人的。現在母親也病了，她卻不得不這裏住個孕婦，竟至她跟家庭之間有着兩個軍隊的阻隔。母親是病了，或甚至於危急了，然而母親是不能病的，她向來沒有病過，她覺得這件事斷難置信，因為這是要使她的生活保證根本動搖的，別的任何人都會得病，唯有母親不能病，她向來是替別人看病而使別人無病的，怎麼她自己會得病呢？在這疑團莫釋的心境裏，她是急乎要想回去了。她現在之需要陶樂，正如一個受驚的孩子需要他所知道的唯有避難所一般。

她深深懊悔圍攻開始的時候沒有就回去，她又深深懊悔當時不會堅決主張把媚蘭一同帶到陶樂去。

「哦，天殺的媚蘭！她這樣暗暗的咒罵媚蘭，已經不止千次了。」她當時爲什麼不跟白蝶到馬崗去呢？那邊有她的親戚，爲什麼硬要把我拖住呢？我是跟她絲毫沒有瓜葛的。當時她如果到馬崗去，我就早已回家了，早已在母親一起了。就是現在，若不爲着她那個孩子，我也還是有機會可以回去的。也許胡突將軍會得派人護送我回去，我知道胡突將軍是好人，他一定會答應我，派人護送我，一定會給我一面令旗，讓我通過陣線去。可是我得在這裏等這孩子呀……哦，母親，母親你不要死罷……這天殺的孩子爲什麼還不來的呢？我今天就要去看米醫生，問他有沒有方法催孩子早些下來，讓我可以早些回家去。米醫生說過她是要難產的。阿呀，親愛的上帝，要是她死了呢？媚蘭死了，媚蘭死了，那

末希禮——哦，我決不能這麼想，這是不對的。可是希禮——哦，我決不能想到他，因為他大概也是死的了，反正是。可是他曾經要我照顧媚蘭的。可是——我若是不照顧媚蘭，媚蘭死了，而希禮還在——哦，我決不能這麼想。這是有罪的。而且我曾經答應過上帝，如果他不要我讓母親死去，我是要做好人的。哦，孩子早些來罷！我要離開這裏了——我要回去了——只要能離開這裏，不管哪裏都好！」

思嘉對於這個寂靜的城市，從前曾經愛過的，現在覺得可恨了。餓狼陀已經不是她從前愛過的那個繁華城市了。它經過了那一陣轟炸之後，現在彷彿成爲一個瘟疫流行的地帶——這麼的寂靜，寂靜得這麼可怕了。前幾天不斷轟炸的時候，到底還有那巨大的響聲和炸死的危險不住供給她強烈的刺激。現在就只剩了一種寂靜的恐怖了。霎時之間，整個城市都變得鬼祟一般。人們臉上都掛出了痛楚的神情，那剩下來的少數兵士都像已經落後的賽跑者跑到最後幾步時那麼脫力。

及至八月盡頭，便聽見謠言四起，說是一場非常劇烈的戰鬥正在進行，地點是在餓狼陀之南。說不定在哪裏。餓狼陀人都心急巴巴地等着這場戰鬥的結果，竟連笑也停止了，笑話也沒有人講了。因爲現在人人都知道餓狼陀是聯盟軍的最後一道防線。又知道馬崗的鐵路一失，餓狼陀也一定要失的。

九月一日的早晨，思嘉是帶了一種模糊的恐懼醒轉來的，原來頭一天晚上她就已把這恐懼帶到她枕頭上去了。當時她在惺忪之中想道：「昨天我上牀睡覺的時候是在着急什麼的？哦，是的，打仗。昨天是在什麼地方打仗的？哦，到底是誰勝的呢？」她急忙坐了起來，擦了擦眼睛，當即她那焦灼的心頭又壓上了昨天那副重擔了。

雖在早晨的時候，空氣就已那麼的悶熱，等會兒到了中午，一定是要青天皎潔，酷日當空的。門外

的街道靜悄悄地躺着並沒有車聲響過去也沒有隊伍揚起紅塵隣家的廚房裏也聽不見黑奴們打呵欠因爲除了米太太、梅太太二人之外所有的近隣都到馬崗去避難了而且就是她們兩家也聽不見一點聲息再過去的市區裏也同樣靜悄悄的許多店舖和機關的門口都上了鎖了釘了板了裏面的人都拿了鎗上戰場去了。

這種奇怪的清靜日子已經有一個禮拜但是思嘉覺得今天早晨的清靜特別險惡往常她起牀之先總要在牀上賴一會兒打一會兒呵欠今天她把這一套都免除了急忙的翻身起來跑到窗口去希望能夠看見一個隣人的熟臉或是什麼使人安慰的景象誰知街路上空無所有她只見路旁的樹葉雖則依然碧綠卻都罩上厚厚一層紅塵了人家前院裏的花因無人料理都已枯萎了。

正在看時她忽然聽見遠處傳來一種微弱而險惡的聲音彷彿暴風雨要來之前的第一聲雷響。「雨」她的第一念告訴了她隨即她那生長鄉間的心理替他補充道「我們是得要雨了」但是一剎那之後「雨嗎？不是雨是大砲！」

她的心馳騁着將身子從窗口仆了出去豎着耳朵將那遙遠的聲音細聽着試想辨出它的方向來可是那聲音很遠很模糊一時辨不出它的方向。「主啊你讓它從美立塔來罷」他禱告道「或是從得揆忒來罷或是從桃樹溪來罷可不要從南邊來千萬不要從南邊來」說着她緊緊抓住窗檯側着耳朵更注意的聽聽見那聲音似乎響些了它的確是從南邊來的。

南邊來了大砲了南邊是鍾氏坡和陶樂所在的地方呢也是母親所在的地方呢！

也許北佬已經在陶樂了現在這一刻兒已在陶樂了她再聽但是她自己的血向她耳朵裏突突地衝把那遠處的聲音攪混了不他們一定還沒有到鍾氏坡如果已經到那裏了這砲聲應當比現在還要微弱還要模糊的但是他們離開鍾氏坡至多不過十哩了也許已經到了那個小小的鬍鬚村了。

南邊有破聲，俄狼陀便危在旦夕，已經可替它敲起喪鐘來了。但是思嘉一心在掛念母親，只覺得南方的吃緊便是陶樂的吃緊，此外再沒有別的意思。因而她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房間裏一程來一程往的走着，一面不住搓着手，心想謝爾門的軍隊離開陶樂，只有幾哩路了，即使被我個打敗，潰兵也不免殃及陶樂，那時父親跟三個病人怎麼辦法呢？想到這裏，她恨不得插雙翅兒立刻飛回陶樂去。

從底下廚房裏，她聽見了磁器的響聲，知道百利子在那裏預備早飯，可是聽不見米家派來的那個貝姐的聲音。百利子的尖利而悲哀的聲音正在那裏唱：「再有幾天……」思嘉聽見這調子，覺得非常難受，便披了一條圍巾，光腳板兒通過穿堂跑到後邊樓梯頂，向廚房裏喊道：「不許唱，百利子！」

一個陰鬱的聲音應了一聲「哧」，她便深深吸了一口氣，覺得有點難為情。

「貝姐呢？」

「俺不知道，她沒有來呢。」

思嘉走到媚蘭的門口，推開一條縫，向裏面張了一張。媚蘭穿着寢衣躺在牀上，眼睛緊緊的閉着，周圍圍着個黑圈兒，一張雞心臉兒浮腫着，身體拘攣得非常可怕。思嘉惡意地願望着，現在叫希禮來看看她纔好呢。她覺得懷孕的女人也見得多，從來沒有像她這麼難看的。正看時，媚蘭眼睛睜開了，立即臉上燃起一個溫和暖熱的微笑。

「進來罷，」她困苦地轉過側來對思嘉招呼道。「我從太陽出來就醒了，一逕躺在這裏想，思嘉，我有一樁事情要問你。」

思嘉走進房，在那被日光照着的牀沿坐下。

媚蘭伸出條臂膀將思嘉的手很親暱地輕輕抓着。

「親愛的，」她說。「我又聽見破聲了，我覺得很難過。我猜是在鍾山坡方面罷，是不是？」

思嘉回了一個「唔」她經媚蘭提起了這事，心裏又跳得快起來。

「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很着急，我知道你上禮拜聽到母親的消息，若不是爲我，你是要回家去的，不是？」

「是的，」思嘉老實不客氣的說。

「思嘉，親愛的！你待我太好了，人家嫡親姊妹也沒有像你這樣親愛這樣勇敢的。我實在是愛你。我實在對你不起，連累你了。」

思嘉瞪着眼睛，愛她嗎？這傻子！

「還有，思嘉，我剛纔躺在這裏想了半天了，我要向你有個極大的請求。」她把她的手抓得更緊。

「若是我死了，你肯帶我的孩子嗎？」

「肯嗎？」

思嘉聽見這話，立刻有一陣恐懼掠過了她，急忙拔回她的手，同是這一點恐懼，使她說話的聲音也變粗了。

「哦，你不要說歎話罷，媚蘭，你不會死的，每一個女人養頭胎孩子總都當自己要死，我記得我自己也是這樣的。」

「哦，你不會這樣的，你是什麼事情都不怕的，你不過說着嚇唬我罷了。我並不是怕死，可是我怕留下這個孩子來，如果希禮是——思嘉，請你答應我能，我死了，你要帶我這孩子，你若肯答應，我就不怕了。白蝶姑媽太老了，養不大這孩子了，蜜兒跟英弟原是很好的，可是——我要把這孩子交給你，答應我能，思嘉，如果是個男孩子，請你把他養得跟希禮一樣，如果是女孩子呢——親愛的，我願意她像

你。」

「你見了鬼了！」思嘉從牀沿上跳起來嚷道。「你到底有什麼事情過不去，憑空這麼死呀活的亂說？」

「我很對不起，親愛的。可是你答應我罷。我看今天就要不好了。今天一定要不好。請你答應我罷。」

「哦，好的，我答應你就是了。」思嘉低下頭看了看她，心裏不勝疑惑。

難道媚蘭真會這麼蠢，竟不知道我有意於希禮嗎？或者她已經什麼都明白，正因為我愛希禮，纔把希禮的孩子交托給我嗎？思嘉一時起了個狂妄的衝動，很想向媚蘭問個明白，但是這當兒，媚蘭又把她的手抓去揪到自己面頰上，她就立刻把已說到口邊的話收住了。這時媚蘭眼裏重新恢復了平靜。

「你怎麼知道就在今天呢，媚蘭？」

「今天我從天一亮就肚痛了——可是並不痛得很厲害。」

「真的嗎？那末你爲什麼不叫我？我叫百利子去請米醫生去。」

「不，不要，思嘉。你知道他忙得很的，他們大家都忙得很的。你只消先通知他一聲，說今天不定什麼時候要請他再送一個信給米太太，請她來陪我坐坐，到底什麼時候該請醫生，她會知道的。」

「哦，你不要這麼專顧別人罷。你現在需要醫生，跟醫院裏任何人都一樣。我馬上就去請他去。」

「哦，不要罷。有時候一個孩子會養到一天的，現在有那麼許多人需要他，我怎麼好要他白坐在這裏幾個鐘頭呢？去請米太太來，她會知道的。」

「好罷。」思嘉說。

第二十一章

思嘉送上了媚蘭的早餐，又打發百利子請米太太去後，自己便也同小衛德坐着吃起早餐來。但是她已忽然失去食慾了，因為她一面擔心着媚蘭的時間馬上要到，一面又不由得一逕豎起耳朵去聽那砲聲，哪裏還吃得下東西呢？那時她的心動作得非常奇怪，時而規律地跳了幾分鐘，時而猛烈而迅速地大碰一陣，碰得連胃脘都隱隱作痛起來，一口玉米粥嚥了下去，便會像一塊膠似的擱在喉裏，而那種代啡啡用的焦米湯，也從來沒有現在這麼難吃的，既沒有糖，又沒有奶酪，吃在口裏簡直跟吃苦膽一般了。因此她勉強嚥了幾口，便只得擱開不吃，心裏不由對北佬兒暗暗地恨着。

衛德今天倒是特別乖，往日他一看見那天天吃厭的玉米粥，便要皺起眉頭不肯吃，今天卻不了。思嘉一瓢瓢的喂着他，他便默不作聲的一口口嚥了下去，一面他睜着一雙銀圓一般的大眼睛，視察着母親的一舉一動，並且流露着一種惶惑的神情，彷彿母親心裏潛伏的恐懼已經傳達到他心裏了。及至吃完，思嘉叫他到後院頑去，便見他蹣跚蹣跚走過院子裏的亂草，進自己的遊戲屋裏去了。思嘉這才放了心。

她站了起來，躊躇不決地在樓梯腳站了一會，她想上樓去陪伴媚蘭，跟她談談話，替她解解悶兒，但是覺得自己沒有這種從容的心緒，她只在心裏暗暗地憤恨，為什麼媚蘭早不養，遲不養，偏偏要檢今天來養孩子呢？又為什麼偏偏要檢今天來講什麼死呀活的呢？

她便在末了一步樓梯上坐了下去，想把自己的心鎮靜一下，但又不由得惦記起來，究不知昨天的仗打得怎麼樣，今天又打得怎麼樣，她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在幾哩路外大打仗，竟會一點兒沒有

消息的爲什麼這幾天這麼清靜得出奇，會跟桃樹溪打的那幾天這麼不同的？又想白蝶姑媽的房子是在俄狼陀城的北端，而現在在城南打仗，自然援軍傷兵之類都不會打她門前經過了。又想現在南頭的情形也許跟前幾天的北頭一樣的，那末虧得自己沒有住在南頭了。但是除了梅米兩家之外，爲什麼人人都逃走了呢？她想到這裏，就不禁起了一陣寂寞淒涼的感覺，又想當初白蝶姑媽沒有把彼得伯伯帶走多麼好，她就可以叫她趕車到各大本營去打聽消息了。現在彼得伯伯不在這裏，她也可以自己跑路去的，卻又被媚蘭吊在這裏，不等米太太來了，她不能走開。米太太怎麼還不來的呢？百利子到哪裏去了呢？

她就站了起來，走到前廊上，焦躁地探望着她們，但是看了半天，那條街上都不見一個人影。好久好久方才看見百利子獨個人扭扭捏捏，一步一回頭的慢吞吞地走了來，彷彿她覺得時間還很多，儘可以從容不迫似的。

「你是像蝸牛兒歸京呢，」思嘉一等百利子推進門來，便猛的一聲先撲去。「米太太怎麼說的？她說什麼時候來？」

「她不在家，」百利子說。

「她到哪裏去了？什麼時候才回家？」

「哦奶奶，」百利子故意把聲音拖得長些，好使她這帶回來的消息顯得特別重要。「她家阿媽說的，米太太今兒一早就得到信兒，說她們家的斐爾小少爺打傷啦，米太太就坐了她家的馬車，跟她家的老陶，跟她家的貝姐都去啦，去接少爺去啦。阿媽說的，少爺傷得很重，米太太不見得會到咱們這兒來啦。」

思嘉眼睛瞪着她，很想把她抓住搖一陣。爲什麼她們做黑人的專愛傳達惡消息的呢！

「好啦別像獸子似的獸在這兒啦，你到梅太太家去請她來一趟，或是叫她家的嬈嬈來一趟，這回快點兒。」

「她也不在家，奶奶剛才俺回來的時候，碰見她家嬈嬈，跟她談了一會天，她們都走了，門口鎖着的，我猜是在醫院裏。」

「哦，那就怪不得你這半天才來了！我無論叫到哪裏去，你得一直去，不要跟人家在路上談什麼天，記得罷？那末你去——」

她搜索着自己的腦子，留在這裏的朋友裏面還有誰可以幫忙的呢？還有艾太太，當然，近來艾太太是不喜歡她的，可是她對媚蘭一向都很好。

「你到艾太太家去，把事情跟她仔細說明，說請她到這裏來一趟，你要記清楚，百利子，你說媚蘭姑娘快養孩子了，隨時都要請她幫忙的，走罷，快去快來。」

「是啦，奶奶。」百利子答應了，就旋轉身子，像個蝸牛似的扭呀扭的走去了。

「快些呀，你這懶骨頭！」

「是啦，奶奶。」

百利子算是加快了一點步子，思嘉就回進屋裏去了。當她要上樓去的時候，她又躊躇了一下。米太太所以不來的原因，她得跟媚蘭講明的，但是斐爾重傷的消息，又恐怕媚蘭聽了要難受好罷，去跟她扯一個謊罷。

她走進媚蘭的房間，看見那個早餐的托盤動都沒有動，媚蘭側臥在那裏，面孔雪白。

「米太太現在醫院裏，」思嘉說，「可是艾太太馬上要來了，你痛得厲害嗎？」

「不怎麼，」媚蘭說，「思嘉你養衛德是多少時候下來的？」

「不到一會兒功夫呢。」思嘉不自覺其高興地回答道。「當時我在院子裏才跑進屋子就下來了。嬈嬈還說這種養法是難以爲情的——簡直跟黑人一個樣兒了。」

「我也巴不得像一個黑人呢。」媚蘭說時勉強裝出了一個微笑，但是隨即起來一陣痛，那個微笑就消失在一張拘攣的面孔上了。

思嘉低頭看了看她那狹窄的臀部，明知她這希望絕對不能夠達到，但是安慰她道：「本來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我也知道沒有什麼了不得，我怕是我自己膽子太小了。艾太太就要來了嗎？」

「是的，就要來了。」思嘉說。「我下去拿點清水來，替你拿海綿擦擦，今天熱得很呢。」

她藉口去取水，在樓底下多賴一刻是一刻，每隔兩分鐘就跑到前門去看一次，看百利子有沒有來。半天不見百利子一個影子，她就只得回到樓上去，拿海綿替媚蘭擦了擦淌汗的身體，又拿梳子給她通了通頭髮。

及至一個鐘頭過去了，她才聽見底下街上有黑人腳步擦地的聲音，從窗口一看，果然是百利子，仍舊那麼搖頭扼頸扭扭捏捏地走來，彷彿是在臺上演臺步，臺下有幾千聽衆在那裏欣賞一般。

「我總有一天要把這個小娼婦着着實實抽一頓。」思嘉一面咬牙切齒的想着，一面就急忙奔下樓迎上前去。

「艾太太到醫院裏去了，她家阿媽說這早晨有無數傷兵從火車下來的，阿媽正在做湯，要送到醫院裏去，她說——」

「你不要管她說什麼罷，」思嘉打斷她，她的心沈落下去了。「你趕快去換一條乾淨的圍裙來，我要叫你到醫院裏去，我寫一個條子給你，你去交給米醫生，如果米醫生不在那裏，就交給鍾醫生，或

是別的無論哪個醫生，這回你要不趕快回來，我要活活剝掉你的皮！」

「是啦，奶奶。」

「你不論碰到哪位先生，向他問問打仗的消息，如果他們不知道，就到車站上去問那些截傷兵回來的工程隊，問他們仗是不是在鍾氏坡打的，或是在靠近鍾氏坡的地方打的。」

「阿呀天，思嘉姑娘！」百利子的黑臉上突然泛起了一陣恐怖。「北佬兒到了陶樂了嗎？」

「我也不知道，我叫你去問的。」

「阿呀天，思嘉姑娘！他們去了，俺媽怎麼好呢？」

百利子喊叫起來了，喊的聲音非常響，弄得思嘉心裏愈加覺得麻亂。

「不要喊，媚蘭姑娘要聽見的，趕快去換圍裙去，趕快。」

百利子經這一催，手足就快了起來，慌忙奔到後屋去了。這裏思嘉就在她父親寄給她的那張信的邊上匆匆寫了幾句話，因為這是她家裏唯一的紙片了。但她一面寫，一面看見她父親的筆跡寫着：「你母親——傷寒——無論如何——回家——」她幾乎哭起來了。若不是爲媚蘭，她這刻兒馬上就要回去，哪怕叫她一路步行回去也要走的。

百利子放着小跑步走了，那張條子在她手裏牢牢的抓着。這裏思嘉又重新走上樓，一路打算着拿什麼話去跟媚蘭解釋。艾太太不來的緣故，可是媚蘭並沒有問起這事。她仰臥在那裏，面上很平靜，思嘉看見這情境，心就安下去了。

她坐了下來，想跟媚蘭談些無關緊要的事，但是一想起了陶樂，她的心就紛亂如麻了。她想像着母親快死了，北佬正打進陶樂，什麼東西都燒了，什麼人都殺了，而且在這一刻兒，那遙遠的砲聲一聲都沒有停息，談了一會，她就覺得再也談不下去了，只得跑到窗口去看看，而所看見的卻只是一條靜

熱無人的街道一些寂然不動的樹葉，媚蘭也默默無聲，不過她那平靜的面容不時要因陣痛而扭曲。及至陣痛過後，她總要說「實在也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思嘉知道她是說謊的，思嘉寧可她大聲尖叫起來，不願意她這麼默默的熬忍。她知道自己應該替媚蘭可憐，但是不知怎的，竟連一絲兒的同情都鼓動不起，因為她自己的苦痛已經使她心碎了。有一次她對那拘攣的臉狠狠盯了一眼，心裏不由得大大詫異起來，爲什麼現在這一刻兒在這裏陪伴媚蘭的不是別人，偏偏會是她——她是跟媚蘭毫無瓜葛的，她是恨她的，她是巴不得她早點死的。是啊，她這願望也許就要達到了，也許等到明天就要達到了，但是想到這裏，她不由得打了一個迷信的寒噤。她知道願望別人死是不吉利的，跟詛咒別人一樣不吉利。媚蘭曾說過，凡是詛咒都要回到詛咒的人自己身上來。於是她又急忙默默禱告媚蘭不要死，並且馬上跟她很熱心的談起話來，自己也不知談些什麼。末了，媚蘭伸出一隻滾燙的手摟住她的腰。

「你不必操心跟我一逕這麼談着，我知道你是替我焦心，我真是對不起你，給你這多的麻煩。」思嘉漸漸沈默下去了，但是她不能靜靜的坐着。如果到了時候，醫生也不來，百利子也不來，怎麼辦呢？她跑到窗口，朝底下看了看，然後又回來坐着。然後又站起來跑到那邊的窗口去看了看。

一個鐘頭過去了，又是一個鐘頭。中午到了，太陽正高正熱，沒有一絲兒風吹動那塵封的樹葉。媚蘭的陣痛已經加緊起來，她的頭髮被汗浸透了，她的寢衣濕得一塊塊粘在肉上。思嘉拿海綿擦她的臉，口裏默不作聲，心裏卻被恐懼在咬齧。我的天，要是孩子比醫生先來呢？這叫她怎麼辦呢？接生的事情她是一點兒不懂的。這一個緊急關頭是她害怕了幾個禮拜的了。他的打算是，如果臨時找不到醫生，總還有百利子可以依靠。百利子是曉得接生的，她已經說過不止一次了。可是百利子呢？她爲什麼還不回來呢？醫生爲什麼還不來呢？她又跑到窗口去看了一下。她側着耳朵聽了聽，那砲聲似乎遠去

了，於是她突然疑惑起來，到底砲聲真個遠去呢，或不過是她自己的想像。如果砲聲真個遠去了，那就是越近鍾氏坡了，那就是——

末了她看見百利子來了，小砲着來的，她就從窗口仆了出去。百利子抬頭看見她，便要開口嚷起來。思嘉看見她那黑臉兒上分明寫着極大的恐怖，生怕她嚷出什麼凶險消息來，要驚嚇媚蘭，急忙拿手指往自己嘴上一悶，示意叫她不要響，便從窗口退回來。

「我去換點涼水來，」她勉強裝出一個微笑向媚蘭瞧了一眼說，然後急忙走了出來，將房門輕輕的帶上。

百利子坐在穿堂的末了一步臺階上，在那裏一邊喘氣一邊哭。

「他們在鍾氏坡打了思嘉姑娘，他們說咱們快要打敗了，啊，上帝，思嘉姑娘！媽跟爸怎麼好呢？啊，上帝，思嘉姑娘！要是打到這兒來，咱們怎麼好呢？啊，上帝——」

思嘉連忙悶住她的嘴。

「你別嚷啊，我的天！」

但是，是啊，如果北佬打到了怎麼好呢——打到了陶樂又怎麼好呢？她極力把這思想推回心裏去，而求解決目前更加緊急的問題，因為現在她若想起這些事，她也要跟百利子一樣哭嚷起來了。

「米醫生呢？他什麼時候來呢？」

「俺還是沒有找到他，思嘉姑娘。」

「什麼？」

「是的，他沒有在醫院。梅太太跟艾太太也沒有在醫院。有一個人跟俺說，醫生在車棚子裏，在看鍾氏坡剛來的傷兵，可是思嘉姑娘，俺怕上車棚子去，車棚子裏都是死人呢。俺是怕看見死人的。」

「那末別的醫生呢？」

「哦，思嘉姑娘，大曉得，他們連俺這條子都不肯看呢。他們在醫院裏忙得發瘋似的，有一個醫生對我說，「滾開罷，你這小鬼，你瞧這裏這許多人快死啦，誰來管你媽的養孩子，你去找收生婆去罷。」那末我就照您說的，跑開去找人問信去了，大家都說是在鍾氏坡打仗，俺就——」

「你說醫生是在車站裏，是不是？」

「是的，奶奶，他——」

「那末你仔細聽我說，我要親自去找米醫生去了，你替我去坐在媚蘭姑娘旁邊去，叫你怎樣就怎樣。可是鍾氏坡打仗的事情，你要是對媚蘭姑娘漏一點風，我就一定把你賣到南邊去，你也不許對她說那些醫生都不肯來的事兒，你聽明白嗎？」

「是的，奶奶。」

「你把眼睛擦乾了，換一桶乾淨水拿到樓上去，將她全身都拿海綿擦一擦，告訴她說我去找米醫生去了。」

「時候快到了嗎，思嘉姑娘？」

「我不知道，怕是快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你應該知道的，上去罷。」

思嘉從攔板上，一把抓起了她的草帽，一掀，掀上了她的頭，她對着鏡子照了照，機械地把亂頭髮掠了掠，其實她並沒有看見自己的影子，一點寒噤從她的胃脘出發，向外面放射出來，直至那幾個掠頭髮的手指也變得冰冷，但她的身體的其餘部分仍舊是熱汗騰騰的，她匆匆的出了大門，跑進酷熱的太陽裏，那太陽是灼人的熱，她在桃樹街上跑不上幾步，便覺兩太陽穴脹得快炸開了，她遠遠聽

見前面有許多人聲在那裏喧嚷，等她看見陶家房子的時候，她便有些兒氣喘起來，因為她的小馬甲繫得太緊了，但是她並沒有放慢步子，再走一程，便聽見前面的喧嚷愈來愈響。

從雷家房子到五尖頭一段路上，有許多人在那裏忙亂，就像一個螞蟻窩剛被搗毀，裏面的螞蟻正在紛紛狂竄一般。黑人滿街的跑來跑去，臉上都帶着驚惶，廊子上的白人孩子在那裏哭，也沒有人去理他們。街上擁擠着軍用車和救護車，都是裝滿傷兵的，還有許多私家的馬車，都高高的堆着行李和傢具。騎馬的人從兩邊小街裏衝出來，慌慌張張的向胡突將軍的大本營那邊奔去。在彭家的門口，老木正抓住一匹駕車的馬，骨碌着眼睛跟思嘉打起招呼來。

「你還沒有走嗎，思嘉小姐？我們這就要走了。老姑娘在裏邊檢行李呢。」

「走到哪裏去？」

「天才知道呢，姑娘。走開這裏再說罷。北佬就要來了呢！」

思嘉便不再問什麼，急忙加緊了步子，管自走了。走到衛思理教堂門口，她才站住了透透氣，並且抓住了一根電桿，讓她的心跳平一平。因為她若再不靜一靜，一定要暈過去了。正在這當兒，有一個軍官騎着馬從五尖頭那裏狂奔而來，她忽起一個衝動，跑到街心去向他揮着手。

「哦，停一停，請你停一停！」

那軍官突的勒住馬，勒的勁兒太大了，以致那馬向後豎起牌樓來，兩條前腿懸空的爬了一陣。那人臉上滿是疲乏和迫切，但是他唰的一下把頭上一頂灰色破帽子脫下來了。

「女士？」

「請你告訴我，這是真的嗎？北佬快要來了嗎？」

「我怕是真的。」

「你的確知道嗎？」

「是的，女士。我知道。剛剛半點鐘之前大本營裏接到鍾氏坡前線來的電報。」

「在鍾氏坡打嗎？的確的嗎？」

「的確的，跟你有什麼頑笑好開，女士？那電報是哈第將軍發來的，說他沒有法子支持了，已在總退卻中了。」

「哦，我的天！」

那軍官朝她看了看，黑臉兒上不露一絲的情感，然後他重新整好了韁繩，戴上了帽。

「哦，先生，請你再耽一會兒，我們怎麼辦呢？」

「這我不能說，女士。軍隊馬上就要從俄狼陀撤退了。」

「你們走了把我們丟下來給北佬嗎？」

「我怕要這樣。」

那馬受了一刺，就像有彈簧似的蹦走了，把個思嘉撇在了街心，腳上堆起了厚厚一層紅土。北佬要來了，軍隊要走了，北佬要來了，她怎麼辦呢？她跑到哪裏去呢？她是不能跑的，她的背後還有個媚蘭正在那裏等着養孩子。哦，女人爲什麼要養孩子呢？假使沒有媚蘭，她就好帶着衛德門。百利子躲到樹林裏去，那末北佬永遠找她們不到了。但是她不能把媚蘭也帶到樹林裏去，現在是不能的。哦，她這孩子爲什麼不早點養出來呢？只要昨天養了也好了，他們就可以拿救護車把她載到什麼地方去藏起來了。可是現在——她必須去找米醫生，必須去找着他一同回來，也許他會催這孩子早點下來的。

她撩起了衣裾，向前面急急跑去，她的兩腳合着「北佬要來了，北佬要來了」的節奏，五尖頭也

擁擠着許多人，都自顧自的在那裏奔來奔去，跟許多滿載傷兵的大車、救護車、牛車、馬車不住地碰撞。着一陣喧嚷之聲從羣衆中發出來，彷彿一個巨大的波瀾正在破碎似的。

然後，她的眼睛接觸着一種完全不調和的奇異景象了。她看見一羣羣的女人從路軌那邊走來，肩膀上都掛着火腿。她們身邊跟着許多小孩子，頭上頂着整桶的糖漿，滴零滴落，氣喘吁吁的跑着。稍爲大點的孩子都拖着整袋的玉米和山薯。還有一個老頭子，獨自蹣跚的拿一部獨輪車推着一小口袋的麵粉。男人、女人、孩子，也有黑的，也有白的，都放着緊張的面孔，急急忙忙的運着包裝袋裝箱裝的食物——她一年以來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的食物。忽見羣衆讓出一條路來，讓一部歪歪斜斜的馬車通過。馬車上是那脆弱斯文的艾太太，一手拿着韁繩，一手拿着鞭子，站在前面踏板上。她頭上不戴帽子，雪白着面孔，灰色的長頭髮在背脊上飄漾着，狠狠抽着那匹馬。她家的黑嬭嬭梅利姐坐在後面車肚裏，一隻手抓住一塊肥鹹肉，還有一隻手跟兩隻腳都在拚命遮擋那一車堆得高高的箱子和口袋，有一隻乾豇的袋子破了，那些乾豇撒滿了一地。思嘉向她尖叫了幾聲，但是羣衆的喧囂將她的聲音淹沒了，那馬車發狂似的跟踉蹌跚自去了。

霎時之間，她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過了一會，他記起了差委會的堆棧就在路軌那邊，現在軍隊要撤退了，怕這些糧食留在這裏資敵，所以將它散給人民了。

她從五尖頭的羣衆裏面擠了過去，急忙向車站那邊跑。一會兒她就看見一大堆救護車當中有許多醫生跟抬擔架的人在那裏匆匆忙忙的工作。謝天謝地，她一眼就看見米醫生了。但是她一經從餓狼陀旅館拐過那個彎而走到車站對鐵軌面前的時候，她就嚇得兩條腿都發軟了。

在那烈日底下，肩並肩，頭接腳，騎着好幾百個傷兵，有的在路軌旁邊有的在月臺上面，有的在列車底下，像沙丁魚似的無窮無盡地排列着。其中也有直僵僵躺着不動的，但是多數都在那裏拘繫在

那裏，哼得震天響，到處都是成羣結隊的蒼蠅，在傷兵的臉上爬行着，嚙噬着。到處都是血，都是稀帶的繃帶，都是呻吟聲，以及抬擔架的將他們抬起時的尖利咒罵聲。汗臭，血腥，爛肉臭，矢溺臭，載在熱風之上一陣陣的撲過來，使得思嘉惡心得幾乎嘔出。救護隊在那密稠稠的行列裏奔來奔去，有時不免踩在人身上，那些被踩的人也只得翻翻眼睛，哼幾聲罷了。

她不由得拿手悶着鼻子縮退回來了。她要嘔了，不能再上前去了。她平日見過的傷兵也不算不多，在醫院裏見過，在白蝶姑媽的草地上見過，但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可怕的景象。這簡直是地獄了，一個充滿着腥臭和呻吟的地獄了。是的，她不能再上前了，但是——趕快！趕快！北佬要來了！北佬要來了！

她只得聳起了肩頭，硬起了頭皮，向那橫七豎八的人堆裏面走進去。她怕迷失米醫生的所在，一逕得拿眼睛看牢他。但是她又不能一逕看牢他，因為她若只看前面，腳下就要踩着人了。她只得撩起了衣裾，兢兢業業的打那些傷兵身上一個個的跨過去。

她一路走去，一路有滾燙的手抓住了她的衣裾，同時聽見淒慘的聲音向她喊道：「女士——水！請你，女士，水看耶穌的分上，水！」

她只得從他們手裏拚命拔出衣裾來，但是不由得汗跟溪水一般流下了。偶爾她踩在一個人身上，她自己便先大聲尖叫起來。她一路跨過去的人，也有已經死了的，也有因乾了的血將軍服膠在肚皮上面正伸手去扯剝的，也有滿鬍子膠着乾血而嘴裏正在呢喃的——那呢喃的意思也無非是「水！水！」

這時她已失了米醫生的所在了。她如果不能馬上把他找出來，她是一定要急得哭起來的。她向車棚子底下，一堆人裏拚命尋找着，一路嚷着：「米醫生！米醫生！米醫生！米醫生在這裏嗎？」

那一堆人裏面走出一個人來，朝她看了看，正是米醫生。他身上沒有外衣，他的袖子一直捲到肩膀上。他的襯衫和褲子都紅得跟屠夫一般，連他那部鐵青色鬍子的尖上也沾着血了。他臉上表現着疲倦、憤怒和憐憫，灰色的滿臉是灰土，小澗一般的汗水流在面頰上。但當他叫呼她的時候，他的聲音平靜而堅決。

「謝謝上帝，你來了。我正用得着人呢。」

她惶惑着朝他瞪了一會兒，不覺將撩在手裏的衣裾也放下了。那衣裾落在一個傷兵的臉上，害得他虛弱地嘗試轉過頭去，以免被它悶殺。這醫生在說什麼啊？救護車揚起的灰土朝她臉上撲來，使她感到一陣悶人的乾燥，同時爛肉的氣味像一股臭水似的向她鼻子裏灌進來。

「趕快，孩子！這兒來！」

她又撩起了衣裾，從那一行一行的人體上急忙跨過去。她抓手抓住他的臂膀，覺得它已疲倦到發抖，但是他臉上並沒有倦容。

「哦，醫生！」她嚷道。「你必得去一下子。媚蘭要養孩子了。」

他朝她看了看，彷彿她的話並不會登記在他心上。當時有一個傷兵拿水壺墊着頭躺在她腳下，聽見她的話彷彿覺得很有趣，便很親暱地咧了一咧嘴。

「他們會得弄的呢。」他很高興的說。

她並不朝下去看，只把醫生的臂膀拚命搖着。

「是媚蘭孩子，醫生，你必得去一下她——已經——」現在原不是怕難為情的時候，但是有這幾百隻陌陌生生的耳朵在聽着，這種話怎好說出口來呢？

「已經痛得厲害起來了，請你，醫生！」

「孩子阿呀我的天！」那醫生吼了起來，他的面孔突然為憎恨和憤怒所扭曲，那憤怒並不是對他發的，也不是對任何人發的，乃是對發生這些事情的整個世界而發的。「你發瘋了嗎？我怎麼丟得開這些人呢！他們都快死了，有幾百在這裏呢！我不能為他媽的一個孩子丟開他們的，你去找個女人幫幫忙罷，去找米太太罷！」

她已經張開嘴來要告訴他米太太不能去的原因，但是突然又閉住了！他大概還不知道自己的兒子也受傷的事，如果他已經知道了，怎麼還會——「不，你必须得去一下，醫生，你總得記得你說過她要難產的。」現在她一點難為情都顧不得了，什麼話都會講出口來了。「你要不去她是會死的！」

他粗暴地擺脫了她的手，彷彿他並沒有聽見她的話，也沒有懂得她的話似的。

「死嗎？是的，他們大家都要死了——這裏這許多人都要死了，沒有繃帶，沒有軟膏，沒有金雞納，沒有哥羅芳，哦！天，哪裏去找一點嗎啡來好呢！有一點兒也好的，有一點兒哥羅芳也好的，天殺的北佬！天殺的北佬！」

「讓他們到地獄裏去罷，醫生！」地上那個人說，他的牙齒從鬍子底下露了出來。

思嘉開始發抖了，她眼睛裏燒着恐懼的熱淚，醫生不肯去呢，媚蘭是要死了，而且她自己曾經願望她死的，醫生不肯去呢！

「請你看上帝份上，醫生，請你！」

米醫生咬了一下嘴唇，隨即面孔又變冷漠了，嘴邊又現出強硬的樣子了。

「孩子，讓我試試看罷，我不能答應你，可是我來試試看，等我們弄清了這些人再說，北佬就要到了，軍隊就要從這裏撤退了，我不曉得他們拿這些傷兵怎麼個辦法，現在什麼火車都沒有了，馬崗那一條線也斷了……可是我來試試看，你先回去罷，不要再麻煩了，養小孩子到底也沒有什麼了不得

的只要把臍帶結……」

這時有個勤務兵跑來拍了拍他的臂膀，他就把頭朝轉去，對他指手劃腳的說起話來。腳底下那個傷兵抬起頭來，很同情地對思嘉看了看，思嘉看看醫生早已把她丟到了腦後，就只得動身走了。

她從那些傷兵身上很快地跨了過去，又回到了桃樹街。醫生是不肯去了，這樁事情得她自己去硬挺了。不過謝謝上帝，幸而百利子是懂得收生的，她的頭給太陽晒痛了，她的小馬甲給汗水浸得搭在胸口上了，她的思想麻木了，她的兩條腿也麻木了，像人在夢中要跑而跑不動那般的麻木。她只覺得回家去的一段路非常之長，像沒有窮盡似的。

然後，「北佬要來了」的疊唱又在她心上搏動起來，她的心又開始跳了，四肢也都有了新的生命了。她匆匆擠進了五尖頭的那個羣衆，現在擠得愈加厲害了，兩邊人行道上已經是水洩不通，因而她只得打街心走。長行列的兵士正從那裏經過，滿身都是灰塵和疲倦。看那人數似乎有幾千，都拖着長鬍子，稀繃的，肩上掛着槍，用前進命令的步子急忙忙的走着。隨着是砲車，趕車的拿着破皮條，將那些瘦驢子拚命抽着。再後面是差委隊的大車，蓋着破爛的篷布歪歪斜斜的轆過。再後面是騎兵隊，一路揚起令人窒息的灰塵。這麼多的兵士走在一起，思嘉一生一世沒有看見過。這就是所謂撤退！他們都要撤退了！他們都要走了！

當這行列通過時，她不能不退到旁邊人行道上，在那裏，她就聞到一陣廉價的威士忌酒氣了。及到了得挨忒街，她看見人羣裏也有許多女人，都塗脂抹粉，穿的花花綠綠，戴着閃亮的首飾，彷彿是休息日在街上遊玩似的，跟周圍的景象完全不調和。這些女人大多數是喝醉了的，她們臂膀上掛着的兵士比她們喝得更醉。然後她瞥見一閃紅光，原來那個紅頭髮的妖怪華貝兒也在裏面。只見她由一個獨臂的兵士攙着，已醉得歪歪倒倒，口裏不住嘻嘻哈哈怪笑着。

及至挨過五尖頭一條橫街，那藥才漸漸稀疎下去，她便撩起了衣裙，跑起快步來，一口氣跑到衛思理教堂，她就氣都轉不過來了，頭暈暈了，胃也痛了，她的小馬甲切進了她的肋骨，彷彿要把它們切成兩截。她只得在那教堂的臺階上坐了下來，雙手捧住頭，慢慢喘氣，無奈她的胸部像有一層薄薄隔着的，怎麼也不能把一口氣深深吸進肚裏去，因而終覺呼吸非常之急促。同時她的心也仍舊在裏面怦怦的跳個不歇。她看看四下無人，真有了呼天不應之感了。

坐了一會，只得又站起來再往前走。快到家時，她看見小衛德扳住一扇大門在那裏盪着。他一看見她，就皺着臉哭了起來，一面擎着一個稀餅的青腫的手指。

「疼！他哭道：『疼！』」

「不要響！不要響！再響我揍你。到後院裏去做爛泥餡餅去罷，不要再亂跑了。」

「衛德餓。」他一面哭着一面把那青腫的手指放到嘴裏去嚼起來。

「我不管你到樓院子裏去——」

她抬起頭，看見百利子靠在樓窗口上，臉上寫着驚恐和焦急，但一看見女主人來了，這神氣馬上就消散了。思嘉對她招招手，叫她下樓來，自己也就走進屋子去。一到穿堂裏就覺得非常風涼了。她解下了帽子，一擺擺在桌子上，抬起臂膀來擦了擦額頭的汗。她聽見樓上房門開了，隨即飄過一陣低低的呻吟聲來。百利子三步作一步的跑下樓梯。

「醫生來了嗎？」

「不能來。」

「天曉得，思嘉姑娘，她姑娘厲書起來了！」

「醫生不能來，誰都不能來。孩子該你來接了，我來幫襯你。」

百利子立刻把嘴張得大大的一條舌頭打了一會兒啣嚙然後她對思嘉橫了一眼，一雙腳不住擦着地板，扭股糖兒似的扭起她的苗條身子來。

「不要做得這麼怪模怪樣罷！」思嘉以爲她裝腔，怒不可遏了。「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百利子慌忙向樓梯上縮了回去。

「天曉得，思嘉姑娘——」她的圓眼裏流露出恐懼和羞恥。

「怎麼？」

「天曉得，思嘉姑娘！咱們得有一個醫生的。俺——俺——思嘉姑娘，接孩子的事兒俺是一點不

懂的。媽在接生的時候從來不讓俺看的。」

思嘉這一驚非同小可，直把整個肺裏的氣一口都噴了出來，這才掃過了一陣忿怒。百利子看看

神氣不佳，預備要溜了，便打思嘉身邊直衝過去，可是思嘉一把將她擒住了。

「怎麼，你這胡說八道的黑鬼，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說養孩子的事情你什麼都懂，你老實說

罷！你到底是什麼意思？」說着，她抓住百利子的肩膀拚命的搖着，直搖得她的黑腦袋兒跟喝醉了酒

一般。

「俺是騙你的，思嘉姑娘！俺當是這種話說說頑兒不要緊的。俺實在只偷看過一回養孩子，媽後

來還把俺罵了一頓。」

思嘉把眼睛瞪視着她，嚇得百利子儘管往後縮，可是她被思嘉牢牢的鉗在那裏，怎麼也掙不脫

身。思嘉起先還有些不肯相信，後來看看百利子確實不曉得接生，心中的忿怒便如火燄一般燃熾起

來。她生平從來沒有打過一個黑奴，這回可熬忍不住了，不由得鼓起全身的氣力，向那黑面頰上狠狠

的一個巴掌，打得百利子一面直着喉嚨尖叫着，一面在思嘉掌握之下扭股糖兒似跳起舞來。

在她這麼尖叫的當兒，上面的呻吟之聲忽然停住了，隨即聽見媚蘭虛弱顫抖的聲音喊道：「思嘉是你嗎？請你來罷！快來罷！」

思嘉放開了百利子，百利子就哭着在樓梯上坐了下去。思嘉躊躇了一會兒，抬頭看了看樓上，聽見呻吟之聲重新起來了。這時她彷彿覺得一副沈重的牛軛向她頭頂套下來，立即她的頸梗被它緊緊的箍住，而且覺得走一步就沈重一步似的。

她嘗試把自己養衛德時嫵嫵和母親做過的一切事情記起來，可是她當時在昏迷之中，一切事情都像在迷霧裏，現在一點記不清楚了。只有幾件事情她還記得，於是她用一種命令的語氣急急對百利子吩咐着。

「你去生起火來，拿一壺水燒得滾滾的，把家裏所有的毛巾都去集了來，還有那一團繩子也拿來還要替我拿一把剪子，你不要說這樣找不到那樣找不到的，去，去，去，去，趕快去。」

說着她將百利子一把從地上撮了起來，向廚房那方面一腳踢了去，然後她振作了精神，就動身上樓去了。她覺得她自己跟百利子要去給媚蘭接生一層，倒是容易去對媚蘭解釋的。

第二十二章

再沒有一個下午是像那天下午那麼長的，也再沒有像那天那麼熱，也再沒有像那天那麼多蒼蠅。那些蒼蠅都彙集到媚蘭面孔上來，雖經思嘉不住拿一柄大棕櫚扇子替她趕着，也是沒有用。思嘉是連臂膀都趕痠了。誰知你這裏替她掘着面孔，那些蒼蠅就飛到她的腳上腿上去，媚蘭給它們叮得癢癢的，便不由把腳一蹬一蹬的抽搐着，口裏虛弱地嚷道：「哦，又到腳上去了呢！」

房間裏是半明半暗的，因為思嘉怕陽光太大，把所有的窗簾兒都拉上了。針尖一般的光線從窗簾的細孔裏透進來，房裏直像是一隻熱鍋。思嘉身上的衣服始終沒有乾過，只有愈來愈粘溼。百利子蹲在一隻角落裏，也在那裏直淌汗，那汗臭薰得思嘉頭都痛了，恨不得立刻叫她滾出去，又怕她一去就溜得無影無踪。媚蘭躺的一條褥單，早已給汗塗得墨黑了，又因思嘉不時去替她洒水，以致沒有一處不是溼搭搭。媚蘭不住在那裏翻身，一會翻到這邊，一會翻到那邊。

有時她想坐起來，但是頭抬一抬又倒下去了，又照舊的翻起身來了。起先，她還勉強熬住了，噁，只把嘴唇拚命的咬着，直咬得皮都脫了，那時思嘉的神經也是跟她的嘴唇一樣脫皮的，便狠聲狠氣的對她說道：「媚蘭，你不要做英雄罷，你要嚷儘管嚷出來。現在除了我們兩個沒有人聽見你的。」

後來，就由不得媚蘭不要做英雄，她不能不嚷了，有時甚至尖叫了。當她尖叫的時候，思嘉只得拿手掩住了耳朵，拘攣着身子，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死去。她覺得要她眼睜睜看着這樣的痛苦，是比什麼都要難受的。她又想起北佬怕已到了五尖頭，她卻不能不在這裏等着這個遲遲不來的孩子，也是比什麼都要難受的。

現在她深悔自己平時對於那些太太們關於養孩子的談話不曾加以注意。如果她是注意過的，現在對於媚蘭這孩子來得遲早，就比較能有把握了。她又彷彿記得白蝶姑媽說過，說她有個朋友足養了兩天，結果是孩子沒有養出來，自己也終於送命。要是媚蘭也像這樣養起兩天來呢！但是她身體這麼嬌嫩，一定拖不到這麼長的。像這樣的痛法，她決不能熬過兩天去。如果孩子再不下來，她怕是不久就要死的。如果她死了，叫她日後怎樣去見希禮的面呢，倘使希禮還沒有死的話，她是親口答應過希禮的呢！

起先媚蘭痛得厲害的時候，似乎拿住了思嘉的手，就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但是後來一抓住思嘉的手，就要將它拚命的往下拔，幾乎連骨頭都被她拔斷。如是者一個鐘頭，弄得思嘉一雙手都青腫到不能伸屈。後來思嘉只得拿兩條長毛巾結在一起，將它兩頭吊在牀腳上，讓媚蘭抓住那個結。媚蘭就把全身都掛到那上面去，彷彿它是一條生命線一般。痛急時就抓得緊些，痛定時就放得鬆些。這樣鬧了一個下半年，她的聲音一逕像一頭在陷阱裏臨死的野獸。偶爾她也丟開了那條毛巾，虛弱地擦擦自己的手，睜着銅鈴一般的眼睛看看思嘉。

「你跟我說說罷，請你跟我說說罷。」她對思嘉低聲的請求，思嘉就得找出一些的話來跟她亂說一陣。然後陣痛又來了，便又抓住那條毛巾拚命掙扎了。

那間昏暗的房間裏盪漾着熱浪，痛楚和蒼蠅，時間偏是拖着鞋皮走得那麼慢。思嘉已差不多記不起那天早晨的事兒了。她只覺得自己在這蒸籠裏而彷彿已經登了一輩子。她聽見媚蘭尖叫，自己也很想尖叫出來，但是她拚命咬着嘴唇熬忍着，直把嘴唇咬脫一層皮，才壓下那個衝動。

有一次衛德腳尖兒走上樓梯來，哭喪着臉站在門口。

「衛德！」思嘉站起身，要想出去，但是媚蘭低聲道：「哦，你不要走開，請你，你在這裏我才受得。」

住」

於是思嘉只得叫百利子下去熱起點早晨餵下的玉米粥來餵他吃。至於她自己，她覺得從今後再吃不下東西了。

壁爐檯上的鐘已經停了，她也不曉得到底什麼時候了。但是她覺得房間裏的熱度已經減了些，那針尖一般的光線也已淡了些，她便把窗帘拉了開去。這才發現她吃了一驚，原來時候已到晚快邊，太陽已變成一個猩紅的大球，遠遠落在天邊了。但是她還彷彿覺得那蒸熱的午刻並沒有過去。

她忽然暗暗猜想起來，現在外邊不知是怎麼樣了。軍隊都開完了嗎？北佬已經到了嗎？我們的軍隊難道一點都不抵抗就走嗎？於是她突然記起來了，聯盟軍是非常少的，謝爾門的軍隊是那麽多的，而且都吃得飽飽的。想到這裏，她便覺得胃脘裏隱隱作痛。哦，謝爾門！哪怕是撒但的名字也不會使她這麼驚嚇的。但是現在不是思想的時候，媚蘭又在那裏叫了她要水，要冷手巾拍額頭，要給她搗搗，要替她趕走臉上的蒼蠅。

黃昏時候到了，百利子像個黑小鬼似的輕輕地走着，點起了一盞燈。這時媚蘭更加虛弱了，她開始叫起希禮來，像在昏迷狀態中似的一聲一聲不住的叫着，把個思嘉直叫得汗毛森豎，恨不得立刻拿個枕頭悶塞住那種單調的聲音。但是她忽又想起，也許米醫生終於會來的。哦，快點兒來才好呢！於是希望又抬頭了，她便朝着百利子，吩咐她趕快跑到米家去，看看米醫生或是米太太回來沒有。

「如果米醫生還沒有回來，你就問問米太太或是她家阿媽，怎麼個辦法，求她們不論哪個來一
來！」

百利子嘴裏嚙嚙着走了，思嘉看着她跑上街去，竟比哪一回都跑得快些，但也過了好一會兒，方才看見她回來，仍然是她一個人。

「醫生一天都沒有回家，也許他已經跟那些兵士走了。思嘉姑娘，斐爾少爺過去了呢！」

「死了？」

「是的，奶奶。」百利子說，她自以為這消息非常重要，得意極了。「他們的馬夫老陶說的，他被打在——」

「那不要去管它。」

「俺也沒見米太太。阿媽說她在給斐爾少爺洗身子，怕北佬來了要來不及下葬的。阿媽又說，如果媚蘭姑娘痛得厲害的話，只消放一把小刀子在牀底下，那痛就會一切兩斷了。」

思嘉聽見這番有用的報告，正預備又是一個巴掌打過去，可是那邊媚蘭睜大了眼睛，虛弱地向她說話了：「親愛的——北佬要來了嗎？」

「不。」思嘉決然地說。「百利子向來是說謊話的。」

「是的，奶奶，俺一還是說謊話的。」她也慌忙表示同意了。

但是媚蘭心裏已經很明白，再也瞞她不過了。她便將臉埋在枕頭裏，說道：「哦，我知道的，他們要來了呢。我的可憐孩子，我的可憐孩子。」然後隔了好久又說：「哦，思嘉，你決不能登在這裏了，你得趕快走了，趕快帶衛德走了。」

這幾句話正是思嘉心裏在想的，但是她一經聽見它從媚蘭嘴裏說出來，便覺得怒不可遏，彷彿她心裏的祕密已被媚蘭從臉上看出來似的。

「不要說傻話罷。我是不怕的。我也決不會離開你的，你總該知道。」

「你去了也是一樣。我反正是一個死。」說着她又嗚嗚哭起來。

一個個老太婆，從那黑暗的樓梯上慢慢地摸下來，一路扶住了欄杆，以防要跌倒。她的腿跟鐵一般重，疲倦得不住發着抖，同時那渾身粘濕的冷汗也迫使她不覺打起寒慄來。虛弱地她摸到了前廊，去頂頭一步臺階上坐下，將頭靠在背後一根廊柱上。她拿抖簌簌的手解開小馬甲，一直解到了半個胸口，夜正沈浸在溫暖而柔軟的黑暗裏，她就對住那黑暗瞪着眼睛看，沈悶得跟牛一般。

現在什麼都完了。媚蘭是並沒有死，她那個男小娃娃已經叫得小貓兒似的在百利子手裏受洗了。媚蘭已經舒舒服服的睡過去，她真不懂她掙扎了這麼一天之後怎麼還睡得着覺的。她怎麼竟能不死呢？嘉自己也知道剛才給她做的一番手術實在不高明得很，怕連她自己受到也是非死不可的。誰知等事情停當之後，居然還聽見媚蘭輕輕說了聲「謝謝你」呢。說了這話之後她就睡着了。怎麼睡得着的呢？其實嘉忘記自己養出衛德來之後也是像這樣睡過去的。原來她什麼都忘記了。現在她的心是一個真空，她周圍的世界也是一個真空。她覺得今天以前一向沒有生活的存在，今日以後也將永遠沒有生活的存在——就只有一個悶熱的夜，就只有她自己的粗嘎疲乏的呼吸，就只有身上的汗水，由腋下流到腰部，由臀部流到膝蓋，稀濕的，發粘的，冰冷的。

她聽見她自己的呼吸由規律的搏動而變成痙攣的嗚咽，但她的眼睛是乾燥的，是火熱的，彷彿她的眼淚已經永遠枯竭了一般。慢慢地，費力地，她抬起了身子，將那沈重的衣裾一直撩到大腿上。因為這時她身上是熱，冷，溼，三樣東西攪成一團了，只覺得腿上接觸一點夜風非常爽快。她也知道她現在這般形況，倘叫白蝶姑媽看見了，一定又要驚嚇得什麼似的，但是她不管了，她什麼都不管了。時間彷彿是靜止的，也作興是剛剛過了黃昏時分，也作興是已經半夜，她並不知道，也不去管它。

她聽見樓上有脚步聲，心裏正在罵着「這天殺的百利子」，便不自覺眼睛已經合上了，隨即有一點像是睡眠那麼的東西落在她身上。於是經過了一個不知是長是短的茫無所覺的頃刻，方才

睜開眼睛看見百利子站在身邊，正在與會淋漓的對她喋喋。

「咱們這回弄得很好的呢，思嘉姑娘，俺想叫媽來弄也不過如此的。」

她從陰影裏對百利子瞪了一眼，已經刀乏得笑也不能笑了，罵也不能罵了，數說她的過失也不能數說了。什麼過失呢？起先她那麼的吹牛皮，其實她對於接生是絲毫沒有經驗的；後來她又驚嚇得那麼樣子，這也弄錯了，那也弄錯了，臨到緊要關頭什麼也不能動手了；還要放錯了剪刀；還要潑翻那盆子，潑得滿牀都是水；還要把那剛剛下來的孩子摔了一大交，然而現在，她又在這裏吹了，又說她弄得很好了！

想不到他們北佬還要解放黑奴呢！好罷，北佬來了，她們是該歡迎的。

她重新將頭靠在柱子上不理她，百利子覺得很掃興，就點脚尖兒躲進黑暗裏去了。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期間，思嘉方才呼吸慢慢平去，心也漸漸定下去，便聽見街上有隱約的人聲，以及許多腳踏踏的聲音從北面而來，兵她慢慢的豎起身子來，將衣裾放了下去，雖則她知道在這樣的黑暗裏是沒有人看見她的，及等那一羣人像影子似的移到她門前，她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跟他們打起招呼來。

「哦，請你們等一會兒！」

一個影子從行列中走出，走到她門口。

「你們走了嗎？你們要丟開我們了嗎？」

那個影子彷彿脫下了他的帽子，隨即一個平靜的聲音從黑暗裏發出來。

「是的，女士，我們走了，我們是從北邊一哩路外的壕溝裏來的，我們是最後一批了。」

「你們——軍隊真的撤退了嗎？」

「是的，女士，你瞧，北佬要來了。」

北佬要來了！這事她已經忘記了，她的喉嚨突然收縮起來，她沒有別的話可說了，那個影子又縮了回去，沒入其他的影子裏去了，便聽得腳步聲打黑暗裏踩了開去。「北佬要來了！北佬要來了！」那是他們那些腳步的節奏，也就是她自己的心的砰擊的節奏，北佬要來了！

「哦，北佬要來了！」百利子哭着縮到思嘉身邊去。「哦，思嘉姑娘，他們要把咱們殺光呢！他們要拿刺刀來刺咱們的肚皮呢！他們要——」

「唉，你不要嚷呀！這些事情單放在心上想想已經是可怕極了，何況聽見它用顫抖的話說出來呢！於是恐怖又重新掃過她了，她怎麼辦呢？她怎樣能夠逃脫呢？她去找誰幫助呢？每一個朋友都不肯幫助她了。」

突然她想起白瑞德來，於是立即有一種平靜的感覺驅除了她的恐怖，爲什麼她今天早上像一隻沒頭鷄似的在爬撓的時候不曾想起他的呢？她固然恨他，但是他很強壯，很能幹，又是不怕北佬的，而且他現在還在城裏沒有走，她又想起自己上次跟他見面的時候，他曾對她說過許多不可饒恕的話，因而她跟他鬧過脾氣，說過再不跟他見面的，但是像現在這麼緊急的時候，這些事情她都可以不計較，而且他又有一馬，又有車，哦，她爲什麼不早想到他的呢？她一定可以帶她們大家離開這個受罪的地方，一定可以使她們逃開北佬逃到別的地方去。

她便朝百利子十分迫切的對她說：

「你知道白船長住在什麼地方嗎——是不是在俄狼陀旅館裏？」

「是的，不過——」

「好罷，那末你馬上到那裏去，要跑得快，告訴他說我要他，我要他趕快來，並且把他的馬跟馬車帶來，或者是有救護車也好的，你把孩子的事情告訴他罷，你對他說我要他把我們送出這個地方去。」

去罷，馬上就去，快些！」

說着她筆直坐了起來，在百利子背脊上推了一下，叫她趕快走。

「阿呀天，思嘉姑娘，俺獨個人這麼漆黑的在街上跑，要害怕的！要是北佬逮住俺呢？」

「你要是跑得快些，你可以追上剛才這些兵士，他們不讓北佬逮你的趕快！」

「俺害怕要是白船長不在旅館裏呢？」

「那末你問他們他在哪裏，你連這一點腦子都沒有嗎？他如果不在旅館裏，就只得揆忒街的酒吧間去找去，到華貝兒家裏去找去，你一路找着他好了，你這傻子，你難道還不明白，現在不趕快找去，過會兒北佬要把我們統統逮去嗎？」

「思嘉姑娘，媽要曉得俺到酒吧間去，或是到婁子家裏去，她要拿棉花桿子揍俺呢。」

思嘉從地上站了起來。

「可是你要是不去，我也要揍你的，你可以用不着跑進去的，你不可以站在門口喊他嗎？或者問問旁人，他在不在裏邊，也可以的，走罷！」

百利子還是站在那裏擦着腳，堵着嘴，思嘉便又狠狠的將她一推，差不點兒使她仆個倒栽葱。

「你再要不去，我就賣你到河裏去，叫你一輩子見不到你媽，並且把你賣給一個田裏做活的，趕快趕快！」

「天曉得，思嘉姑娘——」

可是她經不得女主人一雙堅決的手的推迫，只得一步步跨下臺階去了。及聽見大門上的門門一響，思嘉便又在她後面嚷着：「趕快跑啊，你這小傻子！」

她聽見百利子的步聲變成了小跑，隨即向那柔軟的泥路上漸漸消失了。

第二十三章

百利子去後，思嘉疲倦地走進樓下的穿堂，點起一盞燈。屋裏是蒸一般的熱，彷彿整個下午的熱氣都給關在裏面了。她的麻木感覺已有一部分消失，現在她的胃噴嚏着要求食物。她纔記起自己從昨天晚上以後只吃過一口玉米粥，於是她拿起那盞燈，走到廚房裏去。灶裏的火已經熄了，可是廚房裏悶人的熱，她看見長柄鍋裏還放着半片硬玉米餅，就把它抓在手裏，一面吃着一面再去找別的東西。罐子裏還賸一點玉米粥，她等不到盛在盆子裏，就拿一隻長瓢羹舀着吃起來。那玉米粥淡得很，多加鹽纔好吃，但是她餓極了，懶得去找鹽了。她一口氣吃了四大瓢，覺得那裏熱得實在受不住了，這纔一手拿起那殘餘的玉米餅，一手拿起燈，回到穿堂裏來。

她現在想起了應該到樓上去陪伴媚蘭了。倘使有什麼事情，媚蘭是沒有氣力喊人的。可是那個房間她已經在那裏做了這一天的惡夢了，現在要她再到那裏去，實在覺得不耐煩。哪怕媚蘭快要死了，她也不能回去的。總之她是永遠不要再見那間房間了。她把那盞燈放在一個蠟燭臺上，重新回到前廊來。這裏風涼得多，雖則外面的空氣也還是悶熱的。那盞燈散出一個圓圈的微光來，她就在這圓圈裏往頭頂一步臺階上坐了下去，繼續啃着那塊玉米餅。

等到吃完，她的氣力就有些兒回復起來，但是氣力來了，那種刺人的恐懼也同着來了。她遠遠聽見街上有一種呼呼的聲音，可不知道這聲音到底是什麼意思。她什麼也辨別不出，只覺得有一股聲音似乎在那裏一起一伏。她側着耳朵仔細的聽着，一會兒就覺得渾身肌肉都緊張得發痠起來。現在她只盼望聽到一陣馬蹄的聲音，然後就看到白瑞德那雙從不驚惶的眼睛來諷笑她的恐懼。她知道

瑞德一定會送她們到一個地方去的什麼地方呢？她並不知道她也不去管。

當她這樣側着耳朵向市區方面聽着的時候，她看見外邊樹頂上面現出一道薄薄的紅暈來，她覺得莫明其妙她注意的看，見那紅暈愈來愈明了，那黑暗的天空先是變成粉紅，漸漸變成深紅，然後突然看見樹頂上面高高躍起巨大的火舌，她也就從地上一號跳了起來，她的心又砰砰的跳起來了。

北佬已經到了！她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已經在那放火燒城了。那火燄是從市中心起來的，但似乎略略偏東一點，它射得愈來愈高了，愈來愈廣了，剎那之間她眼前的一大片天空都紅了，一定是整條街都着起來了，同時有一點火熱的微風，飄來了一股煙氣。

她急忙跑上樓，鑽到自己房間裏，靠到樓窗口去看，希望看得更清楚一點。一看天空是一片可怕的死灰色，一陣陣的黑煙盤旋着衝了上來，將那緋紅的火燄像濃雲似的籠罩着。現在煙氣比前更濃了，她的心思紛亂地衝到這裏，衝到那裏，一會兒想起那火馬上要蔓延到桃樹街上來，將這所房子燒掉了，一會兒想起北佬兒馬上要衝到這裏來逮她了，她逃到哪裏去呢？她怎麼辦呢？這時似乎一切地獄裏的惡鬼都在她耳朵裏尖聲呼喊，她的腦子慌得不住打迴旋，幾乎要從窗口翻身跌下去，只得急忙抓住窗檯不敢動一動。

「我得想，」她一遍又一遍的告訴她自己，「我得想。」

但是思想老是避開她，只像受驚的蜂雀似的在她心上穿進穿出，始終不肯停住一刻兒。正在意亂心慌，忽聽見一聲震天響的爆炸，比她前幾天聽見的任何礮聲都響些，隨即整個天空都被炸出火了。然後又是幾聲轟然的巨響，連窗上的玻璃也震得瑯瑯作聲，紛紛碎落。

此後爆炸之聲就像連珠礮似的繼續不斷了，剎那之間世界變成了一個充滿着聲音，火燄，震動

的地獄。一蓬蓬的火星射上了天空，然後又從那血紅的雲陣裏懶洋洋地慢慢地落下。她彷彿聽見隔壁房裏有過虛弱的呼聲，但是她不去管她。她現在沒有功夫去顧媚蘭了，除了害怕之外，她什麼事都沒有功夫了。她彷彿還是一個小孩子，現在嚇慌了，急乎要想躲到母親懷裏去，躲開了這種可怕的景象。哦，她恨不得立刻飛回家去了！她恨不得立刻跟母親在一起了！

通過了這種使神經震顫的聲音，她忽又聽見了另一種聲音，那是一雙被恐懼催迫的腳，三步做一步的奔上樓梯來，同時一個聲音像迷路的獵狗似的一徑喊嚷着原來是百利子回來了。她氣喘吁吁的衝進房，便把思嘉的臂膀一把抓住，指爪幾乎深深掐進肉裏去。

「是北佬——」思嘉先嚷道。

「不是咱們自己人！」百利子一面將思嘉的臂膀抓得更緊，一面喘着氣說。「他們在燒鐵廠呢，還有軍需站、軍糧棧，也都在燒了。哦，天曉得，思嘉姑娘，他們把七十列車的礮彈跟火藥一齊都燒掉了呢。哦，耶穌，咱們怕也都要給燒了！」

說着她愈加哭嚷得厲害，同時把思嘉的臂膀也愈加掐得厲害，把個思嘉痛得尖叫起來，連忙甩開她的手。

原來北佬還沒有來，要走還來得及的！於是她把全身的氣力重新鼓起來。

「我如果不鎮定些，」她想，「我就要像一頭貓兒似的叫起來了！」同時她看見百利子嚇得那麼厲害，自己倒反覺得膽壯了。她便抓住了百利子的肩膀，將她狠狠地搖着。

「你不要說這種胡話罷，頭腦要放得清楚些。北佬還沒有來呢，你這傻子！你看見過白船長嗎？他怎麼說他要來嗎？」

「百利子不壞了，但是她的牙齒還是在打戰。」

「是的，奶奶，我後來找到他了，不錯，他是在酒吧間，他——」

「不要管他是哪裏找到的罷，他來不來？你告訴他帶馬來沒有？」

「天曉得，思嘉姑娘，他說咱們的兵大爺把他的馬跟馬車拿去，做救護車去了。」

「阿呀，我的上帝！」

「可是他要來的——」

「他怎麼說呢？」

這時百利子喘息定些了，也不那麼慌張了，只是一雙眼珠子還是不住的打滾。

「是這樣的，正像你說的，他是在酒吧間裏，俺站在外邊喊他，他就出來了，俺剛要跟他說話，兵大爺就把得揆貳街上一家店舖放起火來了，他就說來罷，他就一把拉住俺的手，帶俺跑到五尖頭，他就說，什麼事？你說罷，快點兒說，俺說你說的，白船長，請你趕快來，把你的馬跟馬車也帶來，媚蘭姑娘養了一個孩子了，你未發瘋似的好逃，逃出城去，那末他說，她打算跑到哪兒去呢？俺說，俺不知道，先生，可是你要等北佬沒有來的時候就逃走，並且要他陪你走，那末他笑了，他說他們拿他的馬走了。」

思嘉聽見最後這個希望達不到，心就沈落下去了，她也真是憐，爲什麼沒有想到軍隊撤退的時候一定要把所有車輛馬匹都帶走的呢？剎那之間，她覺得麻木了，不能再把百利子的話聽下去了，但是她竭力振作起來，要聽完她的報告。

「那末他又說，叫思嘉姑娘放心罷，俺去替她到軍隊裏去偷一匹馬來，要是還有馬剩下來的話，他又說，偷馬是俺向來偷慣的，去告訴思嘉小姐，說俺就是鎗斃了，也要替她偷來的，那末他又笑了，又說，趕快回去罷，俺剛要走，轟轟炸起來了，俺嚇得要死，他說不要怕，這不要緊的，這是咱們自己人炸火，藥免得北佬來要拿去——」

「你想他會來嗎？他會去偷馬嗎？」

「他這麼說的。」

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只要還有法子可以拿到馬，瑞德一定拿得到。瑞德是能幹人呢。只要他能夠帶她逃出這地獄，她就什麼都可以饒恕他了。逃這是多麼有興頭的事，而且有瑞德在旁邊，她就可以不怕了。瑞德會得保護她們的，真要謝謝上帝呢！她既有了一線的希望，便動手幹起實際的事來。

「去把衛德叫醒來，給他穿好衣裳，把我們的衣裳也檢幾件出來，拿一隻小箱子裝着，你暫時不要對媚蘭說我們要走的話。現在還早，可是把那孩子拿兩條厚毛巾包起來，並且給他帶幾件衣服。」

那時百利子還是牢牢抓住思嘉的衣裾，一雙眼睛就只看見眼睛白。思嘉將她狠狠的一推，馬上把她的手甩脫。

「趕快去。」她喊道，百利子就像一頭野兔似的跑走了。

這時思嘉纔想起了媚蘭，她知道這大半天媚蘭聽了那不斷的轟聲，看了那天空的火光，一定嚇昏過去了，自己快該去安慰她一下了。

但是她仍舊還鼓不起勇氣回到那間房裏去。她先跑下樓，想要把白蝶姑媽留在家裏的一點磁器和銀器收拾一下。但是她到飯廳裏的時候，她的手抖得非常厲害，竟把三隻盆子落在地上打碎了。她跑出廊子裏來聽了聽，沒有動靜，這纔又回去，卻又把那些銀器叮玲噹噹的撒了一地。本知怎麼的，她一雙手碰着什麼都會摔落地下去。後來連她自己的人也滑了一滑，栽倒了，但是她一唬就跳了起來，彷彿並不覺得痛。她聽見樓上的百利子在那裏奔馬似的跑來跑去，心裏又光起火來，因為她覺得那種跑聲是毫無目的的瞎跑。

她到前面廊子上來一共聽了十二次，但到第十二次上就不再回飯廳去了。她索性坐在廊子上專心聽着，因為她覺得自己正在盼望瑞德的時候，心裏跳得非常之厲害，要理東西反正是理不了的。但是瑞德怎麼還不來的呢？她好像已經等了幾個鐘頭了，及至好久，方纔聽見遠遠有一種沒有塗油的輪軸的吱吱嗚嗚聲，以及隱隱約約的慢吞吞的馬蹄嗚嗚聲。爲什麼不快些呢？他爲什麼不讓那馬兒小跑着來呢？

那聲音漸漸近來，她就一蹶從地上跳起，高聲叫着瑞德的名字。隨後她就看見一個朦朧影子從一輛小小的載貨車上跳下來，接着大門上的門門喀嚓一下響，那個影子漸漸移近來了，及至移到燈光裏，方纔明明白白，看出是瑞德。他身上的衣服仍舊是那麽漂漂亮亮，彷彿要去跳舞會一般，是白麻紗的外褂和褲子，灰色水袖有着鑲繡的背心，胸口上還像打着縐綢的一頂闊簷巴拿馬帽子歪歪的搭在一側，褲帶上掛着兩枝象牙柄的長筒決鬪手鎗，衣裳口袋裏飽飽裝着兩袋的彈藥。

當他從石徑上走上來時，他的步子有勁得像個野蠻人，他的腦袋挺得像個異教國的王子。那黑夜的危險對於思嘉是莫大的恐慌，對於他便成了一種興奮劑了。他那黝黑臉上帶着一種勉強掩飾的凶暴和殘忍，倘使思嘉在腦子清楚的時候看見了，早已不知嚇到什麼樣子了。

他的黑色眼睛不住跳舞着，彷彿覺得這樣的事情很好頑，又彷彿以爲那震天響的聲音和半天焦的紅光都不過是嚇嚇小孩子的。當他踏上臺階時，思嘉就搖搖幌幌的迎了上去，她的面孔是雪白的，她的綠色眼睛裏冒着火。

「晚安。」他一面囑的一下脫下了帽子，一面用拖長的聲音對她說。「我們碰到好天氣了，聽說你要出去旅行一趟了。」

「你如果還要說笑話，我就永遠不同你開口了。」她用顫抖的聲音說。

「你不見得是驚嚇了罷！」他故意裝出吃驚的樣子而且那麼怪形怪狀的咧着嘴，使得思嘉恨到幾乎要把他推下臺階去。

「是的，我驚嚇了！我是嚇得要死了，而且你若是具有上帝給與一頭山羊的那麼點意識，你也應該驚嚇的，可是現在不是我們談空話的時候，我們必須要離開這裏纔是個道理。」

「遵命，遵命，太太，不過你太太打算到哪裏去呢？我現在到這裏來是帶着一肚子好奇心而來的，我要來請教請教你到底要到哪裏去，你不能往北，也不能往東，也不能往南，也不能往西，四面八方都是北佬了，現在只有一條路還沒有給北佬拿去，我們自己的軍隊就是從這條路上撤走的，而且這條路可以通行的時間也不能長久，李將軍的騎兵隊現在鬍鬚村那邊打後衛，到了這裏的軍隊撤完之後，他就不能支持了，那條路終於也保不住了，你如果跟着軍隊往麥唐，那條路走，他們就要把你的馬拿了去，這匹馬雖則不像個樣兒，我可是費了大勁纔偷到手的，那末你到底到哪裏去呢？」

她站在那裏抖着，聽着他的話，差不多沒有聽見什麼，但是給瑞德這麼一問，她就突然記起自己是要到哪裏去了，因為她只有一個地方可去。

「我要回家去，」她說。

「回家你的意思是說陶樂不是？」

「是的，是的，到陶樂去，瑞德，我們得趕快了！」

他對她看了看，彷彿她是昏了神似的。

「陶樂？我的天，嘉，你不知道他們一逕都在鍾比坡打嗎？鬍鬚村上下十哩都在打，已經打進鍾比坡街市上去了，現在陶樂恐怕已經滿是北佬了，整個區裏都是北佬了，雖則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在哪裏，但總在那一帶地方，總之，你是不能回家的，你決不能打北佬的軍隊裏穿過去！」

「可是我要回家呀！」她嚷道，「我要回家呀！」

「你這小傻子，」他的聲音急促而粗糙，「那條路你不能走的，即使你不遇到北佬，那些樹林裏面也到處都是潰兵和逃兵，而且我們的軍隊也還有不少正從鍾氏撤退下來，他們跟北佬沒有兩樣，也要搶走你的馬的，你的唯一機會就是跟我們的軍隊往麥唐那那條路去，並且還得天保佑，他們在黑暗裏看不見你，陶樂你決不能去，即使你到得那裏，怕也已經燒得精光了，我決不讓你，你這簡直是發痴。」

「可是我要回家呢！」她大嚷道，她的聲音漸漸提高成一種尖叫，「我非回家不可！你不能阻止我！我要回家！我要我的母親！如果阻止我，我就跟你拚命！我非回家不可！」

她一面這麼一連串的嚷着，一面眼淚就直滾下來，隨即她拿拳頭捶着他的胸口，又直着喉嚨尖叫道：「我非回家不可，哪怕一路跑回家去也是情願的！」

突然的，她在他的懷裏了，她的淚水縱橫的面頰貼在他的燙得鐵硬的襯衫縐襴上，她的拳頭在他的胸口上停着，他的手溫和地撫慰着她的亂髮，他的聲音也很溫和，溫和而且安靜，一點兒沒有嘲諷的調子，簡直不像白瑞德的聲音了，同時他的呼吸裏面含有白蘭地煙草和馬的氣息，使她感覺到一種安慰，因為這種氣息常要使她想起自己的父親來。

「喂，喂，親愛的，」他溫和地說，「你不要哭，我讓你回家就是了，你不要哭。」

她覺得有一點東西碰一碰她的頭髮，彷彿是他的嘴唇，她覺得他現在非常的溫柔，非常的使人安慰，巴不能夠永遠這麼躺在他的懷裏，她覺得有這樣強壯的臂膀摟抱着她，一定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傷害她的。

他向他口袋裏摸了摸，取出一條手帕來，擦了擦她的眼睛。

「現在你像個好孩子擤了擤鼻子。」他命令道，他眼睛裏露出一絲的微笑。「擤好了對我說怎麼辦。我們的確應該快些行動了。」

她順從地擤了鼻子，身上還是發抖的，但是她想不出叫他怎麼辦。他看見她的嘴唇抖得那麼厲害，她的眼睛那麼無可奈何地看着他，便只得先開口了。

「衛太太養了孩子了嗎？現在要移動她是很危險的——要拿那部歪歪倒倒的貨車載她走二十五哩路是很危險的，我們不如將她留給米太太罷。」

「米太太不在家裏，我不能丟開她的。」

「好罷，那末她也一塊兒上車去，那個傻小媳婦哪兒去了？」

「在樓上理箱子。」

「箱子？車裏是什麼箱子，都裝不了的，你們這許多人已經快要裝不下，而且它那幾個輪子是等不到你去鼓勵它就要跑開的了，你叫一聲她，叫她找一條頂小頂小的鴨絨被來，墊在車裏去。」

思嘉仍舊還不動，他將她的臂膀牢牢抓住，於是他身上所有的活力似乎流到她身上去了，她恨不得自己也能像他那樣的冷靜，那樣的行所無事！他將她推到穿堂裏，但是她仍舊站在那裏不動，只是沒奈何地對着他呆呆的，看着他，他於是把嘴唇瞥了一瞥，嘲諷她說：「難道這也算得一個不怕上帝不怕人的女英雄嗎？」

說着他哈哈大笑起來，當即放開了她的臂膀，她被他笑呆了，只對她骨碌着一雙眼睛，心裏暗暗的恨他。

「我並不害怕，」她說。

「還說不害怕呢，再過一會兒你就要暈過去了，我可沒有帶着通關散哪。」

她只沒奈何地蹬着腳，因為她再也想不起別的什麼該做的事來了。及至過了好一會，她纔默不作聲地拿起一盞燈，動身上樓去。她在她後邊緊緊的跟着她，聽見她一路吃吃的暗笑。這聲音挺起了她的脊骨。她跑進衛德的房間，看見衛德坐在百利子懷裏，穿好一半衣服了，正在那裏靜靜地打呢。百利子一面給他穿衣服，一面抽咽着。衛德牀上的鴨絨被是頂小的，她就叫百利子拿下樓去，拿到車裏去墊起來。百利子便放下衛德，拿了被頭下樓去了。衛德也跟她下樓，他的打呢倒給混忘記了。

「來罷，」思嘉說着，轉到媚蘭房門口，瑞德手裏拿着帽子跟着他。

媚蘭靜靜地躺在那裏，被頭一直蓋到下巴頰兒底下。她的面色死一般的白，但是她那陷人而有黑圈的眼睛是很清朗的。她看見了瑞德，並不現出驚異的樣子，只不做當然的事情一般。她嘗試要笑，但是那笑沒有到嘴角就消失了。

「我們要回家去了，回到陶樂去了，」思嘉急忙對她解釋說。「北佬快要來了呢。瑞德會送我們去的。我們現在沒有別的法子了，媚蘭。」

媚蘭虛弱地點了點頭，並且向那孩子做了做手勢。思嘉急忙將孩子抱起來，拿一條厚毛巾將他匆匆的包着。瑞德就向她牀邊走去。

「你不要怕，我會得當心的，」他一面將她兩邊的被頭塞緊，一面對她說。「你試試看，拿臂膀攀牢我的頸梗罷。」

媚蘭嘗試擡起半身來，但是馬上又倒下去了。瑞德只得彎下身去，將一隻臂膀插進她頸梗底下，還有一隻臂膀托住她的腿彎子，輕輕地舉起她來。她並不嚷，但是思嘉看見她在咬嘴唇，面色也越發白了。思嘉把燈擎得高高的照着瑞德，正要向門口走去，却見媚蘭向牆壁上做了一個虛弱的手勢。

「要什麼？」瑞德輕輕地問道。

「請你，」媚蘭一面輕輕地說着，一面嘗試拿手指了指，「察理。」

衛德低下頭把她看了，當是她神志不清了，但是思嘉已經懂得她的意思，便覺得很是懊惱。她當媚蘭是要察理的相片。

「請你，」媚蘭又低聲道，「那把刀。」

「哦，好的，」思嘉說，及等她把瑞德照下了樓梯，她就回轉去解下那把指揮刀和一條手錶帶。這時她想起自己一手抱着個小孩，一手拿着那兩件東西，一定是怪形怪狀了。她又想起媚蘭不怕死，也不怕北佬來，還能顧到察理的東西，真是別人及她不來的。

當她拿下察理那張相片的時候，她瞥見了察理的面孔了。他的褐色大眼睛和她自己的眼睛接觸了一下，使她不自覺站住了對她審視起來。這個人曾經做過她的丈夫，曾經跟她同牀共枕過幾個晚上，曾經留給她一個兒子，眼睛也像他自己那麼的溫柔而褐色。然而現在她差不多已經記不起他來了。

她懷裏的小孩揮舞着他的小拳頭，像小貓一般叫起來，她就低下頭對他看了看。現在她纔想起了這是希禮的孩子，可惜不是她自己同希禮生的，如果是她自己同希禮生的多好呢！

百利子蹦蹦跳着上樓來，思嘉就把孩子交給她。於是她們急忙走下樓。那盞燈一路照出了幌盞的影子。走到穿堂裏，思嘉看見了一頂帽子，便一把將它抓了戴在頭上，慌忙結起脖子上的帶子來。這是思嘉帶孝時戴的帽子，思嘉戴起來很不合式，但是她再想不起自己的帽子放到哪裏去了。

她於是步下臺階，走到大門外。媚蘭已經筆直躺在車裏了，衛德躺在她旁邊，然後百利子也抱着子爬上去，在她們的旁邊躺着。

那部車的容量很小，兩邊的車箱板也很低。那幾個輪子是朝裏側的，彷彿一經轉動就馬上要飛

開去一般，思嘉又把那匹馬掠了一眼，不由得她的心立刻沈落下去了，因為那是一匹憔悴不堪的小馬，站在那裏幾乎把頭低到腿縫裏去了。他的脊背上是滿目瘡痍，他的呼吸是像害癆病似的。

「簡直不像一匹馬了，是不是？」瑞德咧了咧嘴說。「你看他差不多快要嗚呼了，但是我費了不少勁兒纔找來的呢。過幾天再把我偷他的詳細情形告訴你，實在險得很，我差一點兒吃了鎗彈！我都是爲了你，纔肯拚着命去做馬賊的，不過只偷得這麼一匹馬來，實在不值得之極，讓我撿你上去罷。」

他從她手裏接過那盞燈，將它放在地上。那部車的趕車位子窄得很，只是一條木板橫擱在那裏。瑞德將思嘉整個抱了起來，一唬送上那木板上去。她一面穿着屁股底下的衣襟，一面暗暗的想，要做一個跟瑞德一般強壯的男人，够多麼有意思呢。現在他有瑞德在身邊，便覺得什麼都不怕了——不管是大火轟聲，北佬，一概都不怕了。

他也爬上了他的坐位和她並排坐下來，把韁繩拿在手裏。

「哦，等一下！」她嚷道。「我忘記鎖前門了。」

他發出了一陣轟然的笑聲，便將韁繩在馬背上揔了幾下。

「你笑什麼？」

「我笑你——笑你想要把北佬鎖在門外。」他說着，那馬就慢吞吞的勉強起步來了。人行道上的那盞燈依然點着，向四周射出一個黃色的小光圈，他們一步步的遠去了，那小光圈便一點點的縮小了。

出了桃樹街，瑞德將馬頭掉向西去，當即進入了一條崎嶇的小道，那車就非常猛烈的顛簸起來，

把個媚蘭顛得不住悶聲的哼着，那小道頭頂拱着陰沈的樹木，兩旁的房屋在沈默裏呈出一片白色的籬笆來，彷彿是墓地裏成列的碑石。但是頭頂的樹木雖密，那天上的紅光和黑煙仍舊可由縫裏透進來。同時那一股煙氣也覺得愈來愈濃，並且漸漸聽見人衆呼喊聲，兵車隆隆聲，以及腳步奔忙聲了。那條小道走完，正要拐過一個彎去，忽然聽見又是一個轟然的巨響，同時一陣怵目驚心的火燄從西邊衝上天空。

「這一定是最後一列軍火車了，」瑞德平靜地說。「我總不懂這一班傻子，今天早上爲什麼不早搬走的那時候還着實來得及呢。現在可苦了我們了。我本打算避開了中區，繞彎兒繞到西南角去的，那就不必衝過着火的地方，也不必衝過得挨忒街上那個瘋狂的羣衆。但是現在聽見美立脫街那邊也在炸了，那裏是我們必須經過的。」

「必須——必須經過火燒的地方嗎？」思嘉顫抖着說。

「若是趕得快還來得及，」瑞德說着，突的從車上跳了下去，向一家人家的院子裏消失了。他回來時，手裏拿着一根小小的樹枝，便向那瘡痍滿目的馬背上殘酷地抽着。那馬拚着命作起一種踉蹌的小跑來，車子便向前直竄而去，同時像簸麥子似的簸了起來。差點兒沒有把車上人擡到車外去。但是她們的頭不住在車板上碰衝着，於是那孩子哭起來了，百利子跟衛德也哭起來了。只是媚蘭沒有一點兒聲息。

當他們將近美立脫街的時候，兩旁的樹木稀疏了，天空的火光因而越發看得清楚，只見一處處着的火頭從屋頂上不住衝起，把四周圍照得比白晝還要光明，同時一陣陣的濃煙發狂似地四處飄蕩着，像似一個波濤洶湧的怒海上飄蕩着無數將沈的船帆一般。

思嘉的牙齒打戰着，但她嚇昏了，自己一點兒都不覺得。當時雖然有那猛烈的火光炙着她的臉。

但是她渾身冰冷的抖個不住。她覺得這裏便是地獄，她現在地獄裏了，她如果能够控制自己那雙不住發抖的膝蓋，她就馬上要跳下車來，仍舊從那黑暗的道路上逃回白蝶姑孀家裏去藏着。現在她只得靠緊瑞德的身上，拿顫抖的手指抓住他的臂膀，眼睛看着他，希望他給她一句說話，給她一點安慰。其時瑞德浴在那地獄的紅光裏面，他的黑暗的側影分明像個古錢幣上鏤着的人頭，美麗殘忍而頹廢的。他一經覺到了她的手，便將臉朝着她，那一雙眼睛裏也冒出烈火，跟他們面前的真火一樣可怕。照思嘉看起來，他當時的神氣是充滿着奧致和侮蔑，彷彿他對於當前的局勢感到極大的樂趣，又彷彿對於那迫在面前的地獄表示歡迎一般。

「這裏」他把一隻手放在他皮帶上的一枝長筒手鎗說。「你不管他是黑人白人，如果有人走近車邊來嘗試搶我們的馬，你就開鎗，開殺了他再說話。可是你要鎮靜些，千萬不要把自己的馬開殺了。」

「我——我也有一枝手鎗，」她低聲說着，將那手鎗十分矜持地坦住了放在懷裏，生怕臨到緊急的時候，自己會嚇得拔不動鎗機。

「你也有嗎？是哪裏拿來的？」

「是察理的。」

「察理？」

「是的，察理——我的丈夫。」

「你難道真的有過一個丈夫嗎，親愛的？」他低聲的說着，就嘻嘻的笑了起來。怎麼他還要開頑笑呢！怎麼他還不趕快走呢！

「那末你當我的孩子哪裏來的呢？」她凶狠狠地嚷道。

「哦，那是有別的方法的，不一定要丈夫——」

「你不要作聲趕快走好嗎？」

但是他快到馬立脫街的時候，就在一個還未著火的堆棧的陰影裏突然勒住馬韁了。

「趕快啊！」這是她心裏唯一的一句話了，「趕快啊！趕快啊！」

「有兵來了！」他說。

正說時，便見那邊有一個分隊，通過馬立脫街的火街迎面而來，身上亂七八糟的背着鎗，也有正的，也有倒的用前進的步子走着，都已疲倦得不能再走快了，疲倦得連兩邊的火星和濃煙朝他們不住撲來也顧不得了，他們身上都穿得破破爛爛，破爛到軍官和兵士一點兒沒有分別，多數是光着腳的，又有不少拿繃帶包着頭，或包着臂膀，他們都目不旁視的走着，口裏都默不作聲，若不聽見那均勻的步伐，我們竟可以把他們當做一羣鬼。

「你仔細看一看罷，」瑞德對她低聲說，「將來也好跟你的孩子們談談，說你親眼看見過這個光榮主義的後衛的撤退。」

她聽見這話，突然的恨起他來，恨得把恐懼也忘記了，她明明知道她自己跟車後那幾個人的安全都繫在他一個人身上，但是她恨他，恨他不應該對這破爛的行列加以這樣的嘲笑，她想起了已死的察理，想起了或也已死的希禮，想起了其他許多正在墳墓裏腐爛的青年人，因而覺得瑞德不該講這樣的風涼話，但是她忘記了自己也曾有一次把這些人認做傻子的，當時她說不出話來，只拿一雙充滿着憎恨和嫌惡的眼睛對他瞪視着。

當這行列快要走完的時候，後隊裏面有一個拖着鎗走的小孩子，實在走不動了，只得站住了對他的同伴呆呆看着，他的個兒只有思嘉那麼大，身上背的一枝來福鎗差不多跟他的人一般高，思嘉

看他的年紀至多不過十六歲，一定是自衛隊的隊員，或者是什麼學校裏逃出來的小學生。

思嘉正注視時，那孩子忽然兩腿大抖了一陣，往塵埃裏倒下去了。隨即有兩個兵士從後隊裏跑出來，一聲不響的趕到那孩子身邊，其中有一個高個兒的瘦子，一部鬍子一直掛到皮帶上，便一聲不響的仆下去解了那孩子的鎗，跟自己的鎗一同交給另外那一個，隨即將那孩子一把抱了起來，一嘍駝在自己肩膀上，慢慢跟在那行列後邊走去。那孩子在他肩膀上拚命的掙扎，口裏喊道：「放下來罷，你這天殺的放下來罷，我自己會走的！」

那個長鬍子並不睬他，拐過一個彎兒不見了。

瑞德靜靜的坐在那裏，讓手裏的馬韁鬆放着，不轉眼的注視着他們，黝黑臉上現出了一種陰鬱的神色。這時附近忽然起來一陣爆炸聲，思嘉擡頭一看，看見她們旁邊那一所堆棧的屋頂已經噴出一股火來，隨即就烈燄衝天而起。一陣陣濃烈的煙氣向她們臉上不住的猛撲，德德跟百利子都啞啞的大嗽了，那個小娃娃在那裏輕輕打着噴嚏。

「哦，瑞德，你發痴了嗎？趕快呀！趕快呀！」

瑞德也不回答，只把手裏的小樹枝向馬背上狠命的一抽，便使得那馬直躡着向前駛去，一會兒就穿過馬立脫街了。再向前去便是一條通到鐵路軌道去的很狹的短街，兩邊房屋都已起了火，成了一條非常危險的火街了。但是他們仍向火堆裏直衝進去，那火光像十二個太陽那麼亮的炫耀着她們的眼睛，灼人的熱氣煎炙着她們的皮膚，兵兵嘖嘖的聲音震盪着她們耳朵。在這裏面彷彿掙扎了一個無窮的永劫，這纔突然脫離了火海，重新進入一種半明半暗的空氣中。

於是她們越過了鐵軌，繼續向前駛去。瑞德不時將那樹枝在馬背上機械地抽着。那時他的面孔放得很嚴肅，但是心不在焉似的，彷彿已經忘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他的闊肩膀向前僵着，下巴頰

兒翹起來，像似心裏在想什麼不愉快的事，剛纔他受到的那一陣熱氣已經使得他額頭上面頰上都淌汗了，但是他不去擦它。

他們通過了一條小街，又是一條小街，轉灣抹角的不知轉了多少處，直弄得思嘉連方向也辨不清了，只覺得那著火的地方已經遠遠的撇在後面。瑞德仍舊不開口，他只規律地將馬一鞭一鞭的抽着，現在天空的紅光也退了，路上非常黑暗，非常可怕了，思嘉巴不得他開口說些話，不論什麼話，就是嘲笑她，侮辱她，使她觸心的話也是歡迎的，但是瑞德始終不開口。

不過他無論開口不開口，她都要謝謝天，有他在這裏總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因為她在這樣萬分危險的境地，幸虧有一個男人在身邊，可以去靠在他身上，感覺到他那強壯臂膀的精力，可以替自己擋住那不可名狀的恐怖，那末即使他光光坐在這裏瞪眼睛也是好的了。

「哦，瑞德，」她摟住他的臂膀低聲說，「現在我們要是沒有你怎麼辦呢？幸虧你沒有到軍隊裏去呢！」

瑞德旋轉頭，對她看了一眼，使得她立刻放開他的臂膀，將身子縮了回去。現在他眼睛裏並沒有嘲諷了，它們是赤裸裸的，其中含有忿怒，以及一點類乎惶恐的東西，但是他將嘴唇瞥了瞥，又把頭朝開去了，就像這樣，她們一聲不響的走了許久許久，只有那孩子的微弱啼哭聲和百利子的唏噓聲，把聲打破了靜寂。後來思嘉覺得那種啜泣聲聽得實在不耐煩了，便掉轉身子將百利子狠狠的搽了一把，直搽得她鷄貓子喊叫起來。

末了，瑞德將車向右拐過一個彎，不多會兒就到了一條較廣闊較平坦的路上，兩邊房子的朦朧影子越來越開闊，道旁樹木也像高牆壁似的綿延不斷了。

「現在我們已經出了城，」瑞德勒住了韁繩簡單地說，「到了上蘇斯村去的大路上了。」

「趕快走！不要停呀！」

「你也讓那馬轉一口氣啊。」然後他朝她慢慢地問道：「思嘉，你仍舊決心要幹這種瘋狂的事嗎？」

「什麼事？」

「你仍舊要想回到陶樂去嗎？這是自殺呢！李將軍的騎兵隊跟北佬的軍隊正在這條路上打。哦，親愛的上帝！怎麼他冒過了這麼一天的大險，難道現在又不肯送她到陶樂去了嗎？」

「哦，是的，我要去的，請你，瑞德，我們快一點兒罷！那馬並沒有疲倦。」

「稍等一會兒，你聽我說，你是不能從這條路到鍾氏坡去的，你決不能沿着鐵路走。從鬍鬚村往南，他們整天都在鐵路線上打，你想想看，除了通過鬍鬚村或是鍾氏坡，再有沒有什麼車路或是小路可以到陶樂去的？」

「哦，有的。」思嘉像得救似的嚷道，「我們只要能夠走到鬍鬚村近旁去，我知道有一條車道，從鍾氏坡的大路上岔開去，繞了好幾哩路的彎兒的。爸爸跟我常常在這條路上騎馬，它一直通到麥家的地面，從那裏到陶樂就只有一哩路了。」

「那好，也許你可以平安通過鬍鬚村的，因為今天下午李將軍在那裏掩護退卻，也許那裏已經沒有北佬了，只要李將軍的兵不把你的馬搶去，也許你可以通過那裏。」

「我——我通過那裏？」

「是的，你。」他的聲音很粗糙。

「可是瑞德——你——你不送我們去了嗎？」

「是的，我這就要離開你們了。」

她愕然的四下看了看，看了她們背後那片豬肝色的天，看了她們兩旁那些森豎的樹木，看了車後那幾個吃驚的人影，末了纔看到瑞德身上，難道他發了瘋了嗎？難道她自己聽錯話了嗎？

他現在咧起嘴來了，在那朦朧之中，她剛剛可以看出他的雪白的牙齒，以及他眼睛裏向來有的那種嘲諷。

「離開我們你要——你要到哪裏去？」

「我要跟軍隊一同走了，親愛的姑娘。」

她聽了這話，一面放下一個心，一面又覺得懊惱，他爲什麼偏要檢這時候來跟她開頑笑呢？瑞德會到軍隊裏去嗎？他向來是罵人家傻子的，向來是說傻子纔會去打仗，聰明人是要趁此發財的！

「哦，你爲什麼要嚇我呢！我們快走罷！」

「我並不是跟你開頑笑，親愛的，而且我傷心極了，我抱着這麼英勇的犧牲精神要跟軍隊走，怎麼竟不蒙你的賞識！你的愛國心哪裏去了？現在正是你的絕好機會，可以對我說持盾而回或是臥盾而回的話了，可是你要快些說，因爲我還有一番激昂慷慨的演說要發表呢！」

她聽了他這番話，覺得他明明是跟她開頑笑的，同時也是跟他自己開頑笑，你聽他滿口的愛國心呀，盾呀，激昂慷慨的演說呀，當然決不會是認真的，就是他說現在要離開她們的話，也實在不可思議，你想在這麼半夜三更，這麼空曠無人的大路上，車裏是一個將死的女人，一個纔養的娃子，一個蒙昧無知的小黑女，一個驚惶失色小孩兒，他怎麼能忍心撻下她們，讓她們自己去衝過一片戰場，去到潰兵或是北佬裏面冒險呢？

她還記得自己六歲的時候，有一次從一根樹上摔下來，直挺挺的仆倒地上，曾經停止了一段時間的呼吸，現在她看了看瑞德，又感覺到那一段停止呼吸期間的感覺了，有點兒麻木，也有點兒惡心。

「瑞德，你是說得頭的罷！」

她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不覺眼淚跟雨點一般洒在他的手腕上。他拿起了她的手，將它放在唇邊輕輕親了親。

「你是自私自利到底的，是不是？你只顧自己的寶貴身體，便不管聯盟州的死活了。你要想想看，我到了第十一點鐘纔加入我們軍隊裏面去，我們的軍隊曾得到多麼大的一個鼓勵呢。」他的聲音含有一種惡意的溫柔。

「哦，瑞德，」她哭道，「你怎麼能用這種態度來對付我？你怎麼能忍心丟開我呢？」

「你問爲什麼？」他笑道，「這也許是因爲我們南方人大家應該有的那種潛伏感情終於發動了。又也許——也許因爲我覺得慚愧了，誰知道呢？」

「慚愧！你真是該慚愧死呢。把我們大家丟在這裏不管了，叫我們一點兒沒有辦法——」

「親愛的思嘉！你是不會沒有辦法的。凡是像你這麼自私自利而且有決心的人都決不會沒有辦法。北佬如果逮到你，那真是上帝保佑他們了！」

說着，他從車上跨了下來，她正惶惑地對她看着，他已經透過她這邊來了。

「你下來罷，」他吩咐道。

她對他瞪視着，他便粗魯地伸上臂膀去，將她一把抱住，抱到地上來。隨即他牢牢抓住她的臂膀，將她拖出幾步路外去。她覺得鞋裏有沙子和碎石截着她的腳。沈靜而悶熱的黑暗像一個夢似的包裹着她。

「我並不是要請求你的了解或是饒恕。你即使給了我了解或是饒恕，我也看得一錢都不值，因爲我對這一種白痴的行爲，連我自己也不能了解不能饒恕。我自己也深覺懊惱，爲什麼我還保留

着這許多的吉訶德主義呢！然而我們的兩方確是需要每一個人都替它效力我們那位勇敢的白狼州長不是也說過這話嗎？這也不必去管他，總之我是要去打仗去了。」他突然大笑起來，是一種毫無顧忌的響亮的笑，連那樹林裏的回音也被它驚動了。

「親愛的，你要知道，我是愛你的，實在比愛榮譽還要愛的。這話聽起來又像是奉承你了，但是我確實是愛你，雖然我上個月在你廊子上說過那樣的話。」

他那拖長的聲音具有一種撫慰的能力，同時他拿一雙強壯而溫熱的手在她的裸露臂膀上一路撲上去，也使她感到非常的舒適。「思嘉，你要知道，我之所以愛你，是因為我們兩個人很相像的緣故；我們都是叛徒，都是自私自利的匪類，我們只要自己得到安全，得到舒服，哪怕世界打翻了也不去管它的。」

他的聲音從黑暗裏繼續響出來，她耳朵裏也灌進了一個個的字音，卻得不到它們的意義。她一心只在嘗試把握那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只在考慮他要丟開她們走了那一樁事實，她心裏不住在說着：「他要走了，他要走了！」但是她的情緒絲毫都不動。

然後，他的臂膀圍住她的腰和肩膀了，她就覺得他大腿上的堅硬肌肉抵上了她的身體，他外褂上的鈕釦印入了她的胸膛，立即有一股迷惘和驚恐的熱烈情潮泛濫過她的全體，從她心裏把時間、空間、情境等等的觀念一齊掘去了。那時她已變成一個破布所做的洋娃娃，溫軟、虛弱、而無能為力，只覺得他那支持着她的一雙臂膀使她非常的舒適。

「你對於我上個月對你說的話還是不願改變心理嗎？照理說起來，危險和死應該是最能够激動人的，請你發一點愛國心罷，思嘉，你請想一想一個兵士要去死的時候，你是應該拿怎樣美麗的紀念去送他的。」

於是他跟她親嘴了，他的鬚鬚戳着她的嘴脣了，他這個嘴是親得那麼的從容不迫，彷彿那邊的長夜都可以供他作親嘴之用一般。察理從來沒有跟她親過這樣的嘴，湯家高家那些孩子跟她的嘴，也從來沒有像這樣使她一陣熱一陣冷一陣顫抖的。他在她嘴脣上親了一會，然後將她的身體推開一點，一路從嘴脣上親到喉頭上，再從喉頭上親到胸脯上。

「有趣，」他低聲說，「有趣。」

她突的看見那車子的朦朧影子，聽見衛德的顫抖哭聲了。

「媽！衛德怕！」

經他這一喊，她那個迷濛恍惚的心突然的清醒過來，也突然的害怕起來了。瑞德要丟開她走了，這天殺的流氓！他要走了還不算，他竟敢乘人之危，在這荒郊曠野之中來將她這麼侮辱，來對她說這種不要臉的話兒！於是忿怒和憎恨交併而來，立刻挺硬了她的脊骨，她便將身子猛力一扭，掙脫了他的摟抱。

「哦，你這流氓！」她一面喊，一面心裏不住砰砰的跳着，想要找些更惡毒的名詞來罵他，可是一時想不出。「哦，你這下流氓，你這懦夫，你這討人嫌的臭傢伙！」然後，她因想不出更惡毒的話來，一口氣終於未出，便抽出她的一條臂膀來，使盡了腳尖的氣力，向他臉上狠命的一個巴掌。他向後退了一步，立刻伸手到臉上去按着了。

「哦，」他靜靜地說了這聲，以後兩個人就面對面的站在黑暗裏，半晌沈默無聲了。她只聽見他的沈重的呼吸，也聽見自己的喘息一點點加緊起來。

「他們是對的！大家都對的！你簡直不是個上等人！」

「我的親愛的孩子，」他說，「這話不充份得很呢。」

她知道他又在笑了，心裏便如刀戳的一般。

「你滾罷！即刻就滾罷！我永遠不要再見你的面了。我希望大鐵筆正打在你身上。我希望鐵彈把你打成百萬片。我——」

「不必說下去了。我一概遵命就是了。但是當我死在國家祭壇上的時候，我希望你的良心會得刺傷你。」

她聽見他笑着走開去，又回到車子那邊去了。她看見他站在車旁，聽見他在說話，他的聲音變了，變得很客氣而尊敬，因為他對媚蘭說話一向是這樣的。

「衛太太呢？」

百利子的驚惶的聲音從車裏回答出來。

「天曉得，白船長媚蘭姑娘在後邊暈過去了。」

「她沒有死罷？呼吸有沒有的？」

「是的，她還有呼吸的。」

「那末讓她暈過去倒是好。如果她是清楚的話，我怕她要吃不住這許多的苦痛了。你要替她當心些。這兒有一張鈔票給你，你以後做事不要再這麼傻頭傻腦了。」

「是，先生，謝謝你。」

「再見，恩嘉。」

她知道他已經朝轉身來對着自己了，但是她不開口，憎恨塞了她的說話了。他的腳踩過碎石路時，喀喀地響着，她看見他的闊肩膀向黑暗裏漸漸地遠去，一會兒就消失了。她便慢慢回到車邊來，她的兩膝蓋不住簌簌地抖着。

她總覺得不懂，瑞德爲什麼要走呢？他向來是反對戰爭的，向來說那些參加戰爭的人都是傻子，現在他自己爲什麼要去呢？而況他本來很是安全富有而舒適，無論如何不必自己去找死，但是他竟去了，竟把她撇在這黑暗裏不管了！

她現在已經想出許多惡毒的名詞來可以罵他，但是來不及了，他去遠了，她於是將頭伏在那馬的頸梗上哭着。

第二十四章

從頭頂樹枝裏篩下來的早晨的陽光將嘉曬醒過來。其時她拘攣着睡在那裏，已經睡僵了手足，驟然一醒過來，竟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了。那陽光照得她眼睛也睜不開，底下的車板硬幫幫的戳痛她的肉，兩條腿上又給一件沈重的東西壓瘦了她，勉強坐了起來，一看腿上壓着的正是衛德，蘭媚一雙光着的腳板差不點兒攔在她面孔上了。百利子像一頭黑貓兒似的盤在一隻角落裏。那個娃子就塞在她跟衛德之間。

一會兒她就完全清醒過來，當即坐直了身子，急忙向四周圍看了看，謝天謝地，並沒有看見北佬原來她這個藏躲的地方還未被人家發覺。於是她把昨晚的事情一一回想起來。自從瑞德去後，她就將車子繼續向前趕去，可恨那條路上滿是很深的車轍，跑起來十分顛簸，有一次一個輪子陷入了一條深溝，那馬再也拉它不起來，只得她跟百利子跳下車去將輪子拚命擡起。有時聽見了近處有兵士的腳聲，也不知是友是敵，就得慌忙把車子趕到旁邊田裏或是樹林裏去躲着。當這時候，她總提心吊膽的抖個不歇，生怕誰要咳一聲嗽，或是衛德打一個呃，就要把那些兵士引了來。

如是者走了半夜，終於將近鬚鬚村了，那時她看見遠處有星星的營火，原來是李將軍的後衛在那裏等候命令的。她因而不得不打田畝裏邊大圈子走了一哩多，這纔看見那營火遠遠消失在她的背後。於是她迷路了，怎樣也找不到那條通到陶樂去的小車道，直把她急得哭起來。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那馬卻又一跪跪了下去，死也不肯動了，無論她跟百利子怎樣拉着他的籠頭也不起來了。

於是她只得解下馬來，讓他休息一下，同時自己也覺得疲倦極了，便鑽到車後去伸着兩條腿躺

着，一躺下來便覺朦朧矓矓的要睡過去，但還記得媚蘭會用虛弱的聲音向她哀求道：「思嘉，我能喝一點水嗎？」又記得她自己曾經答應她：「沒有水。」大約這話還未說出口，她就睡熟了。

現在是早晨了，周圍的世界非常之清靜而肅穆，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碧綠，又有那金黃燦燦的陽光照着，並沒有敵人或是潰軍在面前。於是她覺得飢餓了，覺得焦渴了，覺得渾身痠痛拘攣了，同時心裏充滿着詫異，想她郝思嘉一向不是溫軟的，被褥睡不着覺的，現在爲什麼要像田裏的作手一般在硬板上睡了一晚呢！

對着陽光眨了一會眼，便把眼睛落到媚蘭身上去。驟然一看，幾乎把她嚇得轉不過氣來，因爲媚蘭靜靜地躺在那裏，面孔雪白的，思嘉當她一定是死了，及至仔細一看，見她胸口還在微微的起伏，這纔放了心。

思嘉將手遮在眼睛上，向近旁再仔細一看，看見面前有一條碎石鋪的車道向路側迤邐而去，這纔知道她昨晚過夜的地方乃是什麼人家前院裏一株樹底下。

「怎麼，這裏是馬家的地面呀！」她心裏這麼一想，便喜得砰砰跳了起來，因爲她希望可以得到朋友的幫助了。

但是一個死一般的寂靜籠罩在那莊院上，草地上的灌木和草都給馬蹄車輾蹂躪盡淨了，連地上的泥土都被翻掘得零亂不堪了。再往裏面看去，那裏還看得見那所白粉高牆的莊宅，就只剩一片長方形的墨黑的焦基，以及兩個同樣墨黑的煙囪，高高豎在一片焦得枯黃的樹葉裏了。

她是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深深吸進一口氣，她一會兒回到陶樂，也是像這樣燒爲平地了嗎？也會像這麼寂靜如死的嗎？

「現在不要去想它，」她急忙告訴自己說，「現在我決不能想，想到這層我又要害怕起來了。」

但是她雖想不害怕，她的心卻不由跳得快起來，而且每一下跳都似乎是在嚙着「家！家！家！快！」

現在她們就得趕快動身了，但是她們先得弄到一點食物和水，尤其是水。她把百利子戳醒了，百利子滾着眼睛四下看了看。

「天曉得，思嘉姑娘，俺當是今天睜開眼睛已經就到了家的，怎麼還在這裏！」

「到家還早呢，」思嘉一邊拿手掠着頭髮一邊說。現在她臉上身上又已給汗濕透了。她覺得自己身上很髒很黏，差不多已經聞到臭氣了。她的衣服已經纏得一塌糊塗，而且她一生一世都沒有覺得這麼疲倦這麼發痠過。她彷彿覺得身上已經沒有肌肉了，略動一動就像針刺一般的痛楚。

她低下頭看看媚蘭，看見她那黑眼睛已經睜開來。那雙眼睛雖則疲倦卻明亮，像害熱病的人一般，周圍圍着一道濃黑的黑圈。她慢慢張開了兩片燥裂的嘴唇，低聲哀求道：「水！」

「快起來，百利子，」思嘉命令道。「我們到那口井那裏去弄點水來。」

「可是，思嘉姑娘，那邊一定有鬼的，如果有人死在那裏呢？」

「你不快下車來，我就要叫你做鬼，」思嘉說，因為她現在沒有心緒跟人家辯論了。

但是她忽然想起那匹馬來。阿呀！我的天！倘如那馬已經死了呢？她想起昨天晚上把他解開的時候，他已經像要死的了。她急忙達到車後，看見那馬橫躺在地上。如果他已經死了，她就要詛咒一會上帝自己也死了。她記得聖經上有人做過這種事情的，詛咒一會上帝然後死。她現在很能體會那個人情感了。但是那馬還活着，在那裏沈重地呼吸，一雙眼睛已經半閉着，但是還活的好罷，大概有一點水也可以救得轉的。

百利子嘴裏不住咕嘟着從車上爬了下來，怯生生的跟在思嘉後面，打那條石徑上走去。那正屋的焦基後面有一排白粉牆的奴隸屋，默默地豎在樹蔭底下。那口井就在正屋跟奴隸屋之間，井上的

轆轤還放在那裏，將水桶深深掛在井底。思嘉讓百利子合着力，將繩子絞了上來，眼前便放着澄澈清涼的滿滿一桶水。思嘉不由分說，立即將桶捧在嘴邊，噙噙有聲地喝了個痛快，直喝得那水漲滿了一身。

後來百利子忍不住開口了：「喂，思嘉姑娘，俺也口乾哪。」這纔使她記起別人也有這需要。

「你解開索兒，把桶子拿到車上去，讓她們也喝一點兒，等她們喝完了，剩下來的都給馬喝，你想媚蘭姑娘該奶孩子了嗎？他要餓了。」

「天曉得，思嘉姑娘，媚蘭姑娘沒有奶呢，過一會兒也不會有。」

「你怎麼曉得？」

「像她這麼的人俺見得多了。」

「你不要再裝內行了罷。昨天媚蘭姑娘養的時候，你是什麼都不懂呢！趕快去罷。我還要去找吃的去。」

她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什麼，及到了果園裏，纔算找到了一些蘋果。這地方也有兵來過，樹上的蘋果是一個也沒有了。她所找到的都是落在地上的，大部分都爛了。他找最好的檢了起來，拿下襪翻過來儘量的裝着。她回到車上來時，一路都有碎石子跑進她的半幫鞋子，戳得她一雙腳怪疼的。她想昨天晚上爲什麼不換一雙全幫鞋子來呢？又爲什麼不把草帽帶來呢？又爲什麼不帶點吃的來呢？她簡直是個傻子了。但是她當時總以爲瑞德一切都會替她布置好的呢。

瑞德！她向地上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因爲就這這個名字也覺討厭的。她恨他極了！她覺得他可鄙極了！但是她還會站在這裏讓他親嘴呢——還像是有點喜歡他來親的呢。她昨天晚上真是發了瘋了！他這人是多麼卑鄙的！

她回到車子旁邊，將蘋果分給大家，餘下來的一總擲在車後。現在那馬已經站起來了，但是這水也不會對他發生多大效力。現在他站在日光底下，比昨天晚上看見的樣子更覺不堪了。他臀部的兩片骨頭像兩把刀那麼豎着，他的肋骨跟洗衣板一般，他的背脊是瘡痍滿目的。思嘉替他駕上車去的時候，簡直怕得不敢碰在他身上。她將籠頭套進他的嘴，纔知道他是差不多沒有牙齒的。他已經老得跟山頭一般了。於是她又恨到了瑞德，他既然要給她偷馬，爲什麼不偷一匹好些的來呢？

她跳上了趕車的座位，將那樹枝向他脊背上抽了一下。那馬哼了一聲，起步走了，但走了非常之慢，她覺得自己隨便跑跑也可以比他快些。於是她恨起車後那些人來了。倘如沒有媚蘭，沒有衛德，沒有那孩子，沒有百利子，她是可以多麼逍遙自在的跑着，三步兩步就可以跑回陶樂見到母親了！

這時她們離開陶樂大約已經不會多過十五哩了，但照這馬這麼的走法，總得整整的走一天，因爲她隨時都得停下來讓他休息休息，還要整整的一天呢。她向那條紅泥路上看了看，彷彿前途還是無窮無盡的。她還得再過許多鐘頭纔能曉得陶樂是否還存在，母親是否還在那裏。她還得再過許多鐘頭纔能結束這個酷日之下的途程。

她回過頭看看媚蘭，看見她對頭頂的烈日緊緊的閉着眼睛，正把她的帽繩子解了開來，將帽子擱給百利子。

「你拿那帽子遮在她臉上，好給她的眼睛擋住陽光。」思嘉向百利子說。然後她記起她自己的頭也是沒有遮蓋的，便想道：「好罷，我有這麼一天，一定滿身痱子長得跟珠雞蛋一般了！」

她自從出世以來，從來沒有不戴帽子不披面罩在太陽裏走過路，從來沒有不帶手套拉過馬繩。誰知她現在竟會坐着這麼一部破車，駕着這麼一匹病馬，身上污穢、汗臭、飢餓、憔悴，而用着這種蝸牛的步伐在走這種荒涼的地面呢！不過是幾個禮拜之前，她還是十分安全的，十分安穩的，不過是幾

天之前，她跟餓狼陀的每一個人，都還以為那個地方決不會失陷的，肇嘉州決不會被侵入的。然而兩個月前從西北角上浮起的那朵小小的雲，竟會擴展成一陣狂風暴雨，再擴展成一陣呼嘯的颶風，橫掃過她的世界，將她掃出了她的安穩的生活，而落入了這種寂寞荒涼的境界中了。

陶樂現在依然無恙嗎？還是也已隨那橫掃過肇嘉州的一陣狂風飄去了呢？

* * * * *

空氣裏是死氣沈沈的。在那下午酷烈的光線裏，每一片熟悉的田，每一叢熟悉的樹，都依然那麼碧綠得可愛，但都非常的寂靜，寂靜得思嘉心裏不由生起恐怖來。她一路經過的人家，沒有一家不是空的，沒有一家不是彈痕累累的，有的就只豎着一根精瘦的煙囪，彷彿替那已成焦炭的殘基在那裏站崗。她們自從早晨動身起，一逕沒有見過一個活的人，也沒有見過一頭活的動物，死的卻是觸目都是——死的人，死的馬，死的騾子，橫七豎八的躺在路旁，都是腫得胖胖的，有成羣結隊的蒼蠅在替他們作掩護。平日她經過這條路時，照例是要聽見遠處的牛鳴和樹頭的鳥唱，現在這些聲音一樣都沒有，就只有前面馬蹄的撲落，撲落聲和後而孩子的嚶嚶低泣聲打破岑寂。

她覺得這樣的岑寂一定是經鬼祟的。她猜想那些幽靜的樹林裏一定到處都是鬼，因為她知道鍾氏坡附近的戰爭已經不知打死幾千人，現在烈日當空的時候，這幾千死人的鬼一定都躲在兩邊樹林裏，正拿血紅的眼睛在窺探她。

「哦，母親母親！」她不自言自語的叫了起來。她恨不得立刻就見到母親，她恨不得上帝替她造成個神蹟讓她立刻飛回陶樂去。她恨不得立刻抓住母親的衣襟，立刻將自己的面孔埋到裏面去。她知道母親是有辦法的。她知道母親不會讓媚蘭和那孩子死去。她知道母親會得趕走一切的鬼和恐懼。然而她早已聽見母親有病了，恐怕母親現在已經死在牀上了。

想到這裏，她又對那可憐的馬狠狠的抽了一下，她們非得趕快不可了，她們像這麼爬行似的已經整整的爬了一天，如果再不快些，恐怕天又要黑下來，又得在外面過夜了，他把馬韁繩勒得更緊，也顧不得自己臂膀的痠痛，不住向馬背上狠命的搥着。

那脫力的馬對於樹枝和韁繩都沒有反應，還是那麼慢吞吞的向前蹣跚着，但是到了晚快邊的時候，她們終於達到這番苦途程的最後一段了，從那車道轉過最後一個彎，她們就重新走上了大路，現在離開陶樂只有一哩了！

面前有一堆野橘樹的籬笆，那就是麥家莊子的起點，再上前一段路，就是他家的柏樹夾道了，思嘉在那夾道口上勒住馬，一直看進裏面去，但只看見一片黑沈沈，什麼動靜也沒有，現在暮色已經漸漸凝聚了，正屋裏和廂屋裏都看不見一點燈光，思嘉眯着眼睛再仔細一看，原來樓上一層已經殘毀了，只見兩個孤零零的煙囪像墓碑似的直豎在那裏，那些七歪八倒的窗戶，便像一隻隻破了珠子的眼睛。

「喂！她用她全身的氣力喊道：『喂！』」

「百利子慌得儘管拖思嘉的衣服，思嘉掉轉頭一看，見她一雙眼睛銅鈴似的在那裏滾着。

「你不要嚷啊，思嘉姑娘請你再不要嚷了！」她低聲的說，她的聲音顫抖着，「你不知道什麼東西回答你的呢！」

「我的天！思嘉想着，便也覺得一陣顫抖通過她全身，「我的天！她這話不錯的，那裏面是不知道什麼東西都會被她喊出來的呢！」

她搥了搥韁繩，又把馬催上前去，麥家這番景象已經把她的最後一絲希望都挖了去了，它是毀掉了，沒有人的了，跟她一路上看見的那些莊院沒有兩樣了，陶樂離開這裏不過半哩路，而且同在

一條大路上，如果軍隊曾經經過了這裏，當然也會經過陶樂的。那末陶樂也已淪爲平地了！她即便回到那裏，也必定只剩一片焦土了，只剩星光照着空空的四壁，母親父親都走了，妹妹們也走了，嬈嬈也走了，黑人們也走了，天纔知道到哪裏去了，也像這裏這麼一片怕人的寂靜了。

那末她爲什麼會這麼傻，爲什麼會這麼沒有常識，拚着性命回到這裏來並且把媚蘭跟她的兒子也一同拖了來呢？她與其拚了這一整天的烈日和顛簸，到這寂寞無人的陶樂來死，倒不如死心塌地的死在餓狼陀了！

但是希禮曾經把媚蘭交給她照顧的。哦，他臨走的那一天是怎麼對她說的他說：「請你照顧着她罷！你肯不肯你答應罷！」於是她答應了。當時她爲什麼要答應他呢？爲什麼要給自己加上這重束縛呢？其實她是非常憎恨媚蘭的，雖在這麼精疲力竭的時候，也還是憎恨她的，憎恨她，也憎恨她的孩子。但是她已經答應過希禮，現在她和她的孩子都屬於她了，跟衛德和百利子一樣屬於她了，所以只要還有一點氣力，甚至還有一點呼吸，她都非把她們帶走不可。她當初本來可以將她們丟在餓狼陀，把她們交給醫院裏去，但她日後怎麼去見希禮的面呢——無論在這個世界或是在另一個世界？

哦，希禮！你現在在哪裏呢？你曉得我現在帶着你的妻子和孩子在這裏拚命掙扎嗎？你是不是還在人世呢？那末你在那岩石島上也曾想到過我嗎？或者你已經害天花死了呢——死了已經幾個月了呢——跟弟兄們一同葬在戰場上了呢？

剛想到這裏，她忽然聽見附近樹叢裏起來了一個聲音，幾乎把她嚇得全身神經一齊都蹦蹦。同時百利子也大聲大叫了起來，急忙往車底裏仆了卜去，把那娃子壓在底下。媚蘭虛弱地伸着手，四下摸着她的孩子。衛德拿手閉着眼睛，也蹲到車底下去，嚇得連哭都不敢哭了。然後聽見那樹叢裏一陣

沈重蹄子踩着樹枝的聲音，以及一聲沈濁的吡吡聲。

「不過是一頭牛呢，」思嘉驚猶未定的粗聲說，「你不要傻罷，百利子娃子給你壓殺了，媚蘭姑娘跟衛德都被你嚇壞了。」

「是一個鬼！是一個鬼！」百利子一面哭着，一面仆在車底不住的拘攣。

思嘉掉轉頭，高高舉起那打馬的樹枝，向百利子的背脊上狠狠地抽了一下。這時他自己已經嚇得力乏而虛弱，因而不能容忍別人這麼脆弱的。

「坐起來罷，你這傻子，」他說，「不要等我打斷這根樹枝罷。」

百利子只得嗚嗚哭着擡起她的頭，硬着頭皮向車箱板外一看，果然看見一頭牛站在那裏。那是一頭紅白二色的母牛，睜着驚惶的大眼睛對她們哀求似地呆看着。一會兒她又張開了嘴，吡的一聲叫起來，好像身上有什麼痛似的。

「她受傷了嗎？這種叫聲有些兩樣呢？」

「俺看她奶子脹痛了罷，」百利子已經有些鎮定住了，便這麼下判斷說，「大概她是麥家的，北佬來的時候黑人把她趕到樹林裏去藏着的。」

「好罷，我們把她帶走罷，」思嘉很快地下了決心，「那末我們就有奶子給娃子吃了。」

「咱們怎麼帶得她走呢？母牛是本來難弄的，奶子脹了的時候尤其難弄。你看那奶子脹得快裂開了，怪不得她要叫呢。」

「你既然講得這麼內行，趕快脫下你的小馬甲，撕碎了結起一條繩子來，將她吊在車後邊帶着她走。」

「哦，思嘉姑娘，俺是一個月沒有穿小馬甲了，就是有，也決不會隨隨便便拿出來穿的。俺也從來

沒有弄過牛，俺看見牛要害怕的。」

於是思嘉放下了韃靼，拉起了自己的衣服，那底下露出一件鑲着花邊的小馬甲，是她唯一美麗唯一完整的衣服了。她伸進手去解開了釦子，將它從腳上倒褪下來。這件小馬甲的蘇紗料子跟花邊，都有瑞德最後一次越過封鎖線時從拿騷買給她的，她足足化了一個禮拜的辛苦纔把它做成。但是現在她顧不得這些了，便堅決地將它拿在手裏扯，無如那花邊牢得很，一下扯它不開，便放到嘴裏去咬，好容易咬出一條縫，這纔用盡兩手的氣力將它扯成許多條子，然後將它們結在一起，結成了一條長帶。

「你拿去弔在牛角上罷。」她指揮百利子道。但是百利子哭叫起來了。

「俺是怕牛的，思嘉姑娘，俺從來沒有弄過牛，俺不是田裏的黑人，俺是家裏的黑人。」

「你是一個傻黑人，懊悔當初爸爸不該買你的。」思嘉慢慢地說，因為她疲倦到連發怒也沒有氣力了。「你等着罷，等我的臂膀不痠了，看我來着實實的抽你一頓。」

百利子骨碌着一雙眼睛，先看了看女主人的臉，然後看了看那哀鳴的牛。她覺得兩者之間，還是女主人比較不危險，因而她牢牢抓住了車箱板，死也不肯動身了。

思嘉木僵着手腳，從車上爬了下來。這時她覺得怕牛的人大概不止百利子一個，因為她自己看見這麼一個龐然的巨物，心裏也着實有點惴惴然。幸而那頭牛是很和平的，她的奶子痛壞了，也很歡迎人去幫她一點忙，所以思嘉拿那帶子給她結在角上的時候，她並沒有表演任何威脅的姿勢。思嘉這頭結好了，便把那頭牢牢結在車子的背後，然後她重新回到前面去爬上車子，但是突的一陣眩暈來攻襲她，她只得扶在車箱板上暫時歇一歇。

這時媚蘭剛巧睜開了眼睛，看見思嘉伏在她旁邊，便低聲說道：「親愛的——我們到家了嗎？」

家思嘉不由得突然湧出一陣熱淚來。家嗎？媚蘭原來還不知道她們已經沒有家了。她們只有一片寂寞荒涼的世界了。

「還沒有呢。」她竭力抑住了悲聲，輕輕的回答她說。「但是快要到了。我剛纔找到一頭牛，過一會兒你跟孩子都有牛奶吃了。」

「可憐的孩子。」媚蘭一面低聲說着，一面就伸手去摸那孩子，摸了一會摸不着，就又放下手去了。

思嘉想要重新爬上趕車的位置，得費不少的氣力，但她終於爬上去了，就立刻把韁繩拿在手裏，摠了摠那馬垂着頭站在那裏不肯動。思嘉只得殘酷無情地又拿那樹枝抽他，她心裏希望着上帝饒恕她傷害一頭已經疲勞的動物。如果上帝不肯饒恕她，她是要深覺遺憾的。好在陶樂已經近在眼前了，只要他再辛苦這麼一段路，他要倒下地去也就可以由他高興了。

後來那匹馬終於慢吞吞的起起步來，於是前面的車輪吱吱嗚嗚的響着，後面的母牛一步一聲的叫着，那淒慘的叫聲使得思嘉神經一根根的豎起來，幾乎要跳下車將她解放掉。她想陶樂如果已經沒有人，這牛對於她們到底有什麼用處？她是不會擠奶的，即使會擠，那牛大概也要踢着她不讓她擠。但是牛已拿到手裏了，她又爲什麼把她放走呢？除此以外，她在這世界所有的東西也就不多了。

一會兒她們到了一個斜坡的腳下，於是思嘉的眼睛不由得潤濕起來，因爲越過這個斜坡就是陶樂了。但是她朝那斜坡看了一眼，心就又立刻沈落下去。她知道這一匹馬是無論如何上不了坡的。她記得從前騎着那種年富力強的快馬，這個斜坡向來都不放在眼中，想不到現在變得這麼峻險了。她不由得寒心起來，知道這一匹馬決然拖不動她們上坡去。

她只得又勉強跳下車，將馬籠頭抓在手裏。

「你下來百利子。」她命令道。「把衛德也帶下來，你抱着他走，或是讓他自己走。娃子放到媚蘭姑娘身邊去。」

衛德一面哭着一面叫，也不知叫些什麼，思嘉只聽得出他說：「黑——黑——衛德怕！」

「思嘉姑娘，俺是不能走的，俺腳上長着泡泡，疼哪，反正俺跟衛德兩個人也沒有多麼重的，而

且——

「下來罷！不要等我來拖你，要等我拖你下來，我就把你獨個人丟在這裏了。趕快！趕快！」

百利子嗚嗚的哭着，向兩邊的樹木看了看，生怕一出了車箱便有什麼鬼怪要從那裏伸出手來攙她去。但是她只得把娃子放在媚蘭身邊，抖簌簌地跨了出來，站在地上，然後再伸上去抱衛德。衛德也嗚嗚的哭着，緊緊擁住百利子不放手。

「你叫他不要哭呀，我受不了了。」思嘉一面說着，一面抓住馬籠頭，勉強向斜坡上拉上去。「你乖些，衛德，不要哭，再哭我要打你了。」

上帝爲什麼要發明孩子呢？她一邊走着，一邊這麼狠心的想，孩子有什麼用處呢？——除了給我們許多麻煩，一還要我們照顧，一還要妨礙我們。她這時精疲力竭，再沒有心腸去可憐憫那個孩子了。她只深深懊悔當初不該養出他，深深懊悔當初不該跟察理結婚。

「思嘉姑娘！」百利子抓住思嘉的臂膀輕輕說道，「咱們不要到陶樂去罷，他們都不在那裏，他們都走了，也許他們都死了——媽跟他們大家。」

這就是思嘉自己的思想的回音，現在被百利子說出來了，她就覺得非常之忿怒，急忙甩脫了百利子的手。

「那末把衛德交給我罷，你就可以坐在這裏不走了。」

「哦，那不，那不！」

「那木你不要開口呀！」

那馬走得多慢啊！他口裏的白沫淋得嘉嘉滿手都是了。思嘉不由記起從前給瑞德唱過的一隻歌，事蹟只記得一句，其餘的都忘記了，那是：

「再有幾天，這沈沈重擔便可以卸肩。」

應該是「再有幾步」罷！是的，這「再有幾步」幾個字不住在她腦裏迴旋着，「再有幾步，這沈沈重擔便可以卸肩。」

於是她們掙扎到了坡頂了，往下看去便是陶樂的一片橡樹，彷彿那暮色蒼茫的天空上塗着一搭墨。思嘉急忙睜起眼睛來，看那邊有沒有燈光，看了半天，沒有。

「他們是走了！」她的心變成一塊冷冰冰的鉛塊似的對她說。「走了！」

她將馬頭牽進了柏樹的夾道，那些柏樹照常交拱着，夾道裏面黑得同半夜一般。她瞅着眼睛向前一直看過去——哦，難道是眼睛花了跟她開着頑笑嗎？——那一座白粉牆的房子彷彿還在那裏的。家家這裏就是家了！這親愛的白粉牆，這飄蕩的窗帘子，這廣闊的走廊——難道都還依然無恙嗎？還是這黑暗的陰影怕她吃不消驟然的驚嚇，姑且替她瞞過一時呢？

那條夾道彷彿有幾哩路長，那頑強的馬卻是越走越慢了。她只得仍舊拿眼睛先去探索屋頂，似乎完整的。難道有這種事嗎？難道有這種事嗎？不，這是不可能的。戰爭決不能容情，陶樂又何能獨免？雖則陶樂本來預備支持五百年，戰爭又怎麼會放它過手呢？

於是那個朦朧的輪廓漸漸成形了。她把那馬拉緊了幾步。雪白的粉牆就從黑暗裏映照過來，而且並沒有一點煙薰火炙的痕跡。陶樂居然幸免了！家居然還存在的！她便放開馬籠頭，跑步跑完最後

一段路，彷彿急於要把那粉牆去一把摟在懷裏一般，在這兒，她忽然瞥見一個朦朧的人影從前廊上浮了出來，停在頂頭一步台階上。那末陶樂的人並沒有走光，家裏還是有人了。

一個歡呼的聲音已經浮到她喉嚨口，但又立刻消失了。那所房子黑暗而寂靜，而且那個人影一點兒不動，也不作聲。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什麼毛病呢？陶樂分明是完完整整的，但她一路經歷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寂靜所籠罩了。及至許久之後，纔見那人影動作起來，木僵地，慢慢地，它走下台階來了。

「爸，」她嗶聲的叫着，心裏卻還有些疑惑。「是我，加弟。思嘉，我回家來了。」

嘉樂向她走過來，沈默得夢遊人似的，慢吞吞拖着一隻木僵的腿兒。他走到她身邊，依稀恍惚的看着她，彷彿跟她是夢中相見。隨即他伸出一隻手，放在她肩膀上。思嘉覺得那隻手是發抖的，彷彿他剛剛從一場夢魘裏醒過來，對於現實纔有一半的意識。

「女兒，」他很費力的說。「女兒。」
然後他不響了。

怎麼——他是一個老人了！思嘉心裏想。

嘉樂的肩膀有些佝僂，他的面孔雖然看不大清楚，卻可看出它已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從前那種不耐安靜的活力。他的眼睛當時看着她的那種神情，竟跟小衛德眼中那種恐懼的神情一般無二了。他已變成一個小老頭兒了，精力已經完全衰敗了。

於是，一種對於不可知的東西的恐懼突然擒住了她，她只能站在那裏對他瞪視着，本來有一陣潮水似的問話都在她的脣邊被截住了。

車上的微弱哭聲重新響起來，嘉樂似乎勉強動了動。

「媚蘭跟她的孩子都在車上。」思嘉急忙對他低聲說，「她病得很厲害——我把她帶了家來了。」

嘉樂的手從她肩膀上抽回去，挺了挺自己的肩膀。當他慢慢走向車旁去的時候，思嘉方纔有些隱約記起從前那個陶樂主人出門迎客的影子來，彷彿他的說話也是從朦朧的記憶裏說出來的。

「媚蘭姑娘！」

媚蘭的聲音從車裏模糊地響了一下。

「媚蘭姑娘，這裏就是你的家了。十二根橡樹已經燒掉了，你必須住在我們一起了。」

這時思嘉忽然想起媚蘭吃了這一天的苦，覺得自己不能不趕快行動了。她得趕快把媚蘭跟她的孩子移到一張軟牀上去，讓她們可以安適，還有別的許多瑣屑的事情該做，也得馬上做起來。

「她得人來擡，她不能走的。」

這時聽見屋子裏發出一陣腳聲，隨見一個黑人從那漆黑如洞的穿堂裏鑽出，跑下台階來。思嘉仔細一看，原來是阿寶。

「思嘉小姐，思嘉小姐！」他嚷道。

思嘉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這阿寶本是陶樂的喜柱子，現在覺得他是跟自己家裏人一般可親了。當時他一面拍着思嘉，抓他肩膀的那隻手，一面不覺吊下眼淚來，口裏嚷道：「您回來了好極了！您回來了好極了！」

百利子也快樂得哭出來，忍不住斷斷續續地喊着：「爸爸，親愛的！」衛德看着這些大人，都會這麼哭，便覺得膽子壯起來，鼻子裏哼哼的說道：「衛德渴！」

於是思嘉發號施令了。

「媚蘭姑娘現在車裏，還有她的孩子也在那裏。阿寶，你去抱她上樓，可要當心些，把她放到後邊那間客房裏。百利子，你去抱孩子，帶着衛德一同到裏邊去，給衛德一點水喝。嬷嬷在家嗎？阿寶你去告訴她，說我要她。」

阿寶聽見這種命令的語氣，不敢怠慢，便走到車子旁邊去，向車後箱裏摸索了一回。當他把媚蘭從那輪了整整一天的鴨絨被上半拖半抱起來的時候，媚蘭曾經發出一點呻吟聲。然後，她就在阿寶的臂膀裏，她的頭像個小孩子似的伏在阿寶肩膀上。百利子一手抱着娃子，一手牽着衛德，在他們後面跟着，走上了台階，消失在那穿堂的黑暗裏。

思嘉急切地抓住了父親的手。

「她們好些了嗎？爸？」

「你的兩個妹妹好些了。」

接着是一個沈默，而在這沈默裏就有一個可怕到不能用言語表出的觀念漸漸成形起來。她不能把這觀念從嘴裏吐出，她一口又一口的把它嚥下去，但是她突然感到了一陣乾燥，似乎燥得她的喉壁都膠在一起了。難道這就是陶樂所以這麼寂靜的這個啞謎兒的答案嗎？然後嘉樂彷彿是回答她心裏的問話似的開口了。

「你的母親——」他說了一半，又停住了。

「母親——怎樣？」

「你的母親昨天死了。」

思嘉牢牢抓住父親的臂膀，一路捫索着走過那黑暗的穿堂。她想不到客廳裏去，也不想到飯廳

裏去，她一心只想到她母親向來坐在那裏辦事的那個小房間裏去。她想自己走進那房間去時，母親一定還是坐在那高個兒書記面前，一定會得抬起頭，放下筆，帶着一陣枸櫞香氣和綽綽之聲從座位上站起來迎接她這疲倦的女兒。母親是不會死的，雖則父親已經像一隻鸚鵡似的屢次說着「她昨天死了」——她昨天死了，她也決不會死的。

奇怪的是她現在一點兒情感都沒有，只覺得疲勞像沈重的鐵鍊似的鎖住了她的手足，同時饑使她的雙膝抖個不停。她要把母親的事情暫時攔開過一會兒再去想，因為現在她是決然不能走的。若是想了，她就要像她父親那麼愚蠢地跌了下去，或是像衛德那麼單調地哭起來了。

阿寶剛剛從樓梯上走下來，就連忙湊到思嘉身邊去。

「燈呢？」她問道。「爲什麼屋子裏這麼漆黑的，阿寶？你去拿蠟燭去罷。」

「他們把所有的蠟燭都拿走了，家裏就只剩一根蠟燭，咱們留着它晚上找東西用的，也已經快點完了。嬷嬷看護愷玲姑娘跟蘇綸姑娘的時候，是拿一些破布放在一盆油裏點着當燈的。」

「那末就把那剩下的一段蠟燭拿來罷，拿到母親的——拿到辦事間裏來。」

阿寶向飯廳裏走去，思嘉便摸索進了那個墨黑的小房間，往沙發上坐下去。那時她父親的臂膀仍舊抓在她手裏，因而他也跟她一同坐下了。

她覺得父親現在非常之柔順，簡直跟小孩子一般隨她擺佈了，因而不由得想道：「他是老了，衰了，」但是她並不覺得怎樣的難過。

一會兒阿寶拿着一隻盆子點着半根蠟燭走進來，那個黑洞立刻就活起來了。她急忙四下裏掠了一眼，看見她們現在坐的那張老沙發，母親向來坐的那張雕花椅，以及書記坐的那張長背椅，都仍舊放在原地方，乃至那個放文件的框格子，也照舊塞着各樣的紙捲，乃至地上那條破地毯，也照常的

鋪在那裏——總之，一切都是如常的，就只少了她母親一個，就只少了她那一股枸櫞香的香氣，就只少了她那一種令人舒適的溫情。思嘉覺得心裏起了一點的隱痛，彷彿同神經因受內傷突然麻木了，而掙扎着要回復作用時的感覺一般。但是她知道這一點隱痛決不能容她擴大開去，因為她來日方長，要痛的時間儘有，而現在卻不能痛啊。上帝啊，你現在不要讓她痛罷！

她看了看父親那張油灰色的臉，纔知它是好久未薙了，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見的。他那本來紅潤的容顏，現在亂蓬蓬的滿是銀絲纏繞着。阿寶將蠟燭放在燭台上，便走到思嘉旁邊來。思嘉覺得他是變做一隻狗，他是一定要跳到她懷裏來和她親暱一會的。

「阿寶，現在我們這裏還有多少黑人？」

「哦，思嘉小姐，那些下流黑人統統跑掉了，也有的跟北佬走了，也有的——」

「剩下來的還有多少呢？」

「俺是一個，思嘉小姐，還有嬌嬌，她一天到晚都在看護兩位小小姐，還有蝶兒，現在也在陪伴小姐呢，還有咱們仁，思嘉小姐。」

「咱們仁！」——唉，本來有一百的呢！思嘉費了很大勁兒纔豎起了她的痠痛的頸梗。她知道現在她的聲音必須裝得鎮靜些了，真是說也奇怪，她一經下了這決心，她的說話就變得非常冷靜，非常自然，彷彿她並沒有經歷過這場戰爭，又彷彿有十個八個奴僕在旁邊，她是可以指揮若定的。

「阿寶，我快要餓殺了，有什麼吃的沒有？」

「沒有，您哪，他們把什麼都拿光了。」

「園裏呢？」

「他們把馬放進園裏過。」

「難道那雞得跟山一般的甜山薯都沒有了！」

「點差不多像是微笑的東西展開在阿寶的厚嘴唇上。」

「哦，思嘉小姐，俺把那些甜山薯忘記了。俺想還在那裏的。他們北佬沒見過山薯，還當是樹根呢，他們——」

「現在月亮快上來了，你去替我們掘一點起來，烤熟拿來罷。玉米粉沒有罷？乾豈沒有罷？鷄子沒有罷？」

「都沒有，您哪。雞子他們都吃了，吃不完的都放在馬鞍上帶走了。」

他們——他們——他們——難道這些「他們」幹的事兒是沒有窮盡的嗎？難道他們這麼殺人放火還嫌不痛快嗎？爲什麼定要把女人、孩子、黑人也都弄得精光，讓他們活活餓死呢？

「思嘉小姐，俺還有幾隻蘋果，是嬾嬾在地底下藏下來的。今天咱們就吃的蘋果。」

「先把蘋果拿來，再去掘山薯。還有阿寶——我——我覺得頭暈，酒窖子裏有酒嗎？就是黑葡萄也好的？」

「哦，思嘉小姐，他們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酒窖子呢。」

一陣由飢餓、瞌睡、脫力等等混合而成的惡心突然來襲，擊刺使她不得不牢牢抓住那刻着薔薇花的沙發把手。

「沒有酒了。」她一面自言自語着，一面就記起從前酒窖子裏那一行行無窮無盡的酒瓶子來。忽然一個記憶在她腦角落裏蠢動着。

「哦，阿寶，還有那米做的威士忌呢，爸爸拿一隻橡木桶裝着埋在葡萄棚底下的。」

又是一個微笑的影子從阿寶的黑臉上亮起來，這是一個快樂和尊敬的微笑。

「思嘉小姐，您真是好記性兒哪，俺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思嘉小姐，那威士忌不好的，它埋在那裏還不過一年光景，而且小姐太太們壓根兒就不能喝這東西啊！」

你看，這些黑人多蠢啊！他們除了人家告訴他們的話，自己再也不會想一想的！怪不得北佬要解放他們了。

「可是它對於我這位小姐跟你們老爺是好得很的，趕快，阿寶，你去把它扒出來罷，隨手帶兩隻玻璃杯子來，再拿一點兒薄荷，一點兒糖，我來調起一杯薄荷酒來。」

阿寶臉上現出了責怪的神氣。

「思嘉小姐，你知道咱們陶樂早已就沒有糖了，薄荷也給他們的馬吃光了，玻璃杯子也給他們打光了。」

他再說一聲他們，我可就要尖叫起來了。我實在受不了了，她想，然後她大聲的說道：「你就去把威士忌拿來罷，趕快，我們就不攪糖喝好了。」阿寶沒奈何，只得聽她的命令，但是他車轉身子正要走，她又把她叫住了：「等一下，阿寶有許多事情要做的，我一時想不起來了……哦，是的，我現在帶了一匹馬跟一頭牛回來了，那牛要擠奶得緊，把那馬解下來洗洗他罷，你去告訴嬖嬖，把牛看看好，你去對她說，這牛是得好好養着的，媚蘭姑娘的孩子要是再沒有東西吃，他就要餓死了，還有——」

「怎麼，媚蘭姑娘不——」他慎重地自己中斷了。

「媚蘭姑娘沒有奶呢。」

「哦，思嘉小姐，那末俺那蝶姐會得替媚蘭姑娘喂的，俺那蝶姐剛養一個孩子，奶多得，兩個人吃都有得多的。」

「你又養了一個孩子了，阿寶？」

孩子，孩子，孩子！上帝爲什麼要造這許多孩子呢？但是不，上帝並不會造孩子，是蠢人自己造的。

「是的，您哪一個大大胖胖的黑孩子，他——」

「那末你去告訴蝶姐，不要陪伴小小姐們了。過會兒我去陪她們，你叫她去奶媚蘭姑娘的孩子，也給媚蘭姑娘自己看看，看她能幫她一點忙不能。告訴嬌嬌趕快去看牛，把那匹可憐兒的馬也放到馬房裏去。」

「咱們現在沒有馬房了，思嘉小姐他們劈了它當柴燒了。」

「你不要再對我說『他們』做什麼了罷。你去叫蝶姐弄去，你自己趕快去掘酒跟山薯去。」

「可是思嘉小姐，俺沒有燈亮怎麼掘呢？」

「你可以拿一根柴點着的。」

「柴也沒有了——他們——」

「你自己想辦法罷……我不管你怎麼辦。只要把那兩件東西趕快掘來就成了。趕快去，趕快去。」

阿寶聽見她聲音粗起來，便急忙掉頭走了，現在房間裏只剩她們父女兩個人。她在父親腿上輕輕的拍着，這才發現那兩條腿已經失去騎馬的肌肉，癟得兩根枯柴一般了。她看他這麼失魂落魄似的，覺得非想個法子使他興奮起來不可，但是她決不能拿母親的事情去問他。這是她自己要吃不消的，必須緩一下子再說的。

「他們爲什麼不燒陶樂的呢？」

嘉樂對她瞪視一會兒，彷彿沒有聽見她的話，思嘉便又把這句話重復問了一遍。

「怎麼——」他沒頭沒腦的回答道，「他們拿這房子做司令部的。」

「誰——北佬？——在這裏做司令部嗎？」

她彷彿覺得這個地方已被污辱了。這所房子是她母親住過的，應該是很神聖的，誰知被他們佔住了！

「不錯，是北佬，女兒，十二根椽樹燒的時候，我們隔河都看見煙頭，他們先到那裏的。可是蜜兒姑娘，英弟姑娘還有他家的一些黑人他們都逃到馬崗去了，我們不必替他們擔心了。可是我們自己不能到馬崗去啊。你的兩個妹妹病得很厲害——你母親——我們不能走呢。我們的黑人都逃走了——我也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他們把大車騾子都偷走了。嬌嬌蝶姐，阿寶——他們沒有跑，你兩個妹妹——你母親——我們不能動她們啊。」

「是的，是的。」他爲什麼一逕提到母親呢？這是決不可以的。別的什麼都可以，就是談談那個曾把這間房子做司令部的謝爾門將軍也不妨的。總之別的什麼都可以。

「北佬是到鍾氏坡去截斷鐵路的，他們渡過河，就一逕打到這邊來了——論千論千的——大砲呀，馬呀——論千論千的。我在廊上遇到他們。」

「哦，好勇敢的父親！」思嘉想着，心都膨脹起來，父親在自己的亭塔上迎敵呢，彷彿敵人是在他背後，不在他面前似的！

「他們叫我離開，說他們要燒房子了。我叫他們就在我頭頂燒罷。我們不能離開——你妹妹——你母親是——」

「怎麼的？」難道他非提到母親不可嗎？

「我告訴他們家裏有病人，傷寒病，動一動就是死。他們要燒就這麼燒好了。我是無論如何不能離開的——不能離開陶樂的——」

他的聲音漸漸消失爲沈默，一面有意沒意地看看四周的牆壁，思嘉就懂得他的意思了。父親背後擁擠着無數愛爾蘭的祖宗，他們都情願在那區區幾畝薄地上戰鬥而死，決然不肯離開他們曾在那裏生活，耕種，戀愛，生育的家。

「我說他們要燒就在三個將死的女人頭上燒好了，我們是不願離開的。那個青年軍官倒是個——是個上等人。」

「北佬會是上等人怎麼，爸爸！」

「確是上等人。他當即跳上馬走了，一會兒帶了一個隊長一個軍醫來，看了看你兩個妹妹——跟你母親。」

「你讓一個天殺的北佬走進她們房裏去嗎？」

「他有鴉片，我們沒有。他救了你的妹妹了。蘇綸已經在出血。他這人真是好得很。他報告他們說她們的確有病，他們就不燒房子了。後來他們進來了，一個什麼將軍似的，帶同他的全班人員擁進這裏來了。除了病房之外他們把所有的房間都佔了去。而且那些兵士——」

他又停住了，彷彿他覺得疲倦了要歇一歇。他的下巴頰兒重沈沈地落在他的胸口上。後來他像使了一點勁，重新又說起來。

「他們在這房子周圍統統搭起篷帳來，在棉花裏，在稻子裏，到處都是的。牧場上是滿地都蓋了。那天晚上他們點起了無數的營火。他們拆掉籬笆拿去當柴燒，還有倉房、馬房、熏臘間，也都給他們拆掉了。他們殺了我們的牛，我們的豬，我們的鷄子——連我那幾隻吐綫雞也給殺了。」哦，那末父親的寶貝吐綫雞也完了！他們什麼東西都拿走，連畫也要的——器具呀，磁器呀——」

「銀器呢？」

「銀器是阿寶跟嬈嬈弄起來了——在井裏罷——現在我不記得了。」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像有點煩躁起來。「然後他們就拿這裏——就拿陶樂——做根據地打了，鬧得了一榻糊塗，騎馬的跑路的，沒有一刻兒休息。後來鍾氏坡那邊開大砲，響得跟天雷一般，連你兩個妹妹病得那麼厲害都聽見了，她們一逼一逼的儘管說：「爸爸，你叫那天雷不要響罷。」」

「那末——那末母親呢？她知道北佬在我們家裏嗎？」

「她——她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謝謝上帝！」思嘉說。母親總算是被赦免了她並沒有知道敵人就在自己樓底下，她並沒有聽見鍾氏坡的砲聲，她並沒有知道這片心肝寶貝一般的土地曾遭北佬的蹂躪。

「我跟他們不大見面，因為我一逕都在樓上陪伴你妹妹跟你母親。那個軍醫我可是常常見的。他人好極了，好極了，思嘉。他每天在傷兵裏面忙過了之後，總要去看看她們一回。他還留下一些藥給我們呢。他們臨走的時候告訴我，說倆女孩子是會好的，只是你母親——她太虛弱了，他說——這樣的病她不能抵抗了。他說她所有的氣力已經挖得精空了……」

在這以後的一個沈默裏，思嘉彷彿看見母親在病倒以前幾天裏面的情景，看見她沒有睡眠，沒有飲食，一刻不停的在那裏看護，在那裏工作。

「以後他們開走了，以後他們開走了。」

他沈默了半天半天，這才抖擻擻的摸着思嘉的手。

「你回來了好極了，」他簡單地說。

這時後穿堂裏起來一陣刮擦的聲音。原來阿寶平日受慣了訓練，每次進房總要把腳先擦一回的，這規矩他四十年來如一日，雖是現在這種時候也還謹謹守着的。隨即他戰戰兢兢的拿着兩隻葫

蘆兒進來了，但是早已開到了一陣酒香撲鼻。

「俺潑出了好些了，思嘉小姐把酒倒進這小口葫蘆裏去好不好容易呢。」

「這就很好了，阿寶謝謝你。」說着她從阿寶手裏先接過一葫蘆酒來，當即鼻孔裏受到一股濃烈的刺激，不由得皺了一皺。

「你喝罷，爸爸。」她將那酒葫蘆兒放在父親手裏，然後再從阿寶手裏接過那一葫蘆水來，嘉樂順從得像個孩子，就把葫蘆口湊到嘴邊，嘍嘍有聲地喝了一會。思嘉又把一葫蘆水遞給他，他卻搖搖頭不要。

於是思嘉從他手裏接過酒葫蘆，擊到自己脣邊去。她看見父親的眼睛跟着她的手上去，隱隱約約露出一點不以爲然的神氣來。

「我知道女人是不能喝濃酒的，」她簡單地說，「但是今天我不是女人了，爸，而且今天晚上還有事要做。」

他就把那酒葫蘆一托，深深透了一口氣，便急急的喝起來。那一股火熱的流質燒着她的喉嚨，直滾到她胃裏去，噙着了，把她的眼淚都噙出來。然後她再透了一口氣，再把那葫蘆托起。

「加弟·思嘉，」她父親說，這是她到家以後第一次聽見他聲音裏含着權威的口氣，「够了，你沒有嘗過濃酒，它會使你昏頭的。」

「昏頭嗎？」她笑了一個醜惡的笑。「昏頭嗎？我是希望它讓我醉一下呢。我很願意醉過去了可以忘記這一切。」

說了，她就繼續喝起來，隨即有一股熱火在她血管裏慢慢地燃起，慢慢地通過她全身，直至她的手指尖兒都有點兒發熱了。這是多麼值得祝福的一種感覺啊，這溫和的火！它彷彿連她那冰冷的心

窩裏都透進去了，她的氣力又重新流回她身體裏來了。她看見父親臉上有一種惶惑和痛傷的神情，便重新拍了拍他的膝蓋，設法裝出他向來喜歡的那麼一個浪笑來。

「你怎麼會喝昏了頭呢，爸爸？我是你的女兒，你難道沒有把那個葛蘿墩區頭等結實的腦袋遺傳給我嗎？」

他對她的疲倦面孔看了看，幾乎微笑起來了，因為他自己喝過了那麼一口，也已經鼓起來一些與子。然後她又把葫蘆交還他。

「現在你再喝一點兒罷，喝完我就帶你上樓去，放你上牀睡覺去。」

這話剛說出口，她就立刻懊悔起來。怎麼，這是她對衛德說的話呢——不該對父親也這麼說法的。這真是太恭敬了，但是他正在等她說下去。

「是的，放你上牀睡覺去。」她輕輕地補充說，「並且讓我再喝一點酒——喝完那一葫蘆都可以的，喝完讓你去睡覺，你得睡覺了，現在加第·思嘉已經回家來，你什麼都不用操心了，喝罷。」他順從地繼續喝了，她就套住了他的臂膀，將他攙起來。

「阿寶……」

阿寶一手拿着酒葫蘆，一手挽着主人的臂膀，思嘉拿起了那段蠟燭根，於是三個人慢慢走過黑暗的穿堂，爬上盤旋的樓梯，進了嘉樂的臥室。

蘇綸跟愷玲同在一個房間裏，同睡一張牀。那間房裏點着盞不陰不陽的燈，乃是拿破布條子浸在一鍋臘肉油裏點的，加之所有的窗門都緊緊閉着，因而氣味非常之惡劣。思嘉剛剛開進門便有一陣濃烈的藥氣和油氣朝她猛撲而來，幾乎使她暈過去。也許是醫生吩咐過的，說病人吹不得風，但是

要她在這裏坐一刻兒，那就非有空氣不可，不然她就立刻要悶殺，因而她把三個窗子一齊打開來，放進了一股橡樹葉氣和泥土氣，但是這一點新鮮空氣仍舊驅逐不盡房裏的惡臭，因為那種氣味已經在那裏面屯積幾個禮拜了。

她姊兒倆睡在一張四柱大牀上，顏色憔悴而蒼白，一逕只是斷斷續續的睡着，睡時便囁語，醒時呆呆的瞪着眼睛，她們的對面還有一張牀，空着的，那是一張法蘭西帝國出產的單人牀，當初愛蘭由沙番帶來的，愛蘭病時就睡在這張牀上。

思嘉坐在兩個妹妹的旁邊，對她們呆呆瞪視着。她剛才空着肚子喝下那麼些燒酒，現在跟她頑起把戲兒來了，她覺得兩個妹妹忽而離開她很遠，小做一點點，又覺得她們那斷斷續續的聲音跟蟲子叫一般。但是她們忽而又變得非常之大，跟閃電一般向她對面衝來了，同時她覺得自己徹骨地疲倦，她簡直可以一倒下去一連睡它幾日不醒了。

她癡想着現在睡下去，明天母親走來輕輕搖醒她，並且對她說：「不早了，思嘉，你不能這麼懶惰的。」但是這種癡想斷乎不能實現了，哦，叫她到哪裏去找母親呢！到哪裏去找一個比她年紀大的人，一個比她更聰明更不怕勞苦的人，使她可以將頭伏在她懷裏，將這擔子放在她肩上去呢！

房門輕輕開開了，進來的是蝶姐，一手抱着媚蘭的孩子，一手拿着個酒葫蘆。從那煙沈沈搖曳不定的燈光裏看去，她似乎比上次看見時瘦了些了，臉上的印第安人血液更加顯明了，她的高額骨比以前顯得更闊，鷹鼻子也顯得更尖，皮膚上的紅銅色也顯得更亮了。她身上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粗布衫，一直袒開到腰部，把一雙銅鑄一般的大奶子統統露出來。媚蘭的孩子緊緊貼在她胸口，蒼白的小口啣住她的黑奶頭，貪饞地在那裏嘍着，同時一雙小拳頭在那軟肉上不住的描滾，像個小貓兒在它母親肚下亂闖一般。

思嘉提提盪盪的站了起來，將手放在蝶姐臂膀上。

「你很好，你還沒有走開，蝶姐。」

「俺怎麼好跟那些下等黑人走開呢？你們待俺這麼好，把俺跟百利子都買過來了，太太又待俺這麼好！」

「你坐下罷，蝶姐。那末孩子是會得吃了，沒有什麼了？你看媚蘭姑娘怎麼樣？」

「孩子沒有毛病，不過是餓了，那是俺有得喂他的。媚蘭姑娘也沒有什麼，她不會死的，思嘉姑娘，你放心罷，像她這樣子的俺見得多了，白的黑的，她是累得厲害了，又爲着孩子心裏害怕，可是俺剛才拍過她了，又拿這葫蘆裏剩下來給她一點兒，她睡着了。」

那末這點威士忌酒是全家人都嘗到過了！於是思嘉起了個癡想，不知給小衛德也喝點兒行不行，也許可以治好他的打呃的——那末媚蘭是不會死的了。那末將來希禮回來的時候——如果他是要回來的話……不，這也等將來再想罷，要的事情多着呢——將來有許多事情要解決的——要決定的，現在去想它做什麼呢？於是她突然聽見一種特別的聲音，不由嚇得站起來，那聲音就在窗口外，「喀爾碎——喀爾碎——」的很規律地打破了岑寂。

「嬌嬌在那裏吊水，一會兒要來給兩位小姐擦身子了，她們是常常洗澡的呢。」蝶姐一面解釋着，一面將酒葫蘆擱在桌子上。

思嘉不由得失笑起來。這種井轆轤的聲音是她從小聽慣了的，現在竟會得使她吃驚，那末她的神經一定已經碎得破布條子一般了。蝶姐見她笑，把眼睛瞪視着她，臉上的表情並沒有變動，但是思嘉覺得她已經了解了。她重新坐回椅子上，她只想把小馬甲鬆一鬆，領子解一解，因爲她氣悶極了，同時鞋子裏的那些砂石也戳得她非常難受。

井轆轤的聲音緩下去了，索子絞上來了，嬖嬖馬上就要到了——愛蘭的嬖嬖，也是她自己的嬖嬖，她靜靜地坐在那裏，心裏並不付什麼，突然那孩子失去了奶頭，便哇的哭了起來，蝶姐連忙把奶頭給他塞回去，輕輕拍撫了一回，於是聽見後院子裏嬖嬖拖着步子緩緩走來了，夜是多麼的寂靜極微的一點聲音傳進思嘉耳朵裏，都像是轟然的巨響一般。

嬖嬖的腳步還是那麼沈重的，她從樓上穿堂走來時，全副地板都被她震得格格響，然後嬖嬖進房來了，她的兩個肩膀被兩大木桶的水墜得掛下去，她的和氣的臉上放着一個悲哀，那是猴子臉上的無所理解的悲哀。

嬖嬖一看見思嘉，眼睛就亮了起來，一面放下水桶兒，一面咧出她的雪白的牙齒。思嘉立即向她奔過來，將頭埋進了她那廣闊鬆弛的胸口——這個胸口是會容納黑的白的不知多少人頭的，當時思嘉以為這裏便是安穩的港埠了，便是舊時生活的故鄉了，誰知嬖嬖開口幾句話，便使得她的這種幻覺完全消滅。

「哦，嬖嬖的孩子家來了！哦，嘉姑娘，愛蘭姑娘丟了咱們走了，咱們怎麼辦？哦，嘉姑娘，俺是恨不得跟愛蘭姑娘一塊兒去的，俺沒有愛蘭姑娘，怎麼過得日子啊！現在咱們是什麼都光了，只有愁惱了，只有苦楚了，這副重擔叫咱們怎麼背啊！寶貝兒啊，這副重擔叫咱們怎麼背啊！」

當時思嘉伏在嬖嬖胸口上，嬖嬖這番話裏使她特別注意的就是「重擔」兩個字，這兩個字已經很單調地在她腦子裏轟響了這一個下午了，想不到現在又要聽見它，於是她又記起那隻歌來了：

「再有幾天，這重擔沈沈就可以卸看！」

然而這擔兒的分量依然不減！

再有幾天，我們就可上路返家園——」

「然而這擔兒的分量依然不減。」——這一句歌詞深深刻在她的心版上，難道她的重擔是永遠不會減了嗎？難道她這回到陶樂來的意義並不是一勞永逸，反而是加重負擔嗎？這麼想着，她從嬌嬌懷抱裏抽出一條臂膀來，伸上去拍拍嬌嬌的打皺的黑面頰。

「怎麼，寶貝兒，你的手！」嬌嬌拉住她那滿是泡兒跟血塊的小手，仔細看了看，現出大不贊成的樣子。「嘉姑娘，俺告訴你多回了，一個女人家的好壞是可以從她的手看出來的——怎麼你讓臉也晒黑了！」

可憐的嬌嬌，怎麼她在這種年頭還會管到這些全不相干的事情呢！過一會兒她也許竟會講出「小姑娘家手上長泡泡，身上長瘡子，就要嫁不到男人」來了！於是思嘉先發制人，把這套無聊的話搪開去。

「嬌嬌，你給我講講母親的事情罷，我不好去要爸爸講，我不忍心聽的。」

嬌嬌當即弔下眼淚來，一面彎下身子去提那兩桶水，她默默地將兩桶水搬到牀邊，掀開被單，便動手去捲上兩位小姐的衣服。思嘉站在牀邊，趁那昏暗的燈光對她兩個妹妹身上掠過了一眼，只見愷玲身上穿的是寢衣，乾淨倒還乾淨，可是破得不成樣子了，蘇綸身上包着一件已擱起的舊衣服，棕色蔴紗的底子，四周鑲着極闊的愛爾蘭花邊，嬌嬌一面潸泣，一面拿一條舊圍裙當手巾，在兩位小姐骨瘦如柴的身體上慢慢擦着。

「愛蘭姑娘是給施家人害殺的呢——全給施家那班天殺的下流坯子害殺的呢，俺常常跟她說的，俺說這班下流坯子沒有好處的，愛蘭姑娘老是不聽俺的話，人家有什麼求她的，她從來不肯回一聲「不」的！」

「施家人」思嘉莫明其妙地問道：「他們怎麼會跑進來的？」

「他們也害了這種東西了」嬖嬖拿着手裏的擦布指指牀上不覺把水淋滿了一牀「施老頭子的女兒阿彌害上這東西了，他就又照例半夜三更的來求愛蘭姑娘了，你們有病人，爲什麼自己不看護，定規要別人去看護呢？愛蘭姑娘本來事情忙得很，可是她還是去了，那時候愛蘭姑娘本來身體不舒服呢，嘉姑娘她不舒服長久了，你知道怎麼的？那些天殺的兵大爺把咱們種的東西都偷光了，咱們吃都吃不飽，而且愛蘭姑娘吃東西本來就跟小雀兒似的，俺就告訴她，叫她別去理他們，她哪裏肯聽？後來阿彌倒快好了，愷玲姑娘就害上了，你知道，傷寒病是會飛的，它從大路上飛過來，飛到愷玲姑娘身上了，不多會兒蘇綸姑娘也害上了，那末愛蘭姑娘就得替她們兩個看護了。」

「你就想想看，嘉姑娘，大路上末，在那裏打仗，北佬末，已然渡過河來了，咱們不知道要怎麼樣了，黑人末，天晚上都有逃走的——你就想想看，俺不要發起瘋來嗎？可是愛蘭姑娘一點不着急，心定得像個胡瓜，她只擔心着兩位姑娘的病，因爲咱們沒有藥了，什麼都沒有了，有一天晚上俺已然給她們擦過十次身子了，愛蘭姑娘還是對俺說，說她如果能夠拿靈魂去賣掉，也要賣掉它給倆孩子買點冰來墊頭的。」

「愛蘭姑娘不讓你爸爸進這兒來，也不讓露莎丁娜進來，就只俺一個可以進來，因爲俺是害過傷寒的，後來，唉，嘉姑娘，愛蘭姑娘自家兒就也害上了，她一害上了，俺就馬上知道她不中用了。」

嬖嬖說着，將身子豎了起來，撩起圍裙來擦着那泉湧一般的眼淚。

「她的病變得很快，嘉姑娘，連那北佬醫生也一點沒有辦法，她不久就人事不知了，俺叫她，俺跟她說話，她連自家兒的嬖嬖也不認識了。」

「她有沒有——有沒有提起我——有沒有叫過我的名字？」

「沒有呢，寶貝兒，她彷彿當她自己又回到沙番，去做小姑娘了，誰的名字她都沒有叫。」

這時候蝶姐動彈起來了，她把孩子平平放在膝蓋上。

「有的，她叫過的，她叫過一個人的，」她插進來說。

「你別胡說罷，你這紅鬼子，」蝶姐對蝶姐做着恫嚇的姿勢。

「你讓她說罷，蝶姐她叫過誰的，蝶姐是爸爸嗎？」

「不，不是老爺，那天晚上就是棉花燒掉的一天——」

「棉花燒掉了嗎——你趕快說罷。」

「是的，燒光了！北佬來了，他們把棉花都堆到後院裏去，點起火來，口裏還嚷着：『大家來看，嘉州大放煙火囉！』一會兒就燒得精光了。」

好！三年辛苦的積蓄——十五萬元的價值，統統付之一炬了。

「哦，那火燒得多亮啊，簡直是白天一般了——大家都怕房子也要燒着呢，火光照進房間裏來，連地板上的一根花針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當時愛蘭姑娘好像也給火光驚醒了，她筆挺的坐了起來，口裏喊着『斐理斐理』喊了好幾次，這個名字俺從來沒有聽見過，不過她明明是在喊一個人的。」

蝶姐站在那裏，彷彿已經變做一個石頭人，只把眼睛瞪視着蝶姐，但是思嘉的頭已經倒在她手裏了。斐理——他到底是誰？她跟母親到底有什麼關係，甚至臨死還喊着他的名字呢？

從俄俄到陶樂的漫漫長路已經終結了——本來打算終結到愛蘭懷裏去的，誰知所剩的只是肅然四壁。從今以後，思嘉再也不能像小孩子似的安安穩穩睡在父親屋裏了，再也不能有母親的愛像鴨絨被一般舒適的來圍裹她了。現在再沒有別的安穩的海港可以容她去停泊，再沒有別的迂迴曲折的道路可以讓她規避這段死衚衕，再沒有一個人可以將她肩上海副重擔去交卸，父親是老

了，而且歎了，兩個妹妹都在病，媚蘭是自顧不遑的，孩子們又都還小，那幾個未走的黑人呢，便都懷着一腔天真的信仰仰望着她，牽着她的裙子，以爲愛蘭的女兒一定是跟愛蘭一樣能够庇護他們的。

從窗口裏憑那初上的月光看出去，陶樂依然在她眼底下展開，然而黑人都走了，田畝荒廢了，倉房燒光了，就像一個受傷的身體在她眼底下流血，就像她自己的身體在這裏慢慢的耗傷，這就是這條漫漫長路的終點了。這裏是什麼都沒有的了，就只剩她韓郝思嘉這一個芳齡十九的小寡婦。

在這情境之下，她打算怎麼辦呢？媚蘭跟她的孩子是白蝶姑娘跟馬崗的柏家可以帶去的，如果兩個妹子病好了，外婆家裏應該能收留她們，不管她們自己願意不願意，至於她自己父女兩個，也未嘗不可去投奔兩位伯父去。

想到這裏，她不禁把牀上的兩個病人看了看。她是向來不喜歡蘇綸的，現在她在病中也不能引起自己的憐憫，尤其足以證明自己不喜歡她了。對於愷玲，她也並不特別愛——凡是薄弱無能的人她是沒有一個能愛的。但是她們到底都是自己的親骨肉——都是陶樂的一分子，她決不能讓她們去靠姨媽，去做她家的窮親戚。難道他們郝家人是願意做人家窮親戚的，是願意靠人家施捨麵包過苦日子的嗎，決沒有這樣的事！

那末，這條死衚衕是沒有法子逃避了嗎？她那疲乏的腦筋轉得很慢。她把手舉到頭上去，連這一下舉動也覺得十分疲勞，彷彿那空氣是水做的，她的臂膀從水裏舉上去時必須有一番掙扎。她從桌子上拿起酒葫蘆來，似乎還有一點威士忌剩在底裏，多少她說不準了。奇怪的是它那辣味現在不覺得衝鼻子。她慢慢地喝着，也不覺得發燒了，只有一種遲鈍的溫熱跟着起來。

她把空葫蘆放回桌上，向四下裏看了看。她覺得這一切都在夢中——這煙薰昏暗的房間，這病體支離的女子，嬌嬌那個魁梧其偉的黑影，蝶姐那個靜默無聲的銅像，一切都在夢中。她一定會得從

這夢裏醒過來的，醒過來時一定又會聞到廚房裏的肉香；一定又會聽到黑人們往田裏工作時的傻笑，一定又會觸到母親溫柔的手給她的推動。

然後，她發見自己在自己房間裏了，躺在自己牀上了，稀微的月光從黑暗裏刺了進來，嬌嬌跟蝶姐正在替她脫衣服。她腰上那件箍殺人的小馬甲已經去掉，她現在可以深深地靜靜地將一口氣吸進肺底裏去，吸進肚子裏去了。她又覺得腿上的襪子正被人褪了下去，隨即聽見嬌嬌一面口裏咕嘟着，一面替她洗那滿是泡泡的一雙腳。那水是多麼涼啊！躺在這軟牀上面，像個小孩子似的，是多麼舒適啊！她歎了歎氣，伸了伸腰，於是，不知是過了一年呢，或是一秒，她就剩獨個人了，那時房裏越發光明起來，因為月光正向她牀上澆進。

她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大醉——為疲勞和威士忌所醉。她只覺得自己脫離了軀壳，懸空浮在那裏了，那懸空的地方沒有苦痛也沒有疲勞，而且使她的腦子清如明鏡一般照見了一切。

現在她是用一種新的眼光看東西了，因為在回到陶樂來的路上，她已經把她的少女身分丟失了。她已經不再是一塊可以隨意捏塑的粘土，不是每一個新的經驗都會留下印子了。她這塊粘土已經變堅硬起來，就是在這長若干年的驚疑不定的一天裏面變成的。她今天晚上這麼像個孩子似的叫人服侍着，要算是最後一次了。她現在已是一個十分老練的婦人，她的青春已經完全消失了。

第一點的決定是，她決不能也決不願去投奔本家或親戚。她郝家人是不作與受人調濟的。她郝家人凡事都要靠自己。她的擔子得她自己挑，而且她的肩膀並非挑不動，她覺得自己已經歷過最惡劣的一場，現在是什麼擔子都吃得消了。關於這一點，她自己並不覺得驚異。總之，她決不能拋棄這陶樂。因為與其說是這些紅色地畝屬於她，不如說是她屬於這些紅色地畝，所以她跟這些紅色地畝無論如何拆不開。她的根已經深深生進這些紅色泥土裏，也同她們所種的棉花一般，要從這泥土裏

吸取生命的。爲此她要登在陶樂，要支持陶樂，並且要支持她的父親，她的妹妹，也要支持媚蘭跟希禮的孩子，乃至那幾個未走的黑人。明天——哦，明天，明天她就要把一副牛鞭套在自己頸上了。明天就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了。她要到十二根橡樹跟麥家的莊子上去，看了那些被棄的園裏還有什麼留下來的沒有。她要到河林裏去尋尋看，看有沒有遺失在那裏的豬子和鷄子。她要帶母親的首飾到鍾氏坡和落迦哇去，想來總還有人留在那裏肯賣糧食給她的。明天——明天——她的腦子走得漸漸慢下去，猶之鐘錶的發條漸漸鬆下去一般，但是仍舊明鏡一般的清涼。

突然的，她把那些關於祖先的故事都記起來了。那些故事都是她小時候聽到的，當時她很不耐煩聽，現在卻都記得清清楚楚了。她自己的父親嘉樂是赤手空拳造起這陶樂來的；她的母親愛蘭也是曾經歷過一片神祕的苦海而來的；她的外祖父從拿破崙的劫灰裏留下一口殘喘來，竟在肇嘉州的肥沃海濱重建起一番家業；她的外曾祖父曾經在海地的叢莽中分割得一小部分王國，後來失去了，卻在沙番留下一個不朽的榮名；她的父系祖先裏也曾有過無數像她自己這麼勇敢的人跟隨那些愛爾蘭的先驅者去爲自由愛爾蘭而戰鬥到底，又曾有過無數這樣的人在波印地方爲他們自己應得的權利而不惜捐軀。

他們都曾經歷過足以將人壓醉的災禍而都沒有被壓碎。他們都曾因帝國之崩潰，或是奴隸之暴動，或是戰爭，或是叛亂，或是流放，或是藉沒，以至於家破人亡，然而他們的精神並不因此而沮喪。這些災禍也許曾經打破他們的頸梗，卻不曾打破他們的心。他們不知道哭泣，他們只知道戰鬥。他們死了時，他們是因力乏而死的，不是因被征服而死的。現在她躺在月光裏默默思想，這許戰鬪者的血液都在她血管裏激蕩起來了。她就覺得陶樂便是她的命運，便是她的戰場，她非征服它不可。

然後，她瞌睡沈沈的轉過一個側，隨即有一片緩緩爬行的黑影向她的心包圍上來。現在這一些

「勇敢的祖先果真在這裏默默鼓勵她嗎，或不過是她自己的夢想呢？
哪！」

「不管你們在不在這裏，」她瞇瞇沈沈的自語道，「現在要請你們晚安了——而且謝謝你們」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起來，思嘉覺得渾身痠痛，一舉一動都苦楚不堪。她的面孔已經太陽曬得緋紅了，她的兩手滿是泡泡了。她的舌頭跟長了一層毛一般，她的喉嚨乾得像被火燙焦似的，你就潑一擔水上去也解不得她的渴。她的腦袋彷彿已經腫起來，連眼睛動一動也會發暈的。她胃裏感到惡心，跟她剛剛懷孕那幾天一樣，因而早餐桌上放着一盆熱氣騰騰的甜山薯，她連聞到氣息都覺要嘔了。如果是平時，嘉樂看見她這樣，一定會得怪她。昨天晚上不該喝那麼許多酒，但是現在嘉樂並沒有注意她。當時他坐在餐桌橫頭，竟是一個白髮龍鍾的老者了，一雙眼睛無緣無故不住瞪在地板上，一雙耳朵一逕的側着，像在期待往日愛蘭進來時的那一陣夾帶着肉桂香氣的綽線聲。

思嘉坐下時，他忽然呢呢喃喃的說道：「我們等一等郝太太罷。她今天起來晚了。」思嘉抬起她的痠痛的頸梗，吃驚地對她看了看，卻遇見了站在他背後的嬈嬈的一雙眼睛，彷彿在那裏哀訴。她就從坐位上站了起來，走到父親身邊，趁那早晨的陽光將他仔細端詳着，他也朦朦朧朧地抬起眼睛看着她，她看見他的手抖得很厲害，他的頭也微微有點打顫。

直到現在為止，思嘉一逕都預備着有了事情仍要請父親決定的，誰知現在他——怎麼，他昨天晚上還差不多是照常的呢。昨天晚上他雖然沒有往日那麼有精神，總還會說過一段連串的故事，誰知現在他竟連愛蘭有沒有死都不記得了。原來他前幾日受了驚恐和傷心的交迫，已經變得癡癡。獸了。思嘉正要開口和他攀談，那嬈嬈連忙猛烈地搖起頭來，一面撩起圍裙在她的紅眼睛上擦着。「哦，難過，爸爸已經失了神了嗎？」思嘉一面想着，一面因受了這一下新的刺激，覺得她的頭髮

裂開了。」不，他不過暫時昏神罷了。我看他像是病了。將來他會得好的，他一定會得好的。如果不好，叫我怎麼辦呢？——不過我現在不去想它。我現在不能想他，也不能想母親，也不能想任何可怕的事。我要等受得了的時候再去想。現在應該我想的事情多得，但是我只找那種辦得到的事情來想，辦不到的事情我不想。

她並沒有吃早飯，便走出了飯廳，走到後邊廊子上，看見阿寶赤着一雙腳，穿着他那件最好制服的殘骸，正坐在台階上剝花生。她覺得自己的頭不住在那裏，陽光射到眼睛裏非常刺痛，就是要把身體維持一個挺直的姿勢，也已頗需要一點毅力，因而她遵守着母親關於待遇黑人的遺教，不過對他略示一點兒客氣罷了。

隨後她就對他問起問題來，下起命令來。她的問題問得非常之唐突，命令下得非常之決絕，以至阿寶深覺神祕地皺起眉毛來。他覺得愛蘭太太生前對人說話從來沒有這麼斬釘截鐵的，雖在她拿住了他們在偷小雞或偷西瓜的時候，她又重新問起了田裏的事，園裏的事，乃至家裏所養的牲口，問時她那綠眼睛裏閃着鋒利的光芒，是阿寶從來沒有見過的。

「是的，您哪，那匹馬死了，他的頭剛剛伸進水桶裏，他就滾下地去了。不，您哪，牛沒有死，您還不知道嗎？昨天晚上她養了一頭小牛了呢。怪不得她叫得那麼厲害了。」

「哦，那末你家百利子真是內行極了。」她挖苦他道。「她說她那麼叫法是要擠奶呢。」

「不過，思嘉小姐，俺那百利子並不算替牛做收生婆的。」阿寶也很鋒利的答道。「不過咱們總算運氣了，小牛大起來就是大牛，咱們那兩位小小婢牛奶就喝不完了，那個北佬醫生說過她們得多喝牛奶。」

「好的，你說下去罷。我們本來的牲口還有剩的嗎？」

「沒有了，您哪，就剩得一隻母豬跟她養的一隻小豬，那天北佬來的時候，俺把她們趕到爛泥地裏去了，可是天才知道咱們怎麼還拿得住她們，那母豬是頂怕人的呢。」

「我們總要拿住她們的，你跟百利子馬上就去找去罷。」

阿寶聽見這話大大的吃驚，並且非常光火了。

「思嘉小姐，這種事情是田裏的黑人做的，俺一逕是家裏的黑人。」

這時就有一個小鬼在思嘉的眼球背後，拿着一把火熱的鉗子在鉗她。

「你們兩個非立刻去拿不可，不然就替我滾開這裏，跟那些田裏的黑人一樣。」

阿寶眼裏立刻吊下眼淚來，他想起了愛蘭了。如果愛蘭在這裏，這種地方她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她會知道田家黑人和家裏黑人的職務是有一道鴻溝相隔的。

「滾開嗎，思嘉小姐，您叫俺滾到哪裏去呢，思嘉小姐？」

「這我不知道，我也不管，可是在陶樂的人要是有誰不肯工作的，他儘管可以去找北佬去，這話你可以去跟大家講一聲。」

「是的，您哪。」

「還有我們的稻子跟棉花怎麼樣了呢，阿寶？」

「稻子嗎？天曉得，思嘉小姐，他們到稻田裏去放馬呢，馬吃不完的他們還要裝了走，棉花田裏未經他們的大礮大車碾得精光了，就只河底裏那幾畝田他們沒有看到，可是這也中不了什麼用，一共不過收得三包多點棉花呢。」

三包思嘉就想起往常陶樂所收的棉花來，那是要堆得山一般高的，三包這是簡直跟施家他們種的一樣了，還有麻煩的，就是那納稅的問題，現在聯盟州納稅，是可以拿棉花代錢了，但是三包棉花

還不够納稅不過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了。反正田裏的黑奴都跑了，就是有棉花也沒有人採了。

「唔，這個我也不去管它，」她獨自說。「納稅反正不是女人家的事。這種事情是應該爸爸管的，但是爸爸——唔，現在我也不去想爸爸。隨他聯盟州去要稅去罷。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吃的東西。」

「阿寶，你們有沒有人到十二根橡樹或是麥家莊去看過，他們園裏到底還有什麼剩下來的沒

有？」

「沒有，您哪！咱們誰都沒有離開過陶樂。北佬要逮咱們去的。」

去。」

「誰陪您去呢？」

「我獨個人去。嬌嬌要陪伴兩位小姐，是走不開的。爸爸又不能——」

阿寶不等她說完，就馬上狂喊起來。怎麼好獨個人跑到十二根橡樹去呢？那邊也許有北佬，也許

有下流黑人的！

「你不用多說了，阿寶，你去告訴蝶姐，叫她立刻就動身。你跟百利子末，趕快去把那母豬跟小豬捉回來。」她斬釘截鐵地說了，就車轉身走了。

後廊子裏釘子上，掛着嬌嬌的一頂涼帽，雖然褪色了，倒還很乾淨，思嘉就把它拿來戴在頭上，當即記起白瑞德從巴黎買來送她的那頂插着一支綠色駝羽的帽子來，彷彿已同隔世了。她又檢起一隻橡木條子的大籃，便從後面的台階走了下去。她走一步，她的頭就震動一下，像似她的脊骨非要把那可憐腦殼兒搗碎不可。

通到河邊去的那條路被酷烈的陽光灼曬着，兩旁並沒有一根樹可以遮陰，太陽從涼帽裏射進

來，就像那帽子不是粗布做的，倒是薄紗做的一般。同時一陣陣的灰塵撲進她的鼻孔，使她的喉嚨乾得發脆了，彷彿一開口說話，喉膜馬上要破裂。一路上都是被車輪碾出的溝子，也有深的，也有淺的。棉花田裏是一榻糊塗了，因為當初騎兵步兵被破隊迫擊而走的時候，大家都從田裏狂奔過去的。這裏那裏可以看見一片破鞍韉，幾段爛韁繩，或是一隻被馬蹄踏扁的水壺，或是一個被車輪碾爛的鈕釦，此外還有藍帽子，破襪兒，血跡斑斑的爛布——這就是一個前進軍隊的遺跡。

她經過了一叢橡樹和一堵矮磚牆，那就是她家的墳地了。她明知道她那三個小兄弟的矮墳旁邊現在已經添了一個新墳墓，但是她不但不去看它，並且硬熬着不去想它。她蹣跚地走下一個山坡，走到從前施家所在的一堆灰燼和一個烟突，心裏恨恨地祝願着他全家人都在這堆灰燼裏。因為沒有他們施家人，沒有那個跟他家魏忠相好的婊子，她的母親是不會死的。

一塊碎石子跳進她鞋子裏來，戳痛她腳上的泡泡，痛得她吊下眼淚來。她現在在這裏做什麼的呢？爲什麼她這全區的美人和陶樂的嬌寵的郝思嘉小姐要到這種崎嶇路上幾乎光着腳板奔波呢？她這雙小腳是天生給她跳舞用的，並不是奔波用的。她這種半幫鞋子是預備在那長衣裾底下露露風的，並不是預備來裝石子的。就是她這個人，也是生來受人疼愛受人服侍的，卻誰知她現在爲了飢餓所驅迫，竟須這般憔悴蒼皇，衣衫襤褸的跑到隣家園子裏去找尋殘食呢！

到了山腳下，就是河邊了，河上有檣大的樹木蔭蓋着，那水多麼清涼啊！她就往那低矮的河堤上坐了下去，脫下了破爛的鞋襪，將一雙發燒的腳浸進涼水裏。她覺得這裏舒適極了，恨不能够坐它一個整日，因爲這裏她看不見陶樂那些毫無辦法的眼睛，就只有那樹葉的絆縈和流水的潺湲打破岑寂。但是坐了一回她又不得不把鞋襪重新穿起來，沿那青苔滿佈的河堤繼續走去。河上本有一條橋，被北佬炸去了，但是下流一百碼路外的那條獨木橋還存在的。她戰戰兢兢地走過獨木橋，便掙扎上

一個山坡去，這裏離開十二根椽，只有半哩了。

那從印第安人時代就有的十尋根大橡樹，現在仍舊在那裏，但是它們的葉子被火炙黃了，它們的枝幹都成焦炭了。這十二根橡樹的圈子裏，便是衛約翰家那座巨廈的殘址，當初那些白色柱子顯得多麼的莊嚴，現在也只剩一番焦土了。那口深井就是它當日的地窖，那一圈黑色石塊就是它當日的牆基，獨有那兩根龐大的煙囪還是轟然的豎着，有一根柱子還剩了一半，現在倒在草地上，壓碎茉莉花叢了。

思嘉看見這番景象，覺得觸目傷心，不由兩腿發軟起來，便在那斷柱上坐了下去。在這裏，她看見衛氏當年的隆盛化為灰燼了。在這裏，她自己從前的一番夢想完全幻滅了。她曾在這裏跳舞，宴會，調情；她曾在這裏懷着顆嫉妬的心，看着媚蘭對希禮微笑。也就在這裏的這些陰涼樹蔭底下，那個韓察理曾經捏住她的手，聽着她答應和他結婚。

「啊，希禮，」她想，「我希望你不如死了！我決然捨不得你回來看見這番景象的。」

希禮曾在這裏娶她的新娘，但是他的兒子和兒子的兒子再不能把他們的新娘帶進這所房子裏來了。這所房子是她非常愛好的，是她熱望着要來統治的，現在這裏永遠不能再有結婚和生育的事情了。這所房子是死了，思嘉就覺得衛家全家的人彷彿都跟它一同死了。

「現在我不去想它，現在我受不了的。我要等後來再想，」她大聲的自言自語着，把眼睛朝了開去。

她在園子裏尋了一番，便沿那殘址的周圍一路尋去，經過那已踏爛的花牀，經過了後院，經過了薰臘間，倉房，乃至養雞室等等的灰燼，菜園的籬笆也已倒毀了，那園裏的情形跟陶樂並無兩樣。那些柔軟的泥土上都印滿了車轍馬跡了，菜蔬都被搗爛在泥裏。她這麼找了半天，結果是一無所得。

她又通過院子回轉來，然後從小徑上走向那一帶白粉牆的下屋去，一路走一路喊着「喂喂！」但是沒有人答應也，連狗叫也聽不見一聲，分明是衛家的黑人都逃走了，或是跟北佬去了，她知道他們衛家的每個黑奴都分得一片小園地，希望這些園地還有幸免的。

果然，她的搜索得了報酬了，但是她已疲倦到無力感覺快樂，原來在這些小園地裏她發見了紅蘿蔔和捲心菜，都因失水枯萎了，但都還豎在那裏還有白豆和蠶豆，都已變黃了，但還可吃得，她就往菜畦上坐了下去，拿着顫抖的手一顆顆的挖起來，一會兒就盛滿了一籃子，她想今晚回去一頓晚飯儘够吃得很舒服，可惜的是沒有肉來炒，於是她想起蝶姐拿來點燈的鹹肉油來了，或者那也可用的，她回去之後一定要叫蝶姐拿松枝來點燈，好把鹹肉留起來做菜用。

在一間下屋的後台階旁邊，她找到了一排白蘿蔔，便覺得一陣飢餓突然襲擊她，這種水分很多的清脆白蘿蔔，是跟她現在的胃口完全相配的，她挖出一個來，等不得擦去皮上的泥土，便放在嘴裏咬了一大口，匆匆地嚥下去了，卻想不到那蘿蔔又老，又粗，又辣，竟把她眼淚也辣了出來，並且那嚥下去的一塊一經落到她胃裏，便覺得非常不受用，不由得伏在地上大大嘔吐起來，同時那間下屋裏邊飄出了一陣黑人的臭氣，使她愈加感到惡心，霎時間頭暈眼花，天昏地黑，嘩嘩的吐個不住。

及至許久之後，她方才覺得定些，便又掙扎着爬了起來，但是這番慘苦的經驗並不會動搖她的奮鬥的意志，反而使她越發倔強了，所以當她提着那個籃子回家的時候，她就下了一個只許前進不容後退的決心。

風

這事以後的幾天日子，陶樂都是跟魯濱孫的荒島一般，非常的寂寞，和其餘的世界非常的隔絕，其實那其餘的世界離開陶樂都不過幾哩路，即如鍾氏坡，萬葉落迦囉，乃於那些隣家的莊子，平日

都是常常往來的，現在卻像有幾千哩的洶湧波濤隔在中間了，思嘉回來的那匹老馬已經死了，她唯一的交通工具失去了，她們又沒有時間和氣力去步行那麼許多路。

有時，思嘉正在忙的不得開交的當兒，忽然要側起耳朵來聽聽那些熟悉的響息——下屋裏面小黑炭的傻笑聲，車輛從田裏回家來時的吱吱嘎嘎聲，嘉樂騎着神馬奔過牧場的嘖嘖聲，小徑上馬車輪碾過的噼噼聲，乃至隣舍家偶樹進來閒坐的談話聲，但結果是什麼都不會聽到，門前的大路是寂靜無人的，從來不會看見那種預告客到的紅塵。總之，陶樂已經成了一座孤島了，四面便是那一片汪洋的綠色的山丘和紅色的田地。

離開陶樂的一段路外，戰爭和世界還是照舊進行着，但在這個莊子裏，戰爭和世界都只有記憶裏才有了，而這種記憶是要等人們精疲力竭的時候才會起來的。若在平時，人們只能應付自己那個全空的胃或是半空的胃的要求，自然要把那世界置之度外，所以按一般的情形說起來，這裏的生活只包含着兩種互相關聯的思想，就是食物及怎樣得到食物。

食物食物爲什麼胃的記憶偏偏比心的記憶更能持久呢？就是像思嘉這麼勇敢的人，也只驅遣得了傷心，卻驅遣不了飢餓。每天早晨她在似醒未醒的時間，總要蜷在牀上期待着從前那和烤肉和麪捲的好香味，及至她真正聽見自己肚裏叫起來，她就霍然的大醒過來了。

陶樂食桌上有的是蘋果、山薯、花生、牛奶，但雖這種原始的食品，也是從來不夠大家吃飽的。思嘉一天三頓看見同是這一套東西，她的記憶便要突然飛回從前的日子，而想起當日那種燈燭輝煌的席面和熱氣騰騰的盛饌來。

在那時候，食物是多麼不用費心思，多麼可以浪費啊！麵包捲、玉米捲、餅乾、蛋糕，還有滴零滴落的牛油，竟是做一頓拿來吃的，桌子上是這頭有火腿，那頭有烤雞，甘藍菜是帶缸帶缸盛着的，青蠶豆是

像山一般堆着的，炸南瓜，煨秋葵，奶酪醬油浸的紅蘿蔔，那是尤其算不了什麼了。三頓甜點心有可塗的餅，奶油塗的糕，天天花樣翻新，可以由你隨便挑。關於這一些食品的記憶，往往有力量可以將她的眼淚引出來，至於死和戰爭的記憶，倒沒有這種力量。同時這種記憶也有力量可以使她的軀軀腸鳴頓時變成了一種惡性，講到她的食慾，那是嬌嬌一向替她擔心的，現在這位十九歲大姑娘的食量，又因不住勞動的緣故，更比從前增加四倍了。

但是陶樂現在的問題並不單是解決她個人的食慾，因為她不睜開眼睛便罷，一睜開眼睛便會接觸到黑的白的盡是飢餓的面孔。蘇綸跟愷玲的傷寒病已經快到復原期間了，這一期間的食慾是無論如何不能輕易滿足的，小衛德已經在那裏單調地哭叫：「衛德不要吃山薯，衛德餓。」

其餘的人也都在不住叫苦。

「思嘉小姐，俺要是再吃不飽，這倆孩子俺是奶不了的了。」

「思嘉小姐，俺肚子裏要是裝不滿俺是劈不動柴的。」

「嘉姑娘，這種東西俺是再也吃不下去了。」

「孩子，難道咱們一逕都吃山薯嗎？」

只有媚蘭一個人是不叫苦的，可是她的面孔一天瘦一天了，一天白一天了，雖在夢裏也要不住痛得抽搐了。

「我不餓，思嘉把我的份牛奶給蝶姐喝罷，她要奶孩子，得吃飽，害病的人永遠不餓的。」

正唯她這麼默默的忍受，使思嘉愈覺懊惱，比那些向她哭叫的更覺懊惱，因為她可以——也確實——對那些哭叫的人大聲挖苦一陣，至於媚蘭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就使她一點兒沒有辦法，只得放在心裏暗暗的懷恨，現在那些黑人乃至於衛德、嘉架，都去親近媚蘭了，因為媚蘭自己雖然是那

廢虛弱卻對他們非常和氣而同情，至於思嘉，近來已經全然沒了。

尤其是衛德，他差不多是整天在媚蘭房裏的前幾日他懶懶的樣子，思嘉沒有工夫發覺，她卻發見了，她說他肚子裏有蟲，思嘉就聽她的話拿母親往日常常給那些蟲吃的藥草給他吃，但是吃了幾天，那孩子反倒越發蒼白了，思嘉也不去管他，近來她已經不把他當人看了，她只覺得他是多一張吃飯的口，多一重的麻煩，她想等這難關過去之後，過幾天再去跟他頑兒，再去跟他講故事，教他A B C，可是現在她不但沒有這工夫，並且沒有這心緒，而且每每碰到自己疲倦或有心事的時候，他總要裹到腳下來，因而她對他總沒有好聲好氣。

衛德每次挨了她的罵，總只會眼睛張得大大的，嚇得跟獸子一般，這就使思嘉尤其覺得不高興，她卻不曉得這個孩子實在嚇壞了，他的神經已經有些失常態，夜裏常常要從睡夢中哭叫出來，白天是無論怎樣一點突然的聲音，一點大聲的喝罵，都要使他馬上簌簌地發抖，因為在這可憐孩子的心裏，這種聲音的恐怖是跟北佬來的恐怖分辨不出的。

在俄狼陀的圍攻開始以前，衛德一向過的都是快樂、平靜、安適的生活，雖則自己的母親一逕不大關心他，他卻向來都有人疼愛，向來都聽見人家對他說好話，及至轟炸的那天晚上，他一睜開眼，忽聽見滿大都是紅光，滿身都是轟響，這已經使他的靈魂吃當不住了，又加那天晚上起，他常常要挨母親的打罵，所以那天晚上就是他的生活的分水嶺，以前的舒適生活在那天晚上完全消失了，而且一失之後就再也不能恢復，及至從俄狼陀逃回陶樂那一天，他就更曉得北佬在他後面追，直到現在也還害怕着北佬要來拿他去，所以思嘉每次罵了他，他就要把以前幾次的恐怖記起來，因此他的害怕北佬的心理就不期然的變做害怕母親了。

後來思嘉自己也覺到孩子漸漸跟她疏遠了，有時忙裏偷閒，不免想到這件事，就又

懊惱從前衛德一逕絆到自己腳下來，她是巴不得他走開遠些，現在他避開她了，她又怪這麼疎遠了。

衛德避開了母親，就一逕躲在媚蘭房間裏，伏在媚蘭牀邊安安靜靜的玩着，或是聽着講故事，因為衛德現在崇拜「娘娘」了，娘娘跟他說話總是那麼輕輕的，那麼笑嘻嘻的，娘娘從來不對他說：「你不要鬧啊，衛德，我把你頭都鬧痛了！」也從來不說：「哦，衛德，你看上帝分上不要纏好，好呢！」

思嘉自己從來沒有工夫也沒有意思要疼他，她看見媚蘭這麼疼他，卻又要妬嫉。有一天她看見衛德爬到媚蘭枕頭邊，整個身子都倒在媚蘭身上，她就出其不意地給他啣的一個耳摑。

「你怎麼專門來纏娘的，你不看見她有病嗎？滾出去，到院子裏玩兒去，永遠不許再進這裏來！」

但是媚蘭急忙伸出一條虛弱的臂膀，把那嗚嗚哭着的孩子抓回去了。

「哦，哦，衛德，你並不是來纏我的，是不是哦，思嘉，他一點沒有跟我打麻煩呢，讓他在這裏罷，讓我來照看他罷，我別的事情不會做，難道一個孩子都照看不了嗎？你是一天忙到晚的，當然照看他不着。」

「你不要傻罷，媚蘭，」思嘉簡單地說，「你看你病到這種樣子，吃得起他到你肚子上來塗的嗎？我告訴你，衛德我再看見你爬到娘娘牀上去，我就要剝你的皮，不許哭了。一天到晚儘管哭也該學得乖些了。」

衛德哭着飛奔到樓下去躲起來，這裏媚蘭咬着自己的嘴唇，不由得眼淚簌簌的落下。當時她站在樓上穿堂裏，親眼看見了這種情形，卻只曾吁吁的喘着氣，因為近來是誰都不敢同思嘉說話了。

大家都怕她那張鋒利的嘴，都覺得她全然變了一個人了。

於是思嘉佔了陶樂最高統治者的地位了，她就跟一切驟然當權的人一樣立刻把天性裏面所有威嚇人的本能都表現出來，這並不是因為她的天性本來就凶暴，乃是由於她心裏害怕，覺得自己沒有把握，所以必須對別人兇些，別人才不至看出自己的弱點來。而且，她覺得對別人吆喝，叫別人害怕，也便是一種快樂。她覺得這麼發洩發洩，是可以使自己那種過分緊張的神經鬆一鬆的。她對於自己個性的變化，也並不是毫不覺得。有時她發了過分強硬的命令，以致阿寶聳起了肩膀，嫵嫵嘴裏噙着，她便也疑心自己也許失了體統了。事實上是，愛蘭往日灌進她身上去的一切禮貌，一切溫柔，都已跟秋風裏的落葉一般紛紛墜落盡淨了。

從前愛蘭不時對她說：「你對底下人特別對黑奴，心裏要有堅決的主張，不過總要溫和些。」但是現在如果待他們溫和，他們就要一天到晚坐在廚房裏談不盡從前那種家裏黑人和田裏黑人各管各事的好日子了。

「你要愛你的姊妹，你要顧念她們，」愛蘭又常常說。「你對於苦惱的人特別要和氣，凡是有愁惱有患難的，你都要對他們慈悲些。」

但是她現在不能愛她的妹妹了。她們不過是她肩膀上的一副重擔子。講到顧念她們，她不是常常替她們洗澡，替她們梳頭，而且每天老遠跑出去找菜來給她們喫嗎？不是也爲了她們，她才到那可怕的牛角底下冒着大險學會擠牛奶了嗎？講到要和氣，那是浪費時間罷了。她如果公然對她們和氣起來，她們就要在牀上多賴一些日子，而她是巴不得她們馬上就起來，以便多四隻手幫她做事的。

那兩位妹妹的病卻是好的實在慢，還是那麼癱在牀上起不來。當初這個世界大起變化的時候，她們正病得人事不知，因此，她們至今還是不大相信現在跟她們病前已同隔世。北佬來過了，黑人逃

光了，母親不在了，這三樁事她們始終是將信將疑的。不過她們相信思嘉的確是變了，變到不像真的思嘉了，有時思嘉坐在她們牀腳邊，跟她們計劃病好以後的工作，她們簡直把她看做了一個妖怪。若說她們家裏現在已經沒有一百個黑奴在工作，這是她們始終不能領會的。若說她們郝家的小姐應該親自動手做粗工，也是她們無論如何不能領會的。

「可是姊姊，」愷彙嚇得一張孩子面孔獸獸的說道：「我是不能劈柴的！我的手要劈壞呢！」
「你看我的，」思嘉一面伸出一隻滿是泡泡和繭子的手掌給她們看，一面帶着一個嚇人的微笑回答道。

「我覺得你這個人真是可怕，爲什麼對我們講這種話呢！」蘇綸喊道：「我想你是說謊的，你是說着嚇嚇我們的。要是媽在這裏，她決不肯讓你講這樣的話劈柴——你怎麼講得出來的！」

她說着，帶着一種嫌惡的神氣，看了看她的大姊，覺得她們病到這個樣兒，她還要這麼嚇她們，真是卑鄙極了。她是幾乎死過的，現在又沒有母親了，正覺得非常寂寞，非常害怕，正該有人來疼疼她，安慰她，才是道理，誰知道思嘉每天要來看他們，彷彿恨不得她們立刻起牀去做事，並且一逕都跟她們談鋪牀、做飯、吊水劈柴的事情，再沒有一句話問到她們的病，而且她講起了要她們工作，還彷彿是津津有味似的。

是的，思嘉對於這些事情確實是覺得津津有味的。因爲她之所以要威嚇黑人，所以要觸傷兩個妹妹的情感，都不是單單由於自己心事太大太疲乏的緣故，卻也因爲她發見了母親從前教她的話都錯的，心裏氣憤不過，要在他們頭上發洩發洩呢。

她只覺得母親從前教她的話現在一點也沒有價值，心裏非常慘痛而迷惑，她卻不曾想到，母親對於當初所以教訓女兒的那種文化是不能預先知道它要崩潰的，對於當初她們所處的社會地位

是不能預先見到它要消滅的，她也不會想到當初母親心目中只以為她們以後的生活可以永遠那麼太平無事過下去，因而嘉嘉溫和、柔順、忠慎、仁愛等等德目來教女兒，母親以為女人有過這些德目的訓練，生活總不會虧待她們的。

現在思嘉絕望地想道：「沒有，沒有，她教我的事情對於我一點幫助都沒有！仁愛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呢？溫和對於我有什麼價值呢？我倒不如跟黑人一樣，學一點耕田採棉的事情了。哦，母親，你是錯誤的！」

然而她不會仔細想一想，她母親時代那個有秩序的世界是去了，代它而起的是一個野蠻世界了，一切標準一切價值都已改變了。她只看見——或者自以為看見——母親是錯誤的，所以她不得不趕快改變起來，以便適應這個新世界，因為她對於這個世界的到來是絲毫不會有過準備的。

只有她對於陶樂的感情並沒有改變。她每次從田裏工作勞倦回來而看見那座白粉牆房屋的時候，心裏總要湧上一陣對於家的熱愛和回家的快樂。她每次從窗口裏看見那些碧綠的牧場，那些鮮紅的田畝，那些濃密的樹林，心裏總要充滿着一種美感。她覺得世界上再沒有一塊地方能够像這一片土地這麼美麗的。

當她覺得陶樂十分可愛的時候，她就一部分懂得人類為什麼要有戰爭了。因而她覺得瑞德說的人們為金錢而戰爭的話也是錯的，人們是為這連綿不斷的田地而戰的，是為這碧草芊芊的牧場而戰的，是為這蜿蜒長流的河道而戰的，是為這長滿山茱萸的白粉牆房屋而戰的。唯有這些東西是值得戰鬪的，唯有這屬於她們自己而將傳之子子孫孫永遠替她們生長棉花的紅色土地是值得戰鬪的。

現在母親是死了，希禮是走了，父親已經失神了，錢、黑奴、安穩、地位等等都已在一剎那之間化為

烏有了，那末她所有的東西就唯有這幾百畝被人蹂躪之餘的土地了。於是她如同隔世似的記起父親跟她的一番關於土地的談話來，說是世界上唯有土地這東西是值得戰鬥的，但是她當時爲什麼那麼幼稚，那麼愚昧，竟至一點兒不懂它的深意呢！

「因爲世界上唯有土地這東西是天長地久的……凡是身上含有一滴愛爾蘭血的人，總是把他們所居住的土地當做自己母親般看待的……唯有這東西是值得忙碌的，值得戰鬥的，值得拚死的。」

是的，陶樂是值得戰鬥的，她就簡捷了當毫無問題地接受這種戰鬥了。從今以後，誰都不能從她手裏把陶樂奪去。誰都不能把她跟她的人趕出陶樂去受親戚的賙濟。她要保有這陶樂，哪怕使家裏人個個斷了頸梗也在所不惜。

第二十六章

思嘉從餓狼陀回來已經兩個禮拜了，那時她腳上有個大泡泡忽然腫了起來，腫得她再也穿不上鞋子，只能仰着腳板點着後跟走幾步。這就把她急得幾乎發起狂來，倘如也跟那些兵士那麼潰爛起來呢？那時候又沒處去找醫生，她不是只好等死嗎？死是她到底還不甘心的。現在活得雖然極苦楚，她到底還捨不得走。她死了之後這個陶樂交給誰去看管呢？

她剛剛回來那幾天，還希望着父親可以回復他的老精神，仍舊會出來指揮家務，現在經過了兩個禮拜，這種希望已經消失了。她現在已經完全明白，不管她自己願意不願意，這個莊子和莊子上所有的人都要依靠她這兩隻沒有經驗的手了，因為父親還是那麼靜靜地坐着，彷彿是做夢一般，靈魂早已離開了陶樂，凡事都非常柔順，一點兒沒有脾氣，有時她有事情去請教他，他總只答道：「你自己看着辦罷，女兒。」或者更糟的，「去跟你母親商量去罷，孩子。」

他是再也不會變的了，現在思嘉已經認明了這種事實，而且毫無情感地預備應付這種事實了。她知道父親除到死，是一選都要像這樣等着母親聽着母親的。他已經站在一種陰陽交界的地面，那裏的時間是不前進的，彷彿愛蘭一選都在隔壁房間裏一般。他的生存的總發條已經去掉了，就是母親死的那天去掉的，同時他的主張，他的膽氣，他的不耐安靜的活力，也一齊跟着去掉了。愛蘭猶之乎一幕戲劇的聽衆，他郝嘉樂曾經對他演過一場熱鬧的戲劇，現在臺前的幕忽然永遠放下了，臺腳的燈忽然熄滅了，臺下的聽衆忽然不見了，於是這個驚呆了的老演員獨自留在舞臺上，把驚人的臺詞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那天早晨屋裏非常之寂靜，因為除了思嘉、衛德和那三個臥病的女子之外，所有的人都到爛泥地裏去捉那母豬去了。就連嘉樂，今天也有一點活動起來，也拿着一條繩子，由阿寶扶着一道去了。蘇綸跟愷玲剛剛哭累了睡熟過去，因為她們想起了母親，每天至少總要淌兩次傷心的眼淚。媚蘭那天精神稍好些，初次在枕頭上豎着靠起來，身上蓋着一條百衲的破被，兩條臂膀底下躺着兩個小小的孩頭，一個是她自己那個孩子的蘇蘇的黃頭，一個是蝶姐那個孩子的蓬蓬的黑頭。牀前還坐着個衛德，正在聽她講童話。

對於思嘉、陶樂的這種寂靜是受不了的，因為這要使她記起那天從餓狼回來的情景來。那頭母牛同小牛都已好幾個鐘頭沒有響聲了。窗外也沒有鳥兒的鳴噪，就連那一羣卜居山茱萸叢中業已數代的反舌鳥，今天也不唱歌了。她拖了一張矮椅靠着臥房前面的窗口去坐着，默默望着前面的車道、草場，和大路那邊的一片空牧地。她把衣裾一直擦到膝蓋上，拿一雙臂膀支在窗檯上托着下巴。類兒近旁地板上放着一桶冰涼的井水，她不時要把她的腫痛的腳伸進裏面去，皺着眉頭熬着那刺激。

她肚裏抱着滿肚的懊惱，只把她的下巴類兒往手掌上拚命的擻着。這幾天正需要她把全身氣力用出來，偏偏腳上又腫起來了。一班傻子是永遠捉不到那頭母豬的，他們一個一個都去嘗試過。本來限他們一個禮拜捉到的，現在兩個禮拜都沒有捉到。要是她自己跟他們去捉的話，那是包管一索就會給她拋到的。

不過即使那個母豬捉到了又怎麼樣呢？等到她跟那個小豬都吃完了又吃什麼呢？生活還是照樣要前進的，食欲也還是照樣要有。冬天快到了，家裏是什麼都沒有，連那從隣家採來的菜蔬也沒得剩了。現在她們需要的是乾豆、蘆粟、肉米——以及——哦，還有許許多多東西呢。還有穀子和棉花。

子，以備來年春天可播種。還要添衣裳。這些東西從哪裏來呢？她又哪裏有錢去買呢？

她曾經私底下去找索過嘉樂所有的口袋，以及他的錢櫃子，結果是找到了一捲捲聯盟州的公債，以及三千元聯盟州的紙幣。這是够我們飽飽吃一頓的了，她心裏不覺暗笑的想，因為現在聯盟州的紙幣已經差不多一錢不值了。而且即使還值錢，也買得到東西，你又拿什麼去把它運回陶樂來呢？上帝爲什麼要把他們那匹老馬也收了呢？就是瑞德給她偷來的那匹半死不活的老馬，還在這裏也就能使這個世界完全改觀的。於是她又想起從前來了，想起那些光澤肥胖的騾子，想起那些拖車的馬兒，想起她們自己騎的那些小馬，想起父親騎的那匹壯健的雄馬——哦，只要有一頭頂頂拙劣的騾子留下來也就好了！

但是，不要緊——等她的腳好起來，她就要步行到鍾氏坡去了。鍾氏坡路很不少，她生平從來沒有走過這麼許多路，但是她不怕，她一定要去。她想那個城市哪怕已經給北佬完全燒光了，總一定還有人留在那裏，會得告訴她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食物的。想到食物，她就彷彿又看見衛德那張苦惱臉兒浮到眼前了。他一逕都嚷着不愛吃山薯，他要吃雞腿子，要吃米飯，要吃肉滷。

她，不覺一陣心酸，只見前院子裏的燦爛日光頓時罩上了一層雲霧，那些樹木也在淚眼前面變得模糊了。思嘉將頭伏在臂膀上，竭力熬住了哭。現在哭是沒有用的了，哭是只有你在男人面前希望他給你好處的時候纔有效果的。誰知正想到這裏，她忽然驚覺到一陣小跑着的馬蹄聲。但是她仍舊伏在那裏，並不把頭擡起來。因爲這兩個禮拜以來，她日夜都要發生幻覺，彷彿常常聽見馬蹄的聲音，猶之常常聽見母親的碎擦聲一樣。在這樣的時候，她的心照例要碎碎的搥着，但是她馬上就把自己喝禁住了。「你不要傻罷！」

誰知道一回不是幻覺了，她明明聽見那馬蹄聲漸漸地緩了下去，自然緩成了一種很有節奏的

慢步，從那石子路上噤噤而來了，這是一匹馬——是湯家的嗎？是方家的嗎？她急忙將頭擡起，原來是一個北佬的騎兵。

機械地，她把臉藏在窗帘背後去，從窗縫裏窺探着，卻已嚇得連呼吸都突然停止了。

那人蹲在馬鞍上，是個肥笨粗暴的傢伙，一部亂蓬蓬的濃黑鬍子一直撒到她那未扣釦子的藍色軍服上。一雙謎細的眼睛，在日光底下瞅成一條縫，正從帽舌頭底下對那座房子細細的端詳。隨即他慢慢地下了馬，將馬韁繩一擡擡在吊馬樁上。思嘉這時彷彿肚皮上突然吃人狠狠打了一拳似的，一口氣又轉回來了一個北佬，一個屁股上掛着一枝長手鎗的北佬，而且她是獨個人在這裏，只有三個害病的女人跟三個孩子呢！

那人跨上台階來，一隻手揷在手鎗帶上，一雙賊眼不住兩邊的溜着——在這當兒，思嘉心上便浮起了萬花筒式的種種圖畫來，把白蝶姑媽從前講那些關於女人受攻的故事也都記起來了，乃至於怎樣殺人，怎樣放火，怎樣拿刺刀刺殺孩子，凡是和一個北佬有聯繫的一切恐怖景象同時都奔騰到她心上來。

她的第一個衝動是想要躲到壁櫥裏去，爬到牀底下去，打後樓梯跑下去到爛泥地裏叫相救去——總之，任何能够避開他的方法，到那間都想到了，但是隨即聽見那人步上前面的台階，走進穿堂裏，那末她的去路已被塞斷了。於是她嚇得滿身冰冷，一點兒不敢動彈，只聽得那人在樓下一間房一間房的走過去，因見沒有人，腳步就一點點的響起來，然後聽見他在飯廳裏了，一會兒就要到廚房裏來了。

一想到廚房，憤怒就突然從思嘉胸腔裏蹦跳起來，將她像一把刺刀那麼刺痛着，頓時把她的恐懼驅散得乾乾淨淨，廚房現在廚房裏的爐竈上正放着兩隻罐子，一隻罐子裏滿滿燉着蘋果，一隻罐

子裏是她從十二根橡樹和麥家莊辛苦採來的蔬菜——這兩罐東西雖還不够吃飽兩個人，卻是預備給全家人當中飯的。她自己因要等大家回來一同吃，已經熬飢熬了幾個鐘頭了。難道連這一點東西也要讓那北佬去吃嗎？這就使她怒不可遏了。

你們這些天殺的北佬！你們像蝗蟲似的來了一陣子，已經把我們弄得精光了，害得我們在這裏慢慢餓死了！現在你們心裏還覺不滿足，還要回來偷過嗎？好，我現在對天發咒，從今以後我決不讓你這個傢伙再偷！

她便輕輕地脫掉鞋子，光着腳，把腫痛也忘記了，急忙輕腳輕手的跑到衣櫥那邊，悄然無聲的開開頂格的抽斗，拿出她從俄狼陀帶歸的那柄沈重手鎗來——就是察理生前曾經帶過卻未放過的。她又向那掛在指揮刀底下的皮盒子裏摸了一會，摸出一顆銅帽來，將它裝上了鎗眼。於是她急速而無聲地通過樓上的穿堂，一手扶着欄杆，一手將那手鎗藏在大腿旁邊的衣褶裏，跑下樓梯去。

「上面是誰？」一個帶鼻腔的聲音從底下喊了上來，她就在樓梯的半中間站住了，只覺自己耳朵裏的血跳得非常的響，連那人的聲音也幾乎被它蓋過。「站住，不然我就開鎗了！」那聲音吆喝道。當時那人站在飯廳門口，緊張地做着一個架式，一隻手拿着手鎗，一隻手拿着一隻花梨木的小針線盒，裏面放着金戒指，金柄的剪刀，金鑲的小鑽石之類。思嘉的腿兒一直冷到了膝蓋，但是憤怒炙燙着她的臉了。母親的針線盒子在她手裏呢！她很想大聲對他喊着：「放下來！放下來！你這醜態——」但是說話總不能出口，她只能從欄杆上對他瞪視着，看着他的面孔從一種殘暴的緊張變成一種一半藐視一半逢迎的神色。

「那末這裏是有人的了！」他一面着說，一面將手鎗塞回皮袋裏去，就走過了穿堂，走到樓梯腳來，筆正的對住她站着。「你只有一個人嗎，小娘子？」

像閃電似的，她已經把手鎗挺出了欄杆，對準他那滿是鬍鬚的臉蛋。那人正要伸手到鎗袋裏去，這邊已經扳動鎗機了。那手鎗的反動力使得她的身體都幌盪起來，同時一個爆炸的轟響震動了她的耳朵，一股火藥的氣味刺激了她的鼻官，便見那人砰的一聲往後仰翻了下去，震得飯廳裏的器具都簌簌響起來。那個針線盒子從他手裏落下來，裏面的東西撒滿了一地。思嘉幾乎不自覺地急忙從樓梯上跑下去，站在那人的旁邊，朝下看着他那殘餘的臉蛋，只見他的鼻子已經變成血淋淋的一個大洞，他的眼睛已給火藥燙焦了。她彎下頭仔細一看，纔見兩道鮮血正在地板上流着，一道從他臉上流出來，一道出自他腦後。

不錯，他死了，無疑的。她殺了一個人了。

那一股煙裊裊浮上天花板，那兩道血在她腳下越來越廣闊了。她在那裏也不知站了多少時刻，只覺得在那夏日早晨的寂靜裏，彷彿一切聲音一切氣息都突然的放大了，她自己心裏的搏動彷彿跟擂鼓一般，那山茶葉子的綵繚彷彿是陣雨，連那遠處爛泥地裏鳥兒的哀訴也像轟響了，連那窗外花兒襲來的暗香也像刺鼻了。

她殺了一個人了——她是向來連聽見殺豬都要覺得不忍的！這是謀殺啊！她遲鈍地想道：我已犯了謀殺案子了，哦，我怎麼會做這種事的呢！但是她的眼睛一經看見地上針線盒旁邊那隻毛氍氍的手，心裏就又活躍起來，當即感到一陣涼爽的舒適。她竟可以將自己的腳後跟伸進那創口裏去，讓那人的熱血去熨着適意適意。她總算給陶樂報了一點仇了——給母親報了一點仇了。

這時樓上穿堂裏起來一陣跟跟跄跄的脚步聲，中間停了一停，然後又起來，內中還夾雜着一種金屬物着地碰撞的聲音。於是思嘉重新回復了時間和現實的意識，擡頭向樓梯上一看，只見媚蘭站在樓梯頂，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棉布襯衣，一隻手裏把察理的那把指揮刀重沈沈地拖着。她

當時所在地位，是能把握底下的全景，一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個穿藍衣服的身體仰在血泊裏，一隻針線箱散亂在他身邊。思嘉則赤着腳，灰着臉，手裏抓着一柄長手鎗站在那裏。

默然無聲地她的眼睛對到了思嘉的眼睛，她那向來溫和的臉上露出一種感到勝利的光彩，她的微笑裏含着一種表示贊美和痛快的神情，跟思嘉自己心裏那種奔騰澎湃的情緒正相投合。

「怎麼——怎麼——她也像我呢！她了解我心裏的情感呢！」思嘉想了一個長長的頃刻，她也會得做這樣的事情呢！」

她對那向來覺得厭惡而輕蔑的瘦弱身軀看了一眼，不由得心裏大大激動起來。她的對於希禮之妻的憎恨不由得不暫時退讓，而湧起了一陣欽佩和同仇的情緒了。霎時之間她就已看得明明白白，媚蘭的笑臉和媚眼底下實在潛藏着一片不折不扣的鋼鐵，她的安靜的血液裏面也未嘗沒有勇敢和豪俠的成分的。

「思嘉！思嘉！蘇綸和愷玲的驚惶虛弱的聲音從那關閉着的房門裏透漏出來，同時衛德也在那裏尖叫「娘娘娘娘」媚蘭急忙將手指往嘴上一放，示意叫思嘉不要作聲，然後把那指揮刀放在樓梯頂，重新回到樓上穿堂裏，推開那病室的門。

「你們不要嚇小鷄子」只聽見她的聲音好像很有與似的在那裏說。「你們的大姊姊在擦你姊夫留下來的的手鎗，想不到走火了，她自己嚇了一跳呢！……你不要害怕，寒衛德，你媽在開你爸爸的手鎗，等你過天大起來，她就要讓你開了。」

「好啊，說得多麼冷靜的一個蕩！」思嘉不勝欽佩的想道。「我是不能像她那麼敏捷的，可是爲什麼要說謊呢，我幹這事兒是應該讓她們知道的。」

然後她把脚下的尸體重新看了看，頓覺憤怒和驚恐霎時都融化乾淨，而感到渾身不舒服起來。

禁不住兩腿簌簌地發抖。這時媚蘭又蹣跚着回到樓梯頂，一手抓住欄杆起步下樓來，一路把她的蒼白下脣緊緊地咬着。

「你回去躺着罷，傻子，你找死哪！」思嘉嚷着，但是媚蘭已經掙扎到樓下穿堂裏了。

「思嘉，」她低聲說，「我們趕快把他弄出去埋了，他也許不止一個人的，如果他的淘伴看見他——說着她抓住思嘉的臂膀支持着自己。」

「他一定只有一個人，」思嘉說，「剛才我在樓上窗口裏看不見別個，他一定是一個逃兵。」

「即使他是獨個人，也不能讓人家知道，他們黑人要到外邊去說的，走了風聲他們就要來拿你。思嘉，我們必須在爛泥地裏那些人沒有回來之先把他去埋掉。」

思嘉經她這麼熱心的催促，只得極力想起法子來。

「埋呢，我是有地方埋的，就是園角落裏那個棚子底下，阿寶前幾天剛剛掘過酒桶，泥土是鬆的。不過我怎麼能把他弄到那邊去呢？」

「我們一個人拖一條腿把他拖了去，」媚蘭堅執地說。

思嘉心裏雖然不願意，但是不由得對她的欽佩越發提高了。

「你拖你是一隻貓也拖不動呢，我會拖的，」她粗魯地說，「你回到牀上去罷，你不要找死，我也不要你幫忙，你再不去我先來抱你上去。」

媚蘭的蒼白臉上展出一個了解的微笑。「你也太體恤我了，思嘉，」她一面說着，一面就把她的嘴唇在思嘉面頰上輕輕地拂了一拂，思嘉不由得吃了一驚，媚蘭便又繼續說道：「你如果獨個人拖得出去，我就來擦——擦這些髒東西，免得他們回來要看見，不過，思嘉——」

「唔？」

「你想我們可不可以來搜搜他的背囊裏面也許有什麼吃的。」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思嘉說着，深恨自己爲什麼沒有先想到這樁事。「你來搜背囊，我來搜他的口袋。」

說着，她就帶着滿肚子的惡心彎下身子去，將那尸體胸前未解的幾個鈕釦統統解開來，逐一搜索着他的口袋。

「阿呀，我的天！」她一面低聲說着，一面抽出一隻用破衣裹着的裝得飽飽的荷包來。「媚蘭，媚蘭，我想裏面一定都是錢！」

媚蘭沒有說什麼，只突然往地板上坐了下去，將頭靠上了牆壁。

「你看罷！」她顫抖地說道。「我覺得有點吃力。」

思嘉扯開了那些破布，用顫抖的手打開了那個皮篋。

「你看，媚蘭——你看一看啊！」

媚蘭一看，不覺眼睛都看發愣了。混沌乾坤團在一起的是一大團的鈔票，也有北方政府的綠票，也有聯盟政府的廢票，而夾在鈔票中間的還有一塊十元的金幣和兩塊五元的金幣。

「現在你慢點數罷。」媚蘭看見思嘉動手數鈔票，就這麼催促她說。「我們要來不及——」
「你懂得嗎，媚蘭，懂得這些錢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有得吃了嗎？」

「是的，是的，親愛的，我懂得，可是現在我們沒有工夫了，你再看看那些袋，我就來搜他的背囊。」
思嘉真有些捨不得放下那荷包。光明的前途展開在她眼前了——真正的錢，北佬的馬，食物！這麼看起來，上帝到底是有的，真所謂天無絕人之路，雖則他救助你的方法不免要十分奇怪，她只是坐在自己的裙邊上，笑嘻嘻地視着那個荷包。食物！媚蘭從她手裏一把將荷包奪了過去——

「趕快啊」她說。

褲袋子裏並沒有搜出什麼，只有一段蠟燭根，一截烟草，和一條繩子。媚蘭從背囊裏取出一小袋的咖啡，把它放在鼻子上聞了聞，彷彿香得不得了似的，此外是一塊硬麵包，一個小女孩子的小相片，裝在一隻鑲真珠的金框子裏的，一枚柘榴石的別針，兩隻極闊的金釧子，用小金鍊條連着的一個金戒指，一隻銀子的牛奶杯，一把繡花用的金剪子，一枚鑽石的戒指，還有一隻金耳環，上面掛着兩顆梨形的鑽石，就是由她們的外行眼睛看起來，也知道是每顆都有一個克拉以上的。

「他是一個賊！」媚蘭低聲說着，不由得倒退了幾步。「思嘉，他這許多東西一定都是偷來的！」

「當然囉。」思嘉說。「他到我們這裏也是爲偷來的呢。」

「你殺了他好極了。」媚蘭說時，溫柔的眼睛裏面也露出點凶煞。「現在你趕快罷，親愛的，把他弄出去罷。」

思嘉就彎下身去，抓住那尸體的靴子，嘗試拖了一拖。這傢伙多重啊！她就突然感着自己太不中用了，要是拖他不動怎麼好呢？她於是背轉身，將他的兩隻靴子擡起來夾在自己臂膀底下，像拉車那麼拉着，那尸體果然給她拖動了，但是她突的又站住了，原來她當初十分興奮的時候，暫時忘記了腳上的痛，現在經她這麼一使勁，腳上就痛得像刀割一般，她只得咬緊牙關，翹起腳板，將全身的重量都載到腳後跟上去，像這樣拖着，直弄得額頭上汗如雨下，方纔把他一路鮮血淋漓的拖出了穿堂。

「要是他這麼一路淋過院子去，我們就收拾不乾淨了。」她喘着氣說。「把你的衣裳脫下來給我，媚蘭，我來把這傢伙的頭綁起來。」

媚蘭的白臉變得了緋紅。

「你不要傻罷，我不會看你的。」思嘉說。「要是我身上有小褂子或是小裙子的話，我自己就脫下來用了。」

媚蘭只得蹲到牆壁下，將身上的一件破舊衣從頭上倒褪下來，默默地扔給思嘉，然後拿兩條臂膀將自己的身體拚命遮掩着。

「謝謝上帝，我是不像她那麼害臊的。」思嘉看見媚蘭羞得沒奈何，一面這麼想着，一面將那破爛衣裳去裹在那人頭上。

她歷過了無數的頓挫，居然將那尸體拖到後面廊子上了，這纔她又歇下來，拿手背擦了擦額上的汗水，回轉頭看看媚蘭，見她正靠牆坐着，豎起兩個膝頭擋住她的赤裸的胸口，好傻的媚蘭，這種時候還要在這裏講羞恥呢，她有些懊惱地想着，原來思嘉平日對於媚蘭，就是爲了這種拘拘謹謹的行爲纔覺睚她不起的，但是一轉念之間，她自己也覺得有點慚愧了。她想這次的事情，到底是媚蘭拚着命從牀上爬起來幫助她的，這事需要不小的勇氣，前幾天餓狼陀陷落的時候，以及從餓狼陀回來的路上，媚蘭也曾表示過這種勇氣，這是一種深沈不露的勇氣，思嘉覺得她自己身上是沒有的，她又覺得他們衛家的人都具有同此性質的勇氣，自己並不能了解它，卻又不能不暗暗的佩服。

「你回到牀上去罷，」她回轉頭來對媚蘭說。「再不去你會得送命地上的東西等我埋了我自己會弄清楚的。」

「我去拿一條破地毯來擦罷，」媚蘭皺起眉頭看看那塘血，低聲說道。

「好罷，你送了命，看我來管你不管罷！假使他們有人回來了，你不要讓他們進來，就說門口那匹馬是不知從哪裏來的。」

媚蘭坐在早晨的陽光裏簌簌抖着，聽見那死人的頭碎碎的一步步拖下後面台階去，他便急

忙把耳朵閉了起來。

後來他們回來了，並沒有人追究那馬的來歷。他們都當他是從戰場上逃出來的，當然很樂意把它收留着了。那個北佬已經人不知鬼不覺的被思嘉埋進了那個葡萄棚下的淺坑裏。剛巧那個棚子的柱子已經霉爛了，那天晚上思嘉就索性拿了一把菜刀將它斫斷，讓那棚子整個倒下來，將那新掘的墳墓蓋得絲毫看不出形跡。後來關於修理這棚子的事，思嘉始終都沒有提起，偶然有黑人來問她，她只是置之不理。

此後他晚上躺在牀上睡不着覺的時候，也並不會有鬼出來找過她。她記起這樁事來的時候，也並不會受過恐怖或是懊悔的攻襲。她自己也很詫異，知道她在一個月以前是決然不會做這種事的。怎麼她這美貌青年的韓太太臉上的酒窩長得那麼嬌媚，耳上的墜子蕩得那麼迷人，現在竟會將一個男人的面孔轟成一個洞，並且親手將他匆匆埋掉呢？她想起了倘使有人知道她做這種事，真不知要嚇得什麼似的，便不覺得對她自己發了一個有點猙獰的微笑。

「這樁事情我再不去想它了。」她後來下了一個決心道。「事情是做過了，完結了，而且我當時倘使不殺他，那我豈不是個大傻子。不過——不過我想我自從回家以後總有一點兒變了，不然我是不能做這種事的。」

從此她不自覺地心裏潛伏了一個觀念，凡是遇到了什麼不愉快的艱難的工作，那個潛伏的觀念就要出來助她以一臂之力。「我連人都殺過呢，這點事情當然幹得了。」

的確，她是變過了，變到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了。那天她在十二根橡樹下屋後邊伏着嘔吐的時候，她的心上就已結起了一層硬殼，此後這層硬殼就逐漸加厚起來了。

現在思嘉已經付了一匹馬，她就可以出去看看一般隣舍家的情形了。自從她回家以後，她一逕都疑團莫釋：「難道全區的人就剩我們一家了嗎？難道人人都被燒殺了嗎？難道人人都逃到馬崗去了嗎？」於是她記起了十二根橡樹，記起了麥家莊，記起了施家的一片焦土，恐怕別的人家也都跟他們一樣，那就不免使她越看越可怕起來，但是即使越看越可怕，也總比這闊葫蘆不破好些。因此她就決計先到方家去一趟，不但因為方家的距離最近，同時也希望他家方老醫生在家裏，可以去跟他談談。她覺得現在媚蘭是得一個醫生看看了，照理她應該早已復原的，卻只見她還是那麼的蒼白，思嘉實在有點兒害怕。

於是她一等到腳上可以穿鞋子的一天，她就騎着那匹北佬的馬到方家的含羞樹去了。她將一隻腳踩着馬鐙，那一隻腳盤起來擱在馬鞍上，彷彿是坐側鞍一般。她一路預料着含羞樹也一定已經化為焦土，所以極力振作起精神，預備去正視那一番慘象。

誰知她一到那裏，看見那座黃色灰泥的房子依然無恙地豎立在一叢含羞樹當中，便不由得又驚又喜。隨卽方家的三個女人都跑出來迎接她，和她歡呼親嘴，直把她樂得幾乎吊下眼淚來。

但是等到第一陣熱烈的歡呼過去，而大家都擁到飯廳裏去坐定之後，思嘉就又打起寒噤來了。當初北佬所以不曾光臨含羞樹，是因這裏不在大路邊上的緣故，所以方家的牲口和糧食都還保留着，但是這裏也給陶樂和其他一切莊子上的那種死一般的寂靜所統治了。除了家裏使喚的四個黑女人之外，所有的黑奴都因怕北佬要來，溜得乾乾淨淨了。家裏是一個男人也沒有，就只有賽莉養的那個兒子，卻是還不曾離開襁褓的暹慶一所大房子裏，就只住着三個女人：一個是方老祖母，七十多歲了；一個是她的媳婦，也已五十多，可是人家都還叫她小姑娘；還有一個就是孫媳婦賽莉，年紀還不滿二十。她們跟任何隣舍家都離開很遠，又沒有人保護她們，但是她們即使覺得害怕，也不說到嘴上。

來。或者是——思嘉心裏想——因為底下兩輩怕那祖老太太的緣故，所以心裏雖然害怕也只得悶聲不響了。因為那位祖老太太脾氣倔強得很，就是思嘉也是怕她的。怕她眼睛尖，嘴更尖，從前都領教過的。

她家這婆媳三代，彼此雖無血統的關係，年紀也相差很遠，但是她們精神和經驗上都非相似，因而覺得十分痛癢相關的。她們身上穿的都是家裏土染的喪服，臉上都憔悴不堪，都懷着重大的心事，只是勉強裝着笑語如常的樣子。一點兒不流露出來，因為她們的黑奴都跑掉了，她們的錢都成了廢物了。賽莉的丈夫約瑟是在葛的斯堡一役捐軀了，那個小姑娘也已成了寡婦，因為小方醫生在維克斯堡害痢疾死了。還有兩個孫兒子，樂西跟東義，現在仍在佛金泥，誰也不曉得他們的死活。就是老方醫生也在韋樂兒的騎兵隊裏服務呢。

「這老傻瓜今年七十三了，並且害着一身風濕症，可是他雄心不死，偏要跟着一班小伙子出去拚命。」祖老太太說起了她的丈夫，眼睛裏便射出鋒利的光芒，現出十分驕傲的樣子。

「你們這裏曾經聽到餓狼陀那邊的消息嗎？」思嘉等她們心境稍定之後問她們。「我們陶樂是全然變成墳墓了呢。」

「哦，我的孩子，」老姑娘答道，因為凡是大家坐在一起談話的時候，照例是要由她獨霸發言權的，這是她的脾氣。「我們這裏也是一樣的，我們什麼都沒有聽見，只曉得那裏已經給謝爾門拿去了。」

「哦，他到底是拿去了。他現在在做什麼呢？你們聽見說現在在什麼地方打嗎？」

「嗨，我們哪裏會知道？我們住在這種地方，一共不過三個女人家，又許多禮拜沒有接到信，也沒有見到報紙了！」那位祖老太太很尖利的答道。「我們這裏有一個黑人，曾經遇到過別處的一個

黑人，那個黑人有一個朋友到過鍾氏坡，我們就只靠他聽來了一點消息，別的一概不知道。據他們說，北佬現在屯在餓狼陀歇馬了，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想來他們給我們打了這許多天，也是該歇歇馬了。」

「你就想一想你們自己能，你們一逕在陶樂，什麼都沒有聽見，我們還不是一樣嗎？」小姑娘插進來說。「不過也該怪我太懶了，沒有到各處去溜溜去實在呢，我們這裏事情也太多，黑奴差不多跑光了，簡直抽不出功夫來。可是我遲早總是要去溜一趟的。這太對不起隣舍家了，是不是不過我們總當陶樂也給北佬燒掉了，跟十二根橡樹麥家莊那邊一樣。總當你們都到馬崗去了，故夢也想不到你們還在家裏的，思嘉。」

「可不是嗎？我們怎麼知道呢？那天你們家的黑奴從我們這裏逃過，都嚇得那模樣子，都說北佬馬上就要放火燒陶樂了。」祖老太太插進來道。

「而且我們還看見——」賽莉也開了口了。

「我在這裏說了呢，」老姑娘連忙搶着道。「他們還說北佬已經在陶樂四面都紮起營盤，你們都收拾好要到馬崗去了。那天夜裏我們果然看見你們陶樂那邊有火光，一連燒了好幾個鐘頭，把我們這裏的這些僮黑奴嚇得一齊跑光了。那末到底是燒什麼東西呢？」

「我們的棉花統統燒光了——值得十五萬塊錢的。」思嘉慘然的說。

「還虧得房子沒有燒掉呢，」祖老太太將下巴頰兒靠在拐杖上說。「棉花是好再種的，房子可再造不起來了。真的，你們現在動手採棉花了嗎？」

「沒有，」思嘉說。「我們的棉花大半都給毀了，剩下來的至多不過三包了，都在河牀那邊，就是採起來還當得什麼事呢。而且我們田裏的作手都跑光了，也沒有人採了。」

「嗨，我的天，我們田裏的作手都跑光了，也沒有人採了！」祖老太太述着思嘉的話，一面帶着諷刺意味的將她橫了一眼。「我倒要問你，姑娘，你自己那雙嬌嫩的尊爪害了什麼毛病了？還有你的兩個妹妹呢？」

「我我親手去採棉花？」思嘉駭異得大張着嘴喊道，彷彿祖老太太叫她去殺人放火一般。「我去學田裏的作手嗎？去學窮苦人嗎？去學施家那種女人嗎？」

「窮苦人家，不錯的好罷，你當是這種年頭還好由你嬌滴滴坐在家裏做千金小姐的，我老實對你說罷，姑娘，從前我做女孩子的時候，我父親把錢都弄光了，我也做過苦工的，田裏也做過的，一直做到爸爸從新買起黑奴來為止，我也拿過鋤頭，也採過棉花，就是現在要我，我也還是能做的，而且我看光景是非做不可呢，窮苦人家，不錯的。」

「哦，不過，婆婆，」她的媳婦一面說，一面對思嘉和賽莉哀求似地瞥了一眼，彷彿希望她們幫她平一平老太太的氣似的。「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是兩樣的，時代已經變過了。」

「時代是不會變的，有正當的事該做總得做，」老太太不肯認輸，仍舊尖着眼睛說，「我真不知道你母親怎麼教你的，思嘉怎麼由你把窮苦人看得不成人的，從前亞當耕田夏娃紡紗的時候——」思嘉急乎要換一個話題，便插進去問道：「湯家跟高家他們怎麼樣了？他們有沒有燒掉？有沒有逃到馬崗去？」

「北佬沒有到過湯家，他們也不在大路邊上，跟我們這裏一樣的，可是高家他們去過了，把他們的牲口都搶了，黑奴也統統帶了跑了——」賽莉開口說。

祖老太太又打斷了她。

「嚇，你想他們怎樣哄騙那些黑姨子的，他們應許她們穿綢衣裳，帶金耳環子，就這麼騙了走的。」

高嘉菱還說他們把那些婊子放在馬鞍後邊載去的呢，我看那些婊子都受了騙了，將來怎麼樣！將來不過養出些黑白雜種孩子來，我想這些北佬的血統對於她們的種族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哦，婆婆！」

「你也用不着嚇得這個樣兒，媳婦，我們都是嫁過人的了，是不是？而且天曉得，這種黑白雜種的孩子我們從前是看見過的。」

「他們爲什麼不把高家的房子燒掉呢？」

「那是給他們那個填房太太跟一個叫什而登的總監工保全下來的，因爲她們兩個都是北佬，老鄉對老鄉，求下情來了。」老姑娘說，她每次提起那個高太太，總不會忘記「填房」兩個字，雖則原配的高太太已經死了二十年。

「我們都是完全同情北方政府的呢！」祖老太太一面嗤鼻，一面學着她們的哀求口氣說。「嘉菱還說她們當時向那些北佬指天發咒，竟說現在她們全家都是北佬了。高先生是不知死在什麼荒郊野地了，累福也在葛的斯堡死了，愷悌還在佛金泥軍除裏嘉菱說她聽見這番話非常生氣，說她寧可讓他們燒掉房子的，又說將來愷悌回來聽見這樁事，更不曉得要怎樣生氣呢。可是一個人愛了北佬做老婆，當然要有這種的報應——這種女人只顧自己的性命，還跟你講什麼羞恥，什麼體面呢……不過他們又爲什麼不燒陶樂的，思嘉？」

思嘉聽見她問到這件事，不由得呆了一呆，不知怎麼樣回答才好。她知道她的第二個問題一定是「你們家裏人都好嗎？你的母親好嗎？」她知道自己不能對她們說母親已經死了的。她知道自已若是對這幾個同情的女人說出這幾個字來，或即想起這幾個字來，她就一定要大哭特哭的哭個不歇。但是她決不能容她自己盡情的哭。她自從回家以後，一逕都沒有痛痛快快哭過一場。她知道自

己的淚泉一經出了閘，她那勉強撐支着的勇氣就要消散了。但是她又知道對這幾個同情的隣舍若把母親已死的消息瞞住了，她們是一定不肯饒恕她的，特別是祖老太太，她對母親向來極要好，全區裏面她就只對於母親一個人是瞧得起的。

「怎麼，你講啊，」祖老太太眼睛釘牢她說，「難道連你也不知道嗎？」

「哦，是的，你知道，我是等陶樂打完仗才回家的，」思嘉急忙趁勢回答道，「我回來的時候北佬已經都走了，爸——爸告訴我——說是他叫他們不要燒房子的，因為蘇綸跟登玲傷害寒病很厲害，移動不得。」

「北佬會得做好事，我還是頭一次聽見呢，」祖老太太說時，神色之間似乎很高興聽見這種特異的消息，「現在你的兩個妹妹怎麼樣了？」

「她們好些了，差不多快好了，只是身體還虛弱，」思嘉答道，這時她看看那個問題已經掛到祖老太太嘴邊來，便急忙設法岔到另外一個題目上去。

「我——我想問你們借一點糧食，不曉得可以不可以，那些北佬簡直跟蝗蟲來過似的，把我們掃得乾乾淨淨了，不過，倘使你們自己糧食也短缺，那也不妨直說——」

「你叫阿寶放一部大車過來，來把我們的東西分一半去罷，米啊，肉啊，火腿啊，鷄子啊，」祖老太太說着，又把思嘉釘了一眼。

「哦，用不着這麼多的，實在我是——」

「不用多說了，多說我也不聽的，一個人要鄰舍家做什麼呢？」

「你太好了，我簡直不能——可是我該回去了，家裏人要惦記我的。」

祖老太太突然站了起來，抓住思嘉的臂膀。

「你們兩個不要來。」祖老太太一面對那兩代媳婦下命令，一面推思嘉向後廊子那邊去。「我要跟她說句秘密話，你攙我下台階去罷，思嘉。」

那下代的婆媳兩個就跟思嘉告了別，又說她們不久就要去看她的，她們都覺得很詫異，這老婆有什麼秘密話跟思嘉說呢？但是如果老太太自己不對她們說，她們是無法可以知道的。這一班老太太真難服侍呢！小姑娘對賽莉低聲說了，就又回去做她們的針綫去了。

思嘉將手放在馬籠頭上，心裏懷着一種悶鬱的感情。

「現在，」祖老太太盯着思嘉的面孔說，「你們陶樂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了？你到底有什麼事情瞞住我的？」

思嘉擡頭看看那雙表示十分殷切的老眼，就覺得自己已經可以把實話對她明說，不至於哭起來了。因為在方老太太面前，若不經她明白的允許，那是誰都不能哭的。

「母親死了，」她乾乾脆脆的說。

思嘉臂膀上的那隻手抓得漸漸緊起來，以至於深深掐進她的肉，同時她那黃眼睛上的打皺眼皮也在不住地瞬動。

「是北佬殺死她的嗎？」

「是害傷寒病死的，我回家的前一天就死了。」

「那末再不要去想它了，」祖老太太嚴詞厲色的說，思嘉見她說時拚命在那裏嚥氣。「還有你爸爸呢？」

「爸爸是——爸爸是變了樣子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你直白說罷，他病了嗎？」

「是刺激得太厲害了——他變得特奇特怪了——他現在是——」

「不要說什麼變不變罷。你是說他神志不清了嗎？」

經她這麼一說，思嘉倒鬆了一口氣了。可感激的是那老太太並不對她表示同情，因而可以省了她的哭。

「是的，」她麻木地說，「他是失了神了。他一逕都是迷迷糊糊的，有時候竟連母親死了都不記得呢。你知道的，他往常是跟小孩子一般，一點耐性都沒有的，現在可不同了，常常要獨自個靜靜的坐在那裏，耐心耐氣的等着母親。哦，老太太，我看見他這種情形，真是難受呢！但是他也有時記得她已經死了，那就更要糟。他往往要側起耳朵來聽了半晌，這才突然跳起來，馬上奔到母親墳上去，等到回來的時候，他總是滿面淌着眼淚，不住一遍一遍的對我說：『加第·思嘉，郝太太是死了，你母親是死了。』彷彿我是初次聽見這句話似的，把我難受得真要大聲喊起來。又有時候，我會得在深更半夜裏聽見他在叫母親，我便得到他房裏去，告訴他說母親現在下房裏給黑人看病。那末他就要咕嘟起來，說母親儘管這麼給人去看病，會把自己累倒的。碰到這種時候，我要哄他回到牀上去睡着，那就得費大勁了。他簡直是跟小孩子一般的。哦，要是方老醫生在家就好了，我想他對於爸爸一定有辦法的。而且媚蘭也得請個醫生給她看看了。她養了孩子之後，到現在還沒有——」

「媚蘭——養了孩子了？她在你們那裏嗎？」

「是的。」

「她在你們那裏做什麼？她爲什麼不跟她姑媽到馬崗的親戚那裏去？我想你不見得就會跟她這麼要好的，雖然她是你姑娘。到底怎麼一回事？你說罷。」

「這樁事情說來話長了，老太太，你不要回到屋子裏去坐着嗎？」

「我能站的。」老太太簡單地說，「而且你要是在別人面前講起這樁事來，她們一定要那麼長吁短歎的惹你自己哭起來爲止。現在你跟我一個人講罷。」

思嘉就把餓狼陀受圍攻以及媚蘭養孩子的事情一一對她講起來。起先，她的話還有些支支格格，後來她看見那雙老眼一瞬不瞬的對自己凝神壹志地注視着，便越講越有勁了。她講的時候，那些事情就彷彿歷歷在目，眼前重演一番，媚蘭養孩子的那天天氣怎樣的熱，她們怎樣的害怕，白瑞德怎樣帶她們逃出來，又怎樣把她們丟在半路，後來怎樣在黑暗裏走了一夜，怎樣避過了那些不知是友是敵的營火，第二天怎樣醒來，沿路怎樣荒涼，怎樣看見滿是人馬的尸體，乃至自己怎樣擔心陶樂的命運等等，一絲不漏的都對那老太太說了。

「當時我總以爲只要能回到家裏，母親就什麼都有辦法的，我就可以立刻放下擔子了。哪裏曉得路上這一番辛苦還算不得我的大難，回到家裏知道母親死了方是我的大難呢。」

說到這裏，她把眼睛低下去，靜等着老太太開口。但是老太太半晌不開口，她就當她還不能理解。她這大難二字的意思，及至許久之後，老太太才開口來，她的聲音非常的和氣，思嘉從來沒有聽見她對人說話這麼和氣過。

「孩子，你要知道一個女人經歷過大難，實在是不幸的，因爲她經過了大難之後，她就再沒有什麼可怕了。一個女人到了再沒有什麼可怕的時候，那就是大大的不幸。你剛才當是我不能理解你的話嗎，不能理解你的一番經歷嗎？不，那是我很能理解的。我從前像你這麼年紀的時候，我曾經遇到過一次印第安土人的暴動，就是跟着密蒙斯要塞暴動。以後發生的——是的，」她彷彿仔細記了一下，「是跟你差不多的年紀，因爲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逃到一個樹林裏去躲起來親眼看

見我們的房子被他們燒掉，親眼看見我的兄弟姊妹被他們剝去了頭皮，我只得伏在那裏一動不敢動，只默默禱告着我那躲的地方不經火光照射出來。一會兒他們把我的母親拖出來了，就在離開我只有二十呎路的地方殺了她。隨後又剝去她的頭皮，而且陸陸續續有人來拿斧頭砍她的腦殼。你知道我——我是母親的心肝寶貝肉，我可不得不眼睜睜看着這一切。及到第二天早晨，我才逃到最近一個殖民地去。說是最近，也有三十哩路呢，我足足跑了三天才跑到那裏。經過了許多爛泥地，經過了許多荒野地，經過了許多印第安人。到了那裏之後，大家都當我失了神了……就在那裏我遇見了方醫生，虧得他照顧我……哦，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自從那時候起，我就什麼事都不怕了，什麼人都不怕了，因為我已經經歷過沒有比它再可怕的事了。但是我因為我再沒有什麼可怕，我才遭到了許多的麻煩，犧牲了不少的幸福。上帝是要我們女人家跟小耗子一般膽小的，一個女人家要是再沒有什麼可怕，那是極不自然的……思嘉，我勸你一逕留着一點東西害怕罷，猶之乎一逕留着一點東西愛愛一樣……」

她的聲音漸漸模糊下去，以至於默默地站在那裏，把一雙眼睛看到半世紀以前她還有所害怕的時候。思嘉卻被她一番話說得忸怩不安了。她起初以為祖老太太能够了解她，並且暗示她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的。誰知她也跟一般老年人一樣，對人家說的事情照例是人家沒有出世以前發生的，也都是人家一點不感興趣的。因此，思嘉深悔自己不該把實情對她說了。

「好了，你回去罷，太耽久了他們要惦記的。」祖老太太突然的說。「今天下午就叫阿寶放車過來罷……至說你身上的擔子，你不要去希望把它放下罷，因為這是你辦不到的。我知道的。」

那年的夏令氣候一直拖延到十一月裏去。在這一段期間裏面，陶樂的日子總算過得舒服的。最

惡劣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他們有了一匹馬，出去可有代步的，無須辛苦步行了。他們早餐有了煎雞蛋，晚餐有了烤火腿，口味可以常常換，不像前幾天一選吃山薯花生乾，草菓那麼單調了，而且偶爾有時候，他們甚至有烤雞吃呢。那頭老母猪跟小豬終於都被他們捉回來了，隨後又養出一窠小豬來，現在圈在豬欄裏，一天到晚嗷嗷呢呢的叫着。有時它們鬧得很厲害，連說話都聽不見，但是那種聲音聽起來很適意。因為這種叫聲的意義，就是說將來寒天到來的時候，他們家的白種人能有新鮮豬肉吃了，黑種人也有豬肚裏吃了，而且一個冬天都可以不愁挨餓了。

思嘉這次到方家去了一趟，實在使她精神上得到不小的補益。因為她發見了鄰舍人家還有存在的，她就不像以前那麼感覺孤單了。而且方家湯家的莊子既然都安然無恙，他們對於鄰舍人家是最最慷慨的。他們把自己留下來的糧食盡量分給思嘉，不肯收她一個大，只說等明年陶樂有了好收成，可以照樣還給他們的。這種鄰人幫助鄰人的精神，原是那個區裏累代相傳的一種美德。

於是思嘉對於食、行兩個問題暫時都算解決了，而且有那北佬自送上門的贓物，錢也算有幾個了。現在最覺需要的就是新添的衣服。如果她打發阿寶特地到南邊去買，那是她知道要有危險的，因為他騎去的馬說不定要給北佬或是自己的潰兵搶去。但是至少買衣裳的錢她是有在這裏的，就是馬被別人搶去了，她也還有力量可以買一匹回來，而況阿寶也許可以幸免的。總之，最惡劣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她每天早晨起來，看見那種青天皎潔的天氣，和熱烘烘的太陽，總要暗暗的感謝上帝，因為天氣多暖，和一日，她那添置衣服的必要就可以多耽擱一日。而且現在正值採棉花的時候，碰到這種暖和他的天氣，也覺方便得多，只見那些下房裏堆積的棉花愈來愈高了。當初她跟阿寶的估計，至多只能收到三包，現在出乎她們意料之外，竟收到四包光景了，不久那些下房都要堆滿了。

思嘉雖然領教過方老太太那一番尖刻的教訓，卻仍不打算親自下田去採棉。她想自己是郝家的千金小姐，現在又是一家之主了，怎麼好到田裏去做活呢？這是不可思議的。她要這麼做，不是跟施家阿彌她們站在一樣地位了嗎？她本打算叫幾個黑人下田去，讓她們姊兒三個留在屋裏料理家務的，誰知她這計劃遭遇到一種階級觀念的反抗了，而且這種階級觀念，反比她自己的還要強力。因為阿寶、嬖嬖、百利子他們三個，一聽到說要下田去做活，便馬上雞貓子喊叫起來，一口咬定他們是家裏的用人，不是田裏的作手。特別是嬖嬖，說她從生出世都沒有下田做過活。又說她是羅府裏養的，不是下房裏養的，是羅老太太房裏長大的，一向都在老太太床邊踏腳凳上睡覺的，就只有蝶姐一個沒有開口，而且她一逕監視着百利子直把那小懶蟲弄得無地可以自容。

思嘉對於這樣的抗議，一概都不去聽它，仍舊逼着他們到棉花田裏去。但是嬖嬖跟阿寶始終那麼懶洋洋，不肯上勁的工作，思嘉看看沒法，只得叫嬖嬖到廚房裏去做飯，阿寶到樹林裏去網兔子捉袋鼠，或是到河邊去釣魚。原來阿寶認為採棉花是要失身分的，獵獸和釣魚便不至於失身分。

後來思嘉也曾叫兩個妹妹跟媚蘭下田去試過，結果是毫無好處。媚蘭是甘心情願去做的，而且做得手脚也很快，但是她經不起在太陽裏站一個鐘頭，馬上就暈過去了，這一來就得在床上躺一個禮拜。蘇綸呢，當然滿肚子的不耐煩，每次下田總是眼淚淋淋的，做不了一會就要假裝暈過去，及等思嘉拿冷水去澆她的臉，她就又像一頭瘋貓似的哭鬧起來。這樣的鬧了幾回，後來她就死也不肯下田了。

「我不能跟黑人一樣去田裏做活的，你不能強逼我的。要把朋友聽見了不是笑殺人嗎？倘使倘使甘先生知道呢？要是母親知道——」

「你再提一聲母親試試看，我就一個巴掌打你滾下地去，郝蘇綸。」思嘉就對她嚷道。「母親自

已做活是比黑人還要辛苦的，你有不知道的嗎，你這千金小姐！

「母親沒有做過這種活，至少她沒有下田做過活，你不能強逼我的。我去告訴爸爸去，爸爸不會讓我做活的！」

「你敢去麻煩爸爸，」思嘉既恨妹子的違拗，又怕父親要傷心，只得大嚷着對她恫嚇。

「我來幫你做罷，蘇姐，」愷玲柔順地插進來說。「我替蘇姐做，也替我自家兒做，蘇姐身子還沒有大好，她不能曬太陽的。」

思嘉很感激地對她說：「謝謝你，糖娃娃。」然後她對這小妹妹仔細看了看，心裏很替她擔憂。原來這個小妹妹的身體向來很嬌嫩，從前她沒有害病的時候，一張面孔紅是紅，白是白，跟春風裏飄落的桃花瓣一般，現在經過了一場大病，紅顏色是沒有了，但是面孔還是跟花瓣似的。當初她從昏迷狀態裏回復過意識來，突然驚覺母親是沒有了，大姊變成潑婦了，世界全然改變了，一天到晚只有無窮無盡的工作了，她就一逕不響，迷迷糊糊的過到現在。因為這樣的劇變，像她那麼嬌嫩的體格，是無論如何不能適應的。她對於周圍的事情簡直覺得莫明其妙，一天到晚像個夢遊人一般，叫她做什麼就做什么，她的樣子看來非常的脆弱，實際也確是非常脆弱的，但你無論叫他做什麼，她都很願意很服從，一點不跟你違拗。有時閒空下來，她總是手裏拿着一串珍珠，嘴唇嚦嚦刺刺的在替母親跟湯伯倫做禱告。思嘉從來不曾想到她對於伯倫的死會看得這麼嚴重，會傷心到這麼厲害的。在思嘉的心目中，愷玲仍舊還是個「小妹妹」，決然不能從事真正嚴重的戀愛事件的。

當時思嘉站在棉花田的太陽裏，背也佝了，手也捋糙了，心想蘇綸精力那麼好，力氣那麼大，卻生就了那麼一種拗脾氣，愷玲性情這麼好，偏又吃不起一點苦頭，為什麼這兩種長處不併在一個人身上的呢？其時愷玲既然答應過給蘇綸幫忙，便真個加倍認真的工作起來，但是她做了不過一個鐘

頭，便可以明白看出她剛才說的身體還沒有大好，實在是她自己而不是蘇綸，因此思嘉索性叫她回家去了。

這時候，棉花田裏就剩了思嘉、蝶姐和百利子三個人。百利子做得一點不起勁，而且嘴裏一逕咕嘟着，一會兒是腳疼了，一會兒是腰痠了，一會兒又叫肚痛了，一會兒又說累殺了，蝶姐覺得實在聽不過，便拿起條棉花桿子，一頓抽得她鷄貓子喊叫起來。以後她就起勁些兒了，但是避開母親遠遠去做了。

蝶姐孜孜不倦默默無聲的工作着，跟一副機器一般，思嘉心裏非常感激她，覺得她是值得她的身體那麼重的金子去買的。

「蝶姐，」她說，「將來我們日子好轉來的時候，我決不會忘記你現在的勞力，你真太好了。」蝶姐不像一般的黑人，她聽到別人稱讚她的時候，不會馬上咧開嘴，或是現出偏促不安的樣子。現在她把一張無所動情的面孔朝着思嘉，很莊嚴的對她說：「謝謝您哪，小姐。可是老爺太太待俺太好了。老爺把俺跟百利子一起買下來，俺永遠忘不了他的恩典，就是做殺俺也不怨的。俺是紅人，紅人是不會忘恩負義的。可惜俺這百利子太不爭氣了。她是她老子的種，她老子是沒良心的。」

現在思嘉雖然已覺得非常疲倦，但是她看看那從田裏搬進下屋裏去的棉花越積越多起來，她的精神始終不萎靡。那些棉花裏面含有一種提神的成分，能够將她的毅力一逕維持着。陶樂本來是由棉花致富的，整個南方都是由棉花致富的，思嘉是道地的南方人，所以她相信陶樂和整個南方都會得從那紅色泥土裏重新興復。

當然，她現在收穫的這點棉花並不能算多，但是無論如何總有點用處。它總可以換得一點聯盟州的錢回來，使得那個北佬荷包裏的綠票和金幣可以多保存一些日子。到了明年春天，她要設法去

請聯盟州政府放回大老三。跟那幾個黑久來，如舉政府不肯放，她就拿那北佬的錢去，向鄰舍家租一些來用。明年春天她要大種棉花了……她直起她的痠痛的腰，將四周漸轉黃色的秋野看了一遍，便想像起明年這裏一片青蒼的景象來。

啊，明年春天也！許明年春天戰爭就好結束了，好時候就要回來了。不管聯盟州是勝是敗，戰爭停了日子總會好過些。只要不這麼兵荒馬亂，無論如何總是好些的。戰爭停了莊稼人家就好動忙。種的過日了，種下東西去也可以放放心心等着收穫了！

現在有了希望了，戰爭總不至於永遠不停的。她已經是棉花也有點兒了，錢也存着點兒了，吃的也有了，騎的也有了。總之，最惡劣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第二十七章

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午刻，陶樂全家人都圍聚在餐桌上，在吃最後一道甜點心，那是嬷嬷拿玉米粉跟野櫻桃加上蘆粟的甜味做起來的，那時空氣裏感到了一點寒冷，是交冬以來初次感到的。阿寶站在思嘉的椅子背後，搓着雙手，咧着嘴，問道：「咱們的豬快好殺了嗎，思嘉小姐？」

「你是早已想嘗嘗豬肚裏的味兒了，是不是？」思嘉也咧着嘴說：「好罷，我倒也想嘗嘗新鮮豬肉了，如果天氣再維持幾天，我們就——」

媚蘭打斷她們的話，將手裏的瓢匙停在嘴唇邊。

「你聽有人來了！」

「有人在喊呢，」阿寶頗覺不安地說道。

秋天的爽人空氣裏傳來一陣清晰的馬蹄聲，急促得跟人受驚嚇時的心跳一樣，同時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尖叫道：「思嘉！思嘉！」

圍坐在桌上的人面面相覷了一秒鐘，然後都急忙推開了椅子，一唬跳了起來，一擁向門口奔去。那個聲音裏面分明含着極度的恐怖，尖利得不像人聲了，但是大家都聽出了是方賽莉，不過一點鐘之前，她到鍾氏坡去打暹裏經過，才跟她們匆匆談了幾句話走的。現在只見她披着頭髮，盪着帽子，騎着一匹滿口白沫的馬，像一陣風似的從車道上飛奔而來。她看見了她們，並沒有勒住馬，只是一面狂奔，一面向她背後揮着條臂膀。

「北佬來了！我看見他們的打這條路上來了！北佬——」

說着她將馬彎頭狠狠地一勒，才算沒有讓那馬闖上前面的台階。然後她疾忙勒轉馬頭，只得三個騰步便奔過那側面的草地，隨即跳過一道四呎高的籬笆，然後聽見蹄聲響過了後院，穿過下屋中間的狹街，才知她是要從田裏岔過趕回含羞樹去的。

霎時之間，大家彷彿都變麻木了，然後蘇綸跟愷玲兩個互相抓着手嗚嗚的哭了起來。小衛德嚇得彷彿生根在那裏，只是渾身大抖着，連哭都哭不出來。他從離開猓猓那天晚上，一逕害怕到如今的那件事情現在實現了。北佬要來拿他了。

「北佬？」嘉樂模模糊糊的說道。「可是北佬已經來過了呀。」

「我的天！」思嘉喊着，她的眼睛跟媚蘭的驚惶失色的眼睛接觸了一下。剎那之間，她記起了猓猓最後一天晚上的恐怖了，記起沿路那些已成灰燼的人家了，記起一切關於強姦、虐害、屠殺的故事了。她彷彿又看見那個被她殺死的北佬站在穿堂裏，手裏拿着母親的針綫盒，她心裏反覆唸着：「這回我是死的了。這回我是非死不可了。我還以為大難已經過了的。這回是死了。我再也吃不住了。」

然後她看到那匹馬了，那馬已經上了鞍，吊在那裏，預備阿寶到湯家有事情去的。這是她的馬！這是她唯一的馬！北佬就要來拿他去了，母牛小牛也要拿去了。還有那頭母猪跟一些小豬——哦，那是她們費了多少日子多少辛苦才捉起來的！還有方家送給她的那隻雄雞，那些母雞，那些鴨子，還有放在食品倉裏的蘋果和山薯，還有麵粉，米，乾豆，還有那北佬荷包裏的錢，他們都要拿去了。他們要一掃而光，讓她們在這裏餓死了。

「可是他們不能拿！」她不自覺地大聲喊了出來，以致大家都嚇得一跳，把眼睛瞪視着她，以為她聽見了這個消息，心房破裂了。「我是不能挨餓的，他們不能拿！」

「你說什麼，思嘉什麼？」

「那匹馬！那頭牛！那些豬！他們不能拿！我不讓他們拿！」

於是她急忙朝向門街裏躲着的四個黑人，他們的面孔都已嚇成一種特別的死灰色了。

「爛泥地裏去！」她下緊急命令道。

「哪裏的爛泥地？」

「河邊的爛泥地啊，蠢東西！把豬放到爛泥地裏去。你們大家趕快。阿寶，你跟百利子到地窖子裏去把幾頭豬捉出來。蘇綸，你跟愷玲拿籃子裝着吃的，能帶多少是多少，到樹林裏去藏起來。嬈嬈，你把銀器重新放到井裏去。阿寶，阿寶，你聽我說呀，不要站在那裏發楞呀！你帶爸爸走，不要問我到哪裏，隨便哪裏去好了。你跟阿寶走罷，爸爸真是好爸爸！」

她雖在這麼發狂的時候，也沒有忘記爸爸，知道爸爸現在心力這般衰弱，看見北佬的藍軍服一定受受不了的。她這麼發號施令了一陣之後，便再想不起什麼事來，只會站在那裏搓着一雙手，又加小衛德緊緊抓住媚蘭的衣裾，嗚嗚哭着，使她越發恐慌起來。

「我做什麼呢，思嘉？」媚蘭說，當時在那啜泣啼哭奔忙叫喊的聲中，惟有她一個人的聲音是平靜的，雖則她的面色也已像紙一般白，她的身體從頭到腳都在抖，而她這一種平靜的聲音，便把思嘉的氣撐支住了，因為她知道大家都在聽她的指揮，等她的指導，自己就覺得膽壯起來。

「那頭母牛跟小牛，」思嘉急忙地說，「她們現在老牧場裏，你去騎着那匹馬，把她們趕到爛泥地裏去，還有——」

媚蘭不等她說完，就摔脫了衛德的手，三步兩步跳下了台階，撩着衣裾向那匹馬那邊跑去。思嘉瞥見她的細腿兒和小裙子露了一露，便已跨上了馬背，把一雙腳兒離開馬蹬遠遠的在那裏蕩了。隨即她拉緊了韁繩，舉起腳後跟向馬臀部上蹬了一腳，那馬正要起步，她又突然的把他勒住，將一張驚

惶失色的臉朝着思嘉。

「我的孩子哦，我的孩子！北佬要殺他的，你去拿來給我！」

說時她的手揪在鞍頭上，正預備滑下馬來，但是思嘉連忙向她尖叫道：

「你走罷！你走罷！去趕牛去罷！孩子我會照管的！你放心好了！你想我會讓他們把希禮的孩子拿去嗎？你走罷！」

媚蘭還是一逕把頭回顧着，可是不由得已將馬蹬了兩腳，飛也似的向牧場上奔去了。

思嘉想道：「我料不到韓媚蘭也會騎馬的！」想着她就急忙回進屋裏去。其時衛德跟在她腳後，一面哭着，一面伸手要抓她的衣裾，但是思嘉不理她，管自三步作一步的跑上樓梯去，看見蘇綸跟攆玲臂膀上掛着籃子，正向食品倉那邊走去，同時阿寶也正粗手笨脚的抓往嘉樂的臂膀，將他往後牽方面拖，嘉樂一路唧唧着不知什麼，像個小孩子似的由他拖了去。

在後院子裏，她聽見嬌嬌的吵嚷：「喂，百利子！你下去把兩個豬拿上來罷！你是弄慣了的，俺身子太大，擠不進那些柵欄裏去。怎麼蝶姐，你來罷，你來管管這孩子——」

「早曉得這樣，倒不如當初把豬欄做在爛泥地裏了，」思嘉一面想着，一面走進自己的房間。

她拉開了衣櫥的上格抽斗，從衣裳堆裏翻出那北佬的荷包來，然後又從她的針綫籠裏急忙取出那一個鑽石戒指，一副鑽石耳墜子，也裝進荷包裏去。但是荷包藏到哪裏去呢？簾子裏？烟肉裏？丟到井裏放在懷裏？哦，懷裏萬萬放不得他們要看出來的，那就連她的衣裳都要給剝掉了！

「這不是差殺人嗎？」她胡思亂想着。

樓底下是脚步聲和哭叫聲亂做一團了。思嘉便又想起媚蘭來，恨不得媚蘭在那裏給她做幫手。她知道媚蘭那種平靜的聲音會使她的心鎮定下去，而且那次她殺北佬的時候，媚蘭顯得多麼勇敢。

啊！媚蘭一個人就抵得他們三個。媚蘭——媚蘭剛才說什麼的？哦，是的，那個孩子！

她帶着那荷包，走到小玻。● 睡的房間裏，見他躺在一張矮搖牀上，睡得正熟。思嘉一把抱起他，他就醒轉來，立刻舞着小拳頭哇哇的大哭。

這時她聽見蘇綸在底下哭叫：「來罷，愷玲！來罷！我們拿够了。哦，趕快罷！」隨後就是後院子裏一陣啾啾呢啾呢的聲音。思嘉跑到窗口去一看，只見嬖嬖兩臂膀挾着兩隻小豬，向棉花田裏踉踉跄跄的奔去。她後邊是阿寶也挾着兩隻小豬，一面推着老爺向前去。嘉樂擺着根手杖，在那些棉花籐上蹣跚的走着。

思嘉靠在窗口上叫道：「把那母豬也拿起來啊，蝶姐！你叫百利子趕她出來，你可以打田裏趕她過去的。」

蝶姐擡起頭，她那紅銅色的臉上現出爲難的樣子，她的圍裙裏包着一大堆的銀檯面。她拿手指着地窖。

「那母豬咬了百利子了，現在把她關在欄裏了。」

「那也好。」思嘉心裏想着，又回到房間裏來，將那北佬身上搜到的手釧、別針、相框、杯子等等都拿了出來。這些東西又藏到哪裏去呢？那時她一隻手抱着小玻，一隻手拿着一堆東西，覺得非常不方便，便把孩子放到牀上去。

那孩子離開她的手，當即又哇的一聲哭出來，誰知道這一哭，就觸起了她的一條妙計。藏東西的地方還有比小孩子尿布裏再好的嗎？她急忙將那孩子仆了個轉身，拉上他的衣裳，拔開他的尿布，將那荷包貼着他的後腰上放着。那孩子經過一動，哭得更響起來，但是思嘉不管，急忙將那三角布跨過兩

● 譯者案：媚蘭的孩子，名字至此方出，似略疎。

條小腿子縛牢了。

「現在，」她深深吸了一口氣，想道：「現在可以到爛泥地裏去了！」

於是她一手抱着那哇哇哭着的孩子，一手抓起那一堆零零碎碎的首飾，急急走出了穿堂。突然的，她停住步了，覺得兩條腿子發軟了。這屋子裏是多麼沈默啊！多麼清靜得可怕啊！他們都走了嗎？把她獨個人丟在這裏了嗎？竟沒有一個人等她嗎？她並不會叫他們把她丟在這裏呀！這種年頭，一個單身女人是什麼事情都可以遇到的，等會兒北佬來了呢——

正想時，他聽見背後悉索一聲響，不由嚇了一大跳，急忙掉轉頭一看，原來她自己的兒子蹲在樓梯頭的欄杆旁邊，嚇得眼睛大大的，被她遺忘了，他想要開口說話，可是那話吐不出他的喉嚨來。

「起來，寒衛德，」她命令道。「起來走，媽這會兒不能抱你了。」

衛德跑到她身邊，像是一隻受驚的小獸，便一把抓住了她的闊衣裾，把他的臉埋在裏面。她覺得他的小手正在衣褶裏摸着她的腿，但是她不理他，管自開步走下樓梯去，卻被衛德的手牽掣着，走一步得停一步，因而光火了，兇狠狠的對他說：「放手啊，衛德！放開手來走啊！」可是衛德反而把她抓得更緊些。

及至走到樓梯腳，她看見了那些房間裏的器具，彷彿都有些搖搖欲動起來。彷彿每一件器具都在低聲對她說：「再見！再見！」於是她覺得喉嚨裏起來了一陣酸楚。他看見母親平日辦事的那間房子開在那裏，彷彿那高個兒的書記還照舊坐在那隻角落頭。她看見了那間飯廳，桌子旁邊的椅子零亂亂的放着，桌上的盆子都還放在那裏沒有動。地板上那條百柄地毯是她母親手染成織成的。牆壁上還掛着外祖母羅老太太的一幅遺容，露出了大半個胸口，頭髮梳得高高的，鼻子旁邊的兩條紋路刻得極深，好像她臉上一逕都帶着個冷笑。這一切東西都是從她能記憶的時候就已放在那裏。

的現在彷彿都在搖搖欲動的向她告別了：「再見！再見！郝思嘉！」

北佬一來，一切都要化為灰燼了！一切都要化為灰燼了！現在是她對於這家人家看的最後一眼了，一會兒她躲到樹林裏或是爛泥地裏去回顧起來的時候，所能見的就只有一個包在黑烟裏的烟囱和一個埋在火燄裏的屋頂了。

「我不能丟開你們的。」她一面想着一面牙齒嚼嚼在交戰。「我不能丟開你們的。爸爸當初也不肯丟開你們。爸爸會叫他們就在他頭頂燒掉你們。現在我也要叫他們就在我頭頂燒掉你們。我情願跟你們一塊兒去。我現在就只有你們了。」

她一下了這個決心，所有的恐懼便都消失，心裏就只剩下一種凍結的感情，彷彿她所有的希望和恐懼都已凝固起來了。正呆立間，她便聽見夾道裏馬蹄聲、轡頭聲、指揮刀聲雜然交作，隨即有一個粗嘎的聲音下着命令道：「下馬！」於是她急忙彎身下去，對腳跟頭那個孩子說起話來，她的聲音很迫切，但是非常的和婉。

「你放手，衛德，寶貝兒！你趕快跑下樓去，打後院子裏到爛泥地去罷。嬈嬈在那裏，媚蘭姑娘也在那裏。快跑罷，寶貝兒，別怕！」

那孩子聽見他聲音變了，擡起頭來看着她，她見他眼睛裏的神氣跟落在陷阱裏的小野兔子一般，便吃了大大的驚嚇。

「哦，我的天！」她禱告道，「不要讓他嚇得這個樣兒罷！不要讓北佬看見他這樣罷。不要讓他們看出我們害怕來罷。」這時候衛德反而把她抓得愈緊了，她便又輕輕對他說：「你乖些，衛德。不過是幾個天殺的北佬呢，怕他們做什麼？」

於是她下樓去迎上他們了。

原來謝爾門的軍隊是要從魏狼陀穿過肇嘉州向海濱區域前進了。留在他們後面的是那已經成了一片灰燼的魏狼陀，擺在他們前面的還有三百哩長的一段待攻的境地，實際上都是沒有防衛的，有也不過那幾個七零八落的警備隊，以及那些由老人孩子雜湊而成的自衛隊而已。

這裏肇嘉州本來是一片沃土，到處都有殷富的田莊，而且每個田莊上都還有婦女兒童，老人，黑奴們留在那裏的。北佬從魏狼陀出來之後，這方八十哩地面都已遭到他們的焚燒搶掠了。無數的人家葬身火窟了，無數的人家遭到蹂躪了。但是當時思嘉看見那些藍軍服的湧進前廊子裏來，並不知道這種現象是極普遍的。她還以為這完全是個人的事情，還以為那些北佬是跟她一家人在作對。那些北佬擁進屋裏來時，她正站在樓梯腳手裏抱着個小孩子，脚下躲着個大孩子。那些北佬兒都不理她，有的管自掠過她身邊，衝上樓去了。其餘的留在樓下，把桌兒板凳都拖到前廊上去，並且拿着刺刀將那些窗上壁上的帘幕亂戳一陣。那些衝上樓去的，就把蓆子也戳穿了，牀墊也劃破了，以致熱裏的羽毛雪片似的紛紛飛起，有的飛到樓下來，輕輕落在思嘉的頭上。思嘉眼光光看着他們施行這種殘酷的搶劫和破壞，不由得心裏殘餘的恐懼立時被一種無聲怒火銷毀得乾乾淨淨。

率領這個搶劫隊的中士是個矮腳鬼，鬚髮都花白的了，嘴裏啣着粗粗的一段雪茄。他第一個走到思嘉面前，向地板上和她衣襟上亂吐一陣唾沫，然後對她簡單地說：

「把你手裏的東西拿給我。」

原來思嘉手裏還拿着那一串首飾，連她自己也忘記了。現在經過一提，她便帶着一個跟她外祖母遺容上一樣的冷笑，將那串首飾往地板上狠命一擲，只聽見那喇啦一聲，心裏不由感到了一陣瘡快。

「還得煩麻你，把你的戒指跟耳墜子拿下來。」

思嘉把孩子側放過來，挾得更緊些，那孩子立刻就紅着臉，尖叫起來，她便一聲不響的伸手脫下兩隻耳墜子——本來是父親送給母親的結婚禮物，然後又扭下了手指上那個鑲着獨顆青寶石的結婚戒指。

「不要扔，交給我。」那中士說着伸出手來。「想不到這些野種倒也有點東西的，還有什麼？」說着，他的眼睛很鋒利的看到她胸口上來。

「沒有了，可是你們照例要剝一剝是不是？」

「哦，我待一會兒遵命就是了。」那中士並不發脾氣，便一路吐着唾沫走開去了。思嘉便把手裏的孩子抱正過來，一隻手拍着他，要他不哭，還有那一隻手牢牢揪在他的尿布外邊，心裏十分的感謝上帝，虧得媚蘭有這個孩子，又虧得孩子作興用尿布。

這時她聽見樓上有重靴子踩踏的聲音，有器具拖動的聲音，有磁器和鏡子打碎的聲音，有因找不到好東西而詛咒的聲音，後面院子裏也發出大聲的呼喊，只聽見有人嚷道：「扭殺它們！不要放它們跑掉！」隨即聽見雞子、鵝兒、鴨兒一陣叨叨喳喳的慘叫，然後是一陣叭呢叭呢的聲音，然後是噼的一響，那叭呢叭呢的聲音立刻停止了。思嘉知道那母豬完了，心裏不由起了陣劇痛。天殺的百利子她丟了母豬管自己走了，但是只要那些小豬平安就好了！只要爛泥地裏的一家人平安就好了！不過這是現在無法可以知道的。

她還是站在那裏不動，眼看着那些北佬在她面前奔忙着，呼喊著，詛咒着，衛德的手像一把鉗子似的牢牢抓住了她的衣裾，她覺得他是在發抖，但是她不能對她說一句安慰的話，她也不能對那些北佬說一句話，無論是哀求，是抗議，或是咒罵，她只默默的感謝上帝，幸虧她的兩腿還有氣力支持得

住她，幸虧她的頸梗還能使她的頭高高的昂起。但是她後來看見一個滿面鬚子的北佬捆載着許多東西走下臺塔去，其中有一件就是察理留下來的。那柄指揮刀，她就不由得大聲呼喊起來了。

這柄指揮刀是衛德的。從前它是他父親和祖父的財產，但是衛德上次生日那一天，思嘉已把它給了他。那天授刀的時候，還曾舉行了一個典禮，媚蘭還會感動得哭起來，還曾把衛德抱在懷裏親着嘴，說他將來大起來一定是跟他祖父父親一樣一個勇敢的軍人。衛德自己也頗覺自豪，常常要爬到檯子上去，向牆壁上將這把刀很親愛的拍了拍，所以思嘉見她自己的東西被北佬一件件的搬出去，都還不怎麼覺得痛心，惟有她兒子這柄非常寶愛的刀被他們拿走，她就再也熬忍不住了。衛德當時聽見母親這聲喊，也覺膽子壯起來，便從母親衣裾的掩護背後探出頭來，嗚嗚哭着伸出一隻手叫道：

「我的！」

「那柄刀你不能拿！」思嘉也急忙伸出一隻手來說。

「我不能拿！」那拿刀的小個兒兵士對她嘻皮笑臉的說道。「我能拿的，這是造反的刀呢！」

「不是的，不是的，這是墨西哥戰爭的刀，你不能拿，這是我這小孩子的，這是他祖父留下來給他的，隊長。」她朝着那中士說，「請你叫他還給我罷！」

那中士聽見她叫他隊長，替他升了級了，便走上前一步。

「讓我看看那把刀，柏布。」他說。

那小個兒兵士滿肚子不高興，將刀遞給他。「這刀的把子是真金的呢。」他說。

那中士將刀翻來覆去的看了一回，看見刀把下刻着幾個字，便拿到陽光底下照着。

「『部下恭贈韓威廉上校。』」他讀出來道。「『以紀念其勇績。時在一八四七年，信那微斯。』」

「塔」

「噯，武士」他說，「我也到過信那微斯塔的。」

「是嗎？」思嘉冷然的說。

「可不是嗎？那一次仗打得厲害呢，我告訴你罷。這一回戰爭裏面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那麼厲害的仗。那末這一把刀是這孩子祖父的東西了。」

「是的。」

「好罷，那末還給他去罷，」那中士道，因為他覺得手帕子裏包着的那些首飾已經可以滿足了。」「可是那刀把是金的呢，」那小個兒兵士堅持說。

「留在這兒給她替咱們做個紀念罷，」那中士咧着嘴道。

思嘉接過了刀，連謝都不謝一聲。他想這班強盜把她自己的東西還給她，爲什麼要她謝呢？她把刀靠緊身邊拿着，那小個兒兵士卻還糾纏不清地跟那中士在那裏辯論。

最後那中士發起脾氣來叫那兵士不許再開口，那兵士便大聲嚷道：「好好，我來留點東西給她做個紀念罷。」說着他就怒氣沖沖的向後院子裏跑去了，思嘉這才鬆過一口氣來。他們並沒有提起燒房子的事，他們並沒有叫她走出去，好讓他們放火也許——也許——這時候樓上的人都跑下來了，門外的人也擁進穿堂裏來會齊了。

「你們拿到什麼罷？」那中士問道。

「只有一頭豬，跟一些雞子鴨子。」

「只有一些玉米，一點兒山薯跟荳子。一定是咱們剛才看見的那個騎馬的野貓兒來報過信了。」

「保羅，你」

「唔，這兒沒有多少東西呢，中士。您拿到一點了罷。咱們還是快走罷，遲一會兒恐怕到處都要知道。」

「薰臘間地上掘過嗎？他們的東西多半埋在那兒的。」

「這兒沒有薰臘間。」

「黑人的下房裏掘過嗎？」

「下房裏只有棉花，咱們放火燒掉了。」

轉下之間，思嘉想起了在棉花田裏那些火熱的日子，便覺得腰背重新發起酸來，肩膀重新灼痛起來。現在又都成空了，那些棉花又完了。

「你這兒確實沒有很多東西嗎，女士？」

「你們的軍隊以前來過的，」她冷然的說。

「這倒是事實。咱們九月裏到過這帶地方的，」有一個兵士手裏翻着一件東西說。「我倒忘記了。」

思嘉一看那兵士手裏拿的是母親生前常常帶的那個金戒指，她就立刻記起母親一雙纖纖玉手拿着針線時的情景來，不由得泛起了一陣悲感。現在這個戒指托在一個陌生人的污穢手掌上，馬上就要被他帶到北方去，拿給一個北佬女人去帶了，拿給她去當做掠獲品誇耀人前了！這是母親的戒指呢！

她緊不住要哭了，但是不願意敵人看見她哭，因而立刻把頭低下去，讓一滴一滴的眼淚慢慢落在那孩子頭上。隨後她在淚眼模糊之中，看見那些北佬一哄的湧出大門了，那個中士粗聲粗氣在喊口

號了。他們走了，陶樂又平安了，但是她心裏正裝着記念母親的悲傷，並不能感覺快樂。她聽見一陣馬蹄聲和指揮刀聲漸漸遠去，也只稍稍感覺到一點寬鬆，卻因這一下寬鬆，反而渾身疲軟無力了。

然後她覺得鼻子裏衝進一股煙氣，知道是從下房裏燒着的棉花那邊來的，但是她那時疲乏得很，也很無心去管它了。她從飯廳的窗口裏看見一蓬蓬的濃煙從下房裏飄出來，果然那些棉花是完了。棉花一完她們的稅錢就完了，過冬的費用也完了。可是她現在絲毫無能爲力，只有眼光光看着它燒。因爲棉花着火的情形，她從前是看見過的，這一種火非常難撲滅，就是叫精壯的男人來也沒有辦法。虧得那些下房離開正屋很遠，不至於延燒過來，又虧得那天沒有風，並沒有火星飛到正屋上。

可是她突然一下車轉身子來，機械得像羅盤裏的針子，睜着一雙驚惶萬狀的眼睛，打穿堂的甬道，跑過廚房那邊去。原來廚房裏有煙出來了！

不知怎麼一來，她已經把手中的孩子放在不知什麼地方了。又不知怎麼一來，她把身邊牢牢抓着她的衛德也摺開手了。她三步兩步的跑到廚房門口，便住裏一衝進去，誰知廚房裏已經瀰漫着濃煙，向她面孔上鼻孔裏來了個反撲，登時嗆得她眼淚直淌，不由得倒退出來。但是她撩起衣襟掩住了鼻子，重新又衝了進去。

廚房裏只有一個小窗，本來是黑洞洞的，現在又加上黑煙瀰漫，便什麼都不見了，但是她聽得見火簇的嗤嗤聲和爆炸聲。她將手揮開濃煙，眯着眼睛仔細看了看，才看見一道道的火簇從地板上爬行過去。原來不知誰把爐灶裏的柴火播散了一地，以致那乾燥的松木地板到處都給惹起火來了。她急忙跑回了飯廳，狠命抽起了一條百衲地毯，以致那地毯上的兩把椅子乒乒乓乓的翻倒地

上。

「我獨個人是撲它不滅的，無論如何撲它不滅的天啊，快來一個人幫我一下啊！陶樂要完了。」

——要完了一定是那天殺的小鬼放的火，所以他說要留點東西給我做紀念呢，當時倒不如讓他把刀拿去了！」

在甬道裏，她看見衛德拿着那把刀躺在地上，他的眼睛緊緊的閉着，他面孔上現着一種非常的不靜。

「阿呀，我的天！他死了！他們把他嚇死了！」她心裏泛起了一陣劇痛，但是並沒有仆下去看他，急忙打他身邊掠過，跑到廚房門口放着的一桶水那邊去了。

她將那地毯往水裏浸了浸，便深深吸進了一口氣，一衝衝進廚房門口去，將門砰的關起來。然後她一面撲蕩着，嗆咳着，一面雙手拿住那地毯，將地板上的火燄拚命地猛撲，她那長長的衣裾曾經看了兩次火，都被她拿手撲滅了。她又聞到頭髮燒着的焦氣，因為那時的頭髮已經散開，統統披在她脊背上了。那時她四周圍的火焰彷彿在那裏賽跑，又彷彿一條條的赤蛇在那裏迅速爬行，只見它蔓延得愈來愈廣，於是她驟然感到了一陣力乏，知道是絕望的了。

正在這緊要關頭，忽然那頭門猛然一下閃開，隨即跟進了一陣冷風，刮得那火燄躍起了數呎。然後門又砰的一下關上了，只見媚蘭在那騰天的烟霧裏面，也拿着一件黑漆漆的東西在那裏猛撲。思嘉對她仔細一看，見她白着一張臉，撲蕩着身子，嗆咳着，把眼睛睜成一條縫，將手裏那件東西像打麥似的不住前仰後合地揮着。及至她們這麼肩並肩的跟火奮鬥了半天，這才看見火線漸漸縮短了。在這當兒，媚蘭忽然發了一聲直喊，舉起手裏的東西向思嘉肩膀上狠命一撲，思嘉便感到一陣眩暈，在那濃煙裏倒下去了。

及至她睜開眼睛，才覺自己已經躺在後廊上，頭枕着媚蘭的大腿，臉上照着下午的陽光。這時她覺得手上、臉上、肩膀上都被火灼得痛楚不堪。下房那邊仍在那裏冒煙，已將那一帶房子統統籠罩掉了。

但覺棉花的焦氣非常刺鼻，於是她忽然記起廚房來，一看那邊仍有一蓬蓬的煙從裏面衝出，她便發狂似的要掙扎起來。

但是她被媚蘭一把揪住了，同時聽見她很平靜的說道：「你躺着罷，親愛的，火已經滅了。」於是思嘉閉上了眼睛，鬆了一口氣，靜靜地躺了一刻，在這當兒，她聽見了那孩子在近旁囁嚅的聲音，又聽見了衛德在得呢的聲音。那末衛德並沒有死的，謝天謝地，然後她睜開眼睛，朝上看了看媚蘭的臉，只見她的髮髮燙了許多了，臉上給煤煙塗得漆黑，可是一雙眼睛激動得在那裏閃爍，並且現出了一個微笑。

「你像一個黑人，」思嘉將頭在那軟枕上靠得緊些，口裏模模糊糊的說。

「你呢，你像滑稽歌舞班的領班了。」媚蘭和她針鋒相對的答道。

「那時候你為什麼打我的呢？」

「因為親愛的，你的背脊着了火了啊。我也知道你今天是够受的了，可想不到你就會學過去的……當時我把牛馬放妥在樹林子裏，我就趕回家來了，我看看你沒有出去，只有你跟一個孩子在裏面，把我急死了呢。北佬——他們沒有傷害你嗎？」

「你如果是說強姦的話，那是沒有，」思嘉一面回答，一面掙扎着想要坐起來，因為媚蘭的大腿碰則軟，那廊子地上到底是不舒服的。「可是什麼都給他們搶光了，我們是什麼都不剩的了——你有什麼事情這麼高興啊？」

「你跟我都沒有相失，倆孩子也都還平安，而且我們仍舊還有房子住，」媚蘭說時聲音裏帶着一種輕快的情調，到了這種境地，無論誰所能希望的，也不過如此罷了……阿呀，我的天，小玻兒濕了！

我看那些北佬怕連他要換的幾條尿布也拿走了罷。他——怎麼，思嘉，他尿布裏邊是些什麼呀？」說着，她急忙將手伸到尿布裏去抽出那個荷包來，把它拿在手裏看了半天，然後不由得嘆噓一聲笑出來並且笑了一陣又一陣，直像發了癡一般。

「你這鬼啊，這種把戲兒只有你想得出來的呢！」她一面嚷着，一面摟住了思嘉的頸梗將她拚命的親着。「你真是我的一個再頑皮不過的小妹妹呢！」

思嘉毫不抗拒的隨她去親個痛快，一來是她太疲倦了，實在沒有氣力抗拒了，二來是媚蘭的這種讚美也使她感覺非常的愉快，三來是剛才廚房裏救火，媚蘭曾經出了那麼的大力使她不由對她發生患難相助的情感了。

「所謂患難中的朋友才是真朋友，這話是替媚蘭說的罷，」思嘉禁不住這麼想着。